走向世界丛书

罗　森：
日本日记

何如璋等：
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

王　韬：
扶桑游记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广注）

钟叔河主编

FROM EAST TO WEST

岳麓书社出版

200209185

走向世界丛书

罗　　森：
日本日记

何如璋等：
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

王　　韬：
扶桑游记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广注）

王晓秋　史　鹏　费成康
陈尚凡　任光亮　钟叔河　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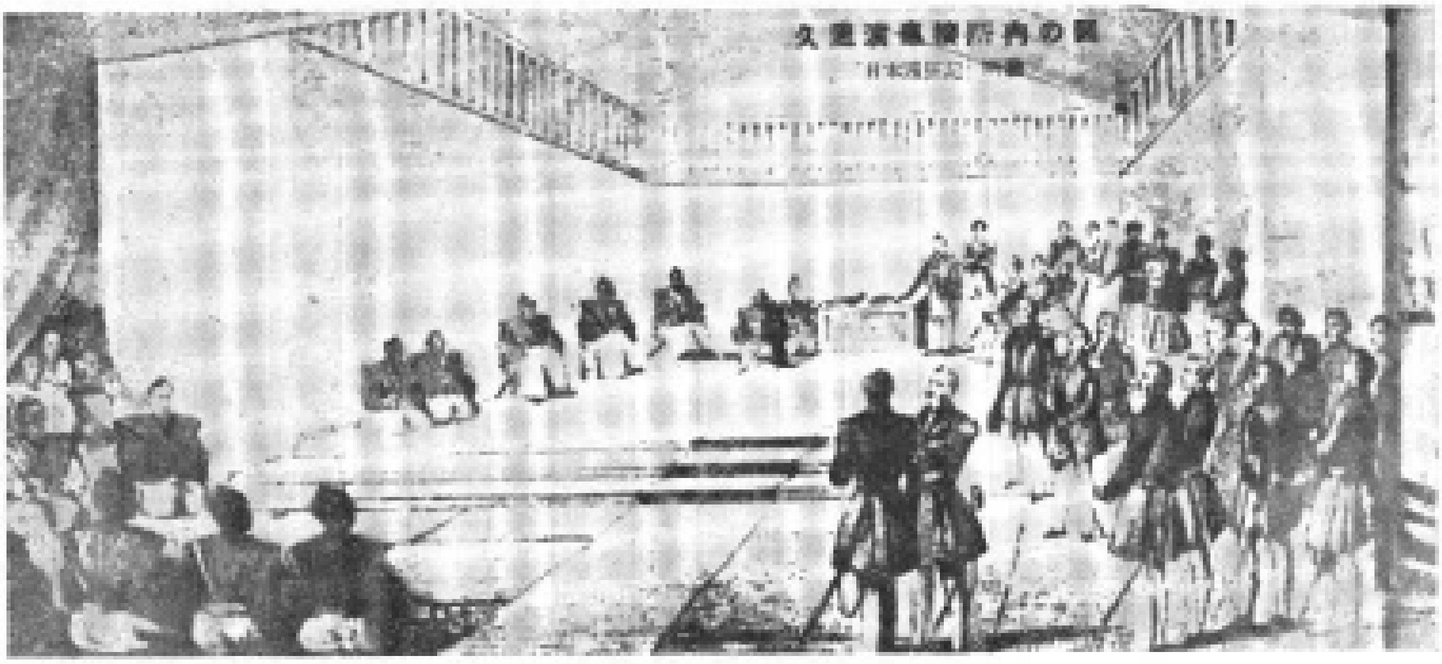
钟叔河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
扶桑日记·日 本 杂 事 诗【广 注】
罗 森 何如璋 王 韬 黄遵宪等
责任编辑：杨向群 张志浩
岳 麓 书 社 出 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50,000 印张，25.625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1285·37 定价：4.95元

罗森像（据饭形赤子画《米利坚人应接之图》，原图藏日本松平康民家）

《遐迩贯珍》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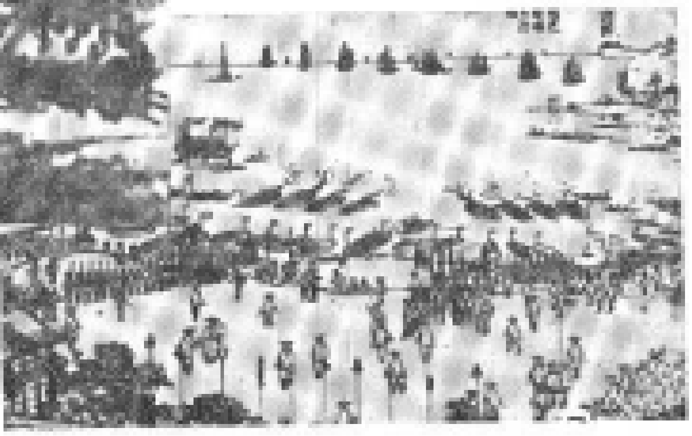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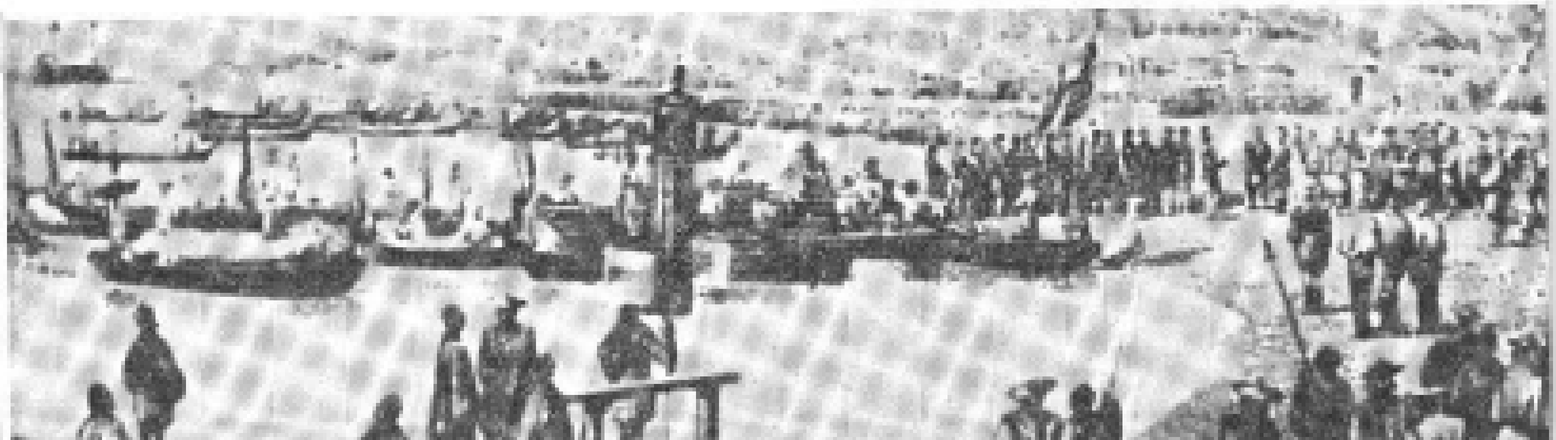
日本——美国横滨会议图（历史画）

彼理（今译柏利）像

日人所绘“北亚墨利加人物”

日本关于1853—54美国舰队入侵事件的历史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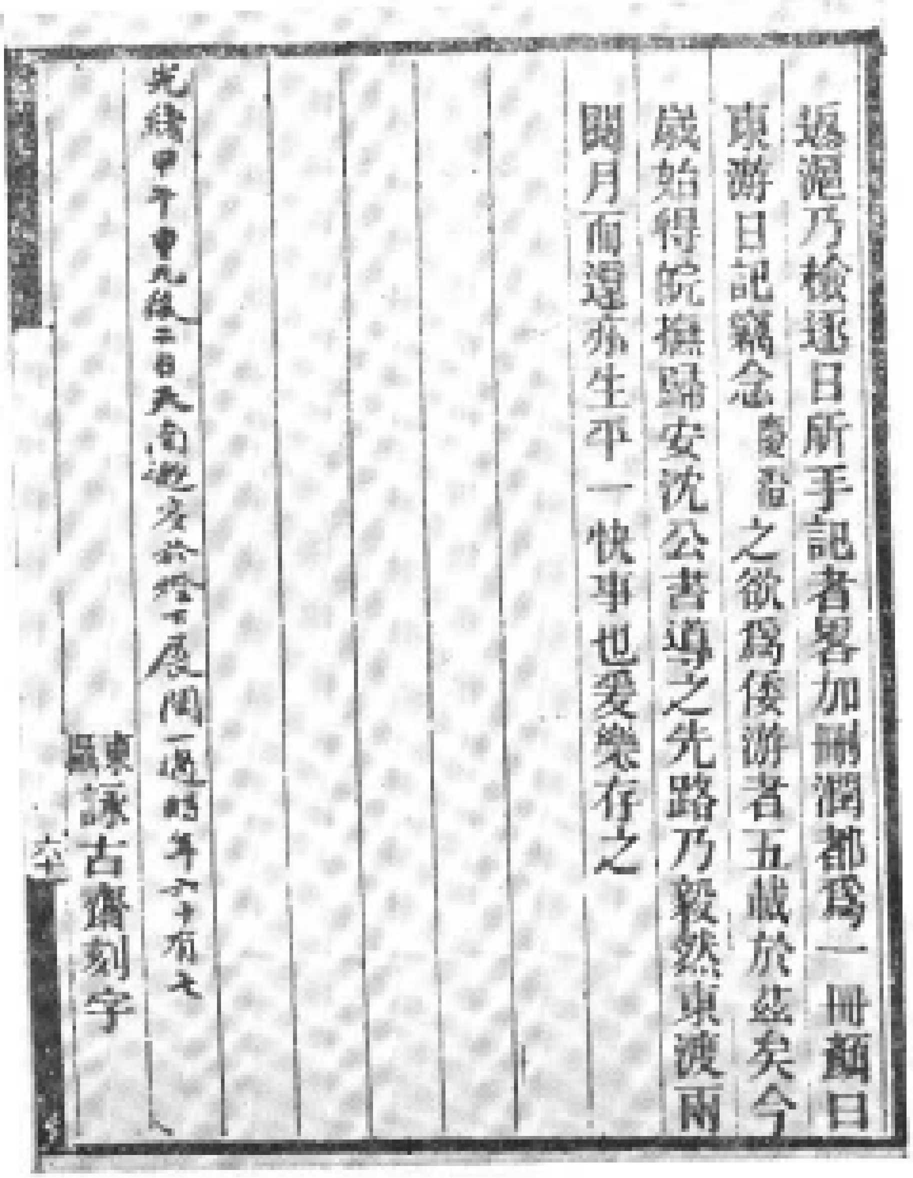




何寿田印本《使东述略附杂咏》书影

日本《各国遣回使归朝实况上中之图》

《东游日记》书影（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返滬乃檢逐日所手記者畧加刪潤都爲一冊顏曰
東游日記竊念鹿晉之欲爲倭游者五載於玆矣今
歲始得皖撫歸安沈公書導之先路乃毅然東渡兩
閱月而還亦生平一快事也爰樂存之

光緒甲午重九後二日天南遯叟於燈下展閱一過時年六十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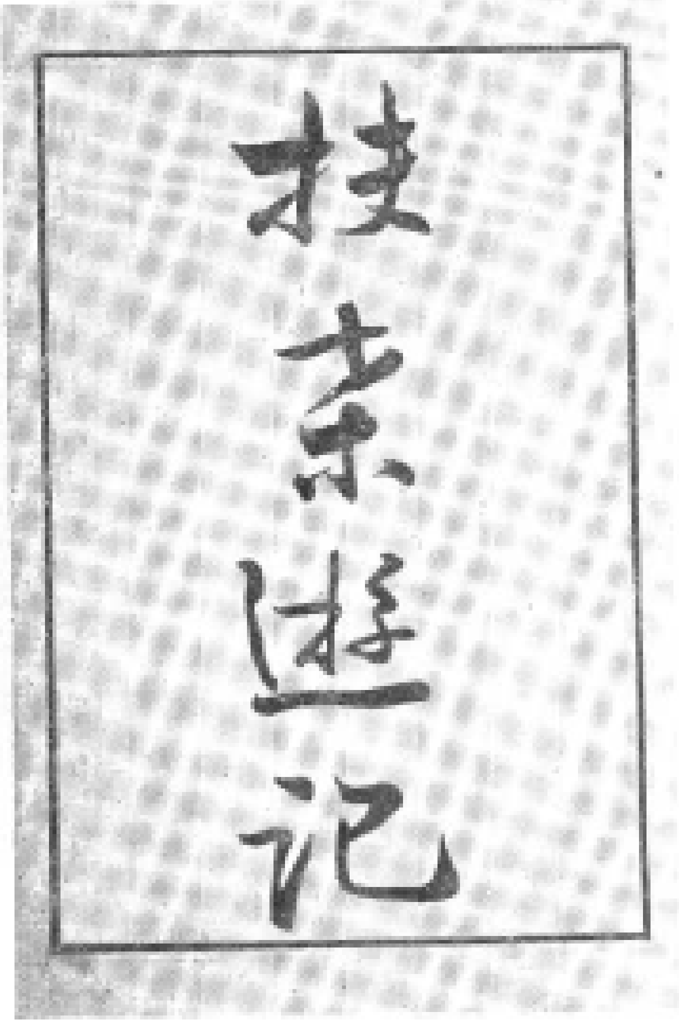
東詠古齋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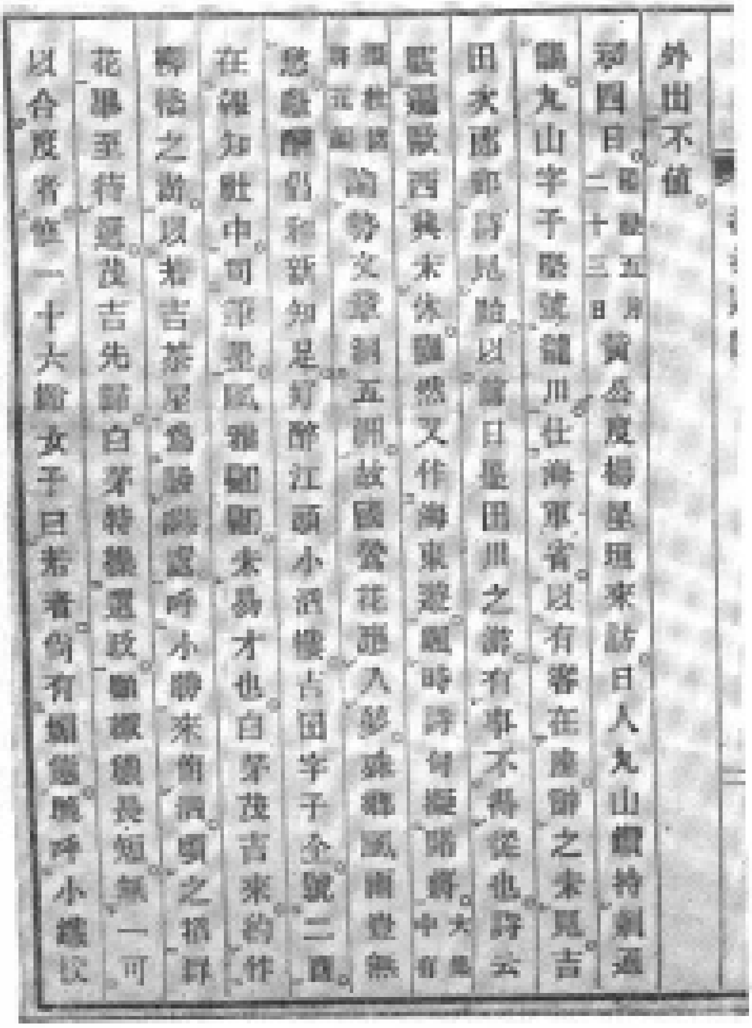
六十

王韬读《东游日记》题记

扶桑遊記自序

余少時卽有海上三神山之想以爲秦漢方士所云蓬萊諸島在虛無縹緲間此臆說耳安知非卽徐福所至之地彼欲去而迷其途乎顧自此東瀛始通文字書籍尚漸流入其人之容貌音聲性情風俗固有與中土相髣髴者邇來與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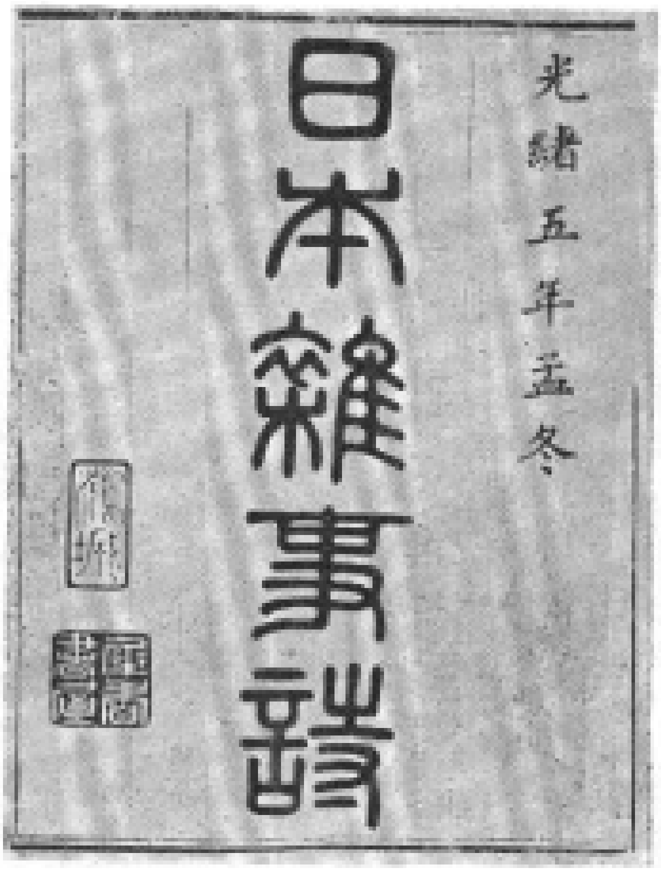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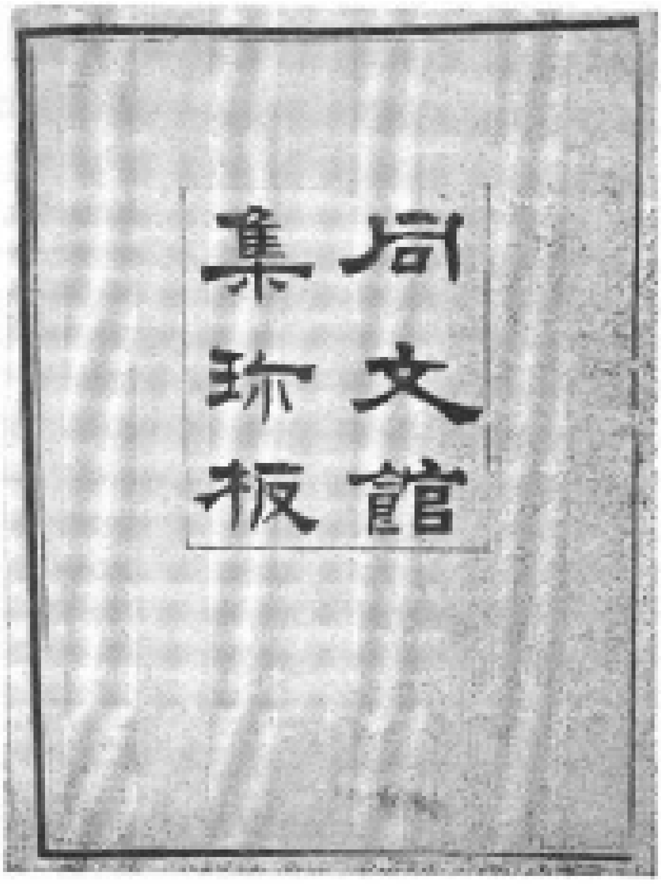


外出不値。初四日。（陰曆五月二十三日）黃公度楊星垣來訪日人丸山[illegible]特[illegible]過談。丸山字子堅號龍川仕海軍省以有客在座辭之未見。吉田次郎郵詩見貽以當日墨田川之游有事不得從也。詩云藍遍歐西與未休翩然又作海東游觀時詩句[illegible]吾輩。（大集中有[illegible]正編）論勢文章洞五洲故國鶯花游入夢[illegible]壇風雨[illegible]無憑[illegible]醉倡和新知足打醉江頭小酒樓。古田字子全號二山。在[illegible]知社中司筆墨風雅[illegible]未易才也。白芽茂吉來約作柳橋之游。以看吉蔡屋爲[illegible]處。呼小勝來。觴詠之[illegible]。[illegible]花畢至。待遲茂吉先歸。白芽特選[illegible]長短無一可以合度者。惟一十六齡女子曰若者。尚有[illegible]。呼小鐵[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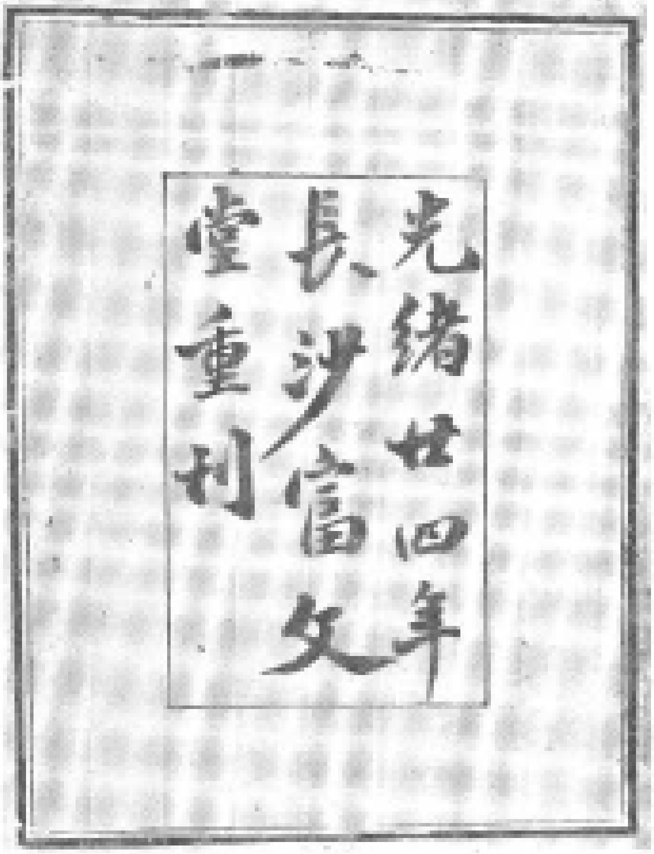
日本东京报知社印本《扶桑游记》书影（上海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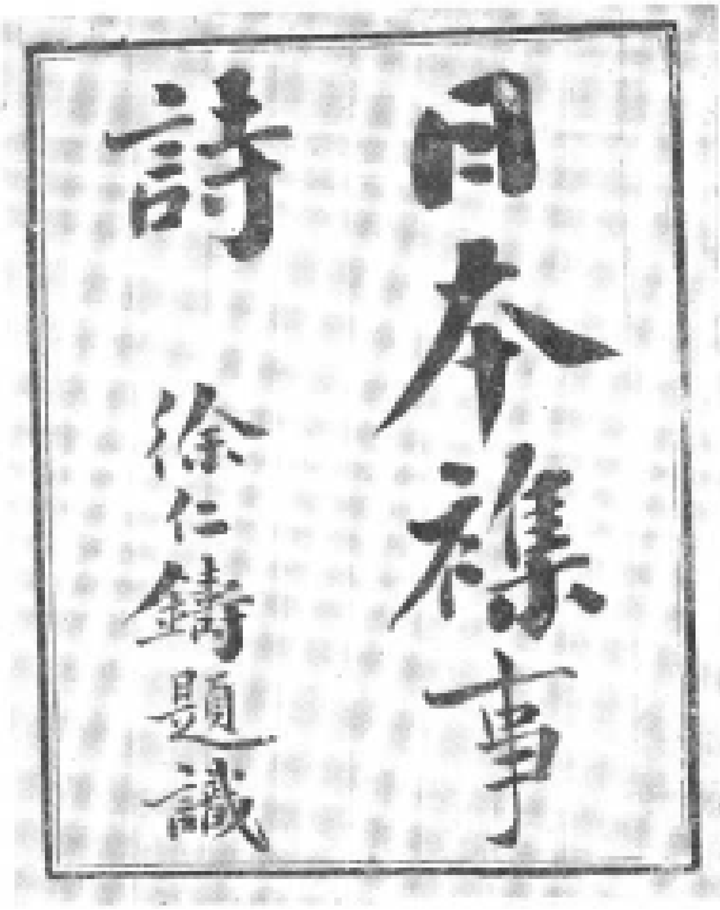
同文馆本《日本杂事诗》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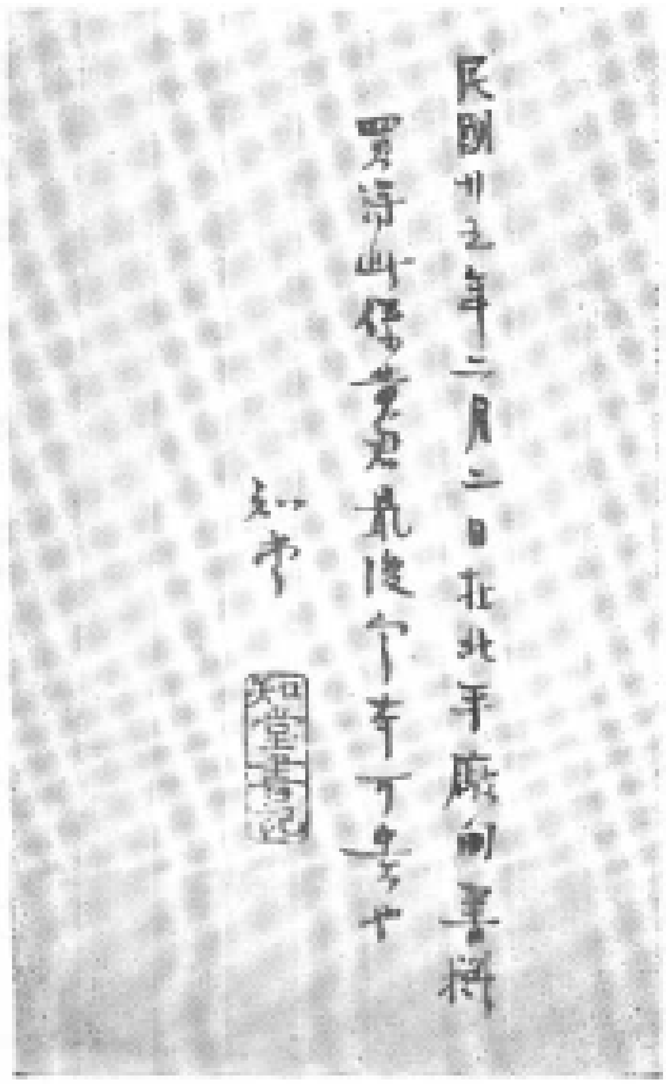


黄遵宪画像
（原载《清代学者像传》）





长沙刊本《日本杂事诗》书影（周作人藏本）



周作人题记

总目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凡 例 5

●日本日记 9

钟叔河：日本开国的见证 11

罗森：日本日记 29

索引与简释 47

DJ99/05

●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 53

钟叔河：甲午以前的日本观 55

何如璋：使东述略 85
何如璋：使东杂咏 109
索引与简释 129

张斯桂：使东诗录 135
索引与简释 155

李筱圃：日本纪游 159
索引与简释 181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187
索引与简释 297

黄庆澄：东游日记 315
索引与简释 373

□

●扶桑游记 381

王韬：扶桑游记 383
索引与简释 515

□

●日本杂事诗〔广注〕 535

钟叔河：黄遵宪及其日本研究 537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 561

索引与简释 795

总　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仑布等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因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同外界隔绝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在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提出要“师

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于常识了。

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民国"以前国人亲历欧美和日本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剥削比它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不免流露的这类观点，我

们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就必需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钟叔河

一九七九年十月

凡 例

一、《走向世界丛书》(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专收1911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收载记，以亲身经历、直接闻见者为限。

一、本丛书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二十八种，共计二十分册；现移交岳麓书社，将已刊各种重加校订，新编人名索引及译名简释，并按时间先后和记叙内容，与未刊诸种以类相从，陆续出版。

一、丛书暂定收书一百种，第一辑十册，共收书三十六种，书目见本书封三(勒口或护封)。

一、校订原文，对于明显的错字，迳予改正；诸本之异文，择善而从。比较重要的校改、订正或疑问，用案语

的形式略予说明。

一、丛书编者于正文中所加案语、注释，均置于方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本小字夹注，改用和正文相同之字体，置于圆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文均加新式标点和小标题。小标题以边批的形式，用小字排于书口，以便检阅。

一、不依年月日记事之书，均酌加目录，并于篇目之前加列序号（1、2、3、4……），以利检索。篇幅小者，亦可将序号列于文内各篇题目之前，不编目录。

一、人名索引，按姓氏笔划排列。所系数字为单节者，即所属篇、节、首之序号，如：

西乡隆盛　　19

表示西乡隆盛见于《使东杂咏》第19首。所系数字为三节者，即所属年、月、日，如：

黄遵宪　3，10，19

表示黄遵宪见于《使东述略》光绪三年十月十九日。

一、译名简释，一般只注出现今通用译名，必要时加注外文。文中已有诠释者，一般不再注释。过于琐屑，且无碍通解者，亦不复注释。其有当加注释，编者囿于学识，暂时无法作出者，仍予列名，以俟博雅。

一、中文词语，概不注释。

一、丛书编者所撰叙论，原弁于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各书卷首者，收入新版时均已全部改写，敬希高明教正。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编者曾用过“谷及世”、“何守真”、“朱心远”等署名，今悉还复本名，，请读者鉴谅。

1984年5月

日本日记

·罗 森·

咸丰三年十月	友人请同往日本共议条约
咸丰三年十二月	花旗火船从香港开抵琉球
咸丰四年正月	初一日至初八日访问那霸
	十二日火船开抵日本横滨
咸丰四年三月	廿五日相议条约之事已成
咸丰四年四月	至下田
	至箱馆
咸丰四年六月	船队复至琉球，相议和约
咸丰四年七月	返抵福州，经厦门还香港
咸丰四年十月	《日本日记》始在香港刊行

□《日本日记》原载香港《遐迩贯珍》月刊1854年(咸丰四年)11、12及1855年第1期，此据日本翻印本(汉文)整理。

□王晓秋标点　史　鹏校订

钟叔河

日本开国的见证

1

1854年（咸丰四年），香港“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发行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Chinese Seriel)，从第十一号起开始连载中国人罗森写的《日本日记》。月刊编者（此时当为奚礼尔，即C. B. Hiller氏）在文前有一按语云：

> 《遐迩贯珍》数号，每记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和约之事；至第十号，则载两国所议定约条之大意。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故将所见所闻，日逐详记，编成一帙，归而授余。兹特著于《贯珍》之中，以广读者之闻见，庶幾耳目为之一新。……

所谓“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和约之事”，指美国海军准将被里（Perry，今译柏利，1794—1858）率领的舰队，于1853年7月和1854年2月两次开到江户（东京）湾，强迫德川幕府结束二百年来的锁国政策，向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的“唐人”，便是《日本日记》的作者罗森。

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

中国和日本在东亚是近邻，把两国隔开的海面并不特别辽阔，两地居民之间很早就有往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对于从远西来的“夷人”，同样采取了闭关不纳的态度。柏利舰队在江户湾的行动，正与英国十三年前在珠江口和长江口的作为相同。但是，被迫开放以后，日本改弦易辙，学习西方，学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好，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建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从此以后，日本虽在地理上仍旧属于东方，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迅速地“西化”，并且成了近代中国接受西学和认识西方的一条主要渠道。因此，罗森“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可以认为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又一个标志。

为了把中国和日本的事情略为说清楚，我们首先得简单地回顾一下两国间往来的历史情况。

考古证明，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日本即已通过朝鲜半岛，学会了中国大陆上以青铜冶炼制作及金属器农耕为

代表的先进技术。《汉书》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乐浪为汉朝设在朝鲜半岛上的郡名。《汉书》的记载说明，日本北九州岛上为数众多的氏族集团，利用季风和海流，横渡对马海峡前来乐浪互市，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中国国土辽阔，人民众多，物产蕃庶，自然在孤立海中的日本岛民的心目中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公元57年（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派使者到洛阳，接受"汉委奴国王"的封号和金印。日本史家井上清叙述此事时写道：

> 这种长途旅行的困难是出乎想象之外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的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日本历史》）

后来，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又曾向中国曹魏王朝遣使，接受"亲魏倭王"封号。"倭王武"则被刘宋皇帝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可见到公元五世纪时，日本已经在朝鲜南部（任那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据点。这时，日本并且通过朝鲜（百济）学者接受了汉字和儒家经典。

到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开始了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过程，更是把中国作为效法的模式。此时日本已经有了直航中国的交通，从607年小野妹子开始，"遣隋使"和"遣唐使"舳舻相属，并有大批僧侣和学生到中国留学。702—

777期间六次的"遣唐使"，每次都有四、五百留学生同来。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中，出现了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空海等著名人物，他们为创建日本文化、推动日本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漫长的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中国总是在给予，——但只是被动地给予而不是主动的传播。和日本人热心来中国相反，中国人很少去日本旅行（鉴真东渡也是应日本之请，而且一去不归，没有带回关于日本的信息），更谈不到了解和吸收日本的文化了。唐朝有许多诗人，包括李白、王维、贾岛，都有为来华日本人而作的诗。但诗人们对日本的人情、风土甚至地理方位却很茫然；诗中的日本，无非是虚无缥缈间的"海上三神山"罢了。

唐朝的兴盛过去以后，封建统治者对外国总是神经衰弱的时候居多。朱元璋大杀功臣，总是给被杀的人加上"通日本"或"通高丽"的罪名，实际上当然完全没有这么回事。《皇明祖训》正式把日本列入"不征诸国"，"不征"也就是"不理"，即断绝往来之意。但是，你不"征"他，不等于他不"征"你。由日本浪人形成的"倭寇"，从明朝中叶起就不断侵袭东南海疆。丰臣秀吉的大军，也曾深入朝鲜，威胁中国东北边境。断绝往来，事实上已经难于做到了。

到明代，中国商人也有到日本贸易的了。长崎有所谓"唐馆"——指定给中国商人居住的地方。郑成功的生母，便是生长在长崎的日本女子。在中国开始有了关于日本的

记述；薛俊的《日本考略》，记录了三百五十八个日本词语的汉语对音；郑若曾的《日本图纂》，根据商人的叙述，图画了一些日本的风物；还有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李言恭的《日本考》等几种小书。

明亡以后，有些文人逃往日本，象朱舜水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清朝的文人，因而对日本渐渐发生兴趣，朱彝尊、戴名世、尤侗都留有诗文。但他们既未亲去日本，也少调查研究，写的不是过于简略，就是颇多错谬。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竟说日本是由长崎、萨峒马（萨摩，即今鹿儿岛）和对马三岛组成的国家，简直近乎“瞎子摸象”了。

倒是乾隆年间有个汪鹏，曾随商船到过长崎。他的《袖海篇》记录了当时一条谚语：“日本好货，五岛难过。”又说长崎“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儿女”。还有福建人沙起云，有《日本杂咏》十六首，专咏长崎风物，算是无鸟之乡的蝙蝠。

统治阶级对日本情况的无知，可以由下面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出来：乾隆年间全国查禁私钱，在沿海某地发现了一枚日本的“宽永通宝”，竟成了震惊朝廷的事件。因为中国并无“宽永”年号，建号铸钱又是造反立国才有的事情，朝廷以为有人图谋“大逆”，严令各省大吏彻查，居然没有一位大吏知道这不过是一枚普通的日本铜钱，结果闹得“守令仓皇，莫知所措”。

这种情形，到罗森时代仍无多大改变。光绪十三年（1887）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写道：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

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这种情形，过去确是如此。直到"花旗火船"开来，才终于发生了变化。

花旗火船的远征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同文同种"的东亚国家，其发展道路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进程竟如此之不同，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两国的条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例如说：

（一）中国地方宽广，拥有丰富的气候、土壤、生物和矿产资源，"足乎己无待于外"，经济上从来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和中国相比，日本简直是一个囚笼"（见Dennett氏《美国人民在东亚》第23章）。孤立在海岛上的日本民族，不能不依赖广大的外部世界，不能不向外看，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土生土长、源远流长。它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的本位文化，是几大文明发源地的古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图书馆

文化中唯一"世袭罔替"下来的文化。它的凝集力是极强的，因而保守性也极强。日本文化在本质上却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它在胚胎期就融合了蒙古利亚——通古斯和马来——波里尼西亚的血统，它的第一次飞跃，又是由于大量吸收外来(朝鲜和中国)先进文明的结果。它无法以多少千年的历史自夸，因而也少有"异体排斥"的倾向。

(三)当面临西方入侵的时候，中日两国还在把自己的皇帝视为"天下共主"，这一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中国皇帝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觉醒和民主主义要求，已经汇合而成汹涌澎湃的潮流；爱新觉罗皇室的统治，正如漩涡中的破船，即将沉没。而日本帝国所受的内外压力，却集中在实际掌握政权的幕府身上；"万世一系"的天皇，反而成了人民爱国精神归附的偶象；"尊王攘夷"和"王政复古"，居然成了日本维新运动最早的口号，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四)中国以八股文试帖诗取士、凭资格和关系考选的制度，抑制了新的政治人才的成长。日本德川幕府后期，许多藩国在政治上处于一种竞争的地位。其取士之方，据《日本日记》记载，系"文、武、艺、身、言皆取，而诗不以举官；所读者亦以孔孟之书，而诸子百家亦复不少；所谓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殆尚文而兼尚武欤"。事实上，正是"萨、长、肥、土"和水户等藩国中涌现的一批尚武任事、勇于进取的人才，成了在内部推动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坚力量。

以上几点，当然远远不是一个全面的分析。不过，在介绍1853——54“花旗火船”到日本事件的历史背景时，简单地指出这几点却是非常必要的。

在“花旗火船”到来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1635年德川幕府全面锁国，比康熙皇帝重新禁海还要早八十多年。幕府对出国、信教和接触西学的惩罚，比中国厉害得多。锁国期间，被允许到长崎在严格管制下通商的只有荷兰和中国两个外国。1799年，美国帆船“佛兰克林号”第一次访问日本，船长奉命当海岸一旦在望的时候，立刻悬起荷兰旗，冒充荷兰船只。给船长的还有下列指示：

> ……(船上的)一切书籍，特别是宗教书，在临近日本的时候，必须装箱钉死。岸上来的官员会在箱上加贴他们的封条，起运上岸；俟船舶离埠时，再原封搬运到船上。

仅此一条，即足见锁国之彻底了。

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以送回遇难日本船民为由驶到江户湾，希望和日本建立联系。日本的答复是用大炮对船只开火，七名日本船民一名也没有被允许上岸回国。

尽管如此，美国染指西太平洋的决心却没有动摇。此一则由于美国商业需要新的市场，二则在北太平洋的捕鲸船也迫切希望得到可供停泊的港口。1844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受到这个条约的鼓舞，纽约州的商人于1846年向参议院提出请愿书，正式请求国家派遣使节团

前往日本。同年，海军准将皮特尔率领兵船到达江户，询问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开放口岸并和美国缔结一项条约，但仍然遭到了拒绝。

这时候，英、俄、法、荷等国，也都想打开日本的市场（对荷兰来说是进一步打开市场）。荷兰国威廉二世在1844年写信给日本幕府大将军指出：欧洲各国已经为他们的臣民打开了一切贸易渠道，蒸汽航行术的采用已经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一个继续闭关自守的国家已经不能避免其他国家的敌视，中国最近所遭到的祸患已经在威胁着日本。

当美国领土扩大到太平洋东岸以后，美国对亚洲的兴趣更大了，并且特别害怕在日本又象在中国那样，被英国人占了头筹。用蒸气机作船舶动力的新方法，此时亦已开始用于通商。美国要在东亚和英国竞争，必须解决蒸汽机动力即燃煤的问题。正如《日本日记》开头所说：

> 合众国金山名驾拉宽（加利福尼亚），近今人多往彼贸易。洋西面远阔，欲设火船，而石煤不足。必于日本中步之区，添买煤炭，能设火船，便于往来。是故癸丑三月，合众国火船于日本商议通商之事。……

这就是1853—54年美国舰队远征日本的历史背景。

马登·柏利和罗森

1851年，美国决定派遣驻中国分舰队司令奥利克海军

准将率领舰队前往日本议约。后因奥利克患病和被控，改派了东印度舰队司令（已接掌中国分遣舰队的指挥权）马登·柏利（罗森称为“合众国钦差大臣、驻中华日本天竺等海权官、本国师船提督被里”）。

柏利是一个热心的扩张主义者。他认为必须用军事力量取得美国过去未能取得的东西。他说：

> 我决不允许我国的国家权利受到任何侵害，相反，我相信这正是时机，在东方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来宣扬美国的威势，以期使那些权利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在东方国家之中，权利通常是按照所显示的军力而加以权衡的。（«美国人在东亚»，P.238）

除了日本以外，柏利还鼓吹美国应当控制台湾、琉球和小笠原群岛。他在一封公函中写道：

> 我敢负责力陈，在世界的这带地方建立一个立脚点，以作为支持我国在东方的海权的肯定必要措施，实为得计。（美国参议院档，34:33—2，P.12—P.4.）

柏利甚至还主张美国应该伸张它的“国家友谊和保护”到暹罗、柬埔寨、交趾支那、婆罗洲、苏门答腊及其以东的许多岛屿，以致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在评论他时写道：“具有象他这样大野心的美国人，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美国政府选择这样一个军人来执行打通美日交通的任务，真可谓得人。

代理国务卿康拉德颁给柏利的训令中有一段话，概述

了十九世纪以来太平洋上发生的变化：

> 最近的一些大事，诸如在海洋上的蒸汽行轮、本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广袤领土和迅速在那里定居，以及在横亘间隔两洋的地峡上建立便捷的交通等，实际上已使东方各国越来越靠近我们本国。虽然这些大事的后果，还没开始被感觉到，可是两国间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限量的。

训令要柏利告诉日本人，"总统甚愿和皇帝和平友好相处"，但是"除非日本改变它视美国人民为仇雠的政策，则两国之间自无友谊可言"。这就是说，日本必须放松锁国政策，应该开放一处或几处口岸通商，给美国船只以购买煤斤的权利，并给美国遇难水手提供保护；否则，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柏利在被赋有很大的便宜行事权的同时，也被告诫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行为，除非自卫，不得使用武力。

柏利第一次率往日本的舰队，包括两艘轮船和两艘军舰。由于美国船的船身多涂黑漆，日本史籍把这些船称为"黑船"。

两次舰队都是从香港启碇的。鉴于过去前往日本的船上没有称职的翻译人员的教训，柏利在香港特邀卫廉士（S.W.Williams，华名卫三畏，1812—1884）担任自己的译官（罗森称为"通理国师"）。卫廉士是精通汉语和日语的美国传教士，1833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开办印刷所，与创办英华书院的马礼逊、编辑《遐迩贯珍》的麦都

思、奚礼尔等人均极熟识。这些英美教士在中国人中广交朋友，罗森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罗森的生平，我们别无了解，只从《日本日记》中得知他字向乔，"产广东"。他曾写过一本名叫《南京纪事》的册子，自称"避乱夷船亦一奇，吴中鼙鼓不闻知"，证以他和日本人笔谈中所谈关于太平军的事情，得知他曾亲历过太平战事。《遐迩贯珍》编者称他为"平素知己之友"，日本人又曾问他："子乃中国之士，何归鴃舌之门？"看来他很可能懂得一些英语，也有可能是一个教徒。他虽然在日本"不通言语倍伤神"，但可以用汉文和日本人"笔谈"。当时日本的读书人和官吏多通汉文，带了罗森这样一个人同去，无疑很有用处。

罗森的文字并不高明，尤其是诗，带着非常庸俗的市井气。《日本日记》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很少记述，而于物产、贸易、市容却很注意。舰队返回途中，柏里的旗舰"密西西比号"（罗森称为"美士媛被"）先回香港，罗森又和卫廉士同船到宁波。他在镇海收购了一批生丝，因为那里的丝"价略低于粤省"。足见他随时都是在想着和干着经商的事情的。

根据这些材料看，罗森可能和林鍼一样，是一个略通翰墨的由学入商的人物，也可以算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活动分子之一吧。日本人赠诗中恭维他是"黄帽金衣客"，而日本松平康民子爵所藏当时著名画工锹形赤子所画《米利坚人应接之图》，其中的"清国人罗森"，却是科头皂

服，完全一副商人的形象。《日本日记》云：日本有人“能于公堂之上描绘亚国(即美国)各官之像”，可见锹形赤子的画是以写真为本的，弥足珍贵。

除了《日本日记》外，还有罗森与日本人笔谈的记录在日本流传。笔谈的内容，是答复日本人所询中国太平军战事的情况。从中看出，罗森的政治态度是中立的，并不站在清廷立场上。如——

问：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乎否？

答：能得志则复。

问：成败之势如何？

答：随天意。

问：天道今将属谁？

答：未可知也。

……

问：中国过半随贼乎？

答：以仁义乃可使民服。

这也大体上符合当时同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接近的某些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观点。

炮口下的开放

罗森参加的是柏利舰队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此次舰队“共合火船、兵船九只”。在这次以前，这支舰队已于1853年7月8日到江户湾停留了九天。柏利按照既定方针，采取

了炫耀武力的方式。他不理地方官要美国船只开往长崎的命令，坚持要日本天皇的代表前来接受美国总统致天皇的书信；否则他就要率军登岸，自行投递。这时候，日本活跃而有力的地方势力已经起来反对德川幕府的威权，有后顾之忧的幕府将军在美国的炮口前屈服了。于是，柏利通知日本方面，他将在来春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前来领取对总统书信和立约建议的答复。

罗森日记记载，"（癸丑）十月二十二，有某友请予同往日本，共议条约，予卜之吉，十二月十五（按即1854年1月17日）扬帆"。在前往日本的途中，舰队曾在琉球（也是柏利的一个目标）停泊。罗森随柏里、卫廉士等乘轿至王宫，接受了琉球总理大臣尚宏勋的款待。1854年2月11日，舰队再入江户湾，泊于横滨。

幕府这一次已经作了妥协的准备。十年以前，幕府大将军在回复荷兰国王的信中说：锁国政策是"祖宗成法"，不能变更。这次致美国总统的复函却承认："对我们来说，继续泥守古法，似乎是误解时代的精神。"但是，对于美国舰队，日本的基本态度仍然是严密戒备。罗森日记写道：

> 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

美方谈判人员住进公馆后，日方又以馈赠为名，"以粟米数百包，每包约二百余斤重，遣肥人九十余名，俱裸体，一夫获举二三包。不一时，而数百包之粟米，尽迁于海畔。

再后，复使肥人清服赤体，以武力角于公馆之墀，胜者赏酒三卮"，以显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

幕府大将军（罗森称为"京城大君"）派了大学头林鹈殿等人和柏利谈判立约事宜，罗森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日本人建议美国接受原来荷兰通商的条件，到长崎互市；柏利则拿了中美《望厦条约》给日本人看，要求立刻开放三至五个口岸。

日本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关心。有个叫平山谦二郎的，向罗森询问中国情况，看了罗森写的《南京纪事》及《治安策》二册子后，用汉文给罗森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看，平山谦二郎是站在和中国保守派同样的立场上，与罗森的观点是对立的。信中说：

> 呜呼！利者，人之所共欲，而万害所由胎也。"子罕言利"，常杜其源也。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以其利以惑愚夫，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顽民相竞，唯利是趣，为奇是趣，骎骎乎至于忘忠孝廉耻，而无父无君之极也！……全地球之中，礼让信义以交焉，则太和流行，天地惠然之心见矣。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则争狠狱讼所由起，宁不如无焉！……向乔寓合众国火船，而周游乎四海，有来观焉者乎？若不然，请足迹到处，必以此通说各国君王，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

还有一位叫明笃的日本人问罗森："子乃中国之士，何归鴃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罗森

用一首诗作了回答，结尾四句是：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思想和眼界倒是比这两位日本人开阔得多。

谈判终于于三月廿五日达成协议，日本"允准箱馆(在北海道，今称函馆)、下田(横滨东南)二港以为亚国取给薪水、食料、石炭之处，由是两国和好，各释猜疑"。次日，柏利在舰上宴请林鹈殿，有日本官员数十人参加。美国方面向大君赠送了礼品，计有"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所谓火轮车，"即于横滨之郊筑一圜路，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原来，所谓"火车"是一具能开动行走的蒸汽机车的模型，"电理机"是早期的电话，"日影像"则是原始的照相机。在1854年，这些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日本人来说，比中国人更为生疏。

尽管在日本也有平山谦二郎和明笃那样的人物，但是谈判代表们却高兴地收下了美国的礼物，而且并不掩饰他们对这些"究理之奇术"的兴趣。这和《望厦条约》签字后赠给中国谈判代表耆英的礼物——几座火炮模型和一批军事技术书籍——的命运，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耆英表示中国对这些"利器"不感兴趣，说是他相信"中国的和平已经确保无疑(1)了"。

毫无疑问，在锁国二百余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过来的

日本普通人民，对于1854年的开放，也和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思想准备。立约后，"火船"开至箱馆，当地"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但这种情形毕竟是暂时的，"用温语安抚百姓"后，人们就"还港贸易"了。在下田，"亚国官兵排列队伍，历游各町，男女人民观者如堵"了。至于对从也是外国的中国来的也是外国人的中国人罗森，日本人一开始就极表欢迎。罗森日记云：

> 日本人民自从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馀年，未曾得见外方人面，故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馀柄。（以后又云"所写之扇不下千馀柄矣"。）

据日记："夏五念二日，林大学头、都筑骏河守等会议附录条约十三款，彼此恪遵永久，并准箱馆步游五里之遥，明年通商贸易。"近代史上日本的"鸦片战争"，就这样未放一枪地结束了。

中国人罗森是这次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日本日记》篇幅虽则不多，其价值却超过了中国以往关于日本的一切记述，更不要说那些坐在士大夫书斋中遥想海上三神山的作品了。

1854年至今不过一百三十年。一百三十年前的日本人，见了美国人拿来的火车模型、电话机、照像机，诧为得未曾见的"奇术"；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汽车、相机、电子产品，却牢固地占领了美国的市场。抚今思昔，能不慨然。

②

罗　森

日本日记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十一月《遐迩贯珍》所载…………31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十二月《日迩贯珍》所载…………37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正月《遐迩贯珍》所载……………42

走向世界之二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十一月《遐迩贯珍》所载

《遐迩贯珍》编者按：《遐迩贯珍》数号，每记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和约之事。至第十号，则载两国所议定约条之大意。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故将所见所闻，日逐详记，编成一帙，归而授余。兹特著于《贯珍》之中，以广读者之闻見，庶幾耳目为之一新。但因限于篇幅，未便详叙，此月只印其三分之一，馀待后续。 遐迩贯珍编者按语

合众国金山名驾拉宽，近今人多往彼贸易。洋西面辽阔，欲设火船，而石煤不足，必于日本中步之区，添买煤炭，能设火船，便于来往。是故癸丑三月，合众国火船于 欲设火船石煤不足

日本商议通商之事，未遽允依。是年十月二十二，有某友请予同往日本，共议条约。予卜之吉，十二月十五扬帆。

仰看雲气

十六，予于火船默祝指示机宜。后在船上仰看雲气，见南方之雲如狮添翼，直腾天顶；北方雲气低小，内藏杀气，惟有小雲数簇而会于狮；狮之鼻有气压其小雲，不久而北方之杀气俱灭，惟狮愈久而愈壮。予因对某友曰，此日之事：初恐不允，后必允成，天道已先兆矣。某友以言为奇，且试验之。

直驶七日而到琉球

越二日，火船直向东北而驶，出了台湾之外，幾日不见天涯。是时，北风大作，波浪冲天，火船亦甚飘荡，而不能立。见有沙鸥，随风而逐浪心。直驶七日，渐见小山，而到琉球。

束髻大袖足穿草履

琉球一国，长阔一百七十五里，其国城在地球图纬线赤道之北二十六度十四分，经线中华北京偏东十一度二十四分。自明以来，世封王爵，叨列藩篱。其处土产，不过蔬菜、番薯、菜油、黑糖等类。人民束髻大袖，足穿草履。男女妆饰，头上只插一簪二簪为别；故少年之男女，瞥目则无异。及其壮也，皆留鬚髯，故街上长鬚之人甚多。

那霸风俗

甲寅正月初一，予上岸游玩，见街上儿童甚多。分以铜钱，各极欢喜。人民亦甚谦恭。民居间亦贴新春联于门外，但不见有别等繁华之事。那霸有寺，寺内有园，是名家世官之坟所，以石刊刻姓名、年号于碑上。每日道人打扫，供奉生花树葉于墓前。另有人家祖坟，与中国之明家无异。峰峦之上，树木多植。民房则以峦石围墙，内以茅

草结屋而居。住物椅桌俱无，惟以草席屈膝而坐，对火盆而吹烟。民间亦有识中国言语字墨者。不张铺店，惟有墟场。男不贸易，妇女为之，以货易货，而外方之金银弗尚焉。然而百姓亦甚畏官长。饭食亦甚粗粕，甘守朴俭，不务奢华，亦鲜欺诈。板门纸窗，夜间亦不防窃。会见途中拾物，亦能以返原人。公门之内，冷冷落落，并无案牍之烦。淳朴之风，略有同于上古之世。我等外国之欲买什物，须言于官，官为代办。

正月初六，提督被里、卫廉士等一班将官，布列威严，与予乘轿至王宫。总理大臣尚宏勋为主席，布政大夫马良才为知客，享宴甚丰，食物多与中国无异。宴后，各官皆馈，有纸扇、烟包、布帛等项。是物虽粗，此亦世子之恭敬外国，故亚国亦以礼物而返赠之。世子王宫离岸三里，在于山顶，是名“守礼”。将至其宫，一路亦有树木、石牌坊。宫室亦甚宽大幽雅，垣局可观。其处多栽凤尾草、森树等类以障阴。山边田土，树艺五穀。近海沙田，水涨之后，人收其沙以煎盐。此时明月当圆，予览山川，亦足见一方之风景。 乘轿至琉球王宫

越二日，扬帆往日本。四日不观天涯，海水共长天一色。偶见鲸鱼四丈馀，在船头喷逐水花，越片时而逝。经历无人洲，两日而造日本。共合火船、兵船九只，泊于横滨。 船共九只泊于横滨

此时正月当春，予望横滨，百里之遥，有尖峰高约八里，白雪迷之。其山势龙脉，由此层层叠叠起伏，结搆于

江户。江户即日本之京都，其京城大君闻知亚国兵船至境，则命林大学头鹈殿、民部少辅伊泽美作守、井太对马等，以办其事。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

日本官艇备器警戒

次日，有官艇二三只来视火船。艇尾插一蓝白旗，上写"御用"二字。亚人招之上船，以礼待之，与其玩视船上之铁炮、轮机等物，各官喜悦。

以礼相待

予见其官妆饰，则阔衣大袖，腰佩双刀，束发，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锦裤外套至腰。不同言语，与其笔谈，其亦叙邂逅相遇，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云。予问其名，则曰山本文之助，曰堀达之助，曰合原操藏，曰名村五八郎，乃是日本之官也，因而各叙寒暄。

次日，其官馈来萝葡一艇，鸡二十头、蛋五百枚、柑数箱、薯数担。亚船受之，而答以物，因而与之酌议通商之事。

其官返报大君。大君则筑公馆于横滨，内结绫绡屏障毡席而相会，命林大学头为钦差。合众国钦差大臣、驻中华日本天竺等海权官、本国师船提督被理，布列威严，上岸相会。卫廉士为通理国师，呈以通好条约。各官于馆内俱有馔盆饼食，款待不过鲜鱼、蟾蜊、鸡蛋、萝葡、黄酒而已。其处人民不畜牛羊豚豕，亦不宰生而食客，予见人家畜鸡至数年而不宰者。以言食物，则万不及于中国矣。钦差接收条约，五日始有回音。自此每日俱有官至船，给

林大学头与被理会谈

来薪水、鸡蛋、鲜鱼等物。

有平山谦二郎者，其人纯厚博学，趋而问予中国治乱之端。予将平日纪录之事及《治安策》视之。其付来一信曰："仁台文章焕发，议论正大。昨日宾会之事，未遑详读。愿借册子携回一涉，下日完璧于横滨公馆"云。予因与之。阅毕送返，亦答予书曰：

平山谦二郎问中国乱事

尔来契阔，未审起居笔砚清良否？顷者，披视《南京纪事》及《治安策》二册子，熟读数四，始审中国治乱之由；且知罗向乔之学术淳正，爱君忧国之志流离颠沛未尝忘，亦未尝不掩卷而叹也！民情下壅，下情不达，人牧失职，贿赂公行，古今季运之通病也。所以然者，何也？曰利而已矣。呜呼！利者，人之所共欲，而万害所由胎也。子罕言利，常杜其源也。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以其利以惑愚夫，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顽民相竞，唯利是趣，唯奇是趣，駸駸乎至于忘忠孝廉耻，而无父无君之极也。原夫天道流行，发育万物之妙理，则茫茫堪舆之间，虽冰海夜国人，亦孰非天地之赤子？孰非相爱相友之人？所以圣人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也。全地球之中，礼让信义以相交焉，则大和流行，天地惠然之心见矣。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则争狠狱讼所由起，宁不如无焉。是我祖宗所深虑者也。

南京纪事与治安策

言闭关锁国之理由

由是观之，则交际一也。唯有无相通，患难相救，则天地自然之道，所谓太平和好之真者，只逐锱

米②④月㉗院

头之末，惟利是务，则人欲争狠之由，不能始终其事者也。两者相去一髮，无他，义与利之分而已。古往今来，千百万年，治乱兴废，起戎出好，未尝不决乎此也。凡万国交际之道，宜首讲此义也。

万国交际不宜言利

次练兵讲武，代天心以行天讨。各国君王，所以不可一日而缺焉者也。升平之久，忽之则所由衰也。我邦有深省于此者，近顷练兵讲武，演炮制舰，日就月将，不数年驯致乎汤武之正兵，夫然而后始可保万年不朽之太平耳。不然，则或奸臣巨盗，暴乱威劫，无以征之。全地球中强并弱，大吞小，殆庶幾乎虎狼之交矣。惟上帝鬼神以父母之心，视其赤子之相欺相争，宁不恻然乎？不悯然乎？

全世界中各国布棋，贤君英主，必不乏其人矣。先着鞭以奉行天道者，谁也？方今世界形势一变，各国君主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秋也。向乔寓合众国火轮而周游乎四海，有亲观焉者乎？若不然，请足迹到处，必以此道说各国君主，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

对罗森的希望

今因完附二册子，录所当志，以告诸罗向乔，并候崇安。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十二月《遐迩贯珍》所载

三月初旬，提督再会林大学头于公馆。其时公馆之旁，有茶花数簇，灿烂鲜红，天气严寒。林大学头馈以粟米数百包，每包约二百馀斤重。遣肥人九十馀名，俱裸体，一夫获举二三包，不一时而数百包之粟米尽迁于海畔。再后，复使肥人清服赤体，以武力角于公馆之墀，胜者赏酒三卮。予在公馆阅视数刻，亦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 日本肥人孔武有力

合原操藏，是浦贺府之官。予问其国取士之方，称说文、武、艺、身、言皆取，而诗不以举官。所读者亦以孔孟之书，而诸子百家亦复不少。所谓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殆尚文而兼尚武欤？ 所读亦以孔孟之书

一月写扇五百馀柄

日本人民自从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馀年，未曾得见外方人面，故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馀柄。

相议条约允开商港

三月廿五，林大学头相议条约之事已成，则允准箱馆、下田二港以为亚国取给薪水、食料、石炭之处。由是两国和好，各释猜疑。过日，提督请林大学头于火船宴会。船上彩奏乐，日本官员数十于火船上大宴。有诗为证：

两国横滨会，骓虞一类同。解冠称礼义，佩剑羡英雄。乐奏巴人调，肴陈太古风。幾番和悦意，立约告成功。

宴罢，于船歌舞，日暮方终。次日，亚国以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赠其大君。即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是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浮浪艇内有风箱，或风坏船，即以此能浮生保命。耕农具是亚国奇巧耕具，未劳而获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绸绉等物还礼。

烧试火车日人称奇

与日本人唱和

官士叨笃以《元旦试笔》录以视予，曰："斗转年还改，书生世事厌。空怀宗悫志，终乏武侯才。诗就聊挥笔，忧多复举杯。依依门外柳，青眼为谁开？"

玉斧僧居中以《新阴咏》视予，曰："昨夜惜华窗下咏，今朝爱绿苑中吟。人间何识天心意，已变红林作碧林。"

予亦咏诗以返之："遥见春色偶为吟，日本山川雪尽侵。古径茶花红满簇，群冈松树翠为阴。沙鸥冒雨浮波面，海鸟随风逐浪心。岸侧军营烟漠漠，湾中战舰雾沉沉。横滨筑馆应非远，江户楼台望转深。未识人家何处是，泛舟摇漾到前林。"

是日，予游横滨，见郊外只有龙神古庙，以木为之，内悬镜像，俨若兴雲致雨之意。有店烧瓦，其瓦坚实，灰色而厚，不同中国之式。再行二三里，则有人居屋，亦或灰或草结盖屋，外多以纸符贴于门上。女畏见外方之人，予横滨只见一妇人而已。 横滨妇女畏见外人

越数日，事毕，火船由横滨一日而至下田。下田之港在地球图纬线赤道之北三十四度三十九分，经线中华北京偏东二十二度二十九分。其处有山水灌溉，泽边膏腴肥润，以此名曰下田。下田港心，有一小石岛居中，以为该处之水口。船只泊入于内，但见山环海绕，垣局稠密，虽有飓风，亦甚坚稳。其时火船寄泊岛边，一望四围之山，俱有大石盘脚，波浪故不撼塌之。山上树木蔚茂，亦有雉鸡、雁、鹰、鸦、水鸭、猓狸之类。 船至下田

次日，提督上岸，馆于法顺山了仙寺。其寺有僧，名曰净，小徒二名。内有佛殿。殿旁坟所，各家信士信女之墓也。墓以石为坟塔，僧人时时扫除，供奉名花。寺后有石亭、小鱼池、花果等类。是日在此烹茶，男女千百入寺观看，以物赏之。女亦不羞避，衣长委地，腰后有褶，以红绸束其髻，颜色亦多美艳。少年则朱唇皓齿，及至生育 提督上岸馆于佛寺

予女后，则以五倍粉染黑其牙。

再日，往游街市。见铺屋，或编以茅草，或乘以灰瓦。比邻而居，屋内通连。故曾入门见其人，再入别屋，而亦见其人也。女人过家过巷，男女不分，虽于途间招之亦至。妇人多有裸裎佣工者。稠人广众，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每见外方人，男女则趋而争看。双刀人至，则走离两旁。

男女不分

其街则有大工町、伊势町、店之町、池之町、新町、各等町十馀条。循海滨，过桥里许名柿崎，则有玉泉寺。寺外苍松阴翳，门向石岛，遮拦外洋泙湃之势。兹于寺旁准以一地为亚国之坟所。

准给美国人坟地

其处人民俱重拜佛。虽山边海旁，多以石刻置佛像。坟墓石碑，多刻南无妙法莲华经。予至大安寺，见人拜佛，不设香烛，拜后放钱数文于箱，名曰放生钱。寺有僧二名，以纸求予书。予观山景，则书"峰回水绕"四字与之。某亦题诗曰："一丈方庵玉座同，寸馀砚石白雲通。黄金毕竟尘中物，不省明朝炊米空。"

同座之间，适有女人拜寺，但见："朱唇皓齿逞娇姿，雲鬓斜钗淡扫眉。半面新妆却绝妙，恰如明月挂梅枝。"

女人拜寺

是日，天气太暖，在寺烹茶。其处之茶味略带甘甜，似同于西樵茶味。步出寺门〔原注：一本作寺外〕一箭之地，有山溪，砂石流泉，水光彻底，堪以濯缨。池之町有一庙，内侧偶像，身带弓矢。庙墙每悬一镜，画一船，太抵

人家行洋，托赖平安酬恩之意。亦有鬓髻数十枚挂于墙上，亦是酬恩者。此日本之大略风俗然也。 鬓髻酬恩

其处山岭，杜鹃花甚盛，而各花亦复不少。卫廉士曾采名花数百种，压乾以备考览，所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欤！ 卫廉士采植物标本

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

是日游山，不识路，得遇僧人引步。行逾五里，有人，村名洲崎。适遇菊地森之助，谈，问亚国所遵何教？予曰："其所奉者独一神，神即造化之主宰。所谓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明徵欤！"因在途间，言难悉述，遂作别于松阴之下。 谈西洋宗教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官者海关之吏也，近藤良次主之。御用所即其处之海关也，设官数名，而司买物之事。每洋银一元，作钱一千六百文。其日本则有当百之大钱，亦有纯金一分，亦有纯金"大判"，亦有一分银，亦有二铢金。二铢则表金而裹银也，世间乃通用，可易当百八枚。一分银可易当百十六枚。四分银可易一"小判"。黄金大判则以分银百馀方，按时价而兑换。 御用所即海关

行历下田七里之遥，未曾见一羊一豕，马则多有以负物，牛则间有以耕田。女人织布与中国无异。打铁做木，亦与中国略同。而女工之顾绣未曾睹也。男人女子俱尚 未曾见一羊一豕

扇。予于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馀柄矣。

黑川嘉兵卫是主理下田事务之官，掘达之助、森山荣之助、中台信太郎等是行事之官，共以扇请书。付诗一首：

避乱夷船亦一奇

避乱夷船亦一奇，吴中鼙鼓不闻知。翻将万里东来色，快睹芙蓉绝世姿。

关研次诗曰：

远方鴃舌今朝会

横滨相遇岂无因，和议皆安仰赖君。远方鴃舌今朝会，幸观同文对语人。

合原猪三郎，其于临别赠予墨盒一，诗一，曰：

树外雨收莺语流，声声啼送旅人舟。不知黄帽金衣客，得解转蓬飘泊愁？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正月《遐迩贯珍》所载

四月十六，火船启行。五日至箱馆，在地球图纬线赤道之北四十一度四十九分，经线中华北京偏东二十四度十九分。天气寒热，与盛京同。惟此处僻土偏壤，地多沙漠，生物不毛；故民之食货，恒取给于别埠。北港为船只运货往来之区，因号其名曰箱馆。其港垣局宽旷，海阔山朝。时当五月，尚有白雪于山巅。房屋较下田而壮丽，衣冠人物似富盛于下田。妇女羞见外方人，深闺屋内，而不出头露面。风俗尚正，人民鲜说淫辞。 船至箱馆

其处有护国山，山有一寺，画栋雕梁。寺中器皿鲜明，墙悬佛家偶像。寺旁亦坟墓之所。提督遣人于此，绘照日影像，以赠各官。

松前大夫勘解〔原注：松前〕由之公馆，幽雅洁净，贴近海滨。登楼眺望，用千里镜窥看，微茫之际，见有人村甚多。遥山远水，如看画图。予同辨地、卫廉士等入而晤之，款接甚恭，人品醇善。

访问松前大夫

远藤又左卫门是参议，石冢官藏町奉行，工藤茂五郎是县令，关央老〔原注：姥〕子次郎是近书，代岛刚平、藤原主马是司事，相议于港行步之规。共说必俟江户君主之命，乃能议定。

民见官长膝跪路旁

往游町上。百姓卑躬，敬畏官长。人民肃穆，膝跪路旁。不见一妇人面。铺户多闭。因亚国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兼以温语安抚百姓，乃敢还港贸易。街上驴马数百，多负食物于远方。此处铺店亦用纸糊，多称野屋、龟屋，与下田无异。此处店内绸绉亦多，但不及中土。惟描金漆器极佳，人多爱之。三日间，于店上品漆器沽之竭矣。此处土产鹿皮、鲍鱼、昆布、白糖、茶叶等项，食物丰美于下田。

谦二郎写赠王维诗

越数日，平山谦二郎与安间纯之进等由江户前来，约返下田与林大学头以定箱馆行步之规。予将临别，谦二郎以唐诗录扇赠予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予答其诗曰：

双轮拨浪如奔马

火船飞出粤之东，此日扬帆碧海中。（原注：一作碧镜）历览螺峰情不尽，遥瞻蛟室兴无穷。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琉球乍到雯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暂寄

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是日，远藤赠予画二幅，所绘亦与中国无异。大夫赠书数卷，其书字板胜于中土。予各以香珠答之。即于五月初九扬帆。其官用艇送出山外。

火船行五日，回下田。次日，将官一班，布列威仪，上岸，与林大学头宴会于了仙寺。午后，亚国官兵排列队伍，历游各町，男女人民观者如堵。 美国兵官列队游行

伊泽氏之侍儿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复能于公堂之上，描绘亚国各官之像，聪明俊秀，人多悦之。 日本侍儿描绘美国各官之像

大医文荃问余中国取士之方。予曰："中国读孔孟书，伸明孔孟之理。以文字分为八股，谓之文章。文章之外，别咏一诗。虽小试、会试，亦复如此。"

越日，有官至船，赠予诗曰："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复遇明笃，笔谈曰："子乃中国之士，何归鴃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予因寓意吟成七律一首以示之，曰："日本遨游话旧因，不通言语倍伤神。雕题未识云中凤，凿齿焉知世上麟。璧号连城须遇主，珠称照乘必依人。东夷习礼终无侣，南国多才自有真。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中国之士何归鴃舌

夏五念二日，林大学头、都筑骏河守等，会议附录条约十三款，彼此恪遵永久。并准箱馆步游五里之遥，明年通商贸易。提督是日请各官于火船宴会，别演火船战法与 议定条约十三款

之看，遇雨而回。

予闻下田云松斋善口笔，请其书画十余本，但其字多大草，仍有龙飞凤舞之势，人罕识之。

驶离日本

季夏朔日，亚国火船返港，各官泛舟送行。

越六日，还琉球。其官攒来食料，亚船受之。望后一日，总理大臣尚宏勋、布政大夫马良才，请提督各官诣那霸公馆宴会，享受甚丰，相议和好章程，务祈遵守。罔替总理大臣书字一幅赠予，是程明道先贤诗也。

英国医生在琉球

六月念五日，予到那霸海旁，于冈脊山见有医馆，英国伯德令在此居住。予入其馆，则宽旷幽雅。时当盛暑，海风徐来，胸怀顿觉爽快。是日，提督传琉球官，将器皿什物陈设公馆，以备亚人采买。其物不过烟包、烟草、花布、蕉布、粗漆器、瓦器等类而已。每银一元准钱一千四百文。外国洋船所取薪水，每千斤亦议定价在条约内，以垂久远。

归程绕至宁波贸丝

越三日，各船返埠。提督在"美士撇被"先回香港。予同卫廉士在"鲍了丹"火船，往浙江宁波。船泊于虎蹲山外。予上镇海，入县城，用四工钱贸丝，价略低于粤省。其时宁波土人与西洋争闹，亚国排难解纷，而免滋事。

七月初二，火船驶至福州。其处水浅，船泊于洋外。是晚风飓。隔日，以小舟棹入一百八十里，是乃府城。

船还香港

七夕，火船驶至厦门。是时，厦门土匪经清兵荡平，该处人民纷纷贸易矣。七月十四，火船还香港，始知粤省各处之乱。内《治安册》二十一款，后愿表陈诸君子。

日本日记

人名索引

三 画

工藤茂五郎
4,4,—
士叨笃
4,3,25
大医文荟
4,5,—
山本文之助(日本国官员)
4,1,—
卫廉士(美国外交官)
4,1,6 4,4,— 4,6,28
马良才(琉球布政大夫)
4,1,6 4,6,7

四 画

井大对马
4,1,—
日净(日本僧)
4,3,25
中台信太郎(日本下田行事官)
4,4,—

五 画

玉斧僧居中
4,3,25
石冢(日本官)
4,4,—

平山谦二郎（日本学者）

4,1,— 4,5,—

代岛刚平

4,4,—

六 画

伊泽美作守（民部少辅）

4,1,— 4,5,—

合原操藏（日本浦贺府官员）

4,1,— 4,3,—

合原猪三郎

4,4,—

名村五八郎（日本国官员）

4,1,—

关研次

4,4,—

关央蛯子次郎

4,4,—

七 画

远藤又左

4,4,—

伯德令（英国医生）

4,6,25

八 画

林大学头（鹈殿）

4,1,— 4,3,— 4,3,25

4,5,— 4,5,22

松前由之

4,4,—

尚宏勋（琉球总理大臣）

4,1,6 4,6,7

明笃

4,5,—

十 画

桂正敏

4,5,—

彼里M.C.perrg

4,1,6 4,3,— 4,3,25

十一画

堀达之助（日本官员）

4,1,— 4,4,—

十二画

森蝾之助（日本下田行事官）

4,4,—

雲松寓

4,5,22

黑川嘉兵卫（日本下田事务官）

4,4,—

程明道

4,6,7

十六画

辨地

4,4,—

十八画

藤原主马

4，，4—

日本日记

译名简释

三画

下田

在伊豆半岛南端

大君

对幕府大将军的称呼

四画

日影像

照像机

火船

轮船

五画

电理机

电话机

合众国

美国

六画

亚国

美国

八画

金山

指美国旧金山

驾拉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九　画

美士握被

密西西比

十　画

浦贺

（　　）

浮浪艇

救生艇

十二画

遐尔贯珍

英文名“Chinese Serial”

十三画

鲍了丹

（　　）

十五画

箱馆

今函馆，在北海道

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 □

·何如璋等·

光绪三年八月　　何如璋奉命出使日本
光绪三年八月　　张斯桂副何如璋使日
光绪六年三月　　李筱圃自费赴日旅游
光绪十三年九月　傅云龙奉派赴日考察
光绪十九年五月　黄庆澄前往日本游历

[illegible]

□ 五种游记的版本情况及校点者姓名

分别在每种首页说明

钟叔河

甲午以前的日本观

在日本开国和维新以后，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

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越显著，它对中国的影响就越强烈。顽固守旧的人，继续用“天朝上国”的态度鄙视这个“数典忘祖”的“东夷”；赞成维新的人，则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应该走日本的路子。

因为地理和历史两方面的原因，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访问日本的，要比访问欧美的多。在这些人中，有由清廷特派出使和游历的官吏，有地方当局为了办理洋务推行新政资遣参观考察的人员，也有自费出游的士子。这些人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往往据其感受，

发为文章。不管是保守的人也好，进步的人也好，持中间立场的人也好，他们的记载，都或多或少反映了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对现代化问题认识的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本文从甲午(1893)以前的游日记载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加以研究，它们是：

何如璋《使东述略》附《使东杂咏》(1877)

张斯桂《使东诗录》(1877)

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1887)

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

何如璋《使东述略》

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本封建政权——德川幕府的瓦解。1867年，执政二百多年的德川家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不得不把"大政""奉还"给维新派奉为元首的明治天皇。1868年，一批有新思想和新办法的中青年政治家(年纪最大的岩仓具视四十六岁，而有名的伊藤博文刚刚三十岁)掌握了中央政权，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誓"(五条誓词)，内容包括："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打破从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从此以后，日本开始把学习西方、走向世界定为基本的国策，自上而下地全面推行现代化。

这样做的结果，真是所谓“立竿见影”——在“明治维新”之前十四年，罗森随柏利舰队到日本，看到的情形是：

> 百姓卑躬，敬畏官长。人民肃静，膝跪路旁。不见一妇人面。铺户多闭。因亚（美）国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

美国人“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烧试”特地带去显示的模型火车。日本上下见所未见，“人多称奇”。而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十年，何如璋一行乘中国江南第五号“海安”兵轮到日本时，却只见：

> 日本“春日”舰海军少佐矶边包义来谒。……登其舟，军练而法严，船坚而炮利……。东京距横滨七十里，有铁道，往返殊捷。……浃旬中，酬应纷纭，……各握手问道途，询风土，意殷殷然。

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光绪七年戚进士，入翰林院，以庶吉士授编修。明治维新之明年（1869），日本即遣柳原前光出使中国，会谈修好；1871年，复派伊达宗城来议通商、定税则。中国却迟至1876年才向外国遣使，第一批为郭嵩焘、许钤身（后改刘锡鸿）使英，陈兰彬、容闳使美。1876年9月（光绪二年八月），许钤身由使英副使改使日本，何如璋升翰林院侍讲、加三品衔副之。1877年1月，许钤身罢，何升正使，另派张斯桂（鲁生）为副使，正式出使日本。

何如璋的《使东述略》，自叙其与副使率从官十余人（其

中有参赞黄遵宪）和跟役二十六人等，“自（光绪三年）八月五日出都……十月杪乘轮东渡，历日本内海、外海，冬至前五日乃至横滨；又迟之一月，始移寓东京行馆”，这一段时间内，“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的情况，“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之踪迹”。全文约万四千字，附《使东杂咏》六十七首，篇幅最少，却是罗森以后中国关于日本的第一篇正式报告，因此值得重视。

何如璋的地位和身份与罗森迥然不同。他是朝廷大员、词林学士，思想是传统的思想，文章也是传统的文章。但他却很重视自己担负的使命，也很知道“参稽博考，目击身历”的重要。《使东述略》结语云：

> 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likes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

虽然《使东述略》只是初到日本一段期间的报告，“或缘焉而未审，或问焉而不详，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篇幅也很少，但作者能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则亦必有可观者矣。

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比较注意介绍日本的基本情况。他的座轮于十月丁未日达长崎港。关于长崎，过去陈伦炯《海国闻见记》把它和萨峒马（即萨摩）、对马岛说成是“日本

三岛"，徐继畬和魏源，也都承袭了这种与实际不符的说法。何如璋"目击身历"之后，知道"日本三岛"其实是"西海道"（九州）、"南海道"（四国）和"中央一大岛"（本州），还应该加上"东北一大岛曰北海道"，实际上是"日本四岛"；长崎不过是"西海道"岛上的一处港湾，萨摩是"西海道"西南一境，对马则是"西海道"北方海中的小岛，《海国闻见记》的说法是完全弄错了。他记长崎地貌云：

港势斜趋东南，蜿蜒数十里，如游龙戏海，尽处名"野母崎"。北则群岛错布，大小五六，山骨苍秀，林木森然，雨后岚翠欲滴。……

翌日登岸，诣华商会馆，询之老者云：

中土商此既数百年，画地以居名"唐馆"。估货大者糖、棉，小则择其所无者；反，购海物，间以木板归，无他产也。荷兰船岁亦一二至。吾民流寓，有历数世、长子孙者，既莫辨主客矣。……

同时，还察看了长崎本地人民的生活情形：

俗好洁，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涤。居民多架木为之，开四面窗，铺地以板，上加莞席，不设几案，客至席坐。……男女均宽衣博袖，足蹑木屐。……其女子已嫁，必薙眉黑齿以示别，近弛其禁矣。

己酉日，留饮会馆，席次谈本年萨摩之乱，记云：

西乡隆盛者，萨（摩）人也，刚很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谋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

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帑至五千万。

庚戌日启程出长崎，晚泊平户后港，复记当地史事：

元至元中，范文虎、阿塔海帅舟师十万，以高丽为向导，渡海东伐，克对马、壹岐，乘胜进攻平壶(户)。遇风舟覆，范文虎等弃其众，乘坚舰遁还。考之地势，盖此岛云。

这样，长崎及附近地方的地理、历史、民俗、国政各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涉及到了。此后历经日本各地，如周防内海、神户、大阪、西京、纪伊内海、横滨……，描写莫不如此。其介绍之全面，超过了罗森；而论内容的详细和具体，又为后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开了先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何如璋“使东”，时间不到十年。这不到十年时间中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里也颇有反映。如咏取消锁国后之长崎海市云：

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

咏神户诗及注云：

极目茅渟海市通，层楼层叠构虚空。街衢平广民居隘，半是欧风半土风。注：未初到神户口，一名茅渟。海港口南敞，山岭北峙。番楼崖肆，依山附隰约里许。东人所居皆仄隘，通市以来，气象始为之一

变。

于铁路、火车、电报、邮便、机器造纸等新事物，亦均有诗。咏铁路云：

……云山过眼逾奔马，百里川原一晌来。注：大阪距神户六十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烟云竹树，过眼如飞……

咏“电气报”云：

……一掣飞声如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注：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木上，或置水中，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傅线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达。

虽然中国得知西人铁路、电报比日本早，可是日本一见这些“奇巧夺神工”的东西，立刻拿来为其所用；中国却视之为不祥之物，深闭固拒，迟迟不予引进。何如璋的吟咏，即使不算高声赞美，却也没有皱着眉头，扭过脸去，甚至还能如实地介绍一番，也就很不容易了。

《使东述略》总括日本维新效法西方的情况道：“近趋欧俗，上至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其记呈递国书之经过云：

……出入皆三鞠躬，王答如礼。……其礼简略，与泰西同。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

这里对于“易服色，改仪制”，也没有加以贬削。明治天皇“西服免冠，拱立殿中”，和何如璋互行三鞠躬礼，日本国家并不因此而示弱。返观中国在和外国通使之初，一再坚持外国人见皇帝必须跪拜，甚至不惜以此和外国兵戎相见，真是太可笑，也太可悲了。

何如璋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官僚，远没有如郭嵩焘、曾纪泽之器识。但他也不象刘锡鸿那样以卫道攘夷自命，而是把日本的变化归之于“风会所趋”，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发生作用的意思。他参加外务省公宴，见“筵馔西式，奏乐亦仿欧洲”，写道：

> 日本虽僻处东隅，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旦举而废之。初与米利坚通商，继欲锁港拒之，后又仿其法之善者，下至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略似。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在总论日本历史时，何如璋讲到：过去幕府专政，天皇徒拥虚名，德川氏“据江户传子孙者殆三百年”；后来天皇想夺回政权，“楠氏仗义兵，赴国难，举族捐糜而不克，**何其难也**！”而近二十年，“强邻交逼，大开互市。忧时之士，谓政令乖隔，不足固邦本、御外侮”，拥护明治天皇的政治势力遂得一举而推翻德川幕府，“强公室，杜私门，废封建，改郡县，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而后发表感慨道：

> 讵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抑时事之转移，固

自有其会耶？此不可得而知矣。

当时中国的守旧派，不仅坚决反对在国内兴办洋务、讲求西学，而且也攻击日本的明治维新，把这看成是严重的传染病。1874年陈其元编写《日本近事记》，把推翻德川幕府说成是奸臣"篡夺"，"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对日本仿行西法尤为不满，谓"彼昏不悟，……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这位陈其元居然异想天开，建议清廷派兵跨海征东，以帮助德川氏复辟。何如璋虽然并没有正面驳斥守旧派的议论，但他的观察和记载，有助于澄清一部分事情的真象。

何如璋也有两次从中国立言的时候。一次谈到和西洋互市，他主张在西北用机器开垦灌溉；"洋布最为输入大宗，亦宜依其法以织"，以堵塞入超漏卮。还有一次则是在横滨见到外国兵船，从国际形势论及中国亟待自强，曰：

> 欧西大势，有如战国。……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船以通馈运，并心争赴，唯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治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特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憍，坐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

什么"肃吏治，固人心"等等，固然是老生常谈，但

他所说中国“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却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话，恐怕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是中肯的吧。

何如璋的副使张斯桂，也留下了一部《使东诗录》，共诗四十首。纂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王锡祺氏，于光绪癸巳（1893）年据传钞本收入《小方壶斋丛书四集》，已是张斯桂“返节后一任广平府，赍志遽殁”以后很久的事情了。

张斯桂的诗，王锡祺称其与何如璋《使东杂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堪称三绝”，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文章的好坏，从来不与官职高低成正比。《日本杂事诗》虽然出自僚官之手，却确是有思想、有见解的好诗，叙事抒情，自成一家之言。《使东杂咏》比起杂事诗来已经低了不止一头，但毕竟还是翰林公的笔墨。《使东诗录》和二者放在一起，只能算是“龙虎狗”罢了。象第二首写初出大洋，颈联云“入市〔海〕去寻徐后〔市〕裔，平倭还记戚元戎”，尾联云“多谢封姨齐着力，送行兼助一帆风”，立意、运思、用典、造句，都不免庸滥之嫌，这还不过只是一个例子。

更糟糕的是，张斯桂有时竟公然站在守旧的立场，对维新事物大加指摘，如《易服色》一首：

>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斬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就只能说是近代化潮流中的反调了。

《使东诗录》的价值就在于，它保存了几个旧式士人"出大洋"时内心活动的"镜头"。除此以外，有些写风俗名物的诗，反映了当时异国人眼中的日本生活，也略有点意思。如《荒物类》（原注：荒物，草器也）一首：

草衣草帽草铺茵，草草生涯色色新；更有筐篮轻且巧，一层层扎细丝匀。

当然，象咏《玉子场》（原注：玉子，鸡卵也；场，买处也）"多子从来称德禽"、"一经剖食无完卵"等句子，仍然散发着一股"书生气味酸"的怪味。

李筱圃《日本纪游》

何如璋在日本驻留了三年，于光绪六年十一月（1880，12）被召回，由许景澄接任。就在何如璋使日最后一年的暮春时节，原来在江西做过官、后来在上海"隐于市"的李筱圃到日本旅游，于四月十六日到使馆拜会了何如璋和张斯桂、黄遵宪诸人。

李筱圃自称他"海外游踪，未携冠服，本不欲投刺公门"。他从上海到长崎，由华商"泰记号"接待；续至神户，华商"鼎泰洋布号"、"德澄号"、"鼎发号"诸家"先得上海号信"，给他预备了"洋楼式"的住处，"几净窗明，颇为轩敞"；绕至大阪，有"德兴隆"号东童明辉作陪；到西京，又有"以工书善画客游于此"的浙江人冯雪卿、江宁人王冶

梅等作陪。“游踪所至，每即有人相迓者，以先得其号中电报也。”上海“新载生洋行”的洋东步迈司佁，也曾写信给神户和横滨的日本、西洋商行，托为照应。看来他完全是靠商界的关系，以私费到日本旅游，并没有公务在身。大阪“德澄号”“房亦西式，较神户尤宽大”；随后送李筱圃到东京，商号还派专门厨夫照料他的饮食。这些商号的规模和李筱圃的排场，于此可见一斑。

据李筱圃《日本纪游》记载，此时华商之在日本者，约共五六千人。以前中日通商，只限长崎一港。“同治初年，美国兵船至港，日人拒之不得，始允通商；各国踵至，又开神户、横滨、箱馆等处，共八码头，我华人亦随洋商而往”。从接待李筱圃的情况看，华人商号的生意做得很大。有的“号友”“工书善医，诗亦清逸”，显然不是贩夫估客，而是知识分子。同时，除了“以工书善画客游于此”的中国士人以外，还有馆于日本世家巨室、“专论诗文”的王漆园等人，说明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此时也很活跃。书中还记载说：“有宁波人张楚传名锡荣，在上海开‘龙飞马车行’者，云因腿疾，特赴东洋”治疗。这类私人旅行也逐渐多起来了。

李筱圃到日本的时间只比何如璋晚三年。在短短的三年中，日本又有了很大的进步。何如璋初到时，长崎只有一机器厂，“工匠仅数十人，以萨乱经费支绌之故”，东京还不见新式工厂。李筱圃却在东京王子山看到了机器纺纱，“一人之工可当数十人”，又在三田看到了机器造纸，“不须

一分时工夫，浆已成纸”。何如璋初到时，各大城市的游观场所还只有些名胜古迹，如长崎孔子庙、大阪丰臣旧垒、西京故宫、楠公神社等处。李筱圃却在长崎看了博物院，在西京、横滨都参观了博览会，东京则“博物院共有四处，最盛者曰教育院，入游者并不取资”。

尽管李筱圃看的地方不少，他的文笔也善能状物，但是他的观点却是反对维新的。四月十五日，他在东京游了德川氏历代坟茔后，发了一番感慨：

> 德川氏为日本诸侯，号曰大将军，世掌国政历三百年，国王徒拥虚位而已。早年米利坚求通商……国王乘此夺其政，并废藤、橘、源、平各诸侯，收其采地归公，但给岁俸，大权一归于国，曰维新之政。今则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以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的日本人确实有的，但那是李筱圃专程去拜谒的“故侯”源辉声（即大河内辉声）一类人。《日本纪游》记李、源会见情形云：

> 辉声号桂阁，为日本世袭诸侯，封地在西京高崎。今王新政，概废藩封，令各诸侯俱迁往东京，所有采地全行归公。……桂阁年仅三十馀，澹泊不仕，以诗文自娱。……笔谈半时许，同游上野博物院，至“小西湖”酒楼午餐。……

近年在日本发现的《大河内文书》中的《庚辰笔话》，保存有源桂阁同李筱圃笔谈的原文，文后又有源氏补记的陪

李筱圃参观"上野美术馆"，并到"小西湖三川屋"小酌一段文字。北京大学的王晓秋同志正是根据这个旁证才弄清，《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辑刊的《日本纪游》的作者（原署"阙名"），原来就是李筱圃。

被"明治维新"剥夺了世袭爵位和"所有采地"的旧贵族，不管如何"澹泊"，也是不会讲维新的好话的。还有一些顽固守旧的"遗老逸民"，由于思想意识上的敌意，也对维新持反对态度。《日本纪游》记述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 有日本尾张国爱知县人中村道太来，投其友人名关根录三郎号"痴堂生"近诗二册求题。翻阅一过，皆嫉世痛时之语。日本自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甚欲废六经而不用。遗老逸民，尚多敦古以崇汉学。痴堂盖逸民之贤者，爰拈四绝以贻之。

可惜李筱圃送给"痴堂生"的四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不然倒也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日本自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甚欲废六经而不用"，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历史早就做了结论。李筱圃自己的某些记载，其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工厂和博物馆不必说了，他由神户乘火车至大阪，"计程七十里，行半个时辰；若非中间搭客、卸客停顿四次，两刻工夫便到矣。……轮路之旁，如有人站立，车过时骤然视之，面目模胡，不辨老少……"这样便利的交通工具，在中国却还没有。不然的话，李筱圃坐在火车

上，也不会有如此新奇之感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呢？还不是因为没有维新的原故吗？

李筱圃却并没有这样想。他只是在对日本"一切效法西洋"愤愤不平。除了看博物院是为了猎奇，看工厂也许是为了应"号东"、"号友"的请托外，他对维新带来的新事物和新气象很少注意，更矢口不予赞美。于是，他自称的"虽不敢言壮游，亦聊以扩眼界而已"，所扩的"眼界"，无非是"名妓游会"、"男女同浴"、"雌雄瀑布"、"少妇小姑，招人驻饮"、"侍酒劝餐，皆以妇女"等东洋景，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即使李筱圃在思想上非常反对维新，他所写的《日本纪游》却无法完全隐瞒维新在日本带来的进步。客观规律比人的主观意志强，的确一点也不错。

《日本纪游》有些记述日本文化风俗的地方，也颇有意思。如在东京猿若町观剧一段：

> 戏园之屋仿佛中华，但坐客之地皆以板隔作方槽，每一槽内可席地而坐四人，上下可容千馀人。戏台甚大，优人但说白而不唱。左首小楼坐弹弦者二人，着大红半臂，偶或大声喝唱三二句，不知何辞，不知何调。右首小楼内有数人击鼓吹笛鸣小钲，亦无音节。大约观者专看伶人之扮演情形，能肖能妙，则喝彩齐声，不计曲词腔调。其所演之戏并非故事，皆出新编，全本可演一月。编成，先将戏名、目录、情节、扮演形状分为数十出，刻作小本出卖。故坐观者，多手一本

也。

又有东京博物院展览中国鸦片烟具和旧式兵器的一段：

> 架上置坏竹鸦片烟枪两根，破瓷烟缸两个，中竖一挑烟棒，烟盒烟竿数件，坏铜水烟袋一枝，破钱板一块，破旧篾纸灯笼一个，破帽零星各件，俱极肮脏。又于其所陈军械、刀枪、盔甲、旗帜处，置锈蚀鸟枪数杆，破布九龙袋两个，中插装火药小竹筒十数根，俱标识曰"中国物"。

对此，李筱圃"阅之不胜愤懑"。他大呼日本人"可恨"，说：

> 我中国连年赴美、法各国赛奇会之物品，西人且加夸奖，岂无工艺珍贵之物以冠他邦？乃独以此为形容。虽鬼蜮之见不足较，而且居心已显然可见，尚足与之论邦交哉！

说日本当局有意夸示中国的落后面，存心煽动日本人民轻视中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以图实现对中国的侵略，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在愤懑之馀反而求诸己，找一找中国烟毒流行、武备窳劣的根源，看看如何才能自强，岂不是更有益于中国一些吗？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因公因私出国到西洋和东洋的

人渐渐多起来了。所有出国的人，都看到了外国"并心争赴，唯恐后时"的情形。思想进步的人，觉得中国应该急起直追，以求自立于世界；思想保守的人，也感到了外国的威胁，觉得不能泰然处之。于是渐渐形成了一股需要了解外国的舆论，反映到朝廷的政策上，就是决定比较大规模地派员游历外洋。

这一次派员游历外洋，和二十年前斌椿带同文馆学生去"游历"有很大的不同，是颇为郑重其事的。

先是，光绪十年（1884）有御史谢祖源奏请"收奇杰士游历外洋"。十一年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由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提出游历人员名单，报可。十二年十二月，传旨迅保。十三年四月，总理衙门议奏遣员游历章程十四条，朱批"依议"。接着，六部共保荐七十五人。闰四月廿一、廿二两天举行考试，试题是《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考取二十八人，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

这二十八名考取的官员，由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接见，"核记载，觇器识"后，再带领引见，最后朱笔圈出一十二名分赴东西洋游历，傅云龙被派往日本、美利加（附坎拿大）、秘鲁（附古巴）和巴西四国。傅氏于光绪十三年八月出发，先游日本，再游美洲，于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回到北京。在两年时间内，他共撰编了游历各国图经八十六卷，主要用图和表的形式，分别介绍了各国国纪、职官、外交、政事、文学、兵制、考工、河渠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此外，

他还把游历日程和本人见闻感想等，写成“馀纪”一十五卷。

《游历日本图经》（以下简称《图经》）三十卷。《游历日本图经馀纪》（以下简称《馀纪》）三卷，分为《前编上》、《前编下》和《后编》；前编记首至日本游历情形，后编记游美后返回日本继续活动的情形。

傅云龙的《游历各国图经》，是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开始系统调查研究外国情况的一份巨大工作，本文作者另有专文进行研究，兹不多赘。仅从《馀纪》三卷中，亦可窥见其对日本进行调查研究的规模。现将《馀纪》所载《图经》篇目照录如下：

凡例；日本经纬表；中国日本月朔表；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晴雨寒暑表；沿海气候表；偏多风方向表；沿海偏盛风表；潮候表；疆域；四至八到表；沿革表；府县分疆表；郡、村系国表；疆域险要；海道险要；港湾测深表；灯台表；昼标表；民设旧灯明台诸标表；暴风信号标表；国都表；宫室表；城市；府县厅至东京里表；府县厅孔道支道表；北海道辟路表；商港系年表；中外名港里表；联约国里表；岛表；山表；火山表；水道；水道分合表；东京神奈川引用水道表；矿泉表；湖沼；瀑布；桥梁；世系表；权臣柄政年表；藩国表；风俗；前代人口表；户口表；北海道人口；北海道屯田兵表；官民地表；地租表；物产；货币表；造币金银料表；造币机器表；货币铸发表；货币出入表；纸币表；通商物值增减表；中国出入日本物值表；

日本出入物值系地表；八港税关物值表；银行表；民主银行分类表；商贾数表；商标表；许专卖表；农表；蚕丝表；盐法表；茶表；酒表；糖表；淡巴菰工商表；舟表；车表；瓦斯灯表；渔猎表；矿表；官矿表；官矿工表；官矿售数年表；官矿出入表；民矿金属非金属表；日本官民矿行合表；计里总图；各府县厅图；备荒表；保险表；博物馆、博览会、共进会表；土木费表；日本国债表；岁计出入表；岁计比较表；考工；官工表；工器表；工值表；雇人工表；制度量衡工表；横须贺造船所表；铁道费计里表；铁道资本表；官立铁道局费表；民立铁道会社费表；停车里数表；铁道车数表；铁道计入表；铁道年表；兵制沿革；徵兵已、未入伍表；徵兵分类表；徵兵志愿表；徵兵身格表；徵兵本业表；陆军分管表；陆军人属表；陆军队表；陆军士卒、生徒表；预备、后备士卒合表；预备、后备兵分数表；宪兵表；军马表；海军人属表；海军士卒、生徒表；兵船表；炮台表；职官旧制；官制；官禄表；武官禄表、爵表；有位人表；中国交涉前事；往籍交际条目；交际文；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使别国表；中国流寓表；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大事编年表；度量衡比较表；邮便表；电信局数、线路表；刑略；学派源流；日本文表；异字音表；学校合表；已、未入学表；小学校师、弟子表；寻常中学校表；寻常师范学校表；专门学校表；杂学校科表；幼稚园表；书籍馆表；日本人留学别国计费表；公学费岁入表；公学费岁

出表；艺文志；中国逸艺文志；金石文；印志；刀剑志；金石年表；日本文徵。——以上共计一百六十九项内容。

这一百六十九项内容，有一半（八十六项）在傅氏去美洲之前，即已在日本编写完成。从美洲回来后，他从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开始，继续编写剩下的一半；一面编写、定稿，一面付印、校对。九月初一日结束全部编写工作，九月十七日《图经》三十卷就全部印好了。因为篇幅大，材料多，开始时“旁观者匿笑曰：‘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傅云龙“晨昕为之，有进无退”。《馀记》自述辛勤执笔的情形，总是“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再鸣矣”，“每至墨枯笔秃，力难可支，辄自责曰：‘期逼矣！’自是，四鼓辄起伏案。旁观者曰：‘何自苦乃尔？’”在抓紧编写定稿的同时，傅云龙对资料的可靠性也极为重视。为了“补视船工、炮工”，他在百忙之中，还抽时间“往还航海六百六十三里”，去实地踏看。所以他有把握说：“其海军图，皆从实测。云龙就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充分表现了不怕艰苦、求真务实的精神。

但是，傅云龙务实有馀，务虚不足。他调查掌握了日本“明治维新”二十年来在现代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大量资料，却没有从中总结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图经》纯粹是一部资料汇编，《馀纪》中也少见议论。这一点，当然是和傅云龙的思想倾向，以及他“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游历使臣”的身份分不开的。

傅云龙到日本，已在李筱圃之后七年，何如璋之后十

年。中国驻日使臣经过了许景澄、黎庶昌、徐承祖三任，此时又换上了黎庶昌。何、李在时，日本的铁路建设虽已开始，但通车的线路还只有神户到大阪、横滨到东京短短两条。而据《馀记》记载，傅云龙在日本各地游历，“去来铁道，皆趁快车”；他还从各地看到“铁轨渐引而伸”，铁路越修越长，越修越密。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访爱知县知事胜间田稔，据云县境铁道已成百二十里，将成之轨百五里”。十四年正月初一，“闻山阳铁道会社议修铁道，由兵库至神户、冈山县之冈山、广岛县之广岛、山口县之赤间关，欲鸠银五百五十万圆”。在编写《图经·日本车表》时，他自述所见铁路工程进展之快：

> 云龙于光绪十四年冬，游其西京，乘人力车行风雪中，而铁轨断续见崖略耳。今则神户、长崎，渐通渐拓。

但是，他的话却只讲到此处为止。

傅云龙是浙江德清人，在做京官之前，曾周游云、贵、川、鄂、豫、鲁、冀各省，参加修纂《顺天府志》。他的兴趣，主要在舆地之学和金石古籍方面，对政治并不特别关心，更没有提倡维新的见识和勇气。虽然他很愿意出游，也知道中国要了解洋情“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却只是为了解而了解，很少考虑将了解到的好经验拿来运用的问题。他在《馀纪》开篇时交代自己作《图经》的指导思想道：

> 以彼（指日本）学唐而后至于今，已一千二百年

有奇，事事以中国为宗。同治七年（1868年，即日本明治元年），效西如不及；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据事直书，按而不断。以为感，可也；以为惩，无不可也。

这就是说，他想使自己对日本的“效西”和“变”，做到无爱无憎，亦爱亦憎，不爱不憎，当一个中间派。

《馀记》中记游历学校二十馀处、工矿设施亦二十馀处，大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象十三年十月四日参观长崎三菱造船厂，五日参观三菱会社石炭厂，十月十八日在东京参观帝国大学，这些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真希望他当时能够稍微多作一些报道。相反地，他对在日本发现的汉文古籍、唐人写经、金石文物，却不厌其详，记了又记。《馀记》所录傅云龙游历期间写的十六篇文章，除了两篇游记、五篇应日本人之请而作的题记而外，其馀九篇全是给《唐卷子本论语》、《宋本历代帝王绍运图》、《高丽古碑》……所作序跋，仅《高丽古碑》碑文和跋即有六千多字，比关于学校、工厂的全部文字还要多；如果再加上在西京智恩院看空海手迹，在大德寺观赏宋徽宗画鸭、仇十洲《汉宫春晓图》之类记载，在全书中所占比重就更大了。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在文化史上也是有用的，但在中国“值不可不为之日”，不远千里跑到日本去研究唐人写经、宋人画鸭，总使人有一种离题太远的感觉。不知究竟是傅云龙有意这样做呢？还是王大臣们看中了他的书呆子气，特地“考选”他来这样做的呢？

黄庆澄《东游日记》

黄庆澄，字愚初，浙江平阳人，于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初往游日本，七月初回国。其《东游日记》刻成于第二年，也就是中日开战的甲午年，有孙诒让所作序文，首称：

> 国家自道咸以来，始大弛海禁，与东西洋诸国开榷场，互市海上。校其疆理，多张骞、甘英所未窥者。……士大夫游历外国者，斐然有述，往往著为游记。其佳者奇闻创见，足裨輶轩之采，视唐元奘、宋徐兢、元邱长春所记录，倜乎远过之矣。

这段话概括了五十年来东西洋游历载记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要言不繁，确实是大学者的手笔。接着又讲到黄氏之东游：

> 余友平阳黄君愚初，振奇士也。以学行淹粹，为沈仲复中丞所赏异，修书俾游日本，而我驻日使臣汪芝房编修复佽金以助其行。……日本与我国同文字，其贤士大夫多通华学，邦域虽褊小，然能更其政法，以自振立。愚初之行也，盖欲咨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国家安攘之略。顾不获久留，其归也，仅携佛氏密部佚经数十册，又为余购彼国所刊善本经籍数种，皆非其初意也。……

可见黄庆澄和傅云龙不同，一则他出国不是受朝廷派遣，而是由于沈秉成（时任安徽巡抚）和汪凤藻（1892年起继李经方为驻日使臣，李经方则是1890年接黎庶昌第二

次使日之任的）的资助；二则他的目的在于“咨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国家”，“初意”并不在搜求什么佚经善本。

黄庆澄是一位钻研过西学的新派人物。五月十二日，他在长崎寻常师范学校见到一套几何教具，说：“几何形体器具，最便于学算之用。庆澄向习几何时，即闻西人有此器，无处觅购；现得全阅一过，为之一快。”他又曾和汪凤藻、伍光建等多次研究“读洋文之法”，讨论过英文拼法的变例，认为《尔雅》所载“阏逢”、“摄提格”等词语，“均系巴比伦古时土音，华人不谙其故，肆意穿凿、殊属无谓”。《东游日记》节录他自己写的《见所见录》文稿两条，一条是：

> 古今有三界，唐虞以前为一界，夏以后为一界，秦以后为一界。呜呼！自兹而往，其将四矣。

证以其过日本外务省所发的感叹：“噫！天将于地球之上，以轮船、火器，而别开一局乎！”说明他已经有了历史分期的观念和新时代来临的感觉。另一条是：

> 或曰：“基督云，‘驯如鸽，智如蛇’，能斯二者，其可任事乎？”庆澄曰：“未也。”请益。庆澄曰：“勇如虎，仁如驺虞；四者备，可与任事矣。”

说明他懂得一些基督的道理，却又并不认为基督所云都是真理。

以这样一个人，在甲午的前一年到日本，当然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

黄庆澄和前三人一样，到日本首先是到长崎。这时已在傅云龙来后六年，李筱圃来后十二年，何如璋来后十六

年，上距罗森之到日本更已整整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日本学西方有成效，已经学成为一个东亚强国。长崎的情形，也和前人所见大不相同了：

长崎街道整洁……虽系通商码头，无嚣尘湫隘之气。……其东为华人暨西人占居之；西则山峦连属，有造船场，有制铁场……。县署全仿西式……署内设风雨表，遇大风雨，高竖一红球，先期示众，使知趋避。……县署不理刑案，居民口角细故，均由裁判所判决。……东人户外设邮便箱及邮便收纳箱，以便书札往来及取納新闻纸之用。……电杆绵亘，各口岸有总局，有支局，电价视中国较廉。……（劝工场）铺设百物，平价估卖，肃有定规，执其业者，男女各半。……庆澄周观学校，统计校长（按指教师）十八人，男女学徒百馀人。……有习华文者，习东文者、习英、法、德文者，习国史者，习外事者，习算学者，习化学者，习光、热等学者，习制造者，习乐者，习画者，习作字者。种种书籍器具，听学徒取用。学堂外有应接所，有会议所，有养病所，有沐浴所。房舍焕烂，规制井井。

最有意思的是他问长崎华商："东人交谊若何？"答云：

三十年前，华人旅居者，备承优待；其遇我国文人学士，尤致敬尽礼。今则此风稍替矣！

铁路是每个到日本的清朝人都很注意的东西。四十年前，罗森记载日本人见到火车模型"旋转极快，人多称奇"。

四十年后，黄庆澄却看到“日本铁路由东京起，东北达青森湾”，“西达神户”，“未成者惟由三原达门司关之百数十里。据日人云，五年为必能造就，使全国联络矣（原注：此以干路言，其支路尚多，不能备列）”。

汪凤藻告诉黄庆澄：日本“维新以来仅二十馀年，虽未能事事尽归实际，然规模粗具，不可谓国无人也”。又告诉黄：“日本办外交之事颇得法。”黄氏写道：

> 庆澄查日相伊藤（博文）氏，曩时曾为西人躬执贱役，游历外洋，藉以咨访欧美之底蕴。此外，以只身游泰西，归而与闻国政者，亦不一而足。然则其办外交之事之稍得法也，固宜。

中国此时，“游历外洋”的人也已有不少了。《东游日记》中所记载的，即有：

> 罗君叔羹……通西文，习律例学，曩在西国学校中以法科擢取高等，现在译述西律，尚未脱稿。……
>
> 陶君杏南……通东文。庆澄以译书劝，陶君曰：“译书大不易。”……
>
> 伍昭扆大令（光建）……年才二十七耳，向游学泰西，精通英文；而于中国经、子、史各书，亦复苦心研索，独具宏识，……与庆澄纵谈时事及中兴诸公长短，均按切时势，能窥其隐而观其大。
>
> 郑君苏龛（即郑孝胥。此人于四十年后，在伪满洲国做了“国务总理”，但在当时还不失为一个讲求新学的人物。）……年三十四，根器清峭，胸次广博，尤

长孟子之学。……现延一泰西女师，从事洋学，盖所志远矣。

王君海如……年五十餘，习西文，晓算学，粪曾受业李氏（善兰）之门……

"钦金"邀黄庆澄东游的汪凤藻，也是在同文馆培养出来后又考列翰林的，可算学贯中西，识通新旧，尤其难得的是深明自然科学，其译著在当时颇得中外人士赞誉。可是，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日本对伊藤氏那样的重用，都不能"与闻国政"。汪凤藻虽然做了出使大臣，也郁郁不得志。六月初一日，他和黄庆澄谈心，说：

我辈身任外事，均世俗所谓"浊流"者。……

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坐言起行，戛戛其难。

为什么日本开放得比中国迟，"起行"得却比中国早而出色呢？个中消息，黄庆澄也知道一点。五月二十日，他发表了很长一篇议论，首云：

日本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扰，举国鼎沸，人心皇皇，靡有宁岁。当时开锁分党，曰勤王，曰佐幕，曰攘夷，各执所见，卒乃为背城借一之计，诛杀异议。以一国论，屡战失利，始悟螳臂不可当车，幡然自悔，尽涤宿见，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夫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嗟乎！古来国家当存亡危急之

秋，其误于首鼠两端者，何可胜道，日人其知所坐矣！接着便将中国和日本作了一番比较：

夫子之东游，虽为时未久，然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较中国为朴古。而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缙绅先生则喜谈经史而厌闻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取。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贻迂执者以口实，勿以轻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权。初创之举，局面不宜过大；已成之事，提防不得稍松。从之愈推愈广，以彼之长补吾之短，则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以视东人之贻笑外邦者，不大有间欤！盖治天下者，有法有意；此则但师彼之法，而不师彼之意也。虽然，匪言之艰，行之维艰。方今中国当轴诸公，阅历变故，通达洋情，洞谙国势者，实不乏人；乡僻下士，何足言此。手记至此，掷笔而起。

这时候，中日国家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日本的经

验已经成为带忌讳的话题。孙诒让序中即意味深长地说过："夫中外政治，得失异同，其精微之故，文字不能宣；其奇伟广远者，又非下士所敢言。"所以，黄庆澄只能说自己的主张是"但师彼之法，而不师彼之意"；只能说"坚如铁桶，遇事阻挠"的"民气""虽可嫌，实可喜"；还只能说一说"东人之贻笑（！）外邦"。不然的话，他真怕北京城里那些以"清流"自命的人，当真会把他投诸浊流呢！

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知道，在甲午前一年，中国已经有人讲过这么一番话，亦"不可谓国无人也"矣！

可惜的是，黄庆澄虽然等于在振臂高呼，他所寄以厚望的"中国当轴诸公"，却不仅不曾采纳，甚至连听也不曾听见。于是乎，历史的教训，就只能由鸭绿江边和黄海深处的炮声来宣示了。

使东述略并杂咏

·何如璋·

贰

光绪二年十一月	偕张斯桂充使日本
光绪三年七月	廿一日陛辞
光绪三年十月	廿二日自上海登程
	廿六日抵日本长崎
光绪三年十一月	十二日泊横滨
	十九日入东京
	廿四日呈递国书
光绪三年十二月	二十日设使馆东京
	廿二日使东述略止

□《使东述略(附杂咏)》据如璋第四子寿田民国廿四年自印本

□王晓秋标点　史　鹏校订

闻

何如璋

使东述略

国家声教覃敷，东际海，西拓回藏，北绥内外蒙古，南极滇黔，界交趾，复跨海郡县台琼，凡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之属，悉隶藩服，职贡献。泰西诸国，慕中土殷富，不惮远涉重洋，款关求市。番舶之入粤澳者，无岁无之。道光时海禁大开，英法美缔约通商。自时厥后，环地球之内，麇至者十有馀国。而日本以同文之邦，毗邻东海，亦复慕义寻盟。各国因轮舶转输，懋迁日众，遂遣使入都展觐，持节护商。朝廷以礼隆报聘，有来无往，非宜也。且五大部洲风气殊异，不有人焉以察之，则政治得失、民气强弱，与夫山川物产之险阻盈虚，末由知其曲折。爰遣朝臣，问与国。乙亥秋，郭侍郎嵩焘使英。其冬，陈

海禁大开
各国麇至

丙子冬月充使日本

太常兰彬使美。丙子冬月，如璋猥以疏陋小臣，亦滥假崇衔，充使日本。自惟谫劣，如古之出疆专对、樽俎折冲者，已无其才；如今之觇国势、护商旅者，又无其术。夙夜惴惴，唯不克称职是惧。海程之险远，归期之淹迟，非所计也。

张斯桂

丁丑春，副使张公斯桂至都，相约治装。以日本萨摩兵乱，少缓行期。七月壬戌，由军机颁到敕书、国书。二十一日甲戌，偕张副使陛辞。八月四日丙戌，出都赴通州，走北运河。北运河者，潞水也，合潮、沙、七渡、通惠诸水，南与卫会，达直沽，以入于海。秋潦方盈，粮艘如织。柳条西北，依依送人。忆戊辰假归，亦经是道，风景不殊。而是年七月，

柳原前光
伊达宗城

日本始废诸侯称华族，改封建为郡县。越明年，遣柳原前光来议修好。至辛未，伊达宗城复来，我朝始与之立条规、定税则。韶光荏苒，忽忽既阅十年矣。

森有礼

庚寅抵津，谒李伯相，语使事颇详。使臣森有礼至自其国，晤之行馆，述西乡穷蹙，萨乱将平之状。越八日戊戌，乘招商轮船，晓出直沽，泛渤海。舟指东南，风微不波，水天一色。远揽北洋形势：锦奉东趋，辽河入焉；复盘折回，左翼燕齐，南带黄河，利津入焉；登莱逆扃为右臂，回环巨浸中。内拱神京，邃若堂奥；外屏朝鲜，远作藩篱；日本界处东瀛，孤悬四岛，自北都视之，犹几案耳。

志气为之一壮

轮舟径指，旬日可达，尚何险远足云乎？觉志气为之一壮。

己亥，舟次烟台港，属福山，亦通商要口。昔人经营辽左、高丽，大率由之。东望旅顺，一苇可杭；北接之罘，

为秦王汉武登眺之所。崆峒屹其南，兵舰商船视为标准。港内有奇山。故所城周二里，遗址仅存。询之土人，则洪武时置戍备寇者也。言险要者，幸勿忽诸。

庚子，过成山，渡黑水大洋。成山，莱城之尽境，齐地。自登莱以东，数百里横亘海中。文登以西，势复削入。盖离岸远，则海益深，波黝如墨，其势然也。从此舟从南驶，四望无垠。迨海色稍清，已近江南海州境矣。

十九，舟抵上海，入吴淞，泊虹口。登岸，假寓租界。界在城北，旧时榛莽，悉化街衢，舟车填溢，货物山积，洋楼戏馆，酒楼茶肆，无一不备，夜燃煤气灯，光腾黄浦。估客之奔波，游人之寄迹，百工技术之争竞驰逐，尘扰风靡，不可响迩。噫！何其侈也。余往来南北，尝数数过焉，气象递变。商贾之亏折闭歇者，往往而有。闻欧亚各都会，大抵如斯。盛极而衰，天道固然，恐人力无以善其后耳！上海互市为各口冠，货之输出入者岁逾亿万计；然稽之税关，输入恒倍于出。漏卮不塞，则日朘月削，财用立匮；民之穷，讵国之福乎？

煤气灯光腾耀黄浦

上海输入恒倍于出

窃以为生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煤铁之利，取之地者无尽也。西北土浮于人，宜仿机器，治沟洫，辟荒芜，以尽地利。洋布最为输入大宗，亦宜依其法以织。耕旷土不伤农事，织洋布不害女工。源日开，流日节，取诸宫中，家给而人足。外国商人无所牟利，势必废然思返。否则娇语高远，吐弃一切，囿于近习者又欲穷力步趋，以自耗其金币，奚可哉！

宜仿机器以开利源

庚戌，由海道赴金陵。壬子抵江宁，见沈幼丹制府，商派兵船东渡。制府乃命江南第五号“海安”兵船护送，以“海安”曾巡历日本，港道稍习也。

乘海安兵船东渡

十月十九日庚子，拜摺具报出洋日期，并奏带随使人员。癸卯，偕张副使登程。同行有参赞黄令遵宪、正理事范丞锡明、副理事余舍人瓗，及翻译随员沈二尹鼎钟、沈牧文荧、廖教习锡恩等十馀人，共带跟役二十六名。傍晚，上“海安”兵船。

随员中有黄遵宪

甲辰，舟出吴淞，傍崇明南岸而行。针指东南，过铜沙，乃放大洋。崇明者，大江门户也。上接海、通，下倚川、宝，为外海入江之路，屯兵必扼之区。明初海寇迭犯崇明，始设守御千户，益兵戍之。今日海防不在寇盗，应变无方，立国者何可一日弛其备乎！傍晚，见戢山、花岛、马鞍诸山。舟转正东兼北一字，风紧帆张，真有破浪如飞之概。

乙巳，晓登舵楼，望水作湛碧色，离扬子江口既数百里矣。北风横卷，波轮相搏，如万马奔腾，殷雷震耳。从者多呕吐，不敢起立。

丙午，泛东洋大海，水深黑，较过戢山时色尤浓。晓起观日，曈曈之景，径旸谷，浴扶桑，仰射霱霞，异采焕发。出海渐高，则万顷鲛宫，风回澜紫，其精光不可逼视矣。下午始见远山，询之舟人，曰高岛。近视之，大者屹立海中，傍列三五如小星。过高岛，舟东北行。行百里，经五岛南，以相距远，天黑莫辨。

东洋大海晓起观日

丁未，达长崎港。港势斜趋东南，蜿蜒数十里，如游龙戏海。尽处名野母崎，北则群岛错布，大小五六，山骨苍秀，林木森然，雨后岚翠欲滴，残冬如春夏时。沿岛徐行，恍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古所谓“三神山”，是耶非耶？ 长崎

船近内口，依戍台停泊后，施炮二十一声，桅换日章。日本戍兵，亦挂龙旗，炮如其数。互相为敬，西人所谓仪炮是也。少顷，泰西各兵舰，均具仪如款宾然，我船亦依次答之。从宜从俗，古人不废，记之以觇外邦之制云。 鸣炮21响 悬挂龙旗

下午，各商人刺船来谒。日译官亦来，称县令内海忠胜履任甫三日，事繁不克郊迎，若轺车枉过，乞示知，当敬俟云。因谕以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惟泊船滁备煤水，并察看我商人情形，一二日即东驶尔。 华侨商人刺舟来谒

明日登岸，诣会馆瞻礼天妃，商人咸集。询之老者云：中土商此，既数百年，画地以居，名“唐馆”。估货大者糖、棉，小则择其所无者；反，购海物，间以木板归，无他产也。荷兰船岁亦一二至。吾民流寓，有历数世、长子孙者，既莫辨主客矣。近其国与泰西结约，商船络绎。我国居此者近千人，贸易虽广，获利甚微。榷关所入，岁不过二十万。地多矿山，煤产颇佳。港有机器厂，工匠仅数十人，以萨乱经费支绌之故。 唐馆

俗好洁，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涤。民居多架木为之，开四面窗，铺地以板，上加莞席，不设几案。客至席坐，围小炉瀹茗，以纸卷淡巴菰相饷。室虽小，必留隙地栽花 民居风俗

种竹，引水养鱼，间以山石点缀之，颇有幽趣。男女均宽衣博袖，足蹑木屐。顷改西制，在上者毡服革履，民不尽从也。其女子已嫁，必薙眉黑齿以示别，近弛其禁矣。

九州

此岛地势狭长，南北五百馀里，东西或二三十里至百馀里不等。旧分九州，以国都在东，命曰西海道。丰后、筑后、肥后，势若犄角立其中；其北曰丰前，曰筑前；稍折而西南曰肥前，由水道去肥后甚近，即长崎所隶也；其南曰日向、大隅；西南曰萨摩。琉球屹其南。极北跨海，有壹岐、对马二岛，近朝鲜仅数十里矣。闻自高丽乘舟来者，言水势下驶，顺逆悬绝。因知地脉由西而东，次及南岛，次及中岛，次及北岛。故其都会所聚，风气所趋，亦因之不同。

己酉，偕鲁生游北园。园在西北山麓，广十馀亩，周以竹篱，依林枕溪，翛然无尘。时则霜菊就残，而寒梅着花，横斜水次，似故乡风景，徘徊者久之。出园登北山，历石百馀级，至諏访社。目力所穷，巨海无尽，众峰罗列，皆在虚无缥缈之间，殊令人飘飘然有凌云之思。循山而西，

孔子庙

谒孔子庙。庙前红杏森植，引二水环之，亦称洙、泗。夫子未尝浮海，而殊方异俗，千载下闻风兴起，教泽之所被，何其远哉！

是晚留饮会馆，席次谈岛南乱事。寇首西乡隆盛者，

西乡隆盛发难之乱

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功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

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帑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庚戌，出长崎，经香烧岛、神岛。船向北行，过松岛东，又经大岛。东北远望五岛诸山，峭拔鲸涛中，郁然为碧芙蓉倒映海面。午后，经黑岛，舟北指兼东一字。其内为松浦郡，外则平户岛，肥前地也。日入，泊平户后港。元至元中，范文虎、阿塔海帅舟师十万，以高丽为向导，渡海东伐，克对马、壹岐，乘胜进攻平壶。遇风舟覆，范文虎等弃其众，乘坚舰遁还。考之地势，盖此岛云。　元代舟师覆灭之处

辛亥，出后港，向东北行。西过壹岐岛，烟浪微茫，望之不见。午后溯元界滩，为筑前地。傍晚，见南岸群峰，夭矫奔赴，若健翮连翩，飞翔大海。问之引水人，曰药苏山。自此以东，悉丰前小仓郡境。随经六连岛、引岛，舟转正东，入长门海峡。峡势回环，狭处不逾十里。峡外为响滩，以礁石森立、风涛冲击其声澎湃而飞鸣得名。西岸有灯台，出入峡者，视之为的。船过时，台上升旗为礼，亦泰西之例。渡峡，至下关泊焉。

下关又称赤马关，长门国地，四山环绕，波平似湖，东岸市镇颇繁庶。自长崎至此，海程数百里。由关以东，为日本内海。　下关

十一月朔，壬子，舟指东北，出长峡，经丰前、门司，越千珠、万珠二小岛，转正东，过本山岬，泛周防海。海面平开百馀里，望西岸丰后诸山，争奇竞秀，澄波倒影，如读荆关画图。在峡中正苦逼仄，舟忽经此，心目为之豁

然。寻历长岛，溯上关，沿鹤岛入硫黄滩。转舵东北，薄暮抵松山，泊三津滨，是为南海道伊豫地。

癸丑，向东北行，过御手洗岛，又北折过无月岛，又迤东过三大岛。洄溯百里中，岛屿纷纭，大小数十。海之引水者，莫能悉数。有呼为男气、女气者，称名亦奇。旋历水岛滩，海复宽广，风微不波。

男气女气

晚泊小豆岛，岛隶赞岐郡，亦南海道。岛中居民数十家，耕水渔山，自成村落。因偕黄公度、廖枢仙诸子登岸。夕阳在山，黄叶满径，梯田露积，畦荠霜馀。樵牧晚归，见异邦人，聚而相语，惜不通其语言。及旋舟，桅灯光射水际矣。

北岸所历，为安艺、备前、备中、备后四郡，属山阳道。山阳有赖子成襄者，通汉学，能文章，殁六十年矣。曾见所著《日本政纪》、《日本外史》及《新策》诸书，识议宏博，以布衣终老，惜哉！

汉学名家赖成襄

甲寅，出小豆岛东行，历播磨滩。滩之北岸，为山阳播磨境；南阿波，东南淡路，则南海道境也。二三百里间，海复平阔。淡路横亘其前，若户扇焉。东北陡角曰江崎，对距明石仅数里。山束海迴，风涛险恶。舟经此，稍折而北。过明石，又折而东，经和田岬入茅湾，遂泊神户。自长崎至神户，水程不过千馀里，昼行夜泊，迟之五日。缘所经内海，峡道湾曲，且岛屿丛杂，多暗礁，天黑无月，引水人不欲犯夜故也。

神户

神户，旧摄津境，更制后属兵库县，与大阪均属通商

要口。少顷，兵库令差择官中山繁松来谒，请少驻行旌，舒劳顿。外务省属官亦偕于此。余婉词以谢。晚，本国商人亦来请少驻神户，顺游大阪，勾留数日。神户商人数百，以届此日浅，势未联属，议窥其要领，允以明日登岸。

华商来请

乙卯午后，余偕鲁生及诸随员上岸。商人具仪仗驺从以迎，辞不获已。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西人亦欢携妇孺，途为之塞。至肆舍后，兵库令、外务属官咸在。以主者是吾国商人，先辞去，旋答拜之。连夕沿岸张灯以千万计，东人每户皆悬画日旗，儿童奔走亦多手执小旗，盖其国庆贺之礼，东道之意，殊眷眷可念也。夜至酉，归舟就寝。

倾城来看汉官仪

丙辰，由铁道赴大阪，相距七十里，四刻即至。商人导游大阪城、天满宫各胜。大阪旧隶摄津，今改府，属畿内道。土地沃衍，山海深奥。淀川南流贯其中，溪桥交错，市坊填咽，红尘四合，烟雾相连，一大都会也。东北距京，为之屏蔽。故曩时国西寇警，必争大阪，亦形势使然。

由铁道赴大阪

城小而坚，石濠深阔，镇兵驻之，丰臣秀吉遗址也。秀吉奋迹人奴，袭织田之业，称雄东海。课列藩，筑城以自固。乃暮齿骄盈，不自量度，欲抗衡上国。暴十余万之师，西争高丽，卒为明兵所扼，力绌势穷，国为之敝。身殁未久，遂覆其宗。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秀吉之谓乎！

丰臣秀吉

日本封建之际，最重世族。秀吉微时，莫知其所自出。及贵，冒藤原氏，位关白，赐姓丰臣。日本人咸称丰公而不名，盖异之也。其征关东时，尝过镰仓，抚将军源赖朝

像曰："匹夫崛起，唯君与我；然君名家子，不若秀吉之为人奴也。"其自负如此。西乡之议征高丽，盖慕秀吉。然暗昧狂躁，相去难以道里计，执政摈之，宜哉！

天满宫

继至天满宫，基宇闳丽。询其神，曰菅原道真，世管学政者也。沧海乖隔，生斯土者，不获闻周孔之教，择邦之贤者为师而崇祀之，亦周礼祭于瞽宗之义欤！晚，宿于自由亭。

徐君房

日本立国

次早，乘火车入西京，程约八十里，日本旧都，为畿内山城国境。因计周秦以前，东海群岛，皆虾夷所居。中土人泛海东渡，九州始有流寓。迨徐君房来，挈男女数千，生聚蕃殖，遂成都邑。逐虾夷，立君长国于日向。其传国之器曰剑、曰镜、曰玺，称君曰尊，臣曰命、曰将军、曰大夫，皆周秦之制也。其立教者，首重神祇，则方士之遗规也。尔后渐拓而西，徙国橿原。橿原者，畿内大和境也。唐德宗时，复迁都大和之北，曰平安城。平安为今西京。其东北边为陆奥，唐时犹属虾夷；数百年间，芟艾驱除，悉成郡国。近复跨海辟荒岛，设开拓使治焉。岛名北海道。询之日官，岛中虾夷现仅二千，迟之又久，恐无复噍类矣。将所谓一盛一衰者，物理之常耶？抑转移在人，人所经营，或有工有拙耶？

西京

历市坊，涉华顶山，登第一楼。楼据山巅，俯瞰全城，历历在目。西京以山为城，无门郭雉堞之制。周环数十里，气象殊狭。贺茂川萦带之，山水清丽。民俗文柔，喜服饰，约饮馔。其质朴不及九州，视大阪之浮靡，则远过之。

随下山，诣日王旧宫。守吏导入，观所谓紫宸殿者。殿屏图三代汉唐名臣，各为之赞。中土流风远矣哉！循殿西行，转数折，过曲廊，涉后园。落叶满阶，鸣禽在树，水暄石罅，冷冷然如闻琴筑声。静对片时，尘虑俱息，几不知游迹之在王宫也。宫之左畔为后居，日向暮，不获周览。遂趋出，命小车至铁道旁，坐候时许，乃乘火车回神户，二鼓始至。 旧宫屏绘中国名臣

戊午，舟拟东行，以引水人未至，停轮俟之。午后游熊内村，观瀑布。百丈崩崖，悬流奔赴，阴风怒湍中，涧松森竦。玉龙交舞，破壁欲飞。倚磴注视，觉寒气砭人肌骨，不可久立。

返步湊川，访楠公神社。楠公名正成，元明之际，日本后醍醐帝愤足利专横，命正成率兵致伐，战于湊川，兵败身殉。子欲从，勉以讨贼。后醍醐南奔吉野，足利入京，拥立光明，遂分南北。其子正行等举族勤王，支持南朝残局者，殆五十年。日本人谈义烈者，必以楠公为称首。明治初修营祠社，加神号以表其忠，知所务矣。 楠正成

晚，留餐商肆。商人或为余言：输出之货，丝、茶皆往美国；贩归内地及香港者，唯木料、米石与海物数种而已。榷税岁约四五十万。海禁未开，俗朴而用啬。更制后，输入殊巨。冠履衣服，费尤不赀。所行楮币，民深信之，而西人不能捆载而去。比年多事，币多凭虚以造。大阪最富，近闻其巨室囊箧，大半纸币矣。 神户外贸

己未，出茅渟，自西南行。东岸为河内、和泉，属畿

濑户 内道，西仍淡路境。午后抵由良、濑户。濑户译言海峡。峡中为内海，外即大洋。时阴霾昼晦，海浪如山，机轮震荡，势极危险。检阅风雨针，陡失常度。虑有巨变，遂折而西，过地岛，入加大湾泊焉。

余自黄浦登舟，出吴淞，泛大海，抵长崎，历关峡，径内洋，至神户，舟行数千里，侥幸无恙，习而安焉。设非经此，遂玩风涛而忘涉海之难也，可乎？晚雷雨交作，涛声如吼。虽寄碇内港，尚摇摇若悬旌，旅绪恶劣，竟夕不寐。

纪伊海 天向明，暴雨始霁。早出，由良峡经纪伊海，南望汪洋，茫无际涯。东纪伊，西阿波，均属南海道。风雨刚晴，波浪尤恶。舟行欹侧，从人多坚卧不敢起。巳初，舟人见巨鱼，仅露脊，已长二丈有奇云。向晚转正东，经大岛，泊于西澳，对岸曰出雲崎。崎由纪南侧出，围护若屏，亦泊舟佳处也。

辛酉，出大岛东行，越纪伊，历远州滩，南面大洋，北为伊势、尾张、三河、远江、骏河各国境，属东海道。救起遇难船民 日初入，远见数人抱一板，灭没洪涛中，揭竿悬帛，似求救者。急放小舟拯之，有顷，载七人还，其一僵矣，药之不复苏。译询其状，则骏河人运米至东京，昨泛大海，遭风覆舟。七人者缆板随波，冀万一之救。今蒙垂援，获更生，感深次骨。计其时，则泊船峡口之夕也。风涛不测，非尽可预防。每一念及，辄为心悸。傍晚，海静风徐，驰轮东驶，日夜逾七百里。

壬戌，早经伊豆。地势自远江北折为骏河，至伊豆复折而南，尽处曰熊野岬。岬之东南，则横根岛、神子元岛屹立海中。越北，径三原、大岛，舟转东北，溯相模滩。晚泊城岛，又称鹤崎。相模，三浦郡极南岛也，今改属神奈川县矣。逾岛而北，为江户内湾，距横滨仅百馀里。

癸亥日离城岛，历观音崎，舟向北行，入江户内海。西泊横滨。日本"春日"舰海军少佐矶边包义来谒，泰西各驻港兵官亦来，均视炮如长崎仪。午后大雨，晚始霁，神奈川县令野村靖命译人来言，外务省既备出张所为行馆，遣粪除以待。 横滨

次日，遣小轮船来迎。余闻商人言，中华会馆湫隘，不足以容，拟往视之。遂偕曾生并沈理事至县署，主人具酒，辞，固留。酒罢，至出张所。馆西式，颇閎敞。因谢其意，并告以资粮服屦，皆我自供，定日移寓。晚归舟，风浪大作，轮船近泊，艰险异常。舟子云，内港往来，小轮船之便捷，不若大三板之平稳也，此理非熟于航海者不知。 出张所

乙丑，至中华会馆，诸商迎候如神户。横滨为日本通商大埠，交易繁盛，榷税所入，岁逾百万。华商近三千人。吴越之贾，多权子母钱；闽广则米、糖、杂货。其殷富者，多兼西商经纪。喧嚣纠葛，措理颇难。晚饮会馆，以雨阻。 中华会馆

次日下船，驾三板候各国兵官。登其舟，军练而法严，船坚而炮利，兵丁工匠各执其役，器械时时修治。虽闲暇，如临大敌，无乱次者，无嬉游者，无不奉令上岸者。窃以 参观兵舰

欧西大势有如战国

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故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馈运，并心争赴，唯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制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桥，坐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

当修外交以求自强

黄遵宪先赴东京

丁卯日，晴。黄参赞先赴东京，见外务卿，并具函通殷勤，约相见。东京距横滨七十里，有铁道，往返殊捷。下午，移行李谐出张所寓焉。

己巳，往宫崎，登伊势山，览横滨内港。渡平沼桥北游高岛，石磴盘曲，古松荫其巅。望南岸房总诸山，晴岚漾波，袭人襟袂。

入东京

辛未，偕副使入东京。有属官以马车候于铁道，遂赴外务省，晤正卿寺岛宗则、大辅鲛岛尚信，钞国书稿示之。寺岛以彼届岁阑，礼行在速，一二日定期，即以奉闻。

癸酉，外务省文来，订于二十四日赍国书见日主。是日侵晨，仍由横滨往东京，至日宫外下车。寺岛导入，趋小御所，宫内卿、式部头俟焉。少刻，宫内卿入复出，三

卿者即肃客入，转曲廊至偏殿。日主西服免冠，拱立殿中。余前趋，副使后随，参赞赍国书旁立。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日主挟冠，引两手敬受，即转授宫内卿。宫内卿自怀中取答词一纸读之，音琅琅而不可了。出入皆三鞠躬，王答如礼。退，三卿者复从出，至小御所一茶，登车去。其礼简略，与泰西同。 向日主呈递国书

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王居亦隘，所云偏殿者，长仅二丈，广丈馀。中设一几，无他物，左右无侍者。旁为小园，自琉璃窗视之，木石楚楚有致，然亦一览而尽。初，日王迁都，以旧幕为宫，制颇闳丽。近毁于火，萨摩兵乱，未之修复，此离宫也。 礼仪从简

下午，拜太政官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及议官大久保利通以下六七人。晚，回横滨。 拜会维新要人

甲戌，雨。次日往拜各国公使。

丁丑为西历元旦，偕各国公使趋日宫庆贺。英使驻日最久，为领班，口致颂词。先祝王，王答之；后祝后，后答之。进退皆三鞠躬，如递国书仪，亦西例也。随至寺岛及柳原前光家，柳原曾使我国者也。积日雨雪，道泞难行，马殊劳瘁。 元旦在东京

十二月三日癸未，霁。土人云，日本天气时雨时晴，数日必雨，雨每以夜；非夏令熟梅时节，罕连日阴雨者。

我来骤值之，奇哉！

到横滨后，频遣人赴东京择馆，或东或西，或宽或仄，或道远，或地卑，均不如式。且索值昂，亦难遽定，故仍馆横滨。浃旬中，酬应纷纭，答拜者趾相错也。东人来者，多自言修旧好之意。西人则以中华遣使为创举，各握手问道途，询风土，意殷殷然。

馆舍暂设横滨

壬辰，照会外务省，派理事分驻横滨。日本通商各口我民流寓者，横滨为多，长崎次之，神户、大阪又次之，箱馆、筑地只数十人，新泻、夷港以僻险未有至者。理事一官，今始创设，章程、税则，第举其纲；其他节目，无规可循。一时各口并放，转虑纷歧；又方言殊异，文义支离，翻译通事，颇难其人。不得不后别口而先横滨，此亦事势不得不然者乎。

始设领事（理事）

癸巳，黄参议公度复往东京租馆。外务大书记官宫本小一来，论设理事及停换籍牌事，往复数百言。因谕以将命修好，唯谨遵条规，他非使臣所敢知也。宫本唯唯而去。

晚，公度回，云馆在芝山，为月界僧院。院外万松森植，无嚣尘；唯屋属东式，稍湫隘耳。然阅十馀家，无逾此者，已与定议，明日寺僧当来署券也。

租定芝山月界僧院为馆舍

丁酉，赴外务省公宴。太政官以下，各长官咸集。筵馔西式，奏乐亦仿欧洲。日本虽僻处东隅，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旦举而废之。初与米利坚通商，继欲锁港拒之，后又仿其法之善者，下至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由锁港到仿行西法

越三日庚子，招商局董事邀游镰仓。镰仓为大将军旧幕，日本安德养和元年，源赖朝据之，时宋孝宗之十七年也。北条足利袭其迹，雄镇关东。德川氏改城江户，即今东京也。破晓，鲁生偕余由横滨西行平谷中，逾三十里，乃至其地。边海一隅，四山环绕，地势险阻，无雄杰之气。诣所谓八幡宫者，观古器物，赖朝之胄、秀吉之刀、信元之角弓、家康之竹杖，杂然具陈。有铜镜一具，斑驳光采。住僧云：神功后物也。后在三国，曾使贡魏，受文帝"亲魏日本王"之封，距今千有馀载矣。复启漆匣披故纸，审之则后鸟羽赐源赖朝之勅，笔势飞动，草法殊佳，惜文义颠倒难晓耳。出宫逾数里，有铜佛露坐山麓，高数丈，空其腹，中容石像十数具，旁启小门，乡人顶礼者舄履交错。　游镰仓　神功后镜　后鸟羽书

归由驿道，程稍纡。过藤泽山，憩山四大寺。寺僧待客颇殷，啜茗而别。返横滨，近二鼓矣。是日接外务省认存理事照会。

辛丑，移寓东京芝山月界僧院。院舍二所，间架与中土异。四旁窗槅，无庭户堂檐之别；非略加改葺，不堪居住。院后小园，绿树环植，中亘斜坡，开曲沼。外距芝山数百武，古松满径，苍翠万重，风起涛生，与海浦惊澜、山寺疏钟相答。虽居都市中，大有林栖幽趣。　移馆东京

癸卯，登芝山，览东京形胜。东南抱里海，西北连沃野，墨田川萦带其东，平原旷远，冈阜逦伏。王居在中，德川旧府也。为城三重，甃以石，中高而外下。城各周濠，引玉川水灌之，深阔通流。凫雁成群，孳息其中，法禁严，　东京形胜

无敢弋者。门设不关，架桥梁以达内外。市衢宽广，沟浍纵横。虽繁盛不及苏沪，而景象似之，洵海东一大都会也。

日本自神武创业，一姓相承，迄今二千馀载。崇神之际，别社邑，课户役，开渠造船，置将军于四道。汉武时通使，自称大夫。降至魏晋，音问不绝。通百济，受《论语》，圣教始被东土。隋唐以来，屡遣人受学中国。及平安后，外戚藤原氏擅权，公族源平二氏起而相轧，国势始衰。赖朝之据镰仓也，位大将，握重兵，予夺自专，国主拥

陪臣执国

虚位。北条氏继之，陪臣执国者历九世焉。足利兴，北条灭，织田氏、丰臣氏迭起争雄，置国主以封诸将。德川氏抚有关东，袭旧业而承其弊，据江户传子孙者殆三百年。方公室之日卑也，后醍醐愤将门骄横，思手除之。楠氏仗义兵，赴国难，举族捐糜而不克，何其难也！迩来二十年，强邻交逼，大开互市。忧时之士，谓政令乖隔，不足固邦本、御外侮，倡议尊攘。诸国浮浪，群起而和之，横行都下。德川氏狼狈失据，武权日微，而一二幹济之材，遂得

举数百年积弊更而张之

乘时以制其变，强公室、杜私门、废封建、改郡县，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讵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抑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耶？此不可得而知之矣！

明治以还，改革纷纭。尝按其图籍，访其政俗。其官

维新国政

制，内设三院九省，而外以府、县、开拓使辖之。三院者：曰大政院，有大臣、议官，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曰大审院，掌邦法者也，内外裁判所隶之；曰元老院，掌

邦议者也，上下各议员隶之。九省者：曰宫内，以掌王宫；曰外务，以理邦交；曰内务，以治邦事；曰大藏，以制邦用；曰司法，以明邦刑；曰文部，以综邦教；曰工部，以阜邦材；曰陆军、海军，以固邦防。省置卿辅，分其属，专其事，而受成于大政官。史馆、式部、电讯、铁道、图书、农商等局，皆分隶于诸省。外建三府、三十五县，北海道别设开拓长官。

其兵制：王宫近卫外，分为六镇：曰东京城，统三师，分驻武藏；曰大阪城，统三师，分驻摄津；曰仙台城，统二师，分驻陆前；曰名古屋城，统二师，分驻尾张；曰广岛城，统二师，分驻安艺；曰熊本城，分驻肥后；常备兵额十三万二千人，此陆军也。海军之制：第一提督府驻相模大津港；第二提督府驻萨摩鹿儿港，炮船十五号，常备兵额四千人。此外尚有警卒、捕役，分布市间，游击巡缉，属之警视厅。新仿德制，行古者寓兵於农之法，课丁抽练，按期更替。实力行之，不数十年，将全境皆兵矣。 兵制

其学校：都内所设，曰师范，曰开成，曰理法，曰测算，曰海军，曰陆军，曰矿山，曰技艺，曰农，曰商，曰光，曰化，曰各国语，曰女师范，分门别户，节目繁多。全国大学区七，中小之区以万数，学生百数十万人。 学校

其国计：岁入五千馀万金，地租为巨，关税次之，其他禄入有税，车船有税，牛马有税，券纸杂器有税，暨铁道、电信各局制造所收入，百方搜括，纤悉不遗。岁出之款，官吏月俸自八百金至十二金不等，加之以养兵、雇役、 国计

开拓、营缮、宫省府县各经费，度支恒苦匮乏。

疆域　其疆域：分四大岛，而画以畿内及八道。在西一大岛，曰西海道；在西南一大岛，曰南海道；中央一大岛，畿内居其中，西北为山阴道，又西为山阳道，东为东海道，北为北陆道；又东北为东山道；又东北一大岛，曰北海道。西京在畿内，东京在东海道之武藏，所谓二京也。畿内五国，曰山城、摄津、河内、和泉、大和；东海道十五国，曰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上总、下总、常陆、安房；东山道十三国，曰近江、美浓、飞驒、信浓、上野、下野、岩代、磐城、羽前、羽后、陆前、陆中、陆奥；北陆道七国，曰若狭、越前、加贺、越中、越后、能登、佐渡；山阴道八国，曰石见、出雲、伯耆、因幡、但马、丹波、丹后、隐岐；山阳道八国，曰长门、周防、安艺、备后、备中、备前、美作、播磨；南海道六国，曰伊豫、土佐、阿波、赞岐、淡路、纪伊；西海道十一国，曰大隅、萨摩、日向、肥后、丰后、丰前、筑后、筑前、肥前、壹岐、对马；北海道十国，曰渡岛、后志、胆振、石狩、日高、北见、十胜、钏路、根室、天盐：凡为旧国者八十有三。

旧时分国八十有三

自西海、北海二道以外，其六道地形狭长，如駊浪巨鳄，矫首横卧，掉尾而曝腮。山阳、山阴其首也，南海其颔也；隐岐别出，望之如鬣，中亘周防一海，若张口者焉，南海所隶六国，其纪伊在中大岛，东南两岛间，淡路附丽颔下，若纍腮然；畿内、东海、北陆，其身乎？北陆之能

駊浪巨鳄

登、佐渡，耸出脊上，遥相联络，有如鼓翅；东海则安房侧峙、伊豆横伸，又其足也；要其腹心之地在武总，故土壤腴沃，地势坦夷；自是而东北极于陆奥，蜿蜒怒掉之势尽矣，故东山道为尾。

山阳之长门，去西海一岛最近。其立国先在西海，日向、大隅，实为肇始。渐拓而东，至于江户。北海道一岛，榛莽未尽辟，近复设开拓使以经营之。此行岛经其三，唯未至北海。是岛形稍方，尽北为天盐，又北则千北、库页各岛矣；南之渡岛，磬折而南趋，与东山道之陆奥相迎，盖地脉之断而复续者也。 立国先在西海

全国四周滨海。大岛外，群小岛错杂其间。长三千馀里，广百里至三百馀里。境内皆山，山多火焰，故常患地震。国产五金，富材木，无长江大川以通舟楫。诸国中惟武总地稍坦沃。故论日本形势者，首称关东。居民三千馀万，渔水耕山，差足自给。其种类传自中国，流寓日久，风气迥殊。大抵男倜而女慧，形细而质柔。以材武称者，萨摩州外，唯石见、长门，其他不及也。务农桑，拙商贾。手技尚巧，雕漆瓷铜之作，小而益工。居处结构，喜曲折奇零，乏宏整者，殆地势使之然乎？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而遗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习、谈汉学、硜硜以旧俗自守者，足矜已！ 日本形势首称关东 靡然以泰西为式

其国界：东南面太平洋；北隔海与俄之库页岛相望；西南近高丽，由长崎至釜山仅二百里；西距上海千馀里；

南至台湾三千里有奇。国土孤悬，无所附着。湾澳堪泊者，在在而有。自轮船行，而重洋失险，若涉川流；海禁开，而巡港兵船，日窥庭户。环视五大部洲，惟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依。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相应，呼吸可通。是由渤海以迄粤闽，数千里门户之间，外再加一屏蔽也！

中日两国唇齿相依

余自八月五日出都，泛渤海，抵吴淞，往返金陵，淹留沪上月馀日。十月杪乘轮东渡，历日本内海、外海，冬至前五日乃至横滨，又迟之一月，始移寓东京行馆。所过海程近万里，舟行十有八日。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或察焉而未审，或闻焉而不详，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踪迹。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

小结

何如璋

使东杂咏

第一首

相如传檄开荒去，博望乘槎凿空回。何似手赍天子诏，排雲直指海东来。 赍诏出国

丁丑七月，奉到国书，如璋谨赍以行。航海凡十敛日，皆无大风，行人安稳，知海若亦奉护天子威灵也。

第二首

舟出吴淞望戢山，前头花岛又湾环。飞轮日夜真千里，弱水何愁径渡难。 舟出吴淞

十月二十三日午，始由吴淞口展轮，罗针指东南。申正见大戢山，针转正东。戌初过花岛，针指东兼北一字，泛大洋海。

第三首

望见日本

清水洋过黑水洋，罗针向日指扶桑。忽闻舟子欢相语，已见倭山一点苍。

自过花岛后，目之所极，一望无际。水初作浅碧色，渐作蔚蓝，更为黝黑。至二十五日申正，驾长命舟师登桅，遥望少顷，云已见高岛，盖近日本境矣。

第四首

过高岛

看山半日经高岛，三五如星列一方。此去舟从东北指，计程三百是崎阳。

初见高岛，相去尚百馀里，至戌刻乃过焉。针指东北。由此达长崎，水程约三百里。

第五首

缥渺仙山路竟通，停舟未信引回风。烟岚万叠波千顷，

到崎阳

不在诗中即画中。

廿六日巳刻到崎阳。初入口，湾环回匝，山皆古秀可爱。松翠万株，中有烟霎缭绕之态，岂即古之所谓“三神山”者耶？

第六首

正是张旜入境时，礼行兵船敬先施。声声祝炮环空响，早见黄龙上大旗。　入境鸣炮敬礼

泊舟少顷，我舟挂日本旗，放炮廿一声，云以敬其国君。彼戍上兵亦悬我龙旗，放炮如数，以敬我大皇帝。盖西人水师通行之仪，所谓祝炮者也。

第七首

八闽两粤三江客，鼓棹相迎谊独亲。笑问东游各情况，大家都是过来人。　华商

华商寓此者分三帮，约七八百人。亦间有胜朝遗臣后裔，居此已十数世者。

第八首

虔诣神祠爇瓣香，威仪同肃我冠裳。定知依汉天相等，难怪观宾国若狂。　天后宫行香

廿七日，余偕副使张公并诸随员诣会馆之天后宫行香。汉官威仪，东人见所未见。观者如堵，皆肃然无敢哗者。国家之声灵远矣。

第九首

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　长崎互市

国人多运棉花、白糖来此贸易。"南京生"者，彼人尊我之辞。"生"，犹言先生也。永乐朝，倭大将受明册封为藩王，立勘合互市，故有此称。

第十首

东人居处

板屋萧然半亩无，栽花引水也清娱。客来席地先长跪，瀹茗同围小火炉。

东人喜为园亭。贫仅壁立者，亦种花点缀。离地尺许，以板架屋，席其上。客来脱履户外，肃入，跪坐围炉瀹茗，以榄巴菰相饷。

第十一首

长崎女子

编贝描螺足白霜，风流也称小蛮装。薙眉涅齿缘何事？道是今朝新嫁娘。

长崎女子，已嫁则薙眉而黑其齿，举国旧俗皆然，殊为可怪。而装束则古秀而文，如观仕女图。

第十二首

海物

泽国生涯水作田，兆占鱼梦即丰年。鳆参带沫龙虾活，晓市争售海物鲜。

中商多以海参、鳆鱼诸海错归。土人参、鳆皆生食。龙虾盈尺，味尤鲜美。市头充斥，大率鱼类也，卖者以升斗计。

第十三首

小小园亭浅浅池，药栏酒榭影参差。楼中歌宴纷裙屐，坐对浑如读画时。 酒家

长崎山中有园，胜地也。背山临溪，翛然无尘俗气。竹架中列小花盆以百十计，皆精雅。园有酒家，别客饮其中，裙屐纷错，亦饶风致。

第十四首

入境宜观令甲悬，谁夸过海是神仙。游踪应少餐霞癖，不近清明也禁烟。 烟禁

日本烟禁极严，吸食贩卖者均处重刑。

第十五首

言寻神社陟高冈，石栈连天海气凉。巨浸四围山一角，临风独立感苍茫。 神社

循石级而上百馀步，为諏访神社。四顾形势，宛然在目。

第十六首

浮海乘桴寄慨深，千秋谁识圣人心。殊方今日入祠庙，洙泗环门杏满林。 长崎孔庙

长崎山麓，有夫子庙堂。门前遍植红杏，引溪水左右环之，亦称"洙泗"。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不信

然乎？

第十七首

日本三岛

想是灵山戴巨鳌，海天空阔足风涛。随波莫便归西极，寄语中流砥柱牢。

日本全国孤悬海中，水多土少，无卓立不拔之势。

第十八首

徐福墓

童男丱女渡三千，镜玺流传遂万年。沧海茫茫新乐府，诗人犹自笑求仙。

距长崎百馀里，有熊耻山，山有徐福墓。纪伊国亦有徐福祠。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其立教首重敬神，亦方士法门。

第十九首

西乡隆盛

征韩拂议逆心生，艤负真同蜗角争。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台湾生番之役，西乡隆盛倡其议。及罢，复议攻朝鲜。执政抑之，弃官归鹿儿岛。今春称乱，八月始平。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第二十首

晓出长崎

晓出长崎百馀里，惊涛翻石浪花粗。三韩五岛知何处？过眼云山半有无。

廿九日巳刻，启轮复行，由长崎越长门入里海。海道曲折，针无定方。初出口，望对马五岛，在若灭若没中，又西北则高丽矣。

第二十一首

岩居茅屋两三家，平港停轮日已斜。上岸欲寻瑶草去，洞门深处碧云遮。　小泊

由长崎至平户港约四百里，因海多暗礁，不敢夜行，泊此。四面皆山，余乘小舟登岸，渔樵数家，民气浑朴。惜以黄昏，不及登山也。

第二十二首

海澜迴紫沐朝暾，戎舰东征气远吞。飞渡鸦苏三百里，响滩尽处是长门。　出平户

三十日早，出平户港，望群山联翩如翔禽，舟人云鸦苏山也。海底多石，水声怒吼，土人名为响滩。过滩则入长门矣。

第二十三首

天生海峡势迴环，一鉴平开入下关。寄碇晚沽村市酒，坐看渔火带潮还。　泊下关

是晚泊下关，一名赤马关，土人名为小长崎。山势环拱，泊舟佳处也。此口未通商，而市廛似颇繁庶。登岸匆匆一观，尚未悉其形势。

第二十四首

长门内海 岛屿萦迴俨列屏，澄波如镜写真形。无端风雨纷离合，读罢山经又水经。

十一月朔，早行。历长门内海，水波不兴，舟楫安稳。南北皆山，古秀不及长崎，而岛屿零星，绵亘不断，极似吴越江行光景。

第二十五首

松山 西连丰后南伊豫，滩亘周防溯上关。日暮好寻湾处泊，灯台东去是松山。

午前所见山，为丰前、丰后境。向午海峡中断。午后所见南岸诸山，为伊豫境，北岸则自长门、周防以至安艺界。晚泊南岸之松山内浦。

第二十六首

海行所见 无数烟鬟扑面来，苍颜欢对远人开。低昂船亦如相接，坐挹岚光入酒杯。

初二日遵海而行，岛屿星罗，烟雲离合，间亦有超越内海者。人家多依山以居，颇多松杉。沙鸟风帆，或远或近，足当卧游也。

第二十七首

赖山阳 使舶遥经安艺国，能文却忆赖山阳。此中近日刊遗稿，

可有流风被一方？

赖襄子成，安艺人，能诗文。日本近刊其遗草，曰《山阳遗稿》。余见其所著《日本政纪》及《外史》文甚雅健。

第二十八首

竹雲深处有松关，屋角梯田带水环。晚稻获馀霜薗熟，令人那不忆家山。　小豆岛

是日泊小豆岛，登岸闲步。黄葉满山，与竹相间。循陇而上，梯田层接不断。晚稻始获，霜薗复青，其风景殊酷似吾乡也。

第二十九首

播磨滩亘连天阔，淡路山横逼海迴。南对江崎北明石，怒潮如壁驾船来。　播磨洋

初三日行，北望播磨，南望淡路，海港渐狭，潮势愈横。有灯台独立，舟人言下有暗礁，是江崎也。对峙为明石岛，越此近神户矣。

第三十首

极目茅亭海市通，層楼层叠构虚空。街衢平广民居隘，半是欧西半土风。　神户

未初到神户口，一名茅淳。海港口南敞，山岭北峙。番楼鳞肆，依山附隰约里许。然东人所居皆仄隘。通

市以来，气象始为之一变。

第三十一首

夹道欢迎

户户高悬画日旗，连宵华炬列千枝。飞觞忘拜东邻赐，错认春灯夜宴时。

初四日上岸，东人肩摩毂击，夹道欢迎。每户皆悬旗，小儿嬉戏亦手执小旗，意以致敬。连夕沿岸张灯千万计。其国主临幸，盖用此礼云。

第三十二首

铁道轮车

气吐长虹响疾雷，金堤矢直铁轮迴。雲山过眼逾奔马，百里川原一晌来。

初五日往游大阪。大阪距神户六十中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烟雲竹树，过眼如飞。车走渡桥时，声如雷霆，不能通语。上下车处皆有房，为客憩止之所。

第三十三首

大阪城

丰臣奋迹开雄镇，石垒深壕大阪城。三百六桥馀霸业，淀川呜咽暮潮声。

大阪繁庶，街衢如棋盘。大小桥三百馀处，淀川萦贯其中。有石城表里两层，石巨，方或二三丈，濠深莫测。中有台甚高，远望十馀里，镇兵驻之，平秀吉之所筑也。

第三十四首

天满神宫祀道真，瓣香长爇此东民。姝姝媛媛争崇奉，恍似安南解大绅。　天满宫

大阪有天满宫，极华丽，祀菅原道真，日本先世名臣，世管学政者也，祠宇遍其国中。《安南行记》称其土人祀解缙，亦其类欤？

第三十五首

剩水残山旧国都，前王宫阙半荒芜。司阍老吏头垂白，犹记当年辇道无？　西京故宫

初六日，乘火车往西京游览故宫，大阪府知事先以电信告守者。已至，老吏导入。有曰紫宸殿者颇庄严，其他稍杀，俱渐颓废矣。

第三十六首

三代名臣暨汉唐，殿屏图列古冠裳。维新孰建东迁策，顿改官家旧日装。　故宫壁画

其殿壁画古名臣，有传说中姜子牙及汉唐诸臣像，皆中人也。西京为其国王旧宫。自今王迁都东京，收复政权，明治来所布令甲曰维新，服色亦易矣。

第三十七首

蟠曲苍松拂槛低，池边芳草绿萋萋。忘机却有穿林鸟，　御花园

米 ② ④ 月 ㉕ 同

不管游人只管啼。

宫中有御花园，引水为池，水从石罅泻入，曰“青龙瀑”。池上草树繁茂，尤多苍松。迁都后，除门前守吏外，殆无人迹。

第三十八首

西京第一楼

乘兴来登第一楼，楼前烟景接天收。东屏叡岭南襟海，俯瞰关西十六州。

华顶山有“第一楼”，西京最高处也。登而望之，全城在目。西京地势稍狭，南连大阪，襟内海；其西则山阴、山阳二道，所谓关西十六州也。

第三十九首

过神崎

寒林摇落带残霞，咫尺仙源路未差。会嘱东君速芳讯，一湾春水泛桃花。

归过大阪，历神崎。译者云，此地遍植桃花，约四五里；方春，花时灿烂如红锦。惜我行值冬日，寒霜满林，未得一睹尔。

第四十首

布引山瀑布

悬崖两道垂奔瀑，水若空行失所依。一勺讵堪龙变化？不甘雌伏妄雄飞。

初六晚归神户。次日，游布引山，亭阁林树俱幽绝。有瀑布二，土人名为一雄一雌。其雄二十馀丈，

惊波喷雪，亦殊可观。

第四十一首

间关一旅憯樱井，仗义楠公节独高。欲问南朝兴废迹，湊川东去咽灵涛。 楠公神社

神户西南曰湊川，旧有樱井驿。后醍醐南徙时，其臣楠正成殉节处也。明治初于此立神社，以表其忠。

第四十二首

险过江行遇石尤，由良濑户急停舟。渔人不解风波恶，闲弄寒潮狎海鸥。 加大岛避风

初八早，由神户启轮东南行，至由良、濑户。濑户者，译言峡也，出峡即大洋。是午天气骤变，风浪险恶不可行，沿峡而西，泊加大岛避之。

第四十三首

卷浪黑风吹海立，打船白雨挟雲飞。当窗忽讶波光闪，电掣金蛇绕一围。 舟中夜见雷雨

是晚雷雨交作，风吹海立。虽岛内泊舟，蓬索猎猎，终夜有声，四鼓后始止。若行大海中，不知颠簸如何矣。

纪伊海

第四十四首

出峡南行纪伊海，舟轻如叶浪浮天。搏霄倘假飞鹏翼，

便拟乘风到日边。

初九日，出由良峡，泛纪伊海。舟向南行，暴雨后风波犹恶，舟中多呕吐者。与内海所历，景象迥别。

第四十五首

泊大岛　天际白云浓晚景，西瞻乡国重低徊。寒宵一觉还家梦，飞渡东瀛万里来。

是晚泊大岛。岛势四面回环，寄碇甚佳，且天朗气清，无大风，夜卧甚安。

第四十六首

过峻河　北峰积雪南峰火，烟絮纷纷逐逝波。一样羼颜分冷热，山犹如此奈人何。

初十日，夜行约三百里。十一日，过駿河境。北岸有山如盎，一白无际，舟人曰富士山，积雪盖终年不消。南岛为火山，黑烟盘盘，闻夜中视之有光，倘《海赋》所谓烛龙者耶？相距仅百里，截然迥殊，亦异观也。

第四十七首

泊城岛　观音崎外岛如城，晚泊无风浪亦惊。片月衔山灯在水，倒涵波镜转空明。

十一日晚泊城岛。岛东北为观音崎。崎之北即江户内海，距横滨仅百余里云。

第四十八首

弹指沧桑迹屡移，石填蠡测总成痴。阿谁快订麻姑约，亲见蓬莱水浅时。 神奈川新港

西人初来互市，在横滨外口下田港。嗣以地震，情形改易，不可泊舟，乃立约移神奈川县市场。开山填海，化灌莽为肆廛矣。

第四十九首

重洋横泛三千里，绝域相从四十人。负弩翻劳神奈令，郊迎使节驻横滨。 抵横滨

十二日午抵横滨，泊舟神奈川。令遣人来云，奉其外务省令，备出张所为行馆，明日当驾马车相迎也。

第五十首

峨峨伊势敞神宫，碑记维新一代功。不作佉卢蟹行迹，周秦文字本同风。 维新纪事之碑

近横滨有伊势山，新建神宫，祀其所谓天照大神者。刻石其旁，纪维新之事颇详，字用篆隶体。

第五十一首

一枝梅向客窗开，有脚春先海外回。欲问山中近消息，更无人自故乡来。 寓出张所

十六日上岸，暂寓出张所。房为西式，颇宽敞。

阶前古梅一株，花开烂漫，红艳如桃，睹此始觉海外春意盎然。

第五十二首

主人瀹茗相饷

磴道盘雲三两家，苍松蟠曲石槎牙。山翁迓客茶铛熟，亲瀹寒泉试嫩芽。

由伊势山渡平沿桥，海岸山巅有园，依岩壑以点缀之，结构甚佳。主人见远客来，瀹茗相饷。汤作湛碧色，味似龙井，彼上品也。

第五十三首

铁桥

倒海排山道始通，铁桥千丈叉横空。经营毕竟穷人力，漫诩飞行意匠工。

二十日赴东京，计程七十里，凿山填海，以通铁道。中途阻水，架木桥里许。近昕西人言，易以铁，费三十馀万金，工亦劳矣。

第五十四首

武藏州

武州形胜控关东，拱卫伊房跨斐浓。新定畿疆旧藩府，泱泱也有古齐风。

东京即武藏州之江户城，旧为将军府地。左扼下总、安房，右抱骏河、伊豆，旁跨甲斐、信浓，中原沃衍，最为关东形胜。

第五十五首

横滨西去镰仓镇，百里河山老战争。吊古闲披化外史，首更时局是源平。 镰仓

镰仓郡在横滨西三十里，后鸟羽时源赖朝攻平氏而夺之，置府其地。德川以前，大将军率居于此。余往游焉，四山中狭，不及江户远甚。

第五十六首

柔能绕指硬盘空，路引金绳万里通。一掣飞声逾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 电气报

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木上，或置水中，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傅线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达。

第五十七首

经纬当机尚未分，蛮笺幅幅遂成纹。任教败絮翻新样，过眼空裁一段云。 西法造纸

东人仿西法造纸，广收败絮，以机揉碎熬烂。视其白而茸也，复用水调匀，由机出之。机轮递转，泻浆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湿者乾，少顷即成，坚致如雪。制造之巧，真化腐朽为神奇矣！

第五十八首

邮便 家书远寄凭邮便，一纸何嫌值万金。五岭极天隔瀛海，鲤鱼风紧碧波深。

东人公私文报，设局经理，名曰邮便。置柜中衢，任人投之。定期汇收分寄，无遗漏者。所收邮资，局中供用之馀，皆入公。

第五十九首

呈递国书 聘问仪修三鞠躬，免冠拱客甚雍容。承书却讶豐膴烂，拜貺新霑膏雨醲。

廿四日赴王宫呈递国书，王免冠拱立敬受。出入三鞠躬，王答如礼。其容甚肃，其礼甚简。

第六十首

多雨 寻常计日阴晴变，我到偏逢候不齐。欲借东风吹万里，流甘直雨太行西。

日本天气，数日必雨，每雨即晴，少终日者。我来正值冬令，乃一雨连三四日，人以为少见。因念晋旱，不禁有憾于造物云。

第六十一首

元旦 黄钟建子岁更新，趋贺班联各使臣。右立君王左妃子，交传吉语颂元辰。

廿八日为日本及泰西各国元旦，随例趋贺。王右妃左，交颈互答。出入三鞠躬，如递国书仪，西俗然也。

第六十二首

插绿挥如换旧符，风行西俗遍街衢。村民未惯更除夕，欲饮屠苏酒懒沽。　新年

东人都市效西俗，新岁插松竹橥于门，如换桃符。然村野习旧俗，守旧岁，尚不尽然也。

第六十三首

叡山松柏郁寒雲，东照宫前日易曛。野老不知时事改，尚持钱赛故将军。　东照神宫

余游上野东叡山，山有神宫，祀故将军东照公，宫前松柏环植，寒翠蔽日。野人持钱赴赛者，踵相接也。跪而合掌，不知喃喃作何语。

第六十四首

公园十里附城隅，树老泉湮草又枯。剩水一泓山一角，称名曾说小西湖。　上野

上野为东京五公园之一。园侧有湖，广数十亩。残冬水涸，土人名曰“小西湖”。

第六十五首

听兰陵王破阵乐　宾筵酒馔翻新式，乐部笙歌倚旧声。沿习太平唐代舞，诸伶白首忆西京。

日官宴客，改用西式。酒阑召伶人奏“兰陵王破阵乐”及“唐太平舞”二阕，颇饶古趣。盖西京旧时乐工，今比之广陵散矣。

第六十六首

月界僧院　负郭芝山郁万松，漫天风雪舞群龙。客居自笑耽幽僻，时听寒涛杂晓钟。

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寓东京芝山月界僧院。院外万松盘郁，风起涛生，与山寺疏钟相答，都市中殊得山林之趣。

第六十七首

中历元旦　天门诀荡五雲春，万国衣冠拜舞辰。西望觚棱遥稽首，数千里外二行人。

既来东京舍馆驻节，越十日，为我四年元旦。如璋以海外行人，谨偕副使率随员行庆贺礼，瞻望阙廷，如在天上。

使东述略并杂咏

人名索引

三 画

三条实美(日太政官)
3,11,22
大久保利通
3,11,22
大久保市藏
3,11,22

四 画

日主(明治天皇)
3,11,22
中山繁松(日译官)
3,11,3
内海忠胜(长崎县令)
3,10,26
丰臣秀吉
3,11,5 3,12,20 3,12,23
第33首 第55首

五 画

北条氏
3,11,7 3,12,20 3,12,23
正行(楠正成之子)
3,11,7
东照公
第63首

六画

寺岛宗则(日外务省正卿)
3,11,20　3,11,26
西乡隆盛
3,8,8　3,10,28　3,11,5
第19首
光明
3,11,7
伊达宗城(日使臣)
3,8,4
后鸟羽
3,12,20　第55首
后醍醐
3,11,7　3,12,23　第41首

七画

李伯相(李鸿章)
3,8,8
矶边包义("春日"舰海军少佐)
3,11,12
余瑞(使日副领事)
3,10,19
沈葆桢(幼丹)
3,8,20
沈鼎钟(翻译)
3,10,19
沈文荧
3,10,19
阿塔海(元朝将帅)
3,10,29
陈兰彬
2,—,—
张斯桂(鲁生)
3,—,—　3,10,19　3,10,28
3,11,4　3,11,12　3,11,20
第八首

八画

范锡明(使日领事)
3,10,19　3,11,12
范文虎(元朝将帅)
3,10,29
岩仓具视
3,12,22
细田氏
3,12,23

九画

柳原前光(日驻华使臣)
3,8,4　3,11,26
信元
3,12,20
姜子牙
第36首
宫本小一(外务省大书记官)
3,12,13
神功后
3,12,20

十　画

徐君房(徐福)
3,11,6
郭嵩焘
2,—,—
家康
3,12,20

十一画

黄遵宪
3,10,19　3,11,2　3,11,16
3,12,13
菅原道真
3,11,5　第34首
野村靖(神奈川县令)
3,11,12
柴神
3,12,23

十二画

森有礼(日本使臣)
3,8,8

十三画

楠正成、楠氏
3,11,7　3,12,23　第41首

蒲成裘(日本汉学家)
3,11,2
解缙
第34首
源氏
3,12,23
源赖朝
3,11,5　3,12,20　3,12,23
第55首

十四画

鲛岛尚信(日外务省大辅)
3,11,20
廖锡恩(枢仙)
3,10,19　3,11,2

十五画

德川氏
3,12,20　3,12,23

十八画

藤源氏
3,12,23

使东述略并杂咏

译名简释

三画

大和

日本旧藩，今奈良县境

四画

日向

日本旧藩，在今延冈、宫崎

六画

伊势

（   ）

米利坚

美利坚

安艺

日本旧藩，在今广岛

纪伊国

日本旧藩，今和歌山、田边、新宫等地

七画

出张所

宾馆、旅馆

尾张

日本旧藩，今一宫、鸣海

陆前

日本旧藩，今仙台一带

八　画

武藏

日本旧藩，今东京一带

肥后

日本旧藩，今熊本

九　画

相模

日本旧藩，今神奈川

十　画

骏河国

日本旧藩，今骏河湾一带

十一画

萨摩

在今日本鹿儿岛县

十二画

斐浓

日本旧藩，今岐阜

十三画

摄津

日本旧藩，今大阪

使东诗录 □

·张斯桂·

光绪二年十一月	任出使日本国副使
光绪三年十月	廿二日自上海东渡
	廿六日抵日本长埼
光绪三年十一月	十六日一行入东京

□ 《使东诗录》据《小方壶斋丛书》四集

□ 费成康校注

张斯桂

使东诗录

1.轮船起程出洋…………………141
2.傍晚过花脑山出大洋 ………142
3.过绿水洋 ………………………142
4.过黑水洋 ………………………142
5.船中卧浪戏咏…………………142
6.泊长崎 …………………………143
7.游长崎街市 ……………………143
8.游东京街市 ……………………143
9.东京男子 ………………………143
10.东京女子 ………………………144
11.东京妇人 ………………………144

12.改正朔 ……………………144
13.易服色 ……………………145
14.望雪山 ……………………145
15.过火焰山……………………146
16.火葬 ………………………146
17.咏琉球 ……………………146
18.海军士官学校 ………………147
19.东京师范学校 ………………147
20.东京女子师范学校…………147
21.幼稚园学校 …………………147
22.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 ………148
23.钓道具 ……………………148
24.四海波 ……………………148
25.八百屋 ……………………149
26.御料理 ……………………149
27.仙台味噌……………………149
28.荒物类 ……………………149
29.玉子场 ……………………150
30.古帐买 ……………………150
31.御入齿 ……………………150
32.弹击所 ……………………150
33.扬弓店 ……………………151
34.錾铁处 ……………………151
35.吾妻桥 ……………………151

36.仕立处 ……………………151
37.大安买 ……………………152
38.小间物 ……………………152
39.大间屋 ……………………152
40.两国桥 ……………………152

跋 ……………………153

使东诗录

1.轮船起程出洋

起程出洋

造成鬼斧与神工，王濬楼船跨海雄。霹雳数声惊远到（开船升炮），烟雲一抹曳长空；飞轮掉尾波翻白，直突冲天焰透红。无翼能飞不胫走，涉川差胜布帆风。

【注】张斯桂于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1877年1月15日）以即选知府加三品顶戴充任出使日本国副使，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77年11月26日）与正使何如璋率随员乘坐“海安”号兵船从上海东渡。

正使何如璋

2.傍晚过花脑山出大洋

过花脑山 艨艟飞驾出吴淞，花脑山前舵转东。入市〔海？〕去寻徐后〔市？〕裔，平倭还记戚元戎。雲梦八九势犹隘，弱水三千路亦通。多谢封姨齐着力，送行兼助一帆风。

【注】花脑山，又称花岛，即今嵊泗列岛的花鸟山。

3.过绿水洋

过绿水洋 骁征不惜鬓毛斑，忝列皇华绥百蛮。船快似龙人似簸，风狂如虎浪堆山。平倭我愧将军威，投笔群随定远班（随员十馀人）。寄语送行诸故旧，三年好听唱刀环。

4.过黑水洋

过黑水洋 探源古迹汉时夸，继世重乘博望槎。风怒有声雲有影，天临无地客无家。水中照怪怀温峤，海上移情忆伯牙。跃浪鱼龙喷沫起，如开万顷白莲花。

5.船中卧浪戏咏

卧浪戏咏 狂风骇浪一帆斜，巨舰浮沉若李瓜。头脑冬烘疑中酒，眼光昏眩欲生花。行同叩马扶而走，食比生鹅吕以哇；岂

是在陈粮已绝，从人多半蟹爬沙。

6.泊长崎

泊长崎

小泊长崎三两天，海隅风景也鲜妍；四围山色青浮黛，一镜波光翠贴奁；检点洪炉添兽炭，往来番舶走蛮烟；停桡借问横滨路，报道前程尚幾千。

7.游长崎街市

祓除官道净无暇，白石平铺衬白沙；画舰低敲金屈戌，歌楼近接玉钩斜；街横十字车轮滑，路阔三弓屐齿哗；一阵腥风吹入市，担头盈尺卖龙虾。 长崎街市

8.游东京街市

细白泥沙一路平，大街十字任纵横；人无男女皆趿屐，门有留题尽姓名；矮户碍眉伛偻入，小车代步往来轻；沿途少妇双趺白，襁负婴儿得得行。 东京街市

9.东京男子

男儿膏沐首如蓬，鬓发长留顶发空；踏得数声高木屐，纤纤一握小烟筒；呼童拍手轻如板，对客低头曲似弓；毕 东京男子

竟妍媸容易辨，雄风原不及雌风。

10. 东京女子

东京女子

皓齿蛾眉罢晓装（女子未嫁皆修眉皓齿，已嫁则否），小姑犹未嫁彭郎；披襟不掩金诃子，曳屐如行响屧廊；如意鸦云螺不髻（女子梳头，皆如意式样，不得挽髻），拂胸蝶粉麝无香（女子皆露胸，故自颈至胸皆傅粉，甚白。然粉粗而劣，不及中国之宫粉香。李商隐诗："拂胸资蝶粉"）；等闲亲试兰汤浴，笑向人前卸绣裳。

11. 东京妇人

东京妇人

省识东风解语花，容颜皎若散朝霞；婴儿襁负娘裙履，宫眷鬟垂俗髻丫；归妹及期眉鞹豹，使君有妇齿涂鸦（妇人已嫁，则眉皆薙落，齿皆涅黑）；客来席地郎陪坐，亲捧杯盘跪献茶。

12. 改正朔

改正朔

行夏建寅自古传，阴阳两历说多偏（日本以西法为阳历，记日也；以华历为阴历，记月也）；万千红紫乖风信，三五团圞误月圆（其望无定，或有晦朔而月圆者）；桐叶添时非纪闰，葭灰飞后即编年（西法以冬至后十日为编年）；

岁週三百六旬六，春仲如何四七天(二月常二十八日)。

【注】从公元553年起，日本一直“行夏时”，即袭用中国的夏历；明治维新后，于明治六年（1873年）起改用公历。

13.易服色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易服色

【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明治五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文武官礼服一概用西式的方案，并于明治六年正式在全国实行。

14.望雪山

将近横滨三百里，雪山高耸出雲端；群峰积翠中峰白，五月严冬六月寒；瑶草琪葩开正遍，琼楼玉宇到应难；此身如在罗浮岭，万树梅花一样看。 望雪山

【注】雪山，指富士山，为日本最高峰，峰顶积雪，終年不化。

15.过火焰山

赤火凌空透上台，海为腾沸谷为摧；烛龙天外一举首，火鼠山中幾孕胎；瘴雾蛮烟随处幕，银花火树倚雲栽；洪炉鼓铸阴阳炭，炼出双丸日月来。

过火焰山

【注】火焰山，即火山。

16.火葬

火葬

斑然狸首不求材，象齿焚身一例猜；事到燃脐空堕泪，势如炙手总成灰；生前岂作焦头客，死后应登照胆台；太息火攻真下策，青燐夜逐鬼风来。

17.咏琉球

下国缀琉一小球，怜他嫠雉岁时修；鲸吞孰逞吴封豕，豚畏吾思晋瘠牛；错尔犬牙归洽比，鉴予龙节重怀柔；颛臾毕竟东蒙土，季氏萧墙恐有忧。

咏琉球

【注】琉球原是一个王国，从明代起，国王一直向中国称臣朝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从1872年起即加紧了对琉球王国的侵略。为此，何如璋、张斯桂等曾奉命与日本政府交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日本于1879年强行吞并了琉球王

国，以其地置为冲绳县。

18.陆军士官学校

韬略自西忽自东，特开戎幕教从戎；将军他日来天上，能帅从今在禁中；白马声名长史勇，黄骢驰骤少年雄；学成管领貔貅队，帜纛高悬日影红。 士官学校

19.东京师范学校

西域香分一瓣新，生徒四百贡成均；沾濡时雨槐为市，披拂春风竹有筠；受教预存传教意，小成望作大成身；他年六艺精通后，都是高堂绛帐人。 师范学校

20.东京女子师范学校

满庭桃李不胜春，都是罗敷未嫁身；西邸簪花多妙格，东邻咏絮有佳人(多半讲求汉学)；薛媛画笔添毫细，蔡女琴弦按拍新(画理琴歌，考尚西法)；戏罢秋千无个事，绿纱窗下度针神。 女子师范

21.幼稚园学校

携同保姆学观场，乳臭孩提六七行(约近百人)；何必 幼稚园

胜衣方就傅，纵然总角也登堂(自四岁至六岁)；教循矩步心求赤，试听弦歌口褪黄；画荻馀闲呈杂戏，秋千影里话斜阳。

22. 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

和竹添氏 杼柚空歌大小东，犹输万镒购艨艟(购铁甲兵船)；飞车碾铁雷声动(火轮车路)，驰传闻钟电气通(电线信局)；秦晋惠分鸿雁泽(戊寅山陕荒歉，竹添君曾运粮助赈)，楚齐情岂马牛风；北门管钥须珍重，出柙还防虎兕雄。

【注】竹添鸿渐，疑为竹添光鸿之误。本名竹添进一郎(1841～1917)，字光鸿，号井井，为日本汉学家和外交官。1880年，曾来华交涉琉球问题，后在帝国大学讲授汉学。

23. 钓道具(钓鱼钩铺子，犹言钓鱼一道之器也)

钓道具 敲转针头作作铓，曲如新月冷如霜；一竿小试丝纶手，左拂珊瑚右钓璜。

24. 四海波(酒名也)

四海波 佳酿都名四海波，洞庭春色较如何；倘逢酒渴思吞者，呼上船来面半酡。

25.八百屋(蔬菜店，未详何义) 八百屋

小摘园蔬喜满筐，菜根滋味本来香；蘋蘩薀藻都罗列，笑比成都八百桑。

26.御料理(御者，大也。料理，犹言善治庖也) 御料理

料理羹汤口味香，易牙手段本精良；五侯奇膳郎官脍，贴地杯盘劝客尝。

27.仙台味噌(仙台，地名。味噌者，酱腌鹹菜等类也) 仙台味噌

塞北酪浆真美品，江南盐豉亦珍藏；苦荼甘荠新腌韭，寒素家风久亦香。

【注】在日语中，"味噌"是指"豆酱"，"味噌渍"才是酱腌鹹菜。

28.荒物类(荒物，草器也) 荒物类

草衣草帽草铺茵，草草生涯色色新；更有筐篮轻且巧，一层层扎细丝匀。

玉子场 29.玉子场（玉子，鸡卵也；场，买处也）

多子从来称德禽，外相白玉内黄金；一经剖食无完卵，辜负鸡栖覆翼心。

古帐买 30.古帐买（古帐，破碎旧纸，用作还魂纸，其整张者分与各铺包什物）

簿书零碎概搜求，朝报还将断烂收；故纸堆中寻活计，蝇钻也许觅蝇头。

御入齿 31.御入齿（镶配牙齿，亦西法也）

动摇四十张昌黎，老去多嫌齿不齐；残缺可将人巧补，瓠犀不让卫侯妻。

32.弹击所

弹击所 泥丸一粒豆同红，装入神枪小铁筒；谢却硝磺烟火气，劲风赖有大王雄。

33. 扬弓店 扬弓店

羽箭彫弓尺半长，短屏遮护鹄中央；劝君小试射雕手，三两雏姬赚玉郎。

【按】扬弓店，射箭游戏场。

34. 髮铗处（铗，剪也，剪髮之匠也） 髮铗处

照镜鬓眉喜气添，到门休笑髮鬑鬑；手持燕尾并州剪，剪取乌丝寸寸纤。

35. 吾妻桥（吾妻，地名） 吾妻桥

非关织女会牛郎，乌鹊桥填两岸旁；抱柱人来题柱去，休贪花柳厌糟糠。

36. 仕立处（成衣铺也） 仕立处

才停金剪度金针，密密缝来寸寸心；差喜日长添一线，制成称体好衣襟。

大安买　37．大安买（减价贱卖，谓买者可安于心也）

损之又损价真廉，主客休嫌厚利添；试问通都频估直，谁云声价重金兼。

小间物　38．小间物（细碎小物件也）

家常薄物广收罗，斗室经营笑语和；莫讶生涯微末甚，金钱积少也成多。

大问屋　39．大问屋（大铺子，不肯零星拆卖也）

巨贾云屯百货赅，锱铢计校漫相猜；此间不许零星买，落墨都从大处来。

两国桥　40．两国桥

一道长虹墨水限，屐声得得响如雷；地虽吴楚东南拆，潮未钟胥前后来。

跋

光绪丙子，朝廷派特使驻日本。承命者正使何公如璋，副使张公斯桂，参赞则黄君遵宪也。何著《使东述略》《使东杂咏》，坊间有刊本；黄著《日本杂事诗》，长洲王韬以聚珍版印之；张著独未见。曩闻涂君紫巢言公少负大志，读书等身，中年挟策干当道，久之乃受知于沈文肃、曾文正。以欧洲通商诸国媲春秋之战国，论实自公创也。余庚寅〔庚辰〕泛海，持周小棠师书谒公东京，鬓眉苍古，蔼然儒者，决其必大用。讵返节后一任广平府，赍志遽殁，惜哉！此诗得之传钞，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与"杂咏"、"杂事诗"堪称"三绝"。录之以志一时使才之盛云。

光绪癸巳仲夏，南清河王锡祺寿萱甫识于小方壶斋

使东诗录

人名索引

四　画

王锡祺（寿萱）
　跋
王韬
　跋

六　画

竹添鸿渐
　第22首

七　画

何如璋（子峩，驻日本国正使）
　跋

沈文肃
　跋

八　画

周小棠
　跋

十　画

涂紫巢
　跋

十一画

黄遵宪（公度，驻日参赞）
　跋

十二画

曾文正(即曾国藩)
跋

使东诗录

译名简释

六　画

扬弓店

射箭场所

七　画

两国桥

东京隅田川上的大桥

吾妻

日本地名

十一画

弹击所

习枪所

日本纪游 □

·李筱圃·

光绪六年三月	廿六日自沪登舟
光绪六年三月	廿九日行抵长崎
光绪六年四月	初一日至神户
光绪六年四月	初四日游历西京
光绪六年四月	十二日到达横滨
光绪六年四月	十五日到达东京
光绪六年五月	初二日起程回华
光绪六年五月	十一日回抵上海

□《日本纪游》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 王晓秋标点　史　鹏校订

李筱圃

日本纪游

光绪六年庚辰，往游东洋。

光绪六年往游东洋

三月二十六日癸巳　申刻自沪登舟。船名“秃格萨约麦鲁”，译名“高沙丸”，系日本人三菱公司商船。管船之船主、司理机器各执事仍用西人。

日本客轮船上生活

船长约三十丈，三枝桅，铁底，暗轮，单烟筒。中舱饭厅长八丈，宽一丈六尺，四面粉饰涂金，帷幔、桌套、地毯俱极华丽。上等客房在饭厅两旁，计十八间。每间宽广六尺馀，可住二三人。房内灯、镜、面盆、香皂、手巾、溺器俱全。卧榻分上下两层，垫褥、盖毡软厚，故西客皆不携行李，但嫌榻稍窄耳。

每日早六点钟，晚四点钟，点心两次。又早八点钟，

午十二点钟，晚六点钟，饭三餐。与洋人围坐而食，水果、蜜饯、糕饼杂陈。每桌有菜单一纸，早晚味品不同，听客自点；然皆西国烹调，终难适口。下等客仅饭三餐，鹹菜一碟而已，与上等客相去悬殊。

西洋男女无不读书

上舱华客，只余一人。泰西男妇趁舟者则有十馀，俱手不释卷。可见西洋各国，男女无不读书。舱面玻璃房两间，为上等客看书起坐之处。

张姓侍役

船中侍崽，浙、粤、东洋人皆有。更有女仆，专为西人眷属服役者。余住第五号房舱，伺应者定海人张姓，极为殷勤。以余食味不能适口，每餐必备烧火腿、炙鸡、羊肉、鸡子之类以进，更随时送茶点水果至房。抵岸时给以洋三元。

船价：上等客自沪至横滨，英洋五十五元；下等客二十元。余自沪写往回船票，便宜九折，且可至中途埠头上岸，随便耽延多日，遇后来公司船到，即乘之赴他口，不再取值也。

二十七日甲午　早八点钟，开轮出吴淞口。行近铜板沙，因雾停轮半时许。夜中仍雾，北风横卷，船略颠簸，刻刻鸣汽筒以行，防来船之相撞也。

二十八日乙未　濛雾如雨，舟行稍缓，终日无所见。

长崎港

二十九日丙申　晴。卯刻见长崎外群山，名五岛。巳初抵长崎港。海程一千七百馀里，计行二十五时。舟人云，若无濛雾，十八时可到矣。港为一大海岛，长约三里，便于泊船。港口有造船厂。港尽处，正对港口有一旧式炮

台，闻有戍兵五百名。

巳正登岸，至泰记号。午餐后，乘人力车，号友郭子蔚导游各梵宫及花园、博览院。登万寿山，见全崎在目，居民数千家，屋宇鳞比。是处为长崎县治，我中国有领事官在焉。领事为余雲眉中翰，名瓗，广东人。文案任谦斋，名致和，江苏宜兴人。翻译梁锦堂，广东人。租住港边洋房为衙署。 华商泰记号 中国领事

其上首洋房一所，门内有三四千斤重炮数门，小车炮一门，旧式圆炮弹数堆。闻此为美国粮台，存储炮火等件，以备洋面设有事故，便于接济云。 美国粮台

按：日本自汉时已与中国通使，曾受汉魏之封，唐时即有人至彼通商，故今长崎有地名曰唐馆，然只长崎一港。本朝咸丰以前，铜商之至日本采买铜斤者，亦在长崎。今华商贸易于此，约有千数，闽人居多，有八闽、三江各会馆。同治初年，美国兵船至港，日人拒之不得，始允通商。各国踵至，又开神户、横滨、箱馆等处，共八码头，我华人亦随洋商而往。今之贸易繁盛，首推横滨，次神户，次长崎。 通商第一港

华商之在日本约共五六千人。箱馆一埠，在日本之北境，地处苦寒，虽产海带、鳆鱼、海参等物，而华洋商之在彼者寥寥数人。他如新泻夷港，则风浪险恶，各国商人无有至者。 日本华商五六千人

又按：日本乃合四大岛而成国，其形狭长，通国舆地约长三千馀中国里（日本一里计中国六里六分），阔处约三

百里，狭处不过三十里，分为八道八十四国。长崎港属西海道肥前国。此一道共有肥前、肥后、筑前、筑后、萨摩、日向、丰前、丰后、大隅等九国，名曰九州。神武开国即都于此，后始开拓，而东逐虾夷，以有其地，即今之东西京也。明季倭寇亦即此九州人。九州之中又以萨摩人为最强。前数年西乡隆盛作乱，即萨摩人而据此称兵。九州之外又有壹岐、对马二岛，距朝鲜最近海程不过百里。此九州一大岛，与神户之畿内各道中间隔海，旱道不通。

九州岛上共有九国

长崎有博物院，在万寿山圣福寺左首山麓。院分数所。第一所瓷器为多，皆日本自造，大盘径四尺馀，瓶高八尺，绘画雕刻，亦颇可观，价亦不贵。第二、三、四所，各物杂陈，如矿产、石料、农器、乐器、衣冠、盔甲。各样禽鸟之皮毛，中实以棉，嵌以假眼，活泼如生，云系英国人送来者，上海格致书院内亦有此多种。所设字画，则有宋徽宗白鹰，赵子昂马，海刚峰、史阁部字。他如中国笔墨、东洋漆器、布帛、丝绵，分类而设。更有古衣冠二尺高坐身神像二十馀，亦置两行架上，至此如入古刹然。

禽鸟标本与上海格致书院同

花园在博览院之左，倚山为园，面临山涧，地既太大，亦无曲折，花更无多。小屋三四处，塑有男女人形，如台上演戏之状。园内有酒楼，少妇小姑招人驻饮，未之顾也。回至泰记晚餐后，亥初登舟，亥正二刻开行。

少妇小姑招人驻饮

三十日丁酉　申刻，至长门下关峡，停轮半时许，有长门人男女二十馀辈来趁船。昨晚自长崎，有一闽客林守常者措上舱至神户，始有此共语之人。

四月初一日戊戌　未正二刻抵神户，计行十八时。自长崎至神户一千五百馀里。舟行峡中，两岸之山断续不绝，阔处海面数十里，狭处数里，故无大风浪，然多暗礁。此一程虽称平稳，但须熟习引水之人。从前西洋船自长崎至神户，须绕正南过肥后、萨摩，再转东北入纪伊口，海程三千馀里，风浪险恶。后有东洋人教之，自长崎过壹岐岛响滩，入长门下关，由海峡行走，计程仅一千五百馀里。虽有暗礁，皆置灯表，轮舟可以夜行。峡中山势秀拔，古木森森，近神户百数十里，两岸小山更多，尤为奇秀。波平如镜，坐舱面观之，群山排闼而过，真如置身图画中。　神户

申初上岸，先至鼎泰洋布号，号中派人至船上发行李。德澄号东张拨芹先得上海号信，当来约至伊处下榻。住房洋楼式，几净窗明，颇为轩敞。号友胡君小蘋，名震，浙宁人，工书善医，诗亦清逸。　华商鼎泰洋布号

神户为兵库县治，我中国设有领事。此埠即在海边，略湾进内，非如长崎之有港。左右有早年石砌圆式小炮台两座。神户之内，中国程七十里为大阪府治，由大阪一百三十里至西京，俱有海汊，火轮车可通。本埠贸易不大，皆转运至大阪销售。火轮车日间载人，夜间运货。

初二日己亥　早小雨，巳刻晴。午餐后，张拨芹、胡小蘋约同至关山看温泉。板屋之中，砌石作池，方径六七尺，水深一尺馀，男女同浴于中，诚为陋俗。　关山温泉男女同浴

旋游他箕山观瀑布。曲折而上里许，山腰有瀑布，高一丈八尺，倒泻而下。居人依山作板屋，卖茶以憩游客。坐

对飞泉，喷薄湿人衣袂，此名雌瀑。回环更上半里馀，山上复有瀑布一条高二丈，是为雄瀑，汇为一潭，流下即为雌瀑。上下茶棚甚多，客过其门，妇女皆招呼留饮。《环游地球新录》谓半里一茶亭，又谓瀑布数十丈，为日本山水最佳处，诚不诬也。瀑布雄雌之名，高下尺寸，茶棚中有印卖图说可阅。山下茶棚前多有小水池，中插二三尺高通心细竹杆，水由竹管上喷，高出尺馀，此即西人所谓水法也。

《环游地球新录》

初三日庚子　鼎发号友朱季方与常熟卫铸生名寿金来候。铸生工书法，客游于此者。

卫寿金以工书客此

午后，与张搬芹、胡小蘋同乘火轮车至大阪，计程七十里，行半个时辰。若非中间搭客、卸客停顿四次，两刻工夫便到矣。车价自神户至大阪，上等客每人一元，中等六角，下等三角。车皆一式，但坐位宽挤不同。余往返皆坐中等车，人极寥寥，可以躺卧。下等则并股挨肩，人数恒满。车式约长一丈，宽高各六尺馀，四面玻璃窗可以开闭。头车安火炉机器，后拖十馀车。车皆四轮，顺铁条轨道而行。轮路之旁如有人站立，车过时骤然视之，面目模糊，不辨老少，可为速矣。

坐火轮车之感觉

大阪府治亦通商码头，商贾云集，街道纵横，长者计二十里。有一小石城，但住兵而已，此丰臣秀吉遗址也。博览会院所陈各件，与长崎略同。又游机器制造金银铜钱局及像生院、各街市。酉刻，至北新地酒楼晚餐。脱屦以入，席地而坐。中置火炉，平底锅炙鸡鸭片作馔。酒似中

大阪酒楼

国绍兴而味薄，主人敬客，客饮讫，将杯于水盂一蘸，以空杯还敬主人或送他客，此洗盏更酌之意也。是夜宿大阪，同席有德兴隆号东童明辉。

初四日辛丑　早饭后，与胡小蘋同乘轮车至西京，计程一百三十里，行一时到。中间有市镇六处，皆停车搭客，中等车价每人八角。下车处即换人力车，至上京第三十一组河原町三条上下丸屋町“松村屋”客寓，会浙江慈谿人冯澐，号雪卿，以工书客此。 西京

午餐后，同游博览会场。是日以名妓游会，行人肩摩，不能立足而出。妓着大红绣衣，乘人力车，间有彩旗导引。未刻，胡小蘋回神户去。申刻，与冯雪卿同游东山。

是夜，宿“松村屋”客寓楼上。室无桌椅，地有绒毡，坐卧皆于是，而屋宇修洁无纤尘。同寓有江宁人王冶梅，邻寓有嘉兴陈曼寿，皆以工书善画客游于此。中国人之寓日本西京者，只此冯、王、陈三人而已。 三住华人

按：西京为日本国王旧都，四面皆山，并无城郭，今国王明治二年始迁东京。街道市面，俱极繁盛，但非通商码头。凡游此者，须在其设立博览会之百日期内，向神户之兵库县或大阪府衙门讨取执照。先一日，胡小蘋向兵库县令森冈昌纯处买来执照二纸，每纸照费洋二角，照内注某处人赴西京博览会见物，限期二十日出京。如冯雪卿在彼期满，又回至原处另换一张，百日之内，须五易其照。自神户乘火车至京，及至京住寓，皆须验照。无照者，不赁车、不留宿也。博览会场基甚广，所陈之物与长崎等。 护照限期二十天

中有稻杆长至五尺馀，穗头稻粒肥绽而多，此为可贵耳。

初五日壬寅　早与冯雪卿游博览会及旧皇宫。旧皇宫在博览会场之旁，地势既小，规模狭隘。正殿名曰“紫宸”，上覆以草；据云此草最坚韧而经久，宫室庙宇之外，民间不准擅用。殿旁即御苑，所谓“待月迎凉”常御便殿俱在是，足见其前此之俭朴。后宫屋多坍塌，现有工匠修理开沟。苑中树木，梅花极为苍秀。

皇宫正殿上覆以草

午后游琵琶湖。湖距西京三十馀里，乘火车可至。此为西京名胜处，然巨浸一湾，群山四绕，绝无景致可观。湖宽约数十里，对渡有火轮船二只。湖边松树一株，高仅八九尺，枝柯四出，亭亭如圆盖，东西南北各三十馀步，此诚不多觏耳。

琵琶湖

晚刻，冯雪卿约至“御料理”便酌。“御料理”者，即酒楼之名，侍酒劝餐皆以妇女，不见男子之面。

初六日癸卯　早，游华顶山，登“第一楼”。梵刹佛殿作八十一间形，殿后房屋回环数十间，雕绘富丽，盛于王宫，言系国王游幸处。又游清水寺，寺在山腰，树木苍翠，有泉流出于山半，故名清泉。

申初登轮车，酉正回至神户，冯雪卿同行。晚刻，神户领事廖枢仙来拜。廖君名锡恩，辛酉拔贡，广东惠州府博罗县人。坐谈一时许。据言无副领事，有文案一人，翻译二人，差役二名，月俸三百两，房租银四十两，赁屋而居。

神户领事廖枢仙

初七日甲辰　巳刻，至“鼎泰号”候卫铸生，并回拜

廖枢仙，又见其文案、翻译张君芝轩，南海人；冯君湘如，番禺人；杨砚池，苏州吴县人。

午后游楠公墓社。楠公者，日本之忠臣，兵败以身殉国，其子承父志，复举族勤王者也。墓碣题曰：“呜呼忠臣楠公之墓”。四围花树甚多，游人杂沓。廖枢仙具柬招饮，辞。

初八日乙巳　倩人送上海“新载生洋行”东步迈司岱致神户柴町四丁目日本人滨田彦之信。滨田彦初在西人洋行学业，曾往西洋十数年，今在神户业茶，与步迈司岱相友，信乃托为照应余之游踪者。

步迈司岱
滨田彦

冯湘如来访，名昭伟，坐谈许久，言早年日人犯台湾，伊来采听各情。

冯湘如搜集情报

初九日丙午　午后，游铁路洋场各街市。晚刻，张掇芹兄备筵相款，同席有廖枢仙、冯湘如、杨砚池、童明辉诸人。

初十日丁未　昨日已有公司船到，准备起程，赴横滨。廖枢仙送点心、橘子、洋酒来。酉刻，掇芹诸人同送登舟。船名“玄海丸”，明轮，较“高沙丸”稍大。住其面上房舱，窗内见海，尤为爽适。戌初启轮。同船有宁波人张楚传名锡荣，在上海开龙飞马车行者，云因腿疾，特赴东洋，横滨之外百里地名蟹壳南有温泉，浴之可以已疾。

上海商人
赴日疗疾

十一日戊申　舟行大东洋。申刻，隐见北面群山，询之为日本东海道尾张、三河、骏河各国境。晚刻，有美国人丁姓者来就语，询之，乃京都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云

丁韪良

奉总理衙门委往地球各国阅看各书院情形。

横滨 十二日己酉 寅正末刻抵横滨，海程一千五百馀里，行十五时有半。此埠亦在海边，与神户略同。码头左首有旧式土炮台一座，炮系露设，有戍卒看守。卯刻，德澄号着人来接。辰初登岸，住其楼上。房亦西式，较神户尤宽大。号友孔振成、周立人、袁镜甫、袁玉振四人。

酉刻，周、袁二君导游野猫山花园。芍药正开，色极灿烂，矮屋四五所，陈设幽雅。花以白边瑞香、松、兰、梅、竹为多，月季亦盛。有洋花十馀种，不知其名。日本

盆景最佳 人盘扎松柏盆景最佳，故虽极大松柏，亦亭亭有致。盆梅根粗，围二三尺。更有半片嵯峨形者，根高一二尺，上发嫩枝，此正所谓梅桩也。园左半山平地一片，约一亩馀，编小柏树为篱，仿倪雲林所作苏州狮子林山石之意。曲折回环，俱为巷道。园丁妇女导客入游，转折三十二湾，至中央有隙地三四弓，如狮子林中间建楼处，复转三十二湾，由原门出。盖即鱼腹浦八阵图式，行入其中，非有引导之人，正恐如陆伯言之迷罔不得出也。

归游夜市，街衢灯烛辉煌，地摊陈设百货，士女摩肩，

华侨三千 皆于此时购物，逐日如是。横滨为神奈川县境，我中国贸

粤人为多 迁于此者，约三千馀人，粤人为多，立有中华会馆，乃日本通商八口中最盛之区。中国有理事官范君雨蕉驻此。张楚传请晚餐，辞。

十三日庚戌 倩人送步迈司代致此间洋行信，亦托为照应余之游踪者。午后游博览会，并无古物，乃出卖瓷、

漆、紬布、杂物之场耳。

十四日辛亥　雨。

十五日壬子　号友袁镜甫送余至东京，并派厨夫龚五奎同往，因饮食不同也。巳初二刻，上火车，沿海而行，计程七十里。巳正二刻到，寓南传马町“伊东屋”客寓。前年冯雪卿在东京，亦住此寓，偶谈及之，似曾相识。寓主人以余不惯席地久坐，特备西式软垫靠椅及书桌，其情可感。

不惯席地久坐

东京亦在沿海，以海滩水浅，重载大船不能收泊，故通商埠头设在横滨。距东京数里海滩边，有炮台四座，每座相距约一里，垫土筑城，潮退则台在淤沙之上，潮长则台在水中。早年与美国相拒时所筑，仿照西式，台内有兵炮药房。闻其自知此台不能得力，已将废置，另于横滨筑台。

午后偕袁镜甫游德川氏历代坟茔，近接市廛，地势横阔，屋后倚山，自一代至十四代，有数代同堂各龛者，相距各百馀步。殿宇挨列，虽不甚高广，而雕凿极为精细，四壁涂金，覆以铜瓦，殿柱有包玳瑁者，不知造自何年，工程坚固。门内八九尺高铜石塔灯不下数千。坟在殿后或殿旁，第六代之坟下砌巨石作八角形，上立铜塔，有门可以启闭。历代之坟，以此为最。坟地树木阴翳，合抱古柏，高入云霄，皆数千年物也。各殿俱有殿名、宫名，又有寺名曰增上寺。

德川家族历代坟茔

按：德川氏为日本诸侯，号曰大将军，世掌国政历三

百年，国王徒拥虚位而已。早年米利坚求通商，德川氏以力难拒绝，遽欲允之，民情不服，德川氏因之失据。国王乘此夺其政，并废藤、橘、源、平各诸侯，收其采地归公，但给岁俸，大权一归于国，曰维新之政。今则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批评维新
同情幕府

东京石城高八九尺，无雉堞门楼，但有空缺多处，即为城门，以通出入。城濠宽深，上建桥梁，虽曰石城三重，而外二重皆半圜作八字不交形，非如环之无端也。城内兵房甚多，闻有兵三千六百名分住四隅。国王住第三重城内，曰皇居，即德川氏之旧居；前数年被火，至今尚未修复。

博物院共有四处，最盛者曰教育院，入游者并不取资。中分院落多所，各物分类而置。如天生植物类，则五穀杂粮，花果树木。动物类，则自人至于飞潜。中有人骨三具，以铜丝组接挂之，如人立之状。内一具别无他异，惟手指尖骨较寻常人长二寸，脚趾尖骨长寸馀，似是鸟爪之人，不知出于何国。兽类有羊大如牛，角长二尺许。熊、罴、虎、豹小至鼠、兔以及羽族飞鸟之皮，皆实以棉，嵌以眼珠，栩栩欲活。可异者长尾鸡，大与中国黑雄鸡相等，而尾长数尺。有一大枭鸟，两耳耸起，形状可憎。鳞介中鱼类甚多：有身如车轮，口如酒杯，齿如白米者；有身小尺馀，口巨如碗者；最奇一鱼，身长约二尺，粗如茶杯，形似鳗鱼，口之前有一骨长出约一尺，此骨之末又横生一骨，长约四五寸，如丁字形，鱼之两目生在此丁字一横之

教育院陈列的标本

两头，据云西人亦未见过。有大蟹，一足之长约五六尺，通长一丈馀，设或肆其横行，吾人奚堪遇此。兽之活者有熊、猿之类。禽之活者，有孔雀、雕鹫之类。鳞之活者，有二尺馀长之四足鱼，形似中国之土步鱼，灰色而有黑斑。　西人亦未见过

石类有矿产数千种，又有各动物鱼虫、植物木叶等类皆变石，而未变全之形。工艺类中则锦绣、紬缎、丝棉、绒布、雕刻、漆器，与夫农家器具无一不备。机器则有格致、化学、重学、光学、电音、汽学等件，皆分置各架。其教盲人写字，哑人代语等法，俱有图画；且有盲人所写之字，张挂壁间。此外并无奇异之物，盖非西洋赛珍，集各国珍奇而聚于一处也。

可恨者，有一会中架上置坏竹鸦片烟枪两根，破瓷烟缸两个，中竖一挑烟棒，烟盒烟竿数件，坏铜水烟袋一枝，破钱板一块，破旧篾纸灯笼一个，破帽零星各件，俱极肮脏。又于其所陈军械、刀枪、盔甲、旗帜处，置锈蚀鸟枪数杆，破布九龙袋两个，中插装火药小竹筒十数根，俱标识曰“中国物”，阅之令人愤懑。我中国连年赴美、法各国赛奇会之物品，西人且加夸奖，岂无工艺珍贵之物以冠他邦，乃独以此为形容，虽鬼蜮之见不足较，而其居心已显然可见，尚足与之论邦交哉！　“中国物”阅之愤懑

十六日癸丑　王惕斋、冯蓉塘来，皆浙宁人，在此贸易者。未刻，往拜我中国驻日公使何子峩侍讲，副使张鲁生太守、参赞黄公度大令、英翻译杨星垣俱会。海外游踪，未携冠服，本不欲投刺公门，因朱宝珊观察托带有致何公　往拜中国使馆

使之书，神户领事廖枢仙又先有信通知公署，不得不一往也。

十七日甲寅 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桼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闲暇无事，可以伴游，已与言过，嘱渠今日来拜也。余询知其住处在浅草町今户十四番地方，先往拜之，故侯源辉声亦出见。

源辉声

辉声号桂阁，为日本世袭诸侯，封地在西京高崎。今王新政，概废藩封，令各诸侯俱迁往东京，所有采地全行归公，视其地之大小，岁给俸金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如愿出仕亦可。桂阁年仅三十馀，澹泊不仕，以诗文自娱。所住之屋临水名曰墨江，对岸樱花十里，春日景致极佳。室中皆名人字画，照中国式，设有桌椅茗碗尊彝，位置幽雅。

同游上野小西湖

笔谈半时许，同游上野博物院，至“小西湖”酒楼午餐。清池一顷，酒榭数家，皆文人墨士诗酒弈棋之所。酒后，又偕游教授博物院，酉刻回寓。

上野博物院又名美术会，有绢本山水四大幅，款俱驳落莫辨，古色苍茫，标识曰元人作。又沈南蘋大条幅十馀，翎毛、鹤鹿、花卉、木石，俱极生动。他如宋徽宗《白鸽》，仇十洲《璇玑图》、《豳风图》、《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图》，唐伯虎、祝枝山《仙女》、《钓翁》，此外山水、人物各件甚多，皆中国名人之笔。又有《火焚阿房宫》大幅，不知何人所作，尤为出色。

中国画

动物类有大螺，壳内有一蟹同生，云彼此相依为命，

闻浙江普陀山亦有此种。其蟹类甚多，有面上壳大如掌，腹下蟹兜小如酒杯，脚长寸许，不知何以负壳而行。距院数百步铁栅内狗熊二头，长约四尺，高二尺馀，以齿啮栅，时作欲窜之状。

今日何公使来拜，出游未晤；又接来字，约明日晚餐。 何公使宴请

十八日乙卯 张鲁生副使、杨星垣翻译、随员陈访仲来。陈名衍范，杭州人，楷书极佳。午后游城内卖物博览会，购瓷器零件数种。酉刻，何公使着马车来迎赴宴，同席为张副使及参赞诸人。

十九日丙辰 午后，与王惕斋、冯砻塘同至王子山，看机器纺纱。计铁机十二张，第一张机将棉擀压作二尺馀宽、数十丈长薄片。第二三番机两张，将擀成棉片绕于机后轴上；机前有一轴，上有极短密刺，将棉片梳松粘出；又有一铁片不住颤动，将轴上粘出薄如淡雲之棉敲下，从机头拢聚过圆眼，成大指粗极鬆棉条。第四番一机，将此鬆棉条三根并作一根，略为拢紧。第五番机一张，将棉条拢紧拉长，机上挺子十六根。第六番机一张，又将拢紧棉条两根并作一根，成细绳形，此机上挺子二十八根。第七番机一张，又将纺成细绳形之纱两根并作一根，而拉长成粗棉纱，计挺子六十四根。第八、九、十、十一机四张，每张挺子各一百四十二根，皆系将第七番纺出之粗纱成为细纱。第十二番机一张，将纺成之纱绕成大仔，工已毕矣。 王子山看机器纺纱

其机器不用蒸汽，乃接引山水下注，激轮如飞，似水碓水磨之法。惟久晴水源不旺，则一日之工少差。闻牵箕

每日可成纱三百磅。工作少妇、小女子十六人，打包松花各事男子四五人，修机器匠三人，通计二十馀人。女工接头换轴，手脚纯熟，绝不忙乱。有此机器，则一人之工可当数十人，诚为巧捷。

一人可当数十人

归游浅草寺及左近茶园观像生人物，复纡大桥而回。午后，王黍园来，出游未晤。黍园名治本，浙宁诸生也。何公使着人送代购书籍地图来。源桂阁送诗来索和。

二十日丁巳　王锡斋、冯蓉塘来，约至西洋酒楼午餐后，同至三田林姓家看机器造纸，并观其家藏字画、金石之类。造纸法系收买破烂杂色碎布，用人工搜开、扎碎、洗净，和强水入锅煮之，复入机器桶以活流水漂洗，即洁白如雪。更用强水煮如浆，由铁筒放入第一机器筒中。桶内有竹编空心圆轴，上蒙以纱，外用长毡套之。此轴轮转不息，其一面由布浆一过，粘于毡上，即成白纸。传于毡后长布套机器烘筒之上，连过三筒，纸已烘乾。又接传于砑轮上一过，纸色即光亮。砑轮之后即刀轮，譬之纸须三尺宽，即用三尺轮刀。纸过此轮，自然切断落下，只须一人以手接之，铺于案上。不须一分时工夫，浆已成纸，大小如一，可以点数打包发客矣。若须长纸，但不切断，则千百丈亦不难也。

机器造纸

二十一日戊午　早至日本桥通一町茂兵卫须原屋书铺购书。黄公度来，未晤。午后，至源桂阁家稍坐。同王黍园至猿若町戏楼观剧。又看东洋女子以脚作书、穿钱、敲火吸烟、折纸各事；其最者以尺馀短弓、八九寸长小箭，立

猿若町戏园观剧

靶约三丈外，靶上悬三寸径小铜锣，左足趾张弓，右足趾搭箭，箭到锣鸣，竟无虚发，技亦巧矣。

戏园之屋仿佛中华，但坐客之地皆以板隔，作方槽，每一槽内可席地而坐四人上下，可容千馀人。戏台甚大，优人但说白而不唱。左首小楼坐弹絃者二人，着大红半臂，偶或大声喝唱三二句，不知何辞，不知何调。右首小楼内有数人击鼓吹笛鸣小钲亦无音节。大约观者专看伶人之扮演情形，能肖能妙，则喝采齐声，不计曲词腔调。其所演之戏并非故事，皆出新编，全本可演一月。编成，先将戏名、目录、情节、扮演形状分为数十出，刻作小本出卖。故坐观者，多手一本也。　节目单

二十二日己未　张鲁生副使来，约明日同往王子山，看机器纺纱。午后，至上野美术博览会、教育博览会一游。申刻回寓，有日本尾张国爱知县人中村道太来，投其友人名关根录三郎号痴堂生近诗二册求题。翻阅一过，皆嫉世痛时之语。日本自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甚欲废六经而不用。遗老逸民尚多敦古以崇汉学，痴堂盖逸民之贤者，爰拈四绝以贻之。晚刻，又有骏河国静冈县人藤沼韧来求赐教，语极谦恭，亦崇汉学而能文者，录近作数首示之。　嫉世痛时之遗老　崇汉学而能文者

二十三日庚申　午后至公署，同张鲁生副使至王子山看机器纺纱，复至署，晤何子莪公使后，酉刻回寓。晚刻，藤沼韧偕一北海道胆振国须田廉来执策求教。

二十四日辛酉　葉五奎回横滨去，以王锡斋之侄王履

安来照应一切。午后何子莪公使来，托带朱宝翁及上海招商局文报委员王心馀各信，并赠我《日本全史》等书。申刻，有日本九州地肥后人汤地文雄来见，据言曾为爱知县七等官，以诗呈政。连日来呈诗求教者甚多，俱略为改窜而已。

呈诗求教者极多

二十五日壬戌　雨。

二十六日癸亥　着人各处辞行。王泰园送点心一大盒来。午饭后，同至王惕斋处看做自来火。游芝山东照宫及山下花园，又登爱宕山，观东京内外一目了然，海内帆樯，如在堂下。又游昭忠祠花园。

傍晚回寓，陈访仲来，未晤。今日先寄书箱至横滨。晚游花市。市设大路两旁，长约一里，灯烛辉煌，百花争丽，多有不识其名者。时当中历四月杪，夏菊盛开；闻至深秋，菊花尤甚。晚刻，来求改诗者数人，俱为点定数字而去。店主人言若再住数日，则来者愈多矣。

花市

二十七日甲子　起程回横滨。早，有来谈诗者，告以起程匆匆，未遑接晤矣。张鲁山副使、王惕斋来。源桂阁又叠前韵诗来索和，并送小团扇五柄。申初一刻上火车，申正一刻抵横滨，仍寓德澄号楼上。

二十八日乙丑　午后游街市及中华会馆。

二十九日丙寅　雨。

三十日丁卯　申刻，往看西洋人与日本人赛马。张鲁生副使自东京来，日本人请看赛马者。同晚餐后，回东京去。

西洋人与日本人赛马

五月初一日戊辰　看赛马，游各花园。

初二日己巳　起程回华。申刻，王惕斋自东京来，与袁镜甫同送登舟。船名"东京丸"，大小与前坐"玄海丸"相等，铺陈亦极华丽，住其第八号房舱。酉正开行。

初三日庚午　戌刻，行近神户约二百里，无数渔舟皆明灯火。近视之，乃以铁为络，伸出船边，烧以木柴，故亮光甚大。据云鳝鱼喜近灯火，故于夜间捕之。数十里海面如万点繁星，诚为一大观也。夜半子正抵神户，计行十五时。 燃木柴捕鱼

初四日辛未　天明时，德澄号着人来接，辰刻上岸。午正，与虞冠群乘火车至大阪购珊瑚。连看数家，俱无合式者。在火车房遇冯雪卿，坐谈一点钟。酉正回神户，至廖枢仙处稍坐，德澄号晚餐。十一点钟登舟。

初五日壬申　寅正启轮。今日是端阳佳节，茫茫巨浸中无可与亲，惟有时登舵楼以眺远耳。 端阳佳节

初六日癸酉　戌初，抵长崎，自神户至此计行十九时半，泊舟后大雨。

初七日甲戌　卯刻，泰记号友郭上治来接。游踪所至，每即有人相迓者，以先得其号中电报也。郭号子蔚，鄞县监生，言昨船到港，以大雨未能登舟。旋与上岸，同至"富士屋"酒楼小饮，楼上额曰"琼江第一观"，长崎全岛俱在目中。 鄞县监生郭上治

昨抵港时，有俄罗斯兵舰尾随进口，鸣炮十三响。港中先有一俄兵船，亦鸣炮以接之。顷见昨到之船，桅上悬 俄国兵舰

挂日本旗，鸣炮二十一响。日本炮台旋换俄罗斯旗，鸣炮如数以回敬之。此所谓祝炮仪也。回至泰记午饭。未刻雨，旋晴，上街购零物。晚餐后，亥初回船。

恐有飓暴转舵回崎

初八日乙亥　寅刻启轮。天明后，风雨交加，风雨针亦骤降，恐有飓暴，转舵仍回长崎，午初进港停泊。船主旋上岸发电信通知上海。缘公司船皆刻期按时而至，今有耽延，故行通知，以免上海发船迎探，电信之用大矣。未刻，狂风大作，吼声如雷。设非折回，则不知如何惊险，风雨针之用不更大哉！晚刻，风稍息。

初九日丙子　雨。天明开行，逆风鼓轮，船略颠簸，心中已觉不适，饮食少进。

初十日丁丑　舟行平稳。戌刻，见花脑山灯火，四更后停轮，泊铜板沙候潮。

往返四十馀日

十一日戊寅　天明开行，辰刻进吴淞口，巳刻抵上海。是行也，自沪往还四十馀日，周历日本东西二京，虽不敢言壮游，亦聊以扩眼界而已。

日本纪游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韪良(美国人，同文馆教习)
6,4,11

三 画

三田林姓
6,4,20
卫寿金(铸生)
6,4,3 6,4,7

四 画

王冶梅(江宁人，工书)
6,4,4
王治本(桼园)
6,4,17 6,4,19 6,4,21
6,4,26
王心馀(上海招商局文报委员)
6,4,24
王惕斋(宁波商人)
6,4,16 6,4,17 6,4,19
6,4,20 6,4,24 6,4,26
6,4,27 6,5,2
王履安
6,4,24
中村道太
6,4,22

丰臣秀吉
6,4,3
仇十洲
6,4,17
孔擬戚(横滨德澄号号友)
6,4,12

五　画

史阁部(史可法)
6,3,29
冯誉塘(宁波商人)
6,4,16　6,4,19　6,4,20
冯昭伟(湘如,翻译)
6,4,7　6,4,8　6,4,9
冯潆(霁卿,浙江慈豁人,工书)
6,4,4　6,4,5　6,4,6
6,4,15　6,5,4

六　画

西乡隆盛
6,3,29
朱季方(鼎发号友)
6,4,3
朱宝瑚(观察)
6,4,16　6,4,24
任敬和(谦斋,文案)
6,3,29
关根录三郎(号痴堂生)
6,4,22

七　画

步迈司岱(上海"新载生洋行"东)
6,4,8　6,4,13
何如璋(子峨,驻日公使)
6,4,16　6,4,17　6,4,18
6,4,19　6,4,23　6,4,24
余瓗(云眉,驻长崎领事)
6,3,29
沈南蘋
6,4,17
蒲地文肇(爱知县七等官)
6,4,24
宋徽宗
6,3,29　6,4,17
张芝轩(驻神户领事馆翻译)
6,4,7
张斯桂(鲁生,驻日副使)
6,4,16　6,4,18　6,4,22
6,4,23　6,4,27　6,4,30
张振芹(德澄号东)
6,4,1　6,4,2　6,4,3
6,4,9　6,4,10
张锡荣(楚传,宁波人)
6,4,10　6,4,12
陆伯言(逊)
6,4,12
陈曼寿(嘉兴人,工书善画)
6,4,4
陈衍范(访仲,驻日使馆随员)
6,4,18　6,4,26

八　画

范雨蕉(驻横滨领事)
6,4,12
林守常(闽人)
6,3,30
杨砚池
6,4,7　6,4,9
杨墨垣(英文翻译)
6,4,16　6,4,18
周立人(德澄号号友)
6,4,12

九　画

赵子昂
6,3,29
胡震(小鞠)
6,4,1　6,4,2　6,4,3
6,4,4
倪云林
6,4,12
须田麻
6,4,23
祝枝山
6,4,17

十　画

袁玉振(德澄号号友)
6,4,12
袁镜南(德澄号号友)
6,4,12　6,4,15　6,5,2
郭上治(子蔚，泰记友号)
6,5,7
郭子蔚
6,3,29
唐伯虎
6,4,17
海刚峰
6,3,29
梁锦堂(驻长崎领事馆翻译)
6,3,29

十一画

黄遵宪(公度，驻日参赞)
6,4,16　6,4,21

十二画

葉五壶(厨夫)
6,4,15　6,4,24
森冈昌纯(兵库县令)
6,4,4
童明辉(德兴隆号东)
6,4,3　6,4,9

十三画

楠公(楠正成)
6,4,7
虞冠群
6,5,4

源辉声(桂阁)
6,4,17 6,4,19 6,4,21
6,4,27
滨田彦
6,4,8

十四画

廖锡恩(枢仙,驻神户领事)
6,4,6 6,4,7 6,4,9
6,4,10 6,10,16 6,5,4

十五画

德川氏
6,4,15

十八画

藤沼钧
6,4,22 6,4,23

日本纪游

译名简释

六　画

米利坚

美利坚

七　画

尾张国

日本旧藩，今一宫、鸣海一带

八　画

肥前国

日本旧藩，今长崎

九　画

胆振国

今北海道南境室兰、鹉川一带

十　画

骏河国

日本旧藩，今骏河等地

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

• 傅云龙 •

光绪十三年八月	十七日自京城出发
光绪十三年九月	廿七日上海往日本
光绪十三年九月	廿九日轮船抵长崎
光绪十三年十月	初九日轮船过神户
光绪十三年十月	十一日横滨转东京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	初五日访伊藤博文
光绪十四年四月	十八日束装赴美国
光绪十五年四月	廿八日自美还日本
光绪十五年九月	十七日印图经毕事
光绪十五年九月	廿一日从东京回国
光绪十五年九月	廿七日乘轮抵上海
光绪十五年十月	十七日自天津回京

□ 据实学斋刊本《游历日本图经》

□ 王晓秋标点　　史　鹏校订

傅云龙

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前编上（光绪十三年八月
至十一月）……………191
前编下（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至十四年四月）…………221
后　编（光绪十五年四月
至十月）………………261

前编上

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总办北洋机器局、前游历使臣傅雲龙述：

雲龙游历之国六，假道之国五，而以日本始。或曰：此岛国耳！讵知地背以相反而鉴，日本正以相因而观。以彼学唐而后至于今，已一千二百年有奇，事事以中国为宗。同治七年，效西如不及，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据事直书，按而不断。以为感，可也；以为惩，无不可也。

虽然，欲知彼而不知已，是之谓骛外。雲龙不得不于天津、上海，视南北洋之门户，凡涉兵与商与工与学，罔弗综厥因革，以为同异互参之据，独日本云尔哉！ 游历六国自日本始

日本前游，以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航太平洋前一日

为断，述《游历日本图经馀纪前编》。（游历大旨详自叙，馀纪编年详凡例。）

考试出洋名列第一

大清光绪十有三年夏闰四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考试出洋游历人员（二十一日，试吏、户、礼人员，题为"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二十二日，试兵、刑、工人员，题为"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分考合取），雲龙列名第一。

先是，十年，御史谢祖源奏请收奇杰士游历外洋。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由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报可。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传旨迅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章程十四，朱批：依议。

至是，六部保荐七十五人，考取二十有八，核记载也。王大臣接见，觇器识也。

朱笔圈出十二名

六月初四日 带领引见，朱笔圈出雲龙等十二名。

七月十日，奏派游历。雲龙游历之国为日本国、美利加合众国（附英属地之在美利加者）、秘鲁国（附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及巴西国）。朱批：依议。

十八日 王大臣接见，勉励者再。寻给护照。时日本使臣盐田假归，参赞梶山鼎介代之；翻译郑永昌、交际官

中岛雄。美利加公使田贝，以无给护照权，给公函；参赞柔、翻译哲士。其他按图指里时，则有同文馆总教习美利加丁韪良，医学教习英吉利德贞，与夫日本隐岐嘉雄、天野恭太郎。 丁韪良

八月十六日　雲龙速车行装，先行。

十七日　行自京城石大人胡同。五里，出东便门。又三里二闸，即大兴县王家庄庆丰闸，初名"籍东"，建自元至元二十九年，有上下木闸二，俗呼二闸以此。元贞元年，更名"庆丰"。至顺元年易石，纵百有二十尺，三分长之二为衡。明嘉靖七年，并二闸为一。隆庆二年重修，水高平津上闸十二尺（据元《河渠志》、《郭守敬传》、周梦阳《水部备考》、《漕运则例》、《畿辅安澜志》）。国朝康熙中增一闸于上流，曰"新建"（据《一统志》）。又十七里双桥，交通州界。桥下水，玉河也。其水自玉泉山迳京城为护城河，入德胜门为积水潭，入海子出东便门回龙闸。东出大通桥，亦曰大通桥河，迳庆丰闸而东。十里有奇，迳平津上闸。四里，迳平津下闸。三里，迳三间房，即双桥（据王在晋《通漕类编》、郑元庆《七省漕程》、通州高志）。又二十里，通州北关。其水自双桥而高丽庄，而永通桥，而耿灯庄；南，而通州新城，分流为护城河；复合，迳旧城北门外葫芦头滚水坝，所谓通惠河者是。一曰大通河，俗呼里漕河，亦名里河。其水北出通济桥，东注榆河（据《明一统志》、《桂文襄集》、《昌平山水记》、《方舆纪要》、畿辅唐志李志）。时翻译治装未齐，停车待之。 京城出发 通惠河

二十七日　车行。三里，石坝。又沿河行三里，登舟。按：漕自海河运京仓曰“正兑”，运通州仓曰“改兑”。运漕之省九，通州其咽喉也。岁漕东南凡三百数十万石，石坝其关键也(据«会典·事例»、«漕运全书·石坝须知»)。

登舟东行

二十八日　东行三十里，张家湾。按：北运河者，白河、潮河、榆河、沙河与玉河诸水之汇流也。(按：白河源曰沽河。潮河，古鲍邱水。榆河，古湿馀水，出北沙河桥，被沙河，名南沙河，出鳌鱼沟。玉河，即玉泉也。)未逕通州以前，非漕运所经，无北运河，名陆陇。其畿辅八府地图，记源流未晰。初，漕自张家湾正河。嘉庆十一年，改漕康家沟。其水东南流六里，迳里二泗与张家湾旧河合(据曹学佺«名胜志»)。又十里，保运观。又六里，沙孤堆。又七里，公鸡店。又七里，火烧屯。又十里，漷县故城东，俗曰漷县马头。凡水程湾多，里数时异，此指所经言也。时交亥初，舟暂泊。

二十九日　丑初，行十里，杨家庄。又二十里，和合驿(陆程至河西务六十里，水程百五十里)。天明，然雾重，咫尺不见。又二十里，萧家村。又十五里，扳罾口，出通州界，入香河境。有扳罾口河，出通州孤山麓，至此入北运河。舟又行十五里，靳家庄。十五里，红庙，交武清界。五里，鲁家务。十里，王家摆渡口。五里，河西务，有城。北运河同知、管河主簿、巡检及游击等官驻此。«元史·兵志»：中卫屯田，至元四年迁于河西务。«食货志»：至元二十五年，置漕运司，领接海运。«方舆纪要»：河西务在县

北运河

东北三十里，元以来为漕运要途。明初，大军由直沽败元人于河西务。隆庆六年，筑城环之（据《元史》、《长安客话·川续异同》）。按康熙五十四年，以城东有旧河形，对新河下口至三里屯开直河，于是新河之溜移西，俗呼新引河者是也。又十里，白庙儿。又十里，蒙村。又四里，南蔡庄。又十五里，柴厂。又十五里，杨村，有管河通判。明建文三年，平安败燕兵于杨村；宣德初，征高煦于杨村，即此（据《方舆纪要》）。

三十日　丑初，东南行二十里，下老米庄，庄亦曰店。又十里，马家口，东交天津界。又五里，逕旱沟西，千总驻此，又仓图谓之旱口。又六里，蒲沟（一曰上蒲沟，俗名蒲口），有把总。同治十一年，北洋机器局购地五十九亩有奇，造火药库三（纵长十丈六尺四寸，宽二丈四尺，台高五尺。每库左右竖电杆二，高出于脊。铜尖能收电，安于杆顶，形如鹿角。上承铜条，下贯铜丝，入地见水而止，避雷电也）。又七里，下蒲沟。又四里，辛庄。又一里，屈家店。又一里，桃花口。又三里，黄泰庄。又三里，刘家园东北仓。西，又三里，王家庄，有五空水桥一。又四里，吴家嘴。东，又三里，唐家嘴。东，又四里，丁字沽；沽形似丁，故名。又四里，西沽，东有浮桥，永定河、清河会流处，俗呼上西河。又四里，窑洼，出大红桥，子牙河西南来会之，俗呼下西河。又五里，望海寺，望海楼峙其东，面海河。（按：海河，《禹贡》所谓逆河也，世谓渤海。应劭曰：海之旁出者为渤海。置渤海郡。元，海运皆由天

火药库有避雷针

海河

津直沽入口；明永乐中，会通河成，始罢。其水自天津县东百二十里东南流入海。)左北运河，右南运河（按：南运河即卫河，一曰御河，东南流会北运河)，是为三岔河口，在天津城东北二百步许。

招商局附设电报机

舟至东浮桥，在镇海门外，即东门也。(门四：东“镇海”，南“归极”，西“御安”，北“带河”。)谒合肥肃毅伯。招商局轮船未至。寓局，在城东南五里紫竹林南，设自同治十一年，电报商局附之。初，光绪四年创天津电线，由大沽至城仅百里有奇。越二年，乃增其总局，设东门内，即问津行馆旧址（俗呼杨家花园)。然设之招商局者，有官报机器六；又有得力风，所谓录音机者是（总督行台、新关、大沽数处，通百馀里)。文报局附。

天津

九月一日　观天津南岸炮台。按天津在京东南二百四十里。明备日本，置天津卫指挥、千百户、海防营总兵、游击、城守营都司。然日本惟永乐间一扰乐亭，自刘江望海埚一捷，遂不北犯。季年患多在南，故言海防略北。国朝雍正三年，升州。明年，设水师营都统一，驻海口芦家嘴，兵才二千。九年，改县设府。乾隆八年，增副都统一，兵千。寻裁，置天津镇总兵（据《皇朝文献通考》、《天津县志》)。

北洋形势

今者，海禁大开，天津其咽喉也。然非固奉天之旅顺，无以固山东之登莱，即无以固天津而卫神京。所谓北洋者，天津东南至佘山二千五百里有奇，东至朝鲜千六百馀里（南洋起佘山至广东)。自成山至鸭绿江口六百里，与夫盛京风

凰门，为天津第一门户。登州至铁山岛二百五十里，其第二门户也。铁门关至滦河口三百里，其第三门户也。北塘、大沽为切近要隘。(畿辅李志：以大势论，辽东左臂，山东右臂，而旅顺、烟台为第一门户；以本境论，通永镇为北路，天津镇为南路，而大沽、北塘为第一要隘。)

北塘隶顺天府宁河县（在县南九十里西南三十里），在天津东百二十里，游击驻焉。自沽河口抵海岸曲折而北，六里至北塘河口。二河口间，泥滩也。距大沽北一二里，及北塘南冢地而外，皆洼也。北塘河口有窄澳，深入岸间四五里，中有堤，其外三四里有浅沙口，潮退水止二尺，潮高辄十三尺，轮船行须乘潮。咸丰十年，西人攻大沽不克，转由北塘登岸攻大沽北口，可鉴也。炮台扼之，有高墩三，峰北一，岸南二。营之驻此凡六，同治十年定营制。 北塘

又南三十里有奇，曰大沽，海船从此至天津。港口纡且狭，不克并驶，大者行须乘潮。沽口横沙，船难久泊，此天险也。大炮台四，小四十，营六。又北四十里为宁河之芦台镇，有总兵。又北百九十里有奇，曰山海关，营六（马二，步四）。又东七百里有奇，曰大理湾〔编者按：大理湾疑为大连湾之误。此处所记里程多有不合，如营口并不在旅顺以东，两地相距及距天津亦断不止九十里，疑为手民所误，姑仍其旧。〕营十。又东九十里，曰旅顺，营二十。又东九十里，营口。又东三百馀里高丽，明杨镐以为拒日本于朝鲜，所谓扼上流者此也。(《乐亭县志》明观察使杨镐《海防图说》：倭据朝鲜，似居海上流，而拒倭于朝鲜，所 大沽

谓扼其上流，而蓟、保、山、辽可无虞也。)大沽东南五百里，烟台突出，营凡八（孙七、盛一)。其西外海营卫，营凡四。

天津驻军

而驻天津者，直隶总督亲军营二，练军营五。又南一百二十里，马厂，马队营五。与夫散布他处者，凡北洋马步队一百二十营有奇，水师〔营〕八十有奇。海口炮台，南三：东沽村、东海河口、后墙营门；小炮台二十有五，修自咸丰八年。(铁炮有二百磅炸弹来福钢炮，六十八磅炸弹开花铁长炮，长炮大者重三千斤以上。)同治十三年，大沽后路三十里筑新城(天津城东八十里)；以砖围，长九千八百四十尺；里城门台四，城角台四，皆仿炮台为之。城内大炮台三，明炮台九，护城炮台四，与大沽炮台相应。

开平矿务

铁道

二日 日本领事波多野承五郎偕翻译郑永邦来。领事自言华人苗裔，故字清裔。又晤督办开平矿务唐（廷枢)。开平隶唐山县，在天津城东北二百里有奇(近滦州永平)，多山，产煤铁。光绪初以机器开煤矿，今煤日出八十万斤。铁道之开以此，由天津而大沽、而芦台、而开平，约二百八十里有奇（按道如弓背，若直弦径则止二百里)。新开煤河桥十：曰利涉（芦台)、通津(斐庄子)、济众(大田庄)、横辰(赵鸡翎庄)、咏唐(唐防子)、履泰(泰来)、望丰（侉子庄)、泄通（胥各庄)、阜民(王家河)、庆成（唐山煤井南)。

武备学堂

三日 东渡，游武备学堂。其学始于光绪十一年，成于十二年，房三百间。堂分上、中、左、右、幼，凡五。学

生之拣自营者百六十，入幼堂者自选六十。德国教习六(又印书工一)。

气球之大者，时有督标亲兵刷油，未入轻气（入气用机器）。管球者，法郎西巴尼司也。球形椭圆，纵百尺，衡得纵十之七。用则以绳网笼之，加沙袋（袋十馀，盛沙，球力偶弱则弃袋一、二)，加藤篓(可坐十人)，类皆悬于网。管机器者，法郎西拜勒司也。器车三：一火车，不但为放球时转绳之用，且融铁屑和磺强水；一出轻气车，即接前车而用之；一盛球车，皆高八九尺，长亦如之，前有铁环，可驾马而走，然非大球所用，盖小于大球三之一。(球并机车值银万四千，大者值银四千，故不用车，掘地而置辘轳。)藏球铁屋鸠工矣，今屋以席。　轻气球

堂北有演武厅。厅之东西有测量台。东台千里镜二，共为一架，东视机器东局，如二十步许。其西镜未之架。　千里镜

天津税关四：一钞关（亦曰大关，北门外河北浮桥旁，秋旺，俗曰“秋头子”)；一海关（城东南闸口河沿)；一工部关(三岔河口)；一新海关(紫竹林河岸)。

四日　游机器局(俗呼东局)。局经始于同治五年，续拓于光绪二年。初，度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二十二顷)，继而踰河拓地十一顷，内墉外濠，中外互证，且俟归日。又有附局者，曰水师学堂；在紫竹林者，曰电报学堂，曰水师营务处。　机器局

日夕，登“海定”轮船。船主美利加人波多孙云：船买自美，已十二年，长二百六十四尺，宽三十四尺。

五日　巳初开舟（半时行三十一里，风与浅则缓），东南行二百四十一里（海里七十）。大沽停浅一时，乘潮行，东风顿起。

六日　午初，泊烟台二时许。其地距大沽五百里（海里一百五十一里半。大沽〔烟台〕在福山县北五十华里，小成山西六十华里），即之罘岛也，如吐舌然。与登州北岸相连处为细沙颈，东南之东向西北之西，长五里，山高九百八十尺。又有双岸峰，东十二里曰之罘港（亦曰烟台港），港外东北有崆峒列岛。大潮八尺，小潮六尺半。（自刘公岛至此二百里有奇，〔此处疑有脱漏。〕东南三百里，容艘百馀，八角口容艘六七十。）其西〔东〕百二十里，威海卫，有水雷学堂。

烟台

酉正，舟西南行，大风簸荡。三百六十三里（海里一百一十），成山。其山高五百尺，上有华人、英人各三，入夜有灯。

七日　风，二百三里（海里六十七），黑水洋。六百里（海里一百七十），辽马洋（俗呼黄水洋、绿水洋）。

八日　辰时过佘山，高与成山等。凡行辽马洋八百里许（海里二百五十）。又二百四十一里（海里七十三），吴松口（隶宝山县）。吴松江一名笠泽，《水经注》松江即此，源出太湖，与黄浦合流，出吴松口东北入海。船由吴松口，而黄浦，而虹口，凡三十六里（海里十一），泊上海，计自天津凡二千九百八十四里（海里九百有四）。

上海

县城东北法租界。黄浦相传楚相黄歇凿，又名春申浦，

明《河渠志》谓之大黄浦。出海之口虽名吴松口，实黄浦口也。虹口北为美租界，南则英租界，泾桥以南为法租界。案上海县自元至元二十九年析华亭东北境置县始（元广四十八里，袤百里；明广百六十里，袤九十里；国朝广六十六里，袤八十四里，去京二千八百九十九里），历二百六十馀年无城。明海防建城于嘉靖三十二年，海航入口，直抵城东而泊。各国租界

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松，吴松之要害在李家口。而沪海之防，六朝已重。唐华亭有镇将，宋、元屯军置府。明时之注意海防，吴松屹为重镇。咸丰庚申之役，规复东南大局，恃此沪渎一隅，沿海控制，不其重欤！吴松重镇

康熙二十四年设海关，雍正三年属苏松太道监收。道光二十三年诏西洋各国南五口通商，上海居五口之一，于是新关亦归之。道所辖海口：吴松（六十里，隶宝山县）、刘河（百五十里，隶镇洋县）、七丫（百五十里，隶太仓州）、白茆（百八十里，隶昭文县）、徐六泾（二百四十里，隶昭文县）、福山（三百里，隶常熟县）、黄田（四百五十里，隶江阴县）、澜港（四百九十里，隶靖江县）、黄家港（六百里，隶泰兴县）、孟河（五百七十里，隶武进县）、任家港（四百里，隶通州）、吕四（六百里，隶通州）、小海口（四百里，隶海门厅）、石庄（六百里，隶如皋县）、施翘河（二百八十里，隶崇明县）、新开河（三百里，隶崇明县）、当沙头（三百里，隶崇明县）、澉缺（百八十里，隶华亭县）。苏松太道所辖海口

九日 上岸。

访曾经沧海者问途

十日 访曾经沧海者问途。

十一日 访矿务。

十二日 访文报局，欲通海邮也。

十三日 石印《观海赠言》。

十四日 访海上图籍。

访各国领事

十五日 访日本领事太田升平。其翻译二：一为二口美久，一为伴新三郎。又访美利加领事侃爱德，翻译易孟士。

十六日 访日斯巴尼亚领事濮仪喇，翻译渥利 喊 喇。据云，游历巴西道纡甚。

十七日 刊印中西合璧名刺。

怡和洋行唐廷桂

十八日 访怡和洋行执事唐廷桂，谈假道诸国海程。

十九日 晤乐善堂书局主人岸田吟香，日本人也。

二十日 出使日本之委员姚文栋来谈近事。

二十一日 定《游历图经》体例。

二十二日 检点录入《馀纪》之事实。阅同治上海县俞志三十四卷，其书成于同治七年，今又异矣。

通商关界

二十三日 考通商关界：曰北海关，起安南东京大界，至涠州海岛；曰琼海关，起涠州海岛，至海陵山（即阳江厅对西之岛，其海南岛沿海各处在内）；曰粤海关，起海陵（英线东百十一度四十五分），至英东经百十四度；曰潮海关，起大鹏角，至东澎岛；曰厦门关，起东澎岛，至泉州府泉州港；曰江海关，起杭州府钱塘江口杭州湾，至沿海

北黄河旧口（纬度北三十四），以太仓州镇洋县狼山水道为限；曰镇江关，起长江上游狼山水道，至江宁省城；曰芜湖关，起江宁省城，至安庆省城；曰九江关，起安庆省城，至湖北半壁山；曰江汉关，起半壁山，至洞庭湖口岳州府城；曰台湾关，起台湾海岛，至西岸南一半；曰淡水关，起台湾海岛北，至西岸北一半；曰闽海关，起泉州府泉州港，至福宁府霞浦县南关澳（一名南镇澳），曰瓯海关，起南关澳，至台州府临海县河口；曰浙海关，起临海县河口，至杭州府钱塘江口杭州湾；曰宜昌关，起岳州府城，至宜昌府城上游平善坝；曰东海关，起黄河旧口，至大清河即黄河清口也；曰津海关，起大清河至山海关；曰山海关，起长城山海关，由牛庄沿南向南，至大连湾。凡关十有九，灯塔、灯船、灯杆凡八十，浮标凡六十六，桩标凡六十。

二十四日　游黄氏公和缫丝局。自来水引自黄浦，机器运，供女工数百，凉热应手，日需煤四百磅。杨（兆鋆）、尤（炯）、周（文桂）并谙丝务，访知外国用中国丝，英以织胜，法以电胜，美利加亦一大宗也。出口丝，牛庄不及四川，四川不及浙江，而浙江丝湖州府为最。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年十二月七日，出口湖州生经丝六百四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八斤，值银千七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七两；乱丝头四百五十五万四千九十一斤，值银二百二十七万一千九百九十六两；野粗丝百二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七斤，值银三十五万四百八十二两。是年进口 黄氏公和缫丝局

出口物，价五千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三两。

江南制造局

廿五日 至制造局。按江南制造局在城南高昌乡。同治初，创上海局，僦居黄浦之北虹口洋房，曰机器局。五年，巡抚丁（日昌）奏移今处，凡七十亩有奇。以二十馀亩为局房、制造所；以四十馀亩设船厂、船坞、马头及洋工房；而华工房则另设广东，其地五亩。八年，建翻译馆于西北隅，以广方言馆附。九年，于西北增洋枪楼。汽机、熟铁、卷枪等厂，寻增船厂、测量台，广袤四百亩有奇。六年，于陈家港建火箭分厂，其地五亩。九年，于龙华建制枪、细药、铜冒、炮引诸厂，其地八十亩。

翻译馆与广方言馆

日本邮船会社轮船

二十六日 上日本邮船会社轮船，名"东京丸"，方音语若"托角麦鲁"。一声之转，凡举方音，皆文同中国，而读日本音也。亦呼"新托角麦鲁"，对旧言也。船长四百八十尺有奇，宽四十尺，高五十尺，光绪十年制自英苏格土兰之吴拉斯古地方。初名三菱商船会社，今与共同运输会社合为日本邮船会社。凡谓会社为公司，皆中国人译言，非本名。或从而为之说曰，洋商纠贸谓之公司，此皆臆说。今称会社，实录也。

二十七日 辰正开船。东北行，出扬子江，迤拍拉拉斯岩，而女岛，而男岛，所谓黄海是也。海北为直隶湾，南为支那海。日本俗呼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西为中国陆路，东为日本岛。

二十八日 以极准时辰表测日出时，已较上海速十七分有奇。

二十九日 予正，至日本国长崎县。方音语长崎为纳额沙客。计自上海海里四百三十有七，合华里一千四百四十有二(或云千七百九十七里)，凡行二十一时。易三板船，又行六里有奇(海里二)，泊海关。先乘人力车，访蔡理事(轩)，刘翻译官(庆汾)，获免留难。少顷，游諏访山。 抵长崎

十月一日 偕蔡理事访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未遇，晤书记官本山正久。又访美利加领事卓尔治。

二日 日下义雄答拜，无驺从，此效西一端也。先是游历一事独以为难，内地游者鲜，商港无免状亦跬步不行，而今无阻。

三江馆在兴福寺，始建于光绪九年，来自浙江者，惟宁波八十有奇。又有广东、八闽二馆。

午后，游马鲁鸦麻，译言丸山。有松柏楼，俯瞰比屋，鳞如栉如，屿岚一角，与港烟应。道经萨沽拉巴巴，译言樱马町。菊花多异种，大者一围尺五，其异名曰“秋之月”，曰“雨后之月”，曰“龙之玉”，曰“蜀甲玉之镜”，皆随意易称也。或曰，西京菊倍此。 秋之月

三日 日下知事遣兵部科藤田俊范导游监狱，其长池上四郎偕视。男监房五十二，已决之属，有禁锢监，有屏禁，有暗室，而暗室为最。地板数孔，裁足通气。岁未二十者入惩治监；病入病监；否则驱之监内工业场，舂米、结绳，强弱有差，其值计十之二，然在狱不支也。未决者(犹言未定，亦曰未济)支全直。凡犯四百有奇。女监十，其目与男同，其工课织纫，凡犯三十九。有堂，七日一说

佛法，且有幼犯读书习字处。

又游中学校，其室五级，其生六百。有商学校，生百馀。有师范学校，生百三十，而女学校、女师范学校附之。即鼓风琴，亦其一科。导游者校长小山健之。

备抒西学 游医学校，有植物、动物、光、化、电理、组织诸学。组织云者，显极微物之谓，如以镜视脏腑虫于玻璃瓶之类。有解剖室，剖视恙根，目不忍视。学医亦学武，日交未正，辄习枪刀。导游者校长吉田建康。按学区图云，长崎小学校一百有奇，今游著者。

又游萨沽拉巴巴，览植物试验场，桑茶纵横，花蔬间之。

四日　游福那台古马芝，译言大工町浴也。语浴堂，音若尤牙。

三菱造船 午初渡海，舣舟三四里，至饱浦，览三菱造船机器场。始于同治十一年（明治五），职厥事者英人可图鲁，日本人本山肪也。汽机三，一视马力十，二视马力二十有五。其器曰波儿低勃耳，盖造钉者也；曰水筒节，盖引水者也。其房曰锻冶，曰铸（呼杠杆曰苦连），曰螺，曰样（以木制式，多用机器），曰锅，曰熔铁。其无烟煤，非出天然也，烟以锻尽熔铁用之，其砖烟筒高七十尺。

又南三里至立神，亦三菱造船木工场也。四锯齐下，巨造船松木来自美国 木立分，而铇亦机器，视马力十有四。松木或长七十尺有奇，来自美利加。

其船坞长四百尺，宽百十二尺。修船入坞，以闸抵

潮，以戽水机乾坞。其机马力五十，机下坑深百尺。门外大石二，石井一。井水引自六里外，饮食资之。

又游监狱出役场，与监工异，故曰出役。造炼化石视之砖也。罪人八十，辰出申归，月造砖十万，其炉十四。

是日酉正，日下知事宴于伊良林（地名）藤屋（餐馆名），客居左而首雲龙（漆盘盛纸，上书某），异远游也。（在坐有日本西冈逾明，裁判所控诉长已迁东京大审院第一局长者也；又书记官二，一中村正郎，一本山正久；又属官四，一吉田健康，一渡边信之，一藤田俊范，一巨鹿赫泰。）门灯数十，绘龙。脱履升堂，席地而食。漆盘盛糖作束旗，状一龙一日。肴各一案，方径尺许。进案必跪举之，古所谓举案非欤？主跽客前，接盏乃饮。继则主请客盏，客洗盏与之，既饮，洗盏答之，古所谓飞觞非欤？其舞学唐，微独字与文与诗已也。客有赋诗索和者，且出巨笔索书，即席应之，而皆就地。 知事宴请 盘中装束一龙一日

五日　乘轮船二十三里（海里七）游高岛。其地隶肥前国西彼杵郡，长崎西南境也。览三菱会社石炭矿。其岛高千三百七十五尺，炭线十三层，上者八尺，次曰胡麻（第二层名）五尺，次曰盘秖五尺至十尺，又次最低则八尺也，第一层煤罄矣。先是同治七年（庆应四），与英吉利人合采，后归三菱矿主，姓岩崎氏，名之助。日出煤八百吨有奇，矿穴深一百二十尺，或望而却步。雲龙以身先之，乘桔槔机须臾而下，黝如也。以灯视之，铁路四出，

纵横皆炭箱铁索，去来环转，不少停。掘煤者，卷扬机也，凡五，并马力二百十五；汽罐十一，并马力三十有五；吸筒机十八，并马力九。坑中煤有毒，散之以风，曰通风机。如沟车，如鼓鞴器，罔弗备。其工三千，而亦用马。移时，复乘机上，衣袖顿黑。矿师英吉利人司都大也。高岛西曰二子岛，又西曰中岛，中岛亦有矿。东北十馀里（每里五）曰高峰岛，高百尺，围十倍之，和兰人谓之泊岛。初未通商，他国轮舟未许过此，而今异矣。

乘机下井衣袖顿黑

六日　别日下知事，寻检铅椠，明日行。

七日　餐于松柏楼。上轮船，曰"横滨丸"，方音语若"犹戈哈麻麦鲁"，造于光绪十年（明治十七），长三百尺，宽三十九尺，机器视马力三百，载一千二百九十八吨（凡吨数视物而异，如重物以二千斤为率，轻物以立方四尺为率，煤则以二千二百四十斤为率）。蔡理事、樊翻译（淙），美利加领事、长崎知事之书记来别，酉正船行。

横滨丸

八日　丑初过肥前国之平户，岸灯若星，无虑数百，长崎至此一百八十里（海里五十四有奇）。又航内海，亦曰濑户内。又航马关，亦曰下关，凡二百有七里（海里六十三）。辰初，螺轮暂停，上米数千包，包约一石，产自丰后。有年，米禁出境，而鸦片烟则禁其入。午正行。

九日　辰正，泊神户，方音语若"克贝"，距马关八百一里（海里二百四十三），距长崎一千一百八十八里（海里三百六十）。与徐理事（承礼）游诹访山、楠公祠。楠正

过神户

成者，殉难明初，墓在祠侧。酉正船行，风雨渐紧，从者呼晕。

十日 为皇太后万寿圣节，望北泥首而已。风转急，卧不克起。同舟有朝鲜往美利加随使李夏荣等四人，又有送长崎兵三十之东京者，即导游之藤田俊范。 朝鲜赴美之使臣

十一日 子正，泊横滨，距神户千三百二十二里（海里四百有奇）。卯初，阮理事（祖棠）遣罗翻译（庚龄）为呼小轮舟，盖距岸尚远也。别，般三板船运行李至税关。先是，长崎税关止行李船，赖蔡理事力，得免留难。或曰神户、横滨难矣。而神户以未易船而免；横滨则非使臣无免阻滞权，且非知照外务省不可也。得单则行。

翻译沈（铎）、刘（坤）同步伊势山，俗称"野毛山"者是。有坊，眉曰"报国忠灵"。石柱题曰："余幸全命于西南之役，今为死者募建。明治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泷本丰章"。又有明治十年西征阵亡军人之碑，后题："十一年下神奈川县为战死诸子建之"。时无免状，欲游辄梗，遂至火车栈购票。 战死者之碑

申正，登车行，未移时已抵东京。此为快车，惟神奈川、品川再停而已，其车一日两行。此外车非其例，停车者五。计自横滨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见徐大臣（承祖），署在永田町。 至东京见徐承祖

十二日 日本递信大臣榎本武扬曾为驻京公使，闻雲龙至，折柬招叙于墨江之藤花书屋，不得不先时过访。申正如约，同饮者大学教授中村正直，文部省书记官宫岛诚 墨江设宴

一郎，银行长二，一涩泽荣一，一大仓喜八。又有吴大五郎者，翻译也，自言先世福建人，明季至此。榎本畅言中东利害。

十三日　旧诸侯裔长冈护美出视倭刀于使署，言藏三百年矣，索宝刀诗。游工厂。

兴亚会

十四日　申正，偕徐大臣与芝山红叶馆兴亚会，此日本为亚细亚洲设也。在坐有日本北白川王、榎本武扬、伊达宗城、重野安绎、恒屋盛服、广部精田、边太一、山吉盛义、中村正直、宫岛诚一郎、木村源七、寺田宏、渡部宏基、吾妻兵治蜂、须贺茂韶、丸冈莞尔、仁礼信之、井上陈政、小牧昌业、末广重恭、关口隆正，朝鲜署理使金嘉镇。

游上野浅草等处

十五日　访胜芳，阅所著《吹尘录》四十卷，借兵法略今，而书未成。午后，进樱田门，过万世桥，亦名目镜桥，游上野公园，观动物场。方音语上野曰"维诺"；亦名东台，方音语若"土台"。有东照宫，方音语若"土少沃"，祀明末日本人德川家康。又有不忍池，亦名莲湖，亦名小西湖，围约华里四。又游浅草公园，归过常盘桥。

观光纪游

十六日　冈千仞弟子馆森鸿，以其师所著《观光纪游》一书见，求改其文数首。访书肆。

十七日　重野安绎、小牧昌业、寺田宏、井上陈政约叙于偕乐园，订制绒所之游。中村正直、长冈护美即席酬答以诗。

东京大学

十八日　大学长渡边太一遣书记官永井久一郎导游大

学。其沿革科程详《图经》，大略分文科、理科、法科、医科、工科。其官：敕任者曰总长、曰评议，奏任者曰书记官，判任者曰书记；又有分科，奏任者曰长，曰教头，曰教授，曰助教授，曰舍监，又有判任者曰书记。

其学：年课有程，三年卒业；如出文科，则为文学博士，理法医工如之，给凭曰学位记，记有式。其学年：第一期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期一月八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第三期四月八日至七月十日。其休业日：冬十二月廿五日至一月七日，春四月一日至七日，夏七月十日至九月十日；日曜而外，又有皇秋祭（其纪九月廿三），神尝祭（十月十七），天长节（十一月三日），新尝（十一月廿三），孝明祭（一月三十），纪元节（二月十一），大学令公布纪念日（三月一日），皇春祭（三月廿一）。 三年卒业授博士

其机器：经目验者，有分光镜、诊脉计、呼吸计、脉波计、截蚀牙器、验肺器、验息器、地震上下计，制自德意志、美利加居多。验地震法实本后汉张衡所造候风地动仪遗意，又从而研究之；论者谓创自西人，非也。图书馆有元本汉书。 各种仪器

十九日　游千住制绒所，其长为从六位勋四等中泽永秀。汽机三，大者二，视马力共为一百；小者一，视马力二十。其机器由洗毛而至发采，详《图经》。日成二千六百四十尺，男女工四百有奇。其绒一名毛布，亦曰罗纱，即中国所谓呢也。粗者曰火药包。而集其样为一册，目曰《绒鉴》。 千住制绒所

龙池会

二十日 宫岛诚一郎导游上野樱冈之华族会馆，观美术协会，言术美也。先是会曰“龙池”，新法竞起，古物半徙而西，寻悔。岁一大会，月一常会，保旧物也。以皇族为总裁，其会员目凡四，曰名誉，曰特别，曰赞助，曰通常。其役员，会头一，副一，议员二十，幹事七。每部委司事者七；报告挂、会计挂、庶务挂无定员。其美术品，曰书画，曰建筑，曰雕刻，曰陶磁、金器，曰漆器、绣工，难更仆数。

古物

记稍古者：有黑磁狮二寸许，据言千年物。有铜铃马，字古甚。有调子笛，孔十二，裁二寸许。有陶器名水指者三：皆仁清仿朝鲜造，一栗田烧写，一三岛写，一萩写，二百年前茶具也。有茶壶，谓之水注，一百五十年前物。有平户窑白磁瓶，年又倍之。有铜瓶，腹容水三升，上半竹管形，三百年物。有漆器，年辄视此。若水车莳绘砚匣，面嵌指南针，卉羽有生气。若枫叶莳绘砚宫，题“古满休意作同休伯安章极之”十二字。若时代莳绘手炉。有象眼灯，大倍今式，二真鍮，二金银也。有铁兜，约十数斤，明珍宝光所雕象牙人物十二，眉目宛然。有磁狮炉，二百五十年物。其墨迹名册二百五十馀叶，首神武天皇，次王，次名人，次僧。有明惠上人者，即始得中国茶至日本者也，距今六百馀年，册藏古笔了仲家。又有张度山水扇面，自署吴人。

二十一日 阅英美条约四册。夜撰图经。访工局。

大藏省主税局

二十二日 井上陈政导游大藏省主税局之调査课、地

租课、酒税课、印纸税课、杂税课、地方税课、监査课、计算课、徵税费课、统计课，文书、取扱等处。取扱云者，有“办”意，亦有“管”意。印纸税课大要凡四：曰酒，曰烟，曰药，曰国债，馀卷无虑数十种。关税局司海关税，其课三：曰常务，曰调査，曰制表，府县分表具在。晤关税局兼主税局长、从五位、勋四等中野建明，出纳局长、从五位、勋六等松尾臣善，国债局长兕稻次郎，新泻税关长从六位笋源清风，主计局长、正五位、勋六等渡边國武；主税官二，一佐伯惟馨，一小山正武；秘书官二，一平山正信，一谷蓮一郎；关税局次长石川有幸，次长犹言副也；金库局长小林好爱。

又游印刷局，局务长一川研三留餐。晤工厂长中村祐兴，二等技师佐田清次，三等技师、会计部长本原静一。雕刻师则义大利人碯苏呢也，艺精而嗜古铜器。按印刷局在麴町区大手町二丁目，成于同治十三年（明治八）。其课职曰庶务，课会计曰主计科，课工曰调度科。其印刷部科四：曰制肉，制印色也；曰色料；曰雕刻；曰刷版；曰活版。活版科后五年增（明治十四）。凡地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一坪。抄纸部在东京北丰岛郡王子村，成于光绪二年（明治十九），凡地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九坪。其工日课十一时，一月、二月、十一月、十二月课以十时，每二时即中国一时也。补助银二千五百八十五圆，助自局员；又有自积银十万二千八百三十圆有奇，存自工资，馀详《图经》。

印刷局

雕刻师为意大利人

二十三日 游上野。

二十四日 撰图经。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其版徐大臣得自海东淀藩知事稻叶正邦。

作《篆体正变》序

二十五日 搜罗日本书图。中井敬所求作《篆体正变》叙，立为属草。

二十六日 辰正十五分，乘火车游横滨海埠。寻访美领事格利好司，不值，晤其副希毋，及英领事霍耳、日斯巴尼亚领事克利牟。克利牟，澳大利人，曾游中国十一省，自言绘图未既也。雯龙又游中华公学，海外之祀孔子始于此见之。师三，生七十馀。亥初，归东京。

游历内地免状

二十七日 徐大臣交来外务省所给“游历内地免状”，杂日本文。（译免状略曰：一、行内地之外国人可守各地规矩；一、免状所记日子后三十日就途。一、限日数，途中有事不能速归，以邮便诉其国使，告外务省。一、归后五日还状于外务省，然如自长崎、函馆远地起程再归原地，乃先经其国使署可，还外务省不可过三十日。一、宿店示状，如巡查或郡区户长请视，可允其请，否则不免阻留。一、不许贷状与人。一、不可和日本民买卖。一、不可租内地民房。一、不可发炮游猎。一、半途而归，先还状后可更领新状。一、如犯前规，外务省诉其保人。）

二十八日 访《草木性谱》、《草木备考》、《瓶史》诸书。

游卫生局

二十九日 导游内务省之卫生局者四：一田原良纯，一须田胜三郎，一村井纯之助，一清水友辅。局长兼元老

院议官、从四位、勋三等长与专斋导云龙游历卫生试验所，执盏语云龙曰："卫生之目当否，愿论定之。"为作《卫生说》云：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案《说文解字》：卫，宿卫也，从韦、帀，从行。〔按：卫、繁体作"衛"。《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从分析"衛"字字形作出的。〕行，卫也；帀之言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赝者，真之贼也，辨赝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卫生说

三十日 佐成源五郎导访黄石迪，七十七诗翁也。诗刊十二卷，前八卷已入《东瀛诗选》。 诗翁

购海军省图，惜未全也。归撰图经至夜分。

十一月一日 游浅草之动物公园。有鸟名"拨立根"，

产自美利加。有虎一。游劝工场，据云无欺无窳。

大山岩 二日 辰正四十分，地动。寻访陆军大臣伯爵大山岩、海军大臣伯爵西乡从道、外务大臣次官青木周造、美利加使呤巴图。而朝鲜使金嘉镇约游日本新王宫之吹上园，在大馆町，故将军第也，泷声出石，有数百年松。

西乡从道

三日 游大劝工场。购皮包储图经草，欲携以上下火车，良便。

大火灾 四日 夜，日本桥火千馀家，浅草桥火六百家。板屋、革门、木瓦、竹墙，洁且精矣，而火亦易，东京尤甚，难可胜记。

伊藤博文 五日 访内阁总理、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黑田清隆、宫内省大臣土方久元。归撰图经。

六日 海军大臣西乡遣传令使川村正助迓游海军兵学校。在筑地汐留，始于同治十一年（明治四年八月），学规递更。车至，佩刀者迟于门侧。一为运用术教授长海军少佐内田正敏，一为纪律主任教授副总理冈七郎，一为代理心得海军少佐山本淑仪，与夫学校数官。纵览学舍，旁及食宿，罔弗井井。其武职准士官以上四十一，下士十四；文官奏任十一，判任十五；英教习一。西乡坚留午餐。寻视学生操演，法不离乎法郎西者近是。夹板船一，炮房二，器多求旧，而有新式克虏伯炮转螺。观入弹处，又至鱼性水雷房，细测机电，皆学生练习处。

海军兵学校

七日 故伊豫国宇和岛藩侯伊达宗城招游别墅打鸭。

沟水通园，媒以家禽，野鸭一入，辄网之饷客。伊达氏即同治十年至京立约者也，年七十，无鬓。父宗纪，年九十八，七世一堂。　伊达宗城邀打野鸭

八日　横须贺之游，有约而雨，或请缓期，雲龙不欲失信，巳初往新桥乘火车。适西乡大臣遣川村正佐同至横滨，易人力车，憩海军兵舍，而宫内省之御用邸亦其处也。晤在勤海军大尉町田实业。由三板船上火轮船，风潮顿起十数尺，衣履尽湿，岸不得泊。易小火轮，至造船所，在神奈川县相模国横须贺港东南隅。海军大技监、从五位、勋五等、造船所次长渡边忻三导登弹子房楼一饭，偕观修船渠、厅舍、黉医、制图诸局。其工场二十二，有储料场，有库，详《图经》。今修"天龙"快船，造"桥立"快船；又造炮舰二，一名"高雄"，一名"八重山"，未蒇。泊水雷艇一，长四十八尺。港内人约五千八百，有电信支局，有警察署。岁修去来船三千六百馀艘，输出物值银三百数十万圆，而入较多。其港近深浦湾，其西半岛为二水门，东水门即横须贺港也。东北为放破岛，西为吾妻鼻，吾妻山高三百五十馀尺。港之东角，沙嘴时露，水深百尺或数十尺有差。　横须贺造船所

九日　土方久元来谈移时，撰《图经·兵制》。

十日　大山岩答拜。佐成源五郎来言，《朝野新闻》载红叶馆兴亚会诗，独雲龙作。　朝野新闻载所作诗

十一日　朝鲜使金嘉镇留尝其国食味。曰牛足饼，牛蹄冻也。曰煎油鱼，亦谓之煎油花，以鸡子黄包鱼煎饼

朝鲜使臣饷以其国食味

也。曰粽团，饭裹豆面也；粽团上物曰肋口，是三角形而蜜者也。曰药果，以面印桃酥形而蜜者也。曰饯果，色紫，亦如中国蜜饯。曰乾柿，曰蹲柿，一乾一鲜也。曰人参饯果，蜜高丽参也。曰药饭，即中国八宝饭，亦名高丽饭，以此。曰熟梨，煮梨也。曰麺，以荞麦用有孔器压条，即顺天人所谓活酪也，但此白而细耳。麺加水角五六，其馅雉与牛也，而称馒头，殆袭中国名而未得其详欤。曰南飞，殆澜沸之转音欤，盖火锅也。然所称非尽方音，盖其使略解中国语，或译义，或谐声，拉杂记之，著异也。

称水饺曰馒头

归游星冈，亦名三皇山，在中国使署后。老柏三五，多数百年前物。有日本人以新茶末生火量水，假古陶器，品浓汁少许，谓之"功夫茶"。

功夫茶

十二日　游新桥书肆，访图籍，然地理类多杂伊吕波文而直转昂。

十三日　游入船町四丁目二番地、新富町三丁目三番地，访美利加人威良，问近事。

十四日　游王子扇屋。归乘火车，遇美利加陆军将个鲁读，来自日光山，亦游历云。

十五日　横滨商董陈瑞章等来。初无理事，商民交涉事皆理自陈。

十六日　游浅草。

十七日　游横滨学校，去来铁道，皆趁快车。是夜为西纪除夕。

十八日　日本亦过西年，翻译他往，遂自游新桥、京桥。修竹矮松，千门一碧，稻草悬檐，白纸间之，牛车喧鼓，弦者謕簠，此年景也。见薄冰。 日本亦过西历新年

十九日　黎大臣来，方游四谷警察署，遂往见之，议游历事。

二十日　书肆搜籍，复过上野。

二十一日　黎大臣任使事。 黎庶昌任使事

二十二日　撰图经。

二十三日　徐大臣往横滨。

二十四日　蒲生重章求叙所著《伟人传》，应之。致陆军省书，订游内地日。

二十五日　撰图经

二十六日　游东京陆军省炮兵工场，在旧水户邸。有园，为明季朱之瑜遁居处，额曰"后乐园"，署"明舜水朱之瑜题"七字。石桥卧水，林木蓊然。抚兹陈迹，如见寓公。二十年前，华族居之。今场基约十四万坪，机器三，马力或六十或倍。其少佐星山贞吉导观制村田铳工场，凡工十二，次而藏铜药冒，工次如之，详《图经》。 朱之瑜遁居处 兵工厂

又游高等学校，教头高岭秀夫导观。学科凡四，曰理化，曰博物，曰文，曰女子师范，课学有程。其生送自府县，学成归师厥学。

游不忍池南，见中井敬所，嗜六书，精篆刻。

二十七日　由火车而人力车，访神奈川知事、从四位神守固，未见；见书记官、正七位三桥信方。

二十八日　大藏省来书云，大阪造币局可游览也。

二十九日　撰图经。

前编下

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总办北洋机器局、前游历使臣傅雲龙述：

十二月一日　定明日行程。

二日　辰初乘火车。自东京新桥，始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巳初达横滨，此相模国神奈川县境也。午后，乘火车经程谷户冢，而行隧道二千七百尺有奇。隧道云者，穿山铁道也，如地中行，借以名之。经藤田，而大矶，而酒白桥，而国府津，自横滨至此九十六里（日本十六）。饭，易火车，行三十六里（日本里六），达小田原。小憩于小伊势屋，易人力车，西行。左海右山，松柏蓊然，时杂茶花。竹节横通，山泉石漏，推挽艰甚。下车步行，过早 火车隧道

川桥，复车，登伊豆山。少憩于江浦，又行，夕日隐山矣，电灯如豆，海舶过隙，车声相属，路不见人。忽瞥火树烛天，则焚木祀神也。其日为西纪一月十五，非行夏时之一月十五矣，而犹沿旧俗。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戌正始达热海，自东京至此二百二十八里（日本三十八）。日本温泉以热海为最，浴者如雲。

热海温泉

三日　巳初，车发热海，登日金山。小憩茶店，车路崎岖，步行移时，如羊肠，如鸟道。乘车下山，过大场桥，达于三岛驿，约行四十二里（日本七），此东海道骏河国静冈县境也。饭于相模屋之楼，有松，有冬青，有流水声。又行九里（日本里半），达于沼津驿，宿元间屋，自热海至此九十九里（日本十六里半）。

其地距富士山麓约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而如咫尺。峰矗万四千一百七十尺，一名不二山，又有白扇倒悬之目，盖象形云。日本地志略谓四时戴雪，每当中国七月，为西纪八月，雪融，三十馀日，游之者众。日本史言孝灵时夜生一山。《庆宏纪闻》言，宝永年间，山地大震，发火焰，生一小山于其山腹，名宝永山。富士山顶大坑，盖火处也，其信然欤。山跨相模、骏河、甲斐三国境，东有足柄、箱根二山，与鹰山对。

富士山

四日　早乘车行九里（日本里半），其地名原，天欲雪。又十二里（日本里二）元吉原（非行吉原也）。又十八里（日本里三）富士川渡；其水一南流，一东南流，皆里许入海。水急舟轻，两渡皆然，水涨则汪洋，类中国巨〔拒〕马

河。将渡，有敛钱者，署屋曰"东渡扎扬场"。"扎"，犹言字条也；"扬"，犹言发也。

又里许（日本五町八间）至蒲原。按旧道自原十九里吉原，又十七里半蒲原；今行新道，捷五里有奇（日本不及一里），辟自五年前。又九里（日本里半），由井。又里许（日本五町八间），仓津，餐于海齱楼。又里馀（日本五町十间），有铁路隧道穿山三十〔千〕尺有奇。过奥津桥，桥北有新铁路桥四百尺。据彼人云，铁轨渐引而申，鸠工三载矣，明年由国津府而达西京，后有游者，无斯纡阻。又六里（日本里一），奥津。日本鱼以鲷为最，鲷以奥津为最，鲷即海鲫。又九里（日本里半），江尻。又十七里（日本不及三里），静冈。自沼津至此八十三里有奇（日本十三里馀）。 铁轨渐引而申

方行由井道中，遇醉弁乘人力车，执刀而舞。舆夫缓行以避，醉者相逼而来。无已，驱车前。醉语喃喃，且怒。翻译告所自来，出视名刺，乃脱帽答刺而去。视其刺，盖海军步兵一等军曹某。

五日　静冈知事、正四位、勋三等关口隆吉来谈。铁道在县境已三百里有奇（日本里五十），将与国府津、西京承接一气。县境隧道凡九，仓津其一也。铁轨以桥为道无算，其巨者三：一天龙川，一大井川，一奥津也。知事子隆正负笈德清，去来上海者且四年矣。 关口隆正留学中国

或食蛋糕，形如截竹，有馅。关口知事曰，此名唐馒头，为食物学华之一端。

警察署长袖山正志亦来。午初，寻常师范学校长兼学务课长蜂屋定宪请见，自言关口知事遣其导游师范学校。即乘车往，其生百五十。又游寻常中学校，见校长杉原正市，其生三百五十。归，咽燥甚；盖静冈热于沼津十度有奇，数十年一雪。

游久能山

六日　蜂屋复来，将游久能山，如昨日约。或劝辞以疾，雯龙难爽信，遂往。山在静冈县治东南十八里（日本里三），高六百尺，螺旋而上，其曲十有七，其石级一千九十。登第三层，已背汗津津。登第二层，为德川将军家庙，少坐。登第一层，则榊原照久茔也。据图籍，人皇三十四代推古天皇时，有大政大臣久能忠仁，开山祀观音。称补陀落山久能寺，仅成堂塔养老。时行基僧以楠木雕观音像，增坊舍三百。永禄十一年，武田信元领此国，移其堂宇于城（非如中国之城而有避兵意），城代置福丹后守。厥后德川氏起，领至松平丰前守置成代。元和元年，榊原从二位大内记照久卒，葬此。明治初，去佛与神，置祠官。

榊原照久之遗物

雯龙游时，其祠官出视照久兜、铠各一，伽罗一。此茄楠木也，长尺六寸，宽五寸。香盆一，丹黑木为之。秋叶砚一，即中国端石也，长不及尺，署曰御旅砚。磁香炉一，淡绿色。他器五十馀箱，山轿五，铁水缸五。其中二缸文曰："文久元年辛酉年九月十七日从五位下伯耆守藤原朝官木多正讷"（在第二层）。又二缸文曰："安政七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从五位下源朝臣土岐下野守朝昌"（在第三层）。

皆高四尺，围五尺。又一缸文曰："文久元年辛酉四月十七日从五位下源朝臣榊原越中奇照求"（在寺门外），高五尺，围六尺。书画虽多，异常者鲜。祠官伸纸索诗，走笔应之。

下山，即根古屋村。出糖，非蔗非枫非莱菔，而以黍稭汁制之。供导游者一饭，归。是日，往还积程华里六十有三（日本十里半）。 黍稭糖

七日 乘人力车发自静冈，西行里许（日本五町八间），过安部桥，千二百五十尺有奇，其南铁道未成（成轨里数又有异）。行约九里（日本里半）至鞠子。过宇都山隧道七千二百尺有奇，中有灯七，然对面不见人。道开于光绪三年（明治十）。约行十二里（日本里二），冈部。又六里（日本里一），鬼岛，有小学校。又四里（日本一里五町八间），藤枝。又九里（日本里半），岛田。又一里（日本五町八间），大井川桥，三千尺有奇。又六里（日本里一），金谷，入远江国境，仍爱知县境也。舆夫疲难可〔？〕进，增二人引之。上小夜中山，有"夜啼石"，色黑，扁而圆，围三尺许。约行十里有半（日本不及二里），日坂。又十二里半（日本二里有奇），挂川。又十五里有半（日本二里有一里之六），袋井。又九里半（日本一里有过半里），见附。又一里（日本五町八间），一言桥，桥下稻田也。又六里（日本里一），天龙桥，三千九百尺有奇，据土人云，此其桥最也。小憩中町，时已上灯，雨丝加密，衣履尽湿。又十八里（日本里三），滨松。自静冈至此百二十一里（日本二十里有五町八间）。 夜啼石

大米屋 有年楼

八日 侵晨雨止，车在门矣。逆旅人濡墨属书“大米屋”、“有年楼”而行。二十九里（日本不及五里），新居；中间铁道桥四段，凡六千尺有奇。下临滨松湖，数年前，一夕海水冲之，湖遂通海。水畔新道曰“今切濑户”，切之言割，今之言新也。又里半（日本四分里之一），上汐见坂，车不克前，步行久之。又九里（日本里半）白须贺。又三里（日本半里），入爱知县三川国境。又二十一里（日本三里半），丰桥，其桥卧丰川上；其地有名古屋镇台分营，适遇出巡兵百。又十七里半（日本不及六里），御油。又三里（日本半里），赤坂。又十五里（日本二里半），藤川。又十四里（日本二里十町十六间），冈崎，而宿。自滨松至此，百十三里有半（日本十八里有六分里之五）。

九日 人力车发自冈崎。行二十三里（日本三里有六分里之五），知立；有驿，为爱知县三河国碧海郡地。中间过夫妇桥，长数十尺，以石为之。又过矢矧村之矢作桥，长千尺，亦以石，而栏则铁（或曰不经知立则经驰鲤附）。又二十一里（日本三里半），桶峡间。石刻文曰：“桶峡间古战场”，盖四百年前有丰臣秀吉者，袭今川义元于此，毙之，见日本外史；其地有驱疾院。又三里半（日本半里二町三十四间），鸣海，此爱知县尾张国境也。又半里（日本二町三十四间），笠寺（祀观音）。又十里（日本一里有六分里之四），热田。又九里（日本里半），名古屋，即爱知县知事治也。自冈崎至此六十七里（日本十一里有六分里之一）。寓秋琴楼，松竹楚楚，可坐石枕流也；然寒甚，不似

古战场

静冈之暖。知事遣书记官山县伊三郎与属吏浅田胜来。

十日 访爱知县知事胜间田稔，据云县境铁道已成百二十里，将成之轨百五里。又访名古屋镇台司令官、陆军中将、从三位、勋二等、男爵黑川通轨。寻游端下（地名）工场，其磁器主为竹内忠兵卫。又游南武平町松村氏陶器工场，其窑凡二月烧二次，烧以二日为率，而器出窑以二十二日为率。 在名古屋

十一日 游师范学校，其生八十，其长为大洼实。又游寻常中学校，其生四百，其长为朝夷六郎。又游商业学校，其生九十。是夕，胜间知事赠诗索和至再。答之，喜。

十二日 黑川中将导游镇台，视天守阁，五层，高百二十尺，下嵌乱石，上转危梯，阁脊金鳌二。又视兵库。寻至观兵场，黑川中将按辔出台，步兵千馀分队进，炮兵、辎车兵亦进，抽操如法郎西法。既而宴偕行社，其社建自光绪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取同袍谊也。中将以次三十馀人起，属云龙曰："愿得诗并叙"，即席应之。又游兵房。归，求文若诗无虑数百，濡墨达旦；明日行矣，倚车犹补数纸。 黑川中将导游镇台 求文若诗无虑数百

十三日 黑川中将遣大尉等送至火车。行五十四里（日本里九），半田。又六里（日本里一），武丰，而食。按半田南曰大芦，又南曰长尾。初无武丰，名厥，后开山填壑，积而名之曰武丰，属爱之县尾张国知多郡之半岛，兵舰往往泊此。欲增商埠，非三重之四日市即择于斯，虽已测量，规画未定。

又乘人力车，行九里（日本里半）至铃谷村，游酒工局。一、盛田（复姓）久右工门（名）之日本清酒，岁制一千二百石；一、滨仓会社之麦酒，即泰西人所谓碧儿酒，岁出六千石；一、森田松食之葡萄酒，岁出二十〔？〕石有奇。半田亦有酿麦酒者。往还游览约六里许（日本一里），又旋武丰乘火车，仍假道于名古屋，易火车行百二十里（日本里廿）至长滨。中途经中井桥三所，跨皆中井川也，故名从同。风雪逼人。戌正，宿中村屋。是日，去来火车二百四十里，人力车十八里，凡二百六十四里（日本四十四里）。

日本清酒和碧儿酒

十四日　冒雪乘轮船曰"庚辰丸"，舣琵琶湖。东西丛屿，积雪已三四尺，盖此地雪四日矣。未至竹岛，先见一岛，曰竹生，不峻而临则深无底。既过矶山，帆斜松原，行三十里馀（日本五里馀），仅及湖程三之一。户长大岛居彦平鞠躬道左。乘人力车三里（日本半里），寓彦根城北之乐乐园。

冒雪乘轮游琵琶湖

先是，彦根为近江国地。其旧诸侯，是德川氏所任之井伊氏。同治十年（明治四年）履国，置彦根县令，寻并入滋贺县，设裁判所支厅，支之言分也。有中学校。其户减昔四分之一。乐乐园初为旧藩之槻苑。琵琶湖畔，大洞、金龟山（一名金山，一名龟山，有阁如城，亦呼金城山）、胆山（亦名伊势山）、泽山诸名胜，历历心目。所谓三曲红莲者，咫尺窗罅。（土人数景，曰大洞白樱，曰三曲红莲，曰龟城新绿，曰槻苑凉风，曰兔峰大月，曰胆山积雪，曰

三曲红莲

泽山返照，曰石崎过雨，曰松原渔火，曰矶浦客帆。)然游者非樱春，即荷夏也。今则千峦一白，湖光沁人心脾。他樱多红，而大洞花白。洞侧有清凉寺。寻步湖边，雪深，路难可辨，巡捕官剌曰染谷为之助。索书者麇至。 大洞白樱

十五日　有巡捕属吏曰大平驹雄，亦以诗贡，依韵答之，踞谢者再。轮船时犹未至，且游治丝工场。其缫丝女一百二十，其机尚不逮上海。寻憩湖侧三柳亭，有土人作狮子舞娱客；或弄四丸，仿佛公孙舞剑。而风涛转急，仆夫欲止，而轮船至矣，曰"太湖丸"，遂行。 缫丝机器不逮上海

西航百二十里(日本二十里)，戌正，泊大津，即滋贺县治也，亦近江国境，寓中村屋。是日，人力车往还十二里(日本二里)，船行百二十里(日本里二十)，凡百三十二里。县知事时往东京，岁辄一往，其例也。

十六日　滋贺县书记官来谈。县地营兵一千有奇，分自大阪。有绩麻会社。其学校有师范、有医，馀与爱知略同。大津则名鹤滨，地形如鹤翼，故名。其西北有比壑山，其东南有三上山，俗呼近江富士山者，此也。琵琶湖至大津之赖田村，顿狭，宇治川导源于此。过木桥二，皆以地名，湖西火车自此始。晡后登车，车欲西行，而先向东，不逮半里，盖换火车头也。车屋悬灯，行隧道也。西行里半(日本四分里之一)，马马。又二里(日本三分里之一)，穿逢坂隧道，千五百尺。约行二里(日本三分里之一)，大谷。又六里(日本一里)，宇治；其茶为通国冠，俗呼宇治茶，高无三尺，纵横一碧，长滨十里，仿佛近之。又三里(日本半 宇治茶为日本之冠

里)，三品，其地产竹，俗呼三品竹。西北岛上有将军茔，在德川前，车少停即行。三里（日本半里)，伏见，有稻荷神社，祀狐。又六里半（日本一里有奇)，西京，自大津至此二十四里(日本四里)。寓淡路屋。

稻荷神社祀狐仙

十七日　西京府知事属吏半井真澄来言，知事已赴东京，而此为商贾杂居，宜择胜此者，代觅客舍于鸭川三条桥西，曰池庄。

西京知事为择居处

十八日　移居，如半井真澄约。西京图书金石，庋藏古寺居多，半井真澄实司之。能诗，且工和歌，即倭歌也。导游以明日始，聊游誓愿寺，步寺畤，过五条桥而归。

十九日　游智恩院。在东山四条林下町，建于日本永观中，当宋雍熙年间也，亦曰华顶山大谷寺。山以樱花多，故名山。塔建于康永元年，当元至正二年。有钟楼，铜钟高丈八尺，径九尺，厚九寸五分，重二万贯，一鸣若震，声达四隅，不轻杵也。有萤窟，为圆光僧遗迹，又有瓜生石。七十馀岁老僧彻定（姓养鸬氏)，飞锡长崎，辄私携寺经与画院。僧皆门外汉。

智恩院

菩萨处胎经

杂视所藏，据云《菩萨处胎经》为善。第一轴无书人名字，古而拙，相传唐时人写，然世、民皆不缺笔，其省文有德、萝、豨、璎、娶、律等字。第二轴卷首识佳处，后人所补，“善权品”以下陶仵虎书，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即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为日本钦明十一年庚午，已千三百十二年。仵即伍，敬史君碑可证。第三轴亦陶书，揔作㯽，偏作徧偏，賺作賺，槃作縏，边作邉，幡作憣，痴作癡，

寂作家，湿作濕，色作色，鬼作鬼，打作打，刹作剎，过作過，痛作㾓，牙作𤘅，匹作匹，疆作壃，脩作㣙，讲作講，妒作妬，仪作儀，绒作㦓，牵作𤛓，英作美，阎作閆，妻作㛮，施作㙮，厚作㢂，求作𣳚，持作持，堆作堆，拯作拯，微作微，对作對，族作𣧎，係作係，凭作冯，律作律，夹作挟，佛作仏，陶作陶，搜作㨗，昏作惛，与西魏碑文往往而合。又有㓞、𥌫、偏、𢟍数字，行箧无书，考俟他日。第四轴未见。第五轴前十三行后人所补，"阿须伦"以下唐人书他本，仅书译文，此并梵字书之。

《海龙王龙》〔经〕四轴，第四与和法隆寺所藏大周长寿三年李元德之《法华经》字体相同。又有《大意经》一轴，天平前书也，在唐开元前。《梵女首意经》一轴，西晋三藏法护译也。《优婆夷净行法门经》二轴，六百年前物。　海龙王经

《持珠校量功德经》一轴，尾署曰："神龙元年正月廿三日，北天竺国三藏梵云阿弥真那唐云宝思惟宣译，梵本播经大德僧尸刑料多证笺，波罗门大首朝臣李无谄译语，大兴善寺翻经沙门师利等证义。"闻老僧言，古写经本往往尾有译人姓名，元明后辄多削去，可惜也已。按唐中宗复辟改元神龙，为日本庆云二年乙巳。　持珠校量功德经

又有《中阿铪经》二十九卷，尾署曰："天平宝字元年九月十五日，式部位子少初位下毛野若大何勘本经，覆位兴福寺沙门行禅证同章。十月二日散位少初下冈日佐大泽写，左大舍人少初位上大隅忌寸君足初校，散位从八位下大纲君广道再校，神宫舍人少初位上秦忌寸忍国三校装书，近　中阿含经

散位少初位上秦忌寸东人装（用榖纸廿七张）。”按天平宝字元年，当唐肃宗至德二年丁酉。

黄石公书

又有《黄石公三略》建保二年写本，是年当宋宁宗嘉定六年癸酉。又有葱岭石，出纪州古屋，以形名也。

又游东寺，创于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当唐贞元十年甲戌，名左大寺。嵯峨天皇宏仁十四年，当唐长庆三年癸卯，空海董之，为真言宗之始。文明十八年火，明成化二十二年丙午也。文禄五年地震毁，即庆长元年，为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先是，天正中，即明万历中，丰臣氏曾修讲堂。其五重塔建自天长三年，当唐宝历二年丙午，后毁于雷火。宽永十八年，当明崇祯十四年辛巳，德川家光以钱九百七十贯，工历二载而成。

真言宗古寺

其写经墨迹，若《空海请经目录表》，大同元年书，当唐元和元年丙戌。若《真言付法传》，宏仁十二年书，当唐长庆元年辛丑。与夫《风信帖》之类，皆学晋唐书法。东京大藏省石印，半出于此。又有《灌顶经》七卷为一轴，《郁迦经》一轴，《华严经》四卷为一轴。又有天长四年，即唐太和元年丁未《十喻诗跋》一轴，《华严经》一轴，《瑜祇经偈》一轴，皆空海书。又有小野篁书《般若心经》一轴。又元奘所译《显无边佛土功德经》一轴，无书人名。又有唐吏部尚书唐临撰《冥报记》三卷，卷各一轴，二行书，一楷书也；隋作随，换作换，戒作裓，修作修，又有《弥勒上生经》一轴，天平十年出雲国寺从五位下勋十二等石川年足书。附文曰：

空海墨迹

维天平十年岁次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九日丙寅，出

雲国寺从五位下勋十二等石川愿臣年足，稽首和南十方诸佛：盖闻法门兴圣，表无量以凝尊；真相开灵，随缘幾而应物。故得五根宣化，遥变响于和音；十念成功，远登神于补处。年足慈颜永隔、空怀内极之哀；讳日俄临，方积终身之感。庶凭功于妙力，希树果于良因。谨以兹展，敬造弥勒菩萨像一、铺写弥勒经十部。莲台宝相，含璧月而被光；贝篆灵文，贯珠星而流影。伏愿契道能化，升游正觉。菩萨树下，闻妙法之圆音；兜率天中，得上真之胜业。通该有顶，普被无边。并泛慈航，同离忧网。

是文虽曰俪体，可补《全唐文》之遗。天平十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也。

又有天安七年历一轴，其年当唐咸通四年癸未。又有《玉篇》第二十七卷，与滋贺县之石山寺一卷，奈良县之尊胜院二卷，皆唐写本，可珍也已。半井真澄允为传钞，然《古逸丛书》已补刊系部。又有《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空海撰。是本为永久二年抄自教文王本益，在宋政和四年。又有《论语》之《述而》、《泰伯》、《卫灵》、《季氏》四卷，为六百年前写本；何晏《集解》原稿，涂改处亦依写之。又有《史记》二卷，起“也在扶风号曰后稷”，亦六百年写本。又有《庄子》写本，逾千年矣。其它真赝杂陈，书簿间亦注明。又有木刊“普门”二字，空海书也。 唐人写本《玉篇》

西京之东福寺、泉涌寺、智积院、妙法院、清水寺、高台寺、建仁寺、智恩院、欢喜光寺、金戒光明寺、真如堂、智恩寺、大德寺、大报恩寺、北野神社、本法寺、妙 西京各寺多藏文物

觉寺、相国寺，凡古画六百廿五幅，七十六轴，帖一，屏风六；东寺、西本愿寺、东本愿寺、御影堂、大雲院、金莲寺、妙心寺、仁和寺、广隆寺、清凉寺、二尊院、天龙寺、大觉寺、神护寺、高山寺、古画二百六十五幅，五十一轴，屏风十四；银阁寺、曼珠院、高田坊、誓愿寺、瑞泉寺、南禅寺、本能寺、妙传寺、寂光寺、善导寺、佛国寺、醍醐寺、上醍醐寺、万福寺、平等院、最胜院、三室户寺、蟹满寺、海住山寺，古画三百二十六幅，二轴，帖三，屏风三，钟绘一。其所藏写经以智恩院为最多，亦有藏书。

二十日　游天满宫，一名北野神社，在上京〔？〕第六组乌居前町。其宫建于天历元年，当唐开运四年，去今九百四十三年。祀赠大政大臣菅原道真，著有《菅家文章》二卷，其裔宗渊为辑《北野稿草》十卷。其宫司田中尚房撰《北野神社由来记》。出视《妙法莲华经》八卷，为一轴，道真笔也，其纸硬黄，其格金丝，其书金。有藏书库，然古本鲜善者。其庭卧数黑石牛，形质不恶，而皆非古。惟一铜牛，有文五行，一行曰"文政二年己卯九月吉日"，二行曰"京三条釜座住"，三行曰"近藤播磨掾"，四行曰"御铸物师"，五行曰"藤原政门作"。

菅原道真

又游鹿苑寺，在山城国高野郡大北山，造于应永四年，当明洪武三十年，去今四百八十二年，足利氏义满将军之家庙。是为义满栖隐处，以法谥"鹿苑"为寺称。阁三层，贴金蚀幾尽，铜凤栖屋顛，是以有金阁之目。临池，其水源

足利义满之家庙

于园之石瀑，即所谓龙门泷者也。又泉二，曰“盥漱”，曰“煎茶”，合而注焉。怪石玲珑，随溜异形，岛屿点点，俗呼镜湖，湖心石皆作岛状。应仁中被三好贼火，金阁巍然独存，寻复其旧。有茶室，以南天树为楹，以莺宿梅为柱。曰“夕佳亭”，取唐太宗“山光佳日夕”诗句意。有怪松一，中幹亭亭如樯三四丈，前后肖舳舻形，不下三十丈有奇，势奔镜湖，五百年前物也。曰陆舟松，卧幹俨然一舟也。松根石五色斑斓。其啧啧人口者，曰后水尾帝手植山茶，曰蟠根石，曰露盘石，曰布袋石，曰走马石，曰如龙石，曰独钴水，曰渡天石，曰富士形手水钵，曰义政所遗石灯笼，曰白龙石，曰卧龙石，曰安民泽，曰鲤鱼石，曰龙门泷，曰虎溪桥，曰岩下水，曰银河泉，曰九山八海，曰夜泊石，曰苇原岛，曰镜湖池，曰赤松石，曰畠石（日本有畠字，近田谊），曰淡路岛，曰出岛，曰出龟，曰入龟，曰红叶山，曰夜啼石。其中银河泉水为烹茶上品。出汉投壶铜器，其筒肖竹，蟠龙，底方，四角作连环状。又有铜磬四，其质古，其蚀绿，惜无款识。 夕佳亭

导游者同至今出川中村楼一饭，而雪如掌。寻游大德寺，在爱宕郡东紫竹大门村龙宝山，建于元应元年，为元延祐六年，去今五百六十四年。书画罗列，而宋徽宗鸭图，明仇英汉宫春晓图（書星以八分书王建宫词百首于后），其卓卓者。雪不得止，僧濡笔属书“龙宝山”额而归。 大德寺

二十一日 学务课（官名）三吉艾（人名）等导游寻常师范学校。在上区二十组两御灵町，立于明治九年，当我光 寻常师范学校

绪二年。其校规定于十九年，为我光绪十二年，有校长、教头、教谕、助教谕、斡事、舍监、训导、书记诸目。其男女生凡百二十有三，附小学校生二百八十有一。是日枪操者一十有奇。

盲哑院

又游盲哑院，在椹木町，立于明治十一年，当光绪四年。其男女生，盲四十三，哑五十八。其学修身、读书、算术、地理、史学、物理、体操皆同。所异者，盲生识字以厚纸凸其字，画天地图，辄判高低，珠算削子之半，习书借木为规，指南针缺针尖处，手试之而识。芟地草作螺转形，环行即可知方，曰感觉练习场；亦有直行练习场。其专精音乐者，以十三弦筝为妙品，鼓秘曲十，又杂以琵琶，歌越后狮子曲。其他琴有数种：曰须磨琴，须磨在大坂西，即一弦琴也；曰“八云”。即二弦琴也；曰“吾妻”，

“吾妻”

即四弦琴也。俗以东为吾妻，故旧呼东京为“吾妻”，意者创自东京欤？又有月琴、木琴（二种，一十三木，一四木）、胡琴。其技有以纸条织盘盂诸器，饰以漆若金，工细绝胜。有目者哑生工绘与木与铜。哑者必聋〔？〕，而有发音之学，以嘬唇画掌诸法教之，能以字形手势应。

高等女学校

又有高等女学校，在上京区第二十一组驹之町，立于明治五年，当同治十一年。其生：普通学科百七十八，缝纫科百三十八，缀锦科二，毛丝科十八，洋服科百七，凡四百四十三。其学不外汉文、国语、英语、伦理、地理、数学、史学、理学、家事、图画、音乐、体操。按体操为学校通例，木器四：曰球铃，曰球棍，曰拿环，曰当拔耳

（长尺馀，日本无定名，此袭英语），而女独无当拔耳，适见体操铃、棍二法。

又游画学校，在二十一组第一舟入町，立于明治十三年，当光绪六年。其生：男九十，女九。其学大较有八：曰水墨，曰写生，曰淡彩，曰着色，曰摹写，曰缩图，曰线图，曰投影。所谓投影者，临画法也。所谓线图者，照影法也。又有医学校，商学校，皆无大异。 画学校

二十二日 游缫丝、制绒、磁器诸所。

二十三日 游日本旧皇宫之清凉、紫宸诸殿。紫宸惟绘中国名臣伊尹以次，如董仲舒、郑康成，以学与焉。又游二条城离宫，则德川将军昔自东京朝时所居也，既壮且丽，亦坚亦精，胜宫多矣。创于丰臣，在三百年前，德川袭之。明治收权，以此为京都府厅者数载，今定为离宫。日本之城大抵有天守阁，此亦昔有今无，盖为急时自卫计，非若中国为庇民计也。权臣据之，君弱之形如见。又游桂宫，作记云： 旧皇宫绘伊尹等人像

日本西京有水曰桂川，导源丹波东南，流迳岚山麓，而至桂村，故桂王别业在焉，亦曰桂宫。光绪十三年冬十二月廿三日，为日本明治廿一年二月四日，西尾氏为忠有偕游约。先是人言西京多诗人，治经独鲜。西尾氏见即问小学，出记有经术气，傥其人〔案：疑脱“乎”字〕。 游桂宫记

与游之日，冒雪由皇宫而二条城，而桂村。少憩，西尾氏语雲龙曰：“闻子治经能文，盍记斯游。”出其旧记，雲龙且游且读。其山无而有，其水桂川而外无杂流。红萍半

池，沼影不波，则月波楼也。松涛一碧，冷冷有弦外音，则松琴楼也。有亭衣茅，柱皮青未尽脱，则赏花亭也。面渠背潄，鸟语时来亲人，则笑意轩也。园林堂锁雲数重，扉不得辟，为祀词人某处。池南曰御幸殿，增自后尾天皇，即明治十年行幸处，离宫之目以此。中有桂木，书庋云来自唐，而月字引手、兰瓣古钉疑皆初建时物。按厥宫始芙正中，丰臣氏代式部卿亲王为之，其石半为岛津、加藤、福岛、细川诸氏助之也。

中有桂木云来自唐

雲龙起而质疑于西尾氏曰："乐乐园以狭远胜，金阁寺以清洁胜，皆借山水，非尽人为。是宫独以人，而不啻一一出之于天，何工何术而克臻此？"西尾氏曰："善哉问！鸠工者，小堀政也。宽永中所补之工，亦非异人任。初，与丰臣约云：'太阁不兴是役，太阁苟欲兴之，不趣功，一；不惜費，二；不自出已意，三。'丰臣如约，以有此也。"雲龙闻而多之，慨然曰："世或任工，辄谓勿缓也，勿费也，勿违也。嗟嗟！虽微乎其微，如功难奏，何况所责十百此哉！"

桂非花时，有留人意。岚山速游，车不克停。乃掬泉涤尘，歌曰：

桂水清兮斯濯缨，年三百兮松倒生，人之力兮如天成。

既而烹雪，重曰：雲石拳兮雪山起，西复西兮止非止，工代天兮约视此。

岚山

又游岚山。山麓水即桂川上流。其山春以樱胜，秋以

枫胜，四时一碧则松也。

二十四日　属《图经·馀纪》草。

二十五日　游工厂。

二十六日　冒雪游本愿寺。建自四百年前，明治初毁，在我同治七年，后明治十五年，为光绪八年，鸠工修之，今未及半。日本巨寺，罕有其匹。工用髮绳，大者重五千斤，小亦数百，凡一万数千斤，皆献自尼。 本愿寺 工用髮绳皆献自尼

诗僧小川泰导游涉成园，初为源左府融河源院庄旧址，其改园名曰“涉成”，创于庆长之幕议，宽永之教旨。文政七年为我道光四年，署扁者纪侯也，作记者赖襄也（又作诗十三），今并园属之本愿寺僧矣。赖襄诗所谓“印月池”者犹在；而“傍花馆”已毁；“滴翠轩”袭其旧目，而小且敧；“卧龙堂”峙之岛间，四面皆池水也，泊舟一，无楫。有松为一千岁前物。有石灯笼，盖丰臣氏以兵获自朝鲜者也。既而僧拥绢纸数十幅，环立索诗，应如其意而归。明日行。 涉成园 石灯笼

二十七日　检点行李。晡，微雪。乘人力车至火车头，遂登轮车，经东奇，而向町，而高槻，而山崎，三十六里（日本六里）交大阪界。未至山崎里馀，过木津桥，长百五十尺有奇，跨木津川。又行茨城，而末田，而大阪，四十二里（日本七里）。自西京至此七十八里（日本十三里）。逆旅辄患人满，投中岛一丁目第一号之“自由亭”，与西人狎，而中国人前无宿者，求一安枕亦难。大阪知事又赴东京。于是致书其书记官，遣属吏前田辰次郎来，客舍乃定。夜 至大阪

风烈甚，东区火。被毁者曰难波神内彦六座，曰古木场说教所社务所，曰吾妻桥扬弓店，曰秃祠手洗所、土藏所。

二十八日　大风。府书记官今井艮一来，订游历也。午正，井池筋西川火九十九户，延及大阪桥，又火旧桥八百八十八户。其地方隅，以高丽桥为中心。自由亭西南面水，曰淀川，有淀层桥。又有浪花桥，在其东南，直跨东北；桥下水曰堂岛川，在其亭北。

大灾

二十九日　前田辰次郎导游造币局。其长曰正五位勋三等速藤谨助。其局立于明治元年，当我同治七年。其工试银为先，以硝强水熔银，谓之硝强银水，水无色。以盐水再变，谓之盐酸银，水色白，则银之渣滓去。又一法以白蛤粉窝熔银，渣滓入窝，则窝黄而银净。有熔解所，设炉三十有五，每炉日熔银二千五百两，入铁模为板。有伸金所，压板以机，再压则烧，三压则薄。欲成圆形，亦假机器。有秤量所，币质既圆，入机分三路而出，一如式，一过重，一过轻；轻者再熔，重则以机磨边而再衡之。秤量之机见其三种，一双入，二单入也。有极印所，既以机起币之边，入火烧之，以淡硫酸水洗之，欲其白也。而复印字与花，两面如法，则成。造铜币亦如之，铅与锡居铜百之一。

造币局

归，晡，复游炮兵工厂。在摄津国东区杉山町，明治三年，为我同治九年，移自香港。汽罐一十有六，视马力二百二十有四，日需煤一万二千五百斤。所谓熕铜者，亦称“唐铜”，此取法中国之一端也。炮式不仅效义大利，即

炮兵工厂移自香港

如钢炮之名"文珠"者，自法郎西人文珠始也。有野炮，有攻城炮，有海岸炮，分等凡七。伊藤博文所致于天津者，第六等也。其机器有压水力，较油力倍速。启厥铁管，则四百顿水力托铁器而上矣。又有压油力炮门入铜模三，渐入渐巨，以缓为功，故不用水。凡熔铜炉，铜置火前，反射之力较平熔为猛。 伊藤博文致于天津

三十日　为日本纪元节，在官一例休息，此犹沿旧纪之一端。游博物场，在本町桥之桥诘町。其中兼劝工场、植物动物场。晤厥长天野皎。园池傍有宽永十一年甲戌所铸中钟，高四尺许，有铭。此德川家光蠲大阪民租，民铸以报者也，在明崇祯七年。

又游生玉宫，建于天正年，当明万历年，祀生国、荣国两魂神。是日适观舞祀。一女赤足衣白，持悬线杵立汤釜前，入酒米于釜，以竹梢搅之，盘旋四洒而舞。两道士鸣鼓与钵。旧俗然也。 舞祀

十四年戊子正月一日癸丑　是日本二千五百四十八年，为明治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即西千八百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游天满桥，欲视铁道桥也。其铁购自英。闻山阳铁道会社议修铁道，由兵库至神户冈山两县之冈山，广岛县之广岛，山口县之赤间关，欲鸠银五百五十万圆。 铁购自英

归，据知米值者言，是日米值，三田米五圆四角，播州米五圆二角，生驹米五圆三角，仆州米五圆一角五分，三田别制米五圆五角，上米五圆有五分三，田糯米六圆二角，播州糯米五圆七角五分，肥后糯米四圆九角五分，肥 是日米价

前糯米四圆七角。小麦则播州四圆六角，肥前三圆八角五分，肥后四圆一角，备中三圆八角五分，参州四圆二角。新麦安二圆六角五分。大豆则肥后新三圆五角，朝鲜新三圆三角五分，冈三圆五角五分。小豆则肥后新四圆一角，备中新四圆三角五分，大和五圆五角。空豆备中二圆四角，大和二圆六角。大阪之精米所，在西区幸町二十目。

大阪镇台　二日　游大阪镇台，在上町。其镇有步兵四联队，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大队。其分营：滋贺县下大津步兵一联队；兵库县下姬路同京都府下伏见工兵一大队；凡三千六百。天守阁毁于火，以其址为测量处。近石墙，有前十年美利加旧伯里玺天德戈兰德手植山茶，高四尺许。

硫曹制造会社　又游硫曹制造会社，在北区天满桥筋三丁目十番地，立于明治十九年，在光绪十二年。机器二，各视马力二十有五。磺强水即硫酸也，硝居磺十之一。入炉蒸汽，与别管水汽同入密室，盘旋出管。其气转入煤筒者，再以煤堆之。筒中气出，其中猛力少逊，复入砖烟筒而出。硫酸底质如青矾而淡，可染衣物。硫硝各半，谓之硝酸水。硫十盐六，谓之硫酸。曹达其水为盐酸〔按：作者关于硝酸、硫酸、盐酸的成分的说明是不正确的。〕。曹达：磺强矿、石灰、高岛粉，合此三者，谓之粗性曹达；浸水再熬，谓之苛性曹达；苛性可去油，其馀洁物同功。又有硫酸会社，在西成郡凑屋新田十二番地，大致同此。

制铜会社　又游制铜会社，在中岛北区玉江町一丁目。汽机三，其马力一五十也，一三十五也，一十五也。又风器，为催

火熔铜之用。其工八十，场狭，然炮工厂大小炮带皆出于此，船工铜板亦然。

归，晡，复游纺织会社。在西成郡三轩屋，创于明治十五年，即光绪八年。汽罐二，一四百马力，一百五十马力，日用煤二万二千斤，男女工千二百有七，机器四百有奇，纺筒三万二千。由棉花粗质而净，而鬆，而匀，而铺，而条，而缕，而分，而精，而织，皆以机器。其三层楼，上下皆有机梯。其四层机，鸠工未竣。据云已备五百马力汽机，岁纺棉四十万贯。棉以美利加为最，然暖不及中国与日本之产，越南棉用亦不少，据云去年用中国棉千二百贯。 纺织会社 用中国棉

又渡安治川，游铁工会社，始于明治十三年，时光绪六年也。汽机一，视马力十有半。又有熔铜罐，火光作金黄色，日用煤万斤。工四百。造送泥船二，将成，其旧者亦工。雲龙登船，视其底有窗盖，送泥至海，开而出泥者也。其浚泥者曰浚沙握掴机械船，大阪铁工所造，首尾两桔槔，各悬取沙器，入水自开，得泥则合，若牙床然。又修轮船，曰"正义丸"。又小铁甲商船二，皆钢铁也，成而拆，云送琵琶湖再成之。 造送泥船

是日至镇，仅晤参谋生兵大尉石桥健藏、炮兵大尉伊地知季清、大佐牧野毅、少佐土屋光春。晚归，知陆军中将子爵高岛鞆之助至寓，适相左也。

三日　游寻常师范学校，始明治八年，当光绪元年。其生九十四。其课程以四年为期。越七年，附小学校，其

生寻常科二百六十七，高等科百十五，其程期与师范同。是日，视体操，有年八岁者而如法。又游女学校，始明治十五年，当光绪八年。其生二百四十二。其学英语，以英妇人为师。其课程本科亦期四年，而手艺科则期三年。

女学校以英妇为师

又游内外用达会社，在西成郡难波村六百六十三番地。此革工肆也，牛革居多，新旧参半，臭难向迩（详《图经》）。寻至播伴楼饭。

用达会社

又游制燧社，在南区日本桥第四丁目，始明治七年，当同治十三年。谓燧曰“摺付木”，即中国所谓“自来火”。其工女六百，男五十。其料以盐酸加里入赤燐、沙粉、皮胶为之。燐取自骨，赤其色也。沙粉即河沙也。工有六七岁者，以木签夹横木，条条有齿，齿有准数；如数则安置方架，层层不紊。男工蘸燧汁，乾，由女工入盒如数，不另算也。其木质、木匣，皆造自二支社，一在奈良县之大和，一在鸟取县之但马。据云年售银四万九千五百圆。

制燧社

童工

又游硝子会社，即玻璃工肆也。在西成郡川崎村，立于明治二十年，当光绪十三年。汽罐一，视马力五。其地六千四百九十二坪，其料称硝子，以硅石为君药（详《图经》）。

硝子会社

又游天满宫，亦祀菅原道真，如西京者也。有铜狮，其尾署字曰“天明六年造”，盖乾隆五十一年。其他铜牛、铜炉，皆制自近年。

四日　大阪府属吏、外务课宫本贞幹导游西南十二里之炮台（日本二里），在天保山。其台一十有三，其火药库如之，四十年前未之有也。有灯台，高六十尺有奇，有匾

署字曰“明治五年壬申八月二十九日初点”，盖同治十一年志始也。三面临海，若争形势，雲龙视之直无用。台六里内水浅（日本一里），兵舰万不克到。戍此有陆军一等军吏、正七位、勋六等关本茂行。是日，陆军三等监督筱原国清亦至。

五日　前田辰次郎等言别于火车头。遂行，由大阪而神崎、而伏见。过二隧道，一三百尺有奇，为故诸侯尼崎藩地；一一百尺有奇，取道西宫，迄于三宫；又过隧道二百尺有奇。此三隧道始于明治六年，时同治十二年也。行至神户，凡六十里有奇（日本十里）。见中国驻神户蹇理事（念咸）。是役三十馀日，纪载罔非席地，食无豕肉。　食无豕肉

六日　访兵库县书记官牧野伸显，订游历也。兵库县知事治神户，而赴东京未旋，牧野伸显暂代厥职，大久保利通子也。明治十一年，为光绪四年，大久保以内务卿勤其国君，被刺。寻游凑川，其水导源县治西北有马郡之有马山，东南流入海。其山有温泉可浴。　大久保利通之子

七日　铃木行雄导游师范学校，在摄津国神户区下山手通五丁目番外一番地，立自明治十年，时光绪三年也。课以四年为程。其生一百十四，女生亦在其中，附小学校生二百四十有奇。又游商业学校，在四丁目；立后师范校一年，课以三年为程，其生一百五十。又游莺石山房（茶商郑氏居），有池，有瀑布。　师范学校

八日　兵库县书记官乞书字。

九日　游川崎造船所。在神户区东川崎町，初属工部

川崎造船所

省。明治十九年，为我光绪十二年，改归商业。汽罐六，其视马力，或四十，或十七，有十六，或十五，或十二，或十一，日烧煤万四千斤。锤铁器二，一力二吨，一力半吨。有输船器，以池潴水亦曰水溜，以蒸汽力压铁臂，激水通入龙节筒，盘旋引船上架修毕，则闭上压管，而开下压管，引船入水口。船架与坞异。架凡二：一盘木二百九十尺，宽二十五尺；一盘木二百尺，宽二十尺。其工八百五十三。见所造船二，一为四十九马力，名未定；一为六十五马力，拟名“眺望丸”。所修船二，一木骨铁皮，即“纪伊丸”也，一木质，并造自英。其工料皆可贷。日本人称借用者曰借，称借与人者曰贷。

工人工资

其工约分四等，曰“伍长”，日银一圆五十钱；曰“职工”，日银七十五钱；曰“人足小头”，日银五十钱；曰“人足”，日银三十钱。又有作工于水，曰“水中働”，半时（即一点钟）贷银二圆五十钱。用器于水，曰“水潜器械”，每日贷银十三圆。其他升降器械、汽轮、引船，皆有贷值。

海军造船所

又游海军造船所，在兵库县摄津国菟原郡小野滨。创自英人喀然，领日本购船银二十五万圆未归，是以明治十七年，为光绪十年，将造船所归之海军。汽罐一，马力三十九有半，日需煤一万一千五百斤。其工六百三十六。改归而后，造兵炮舰五：已成之舰二，曰“太和”，曰“摩耶”；将成之舰三，曰“赤城”，曰“满珠”，曰“千珠”。此外有铁甲一。又造水雷艇二十，期以三载，其长一百一十五尺有半。又夹板船二，曰弟兄船，造于一时，故云，有炮位四。

雲龙登视之，其木用美利加松，取诸无节而长也。又小轮舟一，面松而底桧。

十日 游生田社，社千馀年矣。阶西有木栏环梅，曰箙梅，译石刊日本文，亦曰平梅。其花白，其幹瘦，四百年前树。是日祀蛭子神，日本旧俗，于中国正月十日祀之，犹中国祀财神意也。 祀蛭子神

又游布引山，至厥西麓，舍车而步，螺旋上土坡未半，水声迎耳。小憩寺廊观瀑，石凹一泻二十尺许注塘，清鉴毛髮。茶既过，架板攀松石间如蛇行。南望海岸川崎、和田两炮台，火车去来与轮汽舰帆历历在目。高野山雪，贡白对岸，而大坂在苍茫一色处。山风冷然，而汗浃背。盖行一里有奇，始达观泷第一楼。其水停顿而下四十尺许，与前直泻者异。又东南流里许入海，飞瀑处松或露根倒生，红樱初胎。易路东下，水出石穴，以木作槽，引溜过涧，盖制米水舂也。其第一处立自明治七年，本今井氏，时同治十三年也。水舂四十有一，以一横木参差出板拨舂米杵，而以水车动木舂。水车隔板，虑溅米也。其他舂户视此。炭酸温泉，亦引自此山。便道游清和别墅，引水为池，高下石溜有声。相距数十步，有慈雲院，为华商创祀关壮缪庙。 布引山 华商所创关壮缪庙

十一日 访知兵库县炮台。所谓川崎石堡者，外周四十五迈当六十生低迈当，内周三十七迈当七十生低迈当，外径十四迈当五十生低迈当，内径十二迈当，内面积一百十三平方迈当，总面积一百六十五平方迈当，高十三迈当，

炮门十一。（迈当及生低迈当详专例。）

十二日　属《馀纪》草。

十三日　属草如昨。

十四日　上日本邮船会社轮船，曰“山城丸”，小于“横滨丸”十之一，有电气灯。船经玉崎，有灯台，去神户二十六里有奇（海里八）。

十五日　船出大洋，风非极烈，然载轻轮震，开窗飕难可禁，关则汗出如雨，竟夕不寐，两餐未克一咽。日本人所谓“七十三里浪”者，此也。陆程行滨松间，正沿此岸。酉正，至横滨而未泊岸，易小轮舟冒雨而登。自神户至此，华里千一百二十二（海里三百四十）。乘车小憩理事署，即乘火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至东京，时亥初。

七十三里浪

回东京

十六日　检点图籍。

十七日　见传钞日本学校梁皇侃《论语义疏》，而有邢疏，惟叙注较鲍本多十五条（详《日本图经·中国逸艺文志》），每册前有“睦子”二字，此经理足利学校僧也。有“袭文库”三字印章，朱文。《义疏》与鲍本偶有异字。

十八日　属《馀纪》草。

十九日　撰如昨。

二十日　晡，雨止，游书肆，搜海图，得《寰瀛水路志》诸书，厥值昂甚。归证所闻，不觉夜半，眼脂四起。

搜购海图

二十一日　游文久桥（跨溪水，索过桥钱，应之），而灵寿桥，而新大桥（跨隅田川），而中之桥，至龟户神社，即天满宫也。在龟户村，其梅多数百年老干，雪萼半胎，

中杂红脂。有"神诗碑",刊于近年,神即菅原道真也。有紫藤架于水面。又游村之左立马园,而梅弥多,有"花冢"、"茶筅冢"、"卧龙梅"各碑。又游小村之梅园(园主为梅山氏,名松彦),树百有奇。又游木下川园,梅数百株,如醉如卧,多白者;有绿萼一树,枝皆倒垂,在小山麓。归路经浅草、上野,过吾妻桥,成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亦曰东桥。日本"吾妻"云者,有"东"意,此亦一证。桥三百尺有奇,以铁为架,可以起其桥板,欲其桥下行舟也,其栏亦铁。是日,外务大臣、伯大隈重信来,未见。 大隈重信

二十二日 黎大臣出视《须真经》(其经似是上中下三轴,此卷中一轴也,曰《答法义品第二》、《法纯叔品第三》、《声闻品第四》、《元畏品第五》)。其后跋一十三行,曰:

维神护景雲二年,岁在戊申五月十三日,景申弟子谨奉为先圣敬写一切经一部。工夫之庄严毕矣,法师之转读尽焉。伏愿桥山之凤辂,向莲场而鸣銮;纷水之龙骖,泛香海而留影。遂披不测之了义,永证弥高之法身。远暨存亡,傍周动植;同兹景福,共沐禅流。或变桑田,敢作颂曰:非有能仁,谁明正法。惟朕仰止,给修慧业。权门利广兮拔苦,知力用妙兮登岸。敢对不居之岁月,式垂同极之颂翰。 须真经跋

此亦可补全唐文也。神护景雲二年,当唐大历三年。以戊为戊,以景为丙。

又见日本秘阁金泽文库古钞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每纸十六行,行十二字,字宽八分半,页高尺六寸有 古钞本春秋经传集解

奇。注夹行，传、经字皆列线外。隐十年《传》：郕人下有郕人二字，桓十三年《传》：以济下有其水二字。昭二十五年《传》：馆于公下。哀二十五年《传》：少畜于公下，并有宫字，与昭《传》杜注所见本符。昭三十年《传》，使监马尹下有乐字。定十年《传》，城其西北下有隅字。——类此以增异。舆作与，士作土，寝作寑，龙作无，史作吏。隐十一年《传》：隰作隰。僖二十八年《传》郑伯傅：王之郑作傅：——类此以文异。戊作代。襄二十二年《传》：莒恒之恒作桓。——类此以缺笔异。他如春作眷，奉作奉，左作龙，谓作谓，雖作雜，齊作齊，叔作叔，类皆日本俗字，无关原书之异同，非多校其书，未易判然。隐五年《传》注：匏土革木，旁别注土木匏革，下有和字，转倭为和，盖其八音次叙少异中国，非杜注也。其本杜注亦有增减。

校勘署名 其校勘署名，七卷〔案：当作卷七〕后云“建长六年以叁州本写校”，宋理宗淳祐九年至宝祐三年；又云“延久五曰十七点”，延久在熙宁二年；又有“治承建告文永校勘”题名。卷八署云“建长六年以清家累葉秘说奉授洒扫少尹阁前叁河守清原在判”；又云“寿永三年朝间受重御说三水正良业”；又云“文永五年以累家秘说奉授越后次郎尊阁毕音博士清原编”。卷九署略同。卷十署云“建长六年以家秘说奉洒扫少尹尊阁毕前叁河守清原在判”；又云“应保二年以证本移点大外记在判造酒正在判”，又云“文永五年以累家之秘说奉授于越州才郎贡殿朝请大夫清”。卷十七署云“正元二年以清直讲本书点”；又云“保延六年重校摺本仁

平三年后覆勘赖在明判”；又云“久寿二年见合式本平建历三年以家秘说授仲宣助教在明判”；又云“天福元年以家说本校点直讲在判”；又云“延应二年以累祖之说授隆尚助教在判”；又云“右以累代之秘说遂四庋之校点时正嘉元年明经得业生清原直隆在判”；又云“文应元年以家秘说奉授于越州使君尊阁下直讲清原”；又云“文永五年九月以外记大夫本校毕奥本同”；又云“六年以累祖元秘训奉授于越州二郎才子朝请大夫清原”；又云“应永已丑相之醉醒仟主桑门恰老”。卷十八署云“治承四年于摄州重见合家本毕于时关东兵起称义举台岳侍乱劝还都鹤发前儒独耆左史类杜预之居襄阳也大外史在判”，又云“文永五年以外记大夫本校毕”，又云“甲子岁读合毕保延六正廿重合朝之摺本毕赖”，又云“仁平四年以式本并正义读合毕直讲在所判”，又云“长宽二年以证本校合毕造酒正清原祐安”；又云“天福元年以家之证本校点毕直讲清原”；又云“延应二年以家说校隆尚毕助教在判”；又云“正嘉元年写毕孔门贯首在判”。馀非校勘，其名从略。黎大臣有光绪九年校于杜注补辑本。 黎庶昌有补辑本

又视其新购白氏文集七十卷，亦日本活字本，与归涝喜斋一部，同《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五十一至七十卷。 活字本白居易文集

二十三日　游兵学校。

二十四日　撰《日本图经·凡例》。

二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经纬表》，测自中国京都，春秋例也。

二十六日　撰《中国日本月朔表》。

搜海军图 二十七日 搜海军图。土木长从五位西村捨三招游青雨亭，就地书十馀幅。

二十八日 撰《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

二十九日 撰《晴雨寒暑表》。

访气候 三十日 访气候。

二月一日 撰《沿海气候表》。

二日 撰《日本偏多风方向表》。

三日 乘火车游新桥西南六里之品川（日本里许），炮台峙海水中凡五。又行十五里（日本二里半）至大森，一山梅数百本绕麓，其顶顿平，茅屋数椽，其角四出，窗眼无定格，栋与柱曲直无定形，所谓八景园是也（曰大森秋月，曰铃森夜雨，曰池上晚钟，曰根田归帆，曰蒲田落雁，曰富士积雪，曰六江落日，曰寒洲夜风。其景不俗，而必以八景为目，其能免俗乎？铃森有松竹，旧为戮罪人处。池上有不动禅寺，羽根田在大森东三里）。

八景园

又三里（日本半里），至蒲田。梅林白萼数百，红者三本耳，有水有小山。又三里馀（日本半里馀）至立春梅园，水沼之中小屿鼎立，板桥半通。环水之梅，幾近千本，有白有红，有卧有起，而一老幹为数百年物，谓之"立春梅"，盖以地名名之也。归。

立春梅

四日 撰《日本沿海偏盛风表》。

五日 撰《日本潮候表》。

六日 撰《日本图经·疆域》。

七日 考疆域异同。

八日 撰《日本四至八到表》。

九日 撰《日本沿革表》。

十日 撰如昨。

十一日 游劝工场。

十二日 游学校。

十三日 游图书馆。

十四日 早，考图籍。午初，黎大臣偕游日本新宫，工起明治十二年，当光绪六年，今将告竣。进东北向之坂下门，先至宫内省，皆西式。继至脱帽间，日本已用西法，故谒君须脱帽于此。其会齐处在东者曰东溜间。"溜"有暂留意，有当进而不停意。南与西与北视此。曰化妆间，则将见而整衣处也。曰赐宴间，九屋洞辟，几榻翻新。其君案左右陈设处有小亭式，其柱用罗石，紫底而白纹，出自德国。曰谒见间，较狭。曰女官待谒所，曰常御殿，曰后御殿，曰太后御殿，曰御学问所，馀为其君之子若妃居处。望板漆边金牙，仍从日本旧式，但地板以黑白红木杂嵌。 偕黎庶昌游新皇宫

屋皆砌炉，有热水气机，其炉四。有运温气机，储小屋中，横铁长三尺许，径二寸许，圆而螺旋深寸许，不下二三十枚，上接运气筒。据司器者云，须铁尽热，所运乃周。有扇风机，可以助热，可以减热。 取暖设备

出正南门，外为城。城外为二重桥，桥工未蒇。门外西侧有小园，较其东北吹上禁园小数十倍，然松竹梅樱，山溪涧石，皆出人工，一若天然。

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府县分疆表》。

十六日　撰如昨。

十七日　撰如昨。

十八日　游工肆。

十九日　撰《日本图经·郡村系国表》。

二十日　撰《日本图经·疆域险要》。

二十一日　撰如昨。

二十二日　撰《日本图经·海道险要》。

二十三日　撰如昨。

二十四日　撰《日本图经·港湾测深表》。

二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灯台表》。

二十六日　撰《日本图经·昼标表》。

二十七日　撰《日本图经·民设旧灯明台诸标表》。

游练兵场　二十八日　游练兵场。

二十九日　撰《日本图经·暴风信号标表》。

三月一日　撰《日本图经·国都表》。

二日　撰《日本图经·宫室表》。

三日　撰《日本图经·城市》。

四日　游上野、浅草。

五日　撰《日本图经·府县厅至东京里表》。

六日　撰《日本图经·府县厅孔道支道表》。

七日　撰《日本图经·北海道辟路表》。

八日　撰《日本图经·商港系年表》。

九日　游修船厂。

十日　撰《日本图经·中外名港里表》。

十一日　撰《日本图经·联约国里表》。或至墨江观其竞渡，而自标曰“帝国大学运动会”。其船四十有二，其学生各七，以竞十四次为率。每次三船，一白，一赤，一绿，而前三次皆绿胜。由吾妻桥舣隅田川上流即墨江也，胜者旌之金牌。 墨江竞渡

十二日　撰《日本图经·岛表》。

十三日　撰《日本图经·山表》。

十四日　撰如昨。

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火山表》。

十六日　撰《日本图经·水道》，仿桑经郦注为之，为本日书未有之例。

十七日　撰如昨。

十八日　撰如昨。

十九日　日本东京等处地震，起巳初三十三秒，其震自南而东而北而西，其中震甚者八秒。验地震器曰钟，水平动至平尺一分五厘。上下震多之时六秒动至平尺五厘。始则微动，经十二秒大震，五秒既猛且急，自明治九年即光绪二年以后，莫此震若。（日本人谓此为第一震，次则明治十八年，又次则十五年，又次则十二年、十六年，又次则十一年、十三年、十九年，又次则十七年。）方震，神奈川县久良岐郡西太田村距浅间山五十尺有奇崩土四坪约二十四尺。是夜或求诗字，应之。 东京地震

二十日　撰《日本图经·水道分合表》。

二十一日　撰《日本图经·东京神奈川引用水道表》。

二十二日　撰《日本图经·矿泉表》。

二十三日　撰《日本图经·湖沼》。

二十四日　撰《日本图经·瀑布》。

端阳改在阳历五月五日

二十五日　中国立夏，即西纪五月五日也，日本民间犹沿端阳旧名，而以此日当之。游龟井户村之龟井寺，藤架水湾，多二百年前物。夜归，撰《图经馀纪》。

二十六日　撰《日本图经·桥梁》。

二十七日　撰《日本图经·世系表》。

二十八日　撰《日本图经·权臣柄政年表》。

二十九日　撰《藩国表》。

三十日　撰《日本图经·风俗》。

四月一日　撰《日本图经·前代人口表》。

二日　偕黎大臣至虎门内工科大学观教育会，此其第五会也。

三日　撰《日本图经·户口表》。

叙目录寄总理衙门

四日　撰《日本图经·叙目》，校录邮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五日　游劝工场。

六日　访游美利加水陆程。

七日　增备行装。

订购赴美船票不得

八日　乘人力车至新桥。于辰正四十五分携翻译等乘火轮快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至横滨，易人力车赴本町五十二番地，急订轮舟。而舱位例不逾千。此次香港茶商电定若干舱，无馀席矣，东航非十九日不可。

九日　游高岛，在横滨高岛町。高岛氏著《易断》十卷，与其《易占》四编相表里，而问叙于雲龙，叙曰：

《易》之辞危，羑里尚矣。至精至变至神，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其见端耳。然谓蓍象非《易》，则否否。日本学汉学殆二千馀载，一变学西，辄与旧异，庸讵知西学源流亦范围不过而不自知欤！算学自画卦始。含万物而化光，未始非化学光学之目之滥觞。坤道承天时行，未始非地绕日动之说之端倪。雲龙于游日本，见《易》道曰"穷则变。"于游横滨，见高岛氏合于《易》者，曰"器尚象，动尚变。"高岛氏名嘉右卫门，字吞象。象以爻见，即象其物宜之谓。嗟乎！《易》亦难言。辞主理，或失则袭；筮主数，或失则虚。当泰西人欲创横滨瓦斯灯时，非高岛氏烛利民之理，钩利用之数，幾何不利归之？彼铁道亦图始难。高岛氏自横滨达神奈川填铁道基纳之官，即所谓高岛町者。是后乃营居町侧，重樱老梅争露松石间，国人呼高岛云。入其庐，图书杂陈，《易》学居多。先是，学《易》未能，有罪入囹圄，不自以无妄之灾解。而读《易》知悔，七年乃出。改过勇，迁善弥勤，可不谓风雷益欤？与谈，鲜厉语，而眉宇有奇气。自言积金六十万，一旦国家有缓急，当上之。问何不仕？曰：商，吾本色也！然独受从五位，亦褒章变例。雲龙肃然曰：独筮云乎哉！形而下者谓之器，举而措之谓之事业；不图于游历见之，不图于日本货殖中见之。或且沾沾焉就《易断》一书，谓其尚辞尚占也，毋乃浅之乎视高岛欤！　《易断》序

喧传漠河矿务已开

十日　道路喧传中国黑龙漠河矿务已开，矿师延自美利加人云。

十一日　属《馀纪》草。

横滨史事

十二日　询舆地家何以横滨为日本第一埠。答曰：斗出国之极南，地名本牧，是一岬角。尝设灯船其间，湾港即横滨也。先是源义领此。追源赖朝败于石峤山，观兵隅田川，大破平氏。新田义真兴上野，与北条氏战于武藏国。亡北条后，新田义兴、胁屋义治等破足利尊氏于武藏野。既而足利氏诱杀义兴于矢口渡。其季年，小田原北条氏掠取此地。有氏康者，与上杉氏争川越，示弱而胜上杉，谓之川越之战。丰臣秀吉攻小田原，事平，封德川家康于关东八国，于是家康以江户为城。江户，即今东京地也。嘉永六年，当我咸丰三年，美利加使议通商，将军许之，横滨之为埠最始此。明治改元，当我同治七年，日本德川将军败北于山城，窜奔江户。是年冬，改江户曰东京，以横滨为去来要道。雲龙叚道五次矣。

十三日　属《馀纪》草。

明黄忠端手迹

十四日　为罗理事题明黄忠端崇祯十五年诗画册。又见忠端手写《孝经》，是百本之第二十八也，写在前一年。又见忠端所著《曹远思推府文治论》，在顺治元年。

十五日　游工厂。

十六日　游书肆。

十七日　行六十三里（日本十里有半）游江岛，归里如之。越十数日，补《游江岛记》于太平洋舟中。其记曰

实者名之符也，如名辄过实何？虽然，实至名果归耶？而如江岛者，胜不在岛，临亦非江。何也？横滨要津也。雲龙去来数，而耳江岛名自光绪十四年夏四月，始名亦微甚。其月十日，将游美利加，不遑游。未幾，舱额满，易期。求诗若叙者麇至，应之。游高岛归，罗理事（嘉杰）戒从导游，而于塾师（希璟）、金随使（采）、沈工部（绎）、卢翻译（永铭）、泽村翻译（繁太郎）、理事子（肇煃）、从子（肇焜）皆至，雲龙与焉，以十七日为期。而"西地阿夫里澳叠日鸦尼路"轮船至自香港，游幾中止。然在休息日，遂获如约。 游江岛记

以华里计，凡马车二里，火车四十里，人力车二十里，又踏沙行里许，而江岛相望。岛中料理人迎道左（日本谓授餐曰料理），识者目笑曰："阳𫏋也"。自登岛巅"惠比寿楼"。先是，日本以人而神者七，蛭子其一也，主祥瑞。日本语蛭子为"惠比寿"，遂依声名楼。俯瞰潮沙，得少佳趣。 "惠比寿"

乘潮未至，访岩谷。或倦游，强之起。螺旋而下，小憩石灯侧。步岩谷外，嵺结石若阶，海草红绿或肖珊枝。文身六七，出入洪涛，探石决明、蛤蚌属。掷钱于海，应手取之。视谷狭甚，入而仰之，若我京师城门。然其下五色石，若霞，若雪，若墨，若翡翠。

行架木上，具栈道体而微。至龛，各手一烛，入七十三丈有奇，忽一而二。又前弥狭，风难可烛，遂出。相传或橐粮，行三日即出富士山，足所未详也。岩

乳滴石，饮之清且甘。

或语雲龙曰："子尝欲于游见道，于斯游何有"？曰："抑知瀑布莫大于赖各宜，海莫大于太平洋乎？当科仑布未游时，谁得而名之？雲龙将于赖各宜瀑布见词源之大，于太平洋见文澜之雄，而先于江岛之岩谷见潜学之密而邃。邃矣！密矣！奚怪其无名也，而江岛何损？"罗曰："善！盍记之，为图若诗先声"。时倚装矣，航一万五千八十四里而至三法郎昔斯哥，即所谓旧金山者是。回首横滨，则对岸也。舟中作记，亦如约。后有游江岛者，即以此记为徵实券，可乎？

以江岛比太平洋和尼亚加拉瀑布

十八日 检点游美利加行装。

东发赴美

后编

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总办北洋机器局、前游历使臣傅云龙述：

云龙昔去日本，以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航太平洋前一日止，今来日本，以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航太平洋至横滨始；东西往还，已不下三万一百六十四里。昔以游为主，今以纪游为主。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按图徵文，在己非在人矣。虽然，弗清穋辐，曷专椠铅？是以东京至止，先补地背图经；既而肆力于日本，昼夜排比，随编随印。以铜版镂图，以铅字列表，以石印济木雕所不逮。八月既望，瓜期届矣，然犹竭力自效，不欲寸分阴旷也。述《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自美还日

日本为中外之枢纽

后编》。

四月二十八日　卯正，舟泊横滨，乘车少憩于理事署。申正，上火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至东京。

二十九日　述《美利加大事编年表》。

三十日　述《中国美利加度量衡比较表》。

五月初一日　述《美利加邮便系年表》。雲龙景日本延喜刊本《文选》第五残卷，为《撰喜庐丛书》之三。叙曰：

影印文选残本序

雲龙至自南北美利加洲之第三日，从贵阳陈氏榘得见日本延喜十三年良峰众树所刊《文选》残卷，刊当五代梁乾化三年，即凤历元年，去唐六载耳。仅存曹子建《送应氏诗》第二首、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一首，为可惜也。

往读陆深《燕闲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刻；《笔丛》亦谓雕本肇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之二说，或者疑之。今质宋前椠本，夫奚疑？日本百万塔藏《无垢净光经》，厥式不一，皆出镂板。据孝谦天皇纪，刊于神护景云四年，为唐大历二年，亦唐椠一证也，先于是本一百四十五年。程大昌《演繁露》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叶子云者，即今书叶。而是本犹存唐前卷式，上下墨栏，纵则无之。《五代史补》谓《文选》镂板于孟蜀毋昭裔，后此廿载有馀矣。

残本犹存唐前卷式

按曹子建二诗，宋本在第二十卷，下有五诗，非卷终也。是本题“文选卷之五终”，以宋本校字，曹诗“亲昵并集送”，宋本昵作暱。孙诗“倾城远追送”，宋本

迫作追，迫似胜。“吉凶如纠缠”，宋本缠作纆。“忧喜相纷扰”，茶陵本云五臣作扰，袁本云善作绕；《考异》曰非也，善注引《神女赋》，“纷纷扰扰”，不作绕，传写讹耳。或疑《考异》为臆断，今得是本，正与善注所引合。写官豕鱼，可资以正宋本。作者辄书字一如孙子荆此本书名，凡此皆可与宋椠互质异同。鳞羽无多，万难当丛书之一。虽然，所见椠本，莫前于此。千载外物，视同河洛，少云乎哉？景而刊之，原璧归之于陈。明日，跋曰： 所见椠本莫前于此

此源亲房藏本，有印。按日本史：亲房，具平亲王后，家称北畠。畠与畑同，犹言旱田也。畠、畑字中国并无。源其氏，北畠其姓，亲房其名也，任参议在永任延庆间。永仁元年即元至大元年。然则钤印时，去今已五百七十馀年。

初二日 述《美利加邮便系地表》。覆刊唐卷子本《论语》经文，为《挹喜庐从书》之一。跋曰：

正平本《论语集解》，已刊入《古逸丛书》，正平甲申为元顺帝二十四年。又有菅家本，所谓津藩有造馆本者，是钞于昌泰二年，当唐光化二年，吉田因之印活字本。逾国朝道光十七年，为日本天保八年，石川之娶刊缩临本。此外有宗重卿钞本、明应印本、大永钞本、皇疏印本。古钞诸本，有注居多。其无注者，明嘉靖十二年清原宣贤出所藏，阿佐井野刊之，谓之天文癸巳本，非复唐卷子真面目。嘉永元年本（道光廿八） 覆刊唐本论语跋

出自贞利本，当元至正间，日本僧深尊依唐本录之。明应六年为明宏治五年，僧桂庵旁增国文，旧式失殆尽。贵阳陈氏（榘）绩学好古，得唐卷子本，有“何晏集解”四字，然存者经文耳，殆文注分钞本欤？胜天文本十倍。谓霎龙有同志，出为撰喜庐所刊书之助。

霎龙按：是本文与津藩本正同。遵义黎星使所著津藩本正平本跋，有校勘三百馀事，不啻为是本设也。既付手民，遂附录之。

藏宋本历代帝王绍运图

又跋宋本《历代帝王绍运图》云：

《历代帝王绍运图》，中国逸书也。贵阳陈榘得宋熙宁本，将付梓人，属霎龙跋。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通考》并云未详何人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绍运图》一卷，诸葛深通甫撰，元祐中人，未详爵里，书颇行世。而《经籍访古志》称《历代帝王编年图》一卷，盖所见为日本重雕者，益熙宁后纪年，以元终。是本有熙宁九年会稽虞雲叙曰：“友诸葛深字通甫，综集历代帝王年纪，断自三皇，至于宋，编之为图，名曰‘绍运’。”《访古志》易名“编年图”，何也？其书成于元祐前九载，《书录解题》谓为元祐中人，亦似未确。以名氏所出，与德，与都，与兴作，与在位，与寿终。分格旁行，表例也。偶亦系连，谱体也，而以图名。其十二诸侯、战国七雄，沿革之系，作牵网形，亦他书所未见。半叶六行至十行，字数有差。殷、匡、敬、贞、恒字皆阙笔，廢作廢，號作號，數作数，昔作㫺，图

作品，古俗兼用。覆而刊之，不失宋本真面，可宝也已！

初三日　述《美利加电线系年表》。

初四日　述《美利加电话机系地表》。

初五日　述《美利加新闻纸系地表》，日报与议院表里，非尽党同伐异。

初六日　述《美利加杂事》。

初七日　述《美利加学派》。

初八日　述《美利加电学》，盖专门电学自美利加人始。　电学之始

初九日　述《美利加学目》。

初十日　述《美利加字母表》。

十一日　述《美利加大学校表》。

十二日　述《美利加大学校师生年表》。

十三日　述《美利加学期表》。

十四日　述《美利加官学校学生课日表》。

十五日　述《美利加官立师范学校表》。

十六日　述《美利加学校师生系地表》。

十七日　述《美利加官学校费表》。

十八日　述《美利加学费通计表》。

十九日　述《美利加学校财产表》。

二十日　述《美利加学校师薪水系地表》。

二十一日　述《美利加官立小学校年表》。

二十二日　述《美利加非官立学校师增减表》。

二十三日　述《美利加市镇小学校岁费表》。

二十四日　游工厂，车行往还五十四里（日本里九）。

二十五日　述《美利加习师会表》。

二十六日　述《美利加不学人表》。

二十七日　述《美利加艺文》。

二十八日　述《美利加金石》。

二十九日　述《美利加图经·叙例》初稿。

唐《二李唱和集》将归雲龙为《撰喜庐丛书》之五，然先刊自陈，跋曰：

跋景刊北宋本二李唱和集

《二李唱和集》，中国逸书也。陈氏（榘）得北宋本景而刊之，属雲龙跋。按李昉、李至，《宋史》、《东都事略》并有传。昉与李崧同宗同里，时谓崧为东家，李昉为西家。李昉饶阳人，至真定人，非同里矣。是诗署"昉上"、"至上"，其为唱和原卷之式无疑。昉文慕白居易，今观二李诗，皆与白近，微独昉诵白句，结太宗知己也！行十九字至廿四五。《经籍访古志》云十九至二十，误。存葉五至廿五，中间阙第十三葉。字体粗细有差，阙笔字外，有夺有蚀。景雕一如厥旧，可珍也已。

又作《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云：

日本唐时造塔藏经

此日本神护景雲所造百万经塔之一也。贵阳陈氏（榘）得其二，以一归之雲龙，如获拱璧，遂制匮记之曰：

按日本史，神护景雲四年夏四月，造三层小塔一百万成，分置诸寺。日本孝谦纪天平宝字八年发愿造塔，基高各四寸五分，径三寸五分，露盘下置"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云。塔木质，经镂木板，粗细略差。经曰《无垢净光》，卷轴纸高寸八分，是

日本天平尺，与今曲尺少异。今得自陈氏者，不惟与史纪合，且与大藏省所印观古本无丝毫异，可珍也已。

神护景雲四年，当唐大历五年庚戌，去今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也。光绪十五年夏五月，德清傅雲龙记。

三十日　述《日本图经·北海道土人表》。

六月初一日　述《日本北海道屯田兵表》。

初二日　述《日本官民地表》。

初三日　述《日本地租表》。

初四日　述《日本物产》。是夜四鼓，笔不得休。　是夜四鼓笔不得休

初五日　述《日本货币表》。

初六日　述《日本造币金银料表》。

初七日　述《日本造币机器表》。

初八日　述《日本货币铸发表》。

初九日　述《日本货币出入表》。

初十日　述《日本纸币表》。日本东京吾妻桥，费银二十四万圆。论者谓其所用币皆钞也，仅费纸料印工银二十四圆。此为用钞之益之证。　吾妻桥

十一日　述《日本通商物值增减表》。

十二日　述《中国出入日本物值表》。

十三日　述《日本出入物值系地表》。

先是夏五月，雲龙覆刊唐卷子本新修《本草》第四、第五、第十五三卷。跋曰：

《新修本草》二十卷，唐李勣等修于显庆四年，越七十一年传钞日本，而唐本宋后转佚，久之日本亦逸其　唐卷子本新修本草跋

卷之十。今观旧钞本书目，存仅五卷，是本居五之三，雲龙得自陈氏(榘)，即所谓卷子本也。行十七八字，注二十一字或二十六七字有差。第十五卷末结衔后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十八字。按《经籍访古志》云，当时遣唐之使所赍而归。今以唐氏证类校之，异同错出，可互是正。久晦不显，往岁狩谷卿雲西上观一播绅家旧钞，即五六百年前人据天平钞本录者，存第四、第五、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凡十卷，聿修堂藏，今复佚其七。然此三卷，出唐天平中卷子本无疑。在槧本未多以前，其字体偏旁，木、手，艸、竹，心、火，示、衣，辄互通用。他如热作㸐，弱作𢎗，臭作臰，虫作蝱，微作㣲，煞作敍，咸作鹹，蛇作虵，铁作鐡，珊作珊，酒作㴗，国作囯、圀，硼作砌，棗作枣，蛊作蛊，福作福，脩作修，类此大率为秦汉后沿习俗字，金石时有同者。唐钞蚀馀，比于獲野。玄、宏等字、谨阙末笔，馀严宵易，存真面也。嗣又获八卷，合之凡十有一卷，是为《撰喜庐丛书》之二。

又跋

跋曰：

雲龙既得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四与五与十五凡三卷，付手民矣。一日书估踵门，则《经籍访古志》所云存凡十卷者罔弗具，是为小嶋知足家藏旧钞本。不第惟是，十卷而外，有第三卷补写本，行款一仿天平原钞。盖有尚真者，就厥父辑本手录，而以《政和本草》、《大观本草》一再校之，亦一善本也。同志求之，久不获。今皆得

中国佚书一旦归璧

之，无误剞劂。中国佚书，一旦归璧，可不谓会逢其适欤！

日本之传钞唐卷子本，自天平三年始，时唐开元十五年也，距显庆四年《新修本草》已七十有三年。越五十九年，其国内府乃有存本，据《倭汉三才图会》云：延历六年，典药寮奏新修本草，是其证也。至于今，存者半耳！然中国宋嘉祐中已罕有完本，寻佚无一卷存。嘉祐三年，有敕撰本草图经诏书（嘉祐三年十月校正医书所奏：窃见唐显庆中诏修本草，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取诸般药品绘画成图，别撰图经，辨别诸药，最为详备。后来失传，罕有完本。欲望下应系产药去处，令识别人仔细详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着花、结实、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产，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以凭照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与今《本草经》并行，使人用药知所依据。诏旨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差逐处通判职官专切管勾，依应供申校正医书所。至六年五月，又奏：《本草图经》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苏颂分定编撰，将欲了当，奉敕差知颍州，所有图经文字，欲令本官一面编撰了当。诏可。其年十月，编撰成书，送本局修写。至七年十二月一日进呈，奉圣旨镂板施行），又其证也。 宋嘉祐敕撰本草图经之诏书

是书修后三百馀年而佚。佚后一千馀年，而雲龙乃以日本之不绝如缕者刊之，藉彼守残，聊增辅采，未 佚后一千馀年复得

始不与重九译致殊俗相表裏也，亦游历责也。

米部上品卷第三，玉部中品卷第四、下品卷第五，木部上品卷第十二、中品卷第十三、下品卷第十四，兽禽部卷第十五，果部卷第十七，菜部卷第十八，米部卷第十九，有名无用卷第二十。

覆本开雕于夏五既望，讫六月十三日。

十四日　述《日本八港税关物值表》。

十五日　述《日本银行表》。

十六日　述《日本民立银行分类表》。

许专卖表　十七日　述《日本商贾数表》、《商标表》、《许专卖表》。其许专卖一法，虽曰形下，进而上之可励朴实，否则既忌且袭，坚苦其难。

十八日　述《日本农表》。

十九日　述《日本蚕丝表》。

二十日　述《日本盐法表》。

二十一日　述日本《茶表》、《酒表》。

二十二日　述日本《糖表》、《淡巴菰工商表》。

二十三日　述日本《舟表》，帆惟求旧，汽则日新。

二十四日　述《日本车表》。雲龙于光绪十四年冬，游其西京，乘人力车行风雪中，而铁轨断续见崖略耳，今则神户、长崎渐通渐拓。（铁道日拓）

二十五日　述《日本瓦斯灯表》。谓煤油曰瓦斯也。其灯无虑三万有奇。电气肇矣，犹逊。

二十六日　述《日本渔猎表》。

二十七日　述《日本矿表》。

二十八日　述《日本官矿表》、《官矿工表》。

二十九日　述《日本官矿售数年表》、《官矿出入表》。

三十日　述《日本民矿金属非金属表》。

七月初一日　游矿务诸学校，往还车行六十里（日本里十），述《日本民矿出入表》。

初二日　述《日本官民矿行合表》。

以聚珍板印日本图经，其活字率铸蝇头，鲜稍大者。措资补其未逮，虽已集字数百万，鸠工五十有奇，而苦不足。瓜期逼矣，编可卜夜，印难日尽三十须臾也。于是，以铅工补表，其镌字铅版，以算不以式也。以铜版雕地图，其版文阴，印之于纸，则文阳也。印工难于木版多矣。又以石印助手民，若字则以油墨书之鸡子清纸，取西法印之。厥值虽昂，厥功则倍。若印物诸图，则取影而后再印以石。其他套版、书面之属仍雕木。如纷丝，如散线，而急欲同条共贯，难乎不难乎？旁观者匿笑曰：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云龙勉力，晨昕为之，有进无退。先以《古巴图经》试印。　印制图经之艰难　观者匿笑

初三日　定《日本计里总图》草。先是夏五月初草成，跋曰：

日本府县分合靡定，如奈良屡并寻复，图之准今者鲜。云龙既按今界分图四十有五，辄就王氏海岸图复计里图之。其大纲曰八道，曰十一国，曰四大岛。所谓四大岛者，一九州，二四国，三中土，四北海道。中土云者，日本岛也，一名本州岛。宅国外者，又有豆南　日本计里总图跋

诸岛，与州南诸岛，与千岛列岛，或合之四大岛，称七部焉。非总一图，则沿海险要，虽有说与表，末由指掌。是图：潮也，灯台也，陆军营也，淀泊也，岩礁也，浅滩也，疑礁也，礁犹未定也，国界也，道界也，铁路也，皆海岸图例也。

又跋曰：

雲龙既刊铜版日本总图，复以电线为单朱文，铁道为双朱文，分镂木版。多有彼图所犹未逮者，庶其加详也乎。停车要地，增入铜版矣。

府县分图

初四日　定分图四十有五。其中为府者三：曰东京，曰西京，曰大阪。为县者四十有一：曰神奈川，曰兵库，曰长崎，曰新泻，曰埼玉，曰群马，曰千叶，曰茨城，曰橡木，曰奈良，曰三重，曰爱知，曰静冈，曰山梨，曰滋贺，曰岐阜，曰长野，曰福岛，曰宫城，曰岩手，曰青森，曰秋田，曰山形，曰石川，曰富山，曰福井，曰岛根，曰鸟取，曰冈山，曰广岛，曰山口，曰和歌山，曰德岛，曰高知，曰爱媛（后又分县地置香川县，补图见后），曰福冈，曰大分，曰佐贺，曰熊本，曰宫崎，曰鹿儿岛（亦曰麑岛）。为厅者一：曰北海道。（后补香川图，凡四十六。）皆以纬线分南北，以经线分东西，南侈北敛，如圆锥式，而付铜工镂版。

初五日　游书坊（往还十二里，为日本二里），获日本人所绘万国全图，系用墨加㭬法。于是译西质东述墨加㭬图法，考曰：

墨加㭬制图法考

大清一统地舆，胡氏图开平方矣，而以虚线准经，

是用圆锥切线法，论者谓未若通径法之便。通径云者，不用圆锥外之切线，而用圆锥内之通径，出入圆面，交于中圈，此法百馀年前犹未行也。别有圆柱法，以圆柱剖为平幅，亦谓之推方格法，创之者明嘉靖四十五年荷兰人墨加袴也。以其名名之，谓之"墨加袴"，而法犹疏。阐厥法者，谓应用馀纬度折半之正切，自赤道至八十九度止，以距等圈之横线与经线成直角。是以纬线近极弥疏，以长补狭，即等于球面经线近极益密之率。盖不于形势论其面积，惟以算法定其远近。航海者便之，图海岸者宜之，然舆地家亦未始不用其法。日本人绘万国全图，其一也。

初六日　以所绘美利加合众国总图、英属地加纳大图、秘鲁国图、巴西国图，重校一过，付之铜工。　以所绘图付之铜工

初七日　述《日本备荒表》、《保险表》、《博物馆、博览会、共进会表》、《土木费表》。

初八日　述《日本国债表》、《岁计出入表》、《岁计比较表》。

初九日　述《日本考工》。

初十日　述《日本官工表》、《工器表》、《工值表》、《罪人工表》、《制度量衡工表》、《横须贺造船所表》。是夜鸡鸣，草犹未脱。　是夜鸡鸣草犹未脱

十一日　游铁道会社，往还车行十八里（日本里三）。归述《日本铁道费计里表》、《铁道资本表》。

十二日　述《日本官立铁道局费表》、《民立铁道会社

费表》。

十三日　复访铁道会社司事者，往还车行十二里（日本里二）。归述《日本停车里数表》。

十四日　述《日本铁道车数表》、《铁道计入表》、《铁道年表》。

十五日　述《日本兵制沿革》。

十六日　述《日本徵兵已、未入伍表》。

增请日人任校对

十七日　述《日本徵兵分类表》、《徵兵志愿表》、《徵兵身格表》。嗣是增校字人，而日本人栂山逸也校力居多（姓栂山氏，名逸也）。

十八日　游兵房，諏咨始末，往还车行十二里（日本里二）。归述《日本徵兵本业表》。

脱稿之时鸡再鸣矣

十九日　述《日本陆军分管表》、《陆军人属表》、《陆军队表》、《陆军士卒、生徒表》。脱稿，鸡再鸣矣。

二十日　述《日本预备、后备士卒合表》、《预备、后备兵分数表》。

二十一日　述《日本宪兵表》、《军马表》。

二十二日　述《日本海军人属表》、《海军士卒生徒表》。其海军图皆从实测，云龙就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往还车行三十有六里（日本里六）。

二十三日　述《日本兵船表》，较《师船表》有增。

二十四日　述《日本炮台表》。

二十五日　述《日本职官旧制》。

二十六日　述《日本官制》。[illegible]景庸刊卷子本陶文，为

《擇喜庐丛书》之五。叙曰：

霎龙既刊日本延喜本《文选·第五》残卷，复得卷子本陶渊明《归去来辞》，后署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馀杭龙兴寺沙门觉远刊行。云今并作矣。寔不作晞，与《文选》宋本同。摇摇与陶集宋本遥遥异。壶与《文选》宋本同。以绝为绝，与《论语》津藩有造本令色之色作㔾微异。遗，陶集宋本作违。"胡为遑遑欲行之"与《文选》、陶集并异。何胡谊复，行字较胜。他如洎、顾、鄉、耘、籽、阜，别体之字，莫遑毛举。

景刊唐卷子本陶文叙

或曰此陶集也，集文此其最后一首，纪年署款卷终，据也。然文目下题陶渊明三字，则非专集可知。

或又曰：安知非重刊本。曰：非也，可证者三：后题大唐，一也；日本刊书非增序跋，即署款钤篆，旁增彼文，此则刊之馀杭沙门，不杂一字，二也；背面写经，墨剥殆尽，可辨者数行耳；彼僧获自中国，藏西京法隆寺，西书竞尚，乃弁髦视之，其为唐刊夫奚疑，三也。延喜本《文选》，刊在五代梁乾化三年，此先于彼虽仅九年，然唐时槧本，此尤确证矣，亟景刊之。

考证确系唐人刊本

二十七日　述《日本官禄表》、《武官禄表、爵表》，《有位人表》。

二十八日　述《中国交涉前事》，自汉始，秦使至否，书缺有间矣。

二十九日　述《往籍交际条目》，厥文难可概录，厥目其可忽诸。考古证今，此其嚆矢欤。是夜，漏尽未寝。

漏尽未寝

八月初一日　述《日本交际文》，或墨迹，或单出，视此。

初二日　述《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别国表》。

初三日　述《中国流寓表》。考日本姓氏录，华人东至不始嬴秦，然可考者大率以徐福为先。

初四日　述《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受勋章表》。每至墨枯笔秃，力难可支，辄自责曰："期逼矣"。自是四鼓辄起伏案，旁观者曰："何自苦乃尔！"

"何自苦乃尔！"

初五日　述《日本大事编年表》。

初六日　述《日本度量衡比较表》。

初七日　述《日本邮便表》、《电信局数线路表》。

初八日　述《日本刑略》。

初九日　述《日本学派源流》。又监绘游历图成，付之铜工。

初十日　述《日本文表》。

十一日　述《日本异字音学》。

十二日　述《日本学校合表》、《已、未入学表》。

十三日　述《日本小学校师弟子表》、《寻常中学校表》、《寻常师范学校表》。

十四日　述《日本专门学校表》、《高等女学校表》、《官立学校表》。

十五日　述《日本杂学校表》、《杂学校科表》、《幼稚园表》、《书籍馆表》。黎大臣召宴，笔乃休。

黎大臣召宴笔乃休

十六日　述《日本人留学别国计费表》、《公学肄步入

表》、《公学费岁出表》。

十七日　述《日本艺文志卷上》。初欲遵《四库书提要》述日本艺文提要，而时促，是以改用刘略、班志例也（提要俟后）。活字时形其少，不得不以石印助之，而费滋甚。然异日如未克补辑，可惜也已。 活字缺少石印代之

十八日　述如昨。

十九日　述《艺文志卷下》。

二十日　述如昨。

二十一日　述《中国逸艺文志》。

二十二日　述《日本金石文》。此非好古云尔。"那须直韦提碑"之用唐元嶋年号，与南圆堂铜灯台铭之遵唐制讳丙为景同一意也，岂惟"汉委奴国王印"、"亲魏倭王印"为涉交际哉！或仅谓法隆寺释迦铜立像背铭得自半井真澄，诧为神助，犹其次也。以视仅仅证经证史，孰重孰轻，愿与识时务者辨之。 金石文物可涉交际可证经史

二十三日　述如昨。其金石，唐以前不厌其详，后则从略。勾丽古碑非日本石，而日本兵事见于其中，遂先录厥文，而为之跋。碑额曰"勾丽古碑"。文曰：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耂□□□□□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 勾丽古碑

龙页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四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恩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扫除□□，庶宁其业。国富民殷，五谷丰熟。昊天不吊，卅有九宴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于是立碑铭、记勋绩，以示后世□焉。其词曰：

立碑铭以示后世

□□永乐五岁，岁在乙未，王以碑丽不息□又躬率□住讨叵富山、负碑，至盐水上，破其丘部落六、七百，当用马兼羊不可称数。于是旋驾，因过襄平道，东来□城力城、北丰五备猎，游观土境，田猎而还。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科残国，军□□首攻取壹八城、臼模卢城、各模卢城、斡弓利□□□城、阁弥城、牟卢□、弥沙城、□舍蔦城、阿旦城、古利城、□利城、杂弥城、奥利城、勾牟城、古须耶罗城、頁□□□□城，分而耶罗□易城、□□城、□□□豆奴城、沸八那利城、弥邹城、也利城、大山韩城、掃加城、敦拔城、□□□□娄卖城、散□城、□□城、細城、牟娄城、专娄城、苏灰城、燕娄城、析支利城、岩门至城、林城，□□□□□□□利城、就邹城、□拔城、古牟娄城、闰奴城、冒奴城、彡穰城，□□□□□□卢城、仇天城、□□□□□其国城。贼不服气，敢出交战。王威赫怒，渡阿利水，遣刺迫城怒横□□□□便国城。百残王困

百残

逼，献□男女生白一千人，细布千匹归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迷之愆，录其后顺之诚。于是□五十八城，村七百，将残王弟并大臣十人旋师还都。

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馀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

九年己亥，百残违誓，合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后称其忠□寺遣使还告以□许。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兵方至，倭贼退□□□□□□□□来背，息追至任那加罗天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城倭满□□□□□□□□□□□□□□□□□□□□□□九尽臣有尖安罗人戍兵□□□□□□□□□□□倭溃，城大亦□□□安罗人戍兵，昔新罗安锦未有身来朝贡□□□□□开土境好太王□□□至□□□□溃□□□朝贡。 救新罗

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石城□连船□□□□□率□□□仆勾□□□□相遇，王幢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斩杀无数。 斩杀荡尽

十七年丁未，教遣步骑五万，□□□□□□□□平穰□□合战，斩杀荡尽，所获铠钾一万馀领，军资器械不可称数。还破沙沟城、娄城，还□□□□□□□□师□城。

廿年庚戌，东夫馀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住讨军到馀城，而馀举国骇□□□□□□那□□王恩普处，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卑斯麻鸭卢、𢭏立娄鸭卢、肃斯舍□□□□□□卢。

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

烟户 守墓人烟户：卖勾余民国烟二，看烟三；东海贾国烟三，看烟五；敦城□四家尽为看烟；亏城一家为看烟；碑利城二家为国烟；平穰城民国烟一，看烟十；訾连二家为看烟；住娄人国烟一，看烟卌三；梁谷二家为看烟；梁城二家为看烟；安失连廿二家为看烟；改谷三家为看烟；新城三家为看烟；南苏城一家为国烟。

新来韩秽：沙水城国烟一，看烟一；牟娄城二家为看烟；豆比鸭岑韩五家为看烟；勾牟客头二家为看烟；永底韩一家为看烟；舍鸟城韩秽国烟三，看烟廿一；古□耶罗城一家为看烟；炅古城国烟一，看烟三；客贤韩一家为看烟；阿旦城、杂珍城合十家为看烟；巴奴城韩九家为看烟；各模卢城四家为看烟；各模卢城二家为看烟；牟水城三家为看烟；幹弓利城国烟二，看烟三；尔□城国烟七，看烟七；□利城三家为看烟；豆奴城国烟一，看烟二；奥利城国烟二、看烟八；须邹城国烟二，看烟五；百残南居韩国烟一，看烟五；大山韩城六家为看烟；农卖城国烟一，看烟一；闰奴城国烟二，都烟廿二；古牟娄城国烟二，看烟八；瑑

城国烟一，看烟八；味城六家为看烟；就咨城五家为看烟；彡穰城廿四家为看烟；散那城一家为国烟；那旦城一家为看烟；勾牟城一家为看烟；於利城八家为看烟；比利城三家为看烟；细城三家为看烟。

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吾虑旧民转当羸劣，若吾万年之后，安守墓者？但取吾躬率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韩秽二百廿家，虑其不知法，则复取旧民一百十家，合新旧守墓户国烟卅，看烟三百，都合三百卅家。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惟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又制：守墓之人，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唯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 好太王教言

跋曰：

勾丽好大王碑在盛京鸭绿江北与朝鲜高山城、满浦城近，初掩土中，三百年前渐掘渐露，至今未尽出土。出者高约一十八尺，面南背北，约宽五尺六寸有奇，东西两侧约宽四尺四寸有奇。四面镌字，而石有凹凸。南十一行则起“惟”讫“那”，西十行起“利”讫“大”，北十三行起“赤”讫“烟”，东九行起“七”讫“后”。凡四十有三行，行四十一，字约一千七百五十九。然长短有差，长者五寸，短或三寸，刻字深五六寸〔?〕不等，残缺之字一百九 勾丽古碑碑文跋语

十有七。后无年月。据碑知为好大王墓碑，甲寅九月廿九日乙酉立，未详当何代甲寅。日本人云，壬午后二百七十二年之甲寅乎？后三百三十二年之甲寅乎？一当三国汉建兴十二年，一当晋元康四年。然皆臆说。

句丽始祖

据《东国通鉴》云，汉永光五年壬午，高句丽始祖高朱蒙立。（《东国通鉴》：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而泪，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喜曰，此天赉我。令胤养之，名金蛙。及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梦天帝谓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於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曰加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遂劝王移都，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柳花，与诸弟出游，解慕漱诱入熊心山下鸭绿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于此。"蛙异之，幽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有娠，生一卵。蛙弃之，与犬豕不食；弃之路，牛马避之；弃之野，鸟覆翼之。蛙欲剖之，不能。母裹置暖处，有男子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自作弓矢射之，发无不中。扶馀俗谓善射为朱蒙，故名之。蛙有七子，其技能皆不及朱蒙。长子带素言于父曰："朱蒙生也非常，且有勇，不早图，恐有后患。"蛙不听。掌喂马，朱蒙增损其刍豆，令骏者瘦而驽者肥。蛙自乘肥而与朱蒙瘦。猎于野。与朱蒙矢少，而殪必多。蛙

金蛙太子

河伯之女柳花

朱蒙

诸子忌，欲杀之。母语朱蒙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不可，孰与迟留而后悔者乎？"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夫等三人行。至淹滤水，无梁，祝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甥，今日逃难，追者垂及，奈何。"于是鱼鳖成桥，朱蒙得渡，桥乃解，追骑不及。朱蒙至毛屯谷，遇麻衣、衲衣、水藻衣三人。麻衣曰再思，衲衣曰武骨，水藻衣曰默居。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语众曰："我方承景命，遇此三贤，岂非天乎。"俱至卒本扶馀沸流水上都焉，国号高勾丽。因姓高。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靺鞨。朱蒙恐见侵盗，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朱蒙见沸流水菜叶流下，知有人居上流，往寻之，果有国曰沸流。其王松让见朱蒙曰："寡人僻在海隅，未尝得见君子，吾子何从而来？"曰："我是天帝子，来都卒本。"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君立都日浅，地小不足容两主，君为附庸可乎？"朱蒙忿之，因与较艺，松让不能抗。廿二年夏六月，松让以国降于高勾丽。——按：廿二年注云，汉建昭三年。——《朝鲜史略》：高勾丽始祖朱蒙立。先是东夫馀王金蛙得河伯女柳花，为日影所照而娠，生一卵。） 鱼鳖成桥 高勾丽建国

说者曰，夫馀俗谓善射为朱蒙，故名。

《太平寰宇记》曰：朱蒙弃夫馀东走，渡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之，号曰高勾丽国。此碑邹牟云者，即朱蒙之声转。《日本姓氏录》曰："长背连高丽国主邹牟王之后"。邹牟注云"一名朱蒙"，是其一证。 邹牟即朱蒙

碑文剖卵浮龟之说，虽近附会，然质之史籍，往往而合。《三国志》注引《魏略》曰：旧志又言，昔北方有藁离之国者，其王侍婢有身，后生子。王捐之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馀之地。《梁书》曰：高句丽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櫜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后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馀而王焉。是亦其证也。

《魏略》之记载

《梁书》之记载

东明即朱蒙身后之号，见《东国通鉴》诸书。（《东国通鉴》：壬寅夏四月，高句丽王立子类利为太子。秋九月，高句丽王朱蒙薨，太子类利立，葬始祖于龙山，号东明圣主。壬寅注云：汉鸿嘉二年，高句丽始祖十九年。《东国三十年歌》：高句丽祖号东明，天帝之孙河伯甥，逃难立国卒本川，汉元帝建昭二年。《东国舆地胜览》：平安道中和郡，东明王墓在龙山，俗号真珠墓。）

东明亦即朱蒙

又按，《宋书·诸夷传》曰：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俭，将万人出元菟讨位宫。位宫将步骑二万人逆军，大战于沸流，位宫败走。《方舆纪要》曰：正州城，旧

志在渌州西北三百八十里，本沸流国故地，为公孙康所并。渤海置正州于此、亦曰沸流郡，以沸流水而名。契丹因之，仍隶渌州，后废。证之朝鲜往籍，沸流即卒本川，俗呼车衣津。（《东国舆地胜览》：成川都护府本沸流王松让故都。高勾丽始祖东明王，自北夫馀来都卒本川，松让以其国降。沸流江即卒本川，俗称车衣津，在客馆西三十步。《东国三十年歌》：扶馀，国名在北，又号北扶馀。沸流亦国名，即今平安道成川郡。） 沸流水

《太平寰宇记》曰：马訾水一名鸭绿水。水源出东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鸭绿，故俗名之。去辽东五百里，经国内城南，又西，与一水合，即盐难水也。《宋书·蛮夷传》曰：元嘉十五年，复为索虏所攻，败走，奔高骊北丰城。此可为碑云"盐水北丰"诸证也。

百残即百济，斯庐即新罗，亦即新庐。《后汉书》曰：三韩凡七十八国，伯济其一。《通考》曰：晋时勾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略有辽西、晋平。自晋以后吞并诸国，据有马韩故地，南接新罗，北距高丽千馀里，西限大海，处小海之南。晋代受藩爵，自置百济郡。《三国志》曰：辰韩十二国，有斯庐国。《通典》曰：新罗国，魏时新庐国，其先本辰韩。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其一也。魏将毋丘俭讨高丽，破之。高丽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为新罗，或曰阁弥城，即关弥城，见《东国通鉴》。（《东国通鉴》：百济辰斯王八年冬十月，高勾丽攻陷百济关弥城。其城四面峭绝，海水环绕。王分 百残即百济，斯庐即新罗

军七道攻之，二十日乃拔。百济阿莘王二年秋八月，百济王谓真武曰："关弥城北鄙要地，今为高勾丽所有，其为我一雪。"遂命武将兵一万伐高勾丽，围关弥城。）

带方 带方城在平壤南，汉县属乐浪郡，公孙度置带方郡此。杜佑曰：后汉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昭明二县以南荒地置带方郡。汉志注：乐浪郡南部都尉治昭明是也。隋大业中伐高丽，分军出带方道，谓此阿旦城，修自百济。（《东国通鉴》：百济责稽王元年，高勾丽伐带方。带方求救于百济。王曰："带方我舅甥之国。"遂出师救之，修阿旦城数城，以备高勾丽。）

涉 曰韩，曰涉，皆朝鲜地，古国名。《后汉·杜笃传》注：涉貊，东夷号也。《汉书·匈奴传》集注：涉或作薉。《晋书音义》：涉与秽同（《礼记·少仪》注：有似人涉。释文：涉本作秽。）今日本人谓朝鲜人曰"秽人"，盖沿古语。《方舆纪要》云：服虔曰，涉貊在辰韩北，高丽沃沮之南，东穷大海。汉元朔初，其君南闾降汉，因置苍海郡，三年罢。陈寿曰：夫馀国有故城名薉城，盖本涉貊地。今不耐涉，亦其种云。魏毋丘俭破高丽，高丽奔沃沮，后复国；其留者为新罗，兼有沃沮、不耐、韩涉之地。

好大王 惟好大王不见于《东国通鉴》诸书。而《日本姓氏录》云：难波连，高丽国好大王。后据碑，知好大王徽号曰："国冈土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下文冈土之土，又作上，盖石刊填文而讹也。以翔为开，与日本二天造像记以翔为闲同一例也。曰二九登祚，曰卅九晏驾，是在

位二十二年。《韩鲜史册》第云，高勾丽王十九世广开土王，在位廿二年。安知非误十七世为十九，于徽号字数有脱略乎？其《三国史记》一书，成于宋绍兴十年，《东国通鉴》成于明成化二十一年，去古远矣，难可尽信。此碑可补朝鲜史之阙。碑立于百济、新罗、高勾丽三国鼎立之时。所叙倭战，亦可补日本史之阙，宜日本人珍重碑文不置也。惟释文多误。即如释栖为柳，庸讵知丣、丣古非一字。碑云栖被四海，栖即栖字，与熲同书。《尧典》"光被四表"。《后汉书·冯异传》云"横被四表"。《尔雅》释言释文，桄，孙作光。虽无作熲，已可为加木旁之证。《说文》：熲，积火燎之也，有光谊。《周礼·春官》：熲或作槱，此熲、槱通用之证。 广开土王 可补朝鲜史之阙

二十四日　述《日本印志》。

二十五日　述《日本刀剑志》。

二十六日述如昨。补游工厂，往还三十六里（日本里六）。

二十七日游横滨，往还九十六里（日本里十六）。

二十八日述《日本金石年表》，较日本人西田直养金石年表五百二十三种，多四千二百八十有奇。

二十九日　述如昨。又跋日本圣武写经曰：

钱赞使藏日本圣武天皇写经，一为二行，一为三行，合装一册。其二行有大仓耕斋重字印，盖赏鉴家也，定为真迹，详黎大臣跋。其时当唐天宝、至德间，去今一千一百年有奇。其字以狩为獸，非若惱作㛴、静作彭、惡作悪用别体字可比。按《说文》：獸，守备者，从犬。狩， 跋圣武天皇写经

犬田也，亦从犬。《尚书》狩作守，此古通也。《诗》："薄兽于敖。"后汉安帝纪云"薄狩于敖"。汉《张迁碑》："帝游上林，问禽狩。"《石门颂》："恶虫蔽狩"。此古狩、兽通用确左也。然则写经虽仅数行，已可证经。第而曰古墨可宝云尔哉！精审如赞使，宜其什袭借常也。

三十日 述如昨。见唐时日本《四愿经后愿文》曰：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太政太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此亦可补全唐文。天平十二年，当唐开元二十八年。

九月初一日 述《日本文徵》。其文徵事则录，否则文虽善弗取也。叙中村敬宇文集曰：

中村敬宇文集

光绪十四年冬，雲龙游日本东西京，言学问中君子人者，辄曰：其中村敬宇乎。时雲龙欲商邃学且未遑也，遑问文邪？而饷雲龙诗，虚怀谷如。十五年夏，还自南北阿美利加洲，尝一造庐借书，遂视文集已编之卷凡十有六。其前六卷，惟第四未之刊行；十四以后，则补遗也。且曰，愿得一言为子孙宝。吁！采葑之恳切，一至此哉。时雲龙又补艺文、金石，而文徵犹未之逮。秋七月，始蒐古今文集百数十种，求不逐

流又不泥古者，其敬宇文乎？以六经为注脚，以五大洲时务为经纬，文人之文岂其匹欤？集中用字，《群玉序》曰：不拘拘于文字，而善道所欲言，好文也。《送三岛仲叔序》曰：文有疵病，无不可医，惟伪不可医。旨哉言乎！赖山阳《书杜集后》一字诀曰：真。斯文得之。人第羡富赡如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犹末也。云龙《游历图经》有文徵一科，一以实事为宗，摭敬宇文较他集独多。嗟嗟！判古今为二者，俗儒也；居今而薄今者，腐儒也。欲祛二弊，非通儒，吾谁与归？同人社宗匠则敬宇也，不高崖岸，不限藩篱，盖欲得奇才异能育之也。迹其言行，与文往往相副。倘所谓学问中君子人欤？后先之待，与守有责也夫！

初二日　游炮台，往还航海三百九十里（海里一百三十），车行二十四里（日本里四）。

初三日　游小岛，航海二百三十一里（海里七十）。

初四日　述如昨。录不胜录，复就所取审而删之，费 心急如焚
缺且时迫也，心急如焚。

初五日　覆校印出《日本图经》卷一至四。

初六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五至八。

初七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九至十二。

初八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十三至十六。

初九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十七至二十。是日〔疑脱往字〕红叶馆往还十二里（日本里二）。

初十日　补新分之香川县图，限铜工即日镂之。

十一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十二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十三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十四日　因《日本图经》印工逾限至再，于是先校《古巴图经》。

十五日　补游海港要隘，航六百六十里(海里二百)。

十六日　自至筑地诸处，严催印工，往还十二里(日本里二)。求叙者踵门，叙先诺之《儒学本论》曰：

求序者踵门

《儒学本论》序

长尾氏桢太郎以所著《儒学本论》属述。雲龙喟然叹曰：嗟嗟！居今论儒，难矣！生于斯，长于斯，西学滋张，而独述儒学本论，鲜不嗤其迂且腐矣！虽然，儒学非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中外古今一以贯之，如布帛，如菽粟，如水火不可须臾离者也。其条目始格致，终治平；自非朴学者为之，不从知物入，遂遁于虚。假"诚正"语"治平"，而效辄不应，不为西学所窃笑者幾希？或胜其说曰：形而下者其用实，形而上者虚语耳，不如废之为愈。嗟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非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也。人一日不绝，则儒学一日不废。慨末学流弊，遂并其本疑之，可乎哉？可乎哉？西学不外格致。曾子四角不掩之说，即地圆之说之祖。孟子谓千岁之日可致，殆亦算学门径欤？彼詡新奇，皆自圣门发端。特初不欲以游艺名家，书缺有间，学者浸失寻绎，转让彼以实用胜，此学者所当愧而思奋也。是书仅见上

人一日不绝则儒学一日不废

卷，儒言居多，然如所谓惟拘文校字为务者，训诂支流，而亦非经师训诂也。要而论之，薄今而泥古，不至跬步难行不止。藉忘儒本，虽曰权利孚与之京，而利专则竞，权重则凌，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济之，非所敢知矣。长尾氏以为然耶？否耶？光绪十五年秋，叙于日本东京。

元田永孚，儒臣也，去来相左，以书言别，并谢前叙其诗集。遂检旧草附录于此曰：　元田永孚诗集序

光绪十三年冬，云龙游西京。十四年春，航复东。所目诗卷无虑百数十，作者大抵性灵居多。求纪事，不数数觏，遑言学也。今乃得之。东野之诗，永孚其名，元田其氏也。官由侍讲而居顾问，乐天，乐四时，乐读圣贤书，乐闻古今事，乐老少，因以五乐名园。闻云龙将以记载馀力续《东瀛诗选》，由友示所著《讲筵馀吟》、《五乐园诗钞》、《别钞》。诵其诗，如见其学。横子楠生赠诗，有"饱尝泗水源头味"句，良非虚语。集中诗，如"纵使报酬劳夙夜，不如圣主爱臣深"；"石阁珠楼非我愿，梦消梅月半窗烟"。未尝非诗人之诗，而性灵中见学养。"若减家家一分用，拯来天下几寒饥"；"诵经常有陛前坐，横槊曾无马上行"，纪事也，而体用中见经纬。忧国爱君之心，动溢字里。就诗言学，居斯位宜；因位见学，作是诗愈宜。谓非于诗选自成一家言欤？而非学人之诗，畴克臻此？

十七日　《日本图经》印竣，于是覆校卷三十三至三十　日本图经印竣

六。

十八日 日本使大鸟圭介约同舟行。来言别者，皆往答拜。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

十九日 补视船工、炮工，往还航海六百六十三里（海里二百有一）。

求书者四鼓未已

二十日 检点行李。适有介书二千里外，求雾龙诗叙者，走笔应之。求书者，四鼓未已。是日游如昨。

离东京

二十一日 辰正，发日本东京。黎大臣以欲送上火车，辞之至再。黎曰："重所学也。"钱赞使及孙随使（点）、陈随使（榘）同至横滨照料焉。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罗理事为订舱位于轮舟，曰"西京丸"，在三十三号舱户，面海。冒雨展轮，转侧未已。

二十二日 午正泊神户，去横滨千一百二十二里（海里三百四十）。申初，只身自觅小舟登岸，访邈领事，且付邮书，约六里许（日本里一），又游海湾小岛。航三百三十里（海里一百）。

二十三日 游海港，航三百三十里（海里百）。上岸，至楠公社，观明徵士朱之瑜所书碑。酉初旋舟，酉正行。

二十四日 酉初泊下关，即马关也，自神户至此八百十里（海里二百四十三）。移时即行，风潮怒甚。

二十五日 卯初，泊长崎，去马关三百七十九里（海里三百六十）。自神户至此，千一百八十九里（海里三百六十）。杨理事为呼艇登岸至署，日本使大鸟圭介亦以舟迎，未遑往也。晡，冒雨游諏访山诸处。申正旋舟，往还约十

八里许(日本里三)。酉初行。

二十六日　潮挟风雨，轮舟首尾轩轾辄数十尺，由日本岛而男岛。

二十七日　辰初，舟进扬子江。辰正，至上海。自长崎至此千四百四十有二里（海里四百三十七)。巳正，访文报局员，寻至泰康里泰康祥丝栈。　回上海住泰康祥丝栈

二十八日　欲乘"永清"轮舟，而行李未由文报局交齐。越一日，"新胜"轮舟亦开矣。急行转迟，不欲稍旷分阴，于是发箧检点行程记载。

二十九日　检《秘鲁图经》，虽初草，难可遽定，其子目可编次也，凡四十有三。其子类不外天文、地理、国系、风俗、食货、考工、外交、政事、文学、叙例十者。是夜三鼓乃寝。　秘鲁图经

十月初一日　觅小火轮，环视炮台、灯台诸要隘，往还六百六十里(海里二百)。

初二日　分《巴西图经》门类凡十，曰天文，曰地理，曰国系，曰风俗，曰食货，曰考工，曰兵制，曰政事，曰文学，曰叙例，盖就见闻所获而分也。　巴西图经

初三日　闻"普济"轮舟将至，往海滨候之，适至而小甚。局中人言舱位定者已溢，且不压浪，劝待他舟，"海晏"或初五日行也。遂至黄浦，循岸一行，往还约三十八里。

初四日　编次《巴西图经》，子目五十有二，而稿难遽定。

初五日　述《巴西图经》专例。“海晏”船初至。

初六日　“海晏”船因载不应手，故缓二日，亦罕有事也。定《英属地加纳大图经》类目。（加拿大图经）

初七日　机器局诸处往还四十五里。

初八日　上“海晏”船，言行不果。随航汽艇补所未游，往还六百六十里（海里二百）。

初九日　行。

初十日　子初，泊烟台。风，不得泊，惧浪且惧浅也。卸载若干，帆卷轮停，而晕浪者呕声不绝，所未见也。是日为皇太后万寿圣节。忆十三年今日，航日本马关以东，将泊横滨。十四年今日，游美利加国都。（去国三载）

十一日　风浪巨甚。

十二日　午后，航近大沽，而无以进。自上海至此，二千七百四十里（海里八百七十，由大沽至天津紫竹林二百四十一里，约海里七十）。明日进口与否，未可知也。故行火车之意决。

十五日　丑正，乘车行自天津，视去时行舟异矣。六十里，杨村(详前，下同)。三十里，蔡村，宿，衣履雨湿。

十六日　丑正，雨，行。然北风起。黎明雨止，而西北风怒甚。五十里，安平。三十一里，靛庄，此通州境。回到北京

十七日　丑初行。车道有阻，纡途而行，乃复旧道，凡七十里至京。

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人名索引

一 画

一川研三（日本印刷局局务长）
13,10,22

二 画

二口美久（日驻沪领事馆翻译）
13,5,15
丁日昌
13,9,25
丁韪良
13,7,18

三 画

三吉艾（日本学务官）
13,12,21
三桥信方（神奈川县书记官）
13,11,27
于希璟（塾师）
14,4,17
土方久元（宫内省大臣）
13,11,5 13,11,9
土屋光春（炮兵少佐）
14,1,2
大山岩（陆军大臣伯爵）
13,11,2 13,11,10

大久保利通
14,1,6
大仓耕斋
15,8,29
大仓喜八（银行行长）
13,9,12
大平驹雄（巡捕属吏）
13,12,15
大鸟圭介（日本驻华使臣）
15,9,18 15,9,25
大岛居彦平
13,12,14
大洼实（爱知县师范学校校长）
13,12,11
大隈重信（外务大臣）
14,1,21
上杉氏
14,4,12
山吉盛义
13,10,14
山本淑义（海军少佐）
13,11,6
山县伊三郎（爱知县书记官）
13,12,9
川村正助（川村正佐？）
13,11,6 13,11,8
个鲁读（美利加陆军将）
13,11,14
丸冈莞尔
13,10,14
久能忠仁
13,12,6
广部精田
13,10,14
小川泰（诗僧）
13,12,26
小山正武（主税官）
13,10,22
小山健之（长崎学校校长）
13,10,3
小田原北条氏
14,4,12
小林好爱（金库局长）
13,10,22
小牧昌业
13,10,14 13,10,17
小嶋知足
15,6,13
小野篁
13,12,19
小堀政
13,12,23
马端临
15,5,2

四画

王本盐
13,12,19
井上陈政
13,10,14 13,10,17 13,10,22

天野皎（日本植物动物场场长）
13,12,30
天野藤太郎
13,7,18
元奘
13,12,19
元眛平
15,9,16
木村源七
13,10,14
太田升平（日驻沪领事）
13,9,15
尤炯
13,9,24
戈兰德（即美国总统格兰特）
14,1,2
长冈护美
13,10,13　13,10,17
长与专斋（日本卫生局长）
13,10,29
长尾桢太郎
15,9,16
日下义雄（长崎县知事）
13,10,1　13,10,2　13,10,3
13,10,4　13,10,6
中井敬所
13,10,25　13,11,26
中村正直（大学教授）
13,10,12　13,10,14　13,10,17
中村正郎（长崎县书记官）
13,10,4
中村祐兴（印刷局工厂长）
13,10,22
中村敬宇
15,9,1
中岛雄（日使馆交际官）
13,7,18
中泽永秀
13,10,19
中野建明（关税局兼主税局长）
13,10,22
内田正敏（海军兵学校少佐）
13,11,6
冈七郎（海军兵学校教授）
13,11,6
冈千仞
13,10,16
丰臣秀吉
13,12,9　13,12,19　13,12,23
13,12,26　14,4,12
仁礼信之
13,10,14
仇英
13,12,20
今井氏（制米水稻者）
14,1,10
今井艮一（大阪府书记官）
13,12,28

今川义元
13,12,9
公孙度
15,8,23
公孙康
15,8,23
氏康
14,4,12
乌伊摩
15,8,23
文珠（法人，制炮者）
13,12,29
巴尼司（法人，日本武备学堂）
13,9,3
毋丘俭（幽州刺史）
15,8,23

五 画

末广重恭
13,10,14
古笔了仲
13,10,20
可图鲁（英人）
13,10,4
石川之聪
15,5,2
石川年足
13,12,19
石川有幸（关税局次长）
13,10,22
石桥德康（参谋生兵大尉）
14,1,2
本山正久（长崎县衙门书记官）
13,10,1 13,10,4
13,10,7
本山胁（三菱造船厂人）
13,10,4
本原静一（印刷厂技师）
13,10,22
平山正德（秘书官）
13,10,22
平氏
14,4,12
巨鹿赫秦（长崎县属官）
13,10,4
北白川王
13,10,14
北条氏
14,4,12
东明（即朱蒙、即邹牟）
15,8,23
卢永铭（翻译）
15,4,17
田中尚房
13,12,20
田贝（美驻华公使）
13,7,18
田原良纯
13,10,29

田胜三郎
13,10,29
白居易（白氏）
14,1,22　15,5,29
半井真澄
13,12,17　13,12,18
13,12,19　15,8,22
永井久一郎
13,10,18
司都大（英人，三菱碳矿矿师）
13,10,5
尻稻次郎（国债局长）
13,10,22
圣武天皇
15,8,29
加藤氏
13,12,23
边太一
13,10,14

六　画

寺田宏
13,10,14　13,10,17
吉田
15,5,2
吉田建康（长崎医学校校长）
13,10,3
吉田健康（长崎县属官）
13,10,4
芙正中
13,12,23
村井纯之助
13,10,29
再思
15,8,23
西冈逾明（裁判所控诉长）
13,10,4
西田直养
15,8,28
西乡从道（海军大臣伯爵）
13,11,2　13,11,6　13,11,8
西村舍三（土木长）
14,1,27
西尾为忠
13,12,23
朱之瑜（即朱舜水）
13,11,26　15,9,23
朱蒙（句丽始祖）
15,8,23
伊尹
13,12,23
伊达宗城
13,10,14　13,11,7
伊达宗纪（伊达宗城之父）
1311,7
伊地知季清（炮兵大尉）
14,1,2
伊藤博文（日本内阁总理）
13,11,5　13,12,29

后水尾帝
13,12,20
后尾天皇
13,12,23
合肥肃毅伯（李鸿章）
13,8,20　15,10,13
竹内忠兵卫（端下磁器王场主）
13,12,10
刘坤（翻译）
13,10,11
刘庆汾（驻长崎领事馆翻译）
13,9,29
关口隆吉（静冈知事）
13,12,5
关口隆正（关口隆吉之子）
3,10,14　3,12,5
关本茂行（陆军一等军吏）
14,1,4
池上四郎（长崎县监狱长）
13,10,3
阮祖棠（驻横滨领事）
13,10,11
好大王（高句丽王）
15,8,23
纪侯
13,12,26
孙子荆
15,5,1
孙随使（点）
15,9,21

七　画

孝谦天皇
15,5,1
苇原清风（新泻税关长）
13,10,22
苏颂
15,6,13
克利牟（西班牙人，曾游中国）
13,10,26
杜佑
15,8,23
杉原正市（静冈寻常中学校长）
13,12,5
杨兆鋆
13,9,24
杨理事（驻长崎领事）
15,9,25
杨镐（明朝观察使）
13,9,1
李至
15,5,29
李昉
15,5,29
李勣
15,6,13
李崧
15,5,29
李夏荣（朝鲜派往美国随使）
13,10,10

服斯王（百济国王）
15,8,23
吾妻兵治蜂
13,10,14
吴大五郎（翻译）
13,10,12
町田实业（海军大尉）
13,11,8
足利义满
13,12,20
足利尊氏
14,4,12
吟巴图（美大使）
13,11,2
佐田清次（印刷厂二等技师）
13,10,22
佐伯惟馨（主税官）
13,10,22
佐成源五郎
13,10,30 13,11,10
何晏
13,12,19 14,5,2
位宫
15,8,23
伴新三郎（日驻沪领事馆翻译）
13,9,15
岛津氏
13,12,23
谷董一郎（秘书官）
13,10,22
沈铎（翻译）
13,10,11
沈绎（工部）
14,4,17
沙门觉远
15,7,26
宋徽宗
13,12,20
奥峰众树
15,5,1
张度
13,10,20
张衡
13,10,18
陆深
15,5,1
阿兰弗（勾丽相）
15,8,23
阿佐井野
15,5,2
陈寿
15,8,23
陈振孙
15,5,2
陈榘（随使）
15,5,1 15,5,2 15,5,29
15,6,13 15,9,21
陈瑞章（横滨商董）
13, 11, 15

八 画

武田信元
13,12,6
武曾
15,8,23
青木周造（日外务大臣次官）
13,11,2
青稽王（百济国王）
15,8,23
松让（沸流国王）
15,8,23
松村氏（武平町陶器工场主）
13,12,10
松尾臣善（关税局出纳局长）
13,10,22
卓尔治（美驻长崎领事）
13,10,1 13,10,7
明惠上人
13,10,20
岸田吟香（乐善堂书局主人）
13,9,19
岩崎之助（长崎三菱石炭矿主）
13,10,5
罗庚龄（驻横滨领事馆翻译）
13,10,11
罗理事（嘉杰）
14,4,14 14,4,17 14,9,21
罗肇焜
14,4,17
罗肇煌
14,4,17
牧野伸显（兵库县书记官）
14,1,7
牧野毅（炮兵、大佐）
14,1,2
倪曼德（美驻沪领事）
13,9,15
金采（随使）
14,4,17
金蛙太子
15,8,23
金嘉镇（朝鲜署理使）
13,10,14 13,11,2 13,11,11
服虔
15,8,23
胁屋义治
14,4,12
周文桂
13,9,24
养鸬彻定（老僧）
13,12,19
郑永邦（日本领事官翻译）
13,9,2
郑永宁（翻译）
13,7,18
郑康成
13,12,23
浅田胜（爱知县属吏）
13,12,9

泽村繁太郎（翻译）
14,4,17
波多孙（美国人，"海定"船主）
13,9,4
波多野承五郎（日本领事）
13,9,2
宗重卿
14,5,2
空海
13,12,19
细川氏
13,12,23

九 画

柳花（河伯之女）
14,8,23
威良（美国人）
13,11,13
星山贞吉
13,11,26
拜勒司（法人）
13,9,3
重野安绎
13,10,14 13,10,17
铃木行雄
14,1,7
皇太后（慈禧）
13,10,10
须贺茂韶
13,10,14
胜芳（著有《吹尘录》）
13,10,15
胜间田稔（爱知县知事）
13,12,10
狩谷卿云
14,6,13
恒屋盛服
13,10,14
前田展次郎（大阪县属吏）
13,12,27 13,12,29 14,1,5
籾山逸也
14,7,17
宫本贞干（大阪府属吏）
14,1,4
宫岛诚一郎（文部省书记官）
13,10,12 13,10,14 13,10,20
神守园（神奈川知事）
13,11,27
神武天皇
13,10,20
姚文栋（出使日本委员）
13,9,20
柔（美驻华使馆参赞）
13,7,18

十 画

格利纾司（美领事）
13,10,26
盐田（日使臣）
13,7,18

速藤谨助（大阪造币局长）
13,12,29
哲士（美使馆翻译）
13,7,18
晁公武
14,5,2
圆光僧
13,12,19
钱赞使
14,8,29　14,9,21
徐承礼（驻神户领事）
13,10,9
徐承祖（使日本大臣）
13,10,11　13,10,14　13,10,24
13,10,27　13,11　23
徐榴
14,8,3
高岛氏（名嘉右卫门，字吞象）
14,4,9
高岛鞆之助（陆军中将）
14,1,2
高岭秀夫（教头）
13,11,26
高陕夫
14,8,23
唐廷枢
13,9,2
唐廷桂（怡和洋行执事）
13,9,18
唐临（唐吏部尚书）
13,12,19
梁谷为之助（巡捕官）
13,12,14
梁皇侃
14,1,17
涩泽荣一（银行行长）
13,9,12
诸葛深（通甫）
14,5,2
袖山正志（静冈警察署长）
13,12,5
陶渊明
14,7,26

十一画

黄石迪（诗人）
13,10,30
黄忠端
14,4,14
黄歇
13,9,8
曹子建
14,5,1
菅原宗渊（菅原道真后裔）
13,12,20
菅原道真
13,12,20　14,1,3　14,1,21
梅山松彦（梅园主人）
14,1,21

梶山鼎介（日参赞）
13,7,18
盛田久右工门
13,12,13
推古天皇
13,12,6
馆森鸿
13,10,16
清水友辅
13,10,29
清原宣贤
15,5,2
隐岐嘉雄
13,7,18

十二画

董仲舒
13,12,23
朝夷六郎（爱知县中学校长）
13,12,11
森田松食
13,12,13
嵯峨天皇
13,12,19
黒川通轨（名古屋镇台司令官）
13,12,10 13,12,12 13,12,13
黒田清隆（农商务大臣）
13,11,5
程大昌
15,5,1

渡边太一（大学长）
13,10,18
渡边忻三（横须贺造船所次长）
13,11,8
渡边宏基
13,10,14
渡边偕之（长崎县属官）
13,10,4
渡边国武（主计局长）
13,10,22
谢祖源（御史）
13,—,—
渥利喊喇（西班牙驻沪翻译）
13,9,16

十三画

赖山阳
14,9,1
赖襄
13,12,26
蒲生重章
13,11,24
楠正成
13,10,9
榊原照久
13,12,6
虞薯
15,5,2
睦子（经理足利学校潜）
14,1,17

蜂屋定宪（静冈师范学校校长）
13,12,5　13,12,6
筱原国清（陆军三等监督）
14,1,4
解夫娄（扶馀王）
15,8,23
解慕漱
15,8,23
新田义光
14,4,12
新田义真
14,4,12
源义
14,4,12
源亲房
15,5,1
源赖朝
14,4,12
福岛氏
13,12,23

十四画

榎本武扬（日本递信大臣）
13,10,12　13,10,14
樊淙（驻长崎领事馆翻译）
13,10,7
稻葉正邦（海东澱蕃知事）
13,10,24
僧桂庵（日本僧）
15,5,
僧深尊（日本僧）
15,5,2

十五画

蔡轩（驻长崎领事）
13,9,29　13,10,1
13,10,7　13,10,11
確苏呢（意大利人，雕刻师）
13,10,22
墨加禘（荷兰人）
15,7,5
黎大臣（即黎庶昌）
13,11,19　13,11,21　14,1,22
14,2,14　14,4,2　15,5,2
14,8,15　15,8,29　15,9,21
德川家光
13,12,19　13,12,30
德川家康
13,10,15　13,12,6　13,12,14
13,12,23　14,4,12
德贞（英人，同文馆医学教习）
13,7,18
澁本丰畜
13,10,11

十六画

霍耳（英领事）
13,10,26
默居
15,8,23

十七画

旗仪喇（西班牙驻沪领事）
13,9,16
黎念成（驻神户领事）
14,1,5 15,9,22

十八画

藤田俊范（长崎县兵部科）
13,10,3 13,10,4 13,10,10
藤原氏光明子（月皇后）
15,8,30
藤原政门
13,12,20

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译名简释

三　画

三川国

（　　　）

三河国

日本旧藩，今爱知一带

大同

日本年号，公元806—810年

大永

日本年号，公元1521—1528年

久寿

日本年号，公元1154—1156年

义大利

意大利

四　画

天平

日本年号，公元729—749年

天平宝字

日本年号，公元757—765年

天长

日本年号，公元824—834年

天明

日本年号，公元1781—1789年

天保

日本年号，公元1830—1844年

天文

日本年号，公元1532—1555年

天安
日本年号，公元857—859年
天福
日本年号，公元1233—1234年
元和
日本年号，公元1615—1624年
长宽
日本年号，公元1163—1165年
日斯巴尼亚
西班牙
仁平
日本年号，公元1151—1154年
文政
日本年号，公元1466—1467年
文久
日本年号，公元1861—1864年
文应
日本年号，公元1260—1261年
文永
日本年号，公元1264—1275年
火车头
火车站
斗出国
(　　)

五　画

正元
日本年号，公元1259—1260年
正平
日本年号，公元1346—1371年
正嘉
日本年号，公元1257—1259年
甲斐国
日本旧藩，今甲府一带
生低迈当
centimetre，厘米
永仁
日本年号，公元1293—1299年
永禄
日本年号，公元1558—1570年
永观
日本年号，公元983—985年
加纳大
(加拿大)

六　画

西地阿夫里澳叠日鸦尼踏
(　　)
迈当
metre，米
当拔耳
(　　)
延喜
日本年号，公元901—923年
延历
日本年号，公元782—806年
延久
日本年号，公元1069—1074年
延应
日本年号，公元1239—1240年

伊吕波
イ、ロ、ハ，日文字母的代称
伊豫国
日本旧藩，今新居滨一带
庆云
日本年号，公元704—708年
庆长
日本年号，公元1596—1615年
安政
日本年号，公元1854—1860年

七画

寿永
日本年号，公元1182—1184年
远江国
日本旧藩，今滨松一带
吴拉斯哥
格拉斯哥
伯里玺天德
presiolent，总统
近江国
日本旧藩，今滋贺县一带
应仁
日本年号，公元1467—1469年
应保
日本年号，公元1161—1163年
应永
日本年号，公元1394—1428年
宏仁
日本年号，公元810—825年
尾张国
日本旧藩，今一宫、海鸣等地

八画

武藏国
日本旧藩，今东京一带
拔立根
(　　)
昌泰
日本年号，公元898—901年
明应
日本年号，公元1492—1501年
明治
日本年号，公元1868—1912年
和兰
荷兰
肥前国
日本旧藩，今长崎等地
法郎西
法兰西
波儿低勒耳
(　　)
治承
日本年号，公元1177—1181年
宝永
日本年号，公元1704—1711年

九画

相模国
日本旧藩，今神奈川

显庆

日本年号

科仑布

哥伦布

保延

日本年号，公元1135—1141年

美利加

美利坚

神护景云

日本年号，公元767—770年

十　画

宽永

日本年号，公元1624—1644年

骏河国

日本旧藩，今骏河湾清水一带

十一画

理事

指中国驻当地领事官

曹达

碱

得力风

Telephone，电话

康永

日本年号，公元1342—1346年

十三画

赖各宣

尼亚加拉〔瀑布〕

摄津国

日本旧藩，今大阪

十四画

嘉永

日本年号，公元1848—1854年

十五画

墨加犄法

(　　　)

澳大利

奥地利

东游日记 □

·黄庆澄·

光绪十九年五月　初四日发上海
光绪十九年五月　初六日抵长崎
光绪十九年五月　十五日抵神户
光绪十九年五月　十七日到横滨
光绪十九年五月　十八日赴东京
光绪十九年六月　初四日到横滨
光绪十九年六月　廿二日到西京
光绪十九年七月　初四日回上海

□ 《东游日记》据光绪甲午刊本
□ 王晓秋标点　　史 鹏校订

黄庆澄

东游日记

孙诒让序……………………319
五月上旬……………………321
五月中旬……………………325
五月下旬……………………339
六月上旬……………………354
六月中旬……………………362
六月下旬……………………364
七月上旬……………………372

孙诒让序

国家自道咸以来，始大弛海禁，与东西洋诸国开榷场，互市海上。校其疆理，多张骞、甘英所未窥者，皆列国籍，通使节；皇华四达数万里，重瀛如履畿闼，斯亦亘古未有之盛也。士大夫游历外国者斐然有述，往往著为游记。其佳者，奇闻创见足裨輶轩之采，视唐元奘、宋徐兢、元邱长春所记录，倜乎远过之矣。余友平阳黄君愚初，振奇士也，以学行淹粹，为沈仲复中丞所赏异，修书俾游日本；而我驻日使臣汪芝房编修复佽金以助其行，数旬之间，遍历彼国东西京以归。日本与我国同文字，其贤士大夫多通华学。邦域虽褊小，然能更其政法，以自振立。愚初之行也，盖欲谘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国家安攘之略，顾不获久

留。其归也，仅携佛氏密部佚经数十册，又为余购彼国所刊善本经籍数种，皆非其初意也。既又出日记一小册示余，识其游历所至甚悉。夫中外政治得失异同，其精微之故文字不能宣，其奇伟广远者又非下士所敢言。然则此册者，其粗犄之迹耳，何足以见愚初之志哉！然愚初之意甚盛，方将遍游五大洲以扩其闻见。游记之作，将倍蓰而未已。则以此册为之权舆，殆亦愚初所乐为乎！既刊成，为序以广其意，且以见愚初之志之不尽于是也！

光绪甲午二月，瑞安孙诒让

东游日记

五月初四日　上日本三菱公司轮船，未刻发沪江。船名"神户丸"，搭客分上、中、下三等：上、中舱案几帷帐璀灿炫观，下舱颇杂沓。上舱在船面，以绳界之，凡中、下舱客不得越雷池一步。 三菱公司神户丸

出吴淞口。吴淞口为我南洋要隘，炮台罗布，诸西人咸执远镜视之。

初五日　过黑水洋。行人过黑水洋，往往有戒心。是日，晴曦照耀，波平如镜。入夜，寒月近人，娟然可爱。澄心远眺，天风泠泠，万籁俱寂。海上移情，不图于今日遇之。

初六日　丑刻抵长崎。长崎，东经十三度零七分，北

纬三十二度四十四分（经度由中国北京起算，纬度由赤道起算，后仿此），距上海四百三十七里（此以日里核算，后仿此），属西海道肥前境。维新后置长崎县，治肥前内六郡，及壹崎、对马二岛。

篋中行李半系书籍

辰刻登岸。登岸时，先将行李向关投验。验毕，见行篋中半系书籍，关吏笑而拱谢。查日本海关，凡轮舶进口，无论内外商人，随带箱簏搜检极严。西人过此，亦肃依定章，逐一启视。其出口亦然。

赴泰记号。泰记主人王君晓景，甬上人，以煤为业。茗谈片时，命夥徒将行李运入，延憩一小楼，面山而窗，林木蓊鬱，日光迷离，颇得佳趣。

华租界

赴理事署访张子豫司马（桐华）暨署中诸君。理事署在华界内，外竖龙旗为识。案华界每一百坪岁纳租银三十六元，每坪合日尺方六尺（查日本里法，六尺曰间，六十间曰町，三十六町曰里。方一间曰一坪，又曰一步，一亩三十步，一段十亩，每六町合中国里许。后凡言里言町者，以此推之）。

初七日　张君子豫来答拜。张君粤人，系长崎正理事。

日文招牌

偕王君晓景出游。长崎街道整洁，人口稀少，山水秀丽，豁人心目，虽系通商码头，无嚣尘湫隘之气。街上见招牌中有“官许”字样者，晓景云，此言已纳官税也。有“大勉强”字样者，晓景云，此云格外减价也。又有写“御料理”三字者，晓景云，此言为人办酒饭也。又有写“貸坐”二字者，晓景云，此妓坊也；问其义，曰未详。

游兴福寺，寺在东明山，相传江西浮梁巨商刘某避明难，航海东徙，舍身于此。现经三江帮商人重建，寺旁有公所一座。 浮梁巨商刘某

初八日　鲁尚岩孝廉（说）来答拜。鲁君皖人，系长崎副理事。

晤华商张某。张某皖人，为三江帮商董，寓东三十馀年。庆澄问流寓华商共若干人？答云：华商分三帮，曰闽、曰粤、曰三江。在长崎者七百馀人，在神户、大阪者千馀人，在横滨者四千馀人。闽粤人早至，生理较盛；三江帮后来，人数寥寥，然近亦骤增矣。问东人交谊若何？答云：三十年前，华人旅居者备承优待，其遇我国文人学士尤致敬尽礼，今则此风稍替矣。问彼族风俗若何？答云：倭俗素质朴，未通商前人人安分守业，殆乎道不拾遗；近则内地之人，尚有不失庐山真面者，其各口岸人口庞杂，俗渐浇诈，盗窃之事亦间有所闻。世风不古，中外类然，可慨也。问日本烟禁若何？答云：华人犯禁者，如已查获烟具，例交领事官递解回国；东人犯禁，轻则禁锢，重则有判死刑者。 华商三帮 三十年前敬重华人今此风稍替矣

初九日　登笠头山览长崎全胜。昨自张君子豫假长崎图，晨起携以登山，览长崎全胜。长崎三面皆山，海水自南向滢折而入港。口颇狭，港身东西十馀町，南北里许，岛屿屏列，拥为门户。民居皆依山，亦有僦居山半者。港东北境稍热闹，县署、裁判所、各公廨在焉。其东为华人暨西人占居之。西则山峦连属，有造船场，有制铁场，而 长崎全胜

居民较少。港北境又有炮台一座，陆营一所。据日人云，长崎初为一村落，宽永年间（即明季天启、崇祯年间），旧幕府定为外国交易地，置长崎奉行，由是户口日增，成一都会。维新初，置九州总督府，旋废之，改为县。

长崎文庙

初十日　赴观文庙。庆澄曩在沪时，闻李伯行星使创议在长崎建文庙，叹为盛举。至是偕华商往观之，见基址颇小，工料亦不甚佳。据华商云，所费约一万三千金，岁纳地租需二百金。

赴观长崎县署。县署全仿西式，署前不甚热闹，门左

县署全仿西式

膀悬墨书长崎县署四字。署内设风雨表，遇大风雨，高竖一红球，先期示众，使知趋避。

过裁判所。日本府县署不理刑案，居民口角细故，均由裁判所判决。其与外人交涉小事，亦由裁判所会判。

过控诉院。控诉院，其权加裁判所一等。凡遇讼事，裁

裁判所

判所不能决者，控之控诉院。控诉院再不能决，则直控之司法省矣。

过警察署。警察署有分有总，即沪上租界中所谓巡捕

警察署

房也。沿街派捕役逻察，专稽居民行旅利病及善后各事。

过邮便局。东人户外设邮便箱及邮便收纳箱，以便书札往来及取纳新闻纸之用。寻常书件，向邮便局购一邮券

“佛头”

（华商谓其券曰“佛头”），贴函上投箱中。局丁沿路觅取，逐日驿递，万无一误。无券者，照例议罚。券值二十文或四十文，但其书件以二钱重为率，过此者按重加值。

过电报局。日本电杆绵亘，各口岸有总局有支局，电

价视中国较廉。

过劝工场。场内左旋右转，纡曲往复，沿路铺设百物，平价估卖，肃有定规，执其业者男女各半。

十一日 孔君厚庵、寿君懿生、王君乾笙、顾君金枝均来答拜。孔君山东人、己丑进士，寿君旗人，王君系东译官，顾君系西译官。据述，近方为长崎内地之游，昨晚始返署。 进士举译员游日本

晤诸华商。诸华商云，近日商务消息过灵，颇难获利。庆澄问，进出税则若何？答云：日本税则，大旨亦不外值百抽五，然参差不一。近则进口税日加，出口税日减，甚至有无税者（如板煤之类），此皆东人巧揽利权也。但其与中国往来，彼国出口之货，终不敌中国进口之多。

晤陈子宽茂材（龙），陈君嘉善人，现授徒闽商某宅中，岁得修脯百馀金。 闽商延请秀才授徒

鲁君肖岩招饮于清洋亭，亭舍清洁，案几雅净。初至，女鬖鞠躬迎之（东俗男女均行鞠躬礼，不作揖）。既入，脱屦户外，有女侍四五人，献杯茗并雪茄烟。俄而，奉洋肴洋酒陆续以进。同席者五人。饮毕，冒雨归。

十二日 偕陈君子宽暨华商符某往访山田君（善太郎）于长崎寻常师范学校。山田君年三十一，能古文，东京绩学士也，现为长崎寻常师范学校校长。与庆澄辩中西学术，反覆十馀纸。如云：泰西形上之学与周易太极之义暗合，近德人锐志讲求易理，能深明其故。又云：西人初亦好佛，故其学时与佛理通。此种议论，皆中土士人所不习闻者。 与校长笔谈

谈毕，导庆澄周观学校，统计校长〔案：指教师〕十八人，男女学徒百馀人。堂前悬两牌，一书校长姓名，载明科目（山田君教汉文，名下注心得二字），一书学徒姓名，载明某时习某学。以入学年分为等差，按刻掣签，恪守定则。

教学课目

内有习华文者，习东文者，习英、法、德文者，习国史者，习外事者，习算学者，习化学者，习光热等学者，习制造者，习乐者，习画者，习作字者。种种书籍器具，听学徒取用。学堂外有应接所，有会议所，有养病所，有沐浴所，房舍焕烂，规制井井。

山田君又导观化学器具、物理器具（即光热等学器具）、

几何教具

幾何形体器具。案幾何形体器具最便于学算之用，庆澄向习幾何时，即闻西人有此器，无处觅购。现得全阅一过，为之一快。

十三日 上"横滨丸"，申刻发长崎。华商沈安生代理行装，送之登舶。鲁君尚岩、陈君子宽均来送，山田君赋诗饯别。

晤陶杏南鹾尹（大均）。陶君会稽人。初庆澄在皖时，王子裳太守（咏霓）以《道西斋日记》托赠，且云陶君系东

日文译官陶大均

译官，夙尚交谊，抵东京时当往拜。至是在船上不期而遇，拍掌称快。

晤朱君白瑜。朱君贵州遵义人，现将往使署，就学于东文学堂。

过平户岛。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命范文虎、阿塔海将兵十万，以战船九百征日本。至平壶岛，大风破舟，

文虎等乘坚船遁还，弃十馀万众于山下，即是处也。平壶即平户。又据日人云，弘安年间，蒙古兵入博多，先据志贺岛及能巨岛（即残岛），已而退据鹰岛（即玄堺岛）。案志贺岛及能巨岛在鹰岛东，鹰岛又在平户岛东，意此乃至元十一年之役，史所称入其国败其兵矢尽而还者，记以待考。

元兵征日本

过壹岐岛。壹岐岛在对马岛南，今为长崎县辖境。徐氏《瀛寰志略》云，日本平列三大岛，北曰对马岛，中曰长崎，南曰萨峒马（即萨摩）。案：此说非也。尝以近时日本疆域考之，畿甸之外，共分八道。其西海道所属，曰筑前国，曰筑后国，曰丰前国，曰丰后国，曰肥前国（此长崎旧属也），曰肥后国，曰日向国，曰大隅国，曰萨摩国，曰壹岐国，曰对马国。然则对马、长崎、萨峒马皆在西海道境内，且在西海道最西之处，何得举概全国而以平列三大岛目之？《瀛寰志略》又云对马本北境小岛之名，后遂以为北境总名。案此说更属臆造，日本地形南北狭，东西阔，由对马南至萨摩不过五六十里（约中里三百馀里），由对马而东袤延六百馀里（约中里三四千里），对马乃西南蕞尔地耳，岂有以为东北全境总名之理？推徐氏之意，不过以既有平列三大岛之目，而对马实不足言大，不得不曲为之解而自圆其说。要之华人至倭，必先抵其西境，故仅见西海道最西数区，遂疑为日本全境。中国从前海禁未开，其于外国形势模糊影响，诸如此类，无足怪者。

瀛寰志略记述错误

从前于外国形势模糊如此

十四日　辰刻抵赤间关。赤间关一名马关，距长崎百

赤间关

四十二里，乃西海道与山阳道交界处。海面甚狭，两面夹山，依山而市，粉壁千家。停轮一小时，便装煤并搭客上下。须臾，鼓轮出，见两小山，仿佛我中国长江金、焦二山，内有炮台，一望而知为险隘也。据日人云，赤间关属山阴道长门国，隔岸相对者为门司关，属西海道丰前国，相距仅四五町。古者两国地相属，下有洞门以通舟，故曰穴门国，穴门国即长门国旧名也。嗣以地陷，两国界离，山阳、西海两道遂隔绝。又云，赤间关之西为引岛，此际多暗礁，有二兵卫礁最著名。朝鲜之役，丰太阁自肥前赴赤间关，舟子绐之，舟触礁幾没。太阁怒，诛舵工与二兵卫，遂以为礁名，今所见两礁标即其处。又云，西人屡欲就赤间关开埠，土人坚拒之，盖其地为全国咽喉，而土民又强悍异常，故一时廷议尚未能决云。

播州洋

过播州洋。此间前襟豫、赞，后控艺、备，舟人总称曰播州洋。有无数小岛蜿蜒起伏，嵌空玲珑。轮舶过此，委蛇而进，如武陵人之入桃花源，幾疑别有世宙。西人谓东瀛山水为亚洲之冠，良不诬也。是夕，庆澄登舰面最高处，昂首四顾，月明如昼，断岸千尺，冈峦隐没，澄波砥平。独立久之，仰天长啸，翩若登仙。

十五日　辰刻抵神户。神户，东经十八度二十二分，北纬三十四度四十一分，距长崎三百六十里，属畿内摄津境。维新后置兵库县，治摄津内五郡，丹波内二郡，及播磨、但马、淡路全境。市中居民十四万一千五百馀人。

神户系日本通商五港之一，港面颇阔，背山而市，铁

道绵亘，乃全国水陆冲要之区。停轮一日，便搭客上下。

偕陶朱二君赴理事署。理事署高枕山麓，前有小园，颇幽雅。晤郑苏龛中书（孝胥）、暨署中诸君。郑君闽人，壬午解元，现系神户正理事。　神户领事郑孝胥

郑君招饮于署中之退思斋。同席者为罗叔夔太守，卢子明大令，暨陶朱二君。戌刻，偕朱君白瑜返舟。是夕，凉月放晴，水流不波，轮舰碇泊，屹如山立。前有熔铁厂，火光腾射，荧荧彻夜。

十六日　午刻发神户。放洋后洋面甚阔，不似播州洋一带岛屿罗列矣。

过熊野洋。熊野洋隶纪伊境，其地有熊野山，徐福所谓海上有三神山者即此处。徐氏《瀛寰志略》云，福所居之地名徐家村，冢在熊指山，今不知何地。据日人云，福墓在新宫旧城故陇中，前有老樟二株，碑题"秦徐福之墓"五字。墓北有孤峰，土人呼曰蓬莱山，盖因华人言而文饰之者。其西有小山，山下有飞鸟社，社旁有一祠，即福祠也。今已久圮，仅存础址而已。又云，距福墓二三町有小垅七，系福从者坟。相传福所携者至则仅七人，死皆葬于此。又距小垅东数里，有秦栖村，土人省曰秦村，盖即福初至时所居处也。福初至时，在日本孝灵帝年间，所赍鞍辔今犹藏熊野社神库中。案新宫古称神邑，隶熊野境。《瀛寰志略》所谓熊指山，其即熊野山无疑。徐家村疑即秦栖村。惟所云从者仅七人与史不合，想彼国土人必有所受，殊不可解。　徐福遗迹

日人又云，徐福，秦时一大豪杰也，际秦之乱，思得土而王。其携童男女航海而东，意盖将大有所为者。史称其畏诛不敢还，为福所欺矣。又云，彼国神代之人多寿，考如神武帝、孝安帝、孝灵帝，寿皆百数十岁。周秦诸子传闻以为得仙术，因附会而为三神山之说，故福得售其计于祖龙耳，呜呼！斯诚可发福之覆于二千年下也。日人又云，十馀年前，有土人穿福墓得古铜器，既而得热病，大恐，复埋之福墓下。案此实异事，是岂其器为周秦之宝，福不肯轻以授人，而因以自御欤？记之，以谂诸方闻之士。

日人称徐福为豪杰

十七日　未刻抵横滨。横滨，东经二十二度三十七分，北纬三十五度二十五分，距神户三百四十七里，属东海道武藏境。维新后置神奈川县，治武藏内六郡及相模全境。市中居民十三万二千馀人。

横滨为东京门户，乃五港中首先开港者。东为东京湾，曩日人特堵截之以拒西舶。前为横须贺，拥列屏蔽，盖全国海军首领之区也，杳日本海军全法乎英，通国分五区，各置镇守府。第一区置镇守府于横须贺港，第二区置镇守府于安艺吴港，第三区置镇守府于肥前佐世堡港，第四第五两区，一拟置镇守府于丹波之舞鹤，一拟置镇守府于胆振之室兰，第规制未定，现仍暂归横须贺镇守府兼辖云。

横滨为东京门户

赴理事署。署中规模稍宏，有楼额题曰“袖东楼”，黎莼斋星使笔也。晤黎受生太守（汝谦）暨署中诸君。黎君贵州人，系横滨正理事。

晚宿“山崎屋”。山崎屋，日本旅舍也。东俗尚洁，入

户必脱屦徒跣而行，房内悬书画，窗几户壁纤尘不染。客至席地围坐。初至时必叩首甚恭，或有至再者；亦有叩首时喃喃道殷勤片晌始起者。既坐，进茗点，多甘品。茗碗小仅如酒杯。每食三四簋，盛以漆器，多腥馔。寝则悬大帐，可容五六人。寝扉以纸糊之，下设滑车，推却之际，应手而移。房外有厕所，厕口以瓷料为之，旁必置浣器。又有澡池，男女均裸浴，习见不避。妇女服单衣，长必如其体，腰围蔽广带，虽盛夏不释，惟下体不着裤。其已嫁者，则必涅其齿。行者多着屐，屐下如𠀁字。

日本的衣食住

十八日　乘火车赴东京。东京，东经二十二度四十四分，北纬三十五度四十分，距横滨十八哩（此由新桥起算，日本铁道里程，八十锁曰一哩），属东海道武藏境。维新后迁都于此，置东京府，治武藏内六郡，伊豆内七郡及小笠原岛全境。市中居民百二十一万七千馀人。

日本铁路由东京起，东北达青森湾，计四百五十四哩五十四锁；西达神户，计三百七十六哩三十一锁；由神户达三原，计百四十一哩二十五锁；又由门司关西南达熊本，计百二十一哩三十一锁。其间未成者，惟由三原达门司关之百数十哩。据日人云，五年内必能造就，使全国联络矣（此以干路言，其支路尚多，不能备列）。

日本铁路

日本铁路有官办，有商办。凡商办者，官为之一律保护；惟国家有事则减其值，以供徭役；且俟行之二十五年后，政府有将铁路买入之权。日廷谋政，往往以小利啖其下，然后上占其大利，不独铁路一端也，闻泰西国政亦然。

铁路有官办有商办

日本有官地，有民地。全国地段，民占其二，官占其一。凡商办铁路要用官地者，准以平价估买；官办铁路要用民地者，亦如之。

由横滨抵东京火车价，上等客六角，中等四角，下等二角。上客许携行李百磅，中客许携六十磅，下客许携三十磅，馀均照例另给运价。闻初兴铁路时，仅有上、下二等，嗣以上客过少，下客又过杂，乃特设中等车，行人便之。搭客有金玉珠宝及契券者，须报明另给车值。倘有失落，照例赔偿，但赔银不得过五十元。

大清使馆正在翻修

未刻，抵大清公使署。东京分十五区，曰麴町区，曰神田区，曰日本桥区，曰京桥区，曰芝区，曰麻布区，曰赤坂区，曰四谷区，曰牛込区，曰小石川区，曰本乡区，曰下谷区，曰浅草区，曰本所区，曰深川区。使署在麴町区，本系某侯故第，曩以八千馀金购之，现正翻筑，约需费三万金，尚未落成，

谒汪芝房星使（凤藻），暨晤署中诸君。星使苏州人，茗谈片时，嘱门者携行李晋署，延住使馆西偏公廨中。

汪凤藻谈日本情形

十九日　汪星使来答拜。庆澄问近日中东交谊若何，星使云：日相伊藤（博文）总揽朝纲，通达大体，就目前论，尚无彼此龃龉处。问日廷政治若何？星使云：维新以来仅二十馀年，虽未能事事尽归实际，然规模粗具，不可谓国无人也。问日廷近计及韩事否？星使云：彼国老成人尚皆言清日本唇齿之邦，自当协力护韩，以为海东屏蔽。问彼国党人议论何如？星使云：党人议论无非欲力图自强，

然各执一词，甚有目伊藤氏为迂腐者。问彼国尚有株守旧见者否？星使云：亦有二三有心人，见微知著，时切内忧。庆澄索阅日本地图。星使云：外人舆地之学视中国较精，故所著之图，灿然可观；然细查之，其秘而不宣处甚多，即以炮台论，彼何尝不纵人游览，而其秘密处终不肯示人，若第按图索之，终为门外汉也。（庆澄前阅泰西译书，往往见其说到奥妙处便诎然而止，疑有所秘。大抵私之一字，恒情总不能免，不以中外异也。）问近日美国消息若何？星使云：机利新例闻已有暂缓举行之议。问俄国西彼利亚铁路告竣日期可有确信否？星使云：近有日人副岛某随使德国，任满东还，舍海而陆，遍历俄属亚西亚北境。据云，俄人此举工程过大，告竣之期尚属遥远。（副岛氏此行，身入穷漠，途中连毙三马。既归，日皇面加慰劳，国人荣之。）　近日美国消息若何

星使通英文。庆澄问读洋文之法，星使云，学洋文者当读洋书，切不可读华人所著之以华字音注者。又云，英文中其义往往非华文所有，故同此一字，译者互异。然其字非华文能解者，以满州文及倭文解之，无不了然。庆澄云，洋文之源似通于梵字，但梵字之音从丹田出，洋文之音从喉鼻出，梵音视洋音较清远，此为稍别耳。星使云，此论甚创。　汪凤藻谈学英文

参赞吕秋樵大令（增祥）、译官刘子贞大令（庆汾）、罗宝森刺史（庚龄）、李一琴鹾尹（维格）暨同署汪荃台中书（凤瀛）、邱玉符二尹（瑞麟）、谭建甫理问（祖纶）、林右　使馆诸人

丞中书(介弼)、洪义甫司马(超)、潘筱斋比部(恩荣)、苏绍坡供事(凤仪)、陈燕伯二尹(元康)均来答拜。

吕君秋樵，安徽人。刘君子贞，贵州人。罗君宝森、李君一琴，汪君荃台、邱君玉符，均江苏人。荃台，星使弟也。谭君建甫，广东人。林君右丞、洪君义甫、潘君筱斋，均安徽人。苏君绍坡、陈君燕伯，均江苏人。

二十日　往观王城。东京京城螺旋而入，内为禁城，向系旧将军幕府。明治元年十月，翠華东下，改为皇城。皇居皆西式，闻内有文库，储古书甚富。又有华族高等女学校，为王大臣女学之区，日后常临幸焉。其外绕以长濠，颇深而阔，设近卫兵及近卫炮兵守之。(内阁枢密院、宫内省均在禁城内。)

皇居皆西式

日本国制，皇帝、太上皇、皇后、皇太后均称陛下，皇太子、皇太孙、亲王、女王均称殿下，民间称皇帝，又称天皇。皇储必立嫡。嫡子嫡孙有故，则使皇族摄政；皇族无胜任者，则使皇族女王摄政，但摄政之女王须择无配偶者。

皇位继承

民间立嗣，不论昭穆，兄可子弟，祖可子孙，侄可子叔。娶妻不嫌同姓，但择年之相当者，惟胞姊妹及妻之姊妹则在所禁。流品分为三，曰华族，曰士族，曰平民。

流品

族法分为五：其一曰父母，曰养父母，曰夫，曰子，曰养子；其二曰祖父母，曰嫡母，曰继母，曰伯叔父，曰姑，曰兄弟姊妹，曰夫之父母，曰妻，曰妾，曰侄，曰孙，曰子之妇；其三曰曾祖父母，曰伯叔之妇，曰夫之侄，曰从

族法

父兄弟姊妹，曰异父兄弟姊妹，曰夫之祖父母，曰夫之伯叔父及姑，曰庶子，曰侄之妇，曰继父；其四曰高祖父母，曰从祖伯叔父及姑，曰夫之兄弟姊妹，曰兄弟之妻，曰再从兄弟姊妹，曰外祖父母及舅与姨，曰前夫子（凡奸生子准由奸女抚养成立，令图生业，照例自归女族，不归男族），曰兄弟之孙，曰从父兄弟之子，曰外甥，曰曾孙，曰孙妇；其五曰妻之父母，曰姑之子，曰元孙，曰外孙，曰女婿。 非婚生子准由女方抚养成立

丧制有忌有服，父母忌五十日，服十三月；祖父母忌三十日，服百五十日；曾祖父母忌三十日，服五十日；高祖父母忌十日，服三十日；子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女忌十日，服三十日；孙忌十日，服二十日；女孙忌三日，服七日；曾孙忌三日，服七日；元孙忌三日，服五日；养父母忌三十日，服五十日；继父母忌十日，服三十日；夫父母忌三十日，服百五十日；夫忌三十日，服十三月；妻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兄弟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姊妹忌二十日，服九十日；伯叔父母忌二十日；服三十日；侄忌三日，服七日；甥忌三日，服七日；国丧忌五十日，服十三月。葬则官为择地。禁私瘗。 丧服

日本官制，自维新后，屡加更改，甚至有一岁中旋设旋废者，兹就其现存者约略言之：一曰内阁总理大臣，掌全国重权，凡内治外交及一切考试之事，均其所职。一曰宫内省，乃专管宫内事，时为日皇所顾问者。（明治十九年二月，敕定宫内省不在九省之列，凡章奏中通称曰“省” 官制

者专指九省言，不得兼指宫内省言。九省详下。)一曰枢密院，即所谓内议院也，国有大事，奉旨会议，然但有剖决是非之权，一切外事概不得干与。此外有九省大臣。一曰内务省，管理地方敷政及警查、监狱、土木、卫生、地理、寺庙、户籍、赈恤、救济人民、书籍出板等事。一曰外务省，管理各国交涉之事。一曰大藏省，管理每岁出入、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及各地方有涉生理之事。一曰文部省，管理通国学校、选举之事。一曰司法省，管理全国讼狱之事。一曰陆军省，管理通国陆军之事。一曰海军省，管理通国海军之事。一曰农商务省，管理农桑及一切商贾之事。一曰递信省，管理全国邮传、电报及灯台、浮标以及铁路等事。外官则曰府、曰县，府县均称曰知事，直隶京省，别无封疆大吏以加钳束。外又有警视厅，有裁判所，有控诉院。通计全国大小官员不下数万人，有钦派者，有奏派者，亦有由各地方官擅行黜陟者。

九省大臣

日本全国周围七千零二十八里，广五六十里，袤六百馀里，全国面积共二万四千七百九十四方里（此均以日里核算）。每一方里计千六百三十馀人，全国共计四千零四十五万馀人。男计二千零四十三万馀人，女计二千零二万馀人。华人往往谓东人女多于男，盖耳食之谈也。

国土

日本自桓武帝都山城后，历千馀年，至明治初元，迁都武藏，名旧都曰西京。都人士间亦有咏《黍离》之诗，而扼腕不已者。庆澄曰：西京形势予尚未及见，未敢臆断其宜迁与否，第就当日情事而论，其所以毅然而为此举者，

实有万不得已之故。何也？日本自幕府执政，权在武门，太阿倒持，历有年所。一旦用霹雳手削夺兵柄，归之朝廷，旋乾转坤，在此一举。苟不占其巢穴，斩其根株，少缓须臾，馀焰复燃，萧墙之祸，伊于胡底？此不得不迁者一也。 迁都东京实不得已

日本全境，斜倚如肺叶，东北诸岛实占上游。英人扰倭，先入函馆，最为有见。窃谓古之日本，患在西南，今之日本，患在东北。古者海道不通，东北之境本为荒漠，可置不问。旧都在山城，论彼时形势，未始为失。今则地球九万里履海如平地，轮舶所至，无孔不入。日本西境，与中国为辅车之依，互相为命，无足虑者；惟东北诸国，孤悬无倚，所谓冷暖年来只自知者也。日人自东迁后，便竭力经营北海道；日廷谋国，未为无人。使当日者稍参以迂儒之见，恋恋旧都，苟安旦夕，将见鞭长莫及。而英美诸邦，贪婪无厌，一旦复以兵舰麇集太平洋一带，声东击西，乘隙以入，如飞将军自天而下，守无可守，防不胜防，持之既久，国愈空虚，凡百要请，惟敌是命，则倭事去矣。此不得不迁者二也。 日廷谋国未为无人

抑又闻之，日本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扰，举国鼎沸，人心皇皇，靡有宁岁。当时开锁，分党曰勤王，曰佐幕，曰攘夷，各执所见，卒乃为背城借一之计，诛杀异议。以一国论，屡战失利，始悟螳臂不可当车，皤然自悔，尽涤宿见，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其急急于新耳目振国气者，非特迁都一事已也，而迁都尤其最要者。 始悟螳臂不可当车

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

夫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予观维新之治，其下之随声逐响汹汹若狂，则可笑。其上之洞烛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国为孤注，而拚付一掷，则既可悲，又可喜。嗟乎！古来国家当存亡危急之秋，其误于首鼠两端者，何可胜道，日人其知所鉴矣。

虽然，犹有说：凡人之病，元阳将绝，医者必投桂附以侥幸万一；迨其既复，又宜授以镇静之品而善其后。此古圣相传之方也，请告之东人之善医国者。

维新之政诚为得矣

或曰，如子之言，日本维新之政，诚为得矣。然则，我中国自道咸以来，柔远之道，中兴诸公，亦幾费擘画，从而效之，不亦可乎？庆澄曰：是又不然。夫君子之观人国也，必洞观其上下实在情形，反覆推勘，然后悉其利弊所在，亦犹医然。按病拟方，其间移步换形，相去不容以髮，是固不得仅以皮相论也！

日人喜动 西人喜静 日人喜新 西人喜故

夫予之东游，虽为时未久，然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较中国为朴古；而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搢绅先生则喜谈经史而厌闻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取。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

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贻迂执者以口实，勿以轻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权。初创之举，局面不宜过大；已成之事，提防不得稍懈。从之愈推愈广，以彼之长补吾之短，则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以视东人之贻笑外邦者，不大有间欤？盖治天下者，有法有意，此则但师彼之法，而不师彼之意也。虽然，匪言之艰，行之维艰。方今中国当轴诸公，阅历变故，通达洋情，洞谙国势者，实不乏人；乡僻下士，何足言此。手记至此，掷笔而起。

力主学习泰西政治

但师其法不师其意

汪星使以《日本国事集览》见示。是游也，予延路访问彼国之政治风俗，舌所不通，以笔代之；然仅粗得大段，其细节处则不胜探查。至是，向汪星使索阅署中译书，星使以此书见示，不禁狂喜。书凡十二卷，刘君子贞所译也。纪日本新政颇详备，惟铁路章程宜隶之递信省中方合条例，司法省中于彼国律文付之阙如，未为完璧。据刘君云、现方补译，但未脱稿耳。

《日本国事集览》

二十一日　过外务省。外务省在麴町区霞关一番町。查中国与日本立约在同治十二年，即明治六年。然日本之通商实自美国始，其时为咸丰五年，即安政二年。是年八月，英即踵行之。嗣是，若和兰，若佛兰西，若葡萄牙，若班西牙，若独逸，若墨西哥，陆续立约，统计共二十一国。闻日本自美邦逼请开埠，纷纷扰扰垂二十年。夫无

过外务省问外交

滋他族，实迺处此，谋国者谁不见及之？而卒慑于兵力，成一无可如何之势。噫！天将于地球上，以轮舶火器而别开一局乎。

地球之上轮舶火器别开一局

汪星使云，日本办外交之事颇得法。庆澄查日相伊藤氏，曩时曾为西人躬执贱役，游历外洋，藉以咨访欧美之底蕴。此外，以只身游泰西，归而与闻国政者，亦不一而足。然则其办外交之事之稍得法也，固宜。日本近欲以内地许外人杂居，凡旅居外人即由彼国地方官管束。拟与西人约重订刑律，另设通例，期于彼此无忤。而西人拒之，即本国之民亦多以为未便，然日廷犹欲徐徐商之。是举也，庆澄颇以日廷为失策。夫我之自我，物之相物，普天之下无二理也，强合之则增扰矣。记之以觇其后。

日人办外交颇得法

过司法省。司法省在麴町区八代洲町。查日本刑律，大旨宗于法，而参以英、德。凡重刑九，曰死刑（以绕杀之），曰无期流刑，曰有期流刑，曰无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重惩役（入狱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惩役（但服役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曰重禁狱（不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禁狱（收禁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轻刑二，曰重禁锢（收入狱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谓也），曰轻禁锢（但收禁十一日以上而不做工之谓也）；加刑六，曰削去权柄，曰削去官位，曰停止权柄，曰禁止治产，曰监视（收禁以后再以人管束之之谓也），曰充公入官。此外，尚有罚刑，自数十元至数元不等。

过司法省问刑律

过文部省。文部省在麴町区竹平町。查日本学校，有官立者，有公立者，有私立者，然必恪遵文部省章程，方得举行。官立者分三等，曰大学，曰中学，曰小学。中小二学又各分二等，曰寻常，曰高等。此外又有师范学校（即予前在长崎所游者）、女学校、商务学校、医学校、聋哑学校，陆有陆军学校，海有海军学校。约计全国学校共有二万七千八百馀所，教员七万四千七百馀人，学徒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七百馀人。而以帝国大学之规模为最阔。案大学章程分五科，曰法科，曰医科，曰工科，曰文科，曰理科。法科分二目，曰法律，曰政治。工科分六目。曰土木，曰机器，曰造船，曰造军器，曰造房屋，曰应用化学科。文科分四目，曰哲学，曰本国文学，曰史学，曰博言学。理科分四目，曰数学，曰物理学，曰化学，曰动物学，曰植物学，曰地质学。惟医学科则忘其节目，容另考。

过文部省问教育

法科 工科 文科 理科

日本选举，大约小学优则入中学，中学优则入大学，大学优则授以官。间亦有为各大臣自举所知者（如昌平学旧徒之类），然不过万中之一耳。此外，当年老学究，仅以充各学校教员之数，不得不以布衣终矣。士生今日，贵乎得时，亮哉！

东人论学，动辄曰集万国之长。庆澄尝观其学校，途径之阔，诚未可厚非。然过于夸大，往往多似是而非语。如云"三代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美"。夫欧美之学，凿破鸿蒙，别开生面。庆澄断不敢执迂儒坐井之见，而与之争。究之三代自三代，欧美自欧美；援三代之学以驭欧

三代自三代欧美自欧美

美不可也，援欧美之学而强附之三代亦不可也。且三代之学，惟周之学散见于六经者十存四五，然一经汉儒之手，碎裂者有之，伪托者有之。若夏、商之学，如吉光片羽，求其全体，渺不可考。中国士大夫，往往以周之学而臆度夏、商，庆澄尚目为二千年捕风捉影之谈，而况以欧美之学臆度三代乎？

哲学会

东人近设哲学会，聚友讲求，间出一书以播传。观凡儒学、佛学、老庄之学、基督之学以及各教中有关天地人之理者，无不肆加研讨，各标新义。庆澄谓孔子之正大、如来之神通、老庄之元妙、基督之权力，我后生小子均不能望其项背，徒事哓哓奚为者？虽然，人十已百，人百已千，果能此道，虽愚必明，窃愿与东人共勉之。

学会甚多甚为有益

东人近学会甚多，如哲学会。地学协会之类，不一而足。窃谓以文会友，肇自圣门；明儒之学，亦得力于讲学者居多。学会之举，甚为有益。中国不乏有志之士，起而行之，是所望于有心世道者。

过陆军省问军制

过陆军省。陆军省在麴町区永田町壹町目。查日本兵名有四，曰常备兵，曰预备兵，曰后备兵，曰国民兵。常备兵是现在供役者，满三年准其出营，自图生理，改作预备兵；再满五年，改作后备兵，若年满四十者，削去兵籍，号曰国民兵。有事则先用常备兵，如不敷调拨，则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兵以次徵之。约计全国陆军师团六，旅团十二，大队区四十八，警备队区七，现在兵员共二十四万五千三百十一人。又查日本四民，年满十七岁以上者，尽编

入兵籍。如在学校肄业，或在外国游历者，准其禀请展限，然不得过二十六岁。其在学校中，如于法律、政治等学有一项能精，或学问全体已优，领得文部省证据者，准其服役六月即为已毕常备役之期，但预备、后备两役仍不能免。其犯过禁锢及赌博者不在此例。

过大藏省。大藏省在麴町区大手町壹町目。查日本租赋逐年而增，幾于无人不税，无物不税。其税分为二，曰国税，曰地方税。国税者，地租、银行、烟酒、酱油、电报、邮便据、娼妓、海关并进项诸税，纳之于国者也。地方税者，户口、地税、车船、牛马、妓女（东国妓坊林立，均系官妓。每一礼拜，各妓由官医勘验，如有隐疾急为调治；久治不痊，勒令绝客，以杜传染。其有不纳官税，擅作皮肉生涯者，查出照例科罪）及杂业各税，纳之各府县者也（杂业中惟肩贩者无税）。如地方税不敷各府县之用，则发帑藏济之。 过大藏省问租税

各税中烟酒最重，盖系明治十八年增之，以扩张海军者。次为进项税，凡民人财产以及各官商岁入洋三百元上者，百取一，千上者，百取一五，万上者，百取二，二万上者，百取二五，三万上者，百取三。雀罗鼠掘，民间颇咨怨之，然格于势而无可如何。庆澄尝言，日本之政利于国，不利于民，即谓此也。 日本税重

又查日本出入，有经常部，有临时部。均由大藏省于今年腊月，将所出并所入详细核算，除出入相抵外，须再偿出国债二百馀万，且尚略有赢馀，方为合度。约计每年 国家预算

所出七千六百五六十万(所偿国债二百馀万亦在其内)，入七千六百六七十万。(进出之数，历年尚互有参差，此但言其大较耳。)

银行

日本银行颇多，而资本在百万元上者共八所。民间贸易，钱洋外益以钞币，有由国家制造者，有由银行制造者。

日本自通商后，金银颇流通。庆蕃在沪时，曾探访其进出之数，或言流出，或言流入。现悉彼国自明治二十年后，流出流入岁有异同，故传闻异词耳。惟其与中国通商，自是流入我国者，前在长崎晤华商时已谈及之。

日本税甚重，而官俸又甚薄，然各项经费尚属不敷，不独海军一项已也。今年春夏之交，上议院议加税，下议院议减俸，旗鼓相当，坚持两月，日皇乃节省宫内费三百万元以调剂之，其议始息。窃谓俸太薄则弊必滋，税太重则民愈苦。上之人只知为上计，下之人只知为下计，此两失之者。

东文学堂学生冯某

二十二日　偕汪君荃台暨冯生孔怀出游。冯生系东文学堂学生，汪君特嘱其伴游，以为舌人。

游浅草寺。寺创于推古帝年间，堂宇闳焕，游人如织，香火颇盛。

游动物院，有虎，有熊，有豹，有象，有鹤，有鸮，有鹫，此外多习见者，亦有不知名者。又有一白马，据述系法兰西名马也，神姿清挺，骨格雄秀，然瘦削殊甚。老骥伏枥，顾视良久，为之怆然。

小西湖

游小西湖，一名不忍池，盖放生处也。湖旁有洋菜馆，

房舍闲静，窗儿雅饬，汪君邀飨午餐。餐毕凭栏俯眺，殊得幽趣。

游十二层楼，楼高约二十丈，螺旋而上，内列东京名妓小照殆以百计，又有影照日本各处名胜图及北海道人形图，均装以木匣，外嵌显镜。北海道人，即所谓“虾夷”也，面目狰恶，两手平垂，十指如兽爪，望而知为蠢类。观毕，登最高处，览东京全胜，四面平坦，气象殊旺。　名妓小照　虾夷人

汪君荃台招饮于芝山红叶馆。馆占高恺，莳花植木，登楼巡盼，幽雅特绝，向系公家飨客处。是夕，日廷某亲王亦宴饮于此。内有女侍数十人，善歌舞，娴酬应，仪止温婉，一涤俗态。同席者为吕君秋樵，邱君玉符，罗君叔羹，李君一琴，罗君宝森，谭君建甫，饮至夜阑，尽欢而散。　芝山红叶馆

二十三日　往观东文学堂。学堂在使署西偏。初，中国与日本立约时，以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嗣以彼此文字往来仍多隔阂，因设东文学堂，旋废之，前李伯行星使来始复兴焉。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　使馆附设东文学堂

晤郑教习(永宁)，郑君美鬚髯，年七十九，精神矍铄，通汉文，尤善华语。曩在中国日本使署为书记官，旋权使篆。今家居不仕，为学堂中东教习，暇则治训诂之学以自娱。有子五，克世其业，一在外务省，一在中国北京，馀均在西国。自述先世闽人，避明乱东渡，因家焉，殆亦舜水先生之亚也。　华裔日人郑永宁

茗谈既毕，庆澄问读东文之法，郑君出一册见赠，盖曩

日本字音述解

在中国北京时为曾劼刚袭侯作者。其书名《日本字音述解》，前列彼国字母，并列其字母所从出之华字，后乃引中国闽、粤、皖、楚暨满洲、高丽、安南、暹罗以及泰西各处之方言互相辩证；且以曾侯通英文，其音训均用英字。受而阅之，不能全解。

华字最古亦最拙

窃谓文字一道，以华字为最古，亦最拙，而其造字之法亦最不可思议。然自许书出后，已大失其真。至各国文字，其源多通于梵字。孰先孰后，未敢臆断。异日当有具大力量大才识者，遍游地球，采其方言，汇成一书，如《尔雅》、《广雅》之类者。闻数年前，值罗马教皇诞期，某教士译献一经为寿，内列百四十种文字。噫！我辈束髮读书，粗解华文，真井底蛙也！读郑君书，因纵论及之。郑书节录如左：

片假名

日本原无国字，于汉字中截取偏旁而借其音以记国语，故名曰片假名。名者，字也。如ヰ字源出于韋字，セ字源出于也字之类是也。至所编五十音，ア、イ、ウ、エ、オ为字母，横竖相通，无不顺当。其从左起首者，仿梵字悉昙之法，与满洲字相似。

平假名

国文又有所谓平假名，仍取五十列音，书以平易草字，教通国中男女记所欲言以为文也。自天子至庶人，平日用之，而国诗词赋亦不外此，此谓平假名文。读中国书，用和训注释之，暨用楷字。属日本文，则书片假名联续之，是谓片假名文，一曰真片假名，以其间用真字书之也。

平假名通称いろは文，犹周南诗取关雎二字指之也。于片假名五十音中，裁去イエウ三音，仅有四十七字母。

いろは文，间用汉字，必书行体。至其意义应以训读应以音读，用いろは训注右旁，以便童蒙，此谓“平假名附”。 平假名附

和言翻作汉文，则书楷体，用片假名注和训于右旁，此谓“点训”。记一、ニ、レ于左旁，此谓“反点”，反者，言反回而读也。 点训

凡汉字，用和训读，即和言也，谓“和读”（和，古帝都，如周之镐；国人尊之，用以名国）。用原音读，即汉语也，谓“汉读”（汉时日本始通中国，至今延而称之）。汉土之物，日本得之，为本国所未有，则其名字自不得不照音读之，如兰、牡丹是也。中国经书，一定名教，则不必下和训，如仁、义、孝、悌是也。然泥古者，出言纯用和训；学儒者，开口便操汉音。此但风习之偏，与平常人单说俗话何异。 和读汉读

古者朝廷诏令，多用いろは字，虽文学兴亦不改也，犹之中国今时谕旨仍重满文。明治新政，改用真片假名，凡与各国聘通之书，悉用此体，定为国字。其中字句反覆，还原仍是汉文。至助语之汉字，有书或不书也。 定真片假名为国字

今读中国书，或全和训，或训音相半，或不用反点，但贴一二话语助字以意解之，是谓斯文中人能事。

二十四日　晤罗君叔羹。罗君通西文，习律例学，曩在西国学校中以法科擢取高等，现在译述西律，尚未脱稿。 罗叔羹留学西国习法律

庆澄谓中国之政治条教，彼国之人了如指掌；而彼国之政治条教，我国之人尚属茫如。是以每遇交涉之举，彼得售其狙诈，逞其狡赖，即据理与争，终无以钳彼之口而折彼之舌。中国自通海以来五十年矣，如此等书尚未经译出，不可谓非当轴诸公千之一失也。而罗君此举，益足嘉尚矣。

或曰：即使我能按彼之律以与之争，而彼之狙诈如故，狡赖如故，将如之何？且如万国公法一书，固各国所通行者，试问西国之人能尽遵之乎？庆澄曰：近日交涉之举，诚有不免如子所言者。然鄙意以为，我即不能据彼之律尽与之争，而彼不能授我以口实，则我之理愈直，气愈壮，以视今之隔靴搔痒者，不大有间乎？且即以公法论，彼西国之人容有不尽遵处，然地球上大小邦星罗棋布，指不胜屈，其所以暂全时局者，究系公法之力也。天下事固有有之不足恃，无之则不可者，羊存礼存，圣人早有明训矣。

万国公法

二十五日　晤吕君秋樵。吕君博学，善词章，与庆澄论文良久。庆澄云：今之人有学典雅一派文者，笔下极有书卷气；然读书固多，积理未富，虽有古色古味，终不免文胜于理。又有专讲格律者，大致不脱桐城派窠臼，然言中无物。譬之近人学明人时文者，仅学其机法而已。夫法愈密，则文愈庸，此所以终不能登古作者之堂也。

与吕秋樵论古文

二十六日　往各书肆访购古书。先是，吾乡孙仲容比部（诒让）托购古书。至是，向各书肆遍访，得钞本绍兴校定《本草》一部，松碕明刻影宋本《尔雅》一册，宋本李逻《千字文注》一册，逍遥院内府实隆公手书本《孝经》一册，

孙诒让托购古书

狩谷望之翻雕北宋本《孝经》一册。此外，所见有钞本《字镜》一部，足利学本《尚书正义》一部，宋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部，又刘辰翁批点元椠本《东坡诗注》一部，宋本《山谷诗集》一部，元本《韵府群玉》一部，宋椠《长庆集》零页，《柳宗元文》零页，元椠《事文类聚》零本，《鹤林玉露》零本，均以价昂未能购取。

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闻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夥。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

黎庶昌杨守敬得古书甚夥

晤东友某。东友某隐居不仕，盖有心世道者也。邂逅相见，握手如平生欢，与庆澄谈时事良久。

庆澄问东国党人若是之多，孰为巨擘？答云："其最著者曰自由党，曰改进党。自由党推伯爵某某氏为总理，改进党推伯爵某某氏为总理。之二氏者，如齐桓、晋文，各执牛耳。但所谓党者，不过于政治上各异所见，非如中国汉唐朋党之比，盖亦自泰西传来之流弊耳"。

自由党与改进党

问党人宗旨若何？某某二氏究为何许人？答云："自由党所主在独立不羁，改进党所主在改非进善。某某二氏皆维新功臣，尝列台阁当要路者，今降为庶民，各党人因推戴

朝廷无禁党人之权

之，且某某氏即向之尝为刺客狙击者。"问日廷何以无禁党人之权？答云："匪特不能禁之，并不能不用之。"问党人中有奇材异能之士否？答云："近有某某氏向以只身遍游欧土各国，长于辩材。某大臣密荐之，日皇特旨召见。某某氏侃侃而陈，竟蒙破格赏拔，擢授从五位，充作朝鲜使员。

朝为布衣夕登显位

夫朝为布衣，夕登显位，可谓奇遇。然据彼党中人云，以某某氏之才，非特能办外交之事，并可膺总理国政之任。"问党人中究竟能行其所言否？答云："能行其所言者，度不乏人；然亦有在党人中持党人一派议论，及在政府中又持政府一派议论，殊属可怪。"庆澄云："此无足怪。凡人在局外者，不知局中之苦。迨既入局中，始悔前在局外时持论太易，此有志之士所以不可无阅历也。"

过下议院论华盛顿

过议会所。议会所即所谓下议院，肇于米利坚合众国，创之者华盛顿也。顿雄材大略，近代无两，当建国时，忽发奇想，而创民主之局，于是有议会之举。度其当时，必有不得不然之故；特同时之人，均未见到耳。顿之意曰：此乃我之所以弭患于未来者。其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盖欺人之谈。或比为唐虞之揖让，过矣！然遂因此而轻顿，又为乳臭之见。幾见真人崛起，登大宝位，而可直吐其胸臆者乎？且议会之举，集万方之聪明，撤九重之壅蔽，顿初行时，确有可致治平之效。初不料百馀年来，地球各国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

议院有利亦有弊

此极。顿如有灵，其有隐恫乎？庆澄尝谓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也，记之俟质诸千百年之后。

二十七日　往访平井君(参)。平井君为锦城学校校长，著有《战国策讲义》，又习洋文，盖彼国中兼通中西之学者。庆澄问中西之学孰优？平井君云："格致制造之学，当让欧美为独步。若君臣父子之义，则我亚洲自有万古不易者。"问中西文字孰长？平井君云："中文以神韵胜，西文以缜密胜。" 平井参论中西之学孰优

问日本知名之士为谁？平井君云："知名之士，不胜偻指。其最著者为大学卒业生所谓学士者，否则旧昌平校生徒也。学士多少年，昌平生多老人。重野成斋、川田瓮江、崎田篁村等以汉学擅名，皆昌平生也。坪内雄藏、高田早苗、棚桥一郎、吉冈哲太郎等，皆学士也。又有外山正一、菊池大麓、箕作侄吉、矢田部良吉等，皆亲游欧美修学卒业而归者。于书，则岩谷一六、长之洲日、下部鸣鹤。于画，则久保田来仙、服部波山、福嶋柳圃，皆其翘楚者。" 日本知名之士

问近尚有通佛学者否？平井君云："敝邦通佛学者，多在晚年。且维新后佛学陵夷，其可与谈者，惟岛地默雷、大内青峦数人而已。"问近有治墨子之学者否？墨子《经说》四篇，大旨多通于泰西新学，近有人著书以发明之否？平井云："近哲学会中方拟为此举，规模粗具，迄未就绪。"问哲学之书有可观者否？平井君云："均系东文，华人观之恐不易解。"庆澄云："此极憾事。" 佛学

二十八日　复访平井君于锦城学校。锦城学校，中等学校也。庆澄索阅章程，校长某出一册见示。案中学亚大学一等，其章程分十三科：曰伦理，曰国语及汉文，曰洋 锦城学校

文，曰地理，曰历史，曰数学，曰博物，曰物理学，曰化学，曰习字，曰图画，曰唱歌，曰体操。平井君导观体操处，洋枪罗列，居然讲武之区。又有一所，以沙铺地，上架铁梁，盖亦诸童爬跳处也。

偕平井君往访太田君(百祥)。太田君嗜汉学，气象颇沉静。庆澄问近阅何书？答云："平日喜读《论》、《孟》、《毛诗》、《史记》及老庄各书。"谈次，将进午膳，平井君云："敝邦有'天麸罗'者，麦粉包虾肉，以油腻烹之，其制盖自中国来者。《事物绀珠》所谓'塔不剌'者，其庶幾焉。又有鳗饭者，用鳗鲡烧熟，加于热饭上以蒸之，味亦极酞厚。今太田君欲进此二味，未知可适口否？"庆澄云："叨荷盛情，不胜铭感，海外风味，正思领略一过。"

汉学家喜读之书

饭毕，太田君云："我东京名胜有隅田川，自陋屋北行，去皇城里馀，见有一大桥，即吾妻桥也。复行，有双桥名枕桥，有楼曰'八百松'。沿堤而进，樱树覆天，花时游人如织。旁有牛女神祠，有长命寺，有白鬚祠。又有园名百花园，四时有花，园内有鹏斋碑，又有天民画竹碑，暇时可枉驾一游乎？"平井君云："向出锦城学校，途次过一大桥，是为两国桥，一名二州桥。是月望夕，有烟火戏，极为壮观，或金龙奔波，或银蛇度水，或藤花垂房，或火腊吐烟，都人士啧啧称羡。届时同往一游，以遣清兴，可乎？"庆澄云："甚善甚善，惟游期太促，未知能不辜负盛情否。"

东京名胜

两国桥放烟火

偕平井君、太田君同访石碕君(政氿)。石碕君为中和

学校校长，习算学，与庆澄谈算良久。庆澄云："中西算术虽互相表里，然其造算之始，途径微别，中算从九数入手，西算从十字入手。"石碕君云："何谓从十字入手？"庆澄云："西算之祖出自幾何，幾何一书由有等至无等，由有比例至无比例，何处非从十字悟出？" 算学家

二十九日 往观油画。油画者，画南北美利加战事也。其地设一圆形高台，高约五六丈，周围约十馀丈。台下有小门，初入时朦胧如黑夜。行数武，遥见一小灯，仿佛若有光。又数武，缘梯而上，豁然开朗，别有天地。庆澄乃执远镜周视之，见夫两军交锋，前者死，后者进。有放洋枪者；有执短刀者；有燃巨炮者；有乘马者；有以手指挥者；有执远镜瞭敌者；有初出营者；有植立不动，以为后劲者；有疾趋而前，擒一敌人，以刀贯其腹者。又见山麓之间，积尸枕藉。有遍身是血者；有身首异处者；有身受数十伤而毙者；有伸手展足如睡者；有仆毙者；有跪毙者；有坐毙者；有折一足者；有仰毙树下者；有偃毙炮架上者。又见一洋楼，忽尔被火，火光荧荧，不可向迩。又见一洋楼，猝被炮击，梁栋碎裂，屋瓦飞掷，顷刻之间，崩颓过半。又见一港汊，泊兵舰数艘，水光惨淡，天日无色。观毕，别由一小门出，幾忘其为画也。其出也，黑暗如入时。考油画传自泰西，其法盖本于光学，故离奇变幻，一至于此。 观圆景画 油画传自泰西

过鹿鸣馆。是月廿五日，汪星使特设茶会于此，循向章也。先期折柬相招，届时日廷自王大臣以下及列邦驻日

汪星使设茶会请德使夫人代襄东道

各使员均贲临焉。査外人之赴茶会，夫妇并至，宾主一律。中国女流不出闺阃，碍难仿效。是日，星使特请德国使臣某夫人代襄东道之职。计会中所集者，男女共数百人，所费千馀金，觥筹交错，尽欢而散，盖亦所以固邦交云。

六月初一日，晤汪星使。庆澄与星使谈各国交涉事良久。星使云："我辈身任外事，均世俗所谓浊流者。"庆澄云："史称东汉卓茂行已在清浊之间，今日办外交之事者，正宜深明此义。"谈次，星使出一书见示，据述系东友所赠者。书面上大书"孔夫子"三字。展阅之，似哲学会中人所著者。呜呼！洙泗春风，嘘及海外，宣圣之灵，于兹不泯矣！

谈洋务仅可著书

星使又云："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坐言起行，戛戛其难。"庆澄云："天下有能言者，有能行者，离则两美，合则两伤。"

林君右丞以《断腕记》见赠。《断腕记》者，记高松氏断腕事也，有文，有诗，有题字，有和歌，均系中外名流题赠之作。兹不具录，录黎公(庶昌)、李公（经方）文各一首。

黎庶昌作高松保郎断腕记

黎公文云：

高松保郎者，本名义智，江户人也。江户初为大将军治所，明治维新号东京，故今为东京人。保郎喜任侠，能倾血性数人，尝慕鲁朱家、郭解一流之为人也。

少时，与某藩士人某某氏善。士人者，豪杰之士也，

识保郎于畴众中，待遇殊厚，以族人女山内千代妻保郎。二人者，之与游，相得甚亲，又要约为父子也。

士人者，一旦触某藩侯怒，事莫解，无人敢居间。于是，保郎慷慨矢誓曰："此吾报知己之日也。吾闻古有藉躯报仇者，今将吾腕以白某某氏之冤，不犹愈乎！"　此吾报知己之日也

乃往见医士冈君明卿说状。冈君曰："异哉！子之为也。吾阅世久矣，见有刭颈而死者矣，有剖腹而死者矣，从未闻自残其支体以解他人之厄者。且以子之所为，断腕而求予治，是犹子放火而使予灭之也。虽谓之愚，可也。"

保郎曰："不然，吾之所为非以为名高而重然诺也，亦非有所利于其间也。然而，且为之，何也？夫人有不白之罪，而坐视其死，不仁。与人共肺腑，临难胡越弃之，非义。知有可救之道，而怯懦不为，无勇。是三者，皆豪杰之所耻也。吾之为此，欲以愧天下之儒言而踱行者。"

冈君曰："善！既如是，任自为之。"

保郎于是拔刀断其左腕，血淋漓，盛以锦函，使人驰报之某藩侯曰："保郎再拜献腕藩侯阁下，谨以赎某某氏之罪，阁下幸加怜而垂察焉，保郎死骨不腐矣。"　自断左腕鲜血淋漓盛以锦函

某藩侯大惊，亦心义保郎所为也，乃谢其使者，卒赦士人得不死，而保郎亦以治痊。

列藩士闻之，皆曰："保郎，奇男子也！行虽不轨于正，然绝一腕以存骨肉之交。使其君臣父子间脱遇不幸，杀身以成仁，固优为之矣。"

保郎既已断腕，益思以身济人，创立宏通社，辟西教。游说至尾张，又为忌者所限。其妻千代病，以书抵尾张，慰保郎，词多哀婉，竟死。列藩士复闻而悲之。

保郎今为爱生馆主，而耑以良药济世。余见之东京，盖煦然儒人也。终身不言某藩侯，故人不能举其名氏。余奇之，书告世之传游侠者。

李公文云：

李经芳作断腕记

保郎断腕始末，前公使黎公既为之记；简古有法度，足以传保郎也。独曰，"将以告世之传游侠者"，则余犹疑之。保郎请余为文，因感其事，以为有合于古之义士，殆非里巷任侠比也。

昔周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左儒争之，九复而王不许。左儒曰："臣闻古之义士，不枉义以从邪。"王杀杜伯，左儒死焉。方保郎营救百端，不能解藩侯之怒，俱死奚益？独出奇节以救其难，则左儒不及也。

晏子见疑出奔，北郭骚召其友而告之曰："说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焉。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抗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着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造于君庭，请以头托白晏子也，因自刎。其友盛头于笥，谓观者曰："北郭子为国故死，

吾将为北郭子死也。"设断腕而事不解，而后身殉继之，则北郭骚之意也。

南霁雲乞救于贺兰，贺兰不肯出师，爱霁雲勇壮，强留具食，延霁雲坐。霁雲慷慨语曰："雲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矣！雲义不忍独食，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坐大惊泣下。夫取义固期于舍生，而残形尤酷于陨命，百代靡遥，闻者酸鼻，则南霁雲之风也。 以保郎比南霁云

使保郎与三子者易地而处，固将优为，而智或过之。今世闻三子之事，妇人孺子莫不感动，则后世之观保郎不异三子，无可疑者，而岂以武犯禁、藉躯报仇所可语哉！

抑又闻之，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曰："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今保郎老矣，亦以卖药为业，顾其义声之震于当世者，视宋清相去远矣。

宋清尝得柳州为作传，至今义之；保郎亦得黎公之记，可谓幸也。余疾夫持中庸之论以匿其私，而不利夫天下之为艰苦卓绝之行者，故徵之于古，以表保郎之义焉。

初二日 偕刘君子贞往访岩谷君（修）。岩谷君善书能诗，盖东国宦途中之雅嗜文墨者。年六十馀，无鬓，强健 岩谷修氏雅嗜文墨

如壮岁。茗谈良久，出所著诗见示。刘君索书扇，岩谷君援笔挥洒以复之。

初三日 往访岛田君（重礼），不遇。岛田君博学嗜古，家富藏书，盖东国中号称淹雅者。此次持刘君子贞书往访，拟向之索观古籍。时适外出，门者订于明日午前来当可一晤。余以戒行有期，辞之。

岛田重礼多藏古籍

初四日 发东京，汪星使暨署中诸君均来送，邱君玉符送至火车场。

离东京

午刻，抵横滨理事署。昨日与陶君杏南约，今日巳刻抵横滨，午刻即上轮船赴神户。陶君因遣仆夫到火车场候迎，至则已后期矣。庆澄笑谓署中诸友曰，当与诸君子尚有数日缘也。

黎君受生延饮署中，同席者七人。

初五日 晤陶君杏南。陶君通东文，庆澄以译书劝。陶君曰："译书大不易。"庆澄曰："不然，译书不必过求完善。中国已译各西书，识者亦不无訾议。然使并无此书，则我辈更何从搜览也？"庆澄谓阅译书如披沙拣金，是在阅者之自具眼孔，不必责译者之不细心也。且中国已译各西书，闻东人均以汉文译成东文。今东人所译西书，正复不少；试以东文译成华文，当视以华文译西文较便。如必谓译书之无佳本，则纂述之事本非易易，六经之中，昔贤尚谓有可议处，何况译书乎？

陶杏南谓译书不易

晤伍昭扆大令（光建）。伍君粤人，年才二十七耳。向游学泰西，精通英文，而于中国经子史各书，亦复苦心研

伍光建

索，独具宏识，盖近日洋务人员中之铮铮有声者。与庆澄纵谈时事及中兴诸公长短，均按切时势，能窥其隐而观其大。

庆澄问："西儒除格致制造外，其真实学问何在？"伍君云："西儒论学喜孟子，论治近墨子，所著书似公孙龙子，亦有似大清例中律文者。尤有二三通儒研究佛老之学，如《楞严经》等书，字字烂熟。"问："西人之体段，当似华文中何种文字？"伍君云："颇似汉文。" 中西文体之比较

庆澄云："今日习华文者，不知西文为何物；习西文者，不知华文为何物。窃思声成文，谓之音文也者，即因音之所已成之文而缀之也。中外文字虽有异形，制字之初虽有异法，然其缀音成文，则无二致。西文之二字三字拚法，梵文之二合三合，即中国古书中双声叠韵、急读缓读、长言短言之理；而其文之神妙处，只在缀之得法，难以言传，中文然，西文亦然。抑又闻之，古无四声，三百篇文字纯以长言短言调其音节，其一字数音，即长言短言变化处。考之西文，其法亦相似。今之治经者不谙其故，展转附会，不可究诘，而其弊实自四声起，良足叹也！" 中外语音之比较

庆澄又问："英文拚法往往有变例，其故何居？"伍君云："此假借也。凡此国之人，借用彼国之语言者，不得不借用彼国之字。积久相沿，遂成变例。"庆澄云："大哉，假借之义也。天地之大，名象之繁，请以假借二字该之。《尔雅·释天》中所载'阏逢'、'摄提格'等语，曩据西人云，均系巴庇伦古时土音，华人不谙其故，肆意穿凿，殊 讨论英语拚法变例

属无谓。且云，即此一端，可见中国古时神圣，皆彼土中人物。庆澄谓中国古时神圣所居何地，无从确稽，不必置辨；惟'阏逢'、'摄提格'等语，果系巴庇伦土音，其为假借无疑，中国如葡萄、琵琶等物，均系假借胡音制成华字，此其确证。"

或曰："果尔，则是中国古圣假借巴庇伦土音也。"庆澄曰："安知非古时巴庇伦假借中国土音也？"闻者默然。兹因与伍君论假借义，而附记之。

晤查翼甫中书（燕绪）。查君海宁州举人，武昌张濂卿先生高弟子也。晤谈片顷，出濂卿先生文集以赠，且以家藏宋本《九经直音考》见示。据云，现方影刻，尚未蒇事。君嗜学好古，著有《袖东集》，皆近作也，以署中有袖东楼，故名。近又将注《大戴礼》。案《大戴礼》中奇文奥义，时有与近日泰西新说相发明者，非博古而兼通今，未易从事，查君之志可谓勤矣。

查燕绪之《袖东集》

晤谭彤士大令（国恩）、温季贞孝廉（绍霖）。谭君广东进士，温君山西人，曩曾幕游温味秋观察任所，与庆澄谈永嘉山水，娓娓不倦。

初六日 发横滨。陶君杏南送至海岸，查君翼甫赋诗赠别。

初七日 申刻抵神户理事署，郑君苏龛延寓署中。

初八日 晤郑君苏龛。郑君年三十四，根器清峭，胸次广博，尤长孟子之学。向幕游李傅相及曾忠襄公署中，俯视一切，矫矫独立；近则涤除故态，不露圭角。现延一

泰西女师从事洋学，盖所志远矣。晤时与庆澄谈当代名公巨卿之才具心术，别具深见。庆澄问："平日知交中，可有不凡之士否？"郑君云："王可庄太守（仁堪），他日当可胜艰巨之任。"问何以见之？答云："能忍。"庆澄云："是盖善读苏子《留侯论》者。"问此外更有何人？郑君云："唐学士（景崇）机略过人，能办大事。沈君子培、张君季杰、袁君爽秋、刘君葆真，予旧友也，皆自命铮铮，不落庸近，沈君尤为当代佳人。"庆澄云："异日当往访之。" 郑孝胥延西洋女师从事洋学

郑君出近作以示。郑君诗胜于文，——然其文亦间有独到处，兹不具录，录其上今闽省军宪希侯帅笺中一段云：

窃谓泰西之势，如日方中，虽盈而必昃。中国之机，如弓既桡，可弛而更张。即日本变法利害所呈，得神州因时缓急所在。其自通商以来，特以劝工为重。人材拔于乡校，则各有专长；农商讲于学堂，则别立一部。集会社以厚贾人之力，则利权悉归；设赏牌以课杂艺之长，则游民益鲜。铁道周于国内，则呼应皆通；巡捕遍于民间，则盗窃尽敛。其务营外饰，而府藏足支，实自取法欧人，而体段粗具。利固验矣，害亦随之。租税太重，则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轻，则下无所畏也。党会愈盛，则奸人得以煽其徒也；议院既开，则政府莫能安其位也。有练兵之名，而非常养之额，则士卒无固志也；为共主之说，而失可持之柄，则君上如具文也。 郑孝胥论日本新政

案此一段，于日本大势，了如指掌，特节存之。

郑君又善谈名理，其言云："今之学者，但知一生二，而不知二生一。"庆澄云："此言甚精。然幾何首题以双圆而生三角，此即二生一之理，特未经人拈出耳。"君又述其先人邃于佛学，庆澄因与谈佛理。郑君云："佛理至奥，然可以二字了之。"问其说，答云："即佛经中所谓平等二字也。"庆澄云："此语颇扼要。"君又与庆澄泛论乐理，其言云："乐亡而音不亡。今之论乐，鲜见到此。"庆澄云："至哉言乎！果使音亡，则天地息矣。"

与郑孝胥谈名理

晤郑瀚生大令。郑君粤人，现为署中西译官。

初九日　偕郑君苏龛就浴。闻东国温泉能愈疾，郑君邀同就浴，并挈舌人杨锦廷伴之。浴毕，登楼茗叙，襟次泠然。

往观布引瀑。查日本著名瀑布共五十一处，此其一也。坐观者半系西人，小憩片时，遂偕郑君返署。

撰《见所见录》

十九日　撰《见所见录》。稿成，既而弃之。

庆澄弱冠时倜傥自喜，好发奇论，既而悔之。己丑秋客武林，与诸同人徜徉西子湖上，纵谈古今中外、天地民物之原，成《湖上笔谈》三卷。微之入无里，大之弥无外。甫脱稿，辄火之湖舫中，盖悔其重蹈故辙也。此次东游，东友屡索阅生平所著书，愧无以应。顷由横滨抵神户，郑君延寓署中之东楼，窗几明净，侍者服役惟谨，启牖独坐，胸罗万胜，腹无纤蒂，私自喜曰，此殆吾著书处也。

因竭十日夜之力，条述近七八年来读书阅世之所心得

者，都为一卷，颜曰《见所见录》。既成，细视之，仍多骇俗语。甚矣！少年习气之不易汰也！遂付之故纸堆中。兹节录之，以存其概如左：

天有私覆乎？曰有私覆也。覆其所及，覆其所覆者，即其所私也。地有私载乎？曰有私载也，载其所及，载其所载者，即其所私也。日月有私照乎？曰有私照也，照其所及，照其所照者，即其所私也。圣人有私天下之心乎？曰有私天下之心也，《春秋》者，圣人私天下之书也。然则圣人亦有私乎？曰私之极，即公之极也。　天地圣人皆有私心

天地之大德，曰生，曰杀。天地之妙用，曰往，曰来。

天地之萌芽，曰木。木者，天地之累也。虽然，微兹木也，其何以有我。

愚者，天地之宝也。智者，天地之蠹也。愚者智克，智者愚克。

下愚不学，上智不学。下愚无耻，上智无耻。

一生九，二生十。得九之用者神，得十之用者适。

封建非武王意也，不得已也。民主非华盛顿意也，不得已也。

古今有三界，唐虞以前为一界，夏以后为一界，秦以后为一界。呜呼！自兹而往，其将四矣。　古今三界自兹而往其将四矣

我自我乃有物，物相物乃有我，是惟至人能融之。

已往者，穷于有始；现在者，穷于有际；未来者，穷于有终；是惟至人能无之。

善恶之见过明，则不能用人；成败之见过明，则不能任事；是非之见过明，则不能谐俗。

问处世。庆澄曰：凡施恩于我者，我反宜疏之；始疏，所以终亲也。凡负罪于我者，我反宜容之；容彼，所以大我也。

问处小人之道。庆澄曰：处小人之道有三，一宜折其气，一宜护其短，一宜爱其才。

基督之言

或曰：基督云，"驯如鸽，智如蛇"，能斯二者，其可任事乎？庆澄曰：未也。请益。庆澄曰：勇如虎，仁如驺虞；四者备，可与任事矣。

副理事招游须磨

二十日　张魋卿直刺招同游须磨。张君皖人，系神户副理事。须磨距神户三哩三十五锁，火车顷刻可达，盖游人消夏处也。其地背山面海，山上多松，有茶楼数所，高占山麓，平挹众胜，潇洒可人。与张君登楼茗酌。傍晚返署。

大阪

二十一日　乘火车赴大阪。大阪，东经十八度四十一分，北纬三十四度四十分，距神户二十哩二十七锁，属畿甸摄津境。维新后置大阪府，治摄津内七郡，及河内、和泉全境。市中居民四十八万四千馀人。

大阪街衢方整，居民繁盛，仁德帝旧都也，古称浪速。相传神武帝东征至此，会潮急，因名曰浪速，亦曰浪华，后讹为难波。有大川曰淀川，发源于近江，并诸小川，

拥为巨流，绵亘市中。

市民引水为渠，纵横四达，架桥殆百馀座，行舟如织，漕运称便。其在淀川中者，有大桥三，曰天满，曰天神，曰难波。淀川西流至难波桥，分为二，又西流至安治川桥，复合为一，始西流入海，即所谓安治川也。别有一川，由安治川桥东南流入海，名木津川。港口船舶辐辏，风帆上下，为东国巨埠。

往各书肆访古书，见朱舜水墨迹，僧一行手书《大日经》墨迹，又古抄本密部经。 一行手书大日经

晚宿王君方洽寓所。王君，甬商也。

二十二日 乘火车赴西京。西京，东经十八度五十六分，北纬三十五度零一分，距大阪二十六哩四十四锁，属畿甸山城境。维新后置京都府，治山城、丹后全境，及丹波内五郡。市中居民二十九万六千馀人。(日本地图，凡言畿内者，均指西京言，不指东京言。)

西京街道平坦，气象隐秀。初入界时，竹阴覆道，涧流潆洄，饶有幽趣。 西京

往各书肆访古书。西京多古本佛经，价颇不贱。

往访小野君湖山(长愿)、谷君如意(铁臣)、江马君天江(圣钦)，均不遇。三君均在广濑氏家。

赴广濑氏宅。广濑君充藏，东国辩护士也(辩护士即律师)。所居曰大观楼，前有一园，穿池架石，亭榭环列，林木幽秀。会冈君鹿门自东京来，广濑君延宿其家。是夕，特设盛筵，邀都下名流为书画会。庆滢介江马君之次少君

邂都下名流聚会 往访其尊人，并小野氏二君至，则三君皆获晤焉。广濑君夫妇介冈君延庆澄入会，因并晤冈君鹿门、中村君确堂、林君双堂、内海君吉堂暨同席者十馀人。诸君半系京洛老名士，长髯古貌，散步园林，瀹茗品画，望之如神仙中人。小野君最长，年八十馀矣，精力强健，兴致淋漓。庆澄奉一卮为寿，小野君举觯酹之。酒酣，庆澄即席口占一绝，林君双堂依韵以和。饮至夜半，各散归。

赴宿内海君吉堂家。内海君善画，曩尝挟其技客武林内海吉堂曾在杭州作画 五六年，橐千金归，以故善华语。初遇于广濑氏家，邂逅如故交，诸君子咸以舌务劳之。饮毕，导至其家，遂就榻焉。

二十三日 往观旧皇居。西京古有左右二京、九条大逵。今所存者左京也，仅有六条逵，分为上下京。旧皇居在上京第一条，即所谓平安城也。皇城外有加茂川，绵亘南北，历二条、三条、四条、五条、七条各逵，沿堤架桥，以便来往。其地街道洞达，井井不紊，群山环抱，深翠如滴。今日午前，尝登山览西京全胜，见其酝酿深厚，平远之中，自有归宿。窃谓就日本全国形势论，固以东京为枢东西两京 纽；以都城形势论，东京似不如西京之坚固。宜彼都人士，窃窃焉而兴禾黍之悲也。虽然，势之所迫，无可如何，东迁之举，匪所得已，前已论之详矣。自兹以往，日廷倘念西京为根本重地。另设陪都，如我中国之有盛京也，不亦可乎！援笔记之，以谂方来。

过二条城。城内有离宫，雉堞依然，惟隍壍甚狭，且

少水，殆淤塞故也。

过加茂川，川中多沙，碛水甚浅。居民沿堤搭棚，架于川上，以为纳凉之所。傍晚游人梭织，妇孩哗笑之声不绝于耳。

二十四日　往游琵琶湖。琵琶湖属近江境，为东国巨浸，周回七十三里三十一町。湖光秀媚，仿佛我杭之西湖，惟湖上点缀则逊之。 琵琶湖

内海君尝告之云：湖上有八景，曰三井晚钟，曰石山秋月，曰唐崎夜雨，曰势田夕照，曰矢桥归帆，曰比良暮雪，曰坚田落雁，曰粟津晴岚。当访三井寺，登眺远近，均在一眸。

至是抵寺中，遥望所列各景，不辨其处，然全湖佳胜，已饫入我胸矣。

游毕，口占一律云：

琵琶湖畔发棹歌，风帆上下行人多。日光荡漾树摇碧，烟景苍茫鸥浴波。作者世无白居易，好游今有苏东坡。远来不惮万馀里，独放轻舟载酒过。

二十五日　再访冈君鹿门于广濑氏家。冈君名千仞，仙台侯藩臣也。奥羽之乱，君仗义以争，下狱幾死。维新后，擢为太学助教，今年七十馀矣。性嗜史学，长于辨才，著有米、法二史及《尊攘纪事》各书。又尝游中土，南极粤峤，北至燕齐，东历吴越，著《观光纪游》若干卷。晤谈良久。 《观光纪游》作者

广濑君夫妇延午餐，同席者六人，冈君陪座。东俗，凡盛馔必首进生鱼，庆澄婉谢之。冈君戏云："樊哙不辞生彘，于生鱼乎何有？"庆澄云："仆羞羞与哙伍者。"冈君爽然，

庆澄复云："狂言以博一笑，勿罪。"席次，又与广濑君谈律例学及日本近事。膳毕，日已斜矣，因辞去。是游也，冈君及广濑君夫妇备极款洽，不胜感荷，临别黯然。

江马天江

再访江马君天江。江马君本近江人，旋入美浓，始业医，有子某，克世其职。又善书，工诗，著有《古诗声谱》及《赏心赘录》各书。今年六十九，髯垂至腹，家居不仕，著书娱老，翛然尘外。茗谈片时，出所书近诗及新法照像以赠。有媳某、女某侍奉几杖，容止肃然。

足利义满营菟裘地

游金阁寺，寺外榜署曰鹿苑，下注曰："通称金阁，"盖足利将军义满菟裘之地也。寺僧导由小门入，见其依山为园，凿池堆石，古松蟠郁。临池有小阁三层，以金饰之，即所谓金阁也，然剥落殆尽。上有小松帝御书"究竟顶"三字额，亦模糊不可尽辨。又有足利义满像，振笏危坐，气象昂然。出阁，行数十武，寺僧复导入足利氏书室，观所陈古书画及古器，遂匆匆辞去。案义满晚年尝皈佛，因营造此阁，以遣迟暮。闻东邦豪杰，生平龙行虎步，雄视一代，而末路往往遁入缁流，证菩提果。盖物极则返，此亦生人自然之理，无足怪者。

西京古寺多蓄古物

西京多古寺。此次游期过促，如青莲院、知恩院、高台寺、清水寺、大佛寺、南禅寺、本愿寺、三十三间堂，均薄游一过。内有数寺，闳壮无比，然如走马看花，目不暇给。虽有寺僧为之先导，历历指点，而倭语喃喃，苦不能解记。所历各寺，惟南禅寺古物最多，寺系某古帝离宫，内禅后遂改为寺。内有古时书画琴剑及宫内杂具，有

古瓦砚一方，千馀年物也，甚可珍爱。此外各寺所见，有平秀吉画、赵子昂画、米元章墨迹、东坡墨迹，其馀珍奇古玩，不能枚举。又闻西京有岚山，风景甚佳，未及游览，极为憾事。

二十六日 乘人力车（华人所谓“东洋车”也，东语呼曰“戈罗妈”）赴奈良。奈良，东经十九度零三分，北纬三十四度四十一分，距西京十一里十四町，属畿甸大和境。维新后设奈良县，治大和全境。市中居民二万四千馀人。 乘人力车往游奈良

奈良为大和、山城交界处，日本旧都也。自桓武帝北迁山城（即西京），因称曰南都。案日本自神武帝奠鼎大和，历数十传；虽间有播迁，然不离大和者居多。大和即所谓大倭，中国古时通称曰倭奴。据日人云，倭奴乃委奴之讹，委奴在筑前国。曩有土人在志贺岛发掘光武赐委奴国王金印，此其一证。然委奴仍倭属，可见当时之称为倭奴，实非无据。 大和

游二月堂、三月堂。二月堂香火颇盛，内多悬铜灯，盖土人酬神物也。三月堂建于千年前，内所列各物，皆千四五百年前物。据日人云：东国古寺虽多，然皆屡经翻筑，独三月堂则岿然如鲁灵光，历千馀年不改其旧。噫！是岂呵护之灵有独至欤！ 二月堂

游春日社。春日，旧时乡名也。社内丹雘辉煌，上悬小铜灯无数。社外有鹿六七十头，牧人驱之如群羊，土人呼曰神鹿。又见有东女二人，徜徉山半，缓步以游。据土 春日社

人云，由东女所立处，再攀山坡而上之，可览奈良全胜。

游大佛殿。殿为“日本三大美观”之一，圣武帝所创也，现正鸠工缮修。殿高十六丈，前有数大柱，柱径可丈许。殿之前庑，亦閎壮异常。约计全殿周围，殆二百馀丈。殿中有铜佛高五六丈，撒手趺坐，周围殆八九丈。铜佛之后，绕以回廊，奇玩罗列，即所谓博览会也。有古钟、古釜、古刀、古琴、古鼓、古剑、古兜鍪、古经函、古弓箭（神功皇后三韩之役所用者）、古寺额（嵯峨帝御笔）、古佛（内有僧空海手塑者）、古靴、古砖瓦。又塑一女像，覆以白衣，披髮返视，俨若得此中三昧者。又有上古假面、中古近古假面。上古假面甚大，岂体有小大，古今人固不相及欤？又有一物人面鱼身，为真为赝，予不能辨，岂山经海志，果非荒唐欤？观毕，约历二时之久。时夕阳将坠矣，乃踌躇辞去。

日本三大美观之一

酉刻，乘火车赴大阪，由大阪换乘火车返神户理事署。火车由奈良达大阪，计二十四哩六十二锁。

二十七日　晤郑君苏龛、汪君荃台、陆君临生。汪君、陆君均自东京来。初庆澄在东京时，拟为东国内地之游，汪星使为咨请外务省给予免状（东例，凡外人欲游内地，必请免状。免状犹护照也），且戒之云，游时当派舌人伴往。庆澄婉却之。抵神户后，以告郑君，郑君曰：“如言语不通何？且以远方之人，深入腹地，尤非予身所宜也。”既而庆澄毅然前往，漫游数日而还。郑君大为欣幸，因以告汪君。汪君戏谓庆澄曰：“子夏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免状

子则四海之外皆兄弟矣。"庆澄笑而逊谢。 四海之外皆兄弟矣

晚游楠公庙（即湊川神社）。庙前游人如织，轰阗成市。案楠公名正成，奉后醍醐帝讨足利氏。所居曰千早村（属河内境），依山为城，一夫守之，万夫不得过。楠公据此五十年，足利氏不能拔。后败死湊川，东人义之，为立庙。迄今乡父老，犹艳谈其事不置。

二十八日　晤王君海如。王君江苏人，年五十馀，习西文，晓算学，曩曾受业李氏（善兰）之门。李氏于畴人之学，独树一帜。庆澄问其生平有何绪论？王君云："李师自谓少阅算书，辄一目了然。迨习九容之学，乃恍然大有所悟。又谓幾何中之中末线，其用之广不可思议，惜今日中央诸名家尚未能尽泄其秘。"案中末线，西人谓之神分线。曩在沪上晤林君和叔时，曾言他日必有从此一条线别开宗派者，不意前人早见及之。 李善兰弟子王海如

二十九日　发神户。郑君苏龛赠以所书近诗。初，庆澄拟自奈良返神户后，即为朝鲜之游。曩在西京时，广濑君已函托驻韩东友为之先导。嗣以旅囊不裕，而本届秋试，家君曾嘱赴南闱，因折而返沪。 拟为朝鲜之游

三十日　晤华人李某。李某习法兰西语，自述游倭二月，戏从倭童学倭语，始知彼国语言多借用法兰西音，特不借用其文耳。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云："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 习法语之华人

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七月初一日　抵长崎。登岸，与鲁君尚岩、陈君子宽话别，二君均送至海岸。

发长崎　初二日　发长崎。犹忆初来时，夜过福江岛，见旋转灯乍明乍暗，光芒远射。至是，登舰面望之，莫辨其处。

初三日　舟中见某诗。某之诗盖学杜者，细审之多龌龊气。窃谓学杜而无胸襟，刻鹄类骛，势必不免。世人咸谓诗宗李杜，殆不可为中人以下者训也。

回到上海　初四日　巳刻抵沪江。是游也，计所历通商口岸四（长崎、神户、大阪、横滨），都址三（东京、西京、奈良），大湖一（琵琶湖），所遇中外士大夫无虑七八十人。既返沪，乃检逐日所手记者，略加删润，都为一册，颜曰《东游日记》。窃念庆澄之欲为倭游者，五载于兹矣。今岁始得皖抚归安沈公书，导之先路，乃毅然东渡，两阅月而还，亦生平一快事也！爰乐存之。

东游日记

人名索引

三　画

下部鸣鹤（日本书法家）
19，5，27
大内青峦（日本佛学研究者）
19，5，27
山内千代（高松保郎妻）
19，6，1
山田善太郎（长崎师范校长）
19，5，12　19，5，13
川田瓮江（日本汉学家）
19，5，27
久保田来仙（日本画家）
19，5，27
广濑充藏（日本律师）
19，6，22　19，6，29
小松帝
19，6，25
小野湖山（长愿）
19，6，22

四　画

王仁堪（可庄）
19，6，8
王方洽（华商、甬人）
19，6，21
王如海（江苏人）
1，96，28

王咏霓（子裳）
19，5，13
王晓景（泰记号主人）
19，5，6　19，5，7
王乾笙（日语翻译）
19，5，11
元奘
孙序
太田百祥（日本汉学家）
19，5，28
长之洲日（日本书法家）
19，5，27
中村确堂
19，6，22
内海吉堂（日本画家）
19，6，22　19，6，24
冈措明卿（医士）
19，6，1
冈鹿门（千仞，仙台侯藩臣）
19，6，22　19，6，25
丰臣秀吉（丰太阁，即平秀吉）
19，5，14　19，6，25
仁德帝
19，6，21
公孙龙子
19，6，5
孔子
19，5，21　19，6，1
孔厚庵
19，5，11

五画

甘英
孙序
石碕政沆（中和学校校长）
19，5，28
平井参（日本锦城学校校长）
19，5，27　19，5，28
东坡（即苏东坡）
19，6，25
卢子明
19，5，15
矢田部良吉
19，5，27
外山正一
19，5，27
冯孔怀（东文学堂学生）
19，5，22
圣武帝
19，6，26

六画

吉冈哲太郎（日本学士）
19，5，27
老子
19，5，21
吕增祥（秋樵，驻日本参赞）
19，5，19　19，5，22　19，5，25
朱白瑜（东文学堂学生）
19，5，13　19，5，15

朱舜水
19，5，23　19，6，21
伍昭扆（光建）
19，6，5
华盛顿
19，5，26
伊藤博文（日本首相）
19，5，19　19，5，21
后醍醐帝
19，6，27
刘庆汾（子贞，驻日使署翻译）
19，5，19　19，5，20
19，6，2　19，6，3
刘某（江西浮梁巨商）
19，5，7
刘祺真
19，6，8
米元章
19，6，25
江马天江（日本医生）
19，6，22
孙诒让（仲容）
19，5，26

七　画

寿甦生
19，5，11
苏凤仪（绍坡）
19，5，19
杨守敬
19，5，26
杨锦廷（翻译）
19，6，9
李伯行（李经方，时出使日本）
19，5，10　19，5，23　19，6，1
李维格（一琴）
19，5，19　19，5，22
李傅相（李鸿章）
19，6，8
李碧兰
19，6，28
足利义满
19，6，25
邱长青
孙序
邱瑞麟（玉符）
19，5，19　19，5，22　19，6，4
希侯帅（闽省军宪）
19，6，8
谷如意（铁臣）
19，6，22
岛田翼礼
19，6，3
岛地默雷（日本佛学研究者）
19，5，27
汪凤藻（芝房，驻日本使臣）
孙序　19，5，18　19，5，19
19，5，20　19，5，21　19，5，29
19，6，1　19，6，4　19，6，27

汪凤瀛（荃台）
19,5,19 19,5,22 19,6,27
沈子培
19,6,8
沈公（即沈秉成，号仲复）
孙序 19,7,4
沈安生（华商）
19,5,13
张季杰
19,6,8
张某（皖人，三江帮商董）
19,5,8
张桐华（子豫，驻长崎领事）
19,5,6 19,5,7 19,5,9
张謇
孙序
张濂卿
19,6,5
张懿卿（驻神户副理事）
19,6,20
陆临生
19,6,27
阿增海
19,5,13
陈元康（燕生）
19,5,19
陈龙（子宽）
19,5,11 19,5,12
19,5,13 19,7,1

八　画

范文虎
19,5,13
坪内雄藏（日本学士）
19,5,27
林介弼（右丞）
19,5,19 19,6,1
林双堂
19,6,22
林和叔
19,6,28
卓茂行
19,6,1
岩谷一六（日本书法家）
19,5,27
岩谷修
19,6,2
罗叔韫
19,5,15 19,5,22 19,5,24
罗庚龄（宝森）
19,5,19 19,5,22
服部波山（日本画家）
19,5,27
郑永宁（东文学堂教习，华裔）
19,5,23
郑孝胥（苏龛，驻神户正理事）
19,5,15 19,6,7 19,6,8
19,6,9 19,6,19 19,6,27
19,6,29

郑瀚生（驻神户领事馆翻译）
19，6，8
空海
19，6，26
孟子
19，6，5

九 画

赵子昂
19，6，25
查燕绪（翼甫）
19，6，5 19，6，6
重野成斋（日本汉学家）
19，5，27
洪超（义甫）
19，5，19
神功皇后
19，6，26
神武帝
19，6，21

十 画

袁爽秋
19，6，8
桓武帝
19，5，20
顾金枝（西语翻译）
19，5，11
畴田篁村（日本汉学家）
19，5，27
徐继畲（《瀛寰志略》作者）
19，5，13
徐福
19，5，16
徐兢
孙序
高田早苗（日本学士）
19，5，27
高松保郎（本名义智）
19，6，1
唐景崇
19，6，8
陶大均（杏南，日语翻译）
19，5，13 19，5，15 19，6，4
19，6，5 19，6，6

十一画

基督
19，5，21
菊池大麓
19，5，27
推古帝
19，5，22

十二画

棚桥一郎（日本学士）
19，5，27
嵯峨帝
19，6，26

锐志（德人）
19，5，12
鲁说（尚岩，驻长崎副领事）
19，5，8 19，5，11 19，5，13
19，7，1
曾劼刚（曾纪泽）
19，5，23
曾忠襄公（曾国荃）
19，6，8
温味秋
19，6，5
温绍霖（季贞）
19，6，5

十三画

楠正成
19，6，27
福岛柳圃（日本画家）
19，5，27

十四画

僧一行
19，6，21
箕作佳占
19，5，27
谭国恩（彤士）
19，6，5
谭祖纶（建甫）
19，5，19 19，5，22

十五画

墨子
19，6，5
黎汝谦（受生，驻横滨理事）
19，5，17 19，6，4
黎莼斋（庶昌，驻日本使臣）
19，5，17 19，5，26 19，6，1
潘恩荣（筱斋）
19，5，19

东游日记

译名简释

三　画

山城

日本旧藩，西京〔京都〕属之

四　画

长门国

日本旧藩，今山口一带

丰前国

日本旧藩，今中津一带

巴庇伦

巴比伦

五　画

弘安

日本年号，公元1278—1288年

六　画

安政

日本年号，公元1854—1860年

八　画

武藏

日本旧藩，江户〔东京〕属之

九画

独逸

德国

十一画

悉昙

释迦牟尼的本名，借指印度

十二画

奥羽

指陆奥、出羽二藩，今本州北部

筑前国

日本旧藩，今福冈县境

扶桑游记 □

·王　韬·

光绪五年闰三月	初七日扶桑游记始
	初九日自上海登船
	十二日至长崎登岸
	十四日至神户
	十七日至大坂
	二十日游西京
	廿五日长酡亭大会
	廿八日始移寓东京
光绪五年四月	十二日迁寓报知社
	十七日移居重野家
光绪五年五月	十三日游横滨
光绪五年六月	十四日游览日光山

廿三日游毕回东京

光绪五年七月 四日东京诸人饯别

六日横滨登舟归国

八日至神户

十日至长崎

十四日归国抵上海

十五日扶桑游记止

□ 《扶桑游记》据日本东京"报知社"印本（明治十二年出版上卷，翌年出版中卷和下卷）

□ 陈尚凡、任光亮校点

王 韬

扶桑游记

自　序……………………………………385
重野安绎序…………………………………387
中村正直序…………………………………389
扶桑游记上…………………………………391
扶桑游记中…………………………………423
扶桑游记下…………………………………465
龟谷行跋……………………………………509
平安西尾跋…………………………………511
冈千仞跋……………………………………513

自 序

余少时即有海上三神山之想，以为秦汉方士所云，蓬莱诸岛在虚无缥渺间，此臆说耳，安知非即徐福所至之地，彼欲去而迷其途乎？顾自此东瀛始通，文字书籍由浙流入，其人之容貌音声、性情风俗，固有与中土相仿佛者。迩来与泰西通商，其法一变，前之所谓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从而问津焉。余多日东文士交，每相见，笔谈往复，辄夸述其山川之佳丽，士女之便娟，谓相近若此，曷不一游？又言：“至东瀛者，自古罕文士。先生若往，开其先声，此千载一时也。”聆之跃跃心动，神已飞于方壶员峤间矣。

今春，寺田望南书来，以为千日之醉、百牢之享，敢

不维命是听。于是东道有人，决然定行计。抵江都之首日，即大会于长酡亭上，集者廿二人。翌日，我国星使宴余于旗亭，招成斋先生以下诸同人相见言欢。由此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余之行也，饯别于中村楼，会者六十馀人。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中间偕作晃山之游，遍探山中诸名胜。前后小住江都凡百日，日所游历，悉纪于篇，并汇录所作诗文附焉。名曰《扶桑游记》，以畀栗本锄雲先生，付诸手民，用示同人，不敢有忘盛惠也。

光绪五年秋七月八日志于舟中，时将至长崎矣。

吴郡王韬

重野安绎序

岁己卯，王君紫诠先生东游，馆于余。余奉先生于书室。室广数笏，矮屋打头，床蓐枕几不尽具也。而先生乃欣然，若意安之者；就寝，则鼾声齁齁达晨。既起，与余笔语，时杂以谐谑，相共輾然大笑，家人皆惊。如是者月馀，先生欲游晃山，余偕友人数辈从焉，穿大麓，下绝壑，历观“华严”、“龙头”、“观背”、“降雾”诸瀑而还，则先生乡信荐至，促其归。于是，先生不得已而去，盖在此仅一百日也。

余尝观先生所著书，美其文藻，爱慕其襟度通傥，不规规乎绳墨，欲一相见请教。愿才遂，而一朝乖隔，憾可胜言哉！而先生幸不见弃，归后数寄信，每眷眷于此土，

欲重游以继欢。盖先生抱负伟器，早岁遭变乱，寻为忌者所中，远迹韬晦，逍遥沪城，留连香港，遂西极欧洲，东抵日域。所至，纪其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状，意到笔随，读之者如身涉其境。自古卓落不羁之士，无所施于时，则往往作汗漫游，寓意文墨，娱情花柳，以慰其抑郁无聊。余读先生《海陬》、《瀛壖》诸志及《扶桑游记》，而窃为先生悲之。

《扶桑游记》，先生在此所笔。凡日常动止以至闻见所及，信手登录，而游晃一篇附焉。顷友人栗本鲍庵锓梓以行世，俾余序之，顾先生东游之志，犹未艾也，则游记岂止于是哉！吾日本建国以来，一姓相传之久，其祠庙佛刹、世族故家之所藏古书遗器，可资以徵古者犹存。南都、西京诸胜，镰府故墟，芳野岚峡之樱，三尾之枫，山则富士、浅间、雾岛、鸟海，水则松洲、天桥、琵琶湖之类，亦称一方名迹。先生果有意焉，请重奉笔墨以从。

明治庚辰清和月，重野安绎撰

中村正直序

呜呼！人生朋友之际，声应气求，肝胆相照，千里来会，恨相见晚者，夫岂偶然哉！无非由于我有诚以感，彼有诚以应，缠绵牵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余于王弢园先生游吾邦之事，而益有以知其然矣。

忆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斋几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能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田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共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盖成斋与匏庵之景慕先生，出于诚意如此。其他如冈天爵、龟谷省轩、寺田士弧等，皆先于先生之未东游，而感召牵引，亦与有

力焉。

明治十一年〔案：王韬于明治十二年到日本旅游，此误。〕先生遂来游。于是，成斋、匏庵为东道主人，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雲，极一时之盛。读《扶桑游记》一书，而可知其崖略也。

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估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虽然，向若不有成斋、匏庵诸子之诚意素蓄者，则未必至如此之盛也。然则朋友之情意交孚，彼我感应，以成一大盛事，洵有不可诬者焉！

明治壬辰〔案：当作庚辰〕八月敬宇中村正直撰

扶桑游记上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　自吴门归，摒挡行李作东瀛之游。偕钱昕伯至有马洋行，见日本文士竹添渐卿。渐卿名光鸿，字进一，自号井井居士，肥后人。曾至京师，游西蜀，溯大江而南，著《栈雲峡雨日记》及诗钞，传诵一时，所交多海内名流。笔谈良久，甚相契合，约明日为杯酒之会。俞君荫甫谓井井重意气，喜交游，洵不诬也。有马，日国地名，属摄津郡。盖其地之人所设，故命以此名。竹添光鸿与栈云峡雨日记

晚，偕昕伯小饮于陈舍。小楼三楹，结构精邃。所供鲥鱼、樱桃，皆时物也，殆二十年不领略此味矣，对之泫然。

陈氏绣凤校书，沪上人而能操吴音，曾嫁甬东人，故间杂以甬东方言。夫也不良，堕落风尘，亦可哀也。昕伯名徵，吴兴茂才。余女倩，工诗文，体裁峻洁。

初八日 往访徐雨之、盛香荪二观察，清谈竟晷，约小饮，为予东游祖饯。午后，竹添渐卿折简来招，因偕昕伯往践其约。同席为日本驻沪总领事品川忠道、翻译官吴硕。所进皆中国肴馔。品川领事能操英语，风度恬静，意致谦抑，有足多者。

品川忠道

酒罢，仍偕昕伯至王逸卿家。逸卿生长虞山，工弹唱，为沪北校书中巨擘，圆姿丰颊，前后平章花国者，辄以之冠花榜。于时所集名花五六人。并皆佳妙。张君叔和特为余招一绮龄玉貌者来，年虽稚而艳名已噪甚，亦北里之尤物也。

初九日 午后，命人携行李至船。

品川忠道招饮，暮偕渐卿、昕伯同往。同席津枝正信，则贸易于甬东者；笹濑元明，则三井物产会社之司事也，并同舟东归；此舟船主亦在座。皆品川领事招之前来，使彼此识面，中途可藉其指引作东道主也，其厚意可感。是夕，渐卿饮酒甚豪，颇有醉意。品川领事馈余洋酒四瓶，偕译官吴硕送余至船。渐卿虽稍醉，亦掉臂踊跃而前。余东游实以此为发轫。而东国之贵官文士待予殷拳若是，亦可见两邦之亲睦矣。

指引东道

丑正，船始开行。

初十日 舟行甚稳，而余觉瞑眩不可耐。凌晨，强起

早餐，即复偃卧，但静听风声水声而已。

十一日　自三餐外，亦惟僵卧。夜半抵长崎，起从窗隙窥之，灯火参差，远近高下，约略如香港。　抵长崎

按：长崎自昔通商，今改为县治。《志》称其地物产丰饶，民俗巧慧，而土壤肥沃，尤甲他处。惟言华人寄居者只二百十九人，则殆非实数也。附近群屿，棋布星罗。

十二日　乘小舟登岸，至理事府见余君元眉。契阔两年，遭逢一旦，其喜可知也。絮谈旧事，竟晷忘倦。顷之，梁君缙堂亦至。余栉沐后，即乘车往访王也镜、王鹤笙。也镜浙人，甬东杨氏设行于此，也镜为之主会计。鹤笙吴人，工书法，至仅二十馀日。同往阛市游览，道经花街，即昔日之平康里，新毁于火。自此路渐高，舍车而步，由石梯拾级而上。四围树木蓊郁，映衣袂皆作青碧色；石径回环，颇觉曲折通幽。　余元眉

继至一西洋酒楼，楼中皆女子供趋走之役。询其名，曰金玲。呼二艺妓来。一年仅十四五龄许，雏髮覆额，憨态可掬。顾其装束殊可骇人，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携三弦琴来，以牙板拨之，声韵悠扬。歌多咿哑之音，声呜呜然，有类于哭。两歌既阕，一则起而翩跹作舞。日本女子无不广袖长裾，腰束锦带，带馀则垂于背。衣多织花卉禽虫，绮错绣交。其舞之进退疾徐，亦饶有古法。凡客至，必有妓侍饮，名曰艺妓；但能为当筵之奏，不能为房中之曲。闻日本士夫家，有婚嫁则呼之，会亲戚则呼之，盖如唐宋间营妓、官妓，又如今京师　艺妓

之梨园子弟也。

饮酒既毕，乃往博览会。会中陈设，光怪陆离。我国陈宝渠司马亦自上海寄物至此。最奇者，一肾囊其巨如斗，割之而其人不死。缫丝之具，兹用西法，倍极敏捷。馀则物产之外，书画古玩杂陈。

博览会有上海来物

会旁隙地多茶寮。当垆之女，见客至则伛偻折腰；客有赏赍，则伏地作谢；客去，送之门外；客有需鸣掌，则嗷声而应。其礼之恭肃，有可取者。寮中茶具，制皆精雅，有如粤之潮州、闽之泉漳。妇女雲鬟，多盘旋作髻，如古宫妆，疑是隋唐时遗俗；其式样甚多，阅数日一梳，倩人为之，不能自梳掠也。夜睡多用高枕，如粤东女子；孩提多襁负于背，亦如粤东，大抵皆古法也。乐器多三弦，亦有十三弦者，类皆瞽者抚之。里中女子，率弗能解。

既出博览会，天亦向暮，乃共至理事署。我国与东瀛通商，货船至长崎，各以土宜交易已久，至元明益盛。二百馀年前，舶商向报户部，又于江浙藩司领照，而从乍浦出口，购买洋铜，以资鼓铸。及泰西既开市，华人之附西人来者益纷如，无不各赢重资，餍饱辄飞去。同治辛未，始与我定盟约。近年特简正、副二公使，驻扎东京。乃于通商口岸，设立领事三员：一长崎，二神户，三横滨；神户则兼辖大坂，横滨则兼辖箱馆。

中日通商

领事三员

长崎旅居华商不过六七百人。元眉下车之始，与之约法三章，严赌博，禁争鬥，有犯必惩，肃然称治。衙署闳敞，悬旗之杆，高矗雲表，堂皇轩爽，为三口冠。政事清简，

殊多暇日，元眉或与日本诸文士饮酒赋诗作消遣。

晚设席署中，颇有盛馔。

长崎居民中，有能操华语者，多明时遗老后裔。易代之际，逃此不归，遂为日人。其家亦多藏古籍。市中女子，多愿为华人妾媵，不索重值。其供酒浆食馔，缝纴梳洗，一如家室，可令有宾至如归之乐。　明人遗裔

街鼓紞如，月光如水，元眉、缙堂送余登舟，坐谈良久而后行。夜子正开行。元眉名璚新，宁人，辛酉举人，前官内阁中书。缙堂名殿勋，新安人，少读书于香港保罗书院，长于西学，曾旅横滨十年，能操日本方言。　梁殿勋

十三日　正午抵赤马关，停舟小泊。日人多于此登岸，盖已至其家也。须臾，数舟载货而来，首尾衔接，累累捆载者皆米也。有二英人登岸游览，持有护照，倩日人筐濑元明作导师。闻其地不日将为通商口岸，惟此时尚未举行，故凡异国人登岸者，必先于外务省领取文凭而后行。

酉正开帆，风静浪恬，其去如驶。

十四日　午正抵神户。按神户向属摄津矢田部郡，与兵库相毗连。余偕日人筐濑元明，乘小舟登岸。途中遇朱君季方，肥胜于昔，容亦稍苍，十年远别，幾不相识，车中一揖即别。先访我国驻扎领事廖枢仙，名纸甫入，即出相见。坐谈久之，芝轩始来，同往舟中取行李。部署既毕，乃至芝轩旅斋，见其夫人，问无恙，并见吴瀚涛。　神户

是日饮于酒楼。曲折登山，颇为高耸，楼屋三椽，不甚轩敞。顷之，开尊歌舞，一如长崎。各人皆席地坐，飞

觞劝酒。

廖锡恩　枢仙名锡恩，广东惠州〔案：小方壶斋本作惠州〕人，选拔贡生，工诗文，来神户署事已三阅月矣。瀚涛名广霈，安徽诸生，年少有才，踔厉奋发，要自不凡。

饮毕归署，往访季方。季方已登楼卧矣，披衣而下，剧谈良久，归卧署中。芝轩名宗良，南海人，少读书于香港保罗书院，深通西学，能见其大。余著《普法战纪》，芝轩佐译之功居多。

张宗良

十五日　晨起盥漱后，朱君季方、许君友琴偕来访余，茗谈良久，乘车同游楠公庙。庙在湊川北坂本村。楠公名正成。公起师勤王，身殉国难，转战至此，乃捐躯绝脰而死，后人遂葬于此，故墓亦在焉。碑表曰："呜呼忠臣楠子之墓"；碑阴有赞，为明遗臣朱之瑜鲁屿撰，称其行事不概见。然楠公父子，大节炳然，争光日月，史传虽不尽详，今有辑其遗事成巨篇者，手泽所留，什袭珍重，可知忠义之入人深矣。庙中牡丹、芍药已开，姹紫嫣红，殊可爱玩。时尚早，游人来者已杂沓，因往茶寮啜茗。司茗女子颇妩媚，工围棋、三弦，为奏一曲，悠扬可听。

楠公庙

是午，枢仙招宴署中，有盛馔。午后，偕芝轩访季方。顷之，瀚涛亦来，即于季方处小饮，酒味殊醇，一举十觥。卫铸生亦来相见。铸生琴川人，工书法，挟其一艺之长而掉首作东游者。闻乞字者颇多，自八、九月至今，已得千金，陆贾囊中，殊不寂寞。

卫铸生

阿朵　季方为予觅一女子，曰阿朵，年十六七龄，姿仅中人，

而微作男子相。爰赁楼一椽，为藏娇金屋，即移寓焉。楼中椅榻俱备，几净窗明，颇快人意。寓主张姓，甬东人。铸生即寓楼下。

十六日　立夏。午后偕季方、友琴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别室有冷水池。或谓其下有硫矿。张德澄、胡小蘋亦来浴于此，张、胡俱籍隶甬东。 无遮大会

浴罢，乘车登山观瀑布，土人谓之“布引”，亦呼曰“泷”。有高下两处，高者为雄，下者为雌，瀑声尤宏壮。近瀑处多茶寮酒楼，有观音小庙，结构尤雅。司茗皆绮龄玉貌女子。静坐对瀑，听瀑潺訇激之声，顿觉万念俱空，一尘不着。真妙境也，盛夏中可憩此逭暑。按《志》，其地曰湊山，有泉曰湊川，千鸟瀑布所在。温泉故墟，即在湊川之侧。雄瀑高十五丈八尺，雌瀑高七丈三尺馀。 雌雄瀑布

是夕，季方治具招饮，同席吴瀚涛、张芝轩、卫铸生、许友琴。饮至更阑，俱有醉意。

十七日　晨同朱季方、许友琴、张芝轩乘轮车至大坂。车行颇缓，沿途停车者凡三处。

大坂背山而面海，形势极雄：东南平野开广，西北群峰迤逦，淀水贯其中，大海环其外，诚当水陆之要冲，舟车之繁会，洵足以咽喉外郡，拱护西京。地名古称浪速（亦曰浪华），今号摄津。相传神武天皇艨艟东征，至此而海潮迅急，遂以是名。应神天皇时，以远近海舶咸会于此，遂改号曰摄津。向已建城，有门凡四。大坂至西京一百二十 大坂

五里，至江户一千三百二十里，至兵库一百里。其地山川明丽，田野膏腴。习俗喜勤，意气慷慨；惜尚奢侈，厚滋味，惟知崇祀浮屠，为未臻尽美焉耳。土产药料殊夥。

先游博览会，奇巧瑰异之物，幾于不可名识。较之长崎，既多且精。观览既毕，乃至日人酒楼小饮。楼下颇有池石花木之胜，肴馔络绎，亦颇适口。友琴特为东道主人。饮毕，访津枝正信，不遇，仍乘轮车而归。

福原

旲以时尚早，往游福原。其地为妓丛，一至黄昏，明灯万点，絃管之声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择肥瘠、辨妍媸焉。须臾，游人渐众，近窥远望，或目击意指，或评鸾品凤。间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则名妓下楼邀客也。按此风如粤东、扬州皆如是。随园所谓以一人掉臂游行其间，而彼之修容饰貌、争妍取怜以冀得一当者何啻千百姝，如虽万户侯无是乐也。

十八日　晨，雨殊大。旅中无事，闭门僵卧。午后天忽放晴。季方以事往大坂。余偕某友，乘车出游，新雨泥泞，车行颇迟。登山浴温泉。有日本女子，能操西音，自言从西人自香港、上海至横滨，今暂留神户。因邀至其家，则室在山半，花木萧疏，庐舍精洁。小憩久之，期以他日再来践约。此何异刘阮误入天台而饱吃胡麻饭也。

日本游女能操西音

十九日　同朱季方、许友琴遍游寺宇。所供多观音像，他如释迦牟尼、三世如来，金碧庄严，仿佛中土。其招提之雄壮，绀宇红墙，迤逦数里，则弗逮也。惟长松矢矫，古木参差，茂绿深苍，迷雲翳日，则凡在梵刹，无不如是。

寺宇多供观音

一寺有松偃曲如盖，就其势结而为棚，浓阴如幄，藉蔽骄阳。有一树于绿叶上生红子，其状若虫。有痘神祠，凡患痘者，率祷于此。而近祠数十步内，所种之树皆变作槲叶，有刺若针，手不能触，亦一异也。日人于种植花木，剪裁培灌，独具慧心。郭橐驼所云，彼盖先得之矣。

屋宇虽小，入其内，纸窗明净，茵席洁软。庭前必有方池蓄鱼，荇藻缤纷，令人有濠濮间想。池旁杂花小草，藉作点缀。屋皆覆木片，有西秦板屋之风。薄壁短垣，盗贼易入，而从未闻有宵小，犹足见风俗之厚也。 东人屋宇

夜，张芝轩招饮署中，同席枢仙、瀚涛。饮罢，往妙见宫洗浴。

二十日 偕许友琴至外务省，领文凭往西京观博览会。午正，附轮车而行。 至外务省领文凭

车至大枝，则津枝偕其友堀之孝已候于道，偕行。径至造币局，先见监局官石丸，小坐倾谈，出酒相饷。石丸能操英国方言。会客处椅褥悉用黄缎，则以日皇曾经驻跸也。扁额"泉布处"三字，乃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所书，盖素以善书名于当代。石丸遂令人导往各处观览。局中制造，凡分六所，自倾销、熔铸、辨色、剪截，錾印、秤量，无不神速异常。所出金钱独夥；然余于阛阓交易间，未尝见其一用之也。后至铸造功牌处，其花纹镂刻之细，几夺鬼工。复往观制硫局，盖造磺硝强水处也，气味殊恶，不可嚮迩，而石丸往来自如。 造币局

观览既毕，辞石丸而往五代别墅。至则园甚广大，池 五代家

石嶙峋，花木清绮。主人时游东京。出而行酒捧槃数少，并皆佳妙。其一流波送盼，娇媚非常；而婀娜娉婷，殊有闺阁态度。同席自津枝正信、堀之孝外，则为森山茂、永见米吉郎。特设盛筵，肴馔络绎，味皆适口。室中书画鼎彝，古雅朴茂，皆非近代物。进食器具，华焕夺目。森山字桐阴，为五代内兄，曾至中国，遍游南北；屡出使朝鲜，论通市事宜，盖其才有足多者。五代前任大坂府官，兹解组家居，拥资颇厚。酒后赋诗作字。天色向暮，又导至一家。粲者四五辈，靓妆炫服，翩跹而来，各拨鹍絃、遏珠喉，藉以侑觞。

森山茂

予以季方约至西京，迟恐不及，数曲之后，即偕许友琴辞之而行。至轮车处，则季方适自神户来，登车再诣西京。日人渔一郎，季方友也，与之偕行。

抵西京

抵西京时已曛黑，径诣寓楼，剪烛开筵，合尊促坐。艺妓来者四五辈，装束华丽，又胜大坂一筹。酒行甫半，有言近处有剧场适当开演，盍往观之。于是挈妓同行，则时尚早，坐场外茶寮啜茗。须臾，游人蝉联鱼贯而来。余与季方携群姬而进场中，坐席幾满，惟正面高处设几椅，其位尚虚，乃坐而观。

歌舞妓

时帷幕下垂，灯火千万盏，皎同白昼。乐作幕启，则正面坐女子十六人，以八为行，盖舞妓也。两旁各坐十人，皆手操三絃琴，盖歌妓也。歌声一作，舞者双袂飘然齐举，两足抑扬，进退疾徐，无不有度；二八对列，或合或分，或东或西。约一时许始毕。

返寓，置酒再酌，诸姬亦重整歌舞。旋有自剧场归者，亦来并坐，其白鬓夺霜雪，令人奇骇。谛视之，则皆粉之涂泽也。时寓主为余觅荐寝之人。始招一妓，年若徐娘，而容如嫫母，因遣之去。继至，则十五六龄小女子也，身材琐弱，灯下视之，洁白无比。余倦已甚，拥之而眠，不觉东方之既白。柳下坐怀，实非难事。 招妓荐寝

二十一日 晨起即同朱季方、许友琴、日人渔一郎往游各寺。车从田塍间行，于时朝暾甫上，宿雨初收，四围树木，苍翠欲滴，不觉心神俱爽。田中麦黄已可刈，豆成荚，菜结子，而有一种紫花，烂然如锦绣铺地。观日人艺植之巧，亦可谓农勤于野矣。 农勤于野

先游天满宫，后游华顶山智恩寺，殿宇崇閎，禅房深邃，凡数百椽，诚一大兰若也。复绕登山巅，观丛葬处。寺有巨钟，高一丈三尺，周二丈八尺，厚九寸六分，从不撞击，惟法会七日间用之。盖自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坛场既开，香火极盛，士女如云，鬥妍竞美，为法会也。

按：西京为日国向来京都，即葛野、爱宕二郡之地，襟山带河，自然作城，博大垲爽，天府之国。左环鸭水，右抱桂河，而北枕山冈，其南则为二水合流处，形势雄壮，甲于神州，其险固亦易于据守，桓武天皇建为新京而定鼎焉。自橿原以来，都会之隆，以此为最。或曰西京土厚水甘，居之不疾。其人性禀宽舒，心思沉静，文士彬彬温雅，武勇则不及关东；北山乡民，朴素尚存古风。西京妇女尚艳冶，工涂饰，明妆丽服，倾炫一时。 西京

天满宫乃神祠也，在北野。永延元年八月，始行祭礼，宝塔轮藏，皆后所增置。闻祠内有女道士，颇通文学，惜未得一访之。

华顶山

华顶，山名，在粟田口村，属爱宕郡。春日樱花烂熳，骚人最爱赏玩。山中有耕云庵故址，南有圆山，滃然出清泉，曰吉水。近山多佛刹，南禅寺、青莲院皆在左右。今智恩教院，古属延历寺。承安四年，释源空自黑谷出，居洛东吉水，盛说专修念佛及圆顿菩萨大戒，所谓吉水院又称大谷寺者是也，尔后遂以源空为开祖。寺中多藏古书轴，历代有高僧揖褡，宜其规模之宏壮，迥不同于他梵刹也。

既出寺，乃至博览会，则又胜于大坂一筹。物产之富，陈设之华，光怪陆离，幾有五花八门之观。顷之，阿朵亦从神户来，携之偕行，购腰带一束赠之，计金五饼。

王宫

既离博览会，乃诣酒寮小饮。酒罢，游王宫。宫殿制度，亦如日本富贵家屋宇，但稍宏广华焕耳。游人仅能于门外瞻望，不能入也。他如桥梁、花木处，均有防阑，惟绕道而行，得睹风景而已。旋至太后宫，则顿觉朴素无华，制度亦复狭小。

东寺

午后，季方、阿朵先归，余与友琴往游东寺，乃德川将军昔日游憩之所也。长堤数里，旁植树木，浓阴下蔽，苍翠万状，入其中顿尔忘暑。水从寺中流出，潺湲作声，一涧潆洄，随堤奔赴；或云此即前时射圃也。寺中池水，澄清彻底，可鉴毛髮。友琴云，此水洗涤各物，无垢不

净。

游兴将阑，微雨遽作，乃乘车回轮车所，一路雨丝风片。余倦甚，在车中假寐。车从石街荦确中行，声作霹雳鸣，每至惊破好梦。逮至轮车所，则时尚早，而天亦有晴意。回神户，已是上灯时候。季方亦遣人来候。芝轩来作清谈，同往天满宫浴。　回神户

二十二日　同季方至船所写票。晨至楠公庙啜茗，试挽扬弓，注矢射的，发多不中，不觉投弓大笑。日俗设有扬弓舖，多以女子当场，延客劝射，每乘矢收钱四孔。弓矢之制极为精巧，弓材用紫檀，长二尺九寸二分，而缴以彩丝，两头饰以银或鍮铜；矢长九寸二分，干以木，羽用白鹭朱鸟，象栝铁尾，品亦不一。　扬弓铺

午后瀚涛、芝轩、友琴来，同往湊川浴温泉。南面一亭，弦歌之声聒耳，则日人方招妓侑觞。中有数小女子，起作婆娑舞，因往观之，座客飞觞相劝，情意殷拳。继瀚涛导登山前一酒楼，高耸可远眺，而草草盘餐，无适口者。更驱车至吟松亭，雏姬三五，并皆佳妙。瀚涛与余醉中作诗甚夥，皆不及写，醒则忘之矣。　湊川

瀚涛赠余七律四首，附录于左："廿年飘泊遯南翁，跋扈飞扬意态雄；白也世人皆欲杀，凤兮吾道岂终穷；难销斫地悲歌气，侭有登楼作赋风；恰恨生才才不用，由来多事是苍穹。""一卷新诗集众芬，高楼风雨感君文；名山早擅千秋业，健笔能开万里云；本自多情同白傅，那堪蛮语学参军；飞鸿避弹翔寥廓，不管人间燕雀群。""碧海茫茫　吴瀚涛诗

万古流，兴来遥泛日边舟；间寻晁监〔案：稿本误为晁盖，今改〕风流迹，且结卢遨汗漫游；姓氏俄惊蓬岛遍，莺花都付锦囊收；少微此夜生芒角，百丈文光犯斗牛。”“愧我同为东海客，卑官抗俗走尘埃；狂奴久已撄时忌，笑口何期为子开；白璧青蝇宁足浼，美人醇酒亦堪哀；敬亭山色珠江月，落落寰中两霸才。”

醉中走笔，奉和四首，一并录焉：“平生自作信天翁，

和吴瀚涛 惭愧词坛一世雄；宁愿学书兼学剑，未经奇祸必奇穷；卅年空下才人泪，四海谁知国士风；恰似高秋初鎩羽，徒张健翮迅摩穹。”“伊予怀抱托灵芬，风雨空山感逝文；终见上书流贾谊，未闻折槛旌（旌，上声）朱雲；挥戈尚欲回三舍，拔戟犹能树一军；落落眼中今有子，匡时才略足超群。”“不作人间第二流，奔涛万里驾轻舟；苍茫谁尽东西界，门户终分上下游；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头衔何必劳人问，一笑功名付马牛。”“老来百事久心灰，惊见宏文绝点埃；海内一头应予让，诗中生面独君开；陈琳河朔谁知己，庾信江南自述哀；如我飘零安足问，不禁为国惜人才。”

二十三日 午前往署辞行，枢仙、瀚涛、芝轩馈以洋酒果饼。枢仙并以长歌见贻，今录如左：

“神山雲气滃而深，神山芳树郁森森；雲欲暮兮春在树，

廖枢仙诗 倍思空谷之足音。我住神山已三月，旧雨不来今雨歇；俄传门外客星临，天南遯叟前通谒。遯叟旧是吴中豪，树帜骚坛意气高；一朝被谤遁南服，看花饮酒快游遨。游遨到

处人争识，七万馀里经西极；蓬莱神仙把手招，挂帆又指扶桑国。船至神山十日留，西都名胜甲蜻洲；真山真水真图画，付与才人笔底收。昔读君诗感君遇，今日逢君为君诉：立身须自定千秋，那管旁人来毁誉。志存忠孝报君亲，不在为官在为人；德行本根文艺末，高曾矩矱师先民。刻楮雕虫徒小技，风雲月露词何靡；君才实大出绪馀，爱国忧时殆诗史。杜老浣花陆剑南，天南遯叟鼎而三；他时刻就东游集，寄与神山俗吏探。”

午后登舟，德澄、友琴皆来送余。瀚涛、季方、芝轩则送之轮船。季方谓予曰：此间风巨涛翻时，浪往往入舟。申正开行，舟甚平稳。

二十四日 舟行如驶，而安稳异常。饭罢无事，抽笔和枢仙诗，即写寄之，爰录如下：

“梦中伸足万丈深，空际剑佩何严森。下床叩头捧书读，乃是九天之玉音。上书光绪某日月，乘槎渡浦辞黄歇；三神山在缥缈间，岭南仙尉其先谒。吾闻仙尉今诗豪，蓬莱作吏福尤高；不教拔宅并东来，岂欲汗漫同卢遨？吾与仙尉初相识，夙服宏文已造极；古籍久笑欧庐陵，逸书早辨孔安国。去来此间九日留，啸傲意气凌沧洲；湊川山色布引泉，都从百尺楼头收。落拓天涯嗟不遇，如我飘零安足诉；论交久已薄庸流，读书岂欲干时誉。遁世惟与猴鹤亲，放浪江湖称散人；叹予垂白凋俗士，烦君杀青传逸民。但工文章原末技，端赖雄才扫绮靡；学语戏作蛮参军（君颇解日本方言），看花徒恼苏刺史。春光将尽归江南，天公 和枢仙诗

为闰三月三（余于三月十六日自粤言旋，闰三月十四日乃抵神户），樱花虽谢芍药放，遨头肯向山中探。”

抵横滨

子正，舟抵横滨。

二十五日 清晨，罗朗卿遣人来迓，乃命载行李，呼舟登岸，则朗卿已在岸旁立俟矣，偕至其行早餐。余与朗卿初相识面，承其款待殷拳，殊可感也。辰正，寺田宏来迎，盖自东京乘轮车至此也，遂偕往东京。至文部省，见重野安绎、折田彦市、平山太郎。至大藏省，谒大辅松方正义，适已他出。乃至东台长酡亭，文士来集者二十二人，备书姓名于左方：

至东京大会长酡亭

小野长愿字侗翁，号湖山；

藤野正启字伯迪，号海南；

鹫津宣光字重光，号毅堂；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

龟谷行字子藏，号省轩；

小牧昌业字伟卿，号樱泉；

佐田白茅字藉卿，号茄斋；

鲈元邦字彦之，号松塘；

三岛毅字远叔，号中洲；

文士集者二十二人

小山朝宏字毅卿，号春山；

大槻穆字穆卿，号学桥；

河野通之字思卿，号荃汀；

村山醇字大朴，号拙轩；

木下真宏字叔毅，号梅里；

两尾为忠字叔谋，号鹿峰；
猪野中行字尚甫，号熊梁；
野口之布字士政，号犀阳；
星野恒字德夫，号丰城；
川口嚣字濯父，号江东；
蒲生重章字子闇，号絅亭；
平山卓字立卿，号蕉阴；
寺田宏字士弧，号望南。

席上，诸文士各有赠诗，今但录余原唱及湖山和作各一绝，以见其凡。

余诗云："天借因缘非偶然，今朝何幸集群仙；一帆海外飞来会，作赋吾家记昔年。"盖东台之会，一月一集，余从神户至，适逢其盛。向者王子安滕王阁作赋，天赐长风，固吾宗故事也。

湖山诗云："虽云殊域岂其然，文字相通兴欲仙；蓬岛风光尚如旧，迟来徐福二千年。" 迟来徐福二千年

饮罢，夕阳已匿，乃偕士弧仍返横滨。是日在"拥书城"林信书肆见钱牧斋初、有学集。牧斋人不足道，然文章究可传。

东台长酡亭，在不忍池边。池中多植芙蕖，红花映日，风送香来，最宜于纳凉销夏，故亦曰"小西湖"。其地又称忍冈，俗呼上野，德川氏累世坟墓所在。往时有一大伽蓝，名宽永寺，结构壮丽，甲于扶桑。戊辰之役，惨罹兵燹，全宇荡然，仅存基址。忍冈左右多樱树，花时，游人词客

曳裾连襟以来者，不绝于道。

二十六日 小住横滨，天气渐热。往见驻扎横滨领事范君如椒，剧谈竟晷。翻译沈笛雲、文案刘静臣俱他出。范君名锡朋，大埔县廪生；沈，海门人；刘，直隶人。在横滨贸易者，如梁丽堂、陈玉池、谭沛霖、袁玉成诸人，皆投刺往会。午后，偕冯汉庭登伊势山散步。两旁多茶寮，司茗女子牵袂争邀。夜，饭于梁丽堂寓斋。

范锡朋

二十七日 雨，约作镰仓之行，不果。闻镰仓为日本名胜要区所，自源赖朝开霸府后，北条氏、足利氏皆居此，以镇抚关东。有铜佛像甚巨，树木苍翠，蓊然翳日。

午后，雨略止，偕朗卿登舍雪酒楼小饮。呼艺妓二人，小春、小今，并皆流丽婀娜。

薄暮，范领事招饮，有盛馔，并试日人仿西法所制之鱼酢、鹿脯。范君长于吏治，席间所谈，无非地方公事。俞荫甫谓丁雨生中丞拚命作官，吾于范君亦云。

拚命作官

二十八日（阳历五月十七日） 清晨，寺田士弧来，迎余往居东京，朗卿亦偕行。既至，安顿行李于筑地精养轩。

往谒何、张二星使。何公字子峨，名如璋；张公字鲁生，名斯桂。张公于沪上曾识一面，一别二十年矣。日月荏苒，殊不可恃。时张公方锐意为西学，欲刻海宁李壬叔天算诸书。其作《万国公法序》，指陈欧洲形势，了然如掌上螺纹，以春秋列国比欧洲，此论实由公创。是日并晤参赞黄公度太守、翻译杨星垣户曹。

何张星使

黄公度

晚，饮于西洋酒楼（日人名卖茶亭），日本文士来集者

六人：重野安绎、龟谷行、冈千仞、佐田白茅、小牧昌业、寺田士弧；其期而未至者，栗本锄云也。公使署中日本通事鉅鹿赫太郎亦预列，藉以传语。白茅出《明治诗文》二十九集见贻，凡一月一集，所采皆近时名家。白茅酷好风雅，搜罗广博，特创“大来文社”，四方贤俊之以文词著者，悉入之夹袋中，其功亦不可没也。 通事传语

公度名遵宪，嘉应州拔贡生，京兆举人。星垣名枢，粤东汉军籍，曾读书同文馆，肄习西学，考列前第。重野安绎字士德，号成斋，又号戒轩，官一等编修，从五位，学问渊邃，文章浩博，裒然为日本巨儒，长髯河口，貌亦魁伟。 杨星垣

二十九日（阳历五月十八日） 雨。晨，士弧偕其友须川準来访。须川，长崎县人，龟谷省轩之高足弟子也。冈鹿门馈酒一瓻，谓风雨之夕，聊作消遣计。

午后，张鲁生副使遣马车来迓，招小饮也，偕士弧同往。陈访仲、王漆园皆来，剧谈抵暮而归。鹿门偕河野通之来访，余已解衣睡矣。因重剪烛作笔谈。旅中得此，殊破寂寞。 夜起笔谈

三十日（阳历五月十九日） 晴。本多正讷来访，华族也。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凡分三等：曰华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本多一姓，乃旧幕功臣，曾为一国诸 本多正讷

侯。今其家分为数族，读书稽古者，亦自有人，而正讷特矫矫者。正讷出诗求改，并馈白紵一端，而以其师芳野世育所著《谭故书馀》见贻。芳野字叔果，号豹宇，曾为本多族藩士，而后为旧幕儒官，卒于去岁。

正讷问余为何官？以何事东游？王氏巨族在中土必多显宦？余不禁哑然失笑，因谓之曰："仆向尝从戎，得保举儒官，旋赐五品衔，以口舌遇祸，因谗被废。素性不乐仕进，以此反得逍遥世外，优游泉石，颐养性天，立说著书，以自表见。平生惧谒贵人，不好简牍，安贫乐道，处之怡然。南北大僚，以幕府徵者，皆不就。盖麋鹿野性，志在长林，而思丰草。身虽贫士，而倘来之物，土苴等视，挥手千金，无所吝色，坐是至今犹穷而在下也。吾家世代青箱，然无一登仕版者，此外则不得而知。"

自述身世

正讷约卜日作两国桥青柳楼之游。其地颇多名胜，距此二三里而遥，有妙龄之妓，反身贴地，口衔玉杯，如梁《羊侃传》所载，旖旎风流，得未曾有。余闻东京柳桥多佳丽，与新桥相埒。近人成岛柳北曾著《柳桥新志》，颇述其艳冶状。会当一游，以领略此异地烟花、殊乡风月耳。

柳楼之约

正讷言，其国中文献，前时虽有一二宿儒提唱风雅，今则多赴九京，仅流风遗韵而已。尝读余所著《瓮牖馀谈》、《遁窟谰言》，故闻余东来，甚欲一见。

张鲁生副使来访。午后士弧来，同访鹿门，适与同人讲《易》，未暇接见。遂至寺田"读杜草堂"观览古籍。途遇池田猪之助，能操英国方言。回寓，始知何子峨正使枉

副使来访

驾辱临。坐甫定，参赞黄公度来访。晚饭后，重野成斋、藤野海南、冈鹿门、河野荃汀、西尾叔谋皆来笔谈。偶询及八户宏光近况，则诸文士无知之者。盖其人多居横滨，不与诸文士交谈，迩来碌碌不得志。或有知其姓名者，则以余书中曾述之也，转咎余言为失实。噫嘻，一部十七史，大抵作如是观。

四月初一日（阳历五月二十日） 晴。沈梅史、杨星垣来访。梅史名文荧，姚江人，己未孝廉。张鲁生副使枉过。

亀谷省轩偕其友岛田氏来。岛田名重礼，字敬甫，号篁村；家中藏书万卷，下惟课徒，门生著籍者百馀人。距省轩居甚近，昕夕往来。亀谷出示《两贞妇传》，拟乞余作碑铭。阐扬冰蘖，以揭清操，此固士君子之责也。 岛田重礼

午后，往访秋月种树，元老院之议官也。室中幽静宽敞，陈设古玩多汉魏以上物。

薄暮，偕士弧赴白茅之约，所见殊非妙人。盖白茅拟妙选名姝，使作柳枝桃叶，而供捧砚役也。乃驱车至吉原，登万年楼，呼酒更酌；呼三歌妓侍觞侑酒，其一曰桃太郎，绰约可爱。宵阑烛烬，白茅、士弧皆醺然有醉意，士弧席上作二十八字云："娇喉唱出遏云歌，袅袅亭亭馀绪多，曲罢红潮浑上颊，千金秋水为谁波。" 吉原

按：吉原亦曰芳原，东京之平康里也。明历三年八月，始徙于此。大道两旁皆高楼，银烛光摇，冰絃响彻，歌舞之欢，连宵达旦。春间樱花开时，游人颇盛。七月放灯，八月陈舞，三千粉黛，无不各鬥婵娟，争妍竞丽。或以妓

馆之废兴，系江都之盛衰；盖都会繁华，自古然矣。

初二日（阳历五月二十一日） 晴。冈鹿门偕栗本锄雲来。锄雲名鲲，字化鹏，号匏庵，今以字行，为“报知社”新闻主笔。鹿门出其所著文稿见示。鹿门性豪爽高亢，以友朋、文字为性命，务欲传其名于千秋而不使徒死，以为百年事业所系。故一生精神，悉注于是。文多激昂慷慨，深沉刻挚。呜呼！名之传不传，何预乎吾身？而千载而下，读其文而其人显显在目，则足以不朽矣。鹿门盖即此意也。日国人才，聚于东京，所见多不凡之士，而鹿门尤其娇娇者。

“报知社”新闻主笔

鹿门本奥州仙台藩士，少遭国难，崎岖戎马间。戊辰王师东下，旧仙台奥羽诸藩连盟，鹿门独与参政三好清房等上书争论，反覆苦谏，幾不免；然犹慷慨自誓，且勖同志。夫死生系于反掌，在他人则缩头屏息之不暇，而鹿门明目张胆，侃侃不挠，盖有足多者。维新后徵入史馆，不久辞官，惟以文字为消遣。拔剑斫地，把酒问天，终由于眷怀家国；然则，鹿门文字之豪，非根于忠爱之心哉！

冈鹿门

鹿门曾著米志、法志，于泰西情形，了然若指诸掌。近又译英志，已得二卷，视慕维廉所撰言简而事增，诚不朽之盛事也。其言曰：“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敝邦与之土壤毗连，尤不可不悉其情伪；俄志之译，为不可缓。先生其有意哉？他日俄志若成，明著其利弊得失所在，则五大洲可收之掌握中，何等快事！”

俄为今日亚洲大患

时重野诸同人皆来笔谈，拟将余生平著述授诸手民。呜呼！苔岑之契，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此真意想所不到者也。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著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 今时之魏默深

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鹿门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 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初三日（阳历五月二十二日） 省轩、白茅来，约作墨川之游，乃东京名胜地也。先往"报知社"访锄云，并见社长藤田茂吉，驱车偕行。行四五里许，两岸白樱，一江墨水。道经三围祠，距数武为白鬚祠，庙宇崇焕，香火颇盛。对面则金龙山也，树木森茂，望之蓊然深秀。墨江上流有鸥渡，又称鸥津。其别墅曰"梅庄"，"梅儿坟"在焉，坟前则木母寺也。世传梅若以三月十五日死，遂葬于此；是日雨，则都俗谓之"泪雨"。又闻昔有游侠公子在原业平，来此倡咏和歌，脍炙人口；后来和者如云，驾原作而上者殊稀，盖已成《广陵散》矣。新梅园中植梅万株，槎枒林立，枝干横斜，花时不啻香雪海。园形如环，槿篱屏其内，泓水绕其外。其西则起亭榭、建楼台，以待游客。 墨川之游

同人先入茶亭，司茗女子小胜，绰约可怜。戏赠一绝云："窈窕佳人惯折腰，已看装束十分娇；只教司茗不司酒， 司茗女子

遣与王郎伴寂寥。”

藤田告余曰：“此茶亭，非酒楼也。”茶亭设于长命寺中，入门即有诗碑一座，乃枕山大沼厚、松塘鲈元邦、雪江关思敬、芦洲植村义四人作也。余即于啜茗一霎时和之。

其一：“游踪群指墨江头，一览同登最上楼；三月樱堤长新碧，半江桃水涌春流；欲传世有千秋笔，不系心如万里舟；今古虚名原一瞥，闲情我欲问浮鸥。”（和枕山大沼厚）

和大沼厚

其二：“堤树笼烟碧涨涟，茱阳曾此坠轻鞭；莺花已醒廿年梦，箫鼓空闲十里船；绝海飘零还跌宕，深闺孤负致缠绵（顷山妻有书来）；清游今日偕君辈，别后相思各一天。”（和松塘鲈元邦）

和鲈元邦

其三：“天教今日放新晴，胜地由来著上京；东国文章崇正学，南州瑶箭愧浮名；三春花月江干盛，一曲笙歌柳底轻；万事不如杯在手（用句），又从海外听莺声。”（和雪江关思敬）

和关思敬

其四：“四月晴和天气新，良朋共此醉江滨；杯盘笑进鹅儿酒，絃管初调燕子春（所招二妓特奏墨川《水头燕子花曲》）；自昔神山多旧迹（相传徐福坟尚在纪伊国熊野山），于今沧海静扬尘；筵前锦瑟知侬意，惆怅华年忆远人。”（和芦洲植村义）

和植村义

继偕同人登“千秋楼”小饮。全江在目，轩爽宜人。是处亦曰“植半楼”，以烹墨川蚬汁擅名。龟谷省轩于席上见赠七律一章，附录如左：“雄心欲着祖生鞭，游遍欧洲路

八千；慷慨谈兵辛弃疾，风流耽酒杜樊川；世无知己堪惆怅，天付斯才岂偶然；新史好藏东海外，芙蓉峰耸鬱霎烟。”

余既作四律，意犹未尽，仍和其韵，作长歌一篇：“天风送我东海头，共登千秋之高楼；振襟自有一世想，濯足更思万里流。滕王作赋吾宗事，片帆顷刻浮轻舟；世情变幻雲中狗，人事苍茫水上鸥。东瀛清水何漪涟，愁教快着祖生鞭；外人久思逞戈镝，与国方欲修楼船。与其临事叹拮据，绸缪未雨思绵绵；东南何遽输西北？我欲上问彼苍天。今朝欲雨又放晴，天意许我游东京；平生忠孝根恻怛，岂使龌龊留其名。功业未建著述在，蜉蝣撼树徒相轻；中宵起舞发壮志，听此喔喔非恶声。我来墨川游览新，佳人窈窕江之滨；繁絃渠善谱新曲，健笔我愧开阳春。即今上士尚草莽，岂独而我悲风尘？举杯慷慨不尽醉，我其于世为放人。”　千秋楼上作长歌

宴罢，龟谷、栗本别去，余偕白茅、茂吉携歌妓小胜乘舟从流而归。舟行墨川中，波平如镜，于时暮霭衔山，新月挂柳。小胜临流掬水，作旖旎态。白茅谓小胜独恋恋予不忍别，故随我归耳。噫！此何异范蠡一舸载西施也。返寓则士弧、鹿门已接踵而来，约后日为后乐园之游。小胜见诸人至，背壁含羞，旋亦别去。　歌妓小胜

按：墨川之水来自西北，一碧瀠洄，四时之景，无不相宜。宜雨宜晴，宜昼宜夜，宜雪宜月，宜于斜阳，宜于晓霭。总之，淡妆浓抹，俱有意致，而尤宜于夏夜纳凉：　墨川风景

画舰迎花，觞船载酒，灯火万家，虫声两岸，清飙徐至，披襟当之，以徘徊于苇渚蓼汀间，幾忘人世之有酷暑，不亦乐欤！

是日，何子峨星使枉过，以外出不值。

初四日(阳历五月二十三日)　黄公度，杨星垣来访。日人丸山钻持刺通谒。丸山字子坚，号龙川，仕海军省。以有客在坐，辞之未见。

吉田次郎邮诗见贻

吉田次郎邮诗见贻，以前日墨田川之游，有事不得从也。诗云："观遍欧西兴未休，飘然又作海东游；讽时诗句拟《诸将》(大集中有《拟杜〈诸将〉五篇》)，论势文章洞五洲；故国莺花应入梦，殊乡风雨岂无愁；献酬倡和新知足，好醉江头小酒楼。"

吉田字子全，号二酉，在"报知社"中司笔墨，风雅翩翩，未易才也。

白茅、茂吉来，约作柳桥之游，以若吉茶屋为设宴处，呼小胜来侑酒。顷之，招群花毕至待选。茂吉先归，白茅特操选政。顾纤秾长短，无一可以合度者。惟一十六龄女子曰若者，尚有媚态。晚呼小铁校书至，弹琵琶以消愁。

赠校小铁七古一篇

酒半，赠小铁七古一篇："铁中铮铮有小铁，此铁乃是肝肠结；洪炉炽炭胡不熔？要炼人间荡子魄。嫣然一笑天为春，吴儿木石亦关情；琵琶弹出销魂曲，三条絃上多秋声。天涯我久嗟沦落，差同白傅青衫哭；东游特地泛槎来，失意看花愁万斛。筵前忽与小铁逢，迷离烛下明妆红；知我狂吟发清兴，玉手为捧青芙蓉(砚名)。柳桥春色今已尽，小

铁容与徐娘并；铁天地亦坏多情，何况凡躯花作命？小铁闻言意转悲，珠喉抑塞歌声迟；转向当筵催进酒，劝我斗酒吟百诗。诗成小铁惘若失，四座无哗宵漏急；即倾江水作泪波，忧时不满此胸鬲。酒阑烛灺饮不豪，青衫那及红颜娇？驱车各自东西去，寸铁杀人空自骄。”

茂吉名晦，字义卿，号鸣鹤，年少而负大志。尝读洋书，能通泰西事情。平日尤留意于东西交际之事，议论所及，揽领提纲，灼然能见其大。白茅少习兵家言，工武技，耻以文人自居。戊辰变起，创议勤王，奔走国事，数陷危地，其不死者盖有天幸也。平生亲友，俱罹国难。会逢维新之际，论与政府相合，筮仕兵部，兼任外务省。后以变法辞官，去而为农。俄又鬱鬱不乐，以田屋与妻子为自养计，孑身流寓东京。昔时知己多在九原，胸中所怀无一可语者，深夜孤灯，形影相吊。不得已，俯亲铅椠，作操觚家，选诗文付剞劂，月得数十金，藉作餬口资；自买解语花外，则惟沽酒以消愁耳。以此反得悠然放浪于形骸间，虽与文士往来，非所乐也。惟自矢立于天地间，守正不阿，静以待尽。呜呼！白茅所言，盖有类于见道者也。 藤田茂吉 佐田白茅

初五日（阳历五月二十四日） 增田贡来访。增田即作《清史揽要》者，字岳阳。士弧偕其老友吉田易简见过。吉田字君敬，号素堂，又号香竹，自称“何陋居士”，今学者通称为“晚稼先生”。平生擅诗、书、画三绝，为人磊落奇伟，好酒而又好色，不自讳也。 清史研究者增田氏

是日，偕同人至重野成斋家。屋宇幽静，陈设精雅，

后乐园

不愧为名士风流也。继同登车至"后乐园"。园在炮兵厂内，今为陆军省所管理；以名贤遗迹，不敢毁也。当明季时，源光国让国于其兄之子，解簪绂，老于藩；开史馆于江户邸内，称"彰考馆"。馆旁设园池，即此地。木石苍古，池水滢洄，临水一椽，即当日修史亭也。常会集诸名士于此，流觞飞斝。时，明遗老朱之瑜以避难航海来此，源光国方为水户藩侯，特以师礼事之。园之肩建，朱君实为之经营，引水成池，广袤无际，仿佛"小西湖"。池畔为山，盘旋而上，有"得仁堂"，以祀孤竹二子伯夷、叔齐者也。源光国让国后，多居西山，亦以自号，盖有慕于孤竹之高风欤！其地亦号砾川。

朱之瑜

考朱之瑜字鲁屿，日人著曰"舜水先生"，浙江馀姚县贡生。明亡，走交趾，数来日本，遂家焉，年八十馀卒。源氏题其墓曰："明徵士"，从其志也。舜水为程朱之学，一时靡然风从，弟子多著名者。郑芝龙客台湾，尝寄书舜水，欲乞师图复明。鲁监国之臣曰王翊，在馀姚大岚山败亡者，亦其友也。《馀姚志》无传，应补之。

明室遗民流亡日本

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在水户，则朱舜水也；在尾张，则陈元赟也；在纪伊，则戴曼公也。曼公后入黄檗山为僧，曰独立。时有张斐者，亦来此以终，皆胜国遗臣也。朱舜水始劝侯建学宫〔案：原本作"学官"，据黄公度《日本杂事诗》注改正〕，规模一如中土，诸藩并起而效之。是舜水实开日本文教之先声，宜水户藩侯终身执弟子礼，敬之弗衰也。

源光国作《日本》史，意在尊王；顾身属幕府懿亲，未敢显言。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蒲生秀实者起，始著论欲废藩服，尊王攘夷，一倡百和。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光国裔孙曰齐昭，实以藩臣始唱尊攘。然则今日维新之治，实黄门一家之勋也（朱舜水及作史始末，多采黄公度太守《日本杂事诗》注）。 源光国

园中多数百年古木，园额尚是舜水所书。有《瘗鹤记》一碑，字多狂草，亦《瘗鹤铭》之流亚也。余即席赋呈一律云："名园雅集得追陪，今日同倾河朔杯；四境环山皆树木，一椽近水占楼台；清风百世臣心苦，史笔千秋生面开；喜见东南宾主美，鲰生何幸泛槎来。" 后乐园诗

公度即席作七古一篇，余援笔立和，二诗并录于左。

公度诗云："孤峥萧瑟不可言，周遭水木围亭轩；初夏既有新秋意，褰裳来游后乐园。主人者谁源黄门，敝屣冠冕如邱樊；夷齐西山不可得，欲以此地为桃源；左携舜水右澹泊，想见时时倾空樽。呜呼源平霸者起，太阿倒持归将军；黄门懿亲敢自异？聊借薇蕨怀天恩。一编帝纪光日月，开馆彰考非为文；高山九郎好痛哭，相继呼天叩帝阍，布衣文士二三子，其力遂使天王尊。即今宾主纷裙屐，一堂笑语颜温温；岂知当时图后乐，酒觞未举有泪痕。丰碑屹然颓祠古，夕阳丛鸦噪黄昏；欲起朱子使执笔，重纪米帛贻子孙（明治二年诏赐源光国子孙米帛若干）。" 黄公度诗

余诗云："鲰生东游拙语言，叔度饋举何轩轩；幸陪游屐来此间，惟名士乃传名园。园为源公之所创，生薄冕绂 步韵一首

潜邱樊；野史亭开勤荟萃，有异遗山于金源。惟公好事古无匹，时招俊彦开罍樽；公学所造冠诸子，自足拔戟成一军。舜水先生寄萬躅，眷念家国怀君恩；我来访古心慷慨，谁欤后起扶斯文？平泉绿野此仿佛，径留苔藓侵阶阍。泰西通市法一变，坐令西学群推尊；乾纲独秉太阿利，岂复跋扈如桓温。园中题字出遗老，摩挲犹有前朝痕；阴森古木坐浓绿，时未向晚日已昏；饮罢驱车偕子去，霸才谁是江东孙？”

龟谷省轩诗

省轩在席有诗，亦录于此：“义公十八慕夷齐，义薄青雲气吐霓；开馆旁徵俊奇士，欲编图史绣枣梨。此园即是公所创，萦回山绕路欲迷；溪流潺潺石巉巉，绿阴如雲幽鸟啼。忆昔义公修史日，时会群彦奉酒卮；物换星移幾百岁，风光满眼有馀凄。当年诸贤不可起，幸有远宾来探奇，有笔如椽才如海，须向苔壁劖鸿辞。君不见后乐园三大字，有明义士舜水之所题。”

向山黄村诗

增田岳阳诗

向山黄村、增田岳阳赋呈律诗，一并录焉。向山诗云：“幸将文字此相陪，不用红裙侑酒杯；山水陶情胜丝竹，风烟满目剩池台；樱桃扫地三春尽，阑楯摩空四望开；遥隔翠微知有寺，磬声徐出白雲来。”增田诗云：“夷齐庙畔树萧森，追想西山后乐心；烟际游鱼跳碧沼，风前小鸟唤幽林；堂开绿野宾朋盛，园比平泉草木深；今日欣看名士集，砾川胜景可追寻。”

午后，偕何子峨正使、张鲁生副使、黄公度参赞、沈梅史刺史宴于秋月种树别墅。其地在墨江西岸，临流数椽，

结构幽敞，惜无高楼可以眺远。

瓮江川田〔案：疑为川田瓮江之误〕即席有诗见贻（川田名刚，字瓮江，官一等编修）：“漫游乘兴上轮船，来泊扶桑日出边；著述等身人未老，风尘遁迹晋将仙；岂求灵药入三岛？欲访逸书存百篇；莫怪相逢倾盖久，令名夙自艺林传。” 与川田氏唱和

余亦依韵奉答：“飞渡东来万里船，相逢偏在墨江边；文章早已崇今代（《明治诗文集》多收君作），笙鹤曾闻驻古仙（日本向多王姓，云是子晋后裔，后赐姓山田氏）；垂老风尘惭著述，好游山水入诗篇；神交何限沧波远，好把君名众口传。”

公度、梅史皆有和韵投赠之作。公度诗云：“神山风不引回船，且喜浮槎到日边；如此文章宜过海，其中绰约信多仙；司勋最健言兵事，宗悫先闻筹海篇（君著有《普法战纪》等书甚富）；团扇家家诗万首，风流多被画图传。 黄公度诗

梅史诗云：“东泛沧波太乙船，直追槎木斗牛边；谁知勾漏山中叟，来访卢敖海上仙；蛮触新书成战纪，源平遗事入诗篇；鸡林贾客争相问，不让香山万古传。” 沈梅史诗

同席有细川润次郎者，人极谦谨，约以他日相访。酒半，有盲史弹词，声调凄婉可听。爰作二绝调主人，云：“盲翁负鼓唱斜阳，恼乱苏州侠士肠；那有千秋在胸臆？演来花月尽荒唐。”“管领莺花十万人，却教盲史演遗闻；座中岂有樊川在？怕发狂言乞紫云。”继乃出二家姬侑觞。夜归遇雨，已更鼓动矣。 盲史弹词

初六日(阳历五月二十五日) 本多正讷来访。林栎窗以异书数种来。午后往公署,以答何、张二星使屡次枉驾也。继偕张鲁生副使、漆园、琴仙昆仲至增田岳阳家小饮。小有亭轩,结构尚雅,四壁所悬,多朝鲜人字画。

朝鲜字画

增田有诗呈鲁生副使,余依韵答之:“东去欣瞻海外轺,几番治具辱相邀;廿年酒国虚清兴,百战诗坛夺锦标(余不见鲁生副使已廿年,近闻其止酒,而诗兴尚豪);作史雄才谁可敌,忧时壮志莫轻消;一家文字都娴令,不独羹汤手善调(岳阳撰《清史揽要》,一家姬妾,识字工诗)。”

依韵答增田

鲁生副使亦有和诗:“扶桑影里驻星轺,鸡黍蒙君故故邀;笑酌醇醪勤把盏,醉披清史看题标(席间出示《清史揽要》);挥毫张旭雲烟落(席上有作字者),拔剑王郎(出示宝剑,紫诠王君拔观之)傀儡消;聊借一诗抒谢悃,自惭音韵未能调。”

张鲁生诗

岳阳即席赋赠一律:“叩辕献策靖边氛,未见酬庸报夙勋;组练三千吴市甲,背嵬五百岳家军(君曾献策当道,延西人教练,募壮勇专习洋枪为一队,号常胜军,收复江浙实赖此);避人常下南荒泪,遁迹空瞻北阙雲;自古奇材终有用,伟人江表定推君。”

增田赠诗

是日,岛田重礼以《东京新繁昌志》见贻。

扶桑游记中

初七日（阳历五月二十六日）　雨，闭户不出。省轩来辞行，云作半月之别。盖其居在浪华（省轩产对马州，其岛正与朝鲜相对），老母在堂，昨以电音召之，故暂言归，将图版舆迎养计也。以糕饵一簏为赠。

白茅、樱泉、士弧皆来，为余谋迁寓，谓已与栗本锄云言之矣。锄雲老而不仕，隐逸林泉。少时力学，患咯血，乃纵览歧黄书自治，经年乃瘳，尤喜读《本草》，多识鸟兽草木。久之，思治经史，游安积艮斋之门，学业日进，声誉翕然。初仕幕府，每欲自奋于功名。时值泰西通市，轮船中皆有医士；君欲明西术，坚请行，坐是获罪被废。家居半岁，事渐解，爰创建医院于箱馆。数年间，天下益多 栗本锄云

事。幕府因君前言，渐思响用之，擢君官，君亦感激图报。佛人之驻居箱馆者，钦君德望，皆就君学日本语。俄而幕府颠覆，佛人或劝君效申包胥故事。君曰："天下事一误岂容再误？"遂居城外，读书自娱。所著有：《铅笔纪闻》、《晓窗追录》，皆避难佛人旅廨中所撰述也。维新既建，日报盛行。时始创"报知社"，聘君司编辑事，然非君初志也。后福地源一郎、成岛柳北各建一社，与君鼎足而三。前日余初见锄云时，卒然问余曰："为官人耶，为逸士耶？"愕然幾不能答。

为官人耶
为逸士耶

余赠以七古一篇，附录于此："先生可比贾长头，头童齿豁与古游；说经讲学众无匹，风雲笔底千言遒；东京文社君所创，赏罚衮钺严春秋。浮海东来见君面，奇缘天赐能小留；苔芩异地结深契，慷慨意气尤相投。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撄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掉首东游得识君，此兴不孤同登楼。"

与增田贡书云：

与增田贡（岳阳）书

昨荷宠招，得饮数馔，至今齿颊犹香，感谢靡既。阁下抱非常之才，而不以供非常之用，文人失职，烈士暮年，其为抑塞，初何可言。不佞于此，未尝不叹造物者不能弥此缺憾也。然而阁下安居泉石，颐养性天，野史亭开，身操笔削，书城坐拥，酒国称豪，此乐虽南面王不易也。况复梁氏孟光，惟耽道德，郑家小婢，亦解诗书，一家婀令，其喜可知，此则又令不佞深羡之而不能自已。阁下与弟，沧波相隔，而心契

潜通，临风竦企，未面已亲，殆江郎之所谓神交者非耶！文章有神交有道，弟与阁下斯近之矣。有暇幸过我，借作清游，何如？

初八日（阳历五月二十七日） 雨。何子峨星使招饮，以马车来迓。同席范如椒、沈梅史、王漆园、张棻君。如椒从横滨来，大抵有公事禀白。饮罢，略与公度清谈。天雨未晴，归寓即眠。 星使招饮

初九日（阳历五月二十八日） 凌晨，忽有叩门求见者，则一不识之童子桂米太郎也。操笔纵谈，久之不去，几令人无盥栉暇。 少年求见笔谈久之

佐田白茅来访，同往若吉茶室。遣人招小铁至，煮酒共酌，藉消旅愁。薄暮乃归。

初十日（阳历五月二十九日） 雨。午后往访白茅，已备杯槃，洗觞劝酌。特令小妻味奇出见，容貌绰约可人。酒半，出纸索书。书罢尚有馀墨，戏赠三绝句云："佐郎奇杰小妻美，并爱才人出性中；劝我挥毫倾一石，墨痕中有酒痕浓。""味奇流媚在秋波，纵费千金亦不多；妒杀佐郎消受惯，花前月下尽吟哦。""醉来颊上放桃花，要放桃花色更佳；增一分红添百媚，佐郎从此不思家。"

偕白茅冒雨往报知社访锄雲。锄雲本约往掘切村观菖蒲花，因雨未果。

小西义敬，报知社主也，是日特开盛宴，招集同人于大桥"万千楼"。预其列者，凡十有一人：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川田刚、栗本锄雲、冈千仞、佐田白茅、寺田宏、 小西义敬招宴

藤田茂吉、吉田次郎。坐甫定，雨滂沱如注。援笔作一绝呈小西。时座客命招歌妓，因令唤小铁。即席赋二绝，呈座上诸同人云："莫怪王郎太有情，相逢只是说流莺。乐天老去樊川谪，尚得天涯薄倖名。""东国名儒谈道学，南州狂士说莺花。不知至理原无异，儿女痴情总不差。"

相逢只是说流莺

坐久，小铁不来；复作七绝催之云："小铁不来雨未歇，良时孤负此心急；一刻相思一寸金，泪珠暗向心头滴。"

须臾，歌妓八人至，小铁亦在其中。柳婵花娇，粉白黛绿，几令人目为之眩。诸妓中以可依绿为冠，虽雏鬟未燥，而容华玉映，艳倾一时。其颀身玉立、媚眼流波者，则阿滨也。珠喉乍啭，响遏行云者，则阿清也。有谷哈那者，年仅十五龄，如流莺之出谷，作飞燕之依人，献媚争妍，并皆佳妙，固属柳桥一时之秀。锄云以余尚未得妙人为歉事，余作一绝答之云："老去名花已懒看，况逢四月殢轻寒；异乡最要适眠食，喜服良宵独睡丸。"

柳桥诸妓

席上赠中村正直："修文馆里曾相见，知是骚坛擅盛名，自愧东游真草草，未携行卷谒先生。"

赠中村正直

中村字敬宇，世仕幕府，至君独以儒学显，文章倜傥称一时，幕府擢君官。后通洋学，其业大进。维新既建，辞职家居，政府特起之，摄理师范学校。君温厚笃挚，教诱后进，蔼然可亲。兼明中西学术，意欲译编西国史以行于世云。

赠川田刚："万里相睽两度逢，杯槃小集得从容，读君诗句知君学，可比云间陆士龙？"

赠川田刚

前日长酡亭之集，鹫津宣光云："与贵国文人把臂于一堂之上，献酬交错，自隋唐以来，以近岁为始。前既获交何、张二星使，而今又得接眉宇，尊酒论文，此遭遇两国圣明时之幸也。"今中村敬宇亦云："贵国文人学士游敝邦者，百馀年间，时时有之。如先生者，可谓后来者驾而居上。"余谓："前世不可知。若明朱舜水、张斐文、沈克异、戴曼公等，节义文章，照耀后人。仆盖已叹来游之殊晚，而深欣吾道之不孤。顾仆之始愿，则在访东国诸文人而就正之也。特诸同人拟留予在其国中两阅月，缮立条约，有拘束不如人意者。余闻之，始浩然有去志。"冈鹿门谓仆曰："先生且尽千日之醉。敝邦自唐以下，如晁衡、吉备，大臣屡游中华，而中华无一名士东游者。今先生以中华名士游，夫岂偶然，愿留住以尽赏析之欢。" 先生可谓后来居上 有拘束不如人意者

呜呼！鹿门抑何重视仆也？仆自知所学不足为东国诸名士师，聆鹿门之言，不觉通身汗下。人固有自知之明，仆何敢以此自大哉！ 抑何重视仆耶？

维时絃韵既调，歌舞并作，柳底莺声，花前燕影，百啭千回，并极其妙。成斋忽援笔作十六字云："儿女孽缘，天涯地角；当筵当歌，以歌当哭"，言下若有大彻大悟者。余谓之曰："鄙人生平亦歌哭无常者耳！喜绵驹之能歌，效唐衢之善哭。生平每于乐处生哀，静处生悲，欢境难留，愁音易好，亦不自解其何故也。先生曾见《淞北逸民歌》乎？请为吟之： 当筵当歌以歌当哭

"淞水之北有逸民，但愿常醉弗愿醒(用句)。一朝酒尽 淞北逸民歌

意不乐，天荆地棘逃南服。逸民醉来哭当歌，平生所遇（？）勃多。逸民醒后歌当哭，胸中一斗血漉漉。”

是夕席散已更阑，士弧送余归寓。一路雨声甚恶，不啻卧篷背下，顿有江湖飘泊思矣。

松方正义

十一日（阳历五月三十日） 清晨犹作微雨。鸣鹤、士弧来，同访松方正义（官大藏大辅），以鉅鹿赫太郎为通话。松方于今岁正月自法国博览会回，道经香港，曾偕游粤垣，同宴于伍子升家。

广东厨人

书籍二箱从香港寄至。厨人何结亦从横滨来。何结，粤之南海西樵山人。

十二日（阳历六月一日） 同人为余谋迁寓，凌晨至者：重野成斋、栗本匏庵、佐田白茅、小牧樱泉、西尾鹿峰、冈鹿门、寺田士弧。笔谈往复，幾有惨澹经营之状。在寓斋中得见长冈护美、岛津忠亮，皆华族也。长冈曾至英国，颇解西语。

迁居报知社

饮后乃迁至“报知社”（在日本桥药研堀町）。小楼一椽，幾同蚊睫，是固焦冥之所巢也。同人请命名，即题曰“焦巢”。

分韵赋诗得“赋”字

梅史邀余小饮，集于楠亭。同人自黄君公度、梁君诗五外，则有秋月古香、石川鸿斋。席间以“兰成作小园赋”六字分韵赋诗，余拈得“赋”字：

“林鸠朝呼泥滑路，蛎滩又是风光暮；一雨三日天不晴，楠亭浓绿昏于雾。休文招我吟诗来，敢谓登高能作赋？跃冶洪炉非即金，持鼓雷门犹是布。谁为汪汪千顷波？文坛

飞将黄叔度。迩来东国多才人，击钵催诗成七步；秋月石川尤其豪，时門清新出佳句；沈侯健者梁侯静，馀子纷纷何足数？王郎掉臂作东游，潦倒青衫嗟不遇，胸中热血吹不凉，肝胆还向酒边露；东来日日看花醉，身入花丛屡回顾；欲效司勋乞紫雲，不信乐天放樊素。小万风流小园侠，坐拥尤物羡且妒；鳅隅昔已笑参军，鸳鸯今又嗔都护。平生奇气鬱勃多，休怪当筵来倾吐；弗待千岁桃花开，且教两月蓬山住。”

胸中热血吹不凉，肝胆还向酒边露

石川即席有诗见赠：“烨烨德星环海东，靡然小草偃高风；公超到处门为市，孙绰从来赋最工；步咏花阴倾玉榼，坐吟月下抚焦桐；只看凤鸟翔千仞，难缚中原结网中。”“宏名轰耳恰如雷，何幸今朝共举杯；台岳雲深仙客杳，江城日丽碧桃开；衣冠风谢三公贵，草莽还占八斗才；更羡胸中富文史，飘然驾鹤下蓬莱。”

石川鸿斋赠诗

余亦依韵和之：“特地乘槎我欲东，片帆天赐与长风；杜陵老去才无用，庾信平生赋最工；岂有鸾凰攖世网？尚迟虁旷出丝桐；蛮争触鬥须臾事，不满王郎一笑中。”“过海闻名瘨若雷，相逢亭畔且倾杯；文章自有千秋在，风会何期万古开；潦倒尚深忧世志，艰难须仗出群才；当筵今日舒怀抱，如我何辞尚草莱。”

依韵和之

楠亭主人小园，苦爱文墨，举止如姚江老名士。亭中扁额，皆乞梅史所题也。

小园

十三日（阳历六月二日） 雨。白茅来访，同至小西义敬家。庐舍幽洁，花木萧疏。命其子一郎、二郎出见。

一郎六七岁，美秀而文，玉雪可念。次郎则仅四阅月，绣褓锦绷，一女婢捧之以出。其婢亦殊绰约可人。

鹿儿岛战图

小西氏出示鹿儿岛战图，皆绘征讨西乡隆盛事。观西乡排阵结垒，深知兵法，指麾众军，前后数战，幾于荡决无前；而卒不能久抗王师者，顺逆之势殊也。呜呼！天下之枭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

坐谈久之，出酒肴饷客。饭罢雨止，同作吉原之游。先至东屋茶寮，楼扁曰“留佩处”，颇宽敞。试浴温泉，极形畅适。爰招艺妓七人：小千代、阿玉、阿滨、可依绿、[illegible]

绮筵既撤，乃至“角海楼”小饮。小紫出见，珠圆玉润，月朗花妍，固足以冠绝群芳也；继又至“大黑楼”。驱车而返，时已更阑。

余有《芳原新咏》十二首，附录于下：

东京为日本新都，壮丽甲他处，尤为繁华渊薮。每当重楼向夕，灯火星繁，笙歌雷沸，二分璧月，十里珠帘，遨游其间者，车如流水，马若游龙，辚辚之声，彻夜不绝，真可谓销金之窟也。烟花之盛，风月之美，以及色艺之精巧，衣服之丽都，柳桥、新桥皆所不逮。余偶从诸名士买醉红楼，看花曲里，览异乡之风景，瞻胜地之娟妍，觉海上三神山即在此间。爰即是日所见，为七绝十二章，聊付小红，藉浮大白。敢作柳枝之新唱，或可补花月之旧闻云尔。 芳原新咏十二首

殿春花放我东来，入梦繁华倦眼开；不数扬州花月盛，本来此处是蓬莱。

到底风流是上京，十分装束动人情；我来惜已春光老，绿树阴中听晚莺。

大道朱楼十里连，美人像并列楣边；燃犀何用烦温峤，请自从头辨丑妍。（芳原一带皆妓居，红楼夹道，广厦峥嵘。以西法照妓像悬屋外，俾游客辨其妍媸，而后缔好焉。）

第一楼中第一人，春花作貌玉精神；紫雲幾效樊川乞，惭愧东来眼界新。（角海楼名妓曰小紫，素肌夺雪，玉貌花妍，媚眼流波，秀眉浮黛，诚不愧为此中 第一楼中第一人

翘楚。)

歌舞筵开选艺场，不教云里梦襄王；宓妃曾赠陈思枕，故在人前太曲防。(日本青楼中人，分色妓、艺妓二等。色妓但荐寝而已，艺妓妙擅歌舞，侍酒侑觞，然只为当筵之奏，而不能为房中之乐也。)

阿玉雏鬟最擅名，腰肢轻亚艺尤精；弓身贴地衔杯起，羊侃家中尚数卿。(艺妓玉姬，绮龄玉貌，于工歌舞之外，能反身至地，以口衔杯而起，洵艺妓中之巨擘也。其他如阿镰、小千代、小留，虽以艺称而仍以色胜，皆平康里之娇娇者。)

反身至地
以口衔杯

唇脂狼藉复涂金，云鬓花枝不上簪；最是舞裙斜露处，双趺如雪似观音。(粉盏脂盒时藏身畔，而屡以小镜照容，藉加涂饰，此与岭南、沪北仿佛相似。惟胭脂之外，复以金点唇，则不同。〇多赤足不袜，六寸肤圆，雪光致致。)

当筵音调听咿哑，推手琵来抑手琶；乐器看来浑不似，不烦玉指仗红牙。(艺技多携三絃琴，其有十三絃者，不恒见也。悉以牙片掇絃成声，不烦十指。)

帮间亦惯习筝絃，五十楼中领袖偏；新旧娇娃都识遍，烟花队里小神仙。(男子习曲艺者，称"帮间"。)

烟花队里
小神仙

舞盘舞伞疾如飞，熟胜宜僚技亦稀；最喜雄声出雌口，流莺百转听来非。(富本半平善于股技，以双足承物盘旋，胜如宜僚之弄丸。玉姬能转喉作男子声，甚雄伟，意态神情，亦复酷肖。)

向来东北限鸿沟，此日飞軿任尔游；十万名花齐待汝，人生何再觅封侯。（昔芳原东北地设门为限，止游客可入，今已辟为通衢。一至夜间，色妓皆靓妆炫服，列坐门前屋中，令游客见而悦意者，即留宿焉。）

如此繁华洵足夸，教工歌舞属谁家；黄金收得高于屋，买尽东京十万花。 买尽东京十万花

十四日（阳历六月三日） 雨。友人有书来，约往择美，乃冒雨偕行。先至歌妓桃予所，略作小憩。桃予丰神澹远，举止娉婷，能下棋弹琴，藉作消遣，居室亦颇幽雅。言有阿药者，容仪中人，差可人意。前曾为潘姓所赁，故能略解华言，一月所索止七金，价亦殊廉。须臾，阿药至，果如所言，遂纳之。黄昏时，阿药乘车来寓楼。 赁妓一月价止七金

是夕，风雨殊恶。西尾鹿峰来访，笔谈良久而后去。

十五日（阳历六月四日） 早起。锄云来访，问："室有妙人，可就见否？"余答之云："室有鹣鹣，雌雄一对；〔案：原本作"邀梅史访仲漆琴仙昆仲"，据小方壶斋本改〕凤凰飞来，亦可入队。"

午后，邀梅史、访仲、漆园、琴仙昆仲小集于神明町长门酒楼。期而不来者，黄公度也；不速而至者，石川鸿斋也。酒半，各有诗，半皆诙谐调笑之作。梅史作七古一篇，因亦依韵答之。趐翥大鸟，聊作游戏之谈而已："绥山桃花开满峰，飞来雨露中天浓，忽逢西池王母笑，桃花变作青芙蓉。芙蓉绰约秋风里，高卧秋江呼不起，甘于水畔吐芬芳，羞在花丛鬥红紫。瘦腰专恋沈休文，浓消艳褪轻 依韵答梅史

桃李，蓬莱已到尚思家，采药不归有王子。”

酒半，有疯僧闯席乞书者，急驱之去。是日呼四艺妓来，清癯绰约、善解人意者，则桃予也；丰腴秀硕而作飞燕依人者，则美吉、若吉也；年齿尚稚而意态流逸者，则信吉也。歌舞并陈，管弦迭奏，备极其乐。石川鸿斋论东方美人各地不同，三都妇女：东京者躯短而腰纤；大坂多丰硕修整；西京则玉立颀身，曲眉丰颊，大抵由水土使然也。

三都妇女

十六日（阳历六月五日） 晴。佐川柽所来访，以日本刀相赠。柽所名晃，海军省医员。以梅史一书为介绍，前来修士相见礼。

是日阿药去而不返。午后，友人来言阿药事，以寓楼褊狭不能容媵为辞。顷之，冈鹿门、西尾鹿峰、栗本锄雲、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皆来笔谈。既暮，重野成斋来，以寓室太隘，请余下榻其家。厚意高情，殊可感也。

阿药去而不返

十七日（阳历六月六日） 晴。加藤九郎来见。九郎号秋爽，为“日就社”员，兼为“报知社”客员。闻余东游至此，特介小西氏求识一面。又有关根痴堂，名美意，字延年，藤田鸣鹤之友也，亦介而求见。皆纵笔倾谈而后去。

午后，迁寓至重野家。同往者，鹿门、士孤、鸣鹤。斋舍清幽，花木妍绮。斋后为赁姬所居。其旁为卧室。与卧室毗连，小楼一椽为书库，藏书数千卷，惜无窗牖疏通风气。斋右二小室，亦庋书所也。非同魏野之移家，有异王尼之露处，而又得金屋以贮阿娇，亦云幸矣。

迁寓重野成斋家

摒挡既定，乃偕鹿门、望南、鸣鹤、白泽（白泽亦“报知社”员，名友次，字晴皋，是日特来助迁寓）往各处游历。道经苔香园，见树木蓊蔚，苍翠如幄。园之中，聚石为台，如浮屠状，上燃明灯，光烛遐迩。过此，则“招魂社”矣。乃东国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社坛于东、西两京，称曰“招魂社”。岁设祭者三：一为伏见开战日；二为上野（上野在东京，积土成阜，地势高耸，屯兵据险，可以制敌，今废为公园）接战日；三为会津城陷日；后加鹿儿岛勘定日为四。盖鹿儿岛之叛，西乡隆盛实为倡首，势甚披猖。日廷兴师伐之，血战八月。死于是役者，前后万馀人，亦并祀于此。每逢设祭之日，角觝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　招魂社　鹿儿岛之役

其地芳草芊绵，绿阴披拂。祠中有屹然矗立者，则记事碑也。鹿儿岛人好勇善战，向来宣力于国家；乃一旦谋叛，身膺显戮，前日殊勋，付之流水，此无他，不明顺逆也。以西乡赫赫之功而不终，可胜叹哉！

驱车再行，抵增上寺，即德川氏历代陵庙所在。庙中僧房不下百椽，今皆荒废。内有一寺，吾国公使初至时，尝赁为行辕。寺僧掌一切祭式，稔于日邦旧典。其间庙宇林立，有秀忠二世庙，有秀忠夫人浅井氏庙。有东照庙，乃以祀家康者。家康葬于野州日光山，金碧庄严，壮丽倾一国，此不足数也。此外有芝公园。再进有大禅刹，已毁于火，惟山门岿然仅存，曰增上寺，与上野公园宽永寺，皆德川　德川陵庙盛极而衰

氏香火处。幕府盛时，藩侯凡三百所，每寺置一寺长，以掌祀事。僭窃暴侈，无所不至，幾于上拟乘舆，而今皆废矣。盛极则衰，可胜慨哉！

游览诸庙既竟，从树林中行，古木参天，浓照鬒髮。驱车径至滨乃家，乃新桥酒楼之一，阿滨所设者也，鸣鹤招余小宴于此。同席鹿门、望南，其后至者，樱洲山人也。更招游客花山来，作诙谐语。余赠樱洲山人云："家声宦绩著东京，经济文章夙擅名；红粉两行劳伫待（君最后至），看予援笔赋花卿。"席上赠花山云："得闲便是小神仙，况结红楼花月缘；絃管声中推领袖，算来东国李龟年。"

席上赠人

樱州山人姓中井，名弘。胸襟磊落，识见卓越。性耽书，好漫游，足迹殆遍天下。曾三游泰西，一至土耳机、波斯、天竺诸国，著《漫游纪程》行于世，今为工部书记官。

中井弘

是夕所招歌妓四人：一曰玉八，清癯娴雅；一曰清吉，潇远秀丽；一曰小三，跌宕风流；一曰小兼，丰腴温润。酒半，与妓拇战。闻拇战以数，但行与京、摄之间，而东京则弗尚也，惟与朋好辈偶一为之。

滨乃家小有亭榭，树木深蔚，泉石苍古，亭中扁额题菊诗，尚是西乡隆盛笔迹。余前日既览鹿儿岛战功图，今日又同鹿门诸君子历览"招魂社"，闻诸君说殉难义士遗事，曷禁慨然有感，爰于席上作长歌纪之，殊有铁如意击碎唾壶之概。

作长歌咏西乡隆盛事

日东节义汉代匹，抱义怀忠多激烈，平生知国不知家，身可亡兮家可灭。西乡本是人中豪，提戈欲靖

边尘嚣，请缨有志急一试，赫然金石铭功高。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坐令一死鸿毛轻，昭代宏勋等流水。吾在中土已叹吁，去来东国观战图：两军生死拚一命，战场血肉红模糊。呜呼此战分顺逆，顺者终兴逆者绝，当时义士争捐躯，不重黄金殒白镝。今经此地尚悲凉，郁然树木何深苍，战铁可销骨不朽，化为碧血千年藏。驱车径过到滨氏（酒亭当垆妇为阿滨），迎门已见香軿止，美人窈窕多容光，歌声欲遏流雲驶。小亭池石颇清幽，嫣然花木临清流，主人昂首指扁额，西乡笔迹今犹留。题菊诗工句清挺，武功文学一时并；叹有此才弗善用，不为鸾凰为鹰隼。听歌我尚有馀悲，主人劝我且吟诗。诗成一曲歌未终，美人烈士吾心同。 听歌我尚有馀悲

十八日（阳历六月七日） 晴。天气渐热。增田岳阳偕奥井贲枉过。奥井字庄一，号寒泉，南海道淡路国人，工诗文，好读书而有远识。亭午，栗木锄雲、寺田望南来访。

午后，偕重野成斋至"清华吟馆"，乃米华堂主人所新构。小筑三椽，踞于崇冈之上，四围树木环绕，蔚然苍碧。主人近藤市五郎，业骨董，以家在麴街，故自称"米华"。是日为文社期，故偕余往。馆中虽亦席地坐，而别设六几，可安置笔砚。余谓："席地而坐，古礼也；惟必有几，乃与周制合。今东国多不设矮几，岂学古未全欤？"成斋谓："我国中古燕坐置几，藉以凭隐，俗称'胁挪'，今亦有用之者。 近藤市五郎

总之，冬宜席地，夏宜凭几。"馆中有一扁曰："客来茶当酒"，跋谓："主人不解饮，故不为客设酒，自诫并以诫客。"余戏谓米华堂主人："新辟幽居，来结文社，明窗净几，笔精砚良，人生乐事，无逾于此；主人之风雅好事，亦可想见。惟因有卢仝、陆羽之癖，而不逃麦蘖禅，欲使社客尽作七碗之饮，则诫过矣。余近以病齿不饮，然固米汁佛弟子也。"相与一笑。

近藤瓶城著《日本外史前纪》成，索同社诸人序之，而以成斋所作为擅场。藤野海南亦示著《苏子瞻文集论》，余为之跋其后，并作《清华吟馆小集》诗，兼赠米华主人："米华主人静者流，风雅好事谁其俦？三椽小筑当崇冈，环冈树木郁青苍。月举文社兴诗文，扶轮大雅殊超群。裙屐至后壶觞开，翩翩群彦登瀛台。我来幸与盛会逢，天涯结契苔岑同。岂真入社要攒眉，深恐击钵难成诗。诸君才调皆不凡，偶然下笔见一斑。我文未敢占人先，聊将馀墨吟诗篇。"

清华吟馆小集诗

是日，余作四题，其文另登别纸。

十九日（阳历六月八日） 西尾鹿峰以文来就正。其文纡徐以取妍，条畅以达意，一唱三叹，颇所馀音。余因问："昨夕成斋让予乘车，而步行以归，何故？"鹿峰曰："步行以运气血耳。"余曰："此亦养生之法。"

西尾鹿峰以文就正

席间论中西诸法，余曰："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道也者，人道也，不外乎人情者也；苟外乎人情，断不能行之久远。故佛教、道教、天方教，天主教，有

盛必有衰；而儒教之所谓人道者，当与天地同尽。天不变，道亦不变。”鹿峰曰：“‘道不外乎人情’一语，千古笃论。天有四时，寒暑往来，而人则冬裘夏葛以应之。乃俗儒迂阔，所言动与人情相背，此道所以不明也。惟应时变通，循环不穷，则与天地为一，而人与道自能常存而不敝，彼外教何足惧哉！”余又问：“今日礼拜，是赋闲之日，此惟渐渍西法之一端。西人七日一安息，要非羲经七日来复之义。西国行此已数千年（商时摩西创立礼拜，今谓之古安息），群以为便，然贸易场中亦有不甚守者。至于贫民工作谋生，以一日之劳供一日之食，若安息日无事可为，一家子女何从餬口？即以六日所入积为一日之用，亦或有所不能。故安息日可行于富贵者，藉以养身心，恣游览，其贫贱者不能行则听，亦王道不外人情也。若如西国教士之语，以此日为事天，而甚至于禁食；夫天何日不当事，岂独此日哉？苟一日事天，而六日违天，何益之有？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鹿峰曰：“诚如高论，此不过为敝邦在官者休沐日耳。工贾操业，原与常日不异。向例以一、六日休沐，而与西人交接，动辄参差，故今以日曜日为休沐（日本以七政纪日），本不以礼拜名也。”

道不外乎人情

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

小牧樱泉、寺田士弧来访。偕士弧往谒香港总督燕臬斯。并见英人璧文，言将往拜吾国公使，托予要意。继至士弧“读杜草堂”，纵览其所藏书籍。士弧出示《释氏要览》，携之以归。此书中国罕见，甚可珍贵，当与《翻译名义》并付枣梨。

香港总督

二十日（阳历六月九日） 晨同小西、藤田、栗本往新富剧场观剧。是日演《阿传事迹始末》，阿传本农家女，生上野州利根郡下坂村，貌美而性荡。笄年，偷嫁所欢浪之助，非父母命也。后浪之助得恶疾，阿传耻之，共遁去，浴于草津温泉，以此泉能治癞也。乡人闻而怜之，来劝之归，阿传不从。适绢商旅途宿此，见阿传事夫甚谨，异之。其妾间时就阿传语，始知为同族姊妹行，因劝夫邀阿传共往横滨，延美国良医平文治之。时，座有横滨船匠员弁吉藏，愿任其事，延阿传夫妇于家。鱼贾清五郎，侠客也，怜阿传夫妇，时济其穷。顾浪之助病终不瘳，仍就浴温泉。途中遇盗失金，哭诉于逆旅主人。绢商某适寓其家，时方宴客，婢以事闻，悯其困，探囊赠以资斧。及来谢，乃知失金人即阿传，遂与缱绻。旋阿传从绢商于家，商妻畀以金，绝之。浪之助既死一周，阿传归省父，缕诉往事艰辛状。父虑女前行，令幼妹贻书规之，置弗省。邂逅市太郎，即作文君之奔。其他秽行殊多。最后寓东京浅草天王桥畔旅舍，曰丸竹亭，室宇精洁，花木萧疏。吉藏时亦在逆旅中，素识阿传，招之侑觞荐枕，不遽给金。阿传憾焉，乘其醉寐，手刃之，托为报姊仇。被逮至法廷，犹争辩不屈，几成疑狱，经三年而后决，盖在明治十二年一月也。剧场演此时事，以寓劝惩。

阿传事迹始末

日人演剧，自辰正开场而至亥正，竟日之功，继之以夜。每一出终，则下幔略停刻许。观剧坐位殊密，几无隙地；从高视之，方罫纵横，如画井田。至夕亦燃煤气灯，火光明

日人演剧

皎同白昼。余辈所坐，适近溷厕，一出既终，男女来者络绎。剧场之外，左右两旁有茶屋十馀家。观剧者酒食憩息，各随其意之所适，亦可招艺妓侑觞。是日来者，曰阿贞，曰小园，并皆韶倩。

日本优伶，于描情绘景，作悲欢离合状，颇擅厥长。惟所扮妇女，多作男子声。如为阿传者，其声闻之欲呕。是日诸优中，推市川团十郎为巨擘，或人谓其纯盗虚声。老优岩井半四郎，其齿已逾五十外，而装束登场作女子状，殊觉婀娜如二十许人，余谓剧场中岂别有延年术欤！优人中村宗十郎，颇知风雅，近亦挟资兼作米商。 日本优伶

演阿传中间，间以德川氏临朝议政一节。盖八十年前，德川贤相松平越中守，与朝臣中山大纳言争议正名。此所演出自稗官野史，而与正史不符。作者阿媚时流，以乌为鹭，大失事实，识者惟据正史断之耳。实事大类欧公濮安懿王之议。此役也，中山终屈，卒至夺位。

总之，东西洋戏剧：鱼龙曼衍，光怪陆离，则以西国胜；庐舍山水，树木舟车，无不逼真，兼以顷刻变幻，有如空中楼阁弹指即现，则以日本为长。 东西洋戏剧之比较

附录《阿传曲》七古一篇："野鸳鸯死红血迸，花月容颜胭蜴性；短缘究竟是孽缘，同命今翻为并命。阴房鬼火照独眠，霜锋三尺试寒泉；令严终见爰书丽，闾里至今说阿传。阿传本自农家女，绝代婵娟心自许，争描眉黛鬥遥山，梨花闭户春无主。笄年偷嫁到汝南，羡杀檀奴风月谙，花魂入牖良宵短，日影侵帘香梦酣。欢乐无端生哭泣，温柔 阿传曲

乡厄风流劫，一病缠绵不下床，避人非是甘岑寂。温泉试浴冀回春，旅途姊妹情相亲；一帆又指横滨道，愿奉黄金助玉人。世少卢扁真妙手，到底空床难独守，狐绥鸨合只寻常，噄誓鹣盟无不有。伯劳飞燕不成群，伉俪原知中道分，手调鸩汤作灵药，姑存疑案付传闻（或谓浪之助之死，为吉藏所毒）。一载孤栖归省父，骨肉情深悉倾吐；阿妹贻书佯弗省，真成跛鳖胭脂虎。市太郎经邂逅初，目成已见载同车；貌艳芙蓉娇卓女，才输芍药渴相如。自此倚门弹别调，每博千金买一笑；东京自古号繁华，五陵裘马多年少。旅馆凄凉遇旧欢，焰摇银烛夜初残，讵知恩极反生怨，帐底瞥掷刀光寒。含冤地下不能雪，假手云鬟凭寸铁；世间孽报岂无因，吾观此事三击节。阿传始末何足论，用寓惩劝箴闺门；我为吟成阿传曲，付与鞠部红牙翻。”

二十一日（阳历六月十日）　午刻，冈鹿门偕其友小笠原东阳来访。小笠原与鹿门为二十年前同学友，旧住江都，今迁东海。鹿门特以鹿鱼〔？〕两罐见贻，其物产自东海，而以洋法制藏，所以致远。

午后往“报知社”书字。

陆军中将设宴相邀

晚，偕吉田二酉应陆军谷干城中将之招。中将新筑初成。亭榭轩敞，池石清幽，水畔小草疏花，点缀亦复不俗。同席中村宏毅，官政府书记；川田瓮江，官一等编修；岛宏毅，字子迪；山井重章，字子干；馀皆未及问其姓名。同集者凡十有二人，皆峨冠博带，礼貌雍容。亦呼歌妓侑觞，而年逾徐娘，容媲嫫母，殊不足注目。

中将之师为安井衡，字息轩，日本巨儒也，博学多文，而尤深于经籍。生平著述等身，其已刻者，则有《左传辑释》、《论语通》、《管子纂诂》、《息轩文稿》；馀皆未付手民，藏于家。我国应敏斋方伯曾为作序，而许以必传。其及门弟子多讲道学，有儒者风。安井先生之孙，今犹读书于谷中将家，其眷念师门也如此。山井亦安井高足弟子。前有山井鼎者，曾著《七经孟子考》，文名重一时。重章即其曾孙，从名师游，讲学诂经，不坠家声。 汉学名家安井衡

酒半，有瞽者来弹十三絃。按：十三絃者，日人名为"筑紫筝"，行之已四五百年。筑紫即今西海道，盖自长崎传入，固中国之筝也，当时从海舶东来耳。 筑紫筝

中将夫人及其子皆出见。当中将守熊本城以拒西乡时，夫人亦偕在围城中，固同历艰难者也。子曰谷乙猪，年二十有三。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咏西乡

谷中将因出诗僧五岳咏熊本围城诗见示。按：熊本城筑于明代，时经营其事者，加藤清正也。加藤仕于丰臣秀吉幕府，奉命于役朝鲜，蔚山之役有盛名，朝鲜人因呼之为"鬼上官"。五岳从广濑淡窗学诗，而其画尤为擅长。

余即席有诗，附录于后。其小序曰：

赠谷中将

陆军谷中将，今代伟人也。熊本之役，力守危城，功尤卓卓在人耳目间。好客礼贤，今月下旬新筑初成，嘉宾咸集。韬以远人，幸得躬逢其际。席间谨作七律一章奉呈：

夙仰英名擅八垓，救时须仗出群才；孤城自昔安危系，小筑于今啸傲来；裙屐遍招词客至，樽罍特为远人开；羡君鬥将兼儒将，百战功成辞幾回。

又咏谷中将守熊本城事，即步诗僧五岳韵，并序曰：

咏谷中将守熊本城诗并序

西乡之变，谷君时为少将，守熊本。贼军以三万围之，经两阅月犹不去。君婴城固守，誓与存亡。中间激励将士，时出奇兵以歼贼，而孤城卒完，大局以定，保障之功，声施烂然。夫西乡以啃嗄宿将，蓄谋举事，所部多亡命健儿，好勇善鬥，当者幾莫敢撄其锋。况其时叛者四起，人心离涣，贼势披猖；畿辅近地，无险可守，而熊本适当其衝，此城陷，则天下事未可知也。故君之守熊本，犹唐张巡之守睢阳，特君终能灭贼耳。然则，君之功岂不伟哉！

孤城将崩压坏雲，健儿两万犄角分；官军善守贼善攻，特纵烈焰如山焚。熊本城扼西南险，此城一破局已残；飞丸洞城城不摧，两军攻守严输般。贼势日骄兵势蹙，城虽未拔力已单；惟君忠义贯日月，直以一身当其难。矢穷粮绝气益奋，抚励壮士臣心殚；一战再战出奇策，鼓声如怒忘严寒。维时援兵虽至亦隔绝，内外胜败如不闻，六十日围神鬼愁，所恃非在池

濠深。屹然一城抵百城，东南保障歼流氛；呜呼！君功一国安危之所系，令人想见飞将军。

诗罢酒阑，乃告归。中将特遣两健儿送予，殊可感也。

二十二日（阳历六月十一日） 黄参赞公度来剧谈。薄暮，西尾鹿峰来。既夕，挑灯作书，致余元眉中翰云：

自别以后，片帆东溯，舟至神山，为风所引，遂作十日之留。枢仙、瀹涛两君，皆有赠诗。三宿横滨。即至江户，与何张两星使相见。日本文士来访者，户外屦满。樽罍之开，敦槃之会，无日无之。或有时追陪两星使后，赋诗言志，东游之作，颇有豪气。日本诸文士皆乞留两阅月，愿作东道主，行李或匮，供其困乏。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日本诸文士亦解鄙意，只谈风月。我党中倘有行者，则我亦欲西耳。

与余元眉书

日在花天酒地中

东京烟花薮泽，如芳原、柳桥，皆驱车过之，游览一周。有小紫者，诚所谓第一楼中第一人也，亦经饱看，但觉寻常。此来深入花丛中，而反如见惯司空，味同嚼蜡。释迦牟尼大彻大悟，当作如是观。

吾宗也镜、鹤笙均无恙否？重来之约，正未知何时。神户逆旅中，有卫铸生者，卖字一月而获千金。然则彼自谓掉首东游者，正觉此间乐矣。乃天壤王郎，欲以十万黄金购尽东国名花，至今徒成虚语，岂不令人齿冷哉！

崎阳山水甲他处，正是蓬莱胜境，想其中绰约多仙子，必有深于情者。刘阮缘深，天台重至，定当求导师偕往问津也。谓予不信，有如墨川。

黄公度日本杂事诗

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崎阳如有志书，乞为代购，拟作游记，资考订也。匆率作此，伏冀为道自重。

二十三日（阳历六月十二日）　午后，偕小西氏往游浅草寺，乃京中极大兰若。此寺创于推古天皇三十六年，大化中，僧胜海再加营构。寺中供奉观音，香火极盛。寺左右鬻物售茗者，不下数十所，而写真者尤夥——写真即西法影像。寺旁有蜡人院，肌肤色泽、鬚髮神态，与生者无不逼肖，可夺鬼工。近寺有一园，树木蓊鬱，花竹纷绮，乃植物屋，六三郎之别业。

西法写真

后重游芳原，小饮于留佩楼，招歌妓五朵梅侑觞。优人高助乞书。

是日访仲、漆园见过，未值。寺田士弧携释教各书来，星野丰城携所选明清八大家文来乞正，均未之见。

二十四日（阳历六月十三日）　晨起作家书。鹿门、白茅、士弧枉访。

源桂阁

沈梅史、陈访仲、漆园偕日人源桂阁来。桂阁名辉声，即昔时执政源氏之后人，大河内华族也。家在墨川，屋宇幽敞，楼临江水，可以远眺。笔谈既竟，招余至新桥滨乃家小饮，特召三艺妓侑觞：小兼、小金、角松也。角松年十七，不施脂粉，绰约可爱，余戏析其字云：“愿作朱雲来

折角，要如靖节独抚松。”

二十五日（阳历六月十四日） 晨起，盥漱方毕，幸无客至，可从事笔砚。乃有持柬叩门求见者，则东国耆儒加藤樱老也。樱老名熙，常陆人，束髮读书，即崇圣学。曾以立学之规模、训士之典则向当道言之，然不果行也。尝撰《韶舞图》，欲以明治十一年丁祭日行之于学宫，虽蒙采纳，卒未及颁。著有《众教论略》，硁硁以卫道为己任，谓毕生精力全注于是。是日，偕其邻翁及两孙携琴而来。琴系十三絃，云是二十五絃所改。所携笙、笛，谓是隋唐遗制，竹虽旧而不裂，千年物也。翁自鼓琴，两孙一吹笙，一吹笛，悠扬呜咽，与琴声相应。所奏谓是隋唐遗曲；所弹谓是古乐，乃娥皇弹以娱虞舜者也。自我听之，仍操倭音而已。奏曲两终，叹为听止，乃罢。 加藤樱老 隋唐遗曲

邻翁藤醇处厚，号畸庵，年七十有五。少时学画于竹洞，故工六法；亦能诗，著有《淇影湘香室诗稿》。二十年前曾有《梅花十八律》，梓以问世，传诵一时。 七五诗翁

相良长裕自鹿儿岛回，偕寺田士弧来访。相良能操华言，居粤四年，居闽一年。前在香港聚首，曾同绮筵，结文字交。今以日本宝刀见贻，云此刀锋利无比，实非凡器，当乱时杀人如草，悬之壁间，夜辄作声。约以明日作清游。 相良赠刀

冈鹿门来访。增田岳阳亦携酒枉过，以有客在，即去。

午后，佐田白茅招作深川之游。为东道主者，冈田文助也，连车偕去。道经永代桥，其长七十二丈（以日本丈尺计）。从桥上南望，芙蓉峰隐约可见。芙蓉峰者，富士岳 深川之游

最高顶也，天晴雲净，翠黛遥浮。渡桥而北，即深川区也。平清楼酒家，相距不数武，割烹之精，京中首屈一指。附近向多妓寮，与芳原相颉颃。今已久废，艺妓亦渐减于前，然尚为名胜所。词人墨客，游屐所临，亦复不少。

冈田文助宴请

余至，则自主人冈田文助外，栗本锄雲、石井南桥（南桥名太奇，官内务省）、高雲外（雲外名锐，字士敏）、北畠茂兵卫（北畠号松洲，设书肆于日本桥）皆已先在。艺妓来者四五人，小菊、小今、紫园、菊次也。南桥即席有诗见赠，予即挥毫和之，云："休作吴儿木石肠，平生竿木惯逢场；诗坛近尚新宫谱，酒国今删旧约章；絃韵偏随流水咽，眉痕合鬥远山长；当筵尚觉阑情永，倾倒千觞亦不妨。""暂撇思家一寸肠，且教小住鬱金堂；神仙潦倒逃蓬岛，雲雨荒唐说楚王；自有诗成三百首，且看酒罄十千觞；王郎跋扈飞扬态，莫笑今宵入醉乡。"

即席和诗

和诗既成，意犹未尽，再叠前韵："绮筵不觉荡柔肠，笔阵从君鬥百场；莫厌丁娘多十索，须知汉法有三章；暂来蓬岛缘犹浅，生作桃花命亦长；灵药初成仙酿熟，相留此际又何妨。""老我温柔百折肠，樽开今夕敞华堂；舞来窈窕当筵妓，醉倒琅琊大道王；眉可通词时倩笔，花能解语必倾觞；羁人只有神山乐，不解清凉忆故乡。"

赠小菊

赠小菊校书："婀娜风情窈窕姿，玉环态度燕腰肢；菊花鬥艳秋风里，正是王郎归去时。"

赠小今云："绰约风流迥出尘，花枝斜插鬓雲新；樊川已老秋娘少，要结今生未了因。"

紫园识字能诗，对客挥毫，顷刻盈幅，容亦旖旎可爱。余欲赠以诗，未果。时席上有笑语喧杂者，诗以嘲之："轰饮王郎气不平，千肠一夕醉还倾；筵前笑语喧如沸，絃管何曾入耳清。"

是夕佐田以座中索诗索字者翳予不已，遽起裂纸掷笔，幾有灌夫骂座之风。　索诗索字者不已

二十六日（阳历六月十五日）　盟濑甫竟，藤野海南偕其门弟子斋藤一马（系旧会津藩士）来访。相良、寺田偕来，约作飞鸟山之游；并述松方大辅本欲偕来，以事不果，明日又欲偕港督燕臬斯至大坂。

飞鸟山距京十许里，山水清淑，风景明媚，为近京名胜所。王子稻荷社在其东，故有王子村之称。其地多樱花，春时满山烂漫，游人颇盛。山前后尤多枫树，秋晚着霜，绚然如锦。酒楼曰"扇亭"，正当一山之胜。亭中宜雨宜晴，面水而背山。水始出山，濉濉作瀑布声，支枕听之，音颇恬适。近处有泷野川，风景亦佳。招二艺妓来，一曰小稻，一曰小今。小稻绮龄玉貌，绰约宜人；小今暮齿衰容，情甚可悯。酒楼女子曰阿稚，亦复宛转如人意。离东京仅十里，而艺妓衣装质朴，意志亦诚实，殊有田舍风，是亦可异。　飞鸟山　王子村之艺妓

是日雨，与相良、寺田把杯话旧，胸中万斛俗尘，顿洗一空。

二十七日（阳历六月十六日）　雨，午后放晴。往赴米华堂文会。源桂阁来，未见。会文五篇，别录。

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七日）　冈鹿门来。余病齿，拟偕往西医处求治，晨起小愈，故暂缓。

午，至“报知社”邻楼书字。晚，藤田鸣鹤招宴于滨乃家，重集于小亭之畔。见壁间有诗僧五岳咏西乡诗，慨

再咏西乡

然有感，即步其韵“谋国谁能下一筹，平生事业愧千秋；淮阴空作无双士，温峤还居第二流；不尽樽前今古感，安知身后姓名留；蓬莱已到神仙杳，径欲乘槎访十洲。”

令人招角松不至，叠前韵：“聊共飞觞折酒筹，晚凉亭

叠前韵

畔似初秋；神光忽被巫雲阻，艳影曾随璧月流（前日曾偕予池畔小立）；团扇悲凉新咏在，仙裙缥渺别家留；算来不是蓬山远，惭愧王郎到此洲。”

席上赠藤田鸣鹤、吉田二酉，三叠前韵：“才略输君第

三叠前韵

幾筹，胸中自具鲁春秋；已惊笔下千言涌，早听名从万口流；日下文章重锦烂，雲间鸾凤健毛留；试看二妙齐驱日，藉甚声华遍五洲。”

是日，艺妓至者清吉、小今，但劝酒侑觞而已，不歌舞也。

鸣鹤通泰西文字语言，其视欧洲情形，了然如掌上螺

藤田鸣鹤

纹。明治十年，西乡起兵抗王师，道路梗阻。君赴肥州探状，不惮身履险境。途中赋诗云：“谁遣兵干负圣明，腥风血雨压熊城；荒烟落日山村晚，征客愁听归雁声。”附记于此，以见君之不凡。

二十九日（阳历六月十八日）　居停主人重野成斋，特延我国何、张二星使及黄公度、沈梅史小宴。日人集者

为加藤樱老、小山春山、冈鹿门、佐田白茅、小牧樱泉、西尾叔谋、相良长裕、寺田士弧、藤田鸣鹤、小西义敬、鉅鹿赫太郎（自主人及余凡十有七人）。公度未至，以宴客于茶亭也。客为张听帆，从上海来，并招余往，未赴。是日肴馔略参华制，盖余所携厨人何结为之烹饪也，座客皆赞其适口。鹿门谓予嬉笑怒骂无不成诗，下笔吟哦，汩汩然自在流出，惟觉平易，不少艰辛，是真艺林独步，文坛壮观。誉我溢分，不敢当。客去，已更阑矣。 肴馔略参华制

三十日（阳历六月十九日） 午后往使署访听帆，则方游浅草公园未返，乃与公度剧谈。

佐川柽所偕其友高安知明来，并携前日所赠之刀，谓已加拂拭矣。拔观之，光芒激射，锋铦无比，果如新出于硎。高安亦在海军省，乃医员也，颇精岐黄，兼工诗画，亦风雅士也。余作《赠日本刀歌》一篇，寄呈柽所：

佐生矫矫日本豪，叩门求见意气高，手持休文书一纸（佐川之修士相见礼也，以梅史一书为介），解绦赠我日本刀。光芒出匣如匹练，当是精镠经百炼；握刀起舞生寒飔，动若流星静掣电。宝刀乃以赠书生，佐生视此刀何轻；我生已无戎马想，岂求杀贼成公卿？宝刀自此不复用，壁间夜夜声惊众；忽持此刀斫阵归，雄心未死来入梦。中庭闲步起徘徊，负此宝刀心独哀，虽有恩仇何敢报，时平久已泯嫌猜。我少惜未习剑术，起弄此刀如丸疾，杀人只在寸铁间，慎守霜锋莫轻出。闺中屡唱大刀环，一笑王郎竟渡关；得此刀如得健仆，随 赠日本刀歌

余万水并千山。舟中再拜谢君赐，前言戏耳勿介意，得志当为天下雄，长揖请视刀谁利。

知命之年尚复好色

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余笑谓之曰："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资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读书钤山堂十年，幾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

五月朔日（阳历六月二十日） 寺田士弧来，同往"报知社"。栗本以小病未来，乃往"拥书城"（书肆名）访林信，则信在鹫津毅堂处，遂访毅堂。毅堂出示其师猪饲敬所所著《西河析妄》，所驳乃毛氏《经问》也。敬所深于礼经，故毅堂亦精通"三礼"之学。日本多文士而少经生，诚可谓矫矫异众者矣。敬所有考正寝庙、正寝、堂室、门塾之制，令匠制造木屋，垂为定式，其留心于古制可知也。又出示钞本《韩非子纂诂》，乃蒲坂圆所著，日东尚无刻本。敬所姓猪饲，名彦博，字希文，西京人。

猪饲氏著西河析妄

蒲坂圆韩非子纂诂

二日（阳历六月二十一日） 雨。清晨增田岳阳来，携酒一瓢、肉一盂，云作卯饮。其为人率性而行，天真流露。小山春山亦来。春山，下野州人，负笈来江户，从藤森宏

庵游学。时当德川氏之末，海内汹汹，慷慨论事，致撄时忌。当患难中，犹与宿儒会泽正志、大桥讷庵辈屡相过从。噫！是亦可谓有志者矣。

午后，冈本监辅来，其家距此约五六里。曾两游中土，尝自京师至牛庄，后由山东至河南、襄阳、汉口、扬州、江宁，揽长江之胜，而后遄归，往返八月有奇。著有《万国史略》，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固必传之巨制、不朽之盛业也。况日邦近尚西学，得此书著其情伪，则尤切于用。 冈本监辅

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冈本近日又著《要言类纂》，就古今言理诸书，综其要而隐括之，皆孔孟遗意。彼以为是说也，遍天下可行也；于泰西学士之言，则独摈之，是亦具特识者。 仿效西法尚属皮毛

陈访仲、王漆园来。

三日（阳历六月二十二日） 佐田白茅来，为校勘《花竹堂集》，竟晷毕事。

晨雨，午晴，偕白茅连车至种玉堂书肆访冈田文助。同往万林楼，造其绝顶，烟火万家，历历在目。角松、阿秀、小万、小春至，三絃乍拨，歌继以舞。角松神情旖旎，体态温存，能使人之意也消。惜是日病齿，不能久坐尽欢。

饮毕，驱车作根津之游。根津亦妓馆荟萃处，繁华不 游根津

及芳原，要居其次。色妓三百人，艺妓二十人。所至一家曰八幡屋，其外一池泓然，而巨楼阁环之，为根津妓馆巨擘。余口占二十八字云："繁星万点夜灯开，有客驱车访艳来，三百名花谁第一，宵深扶醉下楼台。"

归途遇雨，衫履沾濡，余因以此游为蛇足。

四日（阳历六月二十三日） 士弧来，同访林栎窗，置酒小饮。佐田折简来招，至则肴馔已具，并呼艺妓阿笔，以破寂寞。

五日（阳历六月二十四日） 清晨加藤樱老来，约赴中村楼书画会，未往。

端午节 是日端午佳节，何星使招饮。至则诸人毕集，罗朗卿、郑诵之、刘静臣从横滨来。余与张鲁生副使及其弟听帆诸人同席。席散，朗卿约至长门酒楼，公宴之后，继以私宴。往访角松，齿痛未愈，因属其即至长门。是日，新桥艺妓凡三人：小万、小今、角松也。黄昏均以有事辞去，因重招信吉、幸吉、桃予三人。洗盏更觞，觞絃转拨，歌舞继兴，尚为热闹。

六日（阳历六月二十五日） 本多正讷来访，约临其家。往寺田氏"读杜草堂"观览书籍。午后访增田岳阳，置酒小饮，藉为清谈。

七日（阳历六月二十六日） 佐田、冈田来访。午前，鹿门偕其老友木原元礼来访。木原字节夫，号老谷，今为埼玉县教谕，与成斋、鹿门并少时同学。鹿门以所得二酒

赠二酒罂 罂见贻，乃石川县九谷所制，绘画精致，制作工细，真可

宝也。

同谒神田圣庙。日东圣庙为明遗臣朱舜水饬匠所造，一仿明代制度。继谐书籍馆观书，馆寮归山海室、山田松斋特供茗果。 神田孔庙 改书籍馆

按：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为隆盛。每岁春、秋二丁释菜，三百藩侯皆有献供。所奏乐器，金石咸备。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开馆至今，就读者日多，迩来日至三百馀人，名迹得保不朽。惟开馆日浅，所蓄中土书籍仅九万三百四十五册，西洋书籍仅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册。此外尚有“浅草文库”，藏书颇多珍本。 浅草文库

圣庙本在上野，今废为公园，宽文十年乃移于此。宽政十年土木盛兴，焕然一新。维新后仍行祭孔子礼，明治五年乃立书籍馆。馆寮出何子峨星使诗与观，诗曰：“乘兴来登第一楼，楼中烟景极天收；东屏叡岭南襟海，俯瞰关西十六州。”颇为雄壮。

馆寮亦乞余诗，为作七律一章云：“夙昔同文本一家，泮宫制度似中华；极知洙泗宗风远，不独蓬莱胜地夸；百首逸书逃世外，千年秘籍出瀛涯；鄉嬛何幸身亲到，眼福于今十倍加。”诗成，书之缣素。 题诗

顷之，沈梅史、石川鸿斋偕至，连车而行。路经神社，箫鼓喧阗，乃祭大己尊者。此与“三王社”均为江户镇社，旧幕崇祀颇严。“三王社”在使馆西邻。一说此社祭平将门， 神社

将门有恩于关东，死后土人追思立祀。或言将门盖配食于大己尊者，其说要为有据。

既至不忍池边，则荷叶仅如钱大。且寥落如晨星。鹿门择临湖三椽，额曰“娇语亭”。池上水树扶疏，凉翠欲滴。当垆女子，媚眼流波，态度绰约。同人竞擘蛮笺，援笔赋诗。

不忍池上援笔赋诗

鹿门诗最先成：“风里红歌度水闻，新荷亭畔戏鸥群；六桥依约西湖似，谁是风流苏使君？”

余依韵和之云：“风传娇语隔湖闻，玉貌当垆迥出群，醇酒妇人还好著，算来犹胜信陵君。”“湿翠浮波香远闻，鹭鸥深处自成群；共来修史亭边坐，到底三长要属君（鹿门旧构“草私史亭”，有志于修辑国史，近又纂成《米志》、《法志》。“娇语亭”左为“三长亭”，正同人小坐哦诗处也）。”

余以所呼歌妓未至，戏呈一律云：“一泓碧涨漾涟漪，销夏亭中此最宜；未见红裙捧觞立，却叫玉手卷帘迟；游鱼跃水时闻响，凉鹭掠波惯倒垂；醉杀王郎归去晚，藕风荷露夜深时。”须臾，三妓至，稚齿韶颜，作腼腆态。

席间近藤瓶城谓余相燕颔虎头，飞而食肉。鹿门谓：“侍姬一月中易两人，不飞而食肉，何为？”余即此戏语，偶成一诗，以呈同人：“燕颔虎头飞食肉，英雄貌自殊流俗；瓶城本相天下士，特张吾军气亦足。鹿门乃偏出别解，访〔谓〕我消受唯艳福；一月之中易两姬，要使餐花比馔玉。两行红粉尽嫣然，如余好色流媚目。三女成粲我所欢，惜若蟠桃犹未熟（所招三艺妓，绮龄玉貌，婴伊可怜）。三千

作诗自谓好色

年作蓬莱游，得遇仙姝缘不薄。药姬去后玉姬来，伴我一月山中宿。灵丹九转已入喉。石髓初凝还果腹；人生此即万户侯，何须再要千钟粟。世间富贵只寻常，天上神仙有嗜欲。一瞥功名安足问，百种温存莫自促。千秋万岁等销磨，古人已作一丘貉。休从身后博浮名，且向筵前听短曲。”

是日，梅史以事先归，公度有约不果来。薄暮酒阑，何子峨星使乃至，亦和一绝：“水浅荷新香未闻，小鬟娇语狎鸥群；临湖草阁宜消暑，莫怪风流醉使君。” 何星使诗

酒半雨至，殊觉凉爽。

八日（阳历六月二十七日） 吉田二酉来访。

午后，华族本多正讷遣车来迓。所居距此殊远，既至，登“六宜楼”小坐。正讷特出其所著《清史逸话》见示，已成三编，皆采辑我朝近时名流。爰作一跋附于后云： 本多正讷

光绪已卯五月初旬，旧藩侯本多先生邀余至其家，登“六宜楼”笔谈。楼虽止一椽，而池水澄泓，缀以花木，清流潆绕，绿荫扶疏，殊有山林幽趣，幾忘身在廛市间。先生出其所著《清史逸话》见示，则皆记我国之忠臣义士高节畸行，发潜德而阐幽光，盖有足多者。其所采辑，皆出自近人著述，而鄙撰亦蒙甄录。观先生所著，固斯世有心人也。 《清史逸话跋》

先生向为一国藩侯，有土地人民之责。维新以来，敝屣爵禄，浮云富贵，令其子嗣位于朝，而已则超然物外，退处于闲静寂寞之区，优游泉石，啸傲烟霞，读

书于“六宜楼”中，潜心撰述。而独于我国之名贤遗哲往事轶闻，辄笔之书，以寄其景慕之思，而不以尘俗萦其虑，其乐为何如哉？虽南面王不易也。

余自东来，日与诸文人征逐游宴，卒卒无片晷闲。今从先生静坐楼中，夏雨初过，新绿如沐，殊觉穆穆然神与俱远。展读既竟，谨跋其后。

坐久，雷雨忽作，一室生凉。楼中雨景，一望迷离，亦复宜人。雨过，置酒相款。来者多其旧日藩臣：曰奥田遵，曰盐田园造，曰平野藏，曰近藤源一。奥田颇娴吟咏，

劝游富岳以避酷暑

谓：“近都殊乏山水之胜，当此酷暑如蒸，在市尘蓬勃中不甚苦欤？富嶽距此三百里，何不一游？”因吟《富嶽诗》云：“一朵芙蓉擎碧空，千秋镇护日之东；攀临欲极仙峰秘，须及炎威赫赫中。”相传富士山惟阴历六、七月间得造其巅。

时侍酒侑觞者，有四小鬟，而本多女公子亦预其列。余讶其丰度静婉，不类青衣，本多乃谓是其女，再与折腰为礼。日东风俗，妻女皆列坐席旁，跪献酒盏敬恭。女公子酒量殊豪，罄无算爵，而本多饮不能三蕉叶，斯真限于

“印笼”

天也。酒酣，出“印笼”以赠。印笼亦曰药笼，盖蓄药以备缓急者，制甚工巧，殊可把玩。闻往年列侯贵游子弟多佩带之，竞尚华美，其值有至四五十金者。今时尚一变，无复好之，不过等一玩物而已。

九日（阳历六月二十八日） 小山春山来，谈日光山峦壑之奇，谓东游不至日光，斯为缺典。余闻日光之胜，尤在瀑布；巨刹名蓝，近多残废，自东照宫外，皆一片莽

苍荒寂之野而已。不如游富士，可取道于西京为归途，而免航海之险。余之从神户来横滨也，舟行一面傍山，一面即大洋，浩渺无际，遇风舟必颠簸。余还，拟由东京至西京，由陆而行，其路一千二百里，可以一览山川之奇诡：山则富嶽，其高一万三千尺；水则琵琶湖；海湾胜景，则三保萨陲，皆足供涉历也。

春山谓：自东京至日光，不过三百七十里而遥，而中间所经名胜，亦颇不少。如金华、松岛、盐浦、皆相距不远。日光北接东奥，旧为一州，固大国也。明治初年，分为五州：曰岩代，曰磐城，曰陆前，曰陆中，曰陆后。金华、松岛，隶于陆中，冈君鹿门之乡里也。松岛、天桥、严岛，称为“东瀛三绝”。日光远望巍然，而既抵山麓，亦不甚高。盖自东京数百里间，其高由渐而积。惟近境无河湖，登山必取道于陆。山巅积水汇为一湖，方广三十里，清澈可鉴。飞泉数道，下注谿谷，散作瀑布无数，蔚成奇观，真自古神仙窟宅。 东瀛三绝

寺田氏来，同至林栎窗“拥书城”，漆园亦在，置酒共酌。所煮蚬汁，颇有风味。继偕访鹫津毅堂，邀作墨川之游，则以方值其先子忌辰，守礼不出。四人乃连车诣墨川，登八百松亭。招小胜来侑酒，一月不见，尚复相识；傍人肘下，若飞燕之相依。同来一妓曰小吉，其妹也，年仅十四五龄，婴伊堪怜。

酒半，余作长歌，云：“墨川之水清且涟，墨川之姝娇且妍；四人连镳重至此，风光胜绝欲暮天。轻雷乍过微雨 墨川歌

歇，娟娟新绿净于沐，八百松楼突兀间，最上登临极远目。吾友寺田静者流，图书耽好无所求，精辨宋元讲簿录，人间奇轶恣罗搜。林君书城拥十万，赤文绿字发光怪，瑯嬛福地君占先，我特乘槎来海外。吾宗漆园居浙东，东游采药探灵踪，怀才不屑居人后，奇句往往惊蛟龙。娉婷小胜吾艳友，别来泪湿青衫袖，今日重逢在此筵，欲倾墨川水作酒。美人名士此筵中，吾心感慨君心同；隔邻牛饮走旋磨，琵琶但听声丁冬。"

我特乘槎来海外

栎窗有一绝，云："青衫红袖两依依，八百楼头已落晖；墨水堤边雷雨过，波痕飞上酒人衣。"

诗罢雨止，别寺田，驱车而返。

十日（阳历六月二十九日）　寺田氏来，偕往榧亭。同集者梅史、黍园、石川、鸿斋、林栎窗、石埭、奥田。艺妓则角松、小胜、丹子、鹤华。絃韵咽水，歌声遏雲，而舞影婆娑，独在烛光迷离之下，诸君皆为罄无数爵。梅史、黍园席间有诗，余以小巫见大巫，兴味索然，不能继声。

十一日（阳历六月三十日）　增田岳阳来。是日，同人逢"讲经会"，集于成斋书舍。来者海南、鹿门、荃汀、鹿峰。此举一月两集，阐解经义。日东士人之勤于学问，可谓至矣。

讲经会

十二日（阳历七月一日）　佐田白茅来。藤田鸣鹤约游深川，未果。

十三日（阳历七月二日）　偕访仲乘轮车至横滨，访

罗君朗卿，同往会馆。盖是日俗传为关壮缪生日，故华人之商于横滨者，铿锵歌舞以侑之，殊为热闹。午后，何、张二公使皆来行香；公度、梅史亦接踵继至。天气颇热，会馆中锣鼓喧阗，笙箫如沸，士女来观者，络绎不绝，幾于袂雲而汗雨。余与梅史恶其嚣，令罗君宝森为导，登一崇冈，拾级而上。冈左右皆设茶寮，司茗者女子也。有一女能操英语，貌亦不俗。至此小憩，如薅恼场中别开清凉境界，静坐久之始回。薄暮设宴，余与公度、梅史、静臣同席，归已宵深。 日人庆祝关公生日 司茗女子能操英语

十四日（阳历七月三日） 石川鸿斋来。午后，梅史、访仲、漆园、鸿斋同集于楠亭。酬劝巡环，殆忘宾主。余偶有不满歌妓一人，席间戏占二十八字赠之，略示微意："黄金费尽买来愁，垂老颓唐花见羞；只待十年容色改，那时看汝尚风流？"

"楠"字日人今呼为"樸"，此古今称谓之变也。

十五日（阳历七月四日） 午后驱车至"拥书城"小坐，乃至墨川"八百松亭"，令人招小胜来。久之，小胜方至。楼主已具酒肴，临湖独酌，凉飙飒然。薄暮，偕小胜联镳至柳桥"龟清楼"，诸人咸集。楼下有浴室，乃系法制药汤，可祛宿疾。余浴后登楼，遍体皆爽。楼临湖水，浩渺无际。其旁一桥，穹然亘空，如跨长虹于天半，即两国桥也。近桥三椽，亦曰"残夜水明楼"。艺妓自小胜外共四人：政次、阿清、幸吉、小铁。小铁，余旧好也，不见一月有馀，腼腆掩抑之态，犹复可掬。絃韵既调，歌声齐发，真 八百松亭 两国桥

觉飞泉为咽，行雲不流。须臾，明月一轮涌于江中，圆如玉盘，皎若冰盆，清辉朗彻，四无纤翳，风景之妙，未有如斯者也。不觉急呼快甚，共浮大白。是时，友朋来集者：梅史、黍园、琴仙、士弧、栎窗、石埭、奥田、藕船；而龟谷省轩方自浪华归，相见欢然，絮谈别况。

龟谷行诗

席上省轩先有一诗："半夜酒醒乡思饶，东山山畔雨萧萧；天涯游遍知音少，还访蛾眉上柳桥。"

和诗五章

余援笔立和五章："毋多酌我盏宽饶，功业休论汉相萧；不作出山霖雨计，只来蓬岛觅蓝桥。""龟清楼畔望长桥，远友归来酒兴饶；自恨看花今较晚，可怜两鬓已萧萧。""只问新桥与柳桥，向来花月此偏饶；卅年早觉繁华梦，绝代珠娘旧姓萧。""十里烟波浸纬萧，二分明月照红桥；深闺昨寄怀人泪，玉臂清辉远思饶。""记得扬州廿四桥，垂杨垂柳影萧萧；神州尚是销金窟，自有腰缠十万饶。"

步梅史韵

步梅史原韵："远道慈亲梦，天涯游子踪；归家一月别，忆友万山重；对酒乡心杂，看花客兴浓；版舆经驿路，应绕最高峰（从西京至江都，道经富士山下）。"

席间短歌示同人

席间偶作短歌，以示同人："长桥卧虹，明月当空；有酒不饮，岂曰英雄？今夕何夕，良友重逢；白华洁养，慰此寸衷。壶觞既洽，文字其同；一堂之上，宾主南东。人才崛起，诗学攸崇；我来蓬岛，扬扢宗风。"

藕船姓犬饲，自言卜居于东台山下小西湖畔，临水数椽，堪以逭暑。筑亭名"闻香"，盖取杜陵句"心清闻妙香"也。湖边杨柳笼月，荷花当风，真为清凉世界。

十六日（阳历七月五日） 士弧来，同访林栎窗，纵览书籍。栎窗为置醴酒豆觞。春髯、省轩俱在座（春髯姓森，名鲁直，今代诗人也），倾谈竟晷。后往士弧“读杜草堂”，俟相良来，联诣新桥伊势楼小饮。所呼艺妓角松、小兼、小玉、珊珊俱至。时吉田易简、丸山子坚皆在座。 访林栎窗

余书二绝赠何陋居士，云：“好酒好花兼好色，能书能画又能诗；郑虔三绝平生擅，跋扈飞扬想少时。”“磊落英多一奇士，中年唯与酒杯宜；才人失意佳人老，一样飘零日暮时。”

子坚席上赠余一律云：“扇影衣香罨画楼，酒边凉意暑初收；纵横词笔贯天地，磊落胸襟凌斗牛；羁客情怀愈杜牧，新桥风物胜扬州；流连只合长今夕，杨柳如春月似秋。” 丸山子坚赠诗

扶桑游记下

十七日（阳历七月六日） 是日诸同人赋闲，俱来笔谈。小山春山、小牧樱泉、西尾叔谋、宫岛栗香皆至，幾于高朋盈座。天气炎熇，殊不可耐。午后倦甚，假寐。

公度折简招饮，遣车来迓，乃偕至卖茶亭。同席惟何子纶、杨星垣二人。月影徐上，倚阑纵谈。公度语余云："沧海数千里外，乃得素心人啜茗乐谈，胸中磊磈忽觉消尽。月来乍闻秋风，时有莼羹鲈鱼之思，今夕乃不复思乡。"既又相与诵"月移花影上阑干"之句，叹为自然超妙。余倚松盘桓，枯肠芒角，酒味甚酣，又良久乃散。此以见名教自有乐地，即一觞一咏，亦不同若辈之甚嚣尘上也。 与黄公度啜茗纵谈

十八日（阳历七月七日） 龟谷省轩、林栎窗、寺田

士弧皆来。薄暮，偕藤田鸣鹤至伊势源楼小饮。特呼角松、小松来侍酒侑觞。情话缠绵，其趣自觉不同。

十九日（阳历七月八日）　佐田白茅来。午后偕成斋至“清华吟馆”。时尚早，至者无一人。乃解衣盘礴，披襟临风。成斋出示《溉堂文集》，国初孙豹人所著。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东也。

孙豹人文集

余作五古一首：“众人皆未来，而我至独早；林亭颇幽僻，凉飔爽怀抱。周遭树蓊郁，浓绿净如扫；炎威午不骄，白云滃天表。轩窗既四敞，静坐息胶扰；解衣聊盘礴，于是恣幽讨。出示豹人文，浑如获瑰宝；此集传者稀，兵燹后益少。溉堂长于诗，才干极雄颢；旅食京华春，青衫几潦倒。若非魏科开，将以一巾老；晚岁奋功名，何必嗟华皓。其文亦可传，颇不尚词藻；睹凤在一毛，藏之其永保。”

成斋出示《鹤鸣老人诗集》，谓其令子现仕于朝。今年翁寿八秩，将为称觞祝嘏，特求四方士大夫赠诗以为荣，因乞余一言，为题七古一篇：“鹤鸣老人古所稀，逍遥诗酒怡天机；年垂八十尚矍铄，登山健步犹如飞。平生具有山水癖，所居泉石多清奇；峰峦四环苍翠合，中构草堂扃双扉。读书不出甘忘世，五陵富贵嗤轻肥。矫然令子世无匹，峥嵘头角衣纡绯，立朝风节秉庭训，版舆迎养娱亲闱。我闻丹邱本仙境，灵淑所钟非凡姿。翁昔操守夙自负，抗怀言事屡陈词；吾谋弗用坐迁谪，荒村屏迹空踌躇。读翁之诗知翁遇，耽幽乐道能知幾；羡翁有子并有诗，岂徒寿与

鹤鸣老人八秩寿诗

千秋期。”

是日，文社作文三篇，另录别纸。

二十日（阳历七月九日） 加藤樱老来，自言能以新法制造喷筒，注水其中，激射极远，望之有如瀑布，用之盛夏，一室皆凉。又言行驶轮船，能以气而不以煤，且可施之于寻常于舟。 新法制造

相良长裕将有香港之行，余约士瓠饯之于伊势源楼。午后驱车先往，命招角松、小松，久之始至，彼此以笔达意，以眉目通词而已。顷之，相良、寺田相继来，置酒剧谈。余即席成留别诗一章，以赠相良：“小亭一雨晚凉时，才得相逢又欲离；拔剑惟知天可问，把杯但与月相期；山川南粤怀前度，风月东瀛系去思；最是阿卿忘不得，要吟百首比红诗。” 赠相良去香港

时予一月后亦将西迈，所识角松校书屡乞余诗。余拟仿唐罗虬《比红儿》诗例，赠以百绝，故诗内及之。

席上赠角松校书二绝句并小叙：

角松校书艳绝人寰，众美毕具，风流秀曼，殆无其俦，固新桥巨擘也。余始见之于滨乃家临水亭子上，即不能忘。余青衫老矣，落拓天涯，苦无知己。今之爱角松者，譬诸天生一名花，不得不爱护珍惜之也。此意甚公，见者幸勿以私心测度。 赠角松校书诗并叙

姊妹花开并擅名，风流才调果倾城；秋波无限销魂处，媚眼天生百种情。

雪作肌肤玉作容，艳名早已噪京东；新桥春色惟

卿擅，万绿丛中一点红。

二十一日（阳历七月十日）　午刻至“报知社”邻楼书字。将暮，赴鹿门之招，盖亦“讲经会”也。同席成斋、海南、樱泉、叔谋、荃汀其余，与主人凡七，得竹林之数。

佐川桂所

二十二日（阳历七月十一日）　佐川桂所来。佐川意气雄豪，风雅独绝，于诗、书、画皆有夙好；而又擅岐黄术，兼通中西法，固有足多者。其谓西医专恃用器，学成后非再以数百金购器，则不能奏技，亦通论也。

火寸制场

藤田鸣鹤遣车来迓，偕往本所观新燧社，或谓之火寸制场，盖即自来火，粤人呼为火柴。其所制实为一大利薮于日本国中推巨擘。屋宇广深，工作八百馀人，妇女居多。截木作条，车凡十架。熬煮硫磺炉灶，悉用西法。暂入一处，已觉其气不可向迩。制匣装贮，悉以女工。运售于香港、上海，年中不知凡几。去岁曾罹回禄，焚毁二厂，今尚为荒土。劝业博览会特禀于官，畀以凤纹赏牌，用彰激励。主人清水诚，曾赴法国博览会，往游瑞士，购新法器具而归，故事半功倍也。

角松姊妹

午刻，主人邀往两国桥川长楼小饮。所呼艺妓三人，无一相识者。楼外波光黛色，与楼上扇影衣香相掩映，消夏之地，于此为宜。曲罢酒终，乃驱车至伊势源楼，践角松相招之约。至则角松姊妹尚未来。遣人招之，良久而小松始至，言角松病齿甚剧，偃卧于床，闻招才起，梳掠当即来也。逮角松至，果见颊辅微肿。开樽小饮，但作清谈，

不烦弦管。酒半，小松亦病，并命早归。角松更以十三日为约。

二十三日（阳历七月十二日） 佐川柽所、加藤樱老来。佐田白茅以香瓜见惠。薄暮，偕小西氏至伊集院兼常寓斋小坐。兼常籍隶鹿儿岛。小西氏特呼二小舟载酒肴，至两国桥观放烟火。时游人如蚁，两岸悬红灯以万计。荡舟来游者，络绎不绝，妇女尤多，玉臂雲鬟，目不给赏。或有携妓作艳游者，拨三絃琴，咿哑作响。波光黛色，鬓影衣香，真觉会心不远。瞥见一舟从上流来，桨者三五，中一人娉婷独立，则小万也。须臾，暮色昏黄，万灯齐焰，密于天上繁星，照耀波间，有如白昼。忽有流萤万点，从天下注，则烟火放也。东船西舫，彼此争奇角胜，五花八门，殊令目眩。最奇者，红绿两光能使大地空明，星月异色。余观至亥初，觉凉露已零，单衣渐冷，命舟傍岸，乘车而归。登车甫行，即有微雨，归寓甫坐，雨声大作，檐溜如注。想烟火此时正当极盛之际，雨师亦太杀风景矣。 两国桥头观烟火

二十四日（阳历七月十三日） 小牧樱泉来，馈予海错三品。午后，偕成斋至上野公园“八百善亭”，其地即东台，与长酡亭仅一水隔耳。是园高踞土冈，树木蓊郁，亭轩清敞。遥望冈下，庐舍万家，环冈数里，一望在目，诚城市而有山林之趣。是日，凉飙飒然，炎威退敛。同人自成斋、海南、鹿门、樱泉外，余与公度、梅史，凡七人。煮茗清谈，促膝共坐，颇觉萧然意远。所招艺妓三人，曰阿玉、小胜、阿锅，容并中人。 八百善亭

步梅史韵　席间梅史先有诗，谨步其韵："崇冈起亭榭，古木环深苍，登临豁远目，六月生微凉。主人雅好事，胜集倾壶觞；管絃娱夙好，翰墨参古香。我将游晃山，与予期何方。"

海南时有热海之行（热海距东京二百五十里，有温泉可浴，小集此亭，与同人言别。余亦拟游日光，故末句及之。是日，海南为东道主人，亦呼歌妓，殊出意外。海南，其髯戟然，其貌伟然，初疑为道学中人。今日呼妓侑觞，特开绮筵，为予破戒，其厚意殊可感。

道学中人亦呼歌妓

二十五日（阳历七月十四日）　天气颇凉，静坐不出，殊有永趣。鹿门来约后日作长酡之游。

二十六日（阳历七月十五日）　寺田氏来。薄暮，偕藤田鸣鹤至芳原"留佩楼"。至则集者七八人，所招妓亦六七人。酒罢，往观画灯，乃系画于绢片，山水楼台、人物花卉、虫鱼禽鸟，无不毕备，工细异常。街衢间皎洁如昼。是日之会，各人醵金所设，来者悉意气相投，名曰"知心会"，盖取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也。座中惟予一人为宾。

画灯

二十七日（阳历七月十六日）　上午，评改社中文字。午后偕成斋至东台"娇语亭"，集者凡二十馀人。是会一月一集，来者投白金半圆，亦同醵钱饮酒之例。有一瞽者，曰马场毅，虽盲于目而能诗，又能操笔作字，兔起鹘落，满纸雲烟，见其字者，不知其为瞽也，此亦唐汝询一流人欤！余赠以一律云："知君盲目不盲心，洗尽胸中俗虑侵；下笔烟雲生丽藻，吟诗山水有清音；宁同张籍干时切，想

盲诗人

比唐衢愤世深；亦欲向隅同一哭，世间夔旷岂能寻！”

鹿门出示《殷鉴论》，谓系先辈古贺侗庵氏所著。其人学问赅博，立论宁失奇僻，而不屑袭古人陈腐。有《刘子说》（古贺氏出于刘姓）及《新论》数十篇，纵横辩诘，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侗庵之没，距今殆四十年而已。论及海外五大洲，殊中肯綮；识微于远，烛幾于先，可不谓豪杰之士哉！ 古贺侗庵

在座晤春涛老人，出其令子所撰《补春天》传奇就正于予。其子名泰二郎，号槐南，止十七龄耳，而诗文卓荦，已是不群。观其曲文，殊似作家，洵未易才也。因为题六绝句归之：“千古伤心是小青，抗将情字比娉婷；西泠松柏知谁墓，风雨黄昏独自经。”“秋坟鬼唱总魂销，谁与芳魂伴寂寥？绝代佳人为情死，一般无酒向春浇。”“一去春光不复还，补天容易补情难；婵娟在世同遭妒，寂寞梨花泣玉颜。”“好事风流有碧城，同修芳冢慰卿卿；知音隔世犹同感，地下人间闻哭声。”“谱出新词独擅场，居然才调胜周郎；平生顾曲应君让，付与红牙唱夕阳。”“刻翠裁红渺隔生，怕听花外啭春莺；当年我亦情痴者，进入哀紘似不平。” 《补春天》

于时，避暑于东台者，连镳接轸；门外过者，屐声络绎。闭置芦帘中，不得一豁远目，殊觉闷甚。是日来预会而初相见者，为坂谷素，字子绚，号朗庐，山阳道备中国人，即席赠诗云：“乘槎破浪走鼋鼍，漫说归心空奈何；北地从来多贝锦，东方自是有黎涡；龙蛇出没梅溪笔，剑佩森严 坂谷素即席赠诗

杜老歌；丹酒如泉（日邦产美酒之处曰伊丹）浇魂磊，淹留且对硕人薖。”

依韵和之

余依韵和之云：“奔涛万里驾长鼍，缥缈神洲奈远何；文字蛮方开别派，波澜大海有旋涡；奇穷敢废忧天想，积愤难消斫地歌；散尽千金作归计，此生素志在槃薖。”

关痴堂出诗见贻

关痴堂向曾一见，是日亦在会中，出诗见贻：“天子呼来不上船（用句），乘槎万里忽飘然；囊中诗刻三千首，海外名传二十年；馀事观风仍纪俗，高情携妓又参禅；扬州花月寥寥甚，久待豪游骑鹤仙。”

步原韵

余随步原韵答之：“酒碗茶瓯载一船，沿湖小泛兴悠然；惟行乐地宜吾辈，但有凉风同长年；桃叶去时完绮愿（指阿药事），藕花深处证香禅；瀛洲快事君知否？原是楞严十种仙。”

二十八日（阳历七月十七日）　士弧、鹿门来，约二十日游墨川。暮，偕成斋至新富剧场观剧，先于坊角第一楼菊冈小憩。是夕，精选艺妓五十人，为舞蹈之戏，皆新桥、柳桥之翘楚。前夕特演与米统领克兰〔案：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下文又称“美国总统赫兰”。格兰特为美国第十八届总统（1869—1876），卸任后曾于1879年到远东游历。〕观，今再举行，以期纯熟。

美国统领来日观剧

开场演剧二出：第一出为神代事，玉津岛神晒布，颇有霓裳羽衣风；第二出为源义家起兵讨奥羽叛贼，诱降其众。戏毕，诸妓乃前，排列两行，翩跹作舞。扇影衣香，态浓意远，殊令看花之目为之生眩。谛视五十妓中，无一

艺妓五十表演舞蹈

相识。而演毕散场之际，妓有向予折腰作礼者，竟不知为何人。“老年花似雾中看”，可为三叹。出门见阿玉，是芳原艺妓巨擘，亦应聘而来者。

丸山子坚有书并诗见贻，谓予归期匪远，约以小湖荷露、墨川蘋风，同作诗酒之游。其诗附录如左：“高蹈常轻万户侯，乘槎又作海东游；媚山明水入吟眼，暮雨阑风牵客愁；夙读著书神既往，相逢倾盖意先投；他年我亦将西迈，诗酒追随君许不？” 丸山贻诗

二十九日（阳历七月十八日） 午后，至米华堂文会。

六月朔日（阳历七月十九日） 午后，应大河内源桂阁之招，往观烟火。高楼数椽，俱临河滨，凭栏一望，墨江如带，而环河数百家，无不历历在目。一至黄昏，灯火远近可数，诚大观也。相距数十武为新楼，尤轩爽。是夕集者：公度、梅史、静臣、访仲、漆园、琴仙、子纶。美人凡新桥四人：角松、小万、小令、小荷；神明四人：丹子、鹊华、桃子、信吉；楠亭二人：小园、小雪。日人则鹿门、鸿斋。 源桂阁招看烟火

主人作诗索和，援笔成二绝句云：“甘在花丛过一生，狂来无计破愁城；青衫痛哭无乾日，要向源侯借酒兵。”“扪虱雄谈误此生，制情好似筑坚城；花天本是波澜幻，恃有胸中十万兵。” 甘在花丛过一生

座有一客，宣鬓萧骚，两颊赪然作醺色，作诗见示，亦和二绝：“不知谁主复谁宾，醇酒佳人见性真；楼外一江飞墨水，楼中人半是传人。”“南楼新筑宴嘉宾，花月今宵分

外真；可有庾兰成在座，风流到底属斯人。”及通姓名，乃
仓敦松桥 名仓敦松桥也，余十七年前曾见之于香港英华书院。

其时同治二年七月，松桥随其国公使池田筑自法国回，道经港中，猥蒙枉访。来者凡三人：一曰高桥留三郎，号耻堂；一曰金上成纯，号丰山；一即松桥也。时予问其号，曰："予何人"。一别十七年，貌亦苍矣。而余犹得追随三五年少后，跌宕绮筵，看花饮酒，嘲弄风月，而与松桥重相遇于墨川楼上，自有因缘，曷胜感喟。松桥慨然再作一诗，余和之云："相对沾巾是此辰，相逢疑否又疑真；廿年事业浑如梦，明是当时佩剑人。"

松桥本姓野田，名重次郎，别号松窗，著有《松窗杂录》。后乃改为名仓敦。不独姓名改，而面貌亦尽非旧观矣。

是夕，烟火殊寥落，不甚热闹，惟闻远近儿童拍手相哗耳。

二日（阳历七月二十日）午后，应士弧之招，驱车至"读杜草堂"。车夫力既弱，又不识路，以致迂途远涉，行烈日中，如张火伞，头为之岑岑然。偕士弧至丸山龙川家，得见寺西积、古海长义。共往新桥，登舟泛乎中流，凉飙飒至。既至墨川，饮于"八百松亭"。所招角松、小胜皆未至。酒半，镰田景弼入座纵谈，挥毫作字（镰田自号醉石生，竹添渐卿之戚友）。席上诸人皆有诗，为录一二。

镰田景弼 镰田诗云："高辩雄谈各擅场，烦襟同涤水云乡；士无今古期千载，客有西东共一堂；银烛光中容似玉，白蘋风

里酒初香；聊翻钦仰平生意，把手江楼笑语凉。”

龙川诗云：“波纹细细夕晖天，欲对清风座屡迁；把酒顿忘三伏热，寻诗闲看一溪烟；白家幽思浔阳月，苏子豪情赤壁船；自古英雄多旷达，何妨沉醉听幺絃。” 丸山龙川

古海诗云：“自古文书约略同，订盟不隔海西东；乱雲将酿催诗雨，高阁徐来解愠风；交谊能如江水淡，醉颜好似夕阳红；宣城一见频低首，坛坫风流属遯翁。” 古海长义

士弧亦成一绝云：“舴船且作片时游，日暮江皋初送秋；痛饮忽思香海月，他年肯唤紫雲不？” 寺田士弧

三日（阳历七月二十一日） 天气炎熇，静坐不出。

四日（阳历七月二十二日） 往“报知社”。梅史枉过，未值。

薄暮，往访梅史，即饭于其斋，继偕乘车至柴桥观海。柴桥在铁道旁，距京约十许里。傍海庐舍不过数十家，殊有村落意。茶亭俱面海当风，极为轩爽，披襟啜茗，真堪忘暑。海中波浪冲激，烟霭微茫。对海一灯高矗红光远射者，炮台也。时电光闪紫，雷声殷然，势将作雨。余与梅史饮酒数巡，驱车而返。 柴桥观海

五日（阳历七月二十三日） 白茅、士弧来，约明日游向岛。

六日（阳历七月二十四日） 本多正讷来，赠诗一篇，录左：“夙闻吴地有词仙，万里遥浮徐福船；道德流风思柱史，明光起草羡才贤；问奇谁识扬雄字，献策长留贾谊篇；莫厌天涯淹滞久，相邀争设主宾筵。” 本多赠诗

午后，往若吉茶屋，省轩、自芽、士弧皆先后至，三人皆逾约期。命招小铁来，具舟泛墨川。舟式较前稍优，四窗尽敞，清飙徐来，凉意习习从水波中生。自柳桥往墨川，其路较近。舟中口占一律："今朝载酒棹觥船，欲暝风光团暮烟；劝酒飞觞劳玉手，看云觅句耸吟肩；西施昔本浮轻舸，东渡人多识辋川；渐觉凉波添浩淼，白鸥戏浴水中天。"

墨川泛舟

既至，小饮"八百松亭"。小胜之居近在咫尺，呼之即至。酬酢巡环，一举数觥，殊快人意。酒半，小胜弹琴，小铁起舞，各献所长，以争妍而取怜。新月既上，乃携小铁，放舟乎中流而归。

七日（阳历七月二十五日） 增田岳阳来，持扇乞书，乃为写《宝剑篇》："前书宝剑斋，因索宝剑篇。自言此剑制自名人手，流传至今九百年。寒芒高射斗牛外，夜夜斋中发光怪；升平此物非用时，徒自炫鬻殊足戒。脱匣出视利无俦，其气肃杀天为秋；平生恩怨不快意，借我请斩仇人头。"

宝剑篇

午后，偕成斋赴鹿峰之招。鹿峰家近"清华吟馆"，屋宇清幽，花木纷绮，同席惟鹿门、樱泉而已。雏姬侍酒劝饮者，曰阿岭、阿米。余于阿岭，似曾相识。成斋曰："此即'米华堂'主人女也"，乃始恍然。所陈肴馔，精洁异常。酒半，鹿峰夫人出见，拨絃为弹西京曲，声调悠扬，作靡靡之音，所奏乃玉川歌也。顷之，东邻女子亦来入座，善弹东京曲，高亢激昂，参以杀伐声。彼此更唱迭和，各竭

西尾鹿峰夫人为弹琵琶

其长。二人皆专门名家，所操之曲，错综变化，音律之妙，迥异寻常，歌妓辈万弗逮也。成斋谓："西调纤婉似唐风，东调激楚似秦风，王霸之别也。"

八日（阳历七月二十六日） 白茅来。午后，偕白茅、士弧小集若吉茶屋。命唤小铁至，泛舟墨川，登百松亭小饮。小胜亦来，彼歌此舞，藉以侑觞，诸人皆罄无算爵。归舟凉甚，一路电光送紫，月影随波，殊觉快意。

九日（阳历七月二十七日） 鲈松塘来，以所著诗文见贻，并馈鸡卵。狩野良知枉过，赠诗一律，附录于此："逍遥海外作鹏游，东极扶桑西欧洲；意气凌风行万里，文章经国业千秋；功名不愿记云阁，辙迹且期周地球；尚有谪仙缘未了，何妨诗酒托风流。" 狩野良知赠诗

池田猪之助惠赠绫绢。狩野字君达，号广居，羽后国秋田县人。

薄暮，偕成斋赴樱泉之招。樱泉设宴于新桥"今村楼"。楼主人西京产，其妻大坂人，与樱泉素相识。所招艺妓四人：角松、小玉、清吉、阿富。同席鹿门、鹿峰。酒半雨作，凉飙飒至，顿觉快意。三曲既终，巡环劝饮。须臾，雨止月升，清光皎洁，凭栏遥望，不胜怀远之思。 新桥设宴

十日（阳历七月二十八日） 至"报知社"书字，午后往"清华吟馆"文会。

十一日（阳历七月二十九日） 晨至"报知社"书字。余馆此两月，每往其社挥毫落纸，如蛇如蚓，不尽记也。

薄暮，偕白泽晴皋往赴瑞松山人之招。其家在新桥左

近，沿途池塘一二里，皆种荷花，风送清香，可参鼻观。入其室，亦极幽静。

工艺名家瑞松山人

瑞松手制二盘见贻。继而藤田鸣鹤来，乃连车至滨乃家，开筵小饮。阿滨新筑初成，精雅可憩，所悬匾额字幅，皆余笔墨。余赠诗瑞松，具录如下：

赠艺师

西京瑞松山人工于铁笔，遐迩咸闻其名。本家鸭江之畔，去年乃移家江都。数椽小筑，新构落成。门临江水，夏时荷花正开，清香远彻。入其庐舍，布置幽雅，庭中花木萧疏，鼎彝图史，澹然入古。静坐久之，幾忘廛市之嚣，殊不知在百丈软红尘里也，其为风雅好事可知矣。己卯夏，闻余旅东京，瑞松山人特介白泽晴皋，招余小宴。亲观其奏刀，顷刻间成二器，花石禽鸟，无不酷肖，工细罕伦。此古今绝技也，宜其擅名于东京。即席走笔，作五古一章赠之，并为志其颠末如此。

闻君善刻画，使刀如使笔；初不用稿本，腕底具神力。顷刻一鸟成，飞鸣振羽翼；须臾一树成，扶疏长枝叶。但闻刀画声，兔鹘起落捷。维君擅绝技，生平所仅识；是亦犹文章，妙手乃能得。一艺足传名，令我三叹息。

刻画题诗

角松求瑞松作画，为作《菊》、《松》二幅贻之，余为题诗其上。《菊》云：“傲骨崚嶒百不宜，西风战罢隐东篱；长松阴畔聊低首，受尽霜华总不知。”《松》云：“长风不爱大王雄，只见松花落井浓；径汝针针能刺骨，当年枉受大夫封。”

十二日（阳历七月三十日） 自茅偕渡边洪基来访，惠余土宜，出纸乞书。渡边现在太政府为大书记官。

山本居敬遥寄一律，余依韵答之："牛耳词坛踞上游，文章夙已擅风流；江湖作客悲王粲，风雨联床忆子由（予不归吴乡已十八年，舍弟子卿没于江南，亦已二十年矣）；末路飘零还自奋，天恩高厚未能酬；劳君诗札遥相寄，幸到蓬山最上头。" 答山本

西京岸田湘烟女史，年有八十，识字工诗，皓齿明眸，丰神秀曼。寄诗求余笔削，谓愿仿随园例，附绛帐女弟子之列。来诗三首，附录如左： 湘烟女史寄诗请政

春夜"春色恼人夕，多情眠未成；一痕帘外月，花影写来明。"送春"花飞蝶骇水空流，无复名园昨日游；杜宇一声莺语哑，送春愁似送人愁。"寄友"虫声雁语百般愁，千里同情各地秋；无限风光君不见，何时把袂共登楼。"

薄暮，招鸣鹤、二酉至"八百松亭"。予偕士狐先至若吉茶屋，载小铁同行。扁舟一舸，溯流而前。至则二酉甫来，而鸣鹤以事不至。置酒开筵，先事大嚼。时小胜为他客呼去，乃招其妹至。雏髮覆额，宛转依人。酒半而小胜来，乃与小铁迭歌更舞。归舟载小胜以俱东，小铁未免悒悒。 挟妓

十三日（阳历七月三十一日） 叔谋、樱泉、鹿门皆来，枋仲、漆园见过。岩谷诚卿枉访，惠酒一罂。诚卿名修，号嘯霞，自称一六居士；善书工诗，现在史馆官一等编修，与成斋为同寮。

乘车至若吉茶室，误从他道，其途殊纡。至则士弧已先在，而小胜、小铁亦久俟矣。命酒共酌。曲尽缠绵。饮至宵深，驱车各散。

日光山之游

十四日（阳历八月一日）　吉田二酉来。午前，为《湫村诗集》作序。是日定作日光山之游，同行者凡八人：重野安绎，字成斋；岩谷修，字诚卿；冈千仞，字鹿门；矢土胜之，字竹海；星野恒，字德夫；木下真宏，字叔毅；斋藤实颖，字裕三；鹿门之侄文治。

故大将军庙貌所在

午后，赴砺壳町旅舍。以时尚早，往访白茅。白茅命酒置肴，咄嗟立办。因话日光山水之胜：其地为故大将军德川家康庙貌所在，其子孙以霸天下之力，役众诸侯以经营之，土木丹青之盛，穷工极美，甲于天下。今虽势易时移，而规模尚存。西人来日东者，无不往游日光，否则以为阙典。

内河轮舟

继别白茅而登小舟，则舟中人众，幾无隙地。因乘成斋车至扇桥登轮舟。舟中上等客位，额限二十二人，然此一席地仅可容八人，今三倍之，不免促膝侪肩、跼天蹐地。前后来者凡十五人，已难伸足而眠。是日炎熇如蒸，赤日当空，幾于流金烁石；舟中热甚，流汗如浆。双轮既驶，习习风来。舟傍岸行，故不甚捷。沿途附载者络绎，遂屡停，时闻机管泄气作声。似此轮船，凡有数艘，乃陆运会社所置，日载客以往来武、总间。所经诸处：曰竖川，曰利根川，曰渡良濑川，曰下野，曰生井，曰行德，曰松户，曰关宿，曰古河。每逢村乡亭驿，必停舟以待客。

竖川为德川氏所凿，以通隅田、利根二川，亦犹中国之运河也。武、总二州，货舶商艅有如梭织。舟入利根川，始转向北。利根川分为新旧二道：旧者发源于上毛文珠山，众流汇积而成巨浸，至铫子入海；新者凿于关宿，经武、总界，由行德入海。或曰利根亦称房川，水底有沙无石。诸州转运之舶，帆樯出入，日约四百艘。

当利根川支流处，其北数十里，有一邱巍然耸峙，是为“鸿台”故墟。天文年间（距今三百四五十年），下总国主里见义宏筑立城堡，与北条氏父子相抗（北条氏，相模国主；其子曰氏康），屡战于此。是役也，在永禄七年，义宏败绩。自是北条氏兵威益雄于关中。至今人犹得指其战迹所在，而目为“小赤壁”。闻山上有佛刹，为关东四寺之一。 北条氏之战迹

时川广水深，舟行渐驶。俄而羲驭匿光，冰轮耀彩，万斛炎尘，不知消归何有。余踞坐船头，意觉稍适。但见两岸树木扶疏，灯火隐约，帆影与波光相上下。问之同人，黎明可达古河驿。驿在渡良濑川东岸，川源发于庚申山，经中田驿而与利根合流。 古河驿

按：自东京至日光，必取道于古河驿，而有水陆两途。陆近而水远，陆行一百六十里，水行二百二十里，以随流多纡折也。既至古河，须以车行，则以近山无河道可通耳。

夜深，诸同人皆枕藉舟中，余独蹇卧船头。凉露既零，寒气袭人襟裾。幸成斋覆余以毡，不至为晓风所厄。

十五日（阳历八月二日） 黎明，舟抵古河驿，晨光熹微，聊可辨色。遂携行李登岸，就一旅亭小憩。醴面后供晨餐，粗恶不堪下箸。乃觅纸笔，写昨夕舟中所作诗。

过鸿台故垒有感

舟经鸿台下，同人指点昔日里见义宏战没遗迹，慨然有作："万夫攻关一夫守，天险所存原非偶；一城扼要鸿台高，巍然形势雄关右。里见据此殊足豪，敌军虽来亦何有；北条当日称枭雄，麾下健儿好身手：彼竖子耳何足谋，竟尔一战弃城走。数载经营付逝波，君为楚舞我楚歌；大事一去不可挽，此后谁人挥天戈？雄威自是震宇内，关中霸业日益多；昔人往矣遗迹在，我经其下空婆娑；废墟尚照今日月，荒台犹是古山河。"

舟行即目七绝四首

舟行即目，七绝四首："碧树扶疏拂面迎，绿波潋滟一川平。临流楼阁浑如画，好似舟从岸上行。""短驿长亭算幾程，夕阳已落尚蝉鸣。儿童网得鱼双尾，正好归家趁月明。""此间绝好水雲乡，何事行人说战场？峻绝鸿台遗迹在，古今赤壁幾周郎？""棄棄归帆带月来，波光雲影共徘徊。中宵冰鉴明如画，卧看流星天半回。"

访古

同人拟步行访古迹。是地曰古贺邑，有故将军源赖政墓、先辈熊泽蕃山冢，乃觅导者偕往探之。行野田蔓草中，零露未晞，袜履沾湿。继而路益纡折，幾于排灌莽、履窄径。四围古树，苍翠扑人。经古河城址，濠垒高下，旧迹犹有可寻；然非导者为之口讲而手画，亦幾不可复识矣。故侯宫殿，废为田圃，惟石基仅存。呜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

盖日本昔仿周制，藩侯三百，棋布星罗，类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杀由己，惟岁时贡献于幕府而已。自维新建后，诸侯皆纳土地，归政柄于王朝。乃改藩城为郡县，辖以镇台，城垣亦概从废撤，所存者名城坚堞而已。如尾张名古屋城、肥后熊本城皆不毁。今此一隅，曾幾何时，鞠为茂草。三百藩侯，观此可知一斑。 藩侯旧垒

行久之，乃至源赖政埋骨处。荒祠一椽，仅朱其扉，蛛丝虫篆，景象苍凉。余即踞石狮小憩，以养足力。按：赖政官从三位中将，治承年间（距今七百馀年）奉以仁王举兵讨平相国清盛，不克，战死于宇治。其地在西京三十里许，其臣渡边唱奉其首来葬于此。事定，古河侯为建专祠，以崇血食。赖政事虽不成，而檄其同族赖朝并举义旗，终得克戡平氏而执太阿。平、源兴废，实基此举，首唱之功，亦伟矣哉！余作七古一篇吊之： 源赖政墓

昔者大政归将军，幕府幾并天王尊；平氏专权源氏愤，奉天讨罪报国恩。一战再战臣力竭，菟道之水空呜咽；孤垒残兵扼此间，我头可断节不失。顾谓其下瘗我头，我身虽死名千秋；义旗既举必有继，要檄天下与之仇。维时相国惩事后，下令要购孤忠首；讵知积败生骄盈，赫赫威严能幾久？从来论事贵首功，不以成败轻英雄；国贼之讨君独倡，朝廷恤典优褒崇。诏书建祠多焜耀，俎豆春秋许凭吊；距今遥遥七百年，行人尚指田间庙。我来怀古意慨慷，为冒骄阳履灌莽；蛛丝罥户蝉声哀，无限荒凉空想像。男儿不朽在微名， 平源史事歌

一死宠辱何由惊；何人见自九原回，寂寞身后鸣不平？

附近有户长役场，至彼小坐啜茗，神气为少甦。将访鲑延寺，更觅一导者前行。途径坦广，顾骄阳如炙，实不能堪。路旁多桃树，结实累累，熟者娇红映日。闻昔时土井少将所植，盖命童稚拾桃核裹泥而投之荒野也。

余行四五里，足疲告止，与木下梅里憩古庙中，乞水不可得。久之，星野丰城来，谓："此去古河驿约十町程，盍步行乎？"十町可中土三里许，予辞以不能，乃觅车来。庙旁有田家，买瓜就食之，其甘如饴，幾于玉液琼浆，餐冰嚼雪，大呼快甚。须臾车至，遂乘之往古河驿旅舍。沿途见廛市殷阗，庐舍栉比，居然一大市集。道旁紫薇着花，灿烂如锦。同人在旅舍置酒以待，解衣盘礴，聊适吾意。成斋乃述熊泽蕃山墓在十里外，导者误之也。墓缭以石栏，碑面题"熊泽息游轩伯继之墓"；旁峙一碑，题"息游轩妻矢部氏之墓"，笔法遒劲。此外景象荒索，无可观者。

疲不能步

熊泽蕃山冢

午饭毕，乘车行。天气炎熇，车行迟缓。初歇小山驿，继憩小金井驿，后驻雀宫。一路长松夹道，夕阳影里，蝉声若咽。余车中口占二绝，云："村驿车驰步不如，骄阳遍晒腹中书；炎尘十丈迷官道，却羡居家午睡初。""卅里松阴趁晚凉，蝉声鸣咽送斜阳；村姬自把双眉画，似与遥山鬥艳妆。"盖驿亭多官妓，日暮多炫妆丽服，伫立道旁，以邀过客。

官妓道旁邀客

至宇都宫，天已瞑黑，客舍人满，幾无宿处。成斋有所识县胥，为之道地，得寓室三椽，仅足安顿行李而已。

饭后往游别院，添酒开灯，重整笙歌，与同人遣此一夕，夜睡甚适。按：宇都宫形势雄胜，为关东要领。维新东征，幕兵与会党叛人据城以抗官军，连战三日夜。自经兵燹，民力犹未复也。 宇都宫

十六日（阳历八月三日） 清晨，睡梦中鹿门呼余起，云车已候门外矣。晨餐甫竟，登车径行。所经为小池驿、大泽驿、今市驿，并停车小憩。大泽驿殊荒僻，所憩一店，署曰“驻跸所”，盖昔年銮驭之所停也。茅茨土阶。饑有上古之遗风，日皇之崇俭德、惜民力可知。今市驿旅舍中，有一巨池，泉声潺湲聒耳，欹枕卧听，神魂俱适。午正热甚，擘瓜以解暑。日本西瓜产自东京近乡，色味不及大坂西南诸处之佳。瓜多红色，白者甚鲜。 驻跸所极为朴俭

旅店中有小鬟，颇解人意。斋藤裕三低吟一诗云：“朦胧月影上虚堂，雾气烟痕入晚凉；隔幔似闻人笑语，昨宵谁了梦鸳鸯。”盖戏言昨夕事也。 旅店小鬟

矢土、斋藤二君驱车先发，以择旅舍，盖惩昨夕事也。由今市驿至日光钵石町，凡二十里，夹道皆丛杉森立，并无驿舍。钵石町在山麓庙前，约数百馀家，自成村落。车前迎面而来者，一带皆山，苍翠扑人，连亘不断。车之左为乙崎山，产石，采伐者日数十人。山居之民，多叠石为墙壁。车之右，群峰矗天，皆日光山也。野次有古战场遗迹，然陵谷变迁，不可识矣。是日路经一驿乡社，曰“泷”，庙宇颇闳丽，有神会，笙歌喧沸，土人皆戴草冠而簪红花，装束诡异。 迎面皆山苍翠扑人

近日光山麓，地势渐高。车行杉树中，泥泞没轨，车丁以为多雨所致。其实道旁皆流泉，喷薄而出，不无漫衍于衢途间耳。钵石町寓室颇宽敞，崇楼三椽，正与群峰相对，凭栏挹翠，排闼送青，可日夕领略山趣矣。夜无蚊，暑气亦渐杀。

暑气渐杀

十七日（阳历八月四日） 早饭后觅导者至，往游东照宫。导者一老翁，鬓发苍白，肥健善走。先至大谷川口，其泉出于中禅寺，而末流则为绢川，自上奔注于下，喷雪溅珠，澎湃之声，铿訇震耳，觉心神为之顿爽。崖石双耸，槎枒并峙。右朱桥如卧虹，横跨波心，终年扃锁不开，盖以备乘舆之所经也。别设一桥，以通行人之往来。盘旋而上，松柏葱郁，宫殿峥嵘，即德川氏诸庙也。

向者幕府盛时，四方诣山住宿者，侯伯有二十六院，幕府诸官有八十坊。连甍对宇，栉比蝉联，结构之雄，世所罕俪。大政维新，一时无诣山者。因是，院坊僧侣无所得食。会四年间市街失火，主者悉撤堂房，或以其材给予贫困罹灾者。昔德川氏多置守庙僧寺，今废。俯仰今昔，不禁盛衰之感。

二十六院八十坊之废

往游满愿寺，亦曰轮王寺，为王子法亲王所住。盖德川氏以王代子孙为僧司祀，此其一也。前日美国总统赫兰氏游山，止宿于此。室约七八椽，虽不雕琢，尚朴素，陈设雅洁，不著纤尘。有金屏风十二，上绘古乐图，昔时掌自伶人。《秦王破阵乐》其法尚传，隋唐时所流入者也。几上置铜碑一，乃记胜道开山事。胜道入唐学佛，实为释门

美国总统前日住此

开祖。归日本后，肇创日光山寺，距今千有馀年，铜碑尚是当时遗迹。碑文僧空海所书，空海亦入唐学佛，“真言”一派是彼所开。

日本素重佛教，名山大泽，多为古名僧所辟，传其徒侣，递世有之，如空海上人之于高野，胜道上人之于日光是也。及德川氏兴，创建寺刹，是山悉入之官，金碧丹青，辉煌壮丽。又命其徒司祀，而以王子为僧以总之。法亲王虽驻锡日光，而以离都甚遥，平时多居江户。上野宽永寺，其清修所也；遇有祭事，则一至日光耳。满愿寺于明治六年遭灾，尽成灰烬，虽新经营构，而崇敞百不逮一。

道经日光祠，乃东照宫未建时以祭山神者。顷之，至东照宫。穷土木之奢侈，极金碧之辉耀，几于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宫亭左右有二铁炉，右为朝鲜所献，左为琉球所贡。铜钟一，上刻铭辞，朝鲜王命其臣李植所撰，后书崇祯十年某月。庙旁宝库二：一藏祭器，一藏家康珍玩。有家康手植树，已朽矣，犹围以铁栏。殿上榱桷梁栋，悉涂纯金。庆长年间，金矿甫开，故得成此巨观。是时，凡有建造，皆系列藩供役；此为世袭肥前侯锅岛氏所建，距今已二百馀年。冈鹿门曰：“镂刻丹青，非不精美，惟近于俗而不雅，此亦宫室中别创一格也。”楣之中间刻孔门十哲，上方为尧舜像，下方为巢由像。木柱悉白质，不加彩绘，而雕镂精绝，几于人巧极而天工错。殿旁偏室，为法亲王宴坐处。镂金错彩，亦仿佛东照宫。宫后由石磴盘旋而上，为家康葬处。

东照宫

门楣上刻孔门十哲

大猷庙　出庙，饭于村店。复游大猷庙，规模一如东照后殿，德川家光葬处。家光为家康之孙，大猷，其谥法也。德川氏霸业至三世而始定，诸侯畏服，威权覃内外。故家光亦特尊，祠庙之盛，祀事之赫，盖与家康比隆云。

余与鹿门皆有《谒东照宫诗》，附录于此。予诗云："丞相祠堂此最崇，千秋犹复仰雄风；深嗟土木穷民力，但见雕镂夺鬼工；自古僭奢传世促，只今冷落霸图空；天家恩泽犹称渥，不废春秋祀典同。"鹿门诗云："二百禅房留一房，寥寥香火奉祠堂；当年武勇震中外，十世威仪僭帝王；奚啻楼台穷壮丽，居然形势类金汤；不须来此叹亡国，祀典都依旧宪章。"

谒东照宫诗

既观大猷庙，余即折回，在村店小憩。成斋诸同人又偕导者往寻僧天海之墓。其墓在前山腰际。天海圆寂时，僧腊一百二十八岁。论者谓：僧天海乃德川氏之道衍也，赞成家康、家光之业，手创此山，亦一世伟人矣。

僧天海墓

余连日在路劳顿，而颇能作廉颇健饭。惟是日光近乡，向来禁杀放生，艰于肉食。德川氏社屋而后，此禁始解。然欲觅鸡雏，亦不可得，殊嫌无下箸处。

男体山　日光最高峰为男体山，一名黉髮山。因其双峰对峙，故有"男体"、"女体"之称。是日天气颇热，赖山中松阴夹道，藉蔽骄阳。山中产竹节人参，三韩种也，日光山麓民家多以种参为业。此山所产树木，纹理多坚致。山民多以桐片为小扇，制式精雅，其上滑泽，可写书画。旅馆主人各赠一柄。山中产熊罴猪鹿，而无虎豹。

十八日（阳历八月五日） 木下梅里登涉劳顿，略婴小疾。又以天气炎熇，诸同人拟暂缓游山，小憩寓斋。寓楼对面一山，名“神主”，四围开旷轩豁，惜路险不易登。戏作一诗以示诚卿：“今日游何处，未闻导者来；何不蜡屐登，览景同徘徊。当庭一峰秀，耸峙何幽哉；路如羊肠曲，涉者叹虺隤。巨瀑闻澎湃，崇岭攀崔嵬；苟非腰脚健，鲜不临崖回。我闻意为沮，不如倾樽罍；高卧对山色，图画天为开。” “神主”

晚间，同人以寂寥太甚，特呼沿街唱曲者夫妇二人弹絃奏歌。余从隔室听之，声韵亦颇悠扬。所操曲曰《曙鸦》，名士山鹿素行所撰。女年二十，男年三十，素以絃歌为餬口。艺妓色衰，车马零落后，亦往往作此生活，然则正不免白傅浔阳之感耳。 曙鸦曲

成斋喜食菽乳，自号为淮南居士，旅馆主人每餐必供是品。余谓菽乳之制，以僧寮为专门名家。鹿门因言，“日僧黄檗所制极美，宜于和酱佐醯。黄檗山僧皆中土人，其制当亦染濡中土风。”二百年前，檗僧曾聘隐元禅师于中土，大阐宗风，盖时相特忧佛法之衰而为之也。自是而后，木庵、即非、独湛、浩泉、法灯，皆接踵而来。近今五十年间，始不复聘。隐元以下诸僧，皆通文字禅。戴曼公僧名“独立”，工书善画，《书画谱》载戴曼公入东海不归，即谓此也。徂徕与黄檗僧徒交，颇得文字之益。隐元精于书法，日人甚珍重之，不啻拱璧。戴曼公明末气节之士，有托而逃于禅，故宁蹈东海而不归耳！日东种痘之法，相传出自 黄檗山僧善制菽乳 中土僧人接踵而来

戴曼公，今墓尚在黄蘗山。京师医流，每逢忌日设祭，亦可谓不忘本者矣。

山中泉声聒耳。寓楼两面皆池，潺湲之声，彻夜不绝，踞床卧听，殊爽心脾。夜半梦醒，方以为作客彭城，愁闻风雨声也。

是夕，余陡患嗽疾，气喘逆不能伏枕，或谓感受山中寒气而然。

乘竹兜遍游诸瀑

十九日（阳历八月六日） 余虽患病，然登临之兴，弗为沮也。早发，乘竹兜而行，拟遍历山中诸名胜。凡有瀑布处，足迹无不至。瀑之最著名者曰华严瀑，曰观背瀑，曰龙头瀑，曰汤湖瀑，此在日光之东者也；曰含满瀑，曰雾降瀑，此在日光之西者也。其馀不能悉载。

先经沙子川，泉声潺湲，亦殊可听。自此可町许（日之五町当中国一里强），有瀑曰观背，以瀑藏于里，观者仅见其背也。坂路殊险仄，舆夫亦艰于步。由观背瀑回，道经南照寺（亦曰高照庵）。向来日光盛时，寺凡百馀所，今只馀其一。日光既废，寺刹悉撤为薪，此寺以在荒远得免；然残破荒凉，殊失旧观。有梨园一所，中多梨实，惜尚未熟。

美国总统游山经此

日午，行至回马村，小憩啜茗。村店柱上大书："日本某官从美国大总统赫兰游山经此"。余戏书其旁云："某年月日周灵王一百卅七代孙遯叟来游"，同人见者大笑。自此至中禅寺，十里而遥，山路险巇，马不得进，骑者回马而步，故名。及行，路亦甚坦，惟乱石崎岖耳。四处皆泉声聒耳，

峰峦环合，树木阴翳，幾于绿映衣袂。羊肠曲折，疑于无路可通，而小桥前横，从瀑布中过，怵心刿目，真仙境也。小憩村店，得五律一首："共鼓登山兴，言寻谷口源（大谷川发源中禅寺）。途穷才有路，地僻欲无村。但似羊肠曲，难闻马足喧。泉声杉影里，未觉午肠暄。"

由回马村左折而下，大日堂在焉。前穿小池，具众石，一若与斯山争奇者，不亦赘乎？道经华严瀑，停舆观之，奇诡万状，震骇心目，诚巨观也。距瀑布十许丈，有隙地，结茅作屋，上卧新砻石碑，刻古风一篇，湖山老人所作也。晃山名胜甲天下，而尤以瀑布为大观。华严瀑从山隙中迸出，奔腾澎湃，溅雪跳珠，近之凛然寒毛髮，非从华严法界来，能如是邪？湖山诗不能全忆，但记其杂用先、寒、删三韵，句法极兀奡，盖极意摹韩苏者。　华严瀑

迂道往观汤湖瀑。山高峻，径泥泞，舆夫劣不容足。乃舍舆而步，数经憩息，乃得至焉。　汤湖瀑

将近中禅寺，从丛树中望见一湖，极烟波浩渺之趣，盖群流之所汇也。寺前多旅店，遂饭于此。自此至温泉三十里。湖尽处有龙头瀑，与华严瀑相伯仲。冈鹿门曰："仆自二十年前由此至温泉，一带皆荒寂之野，幾于灌莽没人。维新以来，许妇女住宿温泉，兼为汤户，以待宾客，当不似从前之寥落。"同人问所历华严瀑、观背瀑、龙头瀑、汤湖瀑四者孰优？予谓："华严以迂长胜，观背以幽诡胜，龙头以广大胜，汤湖以雄伟胜。"鹿门曰："仆二十年前游此山，始观龙头，称其雄奇为山中第一。窃怪从前游山者，俱称　龙头瀑

华严不绝口，而不一及龙头。盖当时汤户未开，游者多自中禅寺而返。今观先生所评，益信眼识之不谬。"时同游诸君多以华严为首，龙头次之，汤湖瀑多有未见者，盖取道他径而行也。

温泉

薄暮抵温泉，地形耸拔异常，高于海面者四千尺，经工部细加测量而知。气候殊冷，原野草木之花，至秋开者与阴历八月相应。成斋曰："山中寒气袭人，气候大异人间，病者易发宿疾。"更穷男体山绝顶，益近冷际。此山自阴历七月一日许登山巅，三日间，居民攀跻者络绎于道。晚饭后，试浴温泉，甚畅适。

二十日（阳历八月七日） 早起，寻温泉发源处，蓬勃蒸郁，如釜上气。以竹承流，分注各家。以手试探，热甚；嗅之，作硫磺气。

晨餐既竟，乘篮舆回钵石町。亭午，小憩中禅寺前旅店。一路霪雨霏微，殊有秋意。逮至华严瀑所，滂沱如注，乃歇茶寮啜茗。见一女子，年约十五六许，红裳碧襦，姿容艳丽，冒雨登山，冉冉入树林深处，其殆神仙眷属欤！暮抵寓，解装暂歇。自温泉至钵石町，凡六十里。

空海所撰碑

或携僧空海碑来售。空海曾入唐土，东归后，开天台一派。在纪伊国高野特创巨刹，全山皆兰若，僧众凡四五千人。严禁妇女登山，戒行清高，远近钦服。空海善书，工文字禅，所著文曰《性灵集》。距今千五百年，僧胜道始开日光山，创中禅寺，建碑纪事，空海为之撰文。湖上之寺，后毁于火。旧碑既泐，宝永年间重刻今碑，藏于满愿

寺中。胜道辟日光。香火传世千五百年。逮营筑家康庙宇，极土木丹青之盛，一时无两。日东佛法盛行，堂塔寺刹，穷极华丽，竞以金碧绘画相尚，颇有泰西风，其源皆出自印度。

二十一日（阳历八月八日）　往观雾降瀑，距寓斋十五里而遥。是日，舆夫舍坦途而就僻道。始行灌莽中，树木阴翳，交柯接叶，又经新雨之后，衣履均为沾濡。继又行崎岖乱石中，同人行者，皆履荦确而进，殊觉其艰。终则遍地皆山泉，流声潺湲起足下。涉水而行，凡数里许，乃得出险。未至雾降瀑处，已闻泉声若雷吼。既至，偕鹿门同驻山巅，停舆而观之，顾其处仅得见泉之一面耳。同人皆曲折取道下观，以览其全。余虽病，不禁见猎心喜，欲贾馀勇。因命舆夫扶掖而下，则路奇险，泥滑㳠，石荦确，一失足陷于不测，有性命忧，蹲石数息始得下。同人已饱看而回，惟成斋伴予。瀑布三道，从高下注，喧豗之声，荡摇心目。舆夫裸身往浴，正当瀑布之冲，而屹立自如，真健儿也。回路登高，更惫于下涉。余至气喘促逆，幾无人色。半途逢一女子，亦下观瀑布者，巾帼中抑何勇健绝伦乃尔！余自愧空作鬚眉，头颅老矣，不值一钱，曷禁三叹。

雾降瀑

舆夫扶掖而下

自愧体弱不如女子

路逢一少年，见余作礼，自言闰三月中，偕余同舟自神户来，故相识也，今亦来此游山。问其姓，曰浅野氏，盖华族也。浅野氏旧封四十一万石，地亘山海；寻常出行，舆马拥前后，驺从千百人，旌旆如雲。维新后，纳藩籍，列

华族，萧散不异寒士；前后盛衰，真如黄粱一梦。

含满瀑 饭后，往观含满瀑，距寓楼约十里许。当瀑处有一亭，亭之对面有一石，上有梵字，笔画模糊不可辨。或云是僧空海掷笔彼岸，遂成文字。其说荒诞，殊不可信。岸上石佛数百尊，露坐荒山中，亦殊岑寂。

作诗以别山灵 暮，雨。余连日宿痾陡发，夜不得寐，兼以跋涉委顿，益形其惫。明日将回东京，作诗以别山灵："我来山中已三日，初无一诗答山灵；山灵昨夕惩我顽，宿痾忽发身弗宁。惟我登山兴弗阻，蜡屐更向险处经；出奇欲与山灵战，飞符天上遣六丁。万里乘槎作远客，况工文字胸罗星。何不食我胡麻饭？何不饮我桃花醽？乃徒狡狯使我病，山气入骨寒冥冥。书生受侮叩真宰，绿章万字陈金庭。天公一笑两无阻，俾呈奇境娱视听：飞岩横悬匹练白，排闼远送岚光青；泉流万道走虹霓，石吼一隙惊雷霆；更令骄阳时蔽匿，凉意散作微雨零；复有无数黄蝴蝶，沿途护我篮舆停；行竹木中衣袂碧，远参鼻观山花馨。半旬游历差快意，乃与山灵相忘形；重游未卜在何日，特祝山灵千万龄。"

游人感想 日光之游，至此而毕。山中胜景，非笔墨所能尽。或谓"万壑争流、千岩竞秀"二语，可移以品题，然恐未足以概之也。鹿门曰："少时来游，寺刹满山，楼台凌汉。齐云落星，逊此岩峣；绀宇琳宫，罕兹华靡。逮至今日，一扫而空，荆棘漫天，蒿莱遍地，顿令人发彼黍之叹。"此犹唐时人说骊山宫阙，不胜慨念天宝盛时也。

自入山中，薄阴中人，爽气入骨；回思发东京时，铄

石流金，如别一世界。山灵之宠我辈也，甚矣！

梅里有《登鬒髮山》诗，附录于此："鬒髮高峰突兀间，名区自古住神仙；雲埋溪口疑无地，路转林梢欲上天；虎豹群奔蹲怪石，虹霓万道走飞泉；晚来停仗时长啸，山鬼相应过我前。"

二十二日（阳历八月九日）　清晨，雇舆登程。旅馆主人乞书楼额，题以"峙青"二字。成斋、德夫独贾余勇，往游对面神主山，久之始回，云颇有奇境。成斋作二绝句留别："琴书此处半旬留，山水清晖当小楼；杜老诗篇柳川记，高人游涉自千秋。""自有此山无此游，吴中诗客共登楼；雨窗酒罢挥椽笔，爽气遥通雁荡秋。"　重野成斋作诗留别

早餐后即发，经今市驿，小憩旅店。前日小鬟，殷勤捧茗，依依作似曾相识状。归途取道于橡木县。自此驿之右转而南，古谓之"例币使道"。盖自德川氏之盛，东照公遣使奉币于朝廷，必由是道，故名。自此达橡木县治，凡一百廿里。是日所经之驿，曰板桥，曰鹿沼，曰榆木，曰今崎，曰合战场（此镰仓以前之事，史所未载）。经此驿时，阵雨忽作，雷鸣相继，玉练横飞，金光斜闪。车行荦确中，亦若霹雳声。所过村落如瞥，殆不可辨；但约略见庐舍之稠密，市集之繁庶而已。橡木亦曰枥木，因县治所在，设邑令以听民事，较他村驿为繁盛。然旅舍中间可供下物者，鱼鸟皆无，亦足见其僻陋矣。　例币使道

二十三日（阳历八月十日）　晨，成斋、鹿门、诚卿、竹海招往酒楼小饮。四歌妓侑觞劝酒，容以若吉为巨擘，仲

姬亦窈窕可爱，小六翩跹善舞，阿系宛转能歌，亦足以聊破寂寞，藉解旅愁。

每驿皆有娼楼

按：自古河驿始，每驿皆有娼楼，无色妓则以歌妓代，惟日光町一带独无佳人。盖是山从古以来，传为神仙所窟宅，故所在庄严洁净，以示崇敬。是不知蓝桥觅路，玉杵乞浆，胡麻饭熟，刘阮曾来，神仙眷属，自古有之，况于世人乎哉！

返东京

午后，至生井驿。饭后遂登轮船，夜半达东京，遂命车夫携行李登岸。车过永代桥，见四围灯火犹极辉煌，正可想见繁华薮泽也。

二十四日（阳历八月十一日） 游山回，感受寒气，宿疴陡发，杜门谢客，习静自佳。成斋欲延东医诊视，余固却之。

花蹊女史

当余游晃山时，花蹊女史约余相见，以束装在道未果，因托蒲生絅亭转致余意。余来日东，见名士多矣，独未一访才女，亦阙典也。

西尾叔谋特作序文一篇，送余往游晃山，附录于此，毋负盛意。文云：

西尾叔谋送王韬游日光山序

日光山一名晃山，天下之绝胜也。山脉来自飞信而走磐陆，绵亘三百里，或起或伏，或分或合，而晃山适当经会。层峦叠嶂，匼匝环抱，万马奔腾，而巨剑剌天。天池之水流为四十馀瀑，龙飞雷轰，坠不测之渊。此固天地英灵之气所钟，而神明之所窟宅也。及德川氏创祖庙于此，举一国之力以极土木之工，雄宇杰构，蔚然云起，

于是晃山之名大著于天下。夫以晃山之胜，名著天下已二百馀年，宜有奇伟之文以尽其概，然往时记志，皆不足览。岂以禁令严密，游历有所未至欤？抑即至而讳而不言欤？

方今天下大同，撤关防，通津梁，人力所及，无不可凿险缒幽、探奇觅胜；名山大川之文，当不日大备，而其先成者必晃山也。且其英灵之气，振古以来未尝宣泄，氤氲磅礴，莫测其量。苟有健笔以挑之，其应焉以发也，必当浩浩汩汩，若决江河然。其文之光明高大、拔地倚天，亦不容疑也。 方今天下大同

明治己卯夏，清国王先生紫铨航海来此，遂游晃山。先生学问该博，气宇高迈，历游东西两洋，文章之妙与龙门并驾。则其言果将验矣。因忆戊辰之役，余驰马直抵满愿寺，谒东照宫而还。当是时，野州之野屡经血战，兵燹殆及晃山。而余承乏军职，誓死王事，不意偷生至今日，亲见上国名士秉笔以赋来游也。今者从事文墨，日在蠹书堆中，回顾当时，恍如梦寐。乃复神飞魂往，欲治行具以随先生后，而以事牵，卒不果。夫晃山可复造，而先生之游难逢也，岂不甚可惜哉！虽然，今当得读先生拔地倚天之文，以极心游之乐，则其与追攀于巉岩绝壁、云霭蓊苍之间，何以异哉！敬刮目以待先生之还。 先生之游难逢

余谓有如此佳文，如此好山水，而余无奇构杰作以副之，洵为有负斯游矣。

公度点窜极见苦心

二十五日（阳历八月十二日） 改宫岛诚一《栗香诗钞》。公度点窜处，极见苦心。

二十六日（阳历八月十三日） 仍改宫岛诗，竭三日之力始毕。

二十七日（阳历八月十四日） 删改同人诗文。

小湫村诗钞序

二十八日（阳历八月十五日） 删改同人诗文。作《小湫村诗钞》序，附录于此：

方今日东之以诗名者夥矣，类皆探源汉魏、取法唐宋，以自成一家，而能以奇鸣于世者实罕。尾张市川湫村，今之诗人也。枕山序其诗，独以奇称之。

见我所独见乃能言人所未言

余谓诗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此亦专从性情中出，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尊韩推杜，则不离于摹拟；模山范水，则不脱于蹊径；俪青配白，则不出乎词藻：皆未足以言奇也。

盖以山川风月、花木虫鱼，尽人所同见；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尽人所同具；而能以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则历千古而常新，而后始得称之为奇。

湫村之诗，余虽未得尽读，而枕山既称之于前，磐溪湖山复言之于后，则其诗必有异乎寻常者。湫村以其诗之奇鸣于当世，当必于杜之广、李之俊、韩之兀奡、郊之寒、岛之瘦、温李之秾艳、苏之放、黄之生涩槎枒、陆之温润、杨之疏逸之外，别树一帜，而自辟畦町、独立门户，此所谓诗祖也。

余于诗，亦欲以奇鸣，惜有志而未逮，故序湫村诗，而

不胜景慕焉。

二十九日（阳历八月十六日） 小痾未痊，而天气尚炎，仍不出游。

三十日（阳历八月十七日） 午后，往“报知社”。

七月朔日（阳历八月十八日） 源桂阁招余宴墨川，余以有疾辞之。沈梅史、王漆园来访。

二日（阳历八月十九日） 午后，黄君公度遣车来迓，招饮酒楼。同集者诗五、子纶、星垣。时诗五亦将回粤东应秋试。酒楼濒水三椽，颇轩爽。凭阑玩荷，晚花初放，时送香来。酒饮三爵后，颇有离别之感。 黄公度招饮酒楼

三日（阳历八月二十日） 何星使闻余将归，特命梅史致意，招余至节署略作盘桓。余以粤中催归之符叠至，势难再留，婉辞谢之，然厚意益篆于心中也。午后，何星使、黄参赞高轩枉过。

栗本匏庵招饮柳岛桥本酒楼，为余饯别，同集者十馀人。距余寓斋十里而遥，偕成斋乘车同往。柳岛亦东都名胜所，其地村落参差，河水如带，板桥垂柳，风景宜人。临流一酒楼极轩敞，楼外之黛色波光与楼中之扇影衣香相掩映。 栗本饯别

酒半，同人作诗赋别，余为首唱，其一云：“相逢未久遽相离，远道骊歌怆客思；岭表秋风惊去梦，江南暮雨怅新知；怕听折柳阳关曲，休唱飞花驿路词；尚有绮怀忘不得，玉钗银烛酒阑时。”其二，步冈鹿门韵：“相思此后隔遥天，无限离情到酒边；百日勾留千载遇，一编游历众人传（时予方作《扶桑游记》，故云）；诗篇敢谓追摩诘，词句应 吟诗赋别

还愧仲仙；莫听萧娘弹一曲，愁心都付与秋㲡。”

酒罢，同匏庵、望南至柳桥若吉茶室，命招小铁来，则小铁方从母游墨川未归，仅小玉弹琵琶以侑酒。时有少年子亦来是楼买醉者，闻歌声，突出当筵而立，傲岸睥睨，醉态淋漓。匏庵遽攘臂斥之，及移灯谛视，乃其高足弟子。名士疏狂，大率类此。

名士疏狂大率类此

四日（阳历八月二十一日） 成斋、诚卿二编修偕诸同人饯余于中村楼。自我国星使、参赞以下，至者不下百人。余戏谓是日之会，冠裳跄跻，可与葵邱践土之会后先争盛。众推予执牛耳，愧不敢当。酒酣作歌一首，留别江都诸同人：

同人饯行至者百人

我之来兮春光非，我之去兮秋风起；秋风起兮游子归，万重山兮千重水。离情渺渺愁凄凄，相思不识何时已；临行把酒劝重游，子其祝我倘无死。子酌我兮金叵罗，我赠子兮玉版纸；上写今日离别辞，中有泪痕流不止。瀛洲缥渺神仙居，百日因缘亦足喜；忽然欲去不可留，梦魂一夜归乡里。岂无窈窕解语花，绰约风前艳桃李；泥我饮兮我不辞，含情顾影明灯里。况复文字足相娱，座中往往有佳士：成斋卓荦天下才，诚卿妩媚今无比；鹿门龟谷多雄豪，时排笔阵摩吾垒。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敢云提唱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屣；某年月日我去来，大书特书补青史。

酒酣作歌留别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

是日同人投赠篇什不下数十章，明珠大玉，美不胜收。择其尤者，附录于此，以见一斑。

投赠篇什不下数十

闻紫铨先生将归，赋此寄呈："飘然乘兴日东游，才学如君乏匹俦；笔役风雷多逸气，胸罗星斗足奇谋；久恩对榻纵谈未，能肯命车来访不？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好会再难求。"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

送紫铨先生南归，即席赋呈："仙帆缥渺半空行，鹏际雲涛接大瀛；万里元应凌汉使，一廛今欲笑徐生；长洲花外夕阳远，甫里祠前秋水明；归兴此回真大好，待看笠泽著书成。"　　——森春涛鲁直　春涛鲁直

紫铨先生归期将近，诸同人偕予饯别于中村楼，即席赋呈："幾度飞毫赋远征，大西洋又大东瀛；却嗤霞客游踪窄，最爱雲台学术精；芳草绿波他日梦，红裙珠唱此时情；也知近著刻成近，署否老夫贱姓名？"

——湖山小野长愿　小野长愿

中村楼上奉赠紫铨先生归国："四牖秋动水之涯，话别江楼月色移；三叠易醒清夜酒，一杯重唱古人诗；雲随帆影如招伴，山揖船头似约期；分袂休言烟水隔，电机火琯寄相思。"　　——栎窗林信　栎窗林信

中村楼饯席赋呈即和紫铨先生留别韵："孤帆千里抵雲天，采药来留蓬岛边；江左贼由奇策定，泰西战待巨文传；交情不隔道犹古，吟骨惟疑人是仙；何事秋风促归去，阳关一曲入离弦。"——中洲三岛毅　三岛毅

中村楼送行即和紫铨先生留别韵："光怪惊看太陆离，泉源万斛涌文思；壶觞对酌犹新识，肝胆相投即旧知；品紫评红温尉什，伤春惜别杜陵诗；贱名喜入

岩谷修

柳州笔，探胜晃山携手时。” ——诚卿岩谷修

送弢园先生还江苏：“遥为避暑日光游，洗得烦襟瀑布流；泰斗声名动东海，鲲鹏心迹向西洲；鲈亭税笈清风夕，鹤市呼杯明月秋；缟纻相投胜胶漆，群看李郭共仙舟。”“二州桥畔会群英，清气楼高岳雪明；河朔千觞发豪兴，阳关一曲托哀情；风帆稳送长洲客，潮势遥连沪渎城；自是各天对孤月，相思惟付断鸿声。”

增田贡

——岳阳增田贡

席间送楼园先生南归：“秋风回首意如何，客裹光阴鬓未皤；十里长江涵雁影，一痕纤月逗帘波；婆娑老子登楼兴，慷慨王郎斫地歌；不怪天南归去急，多情相待有黎涡。” ——黄村向山荣

向山荣

席上呈弢园先生〔案：此诗前见六月九日记中，第二句作“东极扶桑西欧洲”。〕：“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意气乘风涛万里，文章经国业千秋；功名不愿记云阁，辙迹且期周地球；犹有谪仙缘未了，何妨诗酒托风流。” ——狩野良知

狩野良知

奉饯紫铨先生南归：“骊歌高唱遽相离，难系佳宾万里思；经世原因唇齿势，论心宁问旧新知；吴山越水还家梦，春雨秋风过客诗；临别殷勤何所语，天涯早计再逢时。” ——木下真宏

木下真宏

闻韬园先生将行谨呈〔案：此诗见六月六日记，“风流”作“流风”〕：“夙闻吴地有词仙，万里遥浮徐福船；道德风流思柱史，明光起草羡才贤；问奇谁识扬雄字，献

本多正讷

箫长留贾谊篇；莫厌天涯淹滞久，相邀争设主宾筵。”

——本多正讷

所咏古风，当以龟谷省轩为擅场：“人中之龙文中虎，弢园先生即同甫；张胆明目论时机，赤日皦皦披云睹。粤贼凶焰满乾坤，激昂献策叩辕门；雄志未伸贼未灭，横罹奇祸吞深冤。一朝决策游西欧，长风万里逐鹏抟；英雄割据尚未已，龙骧虎视互相吞；兴亡古今几感慨，抽笔窗前鬼哭喧。归来头白不称意，飘然又到扶桑地；闻说扶桑有逸书，欲搜小酉识奇字。余亦东海一狂夫，气凌虹霓才本迂；读书万卷归画饼，空馀傲骨老穷途。相逢论交江楼夕，把酒淋漓披肝鬲；兴来起舞蛟龙惊，诗成金笺红袖擘；泼墨直倾长江水，插剑拟铲遥山碧。忽闻骊歌激秋风，白云惨淡雁横空；一别万里恨参商，几时追逐学云龙。君言丈夫一世叹髀肉，精神应注著作中；呜呼！青紫纷纷不足言，何如开拓万古之心胸。” 龟谷省轩所咏古风

省轩又有七律一首，和余原韵，一并录焉：“鸣雁何心促别离，暮云春树入相思；文无奇气君应笑，琴有清音我独知；粉黛且销才子恨，江湖群唱放翁诗；人生最是关情处，斜照凉烟送客时。”

酒罢，偕吉田二酉至若吉茶室，与小铁同车并载。既至，添酒开灯，洗盏更酌。二酉醉后谈兵，慷慨激昂。拟偕予北游，以事不果。宵阑烛跋，驱车而归。

五日（阳历八月二十二日） 源桂阁来招，未赴。薄暮，予设宴于龟清楼，留别诸同人，即吾宗琴仙所题“残 设宴告别

夜水明楼”也。临水三椽，轩窗四敞。深夜，月明涌江中，一轮如镜。余作诗二绝，聊以寄感："酒杯偏与晚凉宜，今夕银烛〔案：烛字疑当作“镫”、“釭”。〕照去思；小女不知离别恨，出笺犹是乞新诗。”“箫鼓喧阗共一船，新秋时候暮凉天；美人名士团圞坐，弹到离愁第几弦？”

樽前无限分离恨

成斋和云："一味新凉醒醉宜，银屏画烛入吟思；樽前无限分离恨，付与江雲渭树诗。”

小牧樱泉和云："酾酒江头夜系船，白蘋风冷嫩秋天；都将湖海睽离恨，分付浔阳大小絃。”“混迹江湖与俗宜，却从酒后见忧思；杜郎兵策谁能读，唱遍扬州明月诗。”

六日（阳历八月二十三日） 诸文士皆来送余。行李既发，即诣公署与正使何子峨侍读，副使张鲁生太守辞行，何大臣特以所乘车乘予。黄君公度、沈君梅史偕予至铁道。

向何张二使辞行

同人送者已毕集，成斋夫人率其子女亦来执别。

轮车既发，送者皆自崖而返。偕予至横滨者为成斋、鹿门、白茅、叔谋、樱泉、枉所、望南七人，情意殷挚可感也。午后饮于酒楼，叹别恨之难销，怆离觞而不御。饮竟，走别罗朗卿、谭沛霖。乃乘车登舟，同人始握手珍重而回。申正，轮舟启行。

七人送至横滨

七日（阳历八月二十四日） 舟行甚稳。冈文助以有事至大坂，余得见之于舟中。

八日（阳历八月二十五日） 清晨，舟抵神户，朱季方已遣人来迓，盖冈文助先往言之也。晨餐既竟，往访芝轩。时芝轩已迁于别墅，距领事署数百武而遥，因折简招

神户留别

吴瀚涛少尉俱来。二君为饯别于湊川酒楼。时天气炎熇，殊不可耐。剖瓜食之，凉沁肺腑。移坐与瀑布相对，静坐小憩，胸鬲殊爽。瀑布处男女裸体往浴，是亦此辈避暑快事，然未免为山灵所笑矣。傍晚，阵雨忽作，凉飚徐来。雨止，虹挂阁外。谈兵说剑，余为之罄无数爵。

瀚涛于席上作诗赠别云："王郎着意问归程，烟雨高山一送行；回首风波极缔邈，入秋雲物杂阴晴；长虹贯日疑兵象，急瀑奔崖作怨声；霹雳无心惊屋瓦，等闲失箸莫关情。" 吴瀚涛作诗赠别

酒酣复作短歌云："白雲忽起清风扬，山头送客情何长；碧翁似亦解人意，雷公击鼓虹腾光。嗟君此去意何极，万里风涛等闲别；别来肝胆倾向谁，笑把吴钩淬霜雪。淬霜雪，光不灭，剑上斑痕心上血；海头伫立一销魂，不知今夕是何夕。"

余读此歌，以铁如意击铜钵，呜咽怆恻中，顿作别离声，亦濡毫泼墨，作四律赠之云："回帆重复指神山，前度欢悰今别颜；转忆离愁辞阆岛，怕听哀调唱阳关；流泉呜咽飞悬练，阵雨溟濛失远鬟；草阁一觞同话旧，长虹天际忽弯环。""平生豪气俯凡流，今日逢君让一筹；举世岂真无北海，论交当自有南州；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晚来一雨嫩凉生，爽气成秋入酒酲；垂死雄心王景略，一生低首谢宣城；即看痛哭狂歌地，弥见忧时愤世情；久薄微官等匏系，黄山归去好躬耕。""慷慨论心意气豪，忘年直欲缔深交，眼 作四律还赠

中龌龊空馀子，世上模棱笑汝曹；使酒谈兵与俗忤，哀丝脆竹要才销；黄河泰岱他时事，今日先占立品高。”

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前日余道经此间，九日中游屐所至，欢若平生。今得续前游，非偶然也。

重逢阿朵

酒罢，前女子阿朵来见。一别四月，倍觉苗条，软语温存，又增离绪。夜月皎洁，银河欲流，偕季方诸人送至江干，执手作别，余遂登舟。

港督同舟

九日（阳历八月二十六日） 晨，见港督燕制军于柁楼，握手欢然。英人璧德满亦同舟。大辅松方正义特送港督，拟至长崎而分袂。

亭午，波平如镜，舟行若驶。修书以谢成斋诸同人，并作《扶桑游记》小序，以畀栗本匏庵。入夜，皓月当空，纤雲四卷，凭阑四望，寄嘒遥深。

长崎访余元眉

十日（阳历八月二十七日） 天气甚热，虽御纱縠，汗犹湿透。幸舵楼宽敞，尚可纳凉。午后，松方特设盛筵，折简相邀，酒行无算。宴罢，舟抵长崎。登岸访领事余君元眉，啜茗小坐，暮雨忽来。顷之，梁缙堂至，乘车出游，道经花街，则向之焦土，今已华堂。近山处新建一酒楼，颇闳敞。当窗绿树扶疏，经雨如沐，凉飔飒至，幽静宜人。即命开宴，彻夜笙歌，连宵灯火，颇极异方之乐。惟妇女装束之华，容色之艳，则远不逮东京矣。酒楼主人颇解留客，特扫小轩，为余下榻。

十一日（阳历八月二十七日） 清晨即起，往领事署

候余君元眉。盥栉之后，继以晨餐。偕元眉、缙堂剧谈江都杂事。午后同访王冶镜。往游日人别墅，颇有泉石花木之胜。径路迂曲，亭台幽敞，结构颇不俗。当峰回路转处，短桥临流，小轩当花，觉别有人境。小坐啜茗，萧然意远。薄暮，冶镜邀登山巅，饮于西国酒楼，佳馔络绎。金玲以病不见，竟未知前度刘郎之重至也。酉刻回舟。 王冶镜

十二日（阳历八月二十九日） 晨，港督燕制军偕其夫人回舟。领事余君元眉遣使持书至，盖港督至沪后拟往见刘观察，是书为之先声也。巳正舟行。

十三日（阳历八月三十日） 舟行安稳，如在平地。

十四日（阳历八月三十一日） 辰正，舟抵上海。品川领事来谒港督，喜得重见，握手欢然。相良长裕亦来，以迓清水直也（清水直东京府士族，与余同舟）。相良自粤至此，重逢沪上，真非意料所及。乘舆登岸，命人携行李至南昼锦里寓舍。

十五日（阳历九月一日） 往见唐景星、徐雨之两观察。午后，陈君辉廷招饮。夕，陪港督燕制军观剧。 唐景星 徐雨之

龟谷行跋

戊寅之春，余与栗本匏庵、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记》，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与先生善，乃有东游之约。士弧与重野成斋、冈鹿门诸人，谋欲邀之。余告以匏庵言，于是成斋始与匏庵交。匏庵每置酒会友，未尝不津津乎王先生也。己卯之夏，先生遂航海而至，居二月，付此书于匏庵而去，顷匏庵将梓之，余谓是区区日记耳，未足以窥先生之学，然豪宕萧洒之概，亦可以见矣。若夫诗酒徵逐之乐，固属升平之盛事，文苑之佳话。余幸得周旋其间，闻

其绪论，乃识其由云。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龟谷行撰

澹澹数语，而题内题外之意已尽；其不事张扬厉，正是识老笔老。　　沈文荧儁评

平安西尾跋

近日清国人士来游者日多，余亦往往与之纳交；而胸襟洞豁与人莫逆者，独推王君紫诠先生矣。余于先生一见如旧，情谊甚笃，文酒之会，每尽其欢。已而先生举帆西归，转瞬之间，其人已远，鬱悒累日，恍若有亡也。属者，社友将刻其《扶桑游记》，使余跋之。

先生长洲人，少怀济世志，尝以言事忤当路，遂绝意仕宦，削迹远遁，以著述自娱。余始读《普法战纪》，喜其叙事之明畅，行文之爽快。及接其容，听其言，不觉叹服。不独其学问渊博，无所不赅；议论公平，不立彼我之见，信所谓通儒也。但其为人风流洒落，不修边幅，故不知者或疑为豪放自恣；而知之者，深惜其抱利器而不用。惜之

与疑之，于先生无加损焉。嗟夫！若先生者，在古人犹将钦慕不能已，况亲炙之哉！

余方草此文，屈指计程，想当先生抵乡里与室家相见，语及记中所载，追怀前日之欢也；乃复凝然西望，神度海涛矣。

明治十二年九月上浣，平安西尾为忠书于东京九段坂寓居。

冈千仞跋

《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铨王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无幾，先生东游，士人想望其风采。而先生口不说道学，议论不及当时，文酒跌宕，歌筵妓席，丝竹呕鸣，欣然酣畅，不复以尘事介怀。人或以学究条规规之，辄笑曰："《国风》好色而不淫，《离骚》寄缱绻于美人，骚人韵士，何尝一日忘怀于此乎！"于是人皆曰：先生儿女之情有馀，而风雲之志不足。呜呼，是岂知先生者哉！

盖先生慨欧人耽耽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于是遁迹海岛，俯仰感慨，举其鬱鬱不得于内者，托之声色豪华。信陵之于醇酒

妇人，岂其所真溺爱哉？其心独苦也！余于先生，固悲其命穷矣。

虽然，先生既与人共乐，岂可不与人同忧乎？且先生膂力犹刚，志气犹壮。丁中丞督六省商务，钦先生大节，聘致幕下，问以时事。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会，去泥土，冲雲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而世论先生者，徒就皮相而臆推先生为人，此何异观片鳞只甲，验龙为灵物乎？

先生东游，余与重野、栗本诸氏实宾待之。游纪之成，不可无一言，乃跋以是言。

明治庚辰年八月，仙台冈千仞振衣甫撰

扶桑游记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中丞（雨生）
冈千仞跋 5，闰3，27
八户宏光
5，闰3，30

三 画

三好清房（参政）
5，4，2
三条实美（太政大臣）
5，闰3，20
三岛毅（字远叔，号中洲）
5，闰3，25 5，7，4
土井少将
5，6，15
大沼厚
5，4，3
大桥讷庵（日本宿儒）
5，5，2
大槻穆（字穆卿，号学桥）
5，闰3，25
山井重章（字子干）
5，4，21
山井鼎
5，4，21
山本居敬
5，6，12

山田松斋（神田图书馆负责人）
5,5,7
山鹿素行
5,6,18
川口嵩（字濯夫，号江东）
5,闰3,25
川田刚（字瓮江，官一等编修）
5,4,5 5,4,10 5,4,21
丸山钴（字子坚，号龙川，仕海军省）
5,4,4 55,16 5,5,28
5,6,2
广濑淡窗
5,4,21
卫铸生（工书法）
5,闰3,15 5,闰3,16
5,4,22
小三（歌妓）
5,4,17
小万（艺妓）
5,5,3 5,5,4 5,5,23
5,6,1
小山朝宏（字毅卿，号春山）
5,闰3,25 5,4,29 5,5,2
5,5,9 5,5,17
小千代（艺妓）
5,4,13
小今（艺妓）
5.闰3,27 5,4,25 5,4,26
5,4,28 5,5,5 5,6,1
小六（艺妓）
5,6,23
小玉（艺妓）
5,5,16 5,6,9 5,7,3
小吉（歌妓）
5,5,9
小西义敬（报知社主）
5,4,10 5,4,13 5,4,17
5,4,20 5,4,23 5,4,29
5,5,23
小园（楠亭主人）
5,4,12 5,4,20 5,6,1
小松（艺妓）
5,5,18 5,5,20 5,5,22
小牧昌业（字伟卿，号柳泉）
5,闰3,25 5,闰3,28
5,4,7 5,4,12 5,4,19
5,4,29 5,5,17 5,5,24
5,6,7 6,6,9 5,6,13
5,7,5 5,7,6
小金（艺妓）
5,4,24
小春（艺妓）
5,闰3,27 5,5,3
小胜（司茗女子）
5,4,3 5,4,4 5,5,9
5,5,10 5,5,15 5,5,24
5,6,2 5,6,6 5,6,8
5,6,12 5,6,13

小留（艺妓）
5,4,13
小荷（艺妓）
5,6,1
小铁（乐妓）
5,4,4　5,4,9　5,4,10
5,5,15　5,6,6　5,6,8
5,6,12　5,6,13　5,7,3
5,7,4
小豫（歌妓）
5,4,17　5,4,24　5,5,16
小菊（艺妓）
5,4,25
小蕾（艺妓）
5,6,1
小野长愿（字侗翁，号湖山）
5,闰3,25　5,7,4
小笠原（东阳）
5,4,21
小紫（日本名妓）
5,4,13　5,4,22
小稻（艺妓）
5,4,26
小鬟（侍女）
5,6,22
马场毅（盲人，能诗）
5,5,27

四　画

王也镜（王冶镜，某行会计）
5,闰3,12　5,4,22　5,7,11
王逸卿（工弹唱）
5,闰3,8
王翊
5,4,5
王琴仙
5,4,6　5,4,15　5,5,15
5,6,1
王漆园
5,闰3,29　5,4,6　5,4,8
5,4,15　5,4,23　5,4,24
5,5,2　5,5,9　5,5,10
5,5,14　5,5,15　5,6,1
5,6,13　5,7,1
王鹤笙（吴人，工书法）
5,闰3,12　5,4,22
木下真宏（字叔毅，号梅里）
5,闰3,25　5,6,14　5,6,15
5,6,18　5,6,21
木原元礼（字节夫，号老谷）
5,5,7
木庵（中国去日本僧人）
5,6,18
五代（任大阪府官）
5,闰3,20
五朵梅（歌妓）
5,4,23

犬饲藕船
5,5,15
中山大纳言
5,4,20
中井弘（号樱洲山人）
5,4,17
中村正直（敬宇）
5,4,10 5,7,4
中村宏毅
5,4,21
中村宗十郎（优伶）
5,4,20
长冈护美
5,4,12
冈千文治（冈千仞之侄）
5,6,14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
5,闰3,25 5,闰3,28
5,闰3,30 5,4,2 5,4,3,
5,4,10 5,4,12 5,4,16
5,4,17 5,4,21 5,4,24
5,4,25 5,4,28 5,4,29
5,5,7 5,5,11 5,5,24
5,5,25 5,5,27 5,5,28
5,6,1 5,6,7 5,6,9
5,6,13 5,6,14 5,6,16
5,6,17 5,6,18 5,6,21
5,6,23 5,7,3 5,7,4
5,7,6 龟谷行骏
冈天爵
中村序
冈文助
5,7,7 5,7,8
冈本监辅（著《万国史略》）
5,5,2
冈田文助
5,4,25 5,5,3 5,5,7
仓敦松桥（田野重次郎，号松窗）
5,6,1
丹子（艺妓）
5,5,10 5,6,1
六三郎
5,4,23

五 画

玉八（歌妓）
5,4,17
玉姬（艺妓）
5,4,13 5,5,7
北条氏
5,闰3,27 5,6,14
北岛茂兵卫（号松洲）
5,4,25
古贺侗庵（著《殷鉴论》）
5,5,27
古海长义
5,6,2
可依缘（歌妓）
5,4,10 5,4,13

石川鸿斋

5,4,12　5,4,15　5,5,7

5,5,10　5,5,14　5,6,1

石丸（京都造币局监局官）

5,闰3,20

石井太奇（南桥，内务省官）

5,4,25

石埭奥田

5,5,10　5,5,15

本多正讷

5,闰3,30　5,4,6　5,5,6

5,5,8　5,7,4

平山太荣

5,闰3,25

平山卓（字立卿，号蕉阴）

5,闰3,25

平文（美国医生，剧中人物）

5,4,20

平野藏（旧藩臣）

5,5,8

归山海靈（神田图书馆负责人）

5,5,7

失土胜之（字竹海）

5,6,14　5,6,16　5,6,23

白泽友次（字晴皋，报知社员）

5,4,17　5,6,11

市川团十郎（优伶）

5,4,20

市川潋村

5,6,28

市太郎（剧中人物）

5,4,20

永见米吉郎

5,闰3,20

冯汉庭

5,闰3,26

加藤九郎（号秋爽）

5,4,17

加藤清正（丰臣秀吉幕府官）

5,4,21

加藤熙（樱老）

5,4,25　5,5,5　5,5,20

5,5,23

弁吉藏（剧中人员）

5,4,20

六 画

寺田宏（字士弧，号望南）

中村序　5,闰3,25

5,闰3,28　5,闰3,29

5,闰3,30　5,4,1　5,4,3

5,4,5　5,4,7　5,4,10

5,4,11　5,4,12　5,4,16

5,4,17　5,4,18　5,4,19

5,4,23　5,4,24　5,4,25

5,4,26　5,4,29　5,5,1

5,5,4　5,5,6　5,5,9

5,5,10　5,5,15　5,5,16

5,5,18　5,5,20　5,5,26

5,5,28　5,6,2　5,6,5

5,6,8 5,6,12 5,6,13
5,7,3 5,7,6 龟谷行踧
寺西积
5,6,2
吉田易简（字君敬，号素堂）
5,4,5 5,5,16
吉田次郎（字子全，号二酉）
5,4,4 5,4,10 5,4,21
5,4,28 5,5,8 5,6,12
5,6,14 5,7,4
吉备
5,4,10
西乡隆盛
5,4,13 5,4,17 5,4,21
5,4,28
西尾为忠（字叔谋，号鹿峰）
5,闰3,25 5,闰3,30
5,4,12 5,4,14 5,4,16
5,4,19 5,4,22 5,4,29
5,5,11 5,5,17 5,6,7
5,6,9 5,6,13 5,6,24
5,7,6
在原业平（游侠公子）
5,4,3
成岛柳北（著《柳桥新志》）
5,闰3,30 5,4,7
成斋夫人（重野安绎之妻）
5,7,6
朱之瑜（鲁屿，明遗臣）
5,闰3,15 5,4,5 5,4,10
5,5,7
朱季方
5,闰3,14 5,闰3,15
5,闰3,16 5,闰3,17
5,闰3,18 5,闰3,19
5,闰3,20 5,闰3,21
5,闰3,22 5,闰3,23
5,7,8
伍子升
5,4,11
多本正讷
5,6,6
向山荣（黄村）
5,4,5 5,7,4
会泽正志（日本宿儒）
5,5,2
竹洞
5,4,25
竹添渐卿（名光鸿，字进一，自号井井居士）
5,闰3,7 5,闰3,8 5,闰3,9
5,6,2
齐昭（源光国裔孙）
5,4,5
刘静臣（驻横滨领事馆文案）
5,闰3,26 5,5,5 5,5,13
5,6,1
关思敬
5,4,3

关根燠意（字延年，号掬堂）
5,4,17 5,5,27
安井衡（字息轩，日本巨富）
5,4,21
安积艮斋
5,4,7
池田猪之助
5,闰3,30 5,6,9
池田筑（日本驻法公使）
5,6,1
许友琴
5,闰3,15 5,闰3,16
5,闰3,17 5,闰3,19
5,闰3,20 5,闰3,21
5,闰3,22 5,闰3,23
孙豹人（清初人）
5,5,19

七 画

坂谷素（字子绚，号朗庐）
5,5,27
花山（游客）
5,4,17
花照（日本名妓）
5,4,13
花蹊女史
5,6,24
芳野世育（字叔果，号甑字）
5,闰3,30
杨枢（星枢，驻日本使馆翻译）
5,闰3,28 5,4,1 5,4,4
5,5,17 5,7,2
李壬叔（海宁人）
5,闰3,28
李镒（朝鲜王臣）
5,6,17
村山醇（字大朴，号拙粹）
5,闰3,25
折田彦市
5,闰3,25
里见义宏
5,6,14
吴硕（日本驻沪领事馆翻译）
5,闰3,8 5,闰3,9
吴瀚涛（名广霈）
5,闰3,14 5,闰3,15
5,闰3,16 5,闰3,19
5,闰3,22 5,闰3,23
5,4,22 5,7,8
足利氏
5,闰3,27
秀忠二世
5,4,17
佐川晃（柽所，海军所医员）
5,4,16 5,4,30 5,5,22
5,5,23 5,7,6
佐田白茅（字藉卿，号茹斋）
中村序 5,闰3,25
5,闰3,28 5,4,1 5,4,3

5,4,4　5,4,7　5,4,9
5,4,10　5,4,12　5,4,13
5,4,16　5,4,24　5,4,25
5,4,29　5,5,3　5,5,4
5,5,7　5,5,12　5,5,19
5,5,22　5,6,5　5,6,8
5,6,12　5,6,14　5,7,6
龟谷行跋

何子纶
5,5,17　5,6,1　5,7.2

何如璋（子峨，驻日大臣）
5,闰3,28　5,闰3,30
5,4,3　5,4,5　5,4,6
5,4,8　5,4,10　5,4,22
5,4,29　5,5,5　5,5,7
5,5,13　5,7,3　5,7,6

何绮（厨人，粤南海人）
5,4,11　5,4,29

余元眉（名镌新，驻长崎领事）
5,闰3,12　5,4,22　5,7,10
5,7,11　5,7,12

余倩
5,闰3,7

近藤市五郎（自称米华堂主人）
5,4,18

近藤瓶城（著《日本外史前纪》）
5,4,18　5,5,7

近藤源一（旧藩臣）
5,5,8

谷乙猪（谷干城之子）
5,4,21

谷干城（陆军中将）
5,4,21

谷哈那（歌妓）
5,4,10

龟谷行（字子藏，号省轩）
中村序　5,闰3,25
5,闰3,28　5,闰3,29
5,4,1　5,4,2　5,4,3
5,4,5　5,4,7　5,5,15
5,5,16　5,5,18　5,6,6
5,7,4

角松（艺妓）
5,4,24　5,4,28　5,5,3
5,5,5　5,5,10　5,5,16
5,5,18　5,5,20　5,5,22
5,6,1　5,6,9　5,6,12

岛田重礼（字敬甫，号篁村）
5,4,1　5,4,6

岛宏毅（字子迪）
5,4,21

岛津忠亮
5,4,12

应敏斋
5,4,21

沈文荧（梅史，姚江人）
5,4,1　5,4,5　5,4,8
5,4,12　5,4,15　5,4,16
5,4,24　5,4,29　5,5,7

5,5,10 5,5,13 5,5,14
5,5,15 5,5,24 5,6,1
5,6,4 5,7,1 5,7,3
5,7,6
沈克屏
5,4,10
沈笛雲（驻横滨领事馆翻译）
5,闰3,26
即非（中国去日本僧人）
5,6,18
张芝轩（名宗良，南海人）
5,闰3,14 5,闰3,15
5,闰3,16 5,闰3,17
5,闰3,19 5,闰3,21
5,闰3,22 5,闰3,23
5,7,8
张听帆
5,4,29 5,4,30 5,5,5
张淑和
5,闰3,8
张蔡碧
5,4,8
张斐（明遗臣）
5,4,5 5,4,10
张斯桂（鲁生，驻日本副大臣）
5,闰3,28 5,闰3,29
5,闰3,30 5,4,1 5,4,5
5,4,6 5,4,10 5,4,22
5,4,29 5,5,5 5,5,13
5,7,9
张德澄
5,闰3,16 5,闰3,23
阿玉（艺妓）
5,4,13 5,5,24 5,5,28
阿贞（艺妓）
5,4,20
阿朵（艺妓）
5,闰3,15 5,闰3,21 5,7,8
阿米（侍酒女）
5,6,7
阿秀（艺妓）
5,5,3
阿传（《阿传事迹始末》中人物）
5,4,20
阿直（艺妓）
5,4,13
阿岭（"米华堂"主人之女）
5,6,7
阿系（艺妓）
5,6,23
阿药（色艺）
5,4,14 5,4,16 5,5,7
阿龟（艺妓）
5,5,4
阿清（歌妓）
5,4,10 5,5,15
阿锅（艺妓）
5,5,24
阿富（艺妓）
5,6,9

阿稚（酒楼侍女）
5,4,26
阿滨（歌妓）
5,4,10　5,4,13　5,4,17
阿锹（艺妓）
5,4,13
陈元赟（明遗臣）
5,4,5
陈玉池（横滨华商）
5,闰3,26
陈访仲
5,闰3,29　5,4,15　5,4,23
5,4,24　5,5,2　5,5,13
5,5,14　5,6,1　5,6,13
陈宝渠
5,闰3,12
陈绣凤（沪上人）
5,闰3,7
陈辉廷
5,7,15

八　画

幸吉（艺妓）
5,5,5　5,5,15
若吉
5,4,4　5,4,15　5,6,23
范锡朋（如椒，驻横滨领事）
5,闰3,26　5,闰3,27　5,4,8
林栎窗
5,5,4　5,5,9　5,5,10
5,5,15　5,5,16　5,5,18
5,7,4
林信
5,5,1
松方正义（大藏省大輔）
5,闰3,25　5,4,11　5,4,26
5,7,9　5,7,10
松平越中守
5,4,20
枕山
5,6,28
味奇（白茅之妻）
5,4,10
岩井半四郎（优伶）
5,4,20
岩谷诚卿（名修，号啸霞）
5,6,13　5,6,14　5,6,18
5,6,23　5,7,4
罗宝森
5,5,13
罗朗卿
5,闰3,25　5,闰3,26
5,闰3,28　5,5,5　5,5,13
5,7,6
金上成纯（号半山）
5,6,1
金玲（酒楼侍役）
5,闰3,12　5,7,11
鱼贾清五郎（侠客，剧中人物）
5,4,20

郑芝龙
5,4,5
郑诵之
5,5,5
浅井氏（秀忠夫人）
5,4,17
浅野氏
5,6,21
法亲王
5,6,17
法灯（中国去日本僧人）
5,6,18
河野通之（字思卿，号荃汀）
5,闰3,25 5,闰3,29
5,闰3,30 5,5,11
诗僧五岳
5,4,21 5,4,28
细川润次郎
5,4,5

九 画

春涛老人
5,5,27
春涛泰二郎（号槐南，春涛老人之子）
5,5,27
春涛鲁直
5,7,4
政次（艺妓）
5,5,15
胡小蘋
5,闰3,16
相良长裕
5,4,25 5,4,26 5,5,16
5,5,20 5,7,14
星野恒（字德夫，号丰城）
5,闰3,25 5,4,23 5,6,14
5,6,15 5,6,22
品川忠道（日本驻沪领事）
5,闰3,8 5,闰3,9 5,7,14
重野安绎（号成斋，又号戒轩）
中村序
5,闰3,25 5,闰3,28
5,闰3,30 5,4,2 5,4,5
5,4,10 5,4,12 5,4,16
5,4,17 5,4,18 5,4,19
5,4,29 5,5,7 5,5,19
5,5,24 5,5,27 5,5,28
5,6,7 5,6,9 5,6,13
5,6,14 5,6,17 5,6,18
5,6,19 5,6,21 5,6,22
5,6,23 5,6,24 5,7,3
5,7,4 5,7,5 5,7,6
5,7,9 龟谷行跋 冈千仞跋
秋月古香
5,4,12
秋月种树（元老院议官）
5,4,1 5,4,5
信吉（艺妓）
5,4,15 5,5,5 5,6,1

俞荫甫
5,闰3,7　5,闰3,27
须川準（长崎人，龟谷之弟子）
5,闰3,29
独湛（中国去日本僧人）
5,6,18
狩野良知（字君达，号广居）
5,6,9　5,7,4
美吉（艺妓）
5,4,15
津枝正信（日本商人）
5,闰3,9　5,闰3,17
5,闰3,20
宫岛诚一（栗香）
5,5,17　5,6,25　5,6,26

十　画

袁玉成（横滨华商）
5,闰3,26
都民中（善曲艺者）
5,4,13
盐田园造（日旧藩臣）
5,5,8
栗本锄云（名鲲，字化鹏）
自序　重野序　中村序
5,闰3,28　5,4,2　5,4,3
5,4,7　5,4,10　5,4,12
5,4,15　5,4,16　5,4,18
5,4,20　5,4,25　5,5,1
5,7,3　5,7,9　龟谷行跋
冈千仞跋
桂米太郎（日本一少年）
5,4,9
桃太郎（歌妓）
5,4,1　5,4,13
桃子（歌妓）
5,4,14　5,4,15　5,5,5
乘衡
5,4,10
钱昕伯（名徵，吴兴茂才）
5,闰3,7　5,闰3,8　5,闰3,9
钱牧斋（即钱谦益）
5,闰3,25
钜鹿赫太郎（驻日本使馆翻译）
5,闰3,28　5,4,11　5,4,29
徐雨之（观察，名润）
5,闰3,8　5,7,15
徐福
自序
高山彦九郎
5,4,5
高安知明（海军省医员）
5,4,30
高助（优人）
5,4,23
高桥留三郎（号耻堂）
5,6,1
高锐（号云外，字士敏）
5,4,25

斋藤一马（旧会津藩士）
5,4,26
斋藤实颖（字裕三）
5,6,14 5,6,16
唐景星（观察）
5,7,15
兼常
5,5,23
浩泉（中国去日本僧人）
5,6,18
浪之助（《阿传事迹始末》中人）
5,4,20
梁丽堂（横滨华商）
5,闰3,26
梁诗五
5,4,12 5,7,2
梁缙堂（名殿勋）
5,闰3,12 5,7,10 5,7,11
熊泽蕃山
5,6,15

十一画

堀之孝
5,闰3,20
黄遵宪（公度，驻日参赞）
5,闰3,28 5,闰3,30 5,4,4
5,4,5 5,4,8 5,4,12
5,4,15 5,4,22 5,4,29
5,4,30 5,5,7 5,5,13
5,5,17 5,5,24 5,6,1
5,6,25 5,7,2 5,7,3
5,7,6
菊次（艺妓）
5,4,25
梅若
5,4,3
野口之布（字士政，号犀阴）
5,闰3,25
笹濑元明（三井物产会社司事）
5,闰3,9 5,闰3,13
5,闰3,14
猪饲敬所（名彦博，字希文）
5,5,1
猪野中行（字尚甫，号熊梁）
5,闰3,25
盛香荪（盛杏荪，盛宣怀）
5,闰3,8
鹿峰夫人（西尾为忠之妻）
5,6,7
清水直（东京府士族）
5,7,14
清水诚（新燧社主人）
5,5,22
清吉（歌妓）
5,4,17 5,4,28 5,6,9
渔一郎
5,闰3,20 5,闰3,21
隐元禅师
5,6,18

十二画

森山茂（桐阴）
5,闰3,20
森鲁直（春涛，诗人）
5,5,16
植村义
5,4,3
紫园（艺妓）
5,4,25
锅岛氏（肥前侯）
5,6,17
奥井贲（字庄一，号寨泉）
5,4,18
奥田遵（旧藩臣）
5,5,8
释源空
5,闰3,21
湖山老人
5,6,19
湘烟女史
5,6,12
渡边
5,6,15
渡边洪基（太政府大书记官）
5,6,12
滨乃
5,4,17　5,4,24　5,4,28
5,5,20　5,6,11
富本半平（善曲艺者）
5,4,13

十三画

瑞松山人（金石家）
5,6,11
鹊华（艺妓）
5,5,10　5,6,1
蒲生秀实
5,4,5
蒲生重章（字子闇，号絅亭）
5,闰3,25　5,6,24
蒲坂圆（著《韩非子纂诂》）
5,5,1
楠正成
5,闰3,15
赖朝
5,6,15
鲈元邦（字彦之，号松塘）
5,闰3,25　5,4,3　5,6,9
源光国
5,4,5
源赖政
5,6,15
源赖朝
5,闰3,26
源辉声（桂阁）
5,4,24　5,4,27　5,6,1
5,7,1　5,7,5
福地源一郎
5,4,7

十四画

静江（日本名妓）
5,4,13
綦维廉
5,4,2
僧天海
5,6,17
僧空海
5,6,17　5,6,20　5,6,21
僧胜海
5,4,23
僧胜道（日本释门开祖）
5,6,17　5,6,20
僧黄蘗
5,6,18
廖锡恩（号枢仙，驻神户领事）
5,闰3,14　5,闰3,15
5,闰3,19　5,闰3,23
5,闰3,24　5,4,22
谭沛霖（横滨华商）
5,闰3,26　5,7,6

十五画

增田贡（字岳阳）
5,4,5　5,4,6　5,4,7
5,4,18　5,4,25　5,5,2
5,5,6　5,5,11　5,6,7
5,7,4
燕巢斯（香港总督）
5,4,19　5,4,26　5,7,9
5,7,12　5,7,15
德川氏
5,闰3,21　5,闰3,25
5,4,17　5,4,20　5,5,2
5,6,14　5,6,17
磐溪湖山
5,6,28
鹤鸣老人
5,5,19

十六画

戴曼公（僧名独立，明末人）
5,4,5　5,4,10　5,6,18
魏默深（即魏源）
5,4,2
鷲津宣光（字重光，号毅堂）
5,闰3,25　5,4,10　5,5,1
5,5,9

十八画

藤田茂吉（名晦，字义卿）
5,4,3　5,4,4　5,4,10
5,4,11　5,4,17　5,4,20
5,4,28　5,4,29　5,5,12
5,5,18　5,5,22　5,5,26
5,6,11　5,6,12
藤野正启（字伯迪，号海南）
5,闰3,25　5,闰3,30

5,4,18　5,4,26　5,5,11
5,5,24

藤森宏庵
5,5,2

藤醇处厚（号畸庵）
5,4,25

镰田景弼（号醉石生）
5,6,2

璧文（英人）
5,4,19

璧德满（英人）
5,7,9

扶桑游记

译名简释

三 画

下总国
日本旧藩，今千葉县

下野
日本旧藩，今栃本县

大化
日本年号，公元645—650年

山阳道
旧时日本八道之一今山口、广岛、冈山等县境

飞信
今岐阜、长野县

四 画

天文
日本年号，公元1532—1555年

天方教
伊斯兰教

书籍馆
图书馆

五 画

功牌
勋章、奖章

东奥
即陆奥，今福岛等县

永禄

日本年号，公元1558—1570年

六 画

西京

京都

西海道

今九州岛

庆长

日本年号，公元1596—1614年

米

美国之简称

米统领克兰

美国总统格兰特

羽后

日本旧藩，今秋田县

纪伊国

日本旧藩，今和歌山、三重

七 画

赤马关

即下关

佛人

法兰西人

尾张

日本旧藩，今爱知县

八 画

武总

今东京都及埼玉县境

明历

日本年号，1655—1658年

明治

日本年号，1868—1912年

肥后

日本旧藩，今熊本县

肥前

日本旧藩，今长崎县

备中

日本旧藩，今冈山县

治承

日本年号，1177—1184年

宝永

日本本号，1704—1711年

九 画

相模国

日本旧藩，今神奈川县

十 画

桓武天皇

公元781—806年在位

宽文

日本年号，1661—1673年

宽政

日本年号，1789—1801年

十一画

理事府

清廷驻日领事馆

推古天皇

公元593—629在位

常陆

日本旧藩，今茨城县

馆事

领事馆负责人

十二画

奥州

指奥羽或陆奥地区

奥羽

陆奥、出羽二藩今本州北部

十三画

摄津

日本旧藩，今大阪及兵库县

源平

1180年源赖朝举兵推翻平清盛（太政大臣）政权，从此建立了幕府统治，史称源平或平源时期

十四画

蜻洲

日本国古称蜻蜓州

十五画

磐陆

磐城、常陆两藩

箱馆

今称函馆，在北海道

十七画

橿原

神武建都之所，在今奈良县境

日本杂事诗〔广注〕□

·黄遵宪·

光绪三年十月	随何如璋张斯桂出使日本
光绪五年冬	《日本杂事诗》初刊于是年
光绪八年春	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光绪十六年	于伦敦改订《日本杂事诗》
光绪廿四年	于长沙重刊《日本杂事诗》

□ 《日本杂事诗》据光绪廿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本，以光绪五年孟冬同文馆聚珍版本（初印本）及香港循环报馆弢园丛书本参校。作者增损改定，悉予著录

□ 广注取材于作者《日本国志》及《人境庐诗》

□ 钟叔河辑注并校点

钟叔河

黄遵宪及其日本研究

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的了解，并且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产生了真正大的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了。

光绪八年（1882年）春，黄遵宪由驻日参赞调任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旧金山）总领事时，有诗云：

>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这里说的“明治维新史”，指他的著作《日本国志》；“吟到中华以外天”，则说的是他在日本写成的诗集《日本杂事诗》。

《日本国志》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它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所

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明治维新史”。

《日本杂事诗》专咏日本的国政、民情、风俗、物产，写的确实是“中华以外”的另一个天下。它“写物如绘，妙趣横生，以悲悯之深衷，作嬋嫣之好语”(狄平子语)，用的是文学体裁，用意却是想达到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一部“明治维新史”。诗的小注，常云“详见《日本国志》”、“别详《日本国志》中”，可见作者也是把它和《日本国志》视为姊妹篇，希望读者将两部书参照着来读的。

不仅仅是诗人

关于黄遵宪，过去往往只把他看作一位诗人。例如新版《辞海》，在“黄遵宪”名下，就只有“清末诗人”四个字。其实，黄遵宪决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首先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的政治人物；他的诗，也主要是政治的诗。

黄遵宪确实很能诗。十岁时，塾师令赋“一览众山小”，他起句云：“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见者无不推重。他平生也颇以诗自许，《人境庐诗自序》谓己诗“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但“以奔走四方，驰驱少暇，幾幾束之高阁”，仅因笃好深嗜之故，始“每以馀事及之”。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写诗只是自己的“馀事”。

逝世前一年，黄氏在给梁启超的一封长信中，回顾自

己整个的一生，说：

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而颇有树勋名之念。游东西洋十年，归以告诗五曰："已矣！吾所学，屠龙之技，无所可用也！"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而伯严苦劝之作官。……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也！

这里谈的也全是政治，而不是诗。

黄遵宪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祖上因经商致富，竭力送子孙读书。他出世时，父亲已经进学，他自己二十岁也成了秀才。封建社会有句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话反映了一般读书人的心理。他们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关心天下大事，只知盲目搬弄封建教条，求取个人功名利禄。黄遵宪却与众不同，《人境庐诗草》的第一首诗，为他十七岁时所写，就是讽刺食古不化的秀才们的：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觜；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

论当世事！

人们的观点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黄遵宪却斩钉截铁地说，“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他虽然也在“诵诗书”，却认识到了历史在发展，形势在变化，“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这一首诗，表达了少年黄遵宪的进步观点，是封建社会浑浑噩噩的秀才群中难得听到的清醒呼声。

同治九年，黄遵宪下决心“出门”去接触“当世事”。他首先到广州，遍读了《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关于“时务”的书，接着又到香港游历。他看到香港“弹指楼台现”、“帆樯通万国”*的情形，赞叹道：“人力信雄哉”；但是想起祖国河山破碎，望着边界山头迎风猎猎的龙旗，又不禁自问“九州谁铸错”，一腔悲愤，“洒泪纵横”。

经过“出门”，黄遵宪的眼界开阔了。“乌知今日稗瀛环海还有大九州”，“要抟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回到广州时，他特地去凭吊了虎门抗英的遗迹，在战台祠庙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驱鳄难除海大鱼”，“谁似伏波饶将略”？他意识到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有志之士应该投袂而起。

同治十三年，黄遵宪继续“出门”北上。在烟台、天津和北京，他先后认识了丁日昌、张荫桓、陈兰彬、郑藻如、李鸿章等讲时务、办外交的人。对于这个有才华、有见解的青年，这些人都刮目相看，跟他“抵掌当世务”。他们谈到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从古未有的变化，“七万里戎来

* 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黄遵宪本人的诗文。

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谈到在西方影响下开始出现的新鲜事物，“考工述物搜奇字”，“借筹幸辟同文馆”；谈到列强环伺，咄咄逼人，“今年问周鼎，明年索赵璧”；也谈到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海疆东南正多事”，“和戎难下绝秦书”。黄遵宪深深感到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国耻诚难雪，何雠到匹夫”；“荷戈当一兵，吾亦从杀贼。”从小就有的“树勋名之念”和求报国之心，在他的身上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黄遵宪在京师以拔贡身份参加光绪二年顺天乡试，中式成了举人。但由于上述多方面的影响，他舍去了登进士、入翰林的出身正途，投身外交界。就在他中举同年，清政府开始向东西洋国家派驻使节，何如璋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接受何的邀请，去日本担任使馆参赞，从而开始了他“游东西洋十年”的生活。

“明治维新史”

从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起，黄遵宪在日本度过了四年多时间。这时距美国柏利舰队访问日本不过二十来年，明治维新也刚刚开始十来年，但是要革新、要进步的潮流已经席卷日本全国，日本的面貌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梁启超、薛福成替《日本国志》作序时说的那样，日本是“以祸为福，以弱为强”，“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了。这个情况，在黄遵宪的头脑中，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论述1840—1919时期的历史时说过："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黄遵宪便是主张向日本学习的中国人最早的代表。《日本国志》凡例中说，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斯适用也。"这正是黄遵宪写书介绍日本的目的。

在向西方学习这件事情上，日本的起步并不比中国早。现在把日、中两国与西方关系史上的大事，列成一张比较表如下：

事　件	日　本	中　国
欧人初来通商	葡萄牙(南蛮)人始至日本种子岛。(1543年)	葡萄牙(佛郎机)人始至中国澳门。(1535年)
传教士开始东来	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Francisco)东来日本。(1549年)	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玛窦(Mateo Ricci)东来中国。(1581年)
全面锁国和厉行禁海	德川幕府全面锁国，严禁人员船只出海，违者处死。(1635年)	康熙皇帝重新禁海，出外留居外国者，"解回立斩"。(1717年)
最早翻译和介绍西学	杉田玄白等译成《解体新书》。(1774年)	徐光启等译成《几何原本》。(1606年)
最早去西方留下的记述	渔民津太夫漂流到俄国(1793年)，十一年后由欧洲回国，其见闻经人记述成《环海异闻》一书。(1807年)	水手谢清高因海难被"番舶"救起，十四年中遍历海外，归国后其见闻经人笔录成《海录》一书。(1820年)

事件	日本	中国
最早研究西方的著作	新井白石(1657——1725)审讯潜入日本的意大利教士,写成《西洋纪闻》、《采览异言》。	魏源(1794——1857)审讯鸦片战争的英国俘虏,写成《英吉利小记》,并辑入《海国图志》。
初次来使求通商被拒绝	俄国派使臣拉克斯曼到日本要求通商,不许。(1792年)	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来中国要求通商,不许。(1793年)
强迫开放	美国舰队以"立即开战"逼迫日本立约开国通商。(1853—54)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压迫中国订约开放五口通商。(1840—42)

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中日两国过去跟西方的接触的水平是大体接近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两国后来的发展却是如此不同。日本人接受西学不比中国早,起步以后却走得快得多;其中的奥妙,一直成为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黄遵宪在百年前,当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科学回答。不过,《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作为两编"明治维新史",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并解释了这个问题。

(一)两书都着重说明日本民族特别善于学习。《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

> 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

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日本杂事诗》涉及古代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者近四十首，写近代西洋传入日本的新事物者亦近四十首。日本人能够如此锐意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与日本民族背的历史包袱比较小是有关系的。黄遵宪指出过："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这正和当代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的看法相同。井上清《日本历史》书中说：

(日本)和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人类文明发祥时代比较，落后了二千年到四千年。……日本人贪婪地学到了朝鲜、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欧洲的先进文明，就使得日本历史的发展异常迅速。……日本经常是模仿先进的文明，这件事似乎应以自卑的口气加以叙述，但是……吸收先进文明这件事，恰恰证明了日本人的生活能力。

(二)从两书都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主要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杂事诗》叙述日本天皇自"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日本国志·国统志论》论明治维新的口号"尊王攘夷"时说："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倾幕府也；后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这

* 源、平：1176年，平清盛任太政大臣，独揽政权；1180年，源赖朝举兵推翻平氏，自任"征夷大将军"，建立幕府统治。

就说明，明治维新的改革矛头，针对的不是“拥虚位”的天皇，而是拥实权的幕府。从上而下的做法，破坏和折腾较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就较快。尽管由于政治民主化落后于经济现代化，“维新”后的日本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并不能满足进步的政治要求，但在一个时期内却确实取得了较快的进展。正如美国的“日本通”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所说：

> (日本人相对迅速地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整个这次巨大的变革，在日本人思想当中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新学了一些外国的概念，……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古老的天皇统治制度能够接受这一变革。由于利用了本国的思想，无疑减轻了这次剧烈变革可能造成的痛苦和创伤。

(三)两书都突出提到了教育的作用，也就是日本知识分子在引进先进文明上的作用。《日本杂事诗》云：“化书奇器问新篇，航海遥寻鬼谷贤；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缩地补天皆有术，火轮舟外又飞车。”都是写的这方面的情形。《日本国志·学术志》详述日本学西方的情况：

> 明治元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馀人。又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

这些“当路诸公”，也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领导人物，大都

是到欧美留学、考察归来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如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只有三十来岁，伊藤博文刚刚三十岁，年纪都和中国的康、梁、黄遵宪“锐意改革”时差不多。井上清《日本历史》特别指出这一点，他说：

> （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外国文化，……是由知识分子通过书本来学习的。直到现在为止，这仍是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黄遵宪第一个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学西方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变法”与“民权”

1882年从日本到美国后，黄遵宪进一步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渐渐开始形成了关于“变法”、“民权”的政治思想。当时民主革命之说开始盛行，黄遵宪“初闻颇奇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见《新民丛报》）当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的“太平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远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总是怀疑人民独立自治的能力，“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也就是想要学日本那样，奉一位“明治天皇”来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他还只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

在美国，黄遵宪对资产阶级民主较之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这两个方面，都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1884年美国选举总统，他写了一首长诗叙述这件事情。诗中首先肯定了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一些成果：

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

即以总统选举来说，也“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但是，选举的黑幕重重，丑态百出，例如两党互相进行人身攻击：

彼党讦此党，党魁乃下流：少作无赖贼，曾闻盗人牛；又闻挟某妓，好作狭邪游；聚赌叶子戏，巧术妙窃钩；面目如鬼蜮，衣冠如沐猴；隐匿数不尽，汝众能知不？

不由得使他慨叹：“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这些认识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君主立宪主张。但平心而论，这种对外国事物有批判、有分析、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当时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外交官，黄遵宪尽忠职守，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刚到旧金山时，得知当地政府为了排华，以住处“不卫生”为借口，逮捕了数千名华人。他立即要求到关押处看望，见到那里十分污秽拥挤，便严词质问美方：“这里的卫生，难道比华人住处好吗？”当地政府只好将关押的华人全部释放。他痛苦地直抒自己的胸臆：“呜呼民何辜，值此

国运剥"；"有国不养民，譬为丛驱雀"。就这样，他从外交工作的实践中，同样得出了自己国家确实需要变革的结论。

回国以后，黄遵宪将《日本国志》定稿付诸刊行，然后于1890年随薛福成赴英任参赞，"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在这段时间中，他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最宜中国仿效，主张中国"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政之所"；但同时也仍然主张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在伦敦将《日本杂事诗》改订成定本，随后又到新加坡担任了几年总领事，一直到甲午中日开战后才回国。

甲午之战，变法维新的日本，打败了顽固守旧的清朝，对中国人是一次极大的震动。黄遵宪关于日本的书立即受到了人们普遍重视。袁昶对黄氏说："你的书如果早一点让大家看到，价值可以抵得二万万两银子。"（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黄遵宪自己的思想，这时也起了一个飞跃。他看到李鸿章等人竭力经营的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写下了《东沟行》、《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等许多首爱国诗篇，歌颂"躬蹈烈火沉重渊"的邓世昌等抗日英雄，痛斥了"手书降表黄龙笺"的龚志超一流败类；指出："有器无人终委敌"，光有坚船利炮并不能免于败亡。第二年，他就参加了文廷式、康有为在京师发起的"强学会"，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中国的维新运动。

《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都曾经特别提到报纸鼓吹文明开化的作用。为了利用报纸推动维新变法，黄遵宪自

己筹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喉舌。这时候，年轻的光绪皇帝下决心学明治天皇，希望找到自己的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下旨召见黄遵宪。光绪问黄遵宪："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乍听颇感惊讶，随即点头表示理解；第二年（也就是戊戌前一年）便派黄遵宪到湖南，先任长宝盐法道，后署按察使（臬台)，和巡抚陈宝箴一道试行新政。

这时的湖南，可以说是维新运动的"实验省"。主持省政的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都是有名的新派人物；黄遵宪又邀了梁启超来湘倡办南学会、主讲时务学堂；谭嗣同也回省协助工作。一时湖南涌现了许多新人新事。而黄遵宪在新政诸人中，所任实际工作最多。陈三立（伯严）《散原文集》内《先君行状》云：

> ……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又设保卫局，附迁善所，以盐法道黄君遵宪领之。又属黄君设课吏馆，改定章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化开新治为己任。……（政变后）荡然俱尽，独矿务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私沿其法……

"保卫局"便是后来警察局的雏形。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详细介绍过日本和西洋的警政，认为"欲治国安人，

其必自警察始"，主张裁撤中国的衙役、汛兵，易以警察，作为推行新政的基层组织。《日本杂事诗》注也称警察为"西法之至善者"。可见黄遵宪在湖南的维新实践中，充分借鉴了他对日本新政考察的收获；《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二书，也不是徒托空言的文章，而是意欲见诸行事，也能够见诸行事的。

但黄遵宪在湖南又是一个新政的宣传家。《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即是在长沙刻印的。《湘报》上刊载过黄氏在"南学会"的一篇演说，其中直指封建帝王为：

> ……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靦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此宜其倾覆矣！……所求于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矣。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国之盛轨矣。

这样的言论，出自君主专制国家省级官员之口，确实很不平常。难怪当时反对变法的顽固分子，破口大骂黄遵宪是"乱臣贼子"、"罪大不可逭"。其实，这不过反映了黄遵宪进一步明确起来了的"民权"观念，也就是他后来在诗中流露的："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的思想罢了，它和君主专制本来是尖锐对立的。

这时候的黄遵宪，有了"游历东西西洋"的阅历，又有了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只要出现机会，他就完全有可能"膺非常之知"，捐其躯以报国"了。

千秋借鉴

戊戌这一年是黄遵宪政治生涯的顶点。正月，光绪皇帝向翁同龢索取《日本国志》。二月，枢臣进《日本国志》一部，但光绪接着又要了一部。四月，下诏定国是："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正式宣布学习日本，实行变法。二十六日上谕："黄遵宪着该督抚送部引见。"不巧黄遵宪在长沙喝多了白沙井的凉水，得了痢疾，进京时绕道上海医治，以致迁延。光绪皇帝深知学习日本、联络日本的重要，认定黄遵宪是出使日本的最佳人选，于六月二十三日任命黄氏为出使日本大臣，接连三次下诏，令他"攒程迅速来京"。据《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作者正先，载民国廿五年《逸经》杂志第十期）一文云：

> (此时)光绪已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为章京，军机大臣之职则拟以公度任之，俾得总领中枢，实施新政。复虑公度官衔不高，不足以当军机大臣之任，特简公度出使日本以提高其资格，兼使在外作外交上之联络。预计公度留日本半载，所办之事已有头绪，即调之返京也。

这一说法虽出自稗官，要亦不失为一种解释，说明光绪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催黄氏进京。黄遵宪也极其愿意赶快进京，施展他平生的抱负。"病中泣读维新诏，深恨锋车就召

迟”。

如果光绪皇帝真的成了中国的明治天皇，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成了中国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中国近世的历史也许有另一种写法。然而历史就是那样无情。顽固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变法维新损及他们宁愿继续享有的特权时，他们就狰狞毕露地向维新派举起了屠刀。八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成了瀛台之囚，六君子血染菜市口。顽固派掌握政权后，立即将黄遵宪“开缺”，接着又旨令两江总督到黄遵宪在上海居住的旅馆中“查看”康梁是否匿居其内。上海道蔡钧派兵围守，实际上已经把黄氏“监护”起来了。仅仅是因为不敢树敌太多，特别是考虑到黄遵宪是日本已经正式表示接受的出使大臣，有国际影响，才予以“从宽处理”，将他“放归”。

所谓“放归”，就是放逐归家，等于现在的“开除公职”。黄遵宪“劫馀惊抚好头颅”，从此躲进他在家乡构筑的“人境庐”，开始了诗人“蛰居吟咏”的生活。

黄遵宪有诗才，能写诗，但他所追求的本来并不是诗。“穷途竟何世？馀事作诗人”，就是他的自白。可是，戊戌以后，他却只能“作诗人”了。从五十岁到五十八岁，他在“人境庐”里写下了数百首诗。其中有一些是自遣自宽的作品，如：

> 天下英雄聊种菜，山中高士爱锄瓜；无心我却如云懒，偶尔栽花偶看花。

从貌似澹忘中仍然使人感觉得到“英雄失路，托足无门”

的悲哀，然而更多的仍旧是观点鲜明的政治诗：

十七史从何处说，百年债看后来偿。……

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

四亿万人黄种贵，二千余岁黑甜浓。……

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四亿万人民是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魔梦中醒来的。

戊戌年的倒行逆施，到庚子年终于结成了苦果。搞"自天下降愚黔首"的人，弄到"党人狱起又黄巾"，结果是"皇京一片变烟埃"。黄遵宪早已被夺去了政治生命，但他觉得个人处境只不过区区小事，"一身网罗不足惜，巢倾卵覆将奈何?"他痛斥昏庸误国的衮衮诸公"断狱总应名国贼"；谴责顽固反动的慈禧太后"揖盗开门终自误，虐臣衅鼓果何心"；对"老来失计亲豺虎"，一味主张利用沙俄牵制日本的李鸿章也深致不满。

《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文中还介绍了黄遵宪"放归"后继续钻研西学的情形：

乡居无事，常浏览汉译声、光、电、化、生物、生理诸学，辄延请梅州黄塘乐育医院德、瑞国籍医生，讲解人体构造，解剖猪羊鸡犬以供实验。闻其未完之著作《演孔篇》，参考书目有培根、达尔文等书云。

辛丑以后，朝不保夕的清廷，不得不稍微放松党狱和文网。黄遵宪仍然蛰居嘉应，但又开始和梁启超、严复等人书信往还，讨论起中国的前途和政治来了。他说："中国

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虽然，或以渐进，或以急进，或授之自上，或争之自民，何途之从而达此目的？则吾不敢知也！”光绪皇帝学明治天皇的失败，使他终于考虑到中国的变革也许应该采取另外一条道路，也就是“急进”的、“争之自民”的道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已经开始由加富尔变成玛志尼。可惜这时他既老且病，身体越来越不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他还扶病写信给梁启超说：“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孔子所谓君子息焉，死而后已。未死，则无息已时也。”可是到二月二十三日，他就不幸去世了。据说他病笃时，自叹“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对于他只能作为一个诗人而“自立”，他到死也是不甘心的。

黄遵宪留下的最后一首诗是《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中一唱三叹，仍然念念不忘“变法”，不忘“民权”：

> 呜呼专制国，今既四千岁；岂谓及余身，竟能见国会？以此名我名，苍苍果何意？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

黄遵宪没有能够“缓须臾死”，中国在人民没有当家作主之前，也根本不可能“见德化成”。于是，他只好在寂寞中死去。其实，西太后早已在政治上杀死了他，他完全可以说是以身殉戊戌变法，只不过比谭嗣同缓死了七年。

竟作人间不用身，尺书重展涕沾巾；政坛法界俱沉寂，岂独词场少一人？

狄葆贤（平子）这首挽诗对黄遵宪的评价，似乎是比较全面的。终黄遵宪的一生，在爱新觉罗王朝的“人间”，尽管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富强，又确实算得上一个先知先觉，却仍然只能成为“不用之身”。只有他留给后人的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总算足以使他永垂不朽。其中，《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占有一份重要的地位。正如黄遵宪自己在咏这两部书的诗句中所云：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在中国如何甩脱“二千馀岁黑甜浓”的封建包袱，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上，黄遵宪和他这两部书是确实可以作为千秋鉴戒的。

关于两本书

《日本国志》凡四十卷，都二百馀万言。它实在可称为中国研究日本的空前的著作。除了系统介绍日本的天文（历法、纪年）、地理、国统（历史）等基本情况外，其时代的价值尤在邻交、职官、学术、食货、礼俗诸志。作者对日本的近（现）代化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从中引出了可供

* 《吾妻镜》，日本古史名，一名《关东通鉴》，日本古称关东地方为“吾妻”。

借鉴的结论。如《国统志》述明治元年大保久利通疏请日皇降等威，去繁文一节，云：

中世以还，天子深居九重，民之视君，尊如帝天；君之视臣，贱如奴隶。至将军窃政，犹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卒之君臣乖隔，离德离心，效已可睹矣！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日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幾人称帝，幾人称王，乃盛仪卫、修边幅，与井底蛙何异？

这不能不认为是对中国封建朝廷的"井底蛙"式的世界观的一番针砭。又如《礼俗志》介绍日本集会、结社时，论曰：

世界以人为贵，则以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而禽兽不能故也。举世间力之最巨者，莫如联合力。何谓联合力？如炽炭然，散之数处或数十处，一童子得蹴灭之；若萃于一炉，则其势炎炎不可向迩矣。……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船电线之奇，无不藉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术也！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

《邻交志序》论实行开放政策实于国家有益，尤多精义：

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自法国十字军起，合纵连横，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比之罗马一统时，其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云。……一统贵守成，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进取务自强：此列国之所由盛乎？……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义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

在当时中国维新派的言论中，《日本国志》当之无愧地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的论点是建立在对日本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体情况的分析之上的，所以它就比泛泛而谈的政论有着更大的说服力，更能够在中国知识界起到启蒙的作用。

《日本杂事诗》成书比《日本国志》早，定本比《日本国志》迟。这些诗最初写于黄遵宪东渡后最初两、三年内，"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黄氏自谓当时所交多日本旧学家，微言讥刺，咨嗟太息，充溢于耳，故"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光绪五年冬，《日本杂事诗》由同文馆以聚珍板印行，王韬也在香港印了第二种本子，均分作上下两卷，共诗一百五十四首。但是，随着他对明治维新的进一步了解，黄遵宪的思想感情渐渐起了变

化。他“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及至光绪八年“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光绪十六年到伦敦后，又“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日本）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这使得黄遵宪更加相信日本“改从西法，革故取新”是正确的，而自己某些诗中的“微言讥刺，咨嗟叹息”是不恰当的了。于是他对一部分诗篇作了较大的修改，删掉了好幾首，又增写了数十首。定本共诗二百首，光绪十六年所写序中说：

> 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

戊戌年间，黄氏在长沙刊印了这个定本，在后记中追述了杂事诗以前的八种板本，然后写道：“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充分体现了一个真理追求者敢于面对现实、扫除偏见的真正的勇气。

对《日本杂事诗》原本和定本作比较研究的人，最早要算周作人。他在《日本杂事诗》一文中，举了两个例子。其一为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定本改作：“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

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注也改过了，强调新闻纸使人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用博则远过之”。周氏说：

> 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意味，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除旧布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纸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丛书（Encyclopedia）相比，并不算错误。

其二为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幾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注云日本人做汉诗，“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定本却完全改过，作：“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注仍如旧，但在末尾加了一句：“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周氏说：

> 日本人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顶高兴的一件事，大有吾道东矣之叹。……这种意思，定本却全改了。……上文所举出的两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变换。盖当初犹难免缘饰古义，且信且疑；后来则承认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也。……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定稿编成已四十六年（钟按：周氏此文写于1936年），记日本杂事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此是黄君的不可及处，岂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欤！

⑲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广注〕

自　序…………………… 571

王韬序…………………… 573

洪士伟序 ………………… 577

● **卷一**(诗七十九首)

1.立国…………………… 581

2.开辟神话 ……………… 583

3.荒唐古史 ……………… 583

4.虾夷…………………… 584

5.徐福…………………… 585

6.明治维新 ……………… 586

7.政党…………………… 588

8.神功皇后 ………………… 592
9.丰臣秀吉 ………………… 593
10.清日邦交 ………………… 594
11.开港之始 ………………… 597
12.锐意学西法 ……………… 600
13.旧历……………………… 602
14.新历……………………… 603
15.气候……………………… 604
16.蝤蛑洲 ………………… 605
17.西京……………………… 606
18.江户……………………… 607
19.风俗……………………… 608
20.萨摩水户 ………………… 609
21.北海道 ………………… 609
22.桦太洲 ………………… 611
23.富士山 ………………… 612
24.山水……………………… 612
25.地震……………………… 613
26.镰仓……………………… 614
27.吾嬬国 ………………… 614
28.楠正成 ………………… 614
29.德川氏 ………………… 615
30.氏族……………………… 616
31.官制……………………… 616

32.议院…………………… 619
33.纪元节 ………………… 621
34.礼服…………………… 622
35.勋章…………………… 623
36.租税…………………… 623
37.印纸…………………… 624
38.官契…………………… 625
39.烟酒税 ………………… 626
40.钱币…………………… 627
41.国债…………………… 628
42.军制…………………… 630
43.法律…………………… 631
44.刑讼…………………… 632
45.牢狱…………………… 633
46.警视…………………… 634
47.消防局 ………………… 636
48.市容…………………… 637
49.旧藩邸宅 ……………… 638
50.病院…………………… 638
51.博物馆 ………………… 639
52.统计表 ………………… 639
53.新闻纸 ………………… 641
54.西学…………………… 643
55.留学生 ………………… 646

56.学校课目 …………………… 649
57.士官学校 …………………… 652
58.女子师范 …………………… 653
59.女学生 ……………………… 654
60.幼稚园 ……………………… 655
61.古文字 ……………………… 655
62.五十音 ……………………… 656
63.汉字…………………………… 657
64.假名…………………………… 658
65.四十七字母 ………………… 659
66.汉文读音 …………………… 660
67.汉籍…………………………… 662
68.佚书…………………………… 664
69.汉学家 ……………………… 665
70.儒僧…………………………… 667
71.明室遗民 …………………… 668
72.文庙今昔 …………………… 668
73.爱国志士 …………………… 669
74.汉文史书 …………………… 670
75.古文家 ……………………… 671
76.诗人…………………………… 673
77.汉诗盛衰 …………………… 674
78.中国书画 …………………… 675
79.藏书…………………………… 676

卷二(诗一百二十一首)

80.三宝奴 …………………… 677
81.亲鸾 …………………… 678
82.日莲 …………………… 678
83.神道 …………………… 679
84.天主教 …………………… 680
85.常世虫 …………………… 681
86.新尝祭 …………………… 682
87.四亲庙祭 …………………… 683
88.大尝祭 …………………… 683
89.亲王内亲王 …………………… 684
90.订婚 …………………… 685
91.嫁女 …………………… 685
92.嫁妆 …………………… 686
93.合卺 …………………… 687
94.赘婿 …………………… 688
95.生衙 …………………… 689
96.妻屋 …………………… 690
97.丧事 …………………… 690
98.葬仪 …………………… 691
99.火葬 …………………… 692
100.居丧 …………………… 692
101.扫墓 …………………… 693
102.佛事 …………………… 694

103.女子 …………………… 695
104.夫妇 …………………… 696
105.外室 …………………… 699
106.冶游 …………………… 700
107.艺妓 …………………… 702
108.官许 …………………… 702
109.料理屋 ………………… 703
110.扬弓店 ………………… 704
111.杨花 …………………… 705
112.郊游 …………………… 705
113.猎射 …………………… 706
114.园亭 …………………… 707
115.消夏 …………………… 708
116.酒宴 …………………… 709
117.浴池 …………………… 709
118.习枪所 ………………… 710
119.佩刀 …………………… 710
120.菊 ……………………… 711
121.犬射 …………………… 711
122.樱花 …………………… 711
123.樱饼樱茶……………… 713
124.梅儿 …………………… 713
125.円花会 ………………… 714
126.落语 …………………… 714

127.茶道 ………………… 715
128.杂技 ………………… 717
129.淡巴菰 ………………… 719
130.西货 ………………… 720
131.唐馆 ………………… 721
132.函馆冰 ………………… 721
133.新年 ………………… 722
134.羽子板 ………………… 723
135.岁时 ………………… 725
136.冠位 ………………… 729
137.纹章 ………………… 730
138.髻式 ………………… 730
139.月代 ………………… 731
140.蓄鬓 ………………… 731
141.中单 ………………… 732
142.袴 ………………… 733
143.西妓袜 ………………… 733
144.陈设 ………………… 734
145.席地坐 ………………… 735
146.泥屋顶 ………………… 737
147.江户香 ………………… 738
148.寻常茶饭………………… 739
149.琼芝 ………………… 740
150.坚鱼 ………………… 741

151.山catch ······················ 741
152.唐果子 ·················· 742
153.雅乐寮 ·················· 744
154.猿乐 ···················· 746
155.兰陵王 ·················· 746
156.金犛涅河鸟 ··············· 747
157.舞 ······················ 748
158.刘二郎 ·················· 750
159.三味线 ·················· 750
160.芝居 ···················· 751
161.乐器 ···················· 753
162.和歌 ···················· 754
163.姓氏 ···················· 754
164.典药头 ·················· 756
165.汉医流派 ················ 756
166.水蛭疗疾 ················ 758
167.按摩法 ·················· 759
168.本草学 ·················· 759
169.正宗刀 ·················· 760
170.小笠流 ·················· 761
171.役小角 ·················· 762
172.书法 ···················· 763
173.画法 ···················· 763
174.泼墨法 ·················· 764

175.镜写真 …………………… 765
176.围棋 ……………………… 765
177.商业会社………………… 766
178.博览会 …………………… 769
179.工艺 ……………………… 771
180.巧匠 ……………………… 771
181.人力车 …………………… 773
182.伞人 ……………………… 773
183.仆御 ……………………… 774
184.新农艺 …………………… 775
185.旱稻 ……………………… 776
186.花果 ……………………… 778
187.茶 ………………………… 778
188.丝 ………………………… 780
189.种树 ……………………… 780
190.矿产 ……………………… 781
191.陶器 ……………………… 782
192.漆器 ……………………… 783
193.七宝烧 …………………… 784
194.摺叠扇 …………………… 785
195.造纸 ……………………… 786
196.锦 ………………………… 786
197.海错 ……………………… 787
198.海物大宗………………… 788

199.怪鸟奇兽 ………………… 788
200.尾声 ………………… 789

后记 ………………………… 791
三河石月英跋 ……………… 793

自序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弗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乾，张脉偾兴，如郑之驷；又或谓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鹢，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

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况于鼓掌谈瀛，虚无缥渺，望之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又况于排斥谈天，诋为不经，屏诸六合之外，谓当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者乎！觇国岂易言耶！稿既编定，附识数语，以志吾过。

光绪十六年七月，黄遵宪自序于英伦使馆

王韬序

海外诸邦，与我国通问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汉间方士，恒谓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徐福竟得先至其境，宜乎后来接踵往者众矣，然卒不一闻也。隋唐之际，彼国人士往来中土者，率学成艺精而后去。奇编异帙，不惜重价购求。我之所无，往往为彼之所有。明代通商以来，往者皆贾人子，硕望名流从未一至。彼中书籍，谈我国之土风、俗尚、物产、民情、山川之诡异、政事之沿革，有如烛照犀燃。而我中国文士所撰述，上自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语焉而不详，袭谬承讹，未衷诸实，窃叹好事者之难其人也。

咸丰年间，日本定与美利坚国通商，泰西诸邦先后麕

至。不数年而日人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丕然一变其积习。我中朝素为同文之国，且相距非遥，商贾之操贸迁术前往者实繁有徒。卫商睦邻，宜简重臣，用以熟刺外情，宣扬国威。于是何子峨侍讲、张鲁生太守实膺是任，而黄君公度参赞帷幄焉。公度，岭南名下士也，今丰顺丁公尤器重之，亟欲延致幕府。而君时公车北上，以此相左。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纰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日本文教之开，已千有馀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虽然，此特公度之馀事耳。方今外交日广，时变益亟，幾于玉帛兵戎，介乎两境。使臣持节万里之外，便宜行事，宜乎高下从心。而刚则失邻欢，柔则亵国体，所谓折冲于樽俎之间，战胜于坛坫之上者，岂易言哉！今公度出其嘉猷硕画，以佐两星使于遗大投艰之中，而有雍容揖让之休，其风度端凝洵乎不可及也。又以政事之暇，问俗采风，著《日本杂事诗》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旨；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如阮阅之知郴州，曾极之宦金陵，许尚之居华亭，信孺之官南海，皆以一方事实，托诸咏吟。顾体例虽同，而意趣

则异。此则扬子雲之所未详，周孝侯之所未纪。奇搜《山海》以外，事系秦汉而还。仙岛神洲，多编日记；殊方异俗，咸入风谣。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

余去岁闰三月，以养疴馀闲，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屐追陪，殆无虚日。君与余相交虽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长沙太息无此精详，同甫激昂逊兹沉痛，洵当今不易才也。余每参一议，君亦为首肯。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斯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排印既竟，即书其端；若作弁言，则我岂敢。

光绪六年二月朔日，遯窟老民王韬拜手撰

洪士伟序

公度先生，岭南名下士也，情挚而品端，才赡而学博。己卯之岁，吾友王君紫诠广文为东洋之游。王君向固与予结文字之缘而敦苔岑之契者，即抵东洋，获晤先生，谈及贱名，过蒙推许。先生谬采虚声，远通尺素，并示以所著《日本杂事诗》二卷，云将付梓。回环雒诵，恍觉身到扶桑旸谷之区，遍历三山，得以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而备知其国政土风也。

因思诗歌之作，代有传人。古者輶轩所采，太史所陈，类皆藉以验风俗之盛衰，考政事之得失。自时厥后，竞尚辞华，冀追风雅，组织愈工，意旨愈晦。非不标新竞秀，各自名家；然求其指事敷陈，足资考证，不失古人遗意，往

往罕觏焉。盖诗自三百篇后，分门别类，体制迥殊。河梁赠答，不可施于庙堂；温李新声，难以用诸咏古。登临则宜李杜，风月则宜王孟，属辞比事则宜元白，岩栖谷饮则宜陶韦，随园前辈早已言之。故即有沉博绝丽之才，精微独造之诣，亦难别分流派，独倡宗风。然叙事则取其详，摛辞则取其洁，寓褒讥于温柔敦厚，蕴经济于诡俶新奇。俾诵之者如听邹衍之谈天，如睹伏波之聚米，则真所谓扫除绮习，空所依傍者矣。

先生以南国之隽才，作东瀛之参赞。时当中外通好，遣使往来。朝廷念日本与边境毗连，华人多往贸易，声灵久播，用切怀柔。特简何子峩侍读持节往临，而以张鲁生太守副之。先生志在匡时，娴于外事，遂以入幕之郗超，为乘风之宗悫，资其硕画，睦彼邻邦。先生于遄征之际，览其山川，询其民物，溯其肇造之始，悉其沿革之由。耳有所闻，鲜更可数；目有所见，犀照无遗。爰于公馀，编为韵语。又虑略而不详，阅多费解，特变诗人之例，为史氏之书。事纪以诗，诗详以注。夫古人著作，类多有所感触，忧愤抑郁，爰寄诸长言咏叹之中。先生负有为之才，值可为之地，有所展布，自足以扶时局而建殊勋，固非古人所可同语也。兹托诗歌以资海外掌故，殆思之深而虑之远乎！方今海宇宴安，远人鳞至，边陲誊服，气象顿殊。则谳远情、师长技，必将月异而岁不同。若复拘文牵义，守故蹈常，安能远抚长驾，使幽暗之乡，荒徼之域，同效壤奠，共乐升平欤？先生之成此，若谓提唱风雅，鼓吹休

明，俾椎跣之伦，潜移默化，成为风俗，于以乐同文之治，而输效顺之诚，抑亦意中事也。他日撑犁知戴，海波不扬，槃木译歌，塞风永靖。则归义之章，奉圣之乐，非先生其孰能图王会而耀册府也哉!

光绪五年春王正月，乡愚弟洪士伟拜序

日本杂事诗卷一

1.立国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日本国起北纬线三十一度，止四十五度；起偏东经线十三度，止二十九度。地势狭长，以英吉利里数计之，有十五万六千六百零四方里。全国濒海，分四大岛、九道、八十三国。户八百万，口男女共三千三百万有奇。一姓相承，自神武纪元至今岁己卯明治十二年，为二千五百三十九年。内称曰天皇，外称曰帝国。隋时，推古帝上炀帝书，自名"日出处天子"。余此诗采摭诸书，曰 日本概况

“皇”曰“帝”，悉从旧称，用《公羊传》名从主人之例也。

【初印本注云：“日本国起北纬线三十度，止四十三度”。】

【《日本国志·国统志》：环地球而居者，国以百数十计。有国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数十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与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民主之位，与贤不与子；或数年一易，或十数年一易，无所谓统也。君民共主，或传贤或传子，君不得私有其国，亦无所谓统也。一王崛兴，奕葉绳武，得其道则兴，失其道则废；故夫君主之国，有传之数世者焉，有传之数十世者焉。如商之历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

百二十世一姓相承

若夫传世百二十，历岁二千馀，一姓相承，绵绵延延而弗坠统绪者，其唯日本乎！自神武肇基，洎今皇嗣位，贤主令辟，史不绝书。虽其间女帝秉权，历世十一，觊觎僭窃，不谓无人；然卒未有挈神器而移之外家、传之异姓、授之嬖宠者。匕鬯不惊，宗社如故，可不谓奇欤？】

【《日本国志·国统志》：自将军主政六七百载，王室之危甚于赘旒，北条足利二世最为悖逆，然卒未有躬僭贼而干大统者。盖既已居其实，不必争其名；且存之则我得挟以驱人，废之则人将挟以谋我。此或奸雄窃贼操术之工者，而王室一线之延，正赖以不坠。】

2.开辟神话

泰初一柱立天琼，岳降真形地始成；西有和华东诺册，一夸手造一胎生。

纪神武以前事为《神代史》，曰：开辟之初有国常立尊，为独化之神。七传至伊弉诺尊、伊弉册尊，为耦生之神。二尊以天琼矛下探沧溟，锋镝凝结成礅驭卢岛，名为国柱。因下居，成夫妇。先以淡路洲为胞，钟灵孕祥，乃生八大洲，馀岛则矛头滴潮濡沫所凝者。泰西人有《创世纪》，称耶和华手造天地万物，七日而成，同一奇谭。 神代史

【《日本国志·国统志》：天地未辟，有神立于高天原，曰天御中主尊，曰高皇产灵尊，曰神皇产灵尊，是为造化之祖。曰可美苇牙彦舅尊，曰无常立尊，斯时有物如浮脂生空中，遂化生国常立尊、丰斟渟尊，是为独化之神七。由是而有泥土煮尊、沙土煮尊，次曰角櫼尊，曰活櫼尊，次曰大户之道尊，曰大苫边尊，次曰面足尊，曰惶根尊，次曰伊弉诺尊，曰伊弉册尊，是为偶生之神八。（自国常立尊至诺、册二尊，谓之天神七代。）】 独化之神 偶生之神

3.荒唐古史

荡荡诸尊走百灵，荒唐古史过山经；海神长女生鹏羽，天祖初皇法脊令。

见脊令相交始知婚配

《神代史》又言：伊奘诺尊、伊奘册尊见脊令相交，始知交婚，是为初皇。又曰：琼琼杵尊有"山幸"，与兄火阑易"海幸"，后失于海，兄索之急，乃自投海中。海神妻以长女，复得"海幸"，获"潮满琼"、"潮涸琼"二宝。神女有孕，告琼琼杵尊生子勿往视。不听，窃窥之，有卧龙盘儿，惊跃入海。产室葺以鸬羽、茅草，未及覆甍，故号鸬鹚草葺不合尊。尊生神武。

神女生子

【《日本国志·国统志》(诺、册二尊)生大日灵尊、素戋乌尊及国土诸神。大日灵尊号天照大神，以素戋乌尊子为嗣，是为天穗耳尊。生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营宫日向国，生彦火火出见尊，五百岁，生彦波瀲武、鸬鹚草葺不合尊。(自太神至此五世，谓之地神五代。)尊生日本盘馀彦尊，是为神武天皇。(源光国作《大日本史》，赖襄作《日本政纪》，均断自神武，学者多宗之。盖以洪荒甫辟之初，等诸缙绅难言之例，于史体应尔。)】

天照大神

神武天皇

4. 虾夷

从云挥剑日挥戈，屡逐虾夷奏凯歌；西讨东征今北伐，古来土著既无多。

日本土人即虾夷，盖如台湾之生番，蠢蠢如豕鹿，声音状貌皆少异日本，称为毛人(亦呼为倭奴)，古所谓长鬣国者也。日本开国在日向、大隅，自西而东，盖逐虾夷而居之。神武、崇神、武尊、神功皆力征经营，中叶专设征夷大将军以为镇抚。唐时陆奥一道犹

毛人

尽属虾夷。近三百年，聚于奥北一岛，有口虾夷、奥虾夷之称。维新后置北海道，设官开拓，闻其种类只存数千云。神武初起师征夷，曰："吾日神之孙，而向日征虏，逆天道矣，不如随影讨之。""丛雲剑"，武尊征夷之剑也。　丛雲剑

5.徐福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

崇神立国始有规模，史称之曰御肇国天皇，即位当汉孝武天汉四年，计徐福东渡既及百年矣。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皆周、秦制也。自称曰神国，立教首重敬神；国之大事莫先于祭；有罪则诵祓词以自洗濯，又方士之术也。当时主政者非其子孙、殆其徒党欤？《三国志》、《后汉书》既载求仙东来事，必建武通使时使臣自言。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亦有徐福墓，其明征也。至史称开国为神武天皇，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无一事足纪，神武其亦追王之词乎？总之今日本人实与我同种，彼土相传本如此。宽文中作《日本通鉴》，以谓周吴泰伯后。源光国驳之曰："谓泰伯后，是以我为附庸国也。"遂削之。至赖襄作《日本政纪》，并秦人徐福来亦屏而不书。是皆儒者拘墟之见，非史家纪实之词、阙疑之例也。

传国重器

徐福祠墓

【初印本注“是皆儒者拘墟之见”以下作：“夫源氏谓有所不知，阙疑可也。明明记载，即祖宗出于微贱，亦非臣子所得妄削，况圣贤裔乎？若以同类为附庸，则晋、郑、鲁、卫何以称兄弟之国？今欧罗巴贵种多出日耳曼，亦未闻称臣于德意志也。日本要非我藩，不必以此自疑也。”】

八咫镜

八坂琼曲玉

【《日本国志·国统志》：（天照）大神使琼琼杵尊统治中州，敕诸神为辅。赐之八咫镜，曰：“此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吾子孙永王斯地，视此镜，犹我宝祚与天壤无穷。”又副丛云剑与八坂琼曲玉。三者遂为传国之重器。】

6. 明治维新

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方戴上枝归一日，纷纷民又唱共和。

民权自由之说

中古之时，明君、良相，史不绝书。外戚专政，霸者迭兴。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而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山海经·海外东经》：“旸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日本称君为日，如大日灵贵、饶速日命皆是。

将军主政不知有王

【《日本国志·国统志论》：当将军主政时，尊之曰幕府、曰霸朝，甚则称国主，称大君，称国王。（足利

义满称臣于明，受封曰日本国王；义满后又赠太上皇号。德川家宣与朝鲜国书，自称曰日本国王。）而自将军以下，大夫臣士，士臣皂隶，皂隶臣舆台，各分其采邑以养家族。举国之食租衣税者，臣将军之臣、民将军之民，久矣夫不复知有王室矣！】

【《日本国志·国统志》：明治天皇嗣（名睦仁，帜仁亲王之子），今皇即位，庆应三年……颁告全国，亲裁万机。……三月，帝亲临会公卿诸侯，设五誓：曰万机决于公论，曰上下一心，曰朝幕一途，曰洗旧习从公道，曰求智识于寰宇。】　明治天皇

【《日本国志·国统志》：（明治）八年四月，废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审院，敕建立宪政体。（敕曰："朕即位之初，首会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国是。幸赖祖宗之灵，群臣之力，致今日小康；顾中兴日浅，未臻上理。朕乃扩充誓文之意，更设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巩司法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建立宪政体，欲与汝众庶俱赖其庆，汝等其体朕意。"九年九月，敕有栖川亲王曰："朕今欲本我国体，斟酌海外各国成法，汝其条列以闻，朕亲裁之。"立宪政体，盖谓仿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至十一、十二年间，各府县联名上书请开国会者，多至数万人。】　渐建立宪政体　官民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中

7. 政党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

明治二年三月，初改府、藩、县合一之制，以旧藩主充知事。而萨、长、肥、土旋上表请还版图。至三年七月，竟废藩为县。各藩士族亦还禄秩，遂有创设议院之请。而藩士东西奔走，各树党羽，曰自由党、曰共和党、曰立宪党、曰改进党，纷然竞起矣。

废藩置县
政党蜂起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国统志》：（明治）二年正月，罢警跸喝道仪。二月，置集议院，徵诸藩士为议员；撤诸道关；废磔、焙二刑；许印发新闻纸。三月，置待诏院；车驾再幸东京，遂迁都。（先是，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疏称：西京本一山城，形势不便，请迁都大坂。既而改江户，称京；至是遂定都焉。利通又上疏曰："我中世以还，天子深居九重。民之视君，尊如帝天；君之视臣，贱如奴隶。至将军窃政，犹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卒之君臣乖隔，离德离心，效已可睹矣。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日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幾人称帝，幾人称王；乃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又何以联情谊而使指臂耶？诚欲合全国君臣上下为一心，必自天子降尊始。自今以往，请尽去拜跪俯仰之仪，一

大久保利通上疏

必自天子降尊始

以简易质实为主。国有大事，与众同议，我天皇必亲临太政官而取决焉。政府诸臣，每日必见面，每月必会食。俾人人亲君而爱上，庶国势可兴”，云云。维新以后，废旧仪，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于此。）五月，东北悉平，建招魂社，祭战死者，赏丁卯以来战功；设电信机；置弹正台；废徵士称；立府藩县一致之制，以旧藩主充知藩事，赐岁入十一；废公卿诸侯之称，概为华族，其臣隶为士族。（幕府虽废，而二三强藩，争握政权。虽非众建诸侯之旧，转成群雄割据之势，汹汹扰扰，势且大乱。当道者谓必收一切政权归于中朝，乃足以纾国用而张国势。以奥羽未定，虽有密议，未敢宣泄也。及东北悉平，木户孝允始倡言：幕府前给藩地，称为朱印文凭者，应作废纸，概以土地民人之权还之朝廷。商于长藩藩主，喜以告大久保，遂拟试行于萨、长二藩；而土佐、肥前，亦赞成其议。二年正月，四藩遂连名上表，闻者群起而效之。而廷议以关系大，广询于众，犹未敢决。及是乃听其请，改藩主二百七十六名为藩知事，名府藩县合一之制。就各藩租入之数，以十分一给之为世禄。）七月，改置官省，设官位二十阶，分敕、奏、判任三等。东京、京都、大坂三府外，尽改为县；改虾夷为北海道，分十二国。九月，诏赏复古功臣三十四人，赐禄有差。十二月，废中、下大夫、上士等称，悉为士族，废禄制，给廪米。】

废公卿诸侯之称

连署上表请开议院

【《日本国志·国统志》：（明治）七年一月，前参议副岛种臣等连署上表，请起民选议院。（其时大学头加藤宏之投书驳论，以为民智未开，计时未可。后两议争讼，哓哓争哄，日盛一日。）……是（十）年，复开地方官会议。（自副岛种臣等请建议院，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稍变官吏专制之治，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而民权家乃谓官吏为朝廷所授，非人民公选，不足以代议。）而地方绅民，结党立会以论时政者，所在蜂起。（中如高知县有三大党，曰立志，曰静俭，曰中立。立志主张民权，推板垣（退助）为首；静俭仍主封建之政；中立则两不偏倚。而立志社遣片冈健吉上疏，极论朝政。既而健吉等竟谋反，事觉，皆禁锢。其后立志社长又与诸县士结立爱国社，在大坂聚会。听者甚众。其他政党，不可胜数。）】

片冈健吉谋反

集会结社

【《日本国志·礼俗志》：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其关于政治者曰自由党（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曰共和党、曰立宪党、曰改进党（皆主改革政体为君民共主者）、曰渐进党（意亦主改革政体，但以渐进为义）。凡会必推一人或二三人为总理，次为副理，次为幹事。会中有事，奔走周旋，联络通气，皆幹事司之。凡入会者，书其姓名于籍。例有开会仪，推总理为首席。总理举其立会之主义以告于

众。众人者亦以次演述其所见。每月或间月必招集会友互相谈宴。每岁则汇叙所事，会计所费，刊告于众。会中或论时事、驳政体，刊之新闻纸。苟他党有不合者，摘发而论之，则必往复辩论，务伸其说而后已，其大概也。……凡日本人，无事不有会，无人不入会，此略举其凡耳。……天之生人也，飞不如禽，走不如兽，而世界以人为贵，则以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而禽兽不能故也。举世间力之最巨者，莫如联合力。何谓联合力？如炽炭然，散之数处或数十处，一童子得蹴灭之；若萃于一炉，则其势炎炎不可向迩矣。如束箸然，物小而材弱，然束数十百枝而为一束，虽壮夫拔剑而斫之，亦不能遽断。凡世间物力皆有尽，独联合力无尽，故最巨也。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船电线之奇，无不藉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术也。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若英之守旧党、改进党，美之合众党、民主党，力之最大，争之最甚者也。分全国之人而为二党，平时党中议论，付之新闻，必互相排抵，互相偏袒。一旦争执政权，各分遣其党

无事不会无人不会

英美政党

人，以图争胜。有游说以动人心者；有行贿以买人心者；甚有悬拟其党人之后祸，抉发其党人之隐恶，以激人心者。此党如是，彼党亦如是。一党获胜，则鸣鼓声炮以示得意。党首一为统领、为国相，悉举旧党之官吏汰而易置之，僚属为之一空。（美国俗语谓之官吏逮捕法，谓譬如捕盗，则盗之党羽必牵连逮捕之也。）举旧日之政体，改而更张之，政令为之一变。譬之汉唐宋明之党祸，不啻十百千倍，斯亦流弊之不可不知者也。】

党争流弊

8.神功皇后

狐篝牛柩善愚民，百济新罗悉主臣；腰石手弓亲入阵，浪传女国出神人。

百济新罗

日本取法汉制，皆由百济、新罗来。神功皇后始通二国，《魏志》、《后汉书》所谓卑弥呼，封"亲魏倭王"者也。史言仲哀讨熊袭，有神告后宜先征新罗。弗从，崩。后摄位，遽发师西征。航海，祝曰："吾奉天神言，越海远征，苟捷有功，则波臣当手梳吾髮分为二"。浴于海，如其言。遂结两髻如男子，亲执巨弩。时后有娠十月矣，复取石挟腰，祝曰："凯旋生于兹。"至新罗，新罗主面缚降，封府库、收图籍而还，十四月乃生应神。是皆神道设教，以愚黔首者。志书谓"以妖惑众，侍婢千馀人不见其面"，胥由此也。然新罗、百济、高丽遂称西藩。旋遣使通魏，史书竟称为

男装亲征

遣使通魏

女王国。至郭璞注《海经》，犹称倭在带方东，以女为王。易世称其人，皆以女系国，功可谓神也已！日本今古英雄推丰臣秀吉，余谓使黑面小猴见此老妇，必当慑伏不敢动耳。

9.丰臣秀吉

女王制册封亲魏，天使威仪拜大唐；一自覆舟平户后，有人裂诏毁冠裳。

日本典章文物，大半仿唐。当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遣唐之使，相望于道。唐乱使绝，高行云游之僧尚时通殷勤，唐宋间亦遣使答之。元祖肆其雄心，欲抚有而国。范文虎帅舟师十万，遇飓风舟覆，归者三人。以元之雄武，灭国五十，风起涛作，不克奏肤功，天为之也，然至是日人有轻我之心矣。明中叶时，萨摩无赖寇我沿海。及丰臣秀吉攻朝鲜，八道瓦解。明误听奸民沈惟敬言，议和授封。使者赍诏至，秀吉初甚喜，戴冕披绯衣以待。及宣诏至"封尔为日本王"，秀吉遽起脱冕抛之地，且裂书怒骂曰："我欲王则王，何受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复议再征高丽。日本人每讳言贡我，而明人好自夸大，视之若属国。吾谓"倭奴国王"之印，"亲魏倭王"之敕，见于《三国志》、《后汉书》，(《北史》云，"其后并受中国爵命，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绝"云)。其时壤地褊小，慕汉大受封，此不必讳也。至隋帝之书曰"皇帝问倭

典章文物大半仿唐

元兵覆溺

裂书怒骂

皇好”，既邻国之辞矣。唐宋通好，来而不往；偶一遣使赍书，或因议礼不就而去。以小事大则有之，以臣事君则未也。至明成祖树碑寿安镇国之山，封足利义满为王，而不知乃其将军。虽义满称臣纳贡，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于日本则为僭窃。神宗封秀吉，诏书至为毁裂，此又何足夸哉？

何足夸哉

【《日本国志·国统志》：（丰臣）秀吉家微，为人奴。盗其主黄金六两，买刀剑衣服，伪姓名曰木下藤吉，谒信长于道，乞为奴。信长熟视之曰：“汝面类猴，汝心亦必如猴矣”。常命之拿鞋，呼曰猴奴。试以事，多机智。遂宠任之，使将兵。】

10. 清日邦交

载书新付大司藏，银汉星槎夜有光；五色天章云灿烂，争夸皇帝问倭皇。

我朝龙兴辽沈，声威所至，先播旸谷。又以彼二百年中，德川氏主政，讲道论德，国方大治，故海波不扬。迩以泰西诸国弛禁成盟，念两大同在亚西亚，同类同文，当倚如辅车，于同治辛未遣大藏卿伊达宗城来结好。至光绪三年，朝议遣使修报，恭赍国书，践修旧好，载在盟府。彼国臣民，多额手相庆。

互遣使节

【《日本国志·邻交志》：盖德川氏执政权，专以锁港为国是。长崎通商，唯许华商及和兰，他皆禁绝。逮三十年前，美舰俄舶迭以兵劫盟，内国纷扰，遂至

废幕府、尊王室，与泰西诸国互结条约。至我同治九年，为今皇即位之明治三年，七月，乃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呈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预商通好事宜。至天津，谒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成林代为上书，命留津候命。总理衙门议允所请，复函许通商，仍有“大信不约”之语。前光恳请再三。(前光谒鸿章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怀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鸿章为达之总理衙门。前光又上成林书曰：“我与泰西十四国皆已换约，各国与我相距十万里，尚有公使、领事来驻我国保护商民。独中国虽有商贾来往，曾无官长约束；西人谓附西舶至者，应以西人视之，竟令华民归其管辖。……前有我商至上海者，以无约故，竟依和兰领事为介绍，中国亦若以西人视之。中、东两国，利权不能自操，乃均为西人占据。……”又谒成林曰：“我等来时，西人谓泰西小国，皆邀我大国同往，中国始允立约，今日本派员自往，恐未必成。外务卿置之不答。是以仅持英美二国致驻津领事函，托其照拂。今总署复以不必立约，若奉以回国，为西人耻笑何？”又以手作势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云：“太觉无颜，如不邀允，虽死亦不敢东归。”成林均为转达。)总理衙门鉴其意，遂允订约。明年四月，特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使于我大清，缔盟

柳原前光

李鸿章

伊达宗城

约。至七月，遂定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国日本海关税则。(先是，前光等归，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驳之。……两江总督曾国藩亦奏称："臣窃思道光二十一二年间，与西人立约议抚，皆因战守无功，隐忍息事。……日本二百年来，与我中土并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西国介绍固请，势难中却，即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即易于行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亦非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朝旨韪之。)……五年十月，有秘鲁国商船"玛利亚留士"，在澳门骗诱华民三百馀名为佣，载赴其国。既而遇飓风泊横滨，佣人苦舟师虐使，投水遇救，走诉神奈川县厅。时副岛种臣为外务卿，命阻留商船，解放诸佣。告于我国，我国遂遣同知陈福勋来日本携之还，深谢其邻谊。十一月，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使于我，换条规。六年四月至天津。六月，穆宗毅皇帝召见于紫光阁。……至岁丙子光绪二年为明治九年，我朝乃特简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大臣，候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并分设理事。九年十二月抵东京，谒今皇递国书。如璋率同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入谒，行三鞠躬进退礼。国皇亲受书。(日本汉学者皆谓，自隋唐通好以来，千有馀载，

曾国藩赞成立约

副岛种臣

何张使臣

面谒天皇

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国书，待以邻交之礼，书之史册，实为至荣。)旋购使馆于东京之霞关；又于横滨设理事官一员，兼管筑地；神户设理事官一员，兼管大坂；长崎设理事官一员；中国商民咸归管辖。】　分设领事

11.开港之始

鳄吼鲸呿海夜鸣，捧书执耳急联盟，群公衮衮攘夷策，独幸尊王藉手成。

泰西通商，自和兰外，旧皆禁绝。德川氏初，海禁尤严。律法，漂风难民归自异国者锢终身。孝明帝之甲辰，美利坚始请互市，幕府拒之。己酉三、四月，美英船复来。癸丑，美国水师将官披理，帅四兵船来，俄人亦帅兵踵至。安政甲寅、乙卯、丙辰，复迭来劫盟。初，许以泊船、供困乏，继许其馆，宾礼接。至戊午六月，始与美国定互市则十四条。七月，与和兰、与英、与俄皆定条约。是为开港之始。时孝明欲攘夷，德川家定主政，审力不敌，不敢奉诏。处士横行，以外夷披猖，大辱国，而幕府孱弱偷安，不足议，始倡尊王以攘夷之论。至明治元年，德川氏遂废。事皆详《邻交志》下篇中。　海禁之严　互市之约　尊王攘夷

【《日本国志·邻交志》：初，罗马教士利玛窦入中国，用汉字著书，诗张西教。海舶或赍至，传播民间。至元和八年，令长崎奉行严检汉书，语涉泰西者一概涂抹，名曰禁书。】　禁书

【《日本国志·食货志》：禁教之后，入海者必奉牒而行，又谓之奉书船。然卒以天主教倡乱，悉绝互市，并禁造大船（禁帆用三桅，漕船外不得过五百石，著为永例）。外舶抵港，不许上陆。而国民出海，虽遭风，难民归，亦处斩。二百馀年，兢兢墨守，专以锁港为国是。终德川氏之世，唯长崎开港，许中国与和兰通商而已。当时输入之货，绵、糖、绸缎、书具、文籍为多；输出之货，铜为大宗，馀则昆布、鳆鱼及铜漆杂器耳。而德川氏中叶，屡减舶数，限出入货物值数，故商务日以衰微。（盖亚细亚诸国，重农而不重商。但恐货物匮乏，或无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立之制限，使货不滥出，则价不腾贵。意在保民，不在通商。古来政体如此，与今日泰西诸国广兴商务以争利益，迥不侔也）。】

出海处斩

【《日本国志·邻交志》：（嘉永）六年癸丑六月三日，北亚墨利加将陂理，帅四舰突入浦贺，曰奉国命求通好，赍有国书。……其略曰："北亚墨利加合众国大统领水师提督陂理呈书日本国大君，请修好、互市二事。我合众国产黄金、白银、铅汞、珠玑及天然珍异之产、人工奇巧之物。日本亦富物产，相贸易必有大利。"……乃入神奈川湾测量。吏诮之。陂理曰："如不许互市，更发兵舰，吾为之先锋，故豫量深浅耳。"……（安政四年，墨使）巴尔理士既来江户，诣堀田正笃邸告曰："我合众国以揆人土地为大禁。但轮船所

美舰之来

至，万里交通，孰敢以一丸泥封关者？……向者，仆会英将于香港，告奉使日本，率气船五十艘往江户要约，若不许，将自我动兵。"……幕府危惧，大老直弼等谓事已危迫。徒俟敕允，必开战端，乃使请直愿与巴尔理士计，参酌旧约，定互市则十四条，钤印授之。】

【《日本国志·邻交志序》：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自法国十字军起，合纵连横，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比之罗马一统时，其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云，其意盖谓交邻之有大益也。余因思中国瓜分豆剖、干戈云扰，莫甚于战国七雄，而其时德行若孟、荀，刑名若申、韩，纵横若苏、张，道德若庄、列，异端若杨、墨，农若李悝，工若公输，医若扁鹊，商若计研、范蠡，治水若郑白、韩国，兵法若司马、孙、吴，辩说若衍、龙、文词若屈、宋，人材之盛，均为后来专家之祖。一统贵守成，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进取务自强：此列国之所由盛乎！特其时玉帛少而兵戎多，故未见交邻之益耳。日本之为国，独立大海中，于地球万国均不相邻，宜其闭门自守，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矣。然而入其国，问其俗，无一事不资之外人者。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

欧洲之兴由于竞争

中古以还瞻仰中华

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当其趋而东也，举国之人趋而东；及其趋而西也，举国之人又趋而西。乃至目营心醉口讲指画，争出其所储金帛以购远物，而于己国之所有，弃之如遗，不复齿数，可谓骛外也已。由前之弊，论者每病其过于繁缛，失则文弱；由后之弊，论者又病其过于华靡，失则奢荡。交邻果有大益乎？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势必有相因而至者乎？然以余所闻，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义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抑日本自将军主政七百馀年，一旦太阿倒持之柄，拱手而归之于上；要其尊王之说，即本于攘夷之论，攘夷之论所由兴，即始于美舰俄船迭来劫盟时也。则其内国之盛衰，亦与外交相维系云。】

近世以来取法泰西

信乎交邻之有大益

12.锐意学西法

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

既知夷不可攘，明治四年乃遣大臣使欧罗巴、美利坚诸国。归，遂锐意学西法，布之令甲，称曰维新，

遣大臣出使欧美

美善之政，极纷纶矣。而自通商来，海关输出逾输入者，每岁约七八百万银钱云。然易服色，治宫室，焕然一新。

【《日本国志·国统志》：（明治四年）十月，敕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为副使，聘问欧米各国；定府县官制，改知县名县令、府曰知府事。十一月，颁县治条例及事务章程。五年三月，废亲兵，置近卫兵；颁敕奏官犯罪条例。四月，禁典卖土地于外国人；置教导职，颁教导三条；许僧侣食肉娶妻。五月，车驾西巡。六月，设邮便局。七月，定学制，分学区。八月，置裁判所；创银行。九月，作铁道自东京至横滨。十月，禁买卖人口，解放娼妓。十一月，诏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寻颁征兵令。六年一月，改置镇台营所；广置公园；废五节，以纪元节（以神武即位之日为纪元节，二月十一日也）、天长节（帝生日，十一月三日）为祝日。二月，改正父祖被殴律，禁复仇。三月，诏许与外人婚；帝断发，皇后亦革薙眉涅齿旧习。】 岩仓具视 木户孝允

【《日本国志·食货志》：通商十馀年，惟明治元年及九年输出多于输入，其他则输入过于输出者，为数甚多也。……外物丛集，大而轮船、机器、巨炮、利枪，小而毡冠、革履、手拭、襟饰，连樯累舶，日新而月异。外商之工于谋利者，又且以英美之物效日本之制。输入之物，每年累加；设关以来，浮于输出者， 贸易入超

遂不下亿万矣。输出入货值既不足相抵，金银日益滥出，……综计通商至今，为数凡一亿四千馀万云。】

【《日本国志·食货志论》：日本自开港通货以来，其所得者在力劝农工，广植桑茶，故输出之货骤增；其所失者在易服色，变国俗，举全国而步趋泰西。凡夫礼乐制度之大，居处饮食之细，无一不需之于人。

广源节流

……全国上下，知金钱流出之大害，乃亟亟然议改条约，欲加进口之税，免出口之税，庶以广财源而节财流。】

13.旧历

羲和有国在空桑，手握灵枢八极张；今世日官翻失御，如何数典祖先忘？

自钦明十四年由百济遣历博士来，始行夏时。后袭用元嘉历，复用仪凤历，复用大衍历、长庆宣明历。长庆宣明历行之最久，凡八百馀年。至贞享元年，始

历学未精
沿用我法

行元授时历。虽设历官，所业不精，仅一贺氏传其家学；第从高丽、琉球，沿用我法而已，别详《天文志》中。余友沈梅士往告余云："《山海经》曰：羲和之国，有女名羲和，浴日于甘渊。《归藏·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晦一明，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疑此邦在昔有精天象历算之学者，上古本与中国通，用为日官，遂以国为氏，复以氏命官，

故日官号羲和也。"其然，岂其然乎？

【初印本注"别详《天文志》中"以下，有"西法既行，以我历置闰，颁官禄、计国用不便，复于明治六年改西历"等语。】

14.新历

纪年史创春王月，改朔书焚夏小正；四十馀周传甲子，竟占龟兆得横庚。

明治五年十一月九日诏曰：太阳历从太阳躔度立月，有日子多少之差，无季候早晚之变；每四岁置一闰日，七十年后，仅生一日之差，比太阴历实为精密。遂祭告太庙，行改历礼。又诏以是年十二月三日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盖自神武纪元，当周惠王之十七年辛酉，凡二千五百馀年，历甲子四十馀周，皆用夏时，及是废之矣。 废旧历，用太阳历

【《日本国志·天文志》：余在日本，与一友论改历事，余意改历似可不必。其人以为此乃维新第一美政，太阳历岁有定日，于制国用、颁官禄、定刑律均精核画一，绝无参差，比之旧历，便益实多，余谓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馀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之嚣然异论也。彼又谓："此第一时不习耳，日久则习而相安矣。且三代之时，三正迭用，改易正朔乃有国者之常，子不议古人而断断于是，不亦拘乎！"余 此乃维新第一美政 与日本人讨论历法

无以难之也。既而其人又谓:"置闰之法，本出于不得已。若不必置闰，而岁岁齐尽，其法实精，中国特无人创论及此耳;苟有之，未必不变法也。"余乃举沈存中用十二气为一年之说以告之，谓中国特不欲更改，并非无人及此。其人愕眙良久，亦无以应我也。】

初印本第13首

【案:初印本第13首:"梧桐叶落闰难知，蓂荚枝抽不计期;只记看花携酒去，明朝日曜得闲时。"注云:"自用西历，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二月止二十八日，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皆三十一日，馀则三十日。月不置闰，而日置闰。约四年一闰，闰则二月加一日。盖岁实三百六十五日，其小馀为二五六三六一二，故四年必置闰也。其纪日用七政，以日、月、水、火、木、金、土为序，而系之日月曜、火曜云。亦用安息日，于日曜日给假，当中历之房、虚、昴、星四宿也。"】

15.气候

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华中。

终年如住浪华中

多雨，尤多大风。余所居室，木而不石，四面皆玻璃。风作则颠摇鼓动，如泛一叶之舟于大海中，为之怦怦心动矣。

16. 蜻蜓洲

巨海茫茫浸四围，三山风引是耶非？蓬莱清浅经多少，依旧蜻蜓点水飞。

立国至今，版图如旧。神武至大和，登山望曰："美哉国乎！其如蜻蜓之点水乎。"故日本又名蜻蜓洲。史言海外三神山，风引不得至。《山海经》注又言：蓬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阙，以金银为之，禽兽皆白。稗官小说称多长春之草、不死之药。今海外万国，舟车悉通，恶睹所谓圆峤、方壶？盖燕、齐间方士，知君房东来踪迹，遂借以肆其矫诬，实则今日本地方。疆域皆别详《地理志》中。 立国至今版图如旧

【《日本国志·地理志序》】于茫茫大地之中，画疆分土，而名之为国，其壤土莫不相接，其疆场莫不相夺，其强弱大小无定形，则有日辟国而日蹙国者。上下千古，横览九州，莫不然矣。而日本之为国，乃独立大海中，旷然邈然，不与邻接。由东而往，凡历一万五千馀里，乃至美利坚；由西南而往，凡历二三千里，乃至上海、台湾；即最与邻近之朝鲜，亦历数百里而后能至。自神武纪元以来，二千五百有馀岁，未尝举尺寸之土与人，亦未尝得尺寸之土于人。……盖自有日本以后，即守此终古，一成而不变，不亦奇乎？……自德川氏以禁教故，丸泥封关，谢绝外客。子孙世守其法，胶柱拘泥二百馀载。无所见于外者，无所 独立海中不与邻接

羡于内；无所闻于内者，亦无所惧于外。当是时也，上以武断为政，下以卑屈为俗，熙熙攘攘，娱乐无事；而欧洲诸国，鹰瞵鹗视，强弱相并，阅一争战，则国步日进。……轮船电线，争骛纷起，机巧夺天工，人智欺鬼神。凡西人兵威宗教，幾幾乎弥纶地球而无所不至；而日本闭门自守，无见无闻，朦然未之知也。直至坚船巨炮环伺于门，乃始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

未始非地势使之然

虽曰锁港逐客，国体如此，亦未始非地势使之然也。嗟夫！事变之极，开辟未闻。日本四面濒海，古称天险，二千馀载，绝无外患。而自轮船铁路纵横于世，极五大洲之地，若不过弹丸黑子之大。各国恃其船炮，又可以无所不达。

日本桥头水直与巴黎伦敦相接

昔林子平有言，日本桥头之水，直与英之伦敦、法之巴里相接。古所为藩篱者，今则出入若庭户矣！言念及此，地险足恃乎？余观亚细亚诸国，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缅甸又倾踣矣。日本自通商以来，虽颇受外侮，而家国如故，金瓯无缺，犹得以日本帝国之名，捧载书而从万国后；壤地虽曰褊小，其经营筹画，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

17.西京

翠华驰道草萧萧，深苑无人锁寂寥；多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

神武起日向，建都橿原，即畿内大和境。后迁徙不一，多在大和。（日本读大倭，大和音为耶马台，故

《魏志》称为耶马台国，以日本为国号自孝德始。）至桓武帝都平安城，为今西京，定鼎千馀年矣。明治二年，乃迁东京。銮舆西幸，偶一驻跸而已。谨案《使东述略》曰：西京以山为城，无垣郭雉堞，周环数十里，有贺茂川萦贯其中。过故宫，守吏导入。有紫宸殿，殿屏图三代、汉唐名臣像。循殿西行，过曲廊，涉后园，落叶满阶，鸣禽在树。有瀑名青龙，水喧石罅，泠泠然作琴筑声。静对片时，尘虑俱息云。《荣花物语》出才嫔赤染卫门手，皆纪藤原、道长骄奢之事。道长三女为后，故多叙宫壶。 都城屡迁 荣花物语

【初印本注"尘虑俱息云"下有："《使东杂咏》亦有诗。《杂咏》为星使初到作，多记目见所既详者，今不敢复述，故余此卷独少纪行诗。他准此。"】

18.江户

前朝霸主识龙蟠，富岳荒川极大观；留与东迁新定鼎，万家春树锦城宽。

通国以武藏上总为坦沃。江户本远山某所居。德川家康初起参河，丰臣秀吉语之曰："江户霸气之所钟，子宜筑城居。"于是家康遂徙焉。筑石为城，高垒深濠，一如大坂。德川氏还政，参与大久保利通请迁都。越明治元年，遂东迁，因幕府为宫殿焉。旧都自大和外，摄津、近江、长门、丰前，皆曾一至，东京实始至也。凡东京府所辖之户，四十三万五千九百 筑石为城

馀。

【《日本国志·地理志》：武藏：东至下总，西至信浓、甲斐，南至相模，北至上野，东北至下野，东南至于海。东西凡二十六里，南北凡二十五里。利根川统其北境，江户川限其东北。山脉自西而来，地势随而东。有秩父、多摩诸山。南北辟旷野数十里，大逵四达，人烟相属。其东南隅即东京，皆古所谓武藏野之地也，全国最称坦沃。初江户属于扇谷氏，后为北条氏所灭。北条氏亡，德川氏遂迁居焉。先是德川家康起三河，丰臣秀吉语之曰："江户霸气之所钟，子宜筑城为根本地。"家康既徙居，筑石为城，高垒深濠，一如大坂。任将军统列藩者，凡十五世。及德川氏还政，参与大久保利通以山城地狭，请择地迁都。明治元年乘舆东临，遂因幕府为宫殿焉。物产五穀丰饶，兼有鱼盐蚕桑之利。风俗则都邑以轻佻豪侠自喜，流于侈靡，惟僻邑犹存朴实之风。】

武藏野

迁都

19.风俗

九州地脉阻昆仑，裨海环瀛水作门；圆峤方壶虽妄语，分明世外此桃源。

四面环海，自德川氏主持锁港，益与诸国相隔绝；然承平无事，闭户高卧者二百馀年。有客长崎者为言：商贾交易以诚信，妇姑无勃豀声。道有拾遗者，必询所主归之。商人所佣客作，令司管钥；他出，归，

无失者。盛哉此风，所谓人崇礼让、民不盗淫者耶？ 人崇礼让 民不盗淫

【初印本第18首云：“夕阳红树散鸡豚，荞麦青青又一村；茅屋数家篱犬卧，不知何处有桃源。”注云：“初来泊平户时，循塍而行，夕阳红处，麦苗正青。过民家，有马铃薯，欲购之，给予值不受。民风浑朴，如入桃源。又闻长崎妇姑无勃谿声，道有拾遗者必询所主归之。商人所佣客作人，辄令司管钥；他出归，无失者。盛哉此风，所谓人崇礼让，民不盗淫者邪。闻二三十年前，内地多如此。今东京、横滨、神户，民半狡黠异常矣。”】

20.萨摩水户

萨摩材武名天下，水户文章世不如；幾辈磨刀上马去，一家修史闭门居。

材武以萨摩为最。赖子成曰：吾涉览其国，虽屠贩勇决过人，卒然争鬥，动辄至杀人自杀。维新之际，其国英杰，首唱纳土撤藩，故功臣居十之六。长门次之。称文学者，有肥前、安艺、水户三藩，而水户为最。源光国作《日本史》时，开“彰考馆”，名士多从之游，藏书尤富。余老友青山延寿，是藩人，父延于、兄延光，世治史学，具有典型。 萨摩材武 水户文章

21.北海道

舟鲛衡鹿富良材，椎结夷风草昧开；昨夕屠鲸今射虎，

明朝跣足读书来。

北海一道，旧属松前侯。明治二年，割分十一国；初令诸藩分任垦辟，后专设开拓使治之。山林薮泽，上腴之奥区。民不耕种，日腰弓珥箭，驱狐狸，捕鲸鱼。文身蓬首，穴居血饮，而浑沌未凿，易受约束。近稍有读书者。

民不耕种从事渔猎

【《日本国志·地理志》：土人业渔猎，不知稼穑。石狩十胜等处，原野旷漠，虽土壤肥沃，而产业未开。风俗鄙朴，言语衣服皆异内地。此道旧为虾夷地。古时陆奥、出羽之北境，夷种杂居；凡渡岛以北之夷，总称为虾夷。景行帝时，日本武尊武内宿祢巡察北方，曾至夷地。其后叛服不常。齐明帝时，命将北伐，设治于后方羊蹄。及一条帝，虾夷作乱，陆奥人安倍国东伐定之。源赖朝之征陆奥，以安倍氏后裔安藤季信为津轻守护，俾世管虾夷。至享德中，若狭人武田信广航至松前，岛夷咸服。永正中，其孙义广徙居松前，后降丰臣氏。庆长中，以福山城为治所，称松前氏。宽政之末，德川氏遣吏经理东夷，收松前氏所领之东部，犹命管西部。享和之初，置箱馆奉行。文化四年，徙松前氏于陆奥，并收其西部，置松前奉行总管全岛。王政革新，明治二年八月，称全岛为北海道，分十一州，设开拓使以治之。】

津轻守护

箱馆奉行

22.桦太洲

一洲桦太半狉榛，瓯脱中居两国邻；罗刹黑风忽吹去，北门管钥付何人？

桦太洲一名库页岛，西邻俄属，南与日本北海道天盐犬牙相衔。费雅喀、俄罗斯、日本、虾夷人杂居其中。初亦不知属何国地，俄使初来，即议画疆界。至明治八年十一月，乃定归于俄，而举千岛属日本。桦太居民皆渔海猎山以自给。山多椴、松，海多鲑、鳟，掘炭捕鲸之利尤厚，闻白主太洞〔案：武田熙辑本注云："白主大泊〔?〕"〕岁出昆布不知幾千万石云。 库页岛

【《日本国志·地理志》：根室州之东北群岛，合称为千岛，幅员五百七十二方里八。大者有二岛，东为择捉，西为国后，皆地形狭长。国后幅员一百零四方里，周回凡七十一里；自西南至东北，凡三十里；东西广处凡八里；根室野付岬相距凡五里。择捉幅员四百六十八方里七六，周回凡一百五十三里；自西南至东北凡五十里；东北广处凡十里；在国后之东北凡三里馀。此岛之东北与得抚群岛相连，直接鲁西亚所隶之堪察加焉。郡数凡五(村数一十五)：曰国后(村数五)、择捉(村数二)、振别(村数二)、纱那(村数四)、蕊取(村数二)。】 千岛

23.富士山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直立一万三千尺、下跨三州者为富士山，又名莲峰，国中最高山也。峰顶积雪，皓皓凝白，盖终古不化。

国中第一高山

【《日本国志·地理志》：富士山，跨居富士郡及北甲斐都留、八代二郡，国中第一高山也。直立凡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尺，其状如芙蓉，四面皆同。四时戴雪，浩浩积白，盖终古不化，十三州皆望之。本喷火山，山巅犹有巨洞。在骏东郡须走村，凡五里；在富士郡村山村，凡八里；在甲斐都留郡吉田村，凡十里。】

24.山水

濯足扶桑海上行，眼中不见大河横；只应拄杖寻云去，手挈卢敖上太清。

与富士山并称三山者：加贺白山、越中立山，盖于齐为巨擘焉。水以信浓河为最长，以琵琶湖为最大矣。然国中虽少高山大河，而林水邱壑大有佳处。《使东杂咏》纪沿海光景。幾如读郦元《水经》、柳州游记。其中山水名胜之区，闻陆奥之松岛、丹后之天桥立、安艺之宫岛，尤山层云秀，怀灵抱异云。恨蜡屐无缘，

信浓河
琵琶湖

未能一游耳。

【《日本国志·地理志》：琵琶湖，以形似得名，又有淡海、鸠海之称，亘十一郡，国中第一大湖也。容八百八水，末流入势多川，而注山城。周回七十三里，东西五里，南北十五里。近年湖中设小汽船以通往来。……松岛，属宫城郡，南至千贺浦，北至矶崎，小岛数百，海上散布，悉生青松，奇丽美秀。……天桥立，别名子日岬、白丝滨，加佐郡江尻村之沙洲也。东南横出二十七町四十间，幅三十二间，南端与文殊村相对。苍松一带，蓊蔚如画，与松岛、岩岛共称三胜。其湾称为岩泷湾，深十一仞，而港口至浅，仅通小船而已。……严岛〔案：即宫岛，上文作岩岛〕在佐伯郡大野村之东，周回一里三十一町五十九间，有山名弥山。又有七浦，各安神社。山重云沓，怀秀抱丽。】 松岛 严岛

25.地震

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

地震月或数回，甚则墙壁栋宇皆摇簸。先闻汹汹声，如大风鼓涛而来。初至颇怪，久亦习惯。累月不震，土人反疑。安政乙卯，江都大震，死者二三万人。父老谓数十年当有一厄，惴惴常惧之。

【初印本第25首：海东倘是沃焦山，虹霓霞车数

往还；未许六丁冲铁壁，要留册府在人间。”注：“亦有火山，遥望之黑烟盘盘，伊豆之大岛山也。国中常患火灾，以板屋故。巨室皆有土库，傅之以铁。”】

26.镰仓

大佛　倚天铜佛古于树，挂月玉镜寒生苔；对人露立总不语，曾见源平战鬥来。

镰仓八幡宫有铜佛，高今尺三十九尺馀，径广十六丈有奇。铜镜一，古色斑驳。住僧云：神功皇后物也，一千七百馀年矣。又有源赖朝之胄、平秀吉之刀、信元之角弓、家康之竹杖。镰仓本重镇，源赖朝开霸府，即此地也。德川以前，北条氏、足利氏皆居此以管领关东。镰仓余未至，闻之何大臣云。（诸乡古物）

27.吾媛国

石塔光明照夜灯，武尊宫阙郁觚稜；至今洒涕吾嬬语，携酒相寻白鸟陵。

史言日本武尊征东夷，泛海相模，风涛大作。宠姬橘媛投海，暴风遂止。凯旋，过碓日岭，东望怀橘媛，叹曰：“吾嬬已矣！”后人因号东陲为吾媛国。及崩，葬，白鸟从陵出，目为白鸟陵，今有祠。（橘媛投海）

28.楠正成

南朝往事久灰尘，岁岁樱花树树春。手挈铜铃拜遗像，

鸣呼碑下吊忠臣。

楠正成者，南朝殉难之臣。日本比之文文山、岳少保。源光国题其碑曰："鸣呼忠臣楠子之墓"。墓在湊川，有樱花数百树，手泽所留，重于大璧。尚有神铃、塑像，能文者皆纪之。 鸣呼忠臣楠子之墓

29. 德川氏

芝山宫殿剩丰碑，摇动春风见兔葵。二百馀藩齐洒涕，不堪哀诵式微诗。

德川氏主政二百馀年，深仁厚泽，民不能忘。还政以来，父老过芝山东照宫，多有焚香泣拜者。旧藩士族，维新后穷不自聊，时时有盛衰今昔之慨。 德川遗老

【《日本国志·国统志》：（丰臣秀吉）令德川家康等五大老辅嗣子秀赖。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开府江户。（家康起于参河，既败，秀吉与之和，曰："吾将与之定天下，以救亿万生灵。"谬为恭敬，媚事秀吉。尝于朝会时亲为秀吉整履。秀吉之卒也，握其手，托以遗孤。家康以关东八国自封，居江户城，举所收地分封诸将。寻举兵攻大坂，秀赖母子遂不知所终；有庶子生七岁，后捕斩之六条碛，丰臣氏遂亡。）……明治元年正月，（德川）庆喜大举侵阙，拜嘉彰亲王为征讨总督，赐锦旗，讨之。庆喜败，遁入江户。诏削庆喜以下官爵。……寻拜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征东大都督，授锦旗、节刀，令各国使臣毋得援战军、鬻兵器。…… 德川家康之兴 德川庆喜之亡

四月，敕使桥本实梁、柳原前光入江户，收其城，宥庆喜死一等，屏居水户。……德川氏自家康至庆喜，凡十四世，二百六十六年。】

30. 氏族

臣连伴造称官氏，藤橘源平数世家；将相王侯真有种，至今寥落族犹华。

臣连伴造　旧皆世官，故氏族最重。古所谓臣连、伴造，以官有世功，以官为氏。其后赐姓命氏，自垂仁始。姓有升降，以氏为宠号，自天武始。氏之宠号既定，《宏仁姓氏录》所载旧姓有千百氏。诸藤专朝，不举他族，而旧族皆降在皂隶矣。源、平迭兴，枝蘖之蔓，分宗立长，割据国郡。其长者犹古氏上，其族人称家子、

藤橘源平　郎党，蔓衍天下。数百年之藩，大都藤、橘、源、平四姓也。维新废藩，犹称为华族，以别齐民。

【《日本国志·礼俗志》：(天武）分为八品姓（又分三别，以天神、地祇裔为神别，皇子、王孙为皇别，汉人及韩人来居者为蕃别），使有升降，若爵命然，名曰宠号。……维新以来，许平民与士夫相婚嫁，有擢

华族士族　用为官者，不复如前之重望族；然旧藩侯犹为华族，藩士犹别为士族云。】

31. 官制

国造分司旧典刊，百僚亦废位阶冠；紫泥钤印青头押，

指令惟凭太政官。

上古封建，号为国造。奉方职者，一百四十有四。后废国造，置国司，犹变封建为郡县也。天智十年，始置太政大臣（三公首职，犹汉相国）、左大臣、右大臣，相沿至今。然自武门柄政，复为封建，太政官势同虚设。明治维新后，乃一一复古，斟酌损益于汉制、欧罗巴制，彬彬备矣。曰太政官，有大臣参议，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凡九省：曰外务、曰内务、曰大藏、曰陆军、曰海军、曰文部、曰工部、曰司法、曰宫内。而外设三府、三十五县，于北海道别设开拓使。省有卿，有大辅、少辅，有大少书记官，有幾等属官若吏胥。府有知事，县有令，有书记官、属官。府县之事，上于诸省；诸省受成于太政官。各卿皆参知政事。太政官中，复有调查、赏勋、法制三局，有总裁，即以参议分任之；亦设书记官，以隶各省所上之事。（诸省事有疑难者上太政官，太政官示之，曰指令。）每省所辖事，又随事分局。官凡十七等，而统以八位。位有从、正，自十等官而下无位焉。皆别详《职官志》中。 国造国司 政治维新官制复古 官凡八位十七等

【初印本作："国造分司旧典刊，华花莫别进贤冠；而今指令诸台省，押印唯凭太政官。"原注在"犹变封建为郡县也"下有云："然尚有官而无阶。至推古十一年始定冠位，凡十二阶，如曰大礼、小礼、大义、小义，以名为别。天智三年改二十六阶，如曰大紫、小 冠位

紫、大锦、小锦，以制为别。(《唐书》称粟田真人来聘，冠进德冠，顶有华花四枝云。)至天武十四年又更爵位号，凡四十八阶。后复改制，官名位号易以位记。(天武多仿唐制。)如亲王自一品至四品，诸王、群臣自一位至初位(初位，九位也)；位有正、从，通为三十等。"等语。】

爵位

【《日本国志·地理志》：神武天皇起于日向，定都于大倭之橿原，赐功臣椎根津彦等以地，名曰"国造"，疆域日辟。至成务朝，隔山河而分国县，随阡陌以定邑里，以东西为日纵，南北为日横，凡为国百四十四。推古以降，兼置国司。及孝德朝，各州遍设国司、郡司，诸吏多以国造任之，于时渐省国为郡。文武帝之大宝中，又因山海形势分六十六国，内称畿内，外分七道，国司限年迁任，治所称为国府。至嵯峨朝，大国十三，上国三十五，中国十一，下国九，凡四等共六十八国，于是古制一变而为郡县。升平日久，藤原氏世专国权，国司多在京，以吏代治，公卿之庄园，皆以家人为地头，遍于七道，治体渐变。及源赖朝开府镰仓，执兵马之权，裂地以授家臣。文治元年，奏请置守护，地头往往世袭，国司不复赴任，于是封建之势渐成。建武中兴，命以功臣为守护使，就国司治所。至足利氏，分国郡而封家臣，称为守护，三管领四职以下，皆以地传之子孙。正平四年置关东管领以镇镰仓，统八州及奥羽，于是形势一变而为封建。应

沿革大略

凡为国百四十四

裂地分封
封建世袭

仁以降，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诸道互相吞灭。……庆长五年，关原役毕，德川氏统率诸氏，分封其子弟功臣；其后加削增减，颇易旧封。庆应中凡二百七十一藩。王政革新，更建藩十四；既而分奥羽为七国，改虾夷称北海道，分十一国。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复为郡县之治，凡五畿七道七十三国，二京三府六镇三十六县。移都于东京，设开拓使以经理北海道，封琉球为藩王。此古今沿革大略也。】 五畿七道七十三国

32.议院

议员初撰欣登席，元老相从偶踦闾；岂是诸公甘仗马？朝廷无阙谏无书。

太政官权最重。后设元老院，国有大事开院议之。府、县于明治十一年始选议员，以议地方事，亦略仿西法上下议院之意。此固因民之所欲而为之，规模犹未定也。旧有弹正台，后废。西法多民出政而君行政，权操之议院，故无谏官。日本君主之国，而亦无之。 明治11年始选议员

【《日本国志·职官志》：元老院，古无此官。初，明治戊辰四月，于太政官中设议政局。十二月，置公议所于东京。己巳七月，废公议所，置集议院。……辛未，并集议院于太政官。其时太政官之权特重，议者欲仿西法开议院，以分其权。是年，参议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连名上书，请起民选议院。……遂设元老 议政局

元老院

院。……议长、议官，皆特旨擢任：第一华族，第二敕任奏任官应升者，第三于国有勋劳者，第四明于政治、习于法律者。凡制定新法、改正旧章，皆由内阁草具议案，以敕命交付本院。议官约三十员，……以人数之多寡，决事之从违。凡诸省所上之事，已经内阁具案，亦得委员至本院，陈述其意见，以备参酌。……凡人民于立法创制有所建白，本院得受其书而理之。】

府县会议员

【《日本国志·职官志》：府县会议员，以本籍民人所选举者充。……（除官吏外，满二十五岁以上男子，其籍在本府县住居过三年以上，岁纳十圆地租以上者，许充议员；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其籍在本郡区，岁纳五圆地租以上者，许为投票人。其犯惩役禁狱一年以上，及倒产者、癫痴者，均不得与焉。）……议员每四年一任。……议事草案总由知事、令交付。凡府县费以地方税支办者，其预算之额数，征收之方法，皆经府县会定议。……凡会议，均许人民聚集旁听。……于府县内大利大害，议员有所建白，则草案会议；议同者过半，得以议长名上议于内务卿。……凡会议中论说有妨碍国安及背法律、违规则者，知事、令得命其罢议，具状于内务卿。如内务卿依知事、令之请，得令其散会，待改选议员而后再议。】

33.纪元节

堂堂黼座设朝仪，神武初元立国时；一百一声闻祝炮，满城红日早悬旗。

朝贺大礼，岁有三大节：曰新年；曰天长（十一月三日）；二月十一〔案：原本作二月二十，误，今改。〕相传为神武即位纪元之日，曰纪元节，尤重之。官皆大礼服诣宫朝贺。放祝炮一百一声，人家皆悬画日旗，以伸庆也。 神武天皇即位之日

【《日本国志·礼俗志》：新年朝贺，元日皇帝受群臣朝拜。是日，禁阙诸门，近卫兵皆白毛帽，执枪铳，守卫如仪。……帝正服御宝座，……皇族、亲王暨大臣、参议、诸省卿以下敕任官麝香间祇候，华族等以次进拜帝及后，折旋退，礼毕。……一月五日黎明，装饰正殿，开新年贺宴，大召文武百官。……以二月十一日为纪元节，即神武天皇即位之日也，设宴庆祝式仪同前，惟舞乐奏久米舞（神武所作，故于祭神武时用之）。……十一月三日为今帝生日，名曰天长节。质明，装饰正殿，……帝正服御宝座受贺，皇后陪坐宝座之左位，……文武敕任、奏任官皆上万寿，行最敬礼。礼毕，还，御赐群众酒馔，仪同前。此间奏欧乐。宴止，众退。以上三大节，全国臣民，每户揭旭光旗章，以表庆贺。】 新年朝贺 今帝生日为天长节

34. 礼服

肘挟毡冠插锦貂，肩盘金缕系红绡；前趋客座争携手，俯拜君前小折腰。

朝会皆大礼服，以免冠为礼。冠或肘挟，或手执。冠制皆狭长，前后锐而中尖，以白黑羽为饰。皆毡衣革履。有勋爵者蹙金线于袖，自肩至腰斜披以红缘白绶，以系勋章。武臣皆佩剑。新年朝贺，邻国公使皆在列。见客趋而前，皆握手通殷勤。入朝进退皆三鞠躬，无拜跪礼矣。明治六年始易服色，然官长居家，无不易旧衣者。

改易西服

【《日本国志·食货志》：维新以前，各藩学习西洋兵法，以戎衣劲服从事，遂以洋服为便，稍有摹拟者。德川末代将军，曾着洋服，人争诽谤。外交既开，既势力自审不敌，遂艳羡其事事物物无不尽美。明治三四年间，各藩士多用洋服、脱刀剑者。其时东西衣服并用，奇装异饰，招摇过市，外人颇为嗤笑。三年，令士民散髮脱刀，一任其便。（于时地方官谕令人民，或以散髮有益于养生为言，或设不遵断髮之令，甚有令结髮课重税者，于是士民之头髮靡然一变云。）未几，国皇断髮，皇后亦废弃薙眉涅齿旧习。逮明治五年，制定文武官礼服一用洋式，而服色一变矣！】

国皇断髮

35.勋章

金菊花浓罽幕张，鸡冠剑佩立成行。司书载笔司勋赏，拜手重光旭日章。

赏勋无五等之爵，而有勋号，曰勋一等、勋二等，时时赐金。又仿泰西宝星例，给印章，亦画日，有旭日重光章、旭日单光章。菊为王章，官舍行幕皆图绘之。

【《日本国志·职官志》：凡叙位，以资格之深浅，不以官等之崇卑。免官之后，仍带位阶；惟有罪褫职者，并夺其位记，亦有身后追赠者。勋章凡八等。（古 勋凡八等
以武功爵为勋，凡十二等。明治八年定制，仿照西人宝星之法，给以赏牌；九年，乃改为勋章。）……明治十年又改制。一曰大勋位菊花大绶章，章用金日，日之四围，有菊四枝。日赤，光线白，花黄，叶绿。均用佛蒜，纽亦用菊，仍以黄佛蒜嵌。环用金，圆形。绶幅三寸八分，红紫交织。……大勋位不轻授人，今惟叙亲王一人而已。……若从军记章，不论将卒贵贱， 从军记章 凯旋普赐
不问军功有无，凯旋之后即普赐之，以为徽志。其式：银章，圆形，径一寸；中刻纹为桐枝，裹记年号；纽用银；绶幅一寸，绿白交织。】

36.租税

减租恩诏普酞膏，硕鼠疲民敢告劳。归语老农吾土乐，

宽仁长戴帝天高。

民无私田

民无私田。计明治七年租税定额，全国有米一千二百八十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二石馀。易米以钱，计八年收楮币五千一百五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圆。明治十年减租，计收三千五百五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四圆。考日本初仿唐班田之制，取诸民者二十之一耳。延喜、天历后，豪强兼并，其制遂坏。镰仓来，每以军兴加赋，后不复除。及丰臣秀吉兴，亟正经界，平租税。然古者每段三百六十步，裁为三百步，而收税如故，于是益重。所赋率取十四，谓之四公六民。德川氏因之，世官益多，用益繁，大率皆取民之半，甚者或六公四民、七公三民，民困极矣。明治中兴，诸侯悉去图籍，奉田归公。亦用古法，诸国公田，皆随乡土估价赁租，凡值百者收三分。然值百之息，岁不过十，是十分而取三也，民犹不堪。今君仁厚，于十年正月一日，复减租为二分五。然较之我国四十取一，乃叹吾民之凿井耕田，真不知帝力何有也。馀详《食货志》中。

租税重或七公三民

减租为二分五

37.印纸

剪纸频将花样翻，司农用印不辞烦；法同手实名头会，绝少催租吏到门。

造纸，画为界，分行如罫。所有文凭计簿之类，均购而书之。官又造方纸约寸许，分赭黑青黄红紫各类，

以当分厘钱圆十百之数，名为印纸，即以作税券，纸中每刻王面，或古人像，华人所名为“头税”者也。课取物税之外（如烟草类，用此课税），凡一切买卖借贷典质之事，莫不计税。应用此纸而不用者，罚漏税银二十倍。惟官不督责，听民间自占其数，购取而自用之。盖近乎宋人手实之法，而无胥徒检核之扰，无吏役催促之苦，行之甚精善也。 印花税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食货志》：印纸分以色，淡黑色一钱，薄赭色五钱，青色十钱，黄色二十五钱，橙黄色五十钱，红色一圆，深紫色五圆，深红色二十圆。界纸分三种，大者七厘，中者五厘，小者三厘。凡买卖、贷借、典质、佣雇、寄顿、搬运，大概每十圆以上至二十圆则税一钱，其数屡加，则税递增。】

38.官契

左券都凭官契来，鼠牙雀角不疑猜；若非一纸文书在，无地能容避债台。

民间借贷不用印纸者，讼于官，官不理。一切诉讼，亦均以官纸为凭。 官纸为凭

【初印本注作：“由纸币局别造精纸，曰证券印纸。凡民间买卖、租赁、借贷之事，皆购此纸书之。不用者讼于官，官不理”。】

39．烟酒税

六幹五均官尽备，踦零都数法俱严；禁烟禁酒工言利，独握牢盆不道盐。

酒烟课税
盐无税

凡以酒营业者，必先领准牌，乃许发卖，名营业税；或酿造，或贩卖，又分别纳税。官派员检查，令酒人于盛酒器标识其数；如或隐匿偷漏，皆重课罚金。业烟草者，法亦如之。惟所领准牌，必携之在身，以备查检。烟草或盛于箱，或裹以纸，或束之如书卷，皆必用印纸粘于一拆必损之处。盖西人之课烟酒税，大类如此。明治十年，计酒税、烟草税共收银二百七十馀万圆，后又递加。日用各物，无不课税者。惟盐独无政，盖滩沙熬波，随处而有，故不能税耳。

初印本第
39首

【初印本第39首作："万户烟青煮海波，卤盐胜雪趁墟多；欲输民灶增官帑，无地行鹾可奈何？"注云："无物不税。计明治十年酒税、烟草税，共收银钱二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十圆，惟盐独无税。盖滩沙熬波，随处而有，故不能税耳。日本上古有泥土煮尊、沙土煮尊，即兴盐利者也。"】

岁入之多

【《日本国志·食货志》：日本一岛国耳，国家岁入之款，至五六千万圆，府县之费又数百万。……余尝考欧罗巴人之治国，大抵如此，彼执政者，惟皇皇然虑金钱之流出；若国中所用，必预计其岁出之数，悉征之于民。彼以为取吾国之财，治吾国之事，仍散之吾

国之民，令行政举，非惟无害，而损富以益贫，调盈以剂虚，盖又有利存焉。……日本之人，承旧藩六公四民、七公三民虐政之后，故十取二五，尚如出水火而登衽席。特以变法之过骤，行法之稍苛，亦间有投书纳匦、揭竿斩木以诉穷困者，然卒不为害。士大夫之不喜新法者，每生谤议，独未尝以此责执政也。……世人徒见英俄法美船炮之多、金帛之富，而不知其岁入租税至七千万磅之多。假使中国岁入得有此数，比今日常税骤增五六倍，即铁甲轮路一切富强之具，咄嗟而办，亦复何难。】

40.钱币

闻说和铜始纪年，孔方渐变椭成圆；通神使鬼真能事，土价如金纸作钱。

银钱始见显宗朝，然莫详所来。史言天武三年，对马始出白金。十二年，有废银钱用铜钱之令。持统八年，始设铸钱司。元明和铜元年，铜钱始有文曰："和铜开珍"〔案："珍"当作"珎"，为日文"宝"字〕。圣武天平感宝元年，陆奥贡黄金；四年，始铸金钱。近世宽永复铸铁钱。沿革不尽可详。凡铸钱，皆不以易代更其式，有圆、有椭圆、有浑圆、有方、有长方，多无孔、无轮郭。重或数两，纵横六七寸；小则二三分，轻数铢而已。今所用者尚有宽永、文久，又有天宝〔案：当作"天保"〕以一当百。明治四年，金、银、 和铜开珎

铜三货并铸，式皆精美。六年，复造纸币；当墨西哥银钱一枚者，曰金一圆；又有半圆、二十钱、十钱者；描画龙凤，中有“明治通宝”字，竟与通行货币等。

初印本第37首

【初印本第37首作：“闻说和铜始纪年，近来又学佛头钱；双双龙凤描新样，片纸分明金一圆。”注最后无“竟与通行货币等”七字。】

41.国债

铸山难得矿常开，永乐钱荒不再来；海外有商争利薮，国中何地筑谚台？

明成祖赐永乐钱

源义政上表成祖称：“臣国土瘠民贫，铜钱散失，公私索然，请赐钱”。成祖颁以永乐钱五十万贯，复由商船邻国运来，遂通行国中，后以一文当四文用。矿产不多，新铸金银多为西人攫去。外国债一千馀万，内国债二亿馀万，分年还偿，皆详《食货志》中。然日人近方锐意通商，自丝茶外，输出物品远及于欧罗巴，得利与否，未可知耳。

锐意通商

【《日本国志·食货志》：政府自通商以来，力以殖物产、兴商务为人民提倡。既广开官工场，属内务省者有千住制绒所，爱知纺绩所、砂糖制造所，属大藏省者有造币厂、印刷局，属海军省者有横须贺造船所、唐津石炭所，属工部省者有佐渡、生野、阿仁、院内、三池之矿山，有赤羽、深川、兵库、长崎之工厂，属开拓使官有水车器械制造所、木工所、炼铁所、面粉

广开工场

制造所、麦酒酿造所、葡萄酒酿造所、鱼油制造所、燧木制造所、昆布精制所、鱼粕制造所、罐鱼制造所，招集群工，日事兴作。复举国家所有轮舶，付之三菱会社，岁给资金，使争内外航海之利。以官工所开炭山，付之长崎商社，以劝民人开矿之业。复于劝农局、商务局拣派官吏，往中西各国考求种殖之法、孳养之方、制造之事，归以教人。于直隶购羊千头，于纽约购马数十匹，于欧洲诸国购葡萄、木棉、烟草及其他奇花异卉，开农场，设学校，日讨国人，教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诸事。又设共进会，若棉、若丝、若茶、若糖，各令商人出品，每物不下千馀种，分别其精粗优劣。上者给以龙纹赏牌，……明治十年，又开内国劝业博览会，萃全国物产工作，比较而赏拔之；则国皇与后均亲临会场，以示盛典。而米利坚费里地费亚百年大会、澳地利维也纳之万国博览会、佛兰西巴黎斯之大会，皆特命卿辅总裁其事，俾督率商人赍物以往，得褒赏者归而夸示以为荣。复于中国之上海、天津、厦门，英之伦敦、新驾波，法之马耳塞，俄之华地云士铎，美之纽约、桑佛兰须斯果，分设领事，命以时呈报商务。而政府以本国制造物，如棉织物、丝织物、丝棉交织物、衣服、陶器、瓷器、七宝器、漆器、竹器、铜器、锡器、纸扇子、团扇，于十二年布告一概免税，许之输出。凡有可以拓商业、揽利权之法，皆依仿采择，一一举行。然而通商十馀年，惟明治元年及九年输出

三菱会社

于直隶购羊繁殖

博览会

多设领事推广商务

出口免税奖励输出

米⑧④㉕日 云

多于输入，其他则输入过于输出者为数甚多也。】

42．军制

中将登坛妙指挥，宫妃鹄立亦戎衣；连环拐马连珠炮，更请君王看一围。

海陆军制皆别详《兵志》中。海陆军皆有操练场，小队每日习之，间数月一大操。君及母后、妃后或临观焉。戎服督队，容肃而仪简。兵仿西法，枪炮连发，分屯互击，若对敌者。步伐整齐颇可观，唯产马不良，少驽弱耳。

兵仿西法

【《日本国志·兵志》：明治五年十一月诏曰："朕赖天地祖宗之灵，行吾邦二千馀年未有之变，革封建之制复为郡县，海陆兵制亦不可不因事而制宜。往者，太阿倒持，兵权归于将门。迨乎季世，将骄卒惰，国亦随弱，朕心痛之。今源本吾邦兵农合一之制，斟酌海外各国之式，设全国募兵法，以保护国家无疆之基，汝百官众庶其体朕意。"……遂颁行征兵令数十条，……凡徵兵，以全国丁壮充之，四分陆军为常备、预备、后备、国民军，……全国十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男子，尽编入兵籍。当全国大举时，临时编列队伍，以充守卫。】

颁征兵令举国皆兵

【《日本国志·兵志序》：开创多尚武，而守成则尚文；乱世多尚武，而治平则尚文；列国多尚武，而一统则尚文，自昔然矣。然而弛备者必弱，忘战者必危。

……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槃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事变之极已至此极，虽使神圣复生，必不能闭关而治。无闭关之日，即终不能有投戈讲艺、解甲归田之日，虽百世可知也。嗟夫！今日之事，苟欲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非讲武不可矣，非讲武不可矣！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而其兵制多取法于德，陆军则取法于佛，海军则取法于英，故详著之。】 不能闭关而治则非讲武不可

43.法律

拜手中臣罪祓除，探汤剪爪仗神巫；竟将老子箧中物，看作司空城旦书。

古无律法，有罪，使司祝告神。害稼穑、污斋殿为天罪，奸淫、蛊毒为国罪，皆请于神祓除之。轻去爪髮，重惩赎物。今尚传有中臣禊祠，即其事也。且有探汤法，入泥镬中煮沸，使讼者手探之，以董正虚实。是皆余所谓方士法门也。刑于无刑，真太古风哉！至推古乃作宪法，后来用大明律，近又用法兰西律；然囹圄充塞，赭衣载道矣。 古无律法

【初印本第41首作："禊祠拜手诵中臣，国罪湔除仗大神；讼许探汤刑剪爪，无怀长忆葛天民。"】

【《日本国志·刑法志》：应神时有探汤听讼之法（以泥置釜中煮沸，令讼者手探之，直者不伤手，曲则手 探汤听讼之法

烂)……自古刑无专官，用刑则令物部司其事(物部古为掌兵之官，盖是时兵刑不分职)，亦无律法。……迨孝德朝依仿唐制，始设刑部省，省中分二司，曰赃赎司，曰囚狱司，于是始有刑律。……及王政衰微，将军主政，刑罚或轻或重，惟长官之意。……泰西各国，咸谓日本法律不完不备，其笞杖斩杀之刑不足以治外人；

一意改用西律

于是日本政府遂一意改用西律，敕元老院依拟佛律，略参国制，以纂定诸律，至十四年二月遂告成颁行，曰治罪法，曰刑法。】

44.刑讼

棠阴比事费参稽，新律初颁法未齐；多少判官共吟味，按情难准法兰西。

裁判所直隶司法省

府县止理民事，刑讼专司于裁判所，而直隶司法省。明治六年，颁新律纲领，参用"大明律"、泰西律，然法多未备。判官上事，每曰"吟味其事情，难于判结"云云。吟味，公牍中语，谓审度也。近又由司法

民刑二法

省撰《民法》、《刑法》二书，专用法兰西律，交元老院议之，未及颁行。馀俟详《刑法志》中。

【《日本国志·刑法志序》：余读历代史西域北狄诸传，每称其刑简令行、上下一心，妄意今之泰西诸国亦当如是。既而居日本，见其学习西法如此之详；既而居美国，见其用法施政，乃至特设议律一官，朝令

自叹向日所见之浅

夕改，以时颁布，其详更加十百倍焉，乃始叹向日所

见之浅也。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国拿破仑而益精密；其用刑之宽严，各随其国俗以立之，法亦无大异。独有所谓“治罪法”一书，自犯人之告发、罪案之搜查、判事之预审、法庭之公判、审院之上诉，其中捕拿之法、监禁之法、质讯之法、保释之法，以及被告辩护之法、证人传问之法，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书、之物件，无不有一定之法。上有所偏重，则分权于下以轻之；彼有所独轻，则立限于此以重之。务使上下彼此，权衡悉平，毫无畸轻畸重之弊。窥其意欲使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呜呼！可谓精密也已。余闻泰西人好论“权限”二字，今读西人法律诸书，见其反复推阐，亦不外所谓权限者。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自非举世崇尚，数百年来观摩研究、讨论修改，精密至于此，能以之治国乎？嗟夫！此固古先哲王之所不及料，抑亦后世法家之所不能知者矣。】

治罪法

人无尊卑
悉予之权
复立之限

45.牢狱

春风吹锁脱琅珰，夕餔朝糜更酒浆；莫问泥犁诸狱苦，杀身亦引到天堂。

牢狱极为精洁，饮食起居，均有常度，病者或给

不虐犯人

以酒浆。但加拘禁，不复械系。一切诸苦，并不身受。虽定罪处绞者，行刑时，或引教士及神官、僧人为之讽经，俾令忏悔，仍祝以来生得到天堂云。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刑法志》：雄略时有焚杀、黥面之刑，而武烈帝用刑峻酷，遂至刳孕妇之胎，射杀人于树。】

46.警视

时检楼罗日历看，沉沉官屋署街弹；市头“白鹭”巡环立，最善鸠民是鸟官。

警视之职，以备不虞，以检非为。总局以外，分区置署。大凡户数二万以上，设一分署。六十户巡以一人。司扞掫者，持棒巡行，计刻受代，皆有手札，录报于局长。余考其职，盖兼周官司救、司市、司暴、匡人、撢人、禁杀戮、禁暴氏、野闾氏、修闾氏数官之职。后世惟北魏时设候官，名曰“白鹭”，略类此官。西法之至善者也。

西法之至善者也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职官志》：明治壬申五月，始于东京府下置逻卒三千人。……甲戌一月，于内务省设警保寮，又于东京置警视厅。……乙亥三月，制定行政警察规则。十月，命各府县置警部。……辛巳三月，又改称警视厅，仍于内务省中设警保局领其事。……凡警察，职务在保护人民，一去害，二卫生，三检非违，

设置警察

四索罪犯。……凡地方有杀人放火者、鬥殴伤者、强窃盗者及反狱越槛者、伪造货币者、诓骗掏摸者、博奕者、奸淫者，见则捕之。有人民告发，则诉其事于长官，执票拘捕之。搜索不得，则状其年貌，或悬其人之镜写真以求之。凡行道之人，勿论天灾人事逢急难者，则趋救之；醉人、疯癫人则送至其家；老幼妇女及外国人皆加意维护之。凡所辖区内，大小往来之道路、市街、村落之位置，必一一详知；所住人民，必熟知其身家品行。若无业人及异色人，常默察之。凡处士横议，聚党结社，诽谤朝政，煽惑人心者，禁之罚之。凡政府有新布政令，则潜察人民之信否，以上闻。凡俳优游戏、巫舞歌唱，伤败风俗者禁之。凡市街喧杂之所，聚会扰攘之处，则弹压之。凡车马往来碍行旅者，伤人物者，禁之。凡卖饮食物，赝造、腐败者，禁之。凡疫兽、狂犬，则杀而弃之。凡道途污秽，沟渠淤塞，则告之户长使清理之。凡遗失物，则留存以还其人。凡公地官物有破损者，则以上闻。凡失火，则敲钟以传警，齐集消防部以救其灾；并多派巡役，以防窃盗，卫灾户。凡巡查所司事，每日有报，上之警察署；警察署汇其事，每月有报，以上之长官。凡巡查皆服西服，持短棍以自卫，携呼笛以集众，怀手帖以记事。……在东京，于警视厅画方面设分署，又置出张所（犹言值宿所）、交番所。各府县皆设警部，亦画区置署（大约户数二万以上，三万以下

默察各色人等

诸禁

西服挚棍 呼笛手帖

设一出张所)。】

【《日本国志·职官志论》:今者，泰西诸大，无一国无一处不设警察，其于巡查，皆防维甚至：不得受贿；不得报人家隐恶；非持有长官令状，不得径入人家。民间咸习其便安，而不闻其纵扰。盖已予之权，复立之限，故能积久而无弊也。余闻欧美诸国，入其疆，皆田野治，道途修，人民和乐，令行政举。初不知其操何术以致此，既乃知为警察吏之功。然则有国家者，欲治国安人，其必自警察始矣。中国有衙役，有汛兵，苟悉行裁撤，易以警察，优给以禄，而严限其权，为益当不可胜计也。抑余考日本警部，多以陆军武官兼任；一旦有事，授以兵器，编为军队，足以当一方面，盖亦常备兵之一种也欤！】

论警察

47.消防局

照海红光烛四围，弥天白雨挟龙飞；才惊警枕钟声到，已报驰车救火归。

常患火灾。近用西法，设消防局，专司救火。火作，即敲钟传警，以钟声点数定街道方向。车如游龙，毂击驰集。有革条以引汲，有木梯以振难。此外则陈畚者、负罂者、毁墙者，皆一呼四集，顷刻毕事。

救火

【初印本第43首云:"花棒横持当佩刀，严装竟日彻通宵；烛龙报道人家火，楼上悬钟早乱敲。"注云:"警视局以备不虞，以检非违。每六十户巡以一人，司扞

初印本第43首

挪者持棒巡行，计刻请代，夜深不散。火作，则敲钟以传警，车如游龙，毂击驰集。陈畚者、负罂者、备梯者，皆一呼而四应。"盖合警视、消防二事于一首者。】

48.市容

火齐珠悬照夜光，粉墙碧瓦第相望；白桑板记公卿姓，紫逻途联左右坊。

街道甚修治，曰某区、曰某町、曰几番地，图记分明。人家皆书名于门。高官大府，亦以二三寸木板悬楣上，曰从一位、正二位某。多嫌旧式湫隘，红墙翠瓦，玲珑雲起。门外柱立灯塔，夜则燃灯，巡逻者时时环门。　街道修治

【《日本国志·礼俗志》：日本宫室，多不用饰，屋顶无用火珠者。楹柱多以木，亦不雕漆。……富贵家门，概髹以黑油，偶亦用朱，皆以白桑板数寸悬于棖，曰某位某官某姓名。贫家则白板扉二扇，门小而矮，多鞠躬而后能入。门之旁设篱，或竹或木，亦有编为麂眼篱者。墙壁皆木屋。巨室屋外围墙，偶有用土者。室中则皆木板，或以黄泥及五色泥涂饰，亦坚泽可鉴。古人盖缚苇席为壁（今大尝宫尚沿其遗制），近日始有用砖垒墙者，呼砖曰炼化石。】　日本房舍

【《日本国志·食货志》：屋房旧皆以木制。幕府之末，惟一延察馆筑之以石，盖亦以馆宾者。既而官厅、　旧时房屋皆以木制

学校、工场皆效西式，层楼傑阁，穹窿壮丽，惊人耳目。五年，东京火灾，政府命于京桥、新桥间创造市街，墙砖屋瓦，一依西俗，特借给经费以助成之，而居处又稍变矣。】

49.旧藩邸宅

新绿在树残红稀，荒园菜花春既归；堂前燕子亦飞去，金屋主人多半非。

或改官舍
或为民居

德川氏时，旧藩邸宅，皆在东京。广厦傑阁，今皆没入官，或改官舍，或为民居。其荒凉者，鞠为茂草矣。因记杜工部诗曰："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甚切近事也。

50.病院

维摩丈室洁无尘，药鼎茶瓯布置匀；刳肺剖心窥脏象，终输扁鹊见垣人。

西法剖验

官府所属，皆有病院，以养病者。花木竹石，陈列雅洁，萃医于中以调治之，甚善法也。不治之疾，往往送大医院，剖验其受病之源，亦西法。

【《日本国志·工艺志》：维新之后，别设医学馆；东京大学，医学与法、理、文三学并尊。……后进晚出，咸以西医为依归矣。】

51.博物馆

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

博物馆，凡可以陈列之物，无不罗而致之者。广见闻，增智慧，甚于是乎赖。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云筑前人掘土得之。考《后汉书》，建武中元委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盖即此物也。 汉委奴国王金印

【《日本国志·职官志》：博物局以大书记官为局长，职在博陈物品，以启人智识。凡植物（米麦草木之类）、动物（鸟兽鱼虫之类）、金属（金银铜铁之类）、石属（石炭硫磺之类）、化学炼造之物（酒酱油盐之类）、人工制造之类（丝棉陶漆之类）暨动植相合之质（贝蛤海菜之类）、化工搀和之品（盐面之类，谓天生之物略以人工制造者），皆部分区别，举其名，陈其类，肖其形，详其法，胪陈于馆，以纵人观览。若内外国开博览会，并司其事。有送物于本馆，邮物于外国者，应为之经营收发，局长咸率其属而从事焉。】 博物局

52.统计表

握要钩元算不差，网罗细碎比量沙；旁行斜上同周法，治谱谁知出史家？

统计表者，户口、赋税、学校、刑法等事，皆如

月稽岁考知其得失

史家之表，月稽而岁考之，知其多寡，即知其得失。西人推原事始，谓始于«禹贡»。余考其法，乃史公所见周谱之法也。

【初印本第三、四句作："旁行斜上同周谱，善法原来本史家"。注作："统计表者，户口、赋税、学校等事，皆如史家之表，月稽而岁考之。知其盛衰，即知其得失。仿西法之善者。此外西法，有火车、电线、邮便，«使东杂咏»俱有诗。"】

【«日本国志·职官志»：统计院（明治十四年始设），

统计院

幹事兼检查官一人，以一、二、三等官充书记官（无定员）、属官（无定员）。凡国中之土地、户口、农业、工作、商务、船舶、财政、兵力、刑法、文教，督令司职者详查其事，确稽其数，编次为表，上之本院，本院统而编之。其表多为方罫形，或为圆图，或为旁行斜上之式，使览者瞭然于国力之盛衰、政治之得失。俾枢府诸臣，得握其要而施治焉。】

【«日本国志·职官志»：余尝考日本铁道建筑之费

铁道

用，与夫岁入之利息，而知中国铁道可获大利。日本西京、大坂间之道，其造创之费，数倍于寻常；然综计今日之息，每百圆犹可得七圆有奇。若准以美国铁路之价，每中国一里需费不过万圆；以日本乘客之数、运物之数、每岁支用之数计之，每百圆竟可获利三十馀圆。而中国工役价值之贱，货物转输之多，又胜于日本，则其利更不可胜计。即使召募洋债，岁息八厘，

以三百万圆建三百里之道，计每岁还利以外，可完本银十分之二五；不及数年，本利俱清，而数百里之铁道竟能以嬴馀得之。数年之后，又将赢款以扩充他道。华民见利争趋，经营恐后，如是数十年，铁道交遍于国中，可计日待也。语有之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何不一考日本铁道之事，而计其得失乎？】 一考日本即知得失

【《日本国志·职官志》：凡电信皆系官局。其民间以私费或商费请架私线者亦听；惟必与官线相接续，必与官线无障碍。】

【《日本国志·职官志》：日本未设邮政以前，凡官中文书皆驰马飞递。其民间往复书函，有代人邮递者，名"飞脚屋"。自明治四年，始仿欧美各国之制，设驿递局，今十年矣。以余所闻，泰西百年之前，亦犹古时驿站之制，递公文不递私函；而羽檄交驰，人与马俱糜费殊甚。民间一函，费钱者千，托之亲友，犹有经年累月，沉滞而遗失者，群厌苦之，而未有善法也。自议以官民公私合为邮局，而费省事捷，法简政敏，上下便利。……今考明治十一年日本邮局，凡三千九百二十七所。……总计是年经费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八圆，收入金额九十四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圆。】 邮便

53.新闻纸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不出户庭
知天下事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

初印本第
50首

【初印本第50首作："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今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注云："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藉此以发达，故又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锾，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

不曰文明
必曰开化

读卖新闻

岸田吟香
始编杂志

【《日本国志·学术志》：明治十一年计：东京及府、县新闻纸共二百三十一种，是年发卖之数，计三千六百一十八万零一百二十二纸。在东京最著名者，为《读卖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多者每岁发卖五百万纸，少者亦二百万纸云。先是文久三年，横滨既通商，岸田吟香始编杂志，同时外国人亦编《万国新闻》。明治元年西京始刊《太政官日志》，兰学者柳川春三又于江户刊《中外新闻》，米国人某亦于横滨著《藻盐草》，然尔时世人未知其益也。四年废藩立县，改革政体，新闻论说颇感动人心。其明岁，英人貌剌屈作《日新真事志》，始用洋纸，与欧美相类。继而《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等接踵而起，日肆论说，由是颇诽毁时政，摘发人私。政府乃

设谗谤律、新闻条例，有毁成法、害名誉者，或禁狱、或罚金，然购读者益多，发行者益盛。乃至村僻荒野，亦争传诵，皆谓知古知今，益人智慧，莫如新闻。故数年骤增其数至二百馀种之多。计其中除论说时事外，专述宗教者二十六，官令法律六，理财通商二十九，医学、工艺二十六，文事、兵事十九；多每日刊行者，亦有每旬、每月刊布者；又洋文新闻英文三种，法文二种。】 益人智慧莫如新闻

54.西学

削木能飞诩鹊灵，备梯坚守习羊玲；不知尽是东来法，欲废儒书读墨经。

学校甚盛，唯专以西学教人。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尚同、兼爱、明鬼、事天，即耶稣十诫所谓"敬事天主"、"爱人如己"。他如：化，徵《易》；若蛙为鹑（动物之化）；五合，水火土〔水土火〕〔案：注文所引《墨子》，颇与通行本不合，现据《诸子集成》孙诒让本校勘，将孙本的字放在方括弧内，供读者参看〕，离然，铄金，腐〔府〕水，离木（金石草木之化）；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祖也。（以百物体质之轻重相较，分别品类之异同，西人淡气、轻气、炭气、轻气之说仿此。）均，髮均县，轻重而髮绝，不绝〔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祖也。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重〔建〕；非半弗斱；倍，二 学校专以西学教人 泰西之学与墨子

尺馀〔与〕尺，去其一〔但去一〕；圜，一中同长；方，柱隅四讙；圆〔圜〕，规写攴〔支〕；方，柱〔矩〕见股〔支〕；重其前，弦其股〔前〕；法，意规圆〔员〕三：此算学之祖也。临鉴立，景，二光夹一光；足被〔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被〔敝〕上光，故成景于下；鉴近中，则所鉴大；远中，则所鉴小：此光学之祖也。皆著《经上、下》篇。《墨子》又有《备攻》、《备突》、《备梯》诸篇。《韩非子》、《吕氏春秋》备言墨翟之技，削鸢能飞，非机器攻战所自来乎？古以儒、墨并称，或称孔、墨，孟子且言天下之言归于墨，其纵横可知。后传于泰西，泰西之贤智者衍其绪馀，今遂盛行其道矣。

中国古籍中之科学

又如《大戴礼》：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周髀》注：地旁沱四隤，形如覆盘。《素问》：地在天之中，大气举之。《易·乾凿度》：坤母运轴。《苍颉》云：地日行一度，风轮扶之。《书·考灵曜》：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春秋·元命苞》：地右转以迎天。《河图·括地象》：地右动，起于毕。非所谓地球浑圆、天静地动乎？《亢仓子》曰：蜕地谓之水，蜕水谓之气。《关尹子》曰：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而生，可以为之。《淮南子》曰：黄埃、青曾、赤丹、白礜、元砥，历岁生澒，其泉之埃，上为雲；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入于海；炼土生木，炼木生火，炼火生雲，炼雲生水，炼水反土：中国之言电气者又详矣。机器之作，《后汉书》：张衡作

候风地动仪，施关发机，有八龙衔丸，地动则振龙发机吐丸，而蟾蜍衔之。《元史》：顺帝所造宫漏，有玉女捧时刻筹，时至则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按更而击，奇巧殆出西人上。若黄帝既为指南车，诸葛公既为木牛流马，杨幺既为轮舟，固众所知者。相土宜、辨人体、穷物性，西儒之绝学；然见于《大戴礼》、《管子》、《淮南子》、《抱朴子》及史家方技之传、子部艺术之类，且不胜引。至天文、算法，本周髀盖天之学。彼国谈幾何者译称借根方，为东来法。（宋秦九韶作《数学九章》十八卷，中载立天元一之法，即借根之法所本也。）火器之精（火器始金、元间，赵瓯北《陔馀丛考》有《火炮》一篇可徵），得于普鲁斯人，为元将部下卒，彼亦具述源流。近同文馆丁韪良说，电气道本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今东方慕西，学者乃欲舍己从之，竟或言汉学无用。故详引之，以塞蚍蜉撼树之口。 西人称为东来法

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语学学校，随处而有，故通西语者甚多。学校隶属于文部省。东京大学生徒凡百馀人，分法、理、文三部。法学则英吉利法律、法兰西法律、日本今古法律；理学有化学、气学、重学、数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机器学；文学有日本史学、汉文学、英文学。以四年卒业，则给以文凭。此四年中，随年而分等级。 外语学校随处而有

所读皆有用书，规模善矣。别详《文学志》中。

东京大学

【《日本国志·学术志》：东京大学校分法学、文学、理学三学部。法学专习法律，并及公法；理学分为五科，一、化学科，二、数学、物理学及星学科，三、生物学科，四、工学科，五、地质学及采矿学科；文学分为二科，一、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

55.留学生

化书奇器问新编，航海遥寻鬼谷贤。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

学校卒业遣往各国

学校卒业者，则遣往各国，曰海外留学生。日本唐时遣使我国，每有留学生。官制礼教，皆亦趋亦步。今于泰西，亦如此也。

中学校法得之泰西

东京又有中学。师范学校卒业则许为人师。教之之法，凡分七级（有性理学、天文学、地学、史学、数学、文学、商贾学），分年受业，循第七级而至一级。由浅入深，由粗入细，由约入博。其书籍皆归实用，其课程皆有定则。（月许给数日假，日给数时假。）其同方、同业，群萃州处，以一先生教数十人，则师逸而功倍，盖教法皆得之泰西。余尝纵观其地，而叹其善。闻东人好博鹜广，不能专精，然可以想见泰西学校之盛也。德意志国花之安，译有《德国学校论略》，

郭筠仙之言信然

自言无人不学，无地无学，无事无学。郭筠仙侍郎言

泰西人材悉出于学校。呜呼！其信然矣。

《日本国志·学术志》：西学之滥觞，盖始于宝永年间德川将军家宣云。自耶苏教作乱于天草，设为厉禁，教士悉加驱逐，西书概行涂抹。及是，有罗马教士若望至，幕府命新井君美就询海外事，君美始著《采览异言》一书。（宝永戊子，洋舶来萨州，载教士一人置之夜久岛而去。既而出乞食，土人捕得，送之长崎，寻送到官。有司历问海商，和兰以为罗马国人也。时家宣为储副，以问君美。君美答曰："彼来求我，苟不通言语，何以达其志？然彼亦人耳，岂同鸟语兽言，莫能悉其意也？"家宣既嗣位，遂命送致江户，使君美按验之。君美就之咨诹方俗，其人出怀中小册检阅以答，盖西人所译日本方言也。久而益熟日本语，君美于是笔其所述，作《采览异言》，即西学之始也。君美又著有《西洋图说》、《西洋纪闻》、《西学推问》、《西学考略》、《和兰纪事》、《阿兰陀风土记》诸书。）既而和兰船主至，君美复奉命私问之。嗣后船主间岁一入觐，君美辄就问，沿为例，复续为《后语》，世始知有和兰学。寻命医官桂川甫筑、儒官青木文藏、长崎人西川如见等，从兰人习其语言，或医术历算等学。而前野良泽、杉田元白等诸子，各研究其术。由是西学渐行于世。（自君美始倡和兰学，然以和兰字蛟脚蟹行，未易通解。文藏以为其说必有可取，特往长崎质译者，习其书。始得蕃薯，请于官种之。各岛民感其惠，称曰"甘薯

新井君美采览异言

和兰学

杉田元白
解体新书

先生”。……杉田氏所著有《解体约图》、《解体新书》行于世。有小石元俊者叹其精绝，特从前野、杉田讨论兰学。名医山胁东洋素疑兰学论脏腑与汉说异，召元俊使弟子数十人论难。元俊依问辨析，竟乞于官解剖刑馀尸以徵之，自脏腑位置形状及骨节微细之处，一如兰医所说，于是东洋及弟子乃服。关以西据兰说以解尸，以是为始。其后西京、大坂兰学之行，则元俊首倡之也。)……外舶迭来，海疆多事，当路者皆以知彼国情、取彼长技为当务之急。文化八年始置翻译局于浅草天文台中，特举兰学者数名专译和兰文书，称为“蕃书和解”。方安政三年丙辰，又改称翻译局为蕃书调所，更于翻译之外讲授兰书。幕府寻谕：凡士人愿入学者听。又谕诸藩士，有愿入学者亦听。未幾英吉利、法兰西、普鲁士、鲁西亚诸书并令讲授，渐次设置化学、物产学、数学等三科，又命编纂英和对译书。文久二年壬戌，又改为洋书调所。六月遣教授手传津、田真一郎、西周助于和兰留学，后二年乃归朝(遣生徒留学外国以是为始)。八月，更改校名为开成所。癸亥又遣生徒市川文吉、小泽圭次郎、绪方四郎、大筑彦五郎等于鲁西亚留学。庆应二年丙寅，又遣生徒箕作奎吾、箕作大麓、外山舍八、市川森三郎、亿川一郎等于英国留学。是年特聘和兰人特马为理学、化学教师，延外国人为教授盖于此权舆。明治元年，将军奉还政权，当幕府时所习西学，以天文历算医术

小石元俊
剖尸验证

蕃书和解

留学和兰

留学俄国

留学英国

为宗，率以荷兰人为师。逮其末造，兼及他术，并师他国；然一二西学学校，皆为官学，诸藩犹未之知。当时诸藩若萨摩、若长门，皆力主攘夷。既鹿岛、马关战辄失利，则争遣藩士，择其翘楚，厚其资装，俾留学外国。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维新以后，一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 争遣留学 一意外交

【《日本国志·邻交志》：既广开各国语言文字学校，复遣子弟之秀异者、官吏之谙练者留学于外国。（已通商矣，有吉田寅次郎欲私附外船往各洋，幕府犹处以禁锢。后渐弛此令。幕府先遣榎本武扬、德川昭式往外国，名曰留学生。而萨、长大藩亦选俊才窃往，中如伊藤博文、井上馨、鲛岛尚信、森有礼、吉田清成辈皆在其中。学成归朝，值变革之际，咸破格擢用。维新之初，各朝贵侯封，争遣子弟往学。明治元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馀人。】 伊藤博文 井上馨 森有礼

56.学校课目

五经高阁竟如删，太学诸生守兔园；犹有穷儒衣逢掖，著书扫叶老名山。

学校诸书，自西学外，日本书有舆地学，有史学；中学则唐宋八家文、《通鉴擥要》、《二十一史约编》，而五经、四子，皆束之高阁矣。 五经四子束之高阁

【初印本诗注结尾云："然隐居不仕，高材博学，固大有人在。"】

【《日本国志·学术志》：明治四年，设立文部省，导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分设诸校。有外国语学校，以英语为则。（先是习外国语者，多从传教士习学，通计全国教士书塾不下数百。及是官立语学校，民间闻风慕效，争习英语，故英语最为盛行。）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曰修身，兼及物理学、生理学、博物学之浅者，益以画画、唱歌、体操诸事。有中学校，其学科亦如小学，而习其等级之高者，术艺之精者。有师范学校，则所以养成教员，以期广益者也。有专门学校，则所以研究学术，以期专精者也。有东京大学校，……其东京医学校并隶于本校焉。此外有工部大学校，以教电信、铁道、矿山之术。有海陆军兵学校，以教练兵、制器、造船之术。有农学校以教种植，商学校以教贸易，工学校以教技巧，女学校以教妇职。凡学校，无论官立、公立、私立，皆受辖于文部。学规教则，命文部卿监督之。朝廷既崇重西学，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

小学学科

大专院校

【《日本国志·邻交志》：初改兵制、练海军、变刑法、研医学、架电线、敷铁道，创办之始，争聘外人为先导。外人应募而来，踵趾相接，几遍于国中。（自政府属官逮于私学校，各社会、各制造所苟采用西法

者，咸雇西人。此辈来者，咸称御雇教师。明治初年，意谓取长以补短；逮三四年，则皆欲舍旧而谋新。风气所趋，聘书络绎。明治六七年间，所聘外人大约六百人以上。至十一二年渐少，犹在二百人以下。脩脯之费，约计殆过千万圆云。)】 御雇教师

【《日本国志·学术志》：维新以来，广事外交，日重西法，于是又斥汉学为无用，有昌言废之者。虽当路诸公知其不可，而汉学之士多潦倒摈弃，卒不得志。明治十二三年，西说益盛。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时有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开会之日，亲王大臣咸与其席，来会者凡数千人云。】 汉学兴衰

【《日本国志·学术志》：夫日本之传汉学也如此其久，其习汉学也如此其盛，而今日顾幾幾欲废之，则以所得者不过无用之汉学刍狗焉耳、糟粕焉耳。……自唐以来，唯习诗文；自明以来，兼及语录。……而究其拘迂泥古、浮华鲜实，卒归于空谈无补。有识之士，固既心焉鄙之。一旦有事，终不能驱此辈清流，使之诵经以避贼，执笔以却敌。复见夫西人之枪炮如此、轮船如此，闻其国富强又如此，则益以汉学者流为支离无足用，于是有废之之心。其幾废也，夫亦彼习汉学者有以招之也。】 论诗文语录之类汉学为无用

57.士官学校

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缩地补天皆有术，火轮舟外又飞车。

培养海陆军官

海陆军有士官学校，专以教帅兵者。凡地之险要、器之精良、阵之分合、兵之进退，营垒之坚整，手足之纯熟，一一有成书，绘以图，贴以说；图说所未尽者，以木土肖其形，一览可知，不啻聚米之为山也。又身验而力行之，无事之时，若临大敌者。西人有恒言："简将难于练兵"。兵可数月而成，将非积年不能成材也，宜其强矣。日人之为陆军也，取法于法与德；为海军取法于英。

【《日本国志·兵志》：明治元年七月，始设兵学校，后改兵学寮。六年十月，设士官学校。七年一月，设户山学校。至八年五月，废兵学寮，改士官户山学校，隶于陆军省。别有幼年学校，后并于士官学校，为幼年生徒。】

军校开学观礼赋诗呈亲王

【《人境庐诗草·卷三》：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　为将不知兵，是谓卒予敌；不教驱之战，岂能出以律？桓文节制师，苏张纵横策；制胜非有他，所贵在练习。日本二千年，本以武立国；幕府值季世，犬戎迭相逼；贤豪争勤王，蔚成中兴辟；环顾五部洲，沧海不可隔；函关一丸泥，势难复闭壁；勇夫且重闭，岂曰偃兵革？天孙茅缠稍，高丽铁铸的；

古岂无利器，今合借他石。近年欧罗巴，兵法盖无匹；
广轮四海图，上下千年籍；择长以为师，悉命译人译。
广厦千万间，多士宅尔宅；群萃而州处，乃受观摩益；
使指固藉臂，伏足固藉翼；得一良将才，胜百连城璧；
是日营门开，军容荼火赫；贤王代临雍，客卿咸就席；
组练简一千，距跃习三百；拐马熟连环，飞炮鸣霹雳；
亦有轻气球，凌风腾千尺；伟人与相扑，馀技及刺击；
粲粲西人服，竦立咸屏息。王告汝多士：勖哉宜勉力；
刃当摩厉须，锥乃脱颖出；千日可不用，兢惕在朝夕。
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养汝民脂膏，为民出锋镝；
拜手受诏敕，汝能扞城民，俾汝公侯伯。多士曰唯唯。
使者睹兹礼，欢欣目屡拭；念余捧载书，相见借玉帛。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

58.女子师范

深院梧桐养凤凰，牙签锦帨浴恩光；绣衣照路鸾舆降，早有雏姬扫玉床。

明治九年，国后出藏金，命择士族、华族女百人，延师教之，曰女子师范学校，亦三年得为女师。开黉之日，卒业之时，国后亲临，鸾铃载道。公卿命妇，亦褰裳偕至。长者簪笔，幼者执简，跪迎于门，膜拜于堂。彤管纪史，称为盛典焉。校中勤慧者，时赐书、

士族华族之女百人入学

赐衣。

【《日本国志·学术志》：有师范学校，则所以养成教员，以期广益者也。（自学制改习西学，苦于无师。旧日师长，唯习汉经史；而于近时之地理、历史、物理、算术知者甚稀。故文部省议以养成教师为急务。美国有师范学校，所以教为人师者。特仿其学制，并聘其国人开师范学校，凡小学教师皆如是选取焉。）】

养成教师为急务

【《日本国志·学术志》：（明治十年）统计，全国教员凡六万二千一百七十名，其中六万三百四为男子，一千八百六十六为女子；生徒凡二百二十万三千五十名，其中一百六十二万七千九百三十八名为男子，五十七万五千一百十二名为女子云。】

59.女学生

捧书长跪藉红毹，吟罢拈针弄绣襦；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

女子师范学校，亦多治西学，而有女红一业，谓妇功居四德之一也。曹大家《女诫》亦有译本。校中等级次第，大略与中学相同。若宣文绛纱、私自授业者，亦往往而有。有迹见泷教女弟子凡一二百人，颇有五六岁能作书画者。

迹见泷教女弟子

【《日本国志·学术志》：女学校以教妇职，多习纂组缝纫之工，并及音乐。初，开拓次官黑田清隆归自美国，极陈教育妇女之要。政府从其言，选女子五名，

命以官费留学美国，又于东京设女子师范学校。其后各地慕效，女学校益多。】 女子五名官费留学

60.幼稚园

联袂游鱼逐队嬉，捧书挟策雁行随；打头栗凿惊呼謈，怅忆儿童逃学时。

附女子学校有幼稚园，皆教四五岁小儿。鸟兽草木，日用器具，或画图，或塑形，以教之以名。教之剪纸画墨，抟土偶，叠方胜，以开其知识。教之唱歌、说话、习字，陈一切蹴鞠、秋千之类，于放学时听之游戏，以诱掖其心，节宣其气。课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皆若以兵法部勒之，泰西之教法也。校中有保姆，有训导。 教四五岁小儿

【初印本第57首作："都绷孩儿赴甲科，垂髫围坐抱书哦；闲来花面纷涂抹，爱挽师衣踏踏歌。"注同上。】 初印本第57首

61.古文字

国学空传卜部名，三轮寺额未分明；天然丨刂横纵画，万国翻同堕地声。

或言神代原有文字，至推古朝尚存，藏于卜部家。近世平田笃允倡为神学之说，所据如镰仓八幡寺、和州三轮寺额，皆模糊不可辨。余取观之，略似蝌蚪形，或如鸟篆书，亦不知始于何年。惟世传有肥人书，有萨人书，如一二五作丨刂巾，今虾夷尚沿用之。

五字之外，或变换点画，如阿剌伯数字，或画作○□，或作鸟兽草木形之类。盖万国造字，象形之先，必先计数，如一、二，丨、⺦。正如阿字为字母之首，小儿堕地，先作此声，为天地之元音也。

【初印本无此首，唯第58首注曾引平田笃允之说。】

汉籍未来固无文字

【《日本国志·学术志》：日本古时文字，或曰有，或曰无，纷如聚讼。（世传日本原有国字，至推古朝尚存藏于卜部家。惟据《古语拾遗》曰：上古无文字，故事口耳相传而已。大江匡房《筥崎记》曰："我朝文字，实始于应神时。"此二书皆去古未远，说当可据。）考汉籍未来之先，固无文字，然亦有造作形体以记事者。】

62.五十音

东方乐久忘夷昧，上古文难辨隶蝌；欲藉舌人通寄象，只须五字熟摩多。

发端五音阿衣乌噎嗢

《孝经纬》曰：东夷之乐曰昧乐。《元语》曰：东夷之乐曰朝离。音皆不可考。今所传伊吕波四十七字外，有五十母字谱，不出"支微""歌麻"二韵，其发端之五音，为阿衣乌噎嗢，能统摄众音。考悉昙字母四十七字，其初十二字，谓之"摩多"。"摩多"，即母也。其三十五字，谓之体文。今五十母字中之阿衣乌噎嗢，即梵书"摩多"，知其法实出于悉昙字记。唐时传教空海二僧，亦从遣唐使留学，当贞元间，并受悉昙学于梵僧，可知其所自来矣。

【初印本无此首。】

63.汉字

航海书来道遂东，虚辞助语惜难通；至今再变佉卢字，终恨王仁教未工。

《古语拾遗》曰：上古之事，口耳相传耳；自王仁贲《论语》、《千文》来，人始识字。然《国史案》云："初教汉文时，悉皆指象以名。而助语虚辞，无象可指；其土语又皆实字在前，虚字在后，与汉文不相应，故教之甚难也。 王仁

【初印本诗注"故教之甚难也"一句作："故后来有颠倒之读也"。又云："有平田笃允者，倡为国学，谓日本神代自有文字，遵其说者附会之。其所据镰仓八幡寺、河内国平冈寺书，皆模糊不可辨。独和州三轮寺额尚存点画，余取观之，乃近蝌蚪文。或者三代前既渐吾教，则未可知也。"】

【《日本国志·学术志》：书皆同文，文能记事，则汉籍东来后，而后乃知其用也。自王仁贲《论语》、《千文》来，帝使教太子，以言语殊异，甫立文字，各指示实物以教之。如教草木则指草木，教禽兽则指禽兽；一切有形之物，皆指喻而后能通，然后教之以音，教之以义，教之以训，盖其难矣。然当时文字，只此一种。汉籍之来仅十余年，高丽王上表，表文不逊，皇子稚郎子读而怒裂之，即能通文义矣。尔后博士段扬 指示实物教授汉字

程杨尔 汉安茂

尔、汉安茂等接踵而来，传授百馀年。至履中四年，遂置国史于诸国，以记时事，于是又能作文字矣。又二百年为推古帝，遂遣使于隋。自通使隋唐，表奏章疏，皆工文章；然语言文字不相比附，故仅仅行于官府，而民间不便也。天武之世，尝造新字四十四卷，其体如梵书。盖佛教盛行，其徒借梵语以传国音，创为新体。然此书不传，盖以不便于用而废之也。】

汉字和语 不相比附

64.假名

论语初来文尚古，华严私记字无讹；老僧多事工饶舌，假字流传伊吕波。

汉籍初来，令王子大臣受学，仅行于官府。然至于唐时，表奏章疏，皆工文章。即私著之书，余见唐开元马道手箱《华严经音义私记》，以和训附注其下，尚无假字。盖日本学汉文虽甚难，而文只一种。王、段博士接踵而来，遣唐学生又多高材，故自能斐然成章。至唐德宗朝，僧空海欲民便于用，乃借汉字"伊、吕、波"四十七字以附土音，创为"イ、ロ、ハ"，遂别成日本文矣。或曰：上古既有伊、吕、波，圣德太子营法隆寺，木工尝用之，或曰伊、吕、波实出《涅槃经》。皆臆说也。

空海创日本文

【初印本第三句作"老僧饶舌偏多事"。】

65.四十七字母

不难三岁识之无，学语牙牙便学书；春蚓秋蛇纷满纸，问娘眠食近何如？

伊吕波四十七字，已综众音，点画又简，易于习识。（伊为イ，吕为ロ，波为ハ，仁为ニ，保为ホ，边为ヘ，止为ト，知为チ，利为リ，奴为ヌ，留为ル，远为ヲ，和为ワ，加为カ，与为ヨ，多为タ，礼为レ，曾为ソ，津为ツ，祢为ネ，奈为ナ，良为ラ，武为ム，宇为ウ，乃为ノ，井为ヰ，於为オ，久为ク，也为ヤ，末为マ，计为ケ，不为フ，己为コ，江为エ，天为テ，阿为ア，左为サ，幾为キ，由为ユ，女为メ，美为ミ，之为シ，惠为ヱ，比为ヒ，毛为モ，世为セ，寸为ス。以假其偏旁，名片假字。其假字，则伊吕波之草书也。）故彼国小儿，学语以后，能通假字，便能看小说、作家书矣。假字或联属汉文用之，单用假字，女人无不通者。 点画简明易于习识

【初印本第60首云："莫嫌蛮语笑陬隅，国字能通用有无；丫髻女儿初弄笔，涂鸦便寄阿娘书"。注同。】 初印本第60首

【《日本国志·学术志》：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乃借汉字之音而填以国语。如古《万葉集》所载和歌，悉以汉字填之，既开后来用音不用义之法。然汉字多有一字

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自草书平假名行世，音不过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闾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其被之歌曲者，则自朝廷典礼、士官宴会，逮于优人上场、妓女卖艺，一一皆可播之声诗，传之管弦。若稗官小说，如古之《荣华物语》、《源语势语》〔源氏物语?〕之类已传播众口，而小说家簧鼓其说，更设为神仙佛鬼奇诞之辞、狐犬物异怪异之辞、男女思恋媟亵之辞以耸人耳目，故日本小说家言充溢于世。而士大夫间，亦用其体以述往迹，纪异闻。……其字体如春蚓秋蛇，纷纭蟠结，不习者未易骤识。读书人或鄙为俚俗，斥为谚文。然而人人习用，数岁小儿，学语之后，能读假字，即能看小说，作家书，甚便也。】

平假名行用遂广

小说盛行

数岁小儿即能读写

66.汉文读音

难得华同是语言，几经重译几分门；字矞丁尾行间满，世世仍凭洛诵孙。

日本为中土语言有三种：曰吴音，曰汉音，曰支那音。汉籍初来，经生博士皆以口授，是曰汉音。唐宋遣使，常以缁流，江南名山，戴笠云游者，接踵而至，口传经典，归教其徒，是曰吴音。卅年以来，中外结约，英吉利、米利坚学者，每据我字典，译以彼

汉音

吴音

文(如所刻《华英字典》之类);日本之通西字者,复从其书以求我音,是为支那音(释氏称震旦亦曰支那,今欧罗巴人称中土音略近之,日本因沿其称)。今士大夫之通汉学者,时时操汉音。吴音大抵近闽之漳、泉,浙之乍浦,而变而愈远,实不可辨。汉、吴参错,闽、浙纷纭,又复言人人殊。(王、段所授,远不可考。三百年来,长崎通商者多漳、泉人;而乍浦购铜之船,每岁一来。所操土音,本大异中原,东人误以为正音也。)其称五为讹,称十为求,沿汉音而变者也。称一为"希多子",二为"夫带子",此土音也。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百之一而已。其读汉文多颠倒读之,注上中下甲乙等字于行间以为识,间附土音为释,物茂卿所谓"句有鬣,丁有尾"也。 支那音 句有须丁有尾

【初印本第61首:"释氏吴音儒汉语,后来更杂蟹行书;舌人口既经重译,学遍华言总不如。"注自"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百之一而已"以下作:"日本全国音,惟北海道有歧异,其馀从同。然士大夫文言,语长而助词多,与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贾之言施于缙绅,则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语甚难。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 初印本第61首

【《日本国志·学术志》: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日本之为国,独立海中。其语言北至于虾夷,西至于隼人,仅囿于一隅之用。其国本无文字,强借言语不通之国之汉文而用之。……

至于虚辞助语，而用之之法遂穷。穷则变，变则通，假名之作，借汉字以通和训，亦势之不容已者也。……苟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无幾。一国之大，文字之用无穷。即有一二通汉文者，其能进博士以书驴卷，召鲰生而谈狗曲乎？虽工亦奚以为哉？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雲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论汉字之必当从简

67.汉籍

博士从来继体初，五经亦自劫灰馀；航头古典欺人语，何处瑯嬛觅异书？

君房所赍之书，盖不可考。日本史称有《典》《坟》，亦因中人误传而附会者。殆为当时焚书，故不得赍欤？应神十六年，徵王仁于百济，始有《论语》（时并有《千

汉籍传入之始

文》。考李暹《千文注》云：钟繇始作千文献晋武帝。应神当武帝时，殆钟氏《千字文》也。）继体七年，百济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十年，又遣汉安茂来，始有五经。（《日本纪》以《礼》、《乐》、《书》、《论语》、《孝经》为五经。）余来东后，遍搜群籍。足利学校、水户书库，皆藏书极富者，未闻有逸书也。欧阳公《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蛮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亦儒者妄想。明丰坊因之，遂有伪尚书之刻，是亦姚兴《舜典》得自航头之故智也。

【《日本国志·学术志》：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时阿直岐自百济来，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经典。十五年，又徵博士王仁。（帝谓阿直岐曰：汝国有愈于汝者乎？曰：有王仁者，邦之秀也。遂徵王仁。）仁始赍《论语》十卷、《千文》一卷而来。（应神十五年，当晋武帝太康五年。考李暹《千文注》曰：钟繇始作《千文》，此盖钟氏《千文》也。）至继体七年，百济又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十年，复遣汉安茂，于是始传五经。……然汉籍初来时，仅令王子大臣受学，第行于官府而已。及通使隋唐，典章日备，教化益隆。逮夫大宝，益崇斯文，自京师至于邦国，莫不有学。……逮外舶事起，始主攘夷，继主尊王；以攘夷终主尊王，皆假借《春秋》论旨，以成明治中兴之功，斯亦崇汉学之效也。】

阿直岐教太子汉籍

仅令王子大臣受学

68.佚书

论语皇疏久代薪，海神呵护尚如新；孝经亦有康成注，合付编摩郑志人。

论语义疏 逸书固无存，惟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流传。乾隆中开四库馆，既得之市舶，献于天禄矣。《宋史》

郑注孝经 称僧奝然献《郑注孝经》，陈振孙《书录解题》之后，不复著录。日本天明七年，冈田挺之得之《群书治要》中。(是书魏徵撰，久佚。天明五年尾张藩世子命诸臣校刊，有督学细井德民识之曰：承和、贞观之间，经筵屡讲是书。正和中，北条实时请于中秘，写藏文库。及神祖命范金至台庙，献之朝，是今之活字铜版也。旧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亡。是亦一佚书也。)考《治要》采书，不著撰人；其定为郑注者，殆相传云尔，或挺之据陆氏《释文》定之也。郑注《孝经》，不见于郑志目录及赵商碑铭，唐人至设十二验以疑之。然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序《孝经》有云："元又为之注。"《大唐新语》亦引郑《孝经序》。均《春秋纬》又注云："为《春秋孝经略说》"，是皆作注之证。此注既与《释文》所引郑注合，文贞之书，日本珍弃，具有源流，决非赝鼎，可宝贵也。至信阳太宰纯所刻之古文《孝经》，山井鼎、物茂卿亦自谓误编，故不足述。

【初印本注"具有源流"句下，有"且海东学者，尚无伪撰古书、欺世盗名之习"等语。】

69. 汉学家

西条书记考文篇，曾入琳瑯甲乙编；道学儒林寻列传，东方君子国多贤。

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著于"四库五经总义"类目中，颇称许之。芸台相国校勘五经，所称足利本即此也。物徂徕云："昔在邃古，吾东方国冥冥乎罔知觉，有王仁氏而后民始识字，有吉备氏而后经艺始传，有菅原氏而后文史可诵，有惺窝氏而后人人知称天语圣。四君子者，虽世尸祝乎学宫可也。"盖日本之学，源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兴于明季以至今日。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肃字敛夫，号惺窝，播磨人），师其说者凡百五十人，尤著者曰林信胜（一名忠，字子信，号罗山，西京人）、林春胜（一名恕，字之道，号鹅峰，信胜子）、林信笃（一名戆，字直民，号凤冈，春胜子）、林衡（字德诠，号述斋，本岩村城主，嗣林氏，为信胜八世孙）、木下贞干（字直夫，号锦里，西京人）、新井君美（字在中，号白石，江户人）、室直清（字师礼，号鸠巢，江户人）、柴野邦彦（字彦辅，号栗山，讃岐人）、那波觚（字道圆，号活所，播磨人）、山崎嘉（字敬义，号闇斋，西京人）、浅见安正（字絅斋，近江人）、德川光国（字子龙，号常山，水户藩主）、安积觉（字子光，号澹泊斋，世仕水户藩）、贝原笃信（字子诚，号益轩，世仕筑前藩）、中井积善（字子庆，

汉学渊源

藤原肃始为程朱学

号竹山，大坂人）、佐藤坦（字大道，号惟一斋，江户人）、尾藤孝肇（字志尹，号二洲，伊豫人）、古贺朴（字纯风，号精里，世仕佐贺藩）、古贺煜（号侗庵，朴子）、赖襄（字子成，号山阳外史，安艺人）。为阳明之学者凡六人：中江原为之首（原字惟命，号藤树，近江人），其徒之善者曰熊泽伯继（字了介，号蕃山，西京人）。又有伊藤维桢（字源佐，号仁斋，西京人），不甚喜宋儒而讲学自树一帜。其徒七十人，尤者曰伊藤长允（字元藏，号东涯，维桢子）。物茂卿（荻生氏，名双松，以字行，号徂徕，江户人）之学，由史汉而上求经典，学识颇富，近伊藤，而指斥宋儒空谈则过之。门徒六十四人，尤者曰太宰纯（字德夫，号春台，信浓人）、服部元乔（字子迁，号南郭，西京人）、龟井鲁（字道载，号南冥，筑前人）、帆足万里（字鹏卿，号愚亭，世仕日出城主）。更有古学家专治汉、唐注疏，共六十人，尤者曰细井德民（字世馨，号平洲，尾张人）、中井积德（字处叔，号履轩，大坂人）、藤田一正（字子定，号幽谷，水户人）、藤田彪（字斌卿，号东湖，一正子）、会泽安（字伯民，号正志斋，水户人）、松崎复（字明复，号慊堂，肥后人）、安井衡（字仲平，号息轩，世仕饫肥城主）、盐谷世宏（字毅侯，号宕阴，江户人）。说经之书，自《七经孟子考文》外，则有《论语解》、《四书古义》（伊藤维桢著）、《论语徵》、《大学解》、《中庸解》（物茂卿著）、《论语古训》（太宰

阳明学者

伊藤维桢

古学家专治注疏

说经之书

纯著)、《大学新疏》、《周易广义》、《论语广义》(新井君美著)、《学庸解》、《论语乡党翼解》(中江原著)、《朱易衍义》、《孟子要略》、《孝经刊误附考》(山崎嘉著)、《易诗书仪礼戴记春秋语孟绎解》(皆川愿著)、《九经谈》(太田元贞著)、《七经雕题》(中井积德著)、《冢注四书》(冢田虎著)、《论语大疏》、《孟子精蕴》、《周易象义》(太田元贞著)、《四书辑疏》(安部井褧著)、《论语语由述志》(龟井鲁著)、《论语辑说》、《左传辑释》(安井衡著),《善身堂一家言》(龟田兴著)。备志之,以劝好学。

70.儒僧

斯文一脉记传灯,四百年来付老僧;始变儒冠除法服,林家孙祖号中兴。

日本保元以降,区宇云扰,士大夫皆从事金革,惟浮屠氏始习文。中间斯文不坠于地,赖儒僧也。及藤原肃出,始锐然为洙泗学,继之者林信胜。藤氏始为僧,后归于儒。信胜初读书僧院,有老和尚欲强度之,不可。然是时儒者犹别立名目,秃其颁,不列儒林。信胜之孙信笃,慨然以人道即儒道,不可斥为制外,请于德川常宪,许种髮叙官,为大学头,世始知有儒。史记之曰:此元禄四年正月十四日事。三百年来,文教大兴,德川将军拔用林氏父子为之倡也。罗山子恕、弟信澄,皆举秀才。 士夫事武浮屠习文 林氏父子

71.明室遗民

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朱之瑜 朱之瑜，字鲁玙，日本称曰舜水先生，浙江馀姚县贡生。明亡走交趾，数来日本，遂家焉。水户藩源光国执弟子礼甚恭，年八十馀卒。源氏为题其墓曰："明徵士"，从其志也。舜水善讲学，一时靡然向风，弟子多著名。郑芝龙客台湾，曾寄书舜水，欲乞师图复明。鲁监国之臣曰王翊，在馀姚大岚山败亡者，亦

千古一人 其友也。亡国遗民，真能不食周粟者，千古独渠一人耳。《馀姚县志》无传，余属沈梅史采其事归补之。（同

张斐非文 时陈元斌客尾张，戴曼公客纪伊。后又有张斐携舜水幼孙来，海禁既严，未至，引去。然日本甚重其文，有张非文《莽苍园集》行于世。）

72.文庙今昔

昌平庙貌尚崔巍，列郡胶庠半劫灰；凝辈断断守残缺，捧经抱器拜门来。

史言：大宝元年，文武帝谒学，始行释奠礼。及清和帝诏新修释奠式于五畿七道，可知当时学校既盛，中间武门主柄，僧徒横行，吾道遂微。德川氏兴，投

盛时规模一如中土 戈讲艺，彬彬极盛。朱舜水客水户，复绘其式，为建学宫。诸藩效之，规模一如中土，闻会津尤闳敞。在

东京者，德川常宪书“大成殿”字于上，鸟革翚飞，轮奂俱美。年来西学大行，各藩文庙或改为官署，废弃者半。一二汉学之士，潦倒不得志于时，犹硁硁抱遗编、守祭器，可哀也已。 废弃者半

73.爱国志士

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自德川氏崇儒术，读书明大义者，始知权门专柄之非。源光国作《日本史》，意欲尊王，顾身属懿亲，未敢昌言。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蒲生秀实者，始著论欲废藩。尊王攘夷之议起，一倡百和。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何负于国？欲废之邪。斯文在兹，神武、崇神在天之灵，其默相之。明治二年，源氏、蒲生氏、高山氏、皆遣使祭其家，且赐其子孙米。 尊王攘夷

【《日本国志·国统志》：外舶纷扰，幕议主和，诸国处士，乘间而发。幕府方且厉其威棱，大索严锢，而人心益愤，士气益张。伏萧斧、触密网者不可胜数，前者骈戮，后者耦起，慨然欲伸攘夷尊王之说于天下，至于一往不顾，视死如归，何其烈也。迨幕府愈治愈棼，威力日绌，萨、长、肥、土诸藩群起而承其敝；而诸国处士，又潜结公卿，密连大藩，以倾幕府，……而幕府遂亡矣。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倾幕府 意在倾覆幕府

也。后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

【《人境庐诗草·卷三》：近世爱国志士歌序 日本自将军主政，凡五百年，世不知有王。德川氏兴，投戈讲艺。亲藩源光国作《大日本史》，立将军传，略仿世家载记及藩镇列传之例，世始知尊王之义。后源松苗作《日本史略》，赖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张其说。及西人劫盟，幕府主和，诸藩主战，于是议尊王以攘夷。继知夷之不可攘，复变而讲和戎之利。而大藩联衡，幕府倾覆，尊王之事大定矣。当家康初政，颇欲与外国通商。继而天草教徒作乱，遂一意锁港，杜绝内外。下令逐教士，炮击外船。甚至漂风难民，亦不许回国，处以严刑。识者深忧之，而未敢昌言也。外船纷扰，屡战屡蹶。有论防海者，有议造炮舰者，有欲留学外国者，德川氏皆严禁之。唱尊王者触大忌，唱通番者犯大禁，幕府均下令逮捕。党狱横兴，株连甚众。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刀锯，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杀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明治初年，下诏褒奖，各赠阶赏恤。】

源光国

夷不可攘变而和戎

前仆后起视死如归

74. 汉文史书

纪事编年体各存，黄门自立一家言；兵刑志外徵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

国史

汉文之史有六部：《国史》为编年体；水户藩源光

国始作《大日本史》，是为纪传；又有水户藩臣青山延光，作《日本纪事本末》，三体备矣。此外则赖山阳作《日本政纪》，实仿朱子《通鉴纲目》；又有《日本外史》，纪执政大将军，故曰外史。惟《日本史》只有纪传，无表，志亦兵、刑二篇而已。故搜求典礼，网罗政事，戛戛乎其难矣。闻源氏草创十志而未成，曰神祇、曰佛事、曰天文、曰舆地、曰职官、曰食货、曰氏族、曰舆服，并兵、刑而十，其稿今存史馆。然二百馀年，无继起而毕业者，盖以纪载多阙，不能成书故也。蒲生氏有《职官志》、《山陵志》，已刻。又闻欲作氏族等志，而亦未成也。 大日本史 日本纪事本末

75. 古文家

徂徕而外有山阳，馀子文章亦擅场；南骛越裳北高丽，六鳌晓策跃扶桑。

物茂卿之《徂徕集》、赖子成之《山阳文诗》，国人无不知其名，三百年来古文家之领袖也。以余所见，盐谷世宏、安井衡、斋藤谦（字有终，号北堂，伊势人）、古贺朴，实卓然能成一家言。馀外则林孺（字长孺，号鹤梁，江户人）、柴野邦彦、尾藤孝肇、室直清、太宰纯、服部元乔、山县孝孺（字次公，号周南，长门人）、中井积善、中井积德、木下贞干、新井君美、安藤焕图（字东壁，号东野，野州人）、佐藤坦、安积信（字思顺、号艮斋，陆奥人）、柴野允升（字应登，号 徂徕集 山阳文诗

碧海，邦彦子）、古贺煜、藤田彪、伊藤维桢、伊藤长允、中江原、松永遐年（字昌三，号尺五堂，西京人）、熊泽伯继、安积觉、山崎嘉、汤浅元桢（字之祥，号常山，备溪〔备前？〕人）、皆川愿（字伯恭，号淇园，西京人）、赖惟宽（字千秋，号春水，襄父）、贝原驾信、龟井鲁、千葉元之（字子元、号芸阁、西京人）、龙公美（字君玉，号草卢，山城人）、细井德民、斋藤馨（字子德，号竹堂）、长野确（字孟确，号丰山，伊豫人）、藤森大雅（字纯风，号宏庵，江户人）、藤泽辅（字元发，赞岐人），广濑谦（字吉甫，号庄旭，丰后人）、筱崎弼（字承弼，号小竹，浪华人）、坂井华（字公实，号虎山，安艺人）、野田逸（字子明，号笛浦，丹后人）、青山延于（字子世，号拙斋，水户人）、青山延光（字伯卿，号佩弦斋，延于子）、中村和（字□□，水户人）、贯名苞（字君茂，号海屋，阿波人）、摩岛宏（字子毅，号松南，西京人）、松崎复、太田元贞（字公干、号锦城，加贺人）、太田墩（字叔复，号晴轩，元贞子）、朝川鼎（字五鼎，号善庵，江户人）、龟田兴（字公龙，号鹏斋，上野人）、山本信有（字喜六，号北山，江户人）、秦鼎（字士铉，号沧浪，尾张人）、春田翯（字九皋，号真庵，□□人）、苏我章（字子明，号耐轩，江户人）、大桥顺（字顺藏，号讷庵，江户人）、佐久间启（字子明，号象山，信浓人），闻皆以文名世。余所交诸友，亦多能手。盖东人天性善属文，使如物茂卿之言，

青山父子

太田父子

东人天性善属文

以汉音顺读之，诚不难攀跻中土，高丽、安南何论焉。

【弢园丛书本在青山延光下列有“森田益（字谦藏、号节斋，大和人）、河北重意（字仪卿，号温山，肥前人）”二人。】

76.诗人

观风若采扶桑集，压卷先编侍宴诗；读尽凌雲兼丽藻，终推帝子独工辞。

诗始于大友皇子《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仪。”殊有天地开辟、日月重光气象。总集之编有《扶桑集》、《怀风藻》、《凌雲集》、《本朝丽藻经国集》。延喜、天历之间，称郁郁乎文矣，然未有专集。其后能以诗鸣者，曰新井君美（著有《白石诗歌》）、梁田邦美（字景鸾，号蜕岩，江户人，有《蜕岩文集》）、祇园瑜（字伯玉，号南海，纪伊人，有《南海集》）、秋山仪（字子羽，号玉山，丰后人，有《玉山诗集》、《玉山遗稿》）、菅晋师（字礼卿，号茶山，备后人，有《黄叶夕阳村舍诗稿》）、赖惟柔（字千祺，号杏坪，安艺人）、赖襄、梁孟纬（字公图，号星岩，美浓人，有《星岩集》）、广濑建（字子基，号淡窗，□□人，有《远思楼诗钞》），皆名家也。 汉诗始于大友皇子

【初印本注末有“至于近世，尤解吟事”一语。】

77. 汉诗盛衰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唐时有小野篁慕香山，欲游唐。小说家称人见海上楼阁，道以待白香山来，殆即日本也。）《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号宽斋，上毛人）。大洼天民（号诗佛，□□人，有《诗圣堂集》）、柏木昶（字永日，号如亭，信浓人，有《晚晴堂集》）、菊池五山（字□□，□□人，有《五山堂诗话》），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

爱慕白香山袁随园

近世文人变而喜读英美诗文

【初印本第72首："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注"近世文人"句，原作："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成之。东人见之，不转笑为东施效颦者几希。"】

初印本第72首

73. 中国书画

一千五百年前纸，在在神灵为护持；如见古人如见佛，焚香百拜展经时。

西京知恩寺僧彻定者，藏西魏陶仵虎《菩萨处胎经》，纸墨皆不蚀，神似钟太傅。世传北魏诸碑，结构正同，知当时体固如此也。陶仵虎跋，典质朴茂，云一切经乘，搜访尽录，则此卷亦凤毛麟角矣。西魏大统庚午，距今岁己卯，为一千五百有十年，墨迹尚存，岂非怪事？盖日本喜收藏，兵燹之乱，虽经武门迭争，而释教盛行，斯文寄于浮屠，故能历劫不磨耳。彻公又藏有唐苏庆节《大楼炭经》（按《唐书》，庆节，苏烈之子，高宗乾封三年卒。史称庆节封武邑县公，而此卷题章武公，当是改封于烈卒之后，史未究言之），马道手笔《华严经音义私记》，皆唐人手笔。此外有僧怀素《千文》墨迹，于天德寺僧义应家见之。宋刘松年《养蚕图》一卷、僧贯休《罗汉图》一卷、李龙眠《降龙伏虎罗汉图》二幅，于大藏卿大隈重信家见之。张颠草书墨迹，于宫岛诚一郎家见之。小野篁书佛经一卷、朱子《屈曲》诗二首，于东京府书籍馆中见之。岳少保书，于故参议大久保利通家见之，云其墨迹在萨摩书库也，元、明以下至不胜纪。然伪者至多，购之又动称千金。

西魏菩萨处胎经

唐大楼炭经

怀素

贯休

李龙眠

【初印本第73首："处胎累劫出经藏，片羽犹留宿纸黄；昼夜六时丁甲守，一千馀载墨犹香。"注："盖日本

初印本第73首

喜收藏”句下，多“所患惟火灾，然皆作石室藏之”一语。】

79.藏书

铁壁能逃劫火烧，金绳幾缚锦囊苞；彩鸾诗韵公羊传，颇有唐人手笔钞。

佛寺多以石室铁壁藏经，秘笈珍本，亦赖之以存。

变法之初以为无用

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余到东京时，既稍加珍重，然唐钞宋刻，时复邂逅相遇。及杨惺吾广文来，余语以此事，并属其广为搜辑，黎莼斋星使因有《古逸丛书》之举。此后则购取甚难矣。

杨黎二氏古逸丛书

【原本无此首。】

日本杂事诗卷二

80.三宝奴

竭民膏血造浮屠，侫佛甘称三宝奴。匹马出宫偷祝髮，上皇尊号半僧徒。

自钦明时，佛法东来，苏我马子首信之。推古以还日崇尚，至圣武自称"三宝奴"，后祝髮为沙弥胜满，是为天皇披薙之始。至花山天皇信右大臣兼家之言，夜潜出宫，至花山元庆寺削髮。其后禅位皇子者，多半为僧。僧徒盛时，上自公侯，下至庶民，不建寺塔，不列人数。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庄严之奇，有如鬼斧神工。又令七道诸国建寺，各用其国正税；于是举国之费，十分而五。一寺度僧，岁三四百

天皇为僧

举国佞佛

刺

人；举国之民，秃首过其半。多家蓄妻子，口啖腥膻；甚至群聚为盗，窃铸钱货。党徒相攻，敢劫关白之第，入太政大臣家掠财物，夺庄园；且率徒党发山陵入宫殿，劫神舆。后宇多帝时，至毁闱截帘，破行事障子；帝乃御腰舆，逃匿内大臣私第。暴乱淫纵，天下所未有也。

暴乱淫纵

【《日本国志·礼俗志四》：佛之入日本也，钦明帝十三年十月，百济国王献佛像及经论，大臣苏我稻目舍宅为寺，名曰向原寺，此佛寺之始也。因天下大疫，旋毁除之。】

佛之入日本

81.亲鸾

佛阁沉沉覆黑天，黄标百万数堆钱。大师自主鸳鸯寺，梵嫂同参鹦鹉禅。

本愿寺号一向宗，僧亲鸾为教主。其法谓不必离俗、不必出家；但使蓄妻子，茹荤酒，此心清净，即为佛徒。日本之民，因是半为僧矣。明治六年下令，凡僧徒均许食肉娶妻。僧妻曰“库里”，曰“大黑”。大黑，俗所称为司财之神也。维新后，僧徒田产多没入官，而势始衰矣。

许蓄妻子茹荤酒

【原本无此首。】

82.日莲

不须偏袒覆袈裟，唤作山僧未出家；却变神山称佛国，

只须一语妙莲花。

僧日莲专以唱《法华经》题目为宗，谓口念佛即心奉佛，佛必以其法力鉴临而庇护之。信从者益众。此皆以大智具雄力者。故余谓日本僧比之唐僧，实有过之。被服如中土，惟严寒均蒙纱衣，亦谓之袈裟，不必着水田衣、行偏袒礼也。 谓口念佛即心奉佛

【初印本第75首："长跪蒲团诵法华，缁衣半袒覆袈裟；周妻何肉都无忌，唤作山僧未出家。"注："维新后，僧徒田产多没入官，其势遂衰。明治六年，下令僧徒许食酒肉，娶妻妾。僧服如中土，惟严寒亦蒙纱衣，谓之袈裟。衣必缁衣，坐则长跪，无趺坐者。"】

83.神道

乘槎浮海寄深叹，像法东来遍佛坛；独有青牛出关去，流沙遥隔路漫漫。

三教独无道教。盖日本自称神国，世世有神官司祭祀者。张鲁、寇谦之符箓科仪，反不能行矣。 自称神国

【《日本国志·礼俗志》：神武之开基，崇神之肇国，神功之远征，一以神道行之。余考其创业垂统，仗剑而出师，造瓮而事神，则兵事出于神。剑曰神剑，矢曰天羽，韧曰天韧，则兵器出于神。以禊词洗罪，以探汤定讼，则刑法亦出于神。因祀而制贡，调出于射曰弓端，出于技曰手末，则赋税亦出于神。因祀而设斋藏，沿其后而有内藏，沿其后而有大藏，则库藏亦

出于神。因祀而有祝词，凡践祚则奏寿词，凡大会则奏国风，则礼乐亦出于神。历代诏书，每曰祭与政出于一；国有大事，若迁都，若迁宫，若与外国争战，必告于神；所得吴织、唐币及新罗玉帛，必供于神；时有水火旱潦疾疫荒歉，必祷于神：固不独三种传国神器之赫赫在人耳目中也。余观上古之世，清静沕穆，礼神重祭，万国所同；而一切国政皆出在神道，则日本所独。世所传方士徐福之说，殆非无因欤。】

一切国政皆出神道

84.天主教

万头骈刃血模糊，脚踏升天说教图；今日铸金悬十字，几人宝塔礼耶稣？

天主教徒死者卅万

自天主教徒作乱于天草，罹于锋镝者，约三十万人。于是德川氏益严教禁，铸十字架耶稣像于铁板，令士民践蹂，以验其信否。又于通衢大道竖牌曰："禁止切支丹宗门。"维新以后，徇各使之请，所有在地踏像、当道立木概行撤废。然日本信教者，要不甚众也。

【原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邻交志》：后奈良帝天文十一年，西历之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葡萄牙教士始来多褹岛（岛属大隅），舶长二人，一曰牟罗叔舍，一曰几利支丹。日本后遂名天主教为几利支丹教。寻有意大利亚教僧至，大友义镇首奉天主教，其法浸盛。……至文禄四

几利支丹

年，丰臣氏怒其惑众，乃收伴的连及其徒二十馀人，械送长崎磔之，始禁袄教。然既所在蔓延，不能骤改，就刑者甚众。……（元和）三年，吕宋船至，有教徒，遂搜斩阖船人。……（宽永）十四年，天主教徒作乱于肥前之岛原。家光命松平信纲等，合西诸侯兵讨之。越七月乃平，诛教匪凡四万人，更申天主教禁于海内。……（宽永以后，遗匪馀孽，或杀或流或自裁，丧国破家者亦不少。大抵前后堕生于袄教之祸，盖幾幾三十万人。）……宽文元年，令诸藩严索教徒，立五户互讦法。灵元帝宽文八年，于长崎府厅设耶苏像，令民践蹂。（宽永以来，禁教益严，每岁诸藩捕斩者数百人。又严核各道户口，不奉佛教者无所容身。松浦隆信铸十字架耶苏像于铁板，俾士民践之，以验宗教。是岁纳之长崎府厅，幕府遂著为令。后又设于海岸，外舶来者，必践踏，乃许登岸。）】

丰臣氏禁教

令践十字架耶稣像

85．常世虫

三千神社尽巫风，帐底题名列桂宫。蚕绿橘黄争跪拜，不知常世是何虫？

俗最敬神，《延喜式》所载神名帐，悉数之不能终也。国中大小神社凡三千馀座。昔有所谓“常世虫”者，产于橘树，如蚕，绿有黑点。有大生部多能宠灵是虫，而诳人曰：神也。于是巫觋奔趋，所在迎神，设几筵，罗供帐。神或语人曰：吾能福尔。于是相叫

奉橘树虫为神

呼曰：福至矣。乃至鬻田园，饥妻子，尚以为布施不足云。

【初印本注末云："然日本惟重神教，故拒耶稣教极严。近士大夫多习耶稣教者矣。未知比常世之虫何如也。"】

86.新尝祭

沐猴跳舞排猿女，吠犬唁声闹隼人。执盖膝行铃手引，一人独拜九天神。

隼人　日本最重祭礼，每岁于十一月举行"新尝祭"。祭日，门部纠察出入。隼人司分立朝集堂前，开门，乃发犬吠声入宫。大臣率中臣、忌部、御巫、猿女左右

猿女　前行。主殿官二人执烛，一人执菅盖，二人执盖网。均膝行。掌典引铃前导。帝亲奏祭告文，臣下不得窥视。今其仪少杀，然典礼犹甚重也。详《礼俗志》中。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新尝祭定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殿前各所设庭燎，光明如昼。帝著祭服，侍从一人奉宝剑，一人奉神玺，立殿上箦席。式部头候幌外供奉。群臣各就幄舍，掌典行神降仪，乃捧进神馔。

臣下不得窥见　帝亲供进新神馔（是年新熟米），亲奏告文。（亲祭之仪，臣下不得窥见。）】

87.四亲庙祭

青衫绿袄导双骑，鳆汁鱼虀列十台。锦袋悬胸文在手，共瞻天使祭陵来。

古山陵多不可考，惟四亲庙每岁遣使祭告。祭文纳之锦袋，或敕史捧于手，或随员挂于首。派警部四骑随从，二导前，二护后。所供神馔，例设十台，有鳆汁，有鱼虀。 鳆汁鱼虀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每岁于一月三十日祭孝明天皇，仪如皇灵祭；二月二十一日祭仁孝天皇；十二月十二日祭光格天皇；十二月六日祭后桃园院天皇，仪如元始祭(即四亲庙)。同日，即遣敕使祭山陵。敕使暨随员均大礼服，祭文纳之锦袋，或随员挂于首，或敕使捧于手。派警部四骑随从，二骑导前，二骑护后。至日，地方官装饰陵前，供神馔，敕使进奏祭文，礼成复命。】

88.大尝祭

万众头攒日荫鬘，千行肃肃拜神官；何时重睹威仪盛？剑已飞天玺久刓。

古列于大祀者，为践祚大尝祭。每帝即位，预令所司卜定国郡为斋郡，命之供器具，供菅缮，供调使。祭日，千官毕集，举国若狂。今亦无此盛典矣。 今已无此盛典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明治以来，百度修明，独于祭祀之礼，阙而未备。盖中兴日浅，庶政草创，有所未暇，抑亦视之不甚重也。……古之大尝祭繁重如此，嵯峨帝时右大臣等藤原冬嗣上言："圣主相续，频御大尝，天下骚动，人民多疲"，其劳费可知。自王纲解纽，诸政废弛。及将军执政，则皇宫供亿尚有匮乏，何况祭祀。近年大政复古，初亦下诏称祭政一致期复旧规；然若此隆仪大典，一时固未暇举行也。】

89．亲王内亲王

玉叶金枝共一家，剪桐分赐日兄花；定知禁脔无人近，不见天孙下嫁车。

皇族子女自为婚配

凡皇子皆为亲王，皇女为内亲王。至于五世，乃有王名，称某宫。旧制限帝族自为婚配，亲王即与内亲王为婚。惟延历十一年诏曰："见任大臣，良家子孙，听娶三世王。惟藤原朝臣，奕世相承，辅相王室，特听娶二世王。"蒲生秀实曰：不取同姓，儒家名为周道，知周以前不辟同姓矣。礼之质文，古今不同如此。

【初印本无此首。】

惟亲王许娶内亲王

【《日本国志·礼俗志》：娶妻不避同族，如帝子男为亲王，女为内亲王，制惟亲王许娶内亲王。至于五世之王，仍不得娶诸臣，许娶五世之女王；其四世以上女亲王，均不得娶。历世相沿，由贵族逮于庶民皆

如此，近世乃有禁同族为婚者。】

90.订婚

得宝无须聘妇钱，新弦唱彻想夫怜；同牵白髮三千丈，共结红丝一百年。

婚嫁及时。媒周旋二姓间，使两小相识。既诺，乃诣官告婚。遂用红定，谓之结纳。白髮一，以白麻制之，如髮然；熨斗一，以鳆鱼制之；鱼双；酒一樽；衣一领；带一围。贫富虽有差，更无聘钱也。 麻制白髮 鱼制熨斗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凡男子弱冠，其父母将迎妇，先立媒人名曰"肝煎"。肝煎周旋二姓间，或看花，或烧香，骋车某寺，泛舟某桥，使两小相识。肝煎与妇家为约，名曰"架桥"。既诺，乃诣官告婚。官许之，遂用红定，谓之"结"。纳白髮一（以白麻制之，长数尺，如白髮、熨斗一（制以鳆鱼，长数尺，以藁缚）、鱼双（用棘鬣鱼，或鲤鱼，或用凫雁）、酒一樽、衣一领、带一围，其他数种，贫富有差。肝煎相携到妇家，亲戚咸集。揖让礼终，新妇出曰："妾不敏，愿赐教。"既而开宴，卜日。】 肝煎

91.嫁女

绛蜡高烧照别离，乌衣换毕出门时；小时怜母今怜婿，宛转双头绾色丝。

大家嫁女，更衣十三色。先白，最后黑。黑衣毕，

更衣十三 黑衣登舆

则登舆矣。母为结束，盘五彩缕于髻。满堂燃烛，兼设庭燎。盖送死之礼，表不再归也。

【《日本国志·礼俗志》：婿家礼，饮亦屡更衣。新婚之夜，以更衣多为华。媵妾老女，或更一二。饮酒以过量为祝，醉倒亦不妨。】

92. 嫁妆

红珊簪子青罗伞，黑油镜台黄竹箱；姊妹两行携手送，一双新屐是新娘。

嫁装数器，有"单笥"（盛衣服），有"长持"（寝

贫富有差

具），有"黑棚"（列妆具），有"厨子"，有"钓台"（各什器并厨下物）。贫家无奁器，亦不升舆，步行入婿家，着新屐者，即新娘也。

【初印本第113首："黑漆盆子缕金箱，彩髻乌衣作嫁妆；姊妹两行携手送，一双新屐是新娘。"注云："女子新嫁，以五彩缕结髻，著新屐入婿家，姊妹兄弟送之。嫁妆数器，多髹漆描金者。大家嫁女，临行易衣凡十三色。先白，最后黑；黑衣毕，则出门矣。"】

【《日本国志·礼俗志》：新妇执贽，舅家白鬘一、熨斗一、酒一樽、鱼双、婿服一领，遗舅姑及兄弟、亲族、臣僚各以物有差。新妇所携：单司（纳衣服）、

嫁妆

长持（藏寝具）、黑棚（陈列妆具）、厨子（列书籍及器物）、钓台（厨间诸具及平生所用什具）。富家多以描

金箱黑髹具，贫女黄竹箱一对而已。】

93.合卺

三千大神监誓词，万亿菩萨作盟司；君看壶头双蛱蝶，夫夫妇妇不相离。

新妇入门就席，南面坐；婿北面坐；媒为行酌。肴必用乾乌贼，羹用蛤。壶饰以雌雄胡蝶，以金银纸为之。既饮交杯，媒唱“高砂曲”。相传高砂有松，化为翁媪，千岁不死，故合卺必歌此曲。曲有曰：“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百千万亿化身菩萨兮，为我盟司。” 肴用乌贼 羹用蛤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至日，婿受父母命，与肝煎到妇家迎之。女父母初见婿，授以刀剑二，名“引出物”。拜跪礼终，设酒宴，欢饮而去。即夜，妇舆入，肝煎从，亲戚皆从。先出，父命之，母申之。母为结束，盘五彩缕于髻，裙屐皆新。乃设庭燎，为送死之礼，表不再归也。舆将入门，数女迎之，名“待女郎”（在堂上周旋新妇及为酌者）。升堂，先拜家庙。就席，北面坐。衣必用素，以茧覆面。头髮皆去饰，但妆红粉而已。婿礼服南面坐，肝煎行酌应酬。杯用三，肴盛高盘，盘上饰以松竹梅鹤龟，皆以绣或以金银纸制，象蓬莱岛也，名曰“岛台”。肴必用乾乌贼，羹用蛤，壶饰以雌雄胡蝶，以金银纸为之。以三杯夫妻相 “引出物”

兄妹为婚也，不可。"或又曰："女夫谓之婿，己所生谓之子，今既并于一人之身，于姊谓之婿，于妹谓之子，何分歧为？且父母于姊妹均谓之女，未尝称配嗣子者为妇。既女而不妇，姊妹何择焉？可。"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云。日本细民之家，亦多娶从妹为妇者，后禁之。又蒲生君平曰：自足利氏后，天下馀子，多以男嫁人。而无子将择后者，必先议其币多少，而后定议。 以男嫁人必先议币

【初印本第79首，首句作"寡男无偶思求女"。注"时尚武竞争"句作"时俗好武，多养异姓以固党；又恐绝血属，遂妻以女，以奉先祀"，云云。】 初印本第79首

95.生衙

覆鹈产殿映灯红，汤饼筵开笑语中；五月吾妻桥上望，画旗争飏鲤鱼风。

生子每别筑产舍，曰"生衙"，《古事纪》所谓覆鹈羽作产殿是也。一索得男，喜呼他人以为假父。年十五时，假父为之魁头紒髪。《日本风土记》所载，尚有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之遗，亦假父立其事。初生逢五月，制旗如鲤，高插门楣，以祝多子。或曰：取鲤登龙门之意。 鲤旗

【《日本国志·礼俗志》：有身，五月为带祝，遗赤饭于肝煎。生子每别筑产舍，曰"生衙"。既而举儿，七日命名，设宴招亲族。若男也，以端午为祝日；女也，以上巳为祝日。此礼今已废矣。初生，逢五月， 男祝端午女祝上巳

制旗如鲤，高插门楣，以祝多子。】

96.妻屋

春在梅梢月柳梢，红阑屈曲影相交；别开待阙鸳鸯社，不愿鸠居占鹊巢。

造屋迎妻　古迎妻必造屋，名曰"妻屋"。《古事纪》以天御柱建八寻殿，即妻屋也。中叶以后，多招赘婿，以男子嫁人，遂入其宫而治朕栖矣。

【初印本无此首。】

97.丧事

游部君兼石作公，歌桓护葬习丧容；紫衣丹首黄金目，甲作传家善食凶。

始造石棺者，赐姓曰石作大连公。古有"土部"，紫衣带剑，世掌凶仪。又有"游部"者，遇国大丧，必游部君　令二人掌殡事。一曰"祢"，负刀持戈；一曰"馀比"，奉酒食，司秘祝。世袭其职，名"游部君"。古法部省有丧仪司，凡葬具有鼓、角、幡、钲、铙、楯，咸有定式。惟一品及太政大臣，别有方相，黄金四目，以之辟凶云。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垂仁帝时始造石棺，帝赐古行厚葬　之官。后多用石棺，临葬，冠服、刀剑、珠玉、酒饭及平生所爱器玩，皆以殉，其厚葬可知。（盗掘旧陵，

多有得宝玉者。金碗、宝刀，大概同秦汉以上制。）如古帝陵，大者周围七八里，小者亦过千步。穿堑注水，使人迹不能至。然中叶以后，大抵荒芜。佛教渡来之后，都用梵法，贵贱惟树一碑而已。】

佛教行后贵贱一样

98.葬仪

炮声殷地国旗斜，素䍬相随广柳车；大小红皆披吉服，神官浇酒客持花。

习神教者，自殓至反灵，皆以神官主持。葬日，神官冠纱，袜而登席。神官中立拍掌（其俗敬神皆拍手。《周礼·春官·大祝》："辨九㨎，四曰振动"。郑大夫曰：动读作董，振动，以两手相击。《经典释文》云：今倭人拜，以两手相击，如郑大夫之说，盖古之遗法），复喃喃诵祝文。丧子旁立，不亲祭，亦不哭泣。会葬之客，手执花前供，鞠躬进退。又学西法，国有大丧，则半悬国旗以告哀；他国亦如之，以示吊。葬日放炮，随其官等级（如一等官十九炮、二等官十五炮）。会葬皆大礼服，如吉礼。无三年之丧，丁艰亦不解任，以丧之重轻给假日多寡而已。以黑为缘者，丧家之名刺也。（友人主丧者，亦用黑缘刺，赴告即用友名，此谊则甚古也。）

神教葬仪

西式葬仪

【初印本注云："一等官二十一炮，二等官十四炮"。】

99.火葬

散路抛钱买路行，莲花妙法写铭旌；桐棺三寸如人立，易履相迎入化城。

旧多火葬　旧多用火葬，木棺直立如佛龛。延僧诵经，以药水拭其体，使尸软如泥。乃令死者合掌趺坐，外糊以纸，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葬之日，前列纸幡二三十，亦书六字七字如棺和。撒钱而行，曰买路钱。编竹为化人城。主人多置草履，会葬者易草履入城；出，易履归。丧家初用白衣白巾，葬，易彩衣而归。

【《日本国志・礼俗志》：平民全用火葬，……焚用木，或佐以檀香。翌，收骨盛小瓮，埋之墓下，或分送纪列高野山，真宗则收于西京之东山。】

100.居丧

乌啼月落写哀思，剪发翻同练行尼；红泪洒来题赤字，不堪石阙独含悲。

月落乌啼庵主　僧又为之制谥，或曰"月落乌啼庵主"，或曰"绿树院重阴居士"。夫死，妻辄剪发去饰，更名用谥，称曰某院，俗曰"赤信女"。盖以碑面镌夫妻谥，其未亡人则涂以朱，故有此名也。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七日，僧来说经，飨之。

亲族兄弟诣寺行香，四十九日而止。乃谢僧以衣服货币若干，及死者遗物，曰布施。僧必为之谥，如曰“绿树院重阴四邻居士”，或曰“月落乌啼庵主”。“庵主”三金，“居士”五金。寺僧撰谥，以价多寡定之。始死，告之寺僧。僧曰以金幾何圓葬之，商定布施，乃诵经。读《无量寿经》价若干，《法华经》若干，《大般若经》若干，皆有价。谚曰：“来世苦乐，因布施厚薄。”至五十日，亲族兄弟初饮酒食肉，曰“精进落”，与平日无异。近年以七日为限。……凡夫死，妻剪髪、去首饰，从佛法者更名用谥号，称某院，谓之后室，曰后家，俗曰“赤信女”。盖以碑面偶夫妻谥号，其未亡人嵌以朱，故有此名也。】 来世苦乐因布施厚薄

101.扫墓

插花浇水拂杨枝，台笠相从拜墓碑；迎佛诵经邀客酒，忌辰算到百周时。

扫墓则濯碑以水，折花枝插其旁，无祭礼。遇忌日，百年如一日，往往有以数十周、百周招客者。 濯碑以水插花浇酒

【《日本国志·礼俗志》：每岁扫墓，于清明素服随往，插花浇酒，或以杨枝洒水洗碑，不设供馔。期年、三年、七年、十三年、十七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三十三年、三十七年、五十年、百年丁忌辰为祭祀，亦延僧诵经，招客饮酒，作大会。上古尚殉死。自垂仁帝时，使土工作俑代人，诏禁殉，然此风不绝。至 殉死

屠腹

武臣专政时，尤贵殉死。主死，则臣僚争屠腹，至有数十人骈死者，死辄从葬。及德川家康严禁之，然蒙殊宠者犹殉，今则止矣。夫死，亦有妻妾殉者。】

102.佛事

芒鞋竹杖佛接引，柳车草船神送迎；画旗猎猎夜风卷，时有经声杂鬼声。

布袜麻鞋 趺坐棺中

趺坐立棺中，其装束多布袜麻鞋，或附以杖笠，云往西天到佛国也。不别立宗庙；富贵家于邸中作室，佣僧护之。中供佛像，左右列木主。每祭，必修佛事。七月，作盂兰会于庙。招魂树竹城，四隅敷蒲席数重。以野蔬象牛马，或编柳为车，削竹为轮，谓幽魂将驾而来也。

【初印本无此首。】

家庙

【《日本国志·礼俗志》：丧葬礼终，供之家庙。真宗最极壮丽，有邸中筑一堂，佣僧护之者。有构一室，以七宝庄严者。凡一户必一庙，中央安释迦或阿弥陀、观音、势至等，左右列木主，不复序昭穆，朝夕必供馔。如德川氏之塔，世世建一庙，金铺铜沓，穷极华丽。诸侯大夫，多有家庙。每祭，设坛修佛事，招数十僧作无遮大会，精馔供僧，然后奠墓，布施山积。每岁七月，为盂兰盆会。十三日夜，招魂家庙，……设馔朝夕供之。招僧读经，灯光满室，幢幡四垂，设庭燎，鸣钲鼓。十五日夜，举幢幡投之流水。至十六

日，饮酒啖肉，开宴招友。】

103.女子

不环不钏不钗光，鸦头袜子足如霜。蓬山未至人多少，都道温柔是媚乡。

女子皆肤如凝脂，髮如漆，盖山川清淑之气所钟也。宫装皆被鬓垂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时，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不缝掖，襟广，微露胸，肩背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坋身"者耶。《志》又言："男女无别而不淫"。今妇女亦不避客，举止大方，无羞涩态，然不狎昵，犹古风也。 女多美丽 足不弓鞋 男女无别而不淫

【初印本第114首："十种金仙数曼殊，中多绰约信蓬壶；红珊簪子青罗伞，散作人间仕女图。"注"衣袖尺许"下无"不缝掖"三字；"男女无别而不淫"下作："今夫妇偕行，有妇媚士依风致。见客作礼，举止无羞涩态，然不狎昵，犹古风也。"】 初印本第114首 无羞涩态而不狎昵

【《日本国志·礼俗志》：女子盛饰，衣长曳地或二三尺。室必有席或毡，故不患尘污。折旋俯仰，悉窣有声，行道则于腰间抠而扱之。娼妓亦有曳地衣，舞蹈回旋，尤具姿态。……宫装皆披髮，垂肩及背，以彩缕约之而已，故无首饰。民间盘髻亦不插花，玳瑁

红珊瑚 栉而外仅一小珊瑚粒，以金若银为枝，斜插髻旁。珊瑚圆而红者为贵，价有数十金者。旧亦有钗，或金或银，饰以碎珠，交加互插，高殆尺许，髻雲髻山，凡十二枝，后惟妓家用之。……珠鬘缠首及颈。手玉、足玉，手足饰也，都用管玉、曲玉、金环。管玉形如管，中通小孔以穿线。曲玉又曰勾玉，形如缺环，又似蝌斗，一端有窍可穿线，后世时时出于古坟中。又有钏名比知万，妓缠臂上，饰以小铃。《古事纪》素戋鸣尊左缠五百个小琼，盖男子装。然今世妇人手乃无钏，耳亦不环。……带古用布帛，《武烈纪》有御带结

多罗志 垂之语。因结而垂端，故曰"多罗志"，译即垂也。今男子带，结束结之，衣表馀者摄而不垂。女则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用缎。

蝙蝠伞 ……伞仿西洋制，名蝙蝠伞，谓张之其翼如蝠也。女子出门，无春夏晴雨，必携以为饰。制以青罗，或有用绢者。】

丹朱坋身 【《日本国志·礼俗志》：《后汉书》称"丹朱坋身"，或古男子喜剃面傅粉搔头施朱，如梁朝贵游子弟耶？今女子多傅脂粉，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亦傅粉如其面然。坋身之说，殆谓此欤？否则古之文身，用丹朱不用蓝也。】

104.夫妇

駘荡春风士女图，妾眉如画比郎鬚；并头鹦鹉双双语，

此唤檀那彼奥姑。

妇既嫁薙眉，男至老无鬓，本旧俗。今效西人，皆眉如远山鬓如戟矣。维新以来，有倡男女同权之说者。豪家贵族，食则并案，行则同车。时逢国典，或有家庆，张灯夜会，为跳舞之戏，多妇媚士依，双双而至。呼夫曰"檀那"，奴婢之于主人亦然；盖即"檀越"，佛教盛行，沿梵语也。呼妇曰"奥姑"，他人亦用此称。《辽史国语解》："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以主其礼，谓之奥姑。"袭辽人语也。日本语言本于梵音百之二三，本于辽东语亦百之一。近则妇人亦颇有通英语者。 维新以来男女同权 檀那 奥姑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茶会，球灯张于门，琉璃盘灿于室，国旗悬于堂，花交于瓶，树叶绕于柱，酒盈于尊，肴馔溢于案，鼓乐陈于幕，主人主妇拱立于门内。先期数日，折简邀诸宾曰：某日某夕于某所设茶会。（芝山之离宫、横滨之延寮馆、霞关之鹿鸣馆，皆为东京盛会之所。）客多至二千，少亦数百，至时，箱车篷车，络绎于道，隐隐雷动，衔尾驰至。入门，与主人主妇或握手为礼，或磬折致敬。靴声橐橐，轩然以昂，顾盼笑语，媚妇而傲人，泰西诸客也。劲服戎装，博衣道履，如飞鸟依人，蔼然可亲，则海陆军将士、耶苏教教士也。长裾曳地，薄纱笼面，袒臂露胸（西俗，有庆典，妇女以袒臂露胸为敬，虽严寒亦然），手 茶会

挥金扇，牵曳而至者，西妇也。身短趾高，毡衣革履，百僚趋奉，颔之而已，诸省院长官也。公髯如戟，乍撚乍弄，旁若无人，欢笑潮涌，则次官也。下车则趋，鞠躬而入门，喁喁私语，各呼其群，诸省院属僚也。被髮至背，足踹乌靴，锦椅绣褥，左右列坐，皇族妇女也。雪衣花帽，如西方之人，胜常万福，操语如英，长次官眷也。此唤檀那，彼唤奥姑，或靴或履，纷纭杂遝，逐群而笑语，众宾妇也。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既而喇叭厉响，

跳舞

腰鼓初镗。男女相携，各就舞场。舞场拓地为数百弓，以白地锦为地衣。红男绿女，各求其偶，枝当葉对，凡十数双。鼓声渐发，男抱女腰，女挽男肩，起而跳舞，如穿花蛱蝶，翩翩幡幡，疾徐俯仰，宛转回旋，应乐之和，无不中节。乐舞正酣，忽而雷惊电流，红霞灼天，火光中现一车轮轮廓，有字曰“极乐世界”，万头蠕动，伸颈争看。墙外幼童老妇之看烟火者，咸拍掌欢笑，舞场为之震动。贯珠碎玉，火戏未已。于时群宾各自行乐，有看月者，有看花者，有吸烟者，有蹴球者，有并坐谈者，有携手行者，有群立而语者，有为葉子戏者。少顷，时钟已报十声，乃就食案。案长数丈，幂以花布，酒人司酒，庖人司庖，或司杯盘，或司刀匕，或司果饼，或司水、司凌。牛、羊、豕、鸡、鹅、鸭、鸠、雀、鱼、虾各为乾肉，桃、李、梅、杏、林檎、频婆、荔支、樱桃、舍利、无花果之属，饼饵、

粢粉、饧馓、粔籹之类，如山如阜，堆积于盘。酒则葡萄酒，麦酒、花酒、果酒、香迸酒，浅紫深红，淡黄缥碧，色香四溢。客至，所司者问所须，于是启瓶声、切刀声、掷叉声、杯声、盘声、传呼声、饮食声、拂拭声、款笑声纷纭交作，舄履互错。而门外辚辚之车，仆夫叱驭，已有贵客散会而去者矣。夜漏四鼓，尽欢乃散，是为茶会。】

105.外室

眉心点翠额安黄，雲鬓堆鸦学艳妆；绣褓呱呱怀抱里，小姑居处尚无郎。

多女仆。旧藩时诸侯入朝，呼以司浣濯，供洒扫，亦或侍寝，相沿成风。又有女子名曰外妇，又曰权妻，亦计月输租，以养其家，朝秦暮楚，听人去留。或生子因买为妾，或留子去母，此真《战国策》所谓不嫁而嫁过毕也。鬓分两翼如鸦髻（名岛田髻），或如蜂腰（名无神髻），女也；作蛇盘髻为一撮，妇也。 外妇权妻计月输租

【初印本注末多出："旧俗，已嫁则薙眉、黑齿。"】

【初印本第115首："生来未敢学夫人，晓酒司茶事事亲；记得某侯年最少，花枝亲拣到侬身。"注："多用女仆，市有司媒者，书门曰'官许雇人'，需则询之。"以下"旧藩时……成风"一段，与第105首同。末又云："又以婉约善事人，故士夫家多女仆也。"】 初印本第115首

【初印本第117首："信州荞麦白如霜，阿郎颜色何

相当；为郎不食非郎愿，无奈丝牵个样长。”注：“男女赠答之词，淫思古意，殊有《子夜》读曲之遗。有谚语曰：‘信州好荞麦，情郎好颜色。不食麦犹可，迟郎愁煞我’。盖信州产面，色白胜雪，世所珍贵，故为喻也。”】

106.冶游

繁华南部记烟花，七十鸳鸯数狭邪。欲聘狸奴先问价，红笺分送野猫家。

呼妓为猫　呼妓为猫。考《贵耳集》称：“学舍燕集，点妓。各斋集正出帖子，用斋印，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燕集，专有一等野猫儿卜庆等充报。”则南宋时亦同此称呼也。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庆长十七年，庄司某上书，

合各青楼于一花街　请合散居各青楼，萃于一花街。元和三年，官如所请，给一地于葺屋坊侧，以其鞭芦覆赞，名曰芦原，后更名吉原。相连五坊，互建楼馆，佳丽三千，如莺比邻。德川氏以来，令诸侯质妻孥于江户，间岁则会同于京。凡诸侯至京，及其藩臣子弟，纵令游冶，金吾不禁，

吉原夜景　以故吉原遂为歌吹海、销金窝。每当暮霭抹柳，新月微黄，诸楼银烛如星，弦声嘈杂。娼妓列坐于门，其幼少者分坐于壁、于篱阑，近世有悬镜写真于楣者。游人鳞集格子外，意指目击、品鸾评凤。楼中例设银纸屏风、红氍毹、铜炉、铁銚，楼外悬红灯，燃烛达

旦。每岁例于三月栽花，七月放灯，八月陈舞，为三盛会。樱始含苞，令花人移植于街。半开之蕊，合抱之木，捆载而来，培根覆土，妙于橐驼，旬日之间，顿成春海。花时则六街绚烂，如诸天雨华，如平地起楼台，使人疑为神施鬼设。至花落，复移树而去，不留一枝。盂兰会前后，各楼张灯，或圆，或浑圆，或椭圆，或方，或长方，或角方，或勾，或弯，或弧，或三角，肖为鱼虫花草禽兽之形，各傅以色。又喜为胡蝶、鸳鸯、凤凰、芍药、莲藕、红豆，及一切并蒂之花、比翼之鸟，墙头檐额，虚悬倒挂，直竖横嵌，无所不有。入市则光明大放，城开不夜。虾蟆更尽，残烛犹光，远望则参差错落，若银花万点，与楼阁林园相辉映，宛然画图。八月之舞，专竞新衣，先期商度，具有程法。例以六街为六队，队各一色，旗帜灯彩，悉如其衣色。榜曰某楼某阁，择少年殊艳者为押队，或为观世音，为佛，为天神，为宰官，为僧，为神官，为武士，为古美人、美男子，击鼓导行。又缚彩为亭，上陈众乐，以鸦髻女儿舁之，周旋六街。至六街合队，则蹈舞齐作，金钗横斜，宝屧竞响，回旋穿插，若整若散。楼上下观者缠头争掷，高与山齐矣。此外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各度佳节，均例有盛会。旧日深川，亦为狭邪居。近则散居于柳桥、新桥为多。】

三月栽花

七月放灯

八月陈舞

107.艺妓

弹尽三弦诉可怜，沉沉良夜有情天；楼头月照人团聚，到老当如鸡卵圆。

业歌舞者称艺妓，甚类唐宋营妓、官妓。士夫聚饮辄呼之，不为怪。德川氏盛时，各藩诸侯寄帑于京，金吾不禁，纵之冶游。故吉原、深川，皆为销金之窟。旧有谣曰："倡家妇，如有情，月尾三十见月明，团团鸡卵成方形。"喻无情也。然近日改历，晦夜竟可见月，冶游亦不复前此之盛矣。

销金窟

【初印本第118首："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注："业歌舞者称艺妓。侍酒筵颇矜庄，乐器止用阮咸，曲似梵音，以牙拨弦。又有细腰杖鼓，以手拍之。鼙鼓双槌拊击，渊渊乎作金石声。舞者以扇为节，有折腰垂手诸态。"】

初印本第118首

108.官许

狭巷阴宫狱气凄，马缨一树夜乌栖；花阴月黑羊车过，供鬼揶揄作鬼妻。

娼妓所居室曰"贷座敷"。官籍其名，课其税，故悬灯曰"官许"。不由官许为"私卖淫"，夜去明来，人谓之"地狱女"。其与西人杂居者，曰"罗纱牝"，戏言羊妻也。

地狱女

【初印本第121首："华屋明灯贷座敷，楼头团坐月明初；愿郎莫短缠头费，奴是官家许女闾。"注："娼妓为公卖淫。官以其贱业，重赋其税，每人月纳金三圆。为之验疾，为之追逋。严禁私卖淫者，使垄断其利。所居室曰'贷座敷'，外悬华灯曰'官许'。"】 初印本第121首

【初印本第122首："琵琶偷抱近昏黄，唱彻声声夜度娘。薄命自怜沉地狱，女青亭里学鸳鸯。"注："不由官许为私卖淫，夜去明来，人谓之'地狱女'。又艺妓曰'猫'，妓家奴曰'牛'，西人妾曰'罗纱牝'，妻曰'山神'，小儿曰'饿鬼'，女曰'阿魔'，野店露肆垂足握食者曰'矢大臣'，皆里巷鄙俚之称。"】 初印本第122首

109.料理屋

当垆少女似罗敷，精舍安排莞簟铺；茶鼎酒铛亲料理，语郎团坐且须臾。

卖酒卖茶，皆以少女当垆。酒楼曰"料理屋"。

【初印本第四句作："语郎今夕尽欢娱"。】

【《日本国志·礼俗志》：酒楼随处而有。每有小园，树松竹梅数株，花下建石灯塔一座，以照来客。方丈之室，拂拭莞簟，金炉烧麝，铜鼎沸笙，时花供瓶，三弦挂壁。架木为阁，不事修饰，光泽坚致，可以鉴人。例以少女当垆，客至则拜迎门外，引之上楼，旋抱蒲团红褥为客坐。有所需则拍掌唤之，趋走娴熟。惟多食生冷，苔菹梅脯，蔬笋气重。最喜鱼脍，游鳞 酒楼例以少女当垆

棘鬣，聂而切之，具染而已。火食者，饭稻羹鱼而外，无他物也。近多仿西法，牛心、羊胛，每以供客矣。

乐店 茶店以品茶，以茶瓶、茶杯之良者为贵。有曰“濑户磁”，以地得名。有曰“乐烧”，其祖宗庆传，业十馀世，以专家得名。德川氏之季，有石工宝来龙山者，所制风炉、瓦灶，以天然石雕饰；有弟子左六右六得其妙，将军尝造观焉。当时茶店，与酒肆争多。近日茶屋不复品茶，不过供杯茗糖果，为游人憩足地而已。然遍市皆是，虽三家村亦必有茶店也。仅支一篷者为馆舫；有门有窗、有床有席者为屋舫。馆舫多用于观烟火、

游舫 纳凉；屋舫则于花、于雪、于月、于枫叶、于虫声。棹于凌濑（凌濑在墨水上游，为游人听秋虫之地），浮于墨河，于本所观罗汉，于龟户拜天神，皆载丝竹、携酒榼而往。每遇佳节，必先期订约，乃得佣买。别有猪牙船，以形名之，快橹剪波，其捷如飞，亦游具也。】

110.扬弓店

锦棚悬鹄插雕弧，孔雀屏开列画图；左右射来齐中目，拍肩都道子南夫。

射所 射所，铺红氍毹于地，缚彩为棚。中蒙以皮。竹弓翎箭，相去寻丈，中者铿然作声。雏姬环侍，互拍其肩，以为笑乐，盖比之北里、南瓦。颜其场曰：“扬弓店”。

【初印本首句“锦棚”作“银灯”。】

【《日本国志·礼俗志》：扬弓肆，……雏姬供奔走，击鼓以判胜负。冶游子弟，以赌酒食。东京随处而有。】

111.杨花

回廊曲曲护屏风，香案镂银拍板红；衔得杨花入窠里，使夸姹女数钱工。

设肆卖曲者为“杨花”。所奏曲多男女怨慕之辞，有萨摩、土佐各派，竹本氏一派最盛行。贫家多业此觅食，驱使其母如奴婢。谚有言曰：“生女勿吁嗟，盼汝为杨花。” 设肆卖曲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设肆卖曲者为“杨花”，其色长曰“大夫”：（所奏曲多男女怨慕之辞，有曰《净琉璃物语》……）。曲院垂帘，柝响帘卷。大夫妆饰端整，坐红锦褥，敧银镂案。三弦调定，徐徐而歌。女而男喉，妇而女妆，听者辄满座。】 净琉璃物语

112.郊游

压帽花枝挂杖钱，冶春词唱小游仙；杏黄衫子黄桑屐，自赏翩翩美少年。

俗好游，春秋佳日携酒插花，屐声裙影，妆束如古图画中人。 东人好游宴观赏

【《日本国志·礼俗志论》：《后汉书》言倭人嗜饮

食、喜歌舞，至今犹然。余闻之，东人大抵弦酒之资过于饭蔬，游宴之费多于居室云。自桓武、嵯峨好游，赏花钓鱼，调鹰戏马，月或数举；上行下效，因袭成风。德川氏承战争扰攘之馀，思以觞酒之欢，销兵戈之气。武将健卒，多赏花品茗，自命风流，游冶之事，无一不具。二百馀载，优游太平，可谓乐矣。然当其丸泥封关，谢绝外客，如秦人之桃花源，与人世旷隔，虽曰过于逸乐，而一国之人，自成风气，要亦无害。及欧美劫盟，西客杂处，见其善居积，能劳苦，当路者始惊叹弗及。朝廷屡下诏书，兢兢焉以勤俭为务，佚荡为戒，族长以勉其子弟，官长以教其人民。虽风气渐积，难于骤挽，然可不谓知所先务乎？】

自成风气要亦无害

113.猎射

追风快马缠锦绦，袜胸帕首弓在弢；一声雁落血如雨，金原秋冷霜天高。

游侠之士好猎射，秋深辄入山流连忘反，骑马皆不施鞍勒。

戏马

【《日本国志·礼俗志》：戏马，马各有名，各以色分，以年分，以产地分，以良驽强弱肥瘠大小分；乘马者亦以长短轻重分，其衣服亦以色分。王公贵人有马癖者，饮饲调护，每岁养马之资，不啻中人之产。竞马之先，司事者奔走周旋，量度配偶，使某马与某马偶，某乘者与某乘者偶，布告于众。鬥马者各拼巨

注以为赌，分左右袒者，又各分其朋，牵连附及，每注有至万金、数万金者。至期百官皆给假，诸省长次官至者十八九。竞马场周二三里，场侧设台，以憩观者；扬旌以为界，击鼓以为节。鼓起而马驰，胜者及界，则追风蹑影，超越而先之，场内外观者皆鼓掌鸣得意矣，本泰西俗也。……又有流镝马，驰马鸣镝，以竞敏妙，犹古马射戏。此皆战国武士之所崇尚。近学西俗，多废而不举。凡西人游戏之事，若蹴球（以足蹴之），若拍球（以木板承而跳之），若打球（案长及丈，磨石为球，以杖格而遇之），莫不有之。】 流镝马

114.园亭

覆院桐阴夏气清，汲泉烹茗藉桃笙；竹门深闭云深处，尽日惟闻拍掌声。

喜园亭，贫家亦花木竹石，位置幽而雅。门设常关。行其庭，阒然如无人者。余尝访友，笔谈半日，不闻人声；呼童点茗，亦拍手而已，使人翛然有出尘之想。客来必出寒具，或呼酒浆，出妻子跪献盏，殷殷之意可感也。 贫家亦有花林竹石

【初印本首句"覆院"作"满院"。】

【日本国志·礼俗志》：巨室必有园林，松、竹、梅而外，多喜植樱花。贫家亦喜为园亭，留一二弓地，花木竹石，楚楚有致。门设常关，窥其门，阒然如无人者；而每日洒扫，洁无纤尘。】 每日洒扫洁无纤尘

115.消夏

山深太古日如年，小屋阴凉树插天；拜疏公庭争乞假，要从热海浴温泉。

夏月各官给假一月

西法，夏月各官许给假三十日，日本亦仿之。豆州热海有温泉，老树参天，游者云集。诸省郎吏，多尽室而行者。

【《日本国志·礼俗志》：相模之箱根、伊豆之热海，皆有温泉，均在山顶。林树村落，棋布于下。朝岚夕霞，气象万变。而夏日晴雨不时，户牖间时有雲气往来。村民以竹为笕，引泉至浴室，温暖如汤。因山之

温泉地

磴，高高下下为浴楼、酒馆，层层重复，幾如蜃楼海市。俗本喜浴，温泉云可治疾，浴者益多。西俗官省例于夏月给假避暑，日本仿之，寮吏多尽室行者。箱

箱根洋楼

根有一西洋楼，杰阁三四层，庖湢藩溷、饮馔床笫均如西式，长官多喜往焉。而伊香保之双角峰，北对丈夫山、抱儿山，人谓灵泉宜子，故挈眷游者多至香山。皇后亦曾一至其地，有一避雷柱，即恩旨赐造者也。每至盛夏，来往杂沓，游人如织。必预告楼主人，乃得留一席地。斜阳在山，缺月上树，浴客馀暇，则南亭丝竹，北亭讴唱，东楼书画，西楼棋酒，聚为乐国。有温泉处，多有赪尾鱼似焦烂者。又有萎花，枝叶如枯槁，盖硫黄气所薰蒸故也。土人辄诩为仙迹，游客每携归以馈友朋。】

116.酒宴

斜阳红映酒旗低，食榼归时袖各携；都为细君留割肉，自拚空酌醉如泥。

嗜酒，喜歌舞，《魏志》、《汉书》既言之。今犹古风，大率皆粒饵之资过于饭蔬，游宴之费多于居室云。然亲朋雅集，皆相戒勿大嚼。少啜羹汤，馀则以竹筐袖归其家，以遗妻子。亦有行厨，以小木筐作二三层，游山甚便携取也。 粒饵之费过于饭蔬

【《日本国志·礼俗志》：制酒之法，同于中土。应神帝时，有酒人名仁番自外国来，酿酒献帝，帝喜作歌。于是酿法始精，然殊少佳品。今通行者，色如今之绍兴酒，而味又不如。然倭人嗜饮酒，每岁产酒值银数千万圆，课税可得五百馀万圆。】 酒

117.浴池

湘帘半卷绮窗开，帕腹梢头烂漫堆；道是莲花清净土，未妨天女散花来。

喜洁，浴池最多。男女亦许同浴。近有禁令，然积习难除。相去仅咫尺，司空见惯，浑无惭色。 男女同浴

【初印本第87首："兰汤暖雾郁迷离，背面罗衫乍解时；一水盈盈曾不隔，未销金饼亦偷窥。"注同。】 初印本第87、88首

【初印本第88首："南沉难得鹧鸪斑，卧褥时时爇博山；最羡玉皇仙吏好，红云长拥麝香间"。注云："不产

本 6 4 月 ㉔ 莉

香而喜薰香。富贵家每夕以薰被，亦喜用之栉髮。禁
麝香间 中一局，有名麝香间者，华族位最贵者直于此。"】

118.习枪所

短衣窄袖曼胡缨，意态纵横一座倾；耳后生风鼻头火，拓弦时作饿鸱声。

有习枪所，悬铁为的，亦用弹，轰然作声，辄流星迸散。少年辈每入座练习，以为欢笑。

【初印本无此首。】

119.佩刀

解鞘君前礼数工，出门双锷插青虹；无端一语差池怒，横溅君衣颈血红。

旧士大夫刀不离身 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双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山海经》既称倭国衣冠带剑矣。然好事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刃杀人，
今禁带刀 亦时时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纵横。史公称："侠以武乱禁"，惟日本为甚。

【初印本第80首三、四句作："无端痛饮围炉醉，笑看仇人颈血红。"注同。】

【《日本国志·礼俗志》：旧幕府时，藩士以上概佩双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朝会亦有容刀，或以木制，刀式较长，装饰更丽。维新后，寻常佩刀下令革禁。然仿西制，文武勋臣遇

朝会大典，仍佩西式剑。】

120.菊

当王徽号贵黄华，时唤臣僚共鬥花；淡极秋容翻富贵，疏篱茅舍到官家。

自朱雀帝时，始为菊合（凡分两朋，以角优劣，谓之合。鬥歌曰歌合，鬥诗曰诗合，鬥扇曰扇合，鬥画曰绘合，鬥鸡曰鸡合，当时语也），王公以下各赐物。嵯峨帝尝为《菊花赋》，故历朝尤赏菊。菊遂为皇族徽志。今御苑尚栽菊数百盆，每盆开花，有至五六百枝者。花时，必招各国使者及诸省院长次官为竟日之游。 菊合 皇族徽志

【初印本无此首。】

121.犬射

狗吠声腾马足驰，狩衣草屦古威仪；锦旗日曜红轮影，来看公侯习犬追。

旧有犬射，编竹为城，纵犬于城内，驰逐而射之。皆公卿贵人亲执辔，狩衣草屦，妆束古朴。其磬控纵送，均有法度，名曰“犬追物”。设台四隅，招邀贵客凭轼而寓目焉。君后亦亲临观礼。 君后亲临观礼

【初印本无此首。】

122.樱花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鬥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

东皇第一爱樱花。

樱花，五大部洲所无。有深红，有浅绛，亦有白者，一重至八重，烂熳极矣。种类樱桃，花远胜之；疑接以他树，故色相亦变。三月花时，公卿百官，旧皆给假赏花。今亦香车宝马，士女征逐，举国若狂也。东人称为花王。墨江左右有数百树，如雪如霞，如锦如荼。余一夕月明，再游其地，真如置身蓬莱中矣。

三月花时举国若狂

东京以名胜闻者：木下川之松，日暮里之桐，龟井户之藤，小西湖之柳，堀切之菖蒲，蒲田之梅花，目黑之牡丹，泷川之丹枫，皆良辰美景游屐杂沓之所也。

【《日本国志·礼俗志》：自桓武、嵯峨二帝好游宴，屡幸大臣第赏花。花时公卿百官例许给假，故赏花之游特盛。德川氏都于江户，江户益为繁华渊薮。墨江一水自西北来，截武藏、上总，下达于海，筑堤四五里，遍植樱花。花为五部洲所无，东人名为花王，有深红，有浅绛，亦有白者。薄者一重，厚者八重，开则烂熳满树，如雲如霞，如锦如荼。花时游人蚁集，自卯至酉，红尘四合。宫娥结伴，翠袖紫裙，浓抹淡妆，各撚花枝，以为笑乐。书塾女师率童男女分衣色为数队，咸戴剪花，使丫髻小女击柝导行，来往游戏。旧藩华族，或携妇女，或挟娼妓，各披葵葉藤花，衣杏黄衫，白桑屐，携榼挈厨，逐队而行。又有古服儒者，腰佩瓢酒；高品僧官，身挂雨衣；时妆军士，手

赏花之游

摇鞭杖。下至贱商、小竖、村婆、街妇，亦高笠新屐，挈酒行歌，且歌且行，拥塞于道，鱼贯蜗旋，莫能展步。偶或高轩横驰，怒马直冲，辄倾跌让道；然车夫亦动色相戒，按辔徐驱，不敢驰骤。别有高人逸士，于朝霞未升，新月既上，避嚣而来者，笛声箫韵，隔江互和，往往彻旦。】

123.樱饼樱茶

抟花作饭胜胡麻，嚼蕊流酥更点茶；费尽挼莎才结果，果然团子贵于花。

有卖樱饭者，以樱和饭。有卖樱饼者，团花为馅，或煎或蒸，谚有“团子贵于花”之谣。卖樱茶者，点樱为汤，少下以盐，人谓可以醒酒。花枝或插于帽，或裹于袖，或系于带，游客归时，满城皆花矣。 团子贵于花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花时）墨江左右，酒楼茶屋，游舫小车，必数倍其价。村人结木为小庐，铺红氍毹，为游人憩息之所。有卖樱饭者，……】 卖樱饭

124.梅儿

殿春花事到将离，雲似人愁水似思；一尺落花和泪雨，手添香土吊梅儿。

墨江左右堤，樱花数百树。木母寺旁，有一坟名“梅儿”。相传古有美人梅若，以三月十五日化去。是

泪雨　日遇雨，都俗谓之"泪雨"。名流赏花，必吊其坟。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堤上木母寺有一坟，名"梅子冢"。】

125.鬥花会

镜槛新开响屧忙，溶溶四壁照花光；为渠一笑三年住，却记衣襟未染香。

东京每有鬥花会，任辇车牛，名种毕集。每于四壁嵌玻璃，光影迷离，如到四禅天矣。士女裙屐，雲集鳞萃。日本诸花，颜色敷腴，光艳独绝。或言比较华种香味少逊，鼻观徐参，知其语真实不虚也。

日本诸花光艳独绝

【初刻本无此首。】

126.落语

银字儿兼铁骑儿，语工歇后妙弹词；英雄作贼鸳鸯殉，信口澜翻便传奇。

演史　演述古今事，谓之演史家，又曰落语家。笑泣歌舞，时作儿女态，学伧荒语。所演事实，随口编撰。其歌语必使人解颐，故曰落语。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演述古今事，藉口以餬口，谓之演史家、落语家。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张手流目，踦膝扭腰，为女子样，学伧荒语，

假声写形，虚怪作势，于人情世态，靡不曲尽。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故曰落语。楼外悬灯曰某先生出席，门前设一柜收钱，有弹三弦执拍子以和之者。亦有口技，技人仅一绰板，藏于帷内，能为一切风声、水声、火声、禽兽声、弦管声、老幼笑怒声，纷纭杂沓，一时并举，而听者自能分别了了。】 人情世态靡不曲尽

127.茶道

枣花泼过翠苹生，沫碎茶沉雪碗轻；矮室打头人对语，铜瓶雨过悄无声。

自僧千光游宋赍茶归，始栽之背振，后遂蔓衍。北条泰时，初尚之。至丰太阁之臣，有茶博士官，赐禄三千石，子孙世其业。或费千金求其诀，不可得。及德川氏，每春遣使赍瓮收茶，曰“御茶壶”，藩属望尘拜趋道路。烹茶在丈室，劣容一二人，旧名“数奇屋”。时逢战争，鼙鼓震天，茶室独悄然无声，盖密谋之所也。而茶博士即借以窃权卖爵，无所不至。凡室忌华，器忌新。然珍木怪竹，朽株瘿枝，搜求之幽岩邃谷之中，或历数十年而后得。得其一以献，贫儿为富翁矣。器必用苦窳缺敝之物，曰某年造、某匠作，乃至一破瓯，一折匙，与夏鼎商彝同贵重，积金盈斗不可偿。争是而兴大狱者有之，因是而释战争者有之。器有风炉、有筥、有炭挝、有火筴、有镬、有交床、有纸囊、有碾、有罗合、有则、有水方、有漉水囊、 茶博士官 茶室忌华茶具忌新

有瓢、有竹夹、有熟盂、有畚、有札、有涤方、有滓方、有巾。其候火、拣泉、吹沫、点花、辨味、俤色之法，微妙不可言传。盖碾茶煮之，故费工夫也。然稽之陆氏《茶经》、蔡氏《茶录》，正相同，惟不下盐耳。

微妙不可言传

【《日本国志·礼俗志》：宏仁中得茶于唐，诏令畿内及诸州植茶。其时煎茶而饮，和盐、用姜，一同唐人。其后僧荣西归自宋，植于筑前背振山。将军源实朝有疾，荣西献茶及《吃茶养生记》，将军饮之而愈。荣西又赠茶实于释明惠，明惠种于相尾山，后分种之宇治，至今宇治实称茶海。自足利义政始尚点茶，于是茗宴盛行，人无贵贱无不嗜茶。迩年种植益盛，每岁西人购买值银约四百馀万圆。】

人无贵贱无不嗜茶

【《日本国志·礼俗志》：其法碾茶为末，和汤煮之。候火、拣泉、吹沫、点花、辨味、俤色，皆有妙理。凡运筅击拂，谓之立茶。茶多汤少，运筅旋彻，再添汤击拂者，为浓茶。茶少汤多，为薄茶。寮之广狭，垆之位置，柱椽窗棂之设，各有成规。茶寮谓之"数奇屋"，或谓之"围居"，招客曰"茗宴"。宴之前后，有谢请、谢会。客日数十人，而茶屋仅容数人，一茶博士、一主人、二三客而已。主人必亲自点茗敬客，由贵逮贱，前退后进，俯仰折旋，具有法度。虽平日尔汝之交，亦肃然如对大宾。偶误礼法，讪诮交集。】

主人点茗如对大宾

128.杂技

百练真成绕指柔，幻人妙术过婆猴；随身一卷东黄祝，行脚能周五大洲。

练习技巧，最为擅能。凡走索、上竿、戴竿、跃圈、跳丸、跳铃、跃剑、抛球、旋盘、转桶，至于吞刀、吐火，无一不有，亦无一不能。西人马戏，必聘日本人以鬥巧艺。而日本戏法，遂遍于五部洲矣。或以为幻术，则妄语也。 练习技巧最为擅能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缚绳于柱，飘然凌空，处女脱兔，索上相逢，摩肩而过，势若不容，是为走索，或名绳度。都卢寻橦，穷至极巅，侲童逞材，跟挂腹旋，翩然鸟坠，如肉飞仙，是为上竿，即竿木戏也。肩背顶额，皆能戴竿，有儿如猴，上缘其端，翻转蜿蜒，莫能控抟，是为戴竿，即唐梯也。……蜻蜓翻：即翻筋斗，委头于地，俯翻而反据，旋折腰而仰翻之，累四五翻而不止。又叠案高七尺，腾空而翻，超越而过，往复再四，如旋风焉。拗腰：即所谓弓腰，反折其身，五体皆至于地，以口衔器，然后起立，其腰之柔软若无物者。踏肩戏：一人挺身矗立，继一人飞登肩上，亦矗立，累至三四人，高不可登。继至者，则攀肩踏臂如缘梯状，至十馀人，望之可接霄汉。又有三四人排立于地，居其上者，分跨两人之肩，居其

走索
上竿
唐梯
蜻蜓翻
拗腰
踏肩戏

上者，又分跨两人之肩，积四五层，望之如山。拔河戏：用巨絙长数丈，两头系小绳，分东西两朋。两句齐挽，当巨絙中间树旗为界，震鼓叫口，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跃圈：编竹为圈，长可五六尺许，插蜡烛于中，跃身过之。或圈大颇可容身，伎人乃又戴笠，两手亦持笠，冲掷来往者再，又名曰笼脱。跳丸、跳铃、跃剑、抛球、掷碢：每物以五六事往复掷之，其法全在手敏。当其妙处，不住空中，不落地上，不在手里，不在三处，亦不在一处。诸物皆同一法，但所用或丸、或铃、或剑、或球、或碢，各异其伎耳。转桶戏：台上设一高床，铺红毡，安囊枕。小童出，拜客，有人抱上床，令之横卧，双脚上竖。乃举一桶，置其上旋运之，蹴弄之，投承纵横，鱼惊鸟跃。俄而加一大桶，童子一蹴，小桶飞于傍人之手，而大桶下粘于踵。又提一数岁儿置之桶上，转运投承，亦犹桶然。当其急如旋风，观者莫不目晕。最后累小桶十数，高可一丈，累卵积棋，倾摇欲倒，而数岁儿凝立于其巅。绝叫一声，卵崩棋倒，儿则翩然下坠，复住脚上。枕戏：则伎人出场，操木枕。枕宽寸馀，高长各三四寸；累至数十，高及七八尺。伎人据物直上其巅，仄足鹄立，众咸危悚。而其人整暇，独跷一脚，示有馀地；旋又伏躬以手代踵，两脚倒竖。俄而飞下，别置一梯于旁，双脚钩梯级，倒身坠挂，以头顶枕。折旋之间，梯与足离，而其人倒竖于累枕之上，良久良久，

拔河戏　跃圈　跳丸　转桶戏　枕戏

乃始跳下。其他以手足弄物者甚多，有弄车轮、米苞、石臼者，谓之力持，或谓之曲持，要以此二种为绝伎。旋盘：以竿标承盘，任其翩翻，终不失坠。弄碗珠：以绳系碗，以碗盛水，绳转碗旋，碗中之水，毫不滴漏。履火名曰搬火，僧人习为之，盖出于梵俗。吞刀之伎，亦出于西域。刀宽及寸，长过尺。当其吞咽，必先昂头，使口与喉直相融贯，略无回曲。然后举刀插之，刀仅馀柄；复拔而掷之于地，刀锋入地，铿然有声。或疑有幻术，余以为亦练习神熟而已。教走兽、教飞禽、教蛇、教虫蚁：皆教之为戏，弄猴者尤多。余尝见笼雀数头，案上列摺叠扇五枝，分书一二三四五等字。笼前囲纸内，亦分书一二三四五等字。观者至，随手取一扇，伎人问雀曰：客所取其数云何？雀若为不知也者。伎人曰：汝其卜之。遂烧香持咒，雀跳跃踯躅，似有所思，既而口衔一纸，则纸中之数与扇相符，名曰雀卜。】

旋盘

履火吞刀

驯兽

雀卜

129.淡巴菰

柳燧荷囊事事俱，小盆新饷淡巴菰；一声湘管含芬递，喜食人间烟火无？

呼烟曰淡巴菰。鲒埼亭赋、《芝峰类说》（朝鲜人著）皆谓出日本，日本人乃谓出中土，盖皆自吕宋来。（庆长十年烟草始来日本。）淡巴菰，西人语也。男女皆喜吸之。客来，携小筐出。筐有抽屉，旁置火炉。

男女皆喜吸烟

三寸烟管外，唾壶、齿签，纤悉俱备。行则插腰间。柳燧，东人以名西制自来火也。

【《日本国志·礼俗志》：庆长十四年，烟草始来日本。初亦设禁，卒不能行。名曰淡巴菰，沿西人语也。男女皆喜吸之，居家各携一小筐，筐有抽屉，旁置火炉，唾壶齿签，纤悉俱备。烟管仅三四寸，富贵家镶以金银，行则插之腰间。】

130.西货

月支氍毹花千色，王母琉璃酒百钟；破产争求番舶物，只羸不买阿芙蓉。

大宗进口　西国进口货，以毡、革、布为大宗。富贵之家，必用地衣，骋妍鬥巧，每从数万里购之。一火炉石，有值千金者。葡萄美酒，每出供客。故虽不食鸦片烟，而

严禁鸦片　流出金钱岁有七八百万。然鸦片禁极严，明治六年颁新律：贩卖者斩决，吸食者徒。呜呼！善矣。

【《日本国志·食货志》：豪富大贾、故家世族、学士文人，亦头戴毡笠，足蹋皮鞋，手执鞭杖，鼻撑眼

歆羡洋货　镜。若入而居家，不以巴黎斯之葡萄酒、古巴之淡巴菰饷客，辄若有惭色。而巨室大家，更且墙被文绣，地铺氍毹矣。即下至穷乡陋邑、小户下民，偶有馀蓄，亦购猩红毡为褥，碧琉璃嵌窗，以之耀乡里。以故外物丛集，……自安政五年横滨开港，迄于明治四年凡十三年间，溢出金银大约及八千万圆。】

131.唐馆

鲤鱼风紧舶来初，唐馆豪商比屋居；椧雪糖霜争购外，人人喜问上清书。

长崎与我通商，既三百馀年。每岁，船以八九月至。旧有唐馆，多以糖、棉花入口，皆日用必需物也。书、画、纸、墨，尤所欣慕。近世文集，朝始上木，夕既渡海。东西二京文学之士，每得奇书，则珍重餍衍，夸耀于人。而赝鼎纷来，麻沙争购，亦所不免。修好以后，得之较易矣。各口流寓商民，今有三千馀人。 与我通商既三百年 流寓商民三千馀人

【《日本国志·邻交志》：(庆长)十五年，前将军德川家康颁给印票于明商，约互市。商给印票始此。】

【《日本国志·邻交志》：暨明唐、鲁二王亡，遂绝音问。而华商之来日本者日众，有船一百八十四艘，杂居长崎街市，和同贸易，不经官司。至德川纲吉，始设官董理，限七十艘，……华商输入之货：棉、糖、绸缎、书籍、文具为多；输出之货，铜最为大宗，馀则昆布、鳆鱼及铜漆杂器。而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 中国商船限七十艘

132.函馆冰

敲碎银花剥镜菱，莹莹光映玉壶澄；暑中胜服清凉散，争买舶来函馆冰。

江都无冰，严寒凝水面一二日即解。箱馆有藏冰，夏五六月由轮舟来，沿街卖之。 箱馆来冰

133.新年

让棄劳薪插户前，人人都道是新年；故乡正作消寒会，兽炭红炉一九天。

新年门插竹棄松枝

新年皆插松枝竹棄于门。设龙虾者肖其体，以祝老人康健。又用乌薪，呼为“住”，言安居于是。插棄于橙，曰“让棄”；橙音“代代”，谓世世子孙有让德也。西历岁首，皆在我长至后十日。

【初印本第103首首句作：“翠竹苍松插户前”。】

【《日本国志·礼俗志》：（此专纪民间风俗。民俗亦四方各异，今特纪京师风俗，以觇其概）：正月一日谓之元日。夙兴，拜天地神祇祖先，长幼以次拜贺。进“齿固”，

齿固

齿固犹言胶牙也，以白餈为之。其状如镜，故俗呼餈曰镜。累积飣盘，以为肴食。进屠苏酒。又炙餈，合萝菔、牛蒡、芋魁、昆布、豆乳等为羹，谓之杂煮。

杂煮

亲戚故旧来贺者，亦进屠苏酒，供杂煮。元日至三日如之。岁首以柑桔、橙柚、榧栗、朱梅、霜柹、海藻、昆布、莲藕、龙虾、鳆鱼、削脯之类飣桌上，插松竹于其上为肴食，谓之“蓬莱”，或谓之“山棚”，有贺客先供之。元日后，士庶互相庆贺，各户置白纸簿及笔砚于几上；

留名而去

贺客不通谒，直记姓名或插名刺于簿间去。元日至十四日，悬藁索于户上，索以稻秸为之，每寸出其端尺馀，下垂如絛，插让棄及穗长草于其间，谓之“司命索”。又植双松于户外，悬以司命索，装串柹、

橙桔及炭、龙虾之类，谓之“门松”。元日市民皆不开正户。世传在昔僧狂云元旦挂髑髅于杖头，行告市人曰：“警悟警悟”，市人皆闭户回避。三朝不开正户，盖自是始。元日已后，亲旧以酒食相邀以为节，故亦谓此月为睦月。元日俗不除尘土。……】 不除尘土

134.羽子板

零落街头羽板稀，已捐团扇过时衣；儿时嬉戏都如梦，不见翩翩蛱蝶飞。

旧俗，如正月间分朋抛球，以彩杖遏而格之，以赌胜负，谓之“球杖”，或谓之“玉打”。女儿团绵为球，络以五彩，谓之“手球”。又插羽于木栾子，以彩板承而跳之，翩翩如蛱蝶，谓之“羽子板”。是月也，市店罗列如锦绣天街。今渐革矣。 玉打 手球

【《日本国志·礼俗志》：元日后至十六日，少年辈不执业，冶游行乐，握槊撒钱、投琼赌彩以为戏。儿童分朋抛木球，以彩杖格而遏之，以为输赢，谓之“球杖”，或谓之“玉打”。……市店罗列球杖、手球、羽子板、斒斓若锦。伧人提鼓、三弦、胡琴，以度新曲，使妖童持木偶马头，踏舞巡门乞利物，谓之“春驹”，以祷蚕神也。七日，以七种菜为糜。十五日食赤豆粥，是日取门松及司命索积庭中，竖竹于其四旁燎之，谓之“散鬼杖”，或谓之“焞度”。二月十五日寺院悬卧佛形像，为涅槃会。茶棚、酒店、糖果之铺，藏掖、吞刀、 春驹

舞盘、沙书，聚观戏场，在在丛集，士女托祈香游观者道路接踵。俗以黄黑诸豆杂霰子糕炒之，以供佛荐

彼岸会

祖先。自春分前五日凡七日，谓之“彼岸”。浮屠为彼岸会，俗多供佛嚫僧。】

【初印本第107首：“春来一路纸鸢风，抛墙清明细

初印本第107首

雨中；龙艇披雲才泛绿，鸥灯贴水又争红。”注：“新年儿童亦放风筝，或束羽为飞燕，以板拍之。清明有千秋抛墙之戏。中元节，家家燃灯，夜不关门，佛殿墓门，灯彻夜光明。东京两国桥，烟火所萃之地，画船箫鼓，游人如蚁。剪纸缚灯凫水面，谓之‘鸥灯’。竞渡今无闻，然沙起雲《日本杂咏》有竞渡诗，且称方言爬龙为‘披龙’，则龙舟旧亦有之，抑或在长崎邪？此外则六月十三日为牛王神胜会，骨董珍玩陈列满街。九月晦日迎送大明神，长崎儿童作唐人妆束，击鼓唱采茶歌。每月十八日为拜观音日，作祇园会。又闻西京七月有盆踊戏云。”】

五月廿八放烟火

【《日本国志·礼俗志》：每岁，例以五月二十八夜，为始放烟火之期，至七月下旬乃止。际晚，烟火船于两国桥南可数百武横流而泊。霹雳乍响，电光横掣，团团黄日，散为万星；既而为银龙，为金乌，为赤鱼，为火鼠，为蝙蝠，为蜈蚣，为梅，为樱，为杏，为柳絮，为杨枝，为芦，为苇，为桔，为柚，为樱桃，为藤花，为弹，为球，为箭，为盘，为轮，为楼，为阁，为佛塔，为人，为故事，为文字，千变万化，使人目眩。两

岸茶棚，红灯万点。凭栏观者，累膝叠踵。桥上一道，喧杂拥挤，梁柱挠动，若不能支。桥下前舻后舳，队队相衔，乐舫歌船，弥望无际。卖果之船，卖酒之船，卖花之船，又篙橹横斜，哗争水路。直至更阑夜深，火戏已罢，豪家贵戚，各自泛舟纳凉，弦声歌韵于杯盘狼藉中呕哑啁哳，逮晓乃散。】

135.岁时

蛭子神丛奏鼓笳，花糕分饷到千家；凤音纪月元猪日，谁记东京录梦华？

旧俗，凡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谓之“节句”〔案：《日本国志》作“节供”〕，略如华俗。惟十月谓之“上无月”。上无，日本律名，本名“凤音”，乐家相传为应钟。应钟，十月律也。亥日谓之“元猪”，士庶作糍糕以相馈送。是月廿日，商贾罢市，各具酒馔燕集，谓之“蛭子会”。蛭子，神名。所在庙市，纷纷祈福。 节句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三月三日谓之上巳，以艾糕以小杓灌佛为节物。是日家有女儿，必陈彩胜，供艾糕、赤豆饭，置酒饮宴，谓之“雏会”。因以上巳为女儿节。四月八日，寺院为浴佛会，以盆坐铜佛，浸以甜茶水，覆以花亭，……五月五日谓之端午，插艾及菖蒲于门檐，饮蒲酒，食粽，始服布葛。是日贺茂 一年风俗 女儿节 端午节

庙前走马，谓之竞马。士庶得男，必竖彩旗，陈武像及木刀枪以饮宴。是日藤社神会擐甲走马，亦谓之竞马。凡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谓之“节供”，拜节往来，略如岁朝。中元京师神会，四月有稻荷会，五月有藤社会、今宫会，六月有祇园会，八月有御灵会。其最盛者，莫祇园会若焉。六月七日迎神，十四日送神，仪卫极繁盛。先期街上设山棚、山车、陆船。弄伞，鼓吹喧阗，动魂褫魄。遍街灯烛辉煌如昼，户户金屏猩毡，轴帘褰幕，张饮尽欢。会日，棚车过门之家，宾客蚁会鳞崪，士女填街溢巷，袂云汗雨，不啻此盛。五月晦及六月十八日，在鸭河四条桥东洗净神舆，谓之“御舆洗”。是日也，鸭东茶坊娼户，结伙醵钱，敛翠裒香，演杂剧戏文故事。其人物则皆扮娼妓为男装，谓之“泥黎毛浓”；又缠结为棚，谓之“冶台”；乐则有三弦、胡琴、提鼓、钲鼓、细腰鼓，谓之“囃子”。珠翠锦绮，香纨白苎，艳装浓抹，以勾引无赖子弟。自六月七日至晦日，夜夜鸭河四条桥南北，凉棚茶店鳞次栉比。两岸一带皆妓馆，分茶、酒铺、羹店杂错其间。小脚店则有泥鳅、团鱼之羹，红鬣、青鳉之鲊，诸色海味，诸色素食，下酒下饭，零碎作料，不托、水引、河洛、合羹、胡饼、铗子、牢丸、包子、糖糕、糍糕诸色糖果，西瓜、甜瓜、林檎、杏、桃、杨梅诸色水果。琉璃店则鱼瓶、葫芦、鼓铛、铁马、灯碗、各色盏碟。杂卖则烟管、烟袋、各色摺扇、梳篦、

（页边注：祇园会；御舆洗）

髮杂、钗朵、香囊、彩胜、水上浮纸画儿、远视画。凡儿戏之物，泥孩、陶犬、惜千、干䫀、叫子之类，名件甚夥，不可悉数。伎艺则走索、戴竿、吞刀、弄丸、藏挟、斤斗、傀儡、角抵、口伎、影伎、猕猴猫鼠之戏、演史、学乡谈、说评话，种种无所不有。竟夜火炬烛天，絃歌鼓吹，嘈嘈鼎沸，欢笑海涌，游者不觉达旦。七月七日谓之七夕，是夕妇女悬彩丝于竹竿，陈酒馔瓜果，以祈牵牛织女，谓之“乞巧奠”。六日之夕，儿女题诗于楮叶及彩笺，系竹枝，悬灯球数十，欢呼至鸭河投之，因亦以六日之夕为七夕。十五日谓之中元，为荷叶饭。士庶互相拜贺，略如岁朝。俗自十四日至十六日，具面饵百味，以荷叶贮蔬果祀先灵、嚫僧尼，展扫坟墓，谓之“盂兰盆”。因以中元为盆节，遂有盆前、盆后之称。十五、十六两日，近郊农户各相结夥，敲钲击鼓，往于市中。或有请延者，则团聚街上唱佛名，钲鼓喧阗，殆聒人耳，谓之陆斋。僧尼于水次竖纸旛，具百味，击铜钹讽经，乞施物于檀越，谓之“施饿鬼”。中元后，家家设灯笼。前是，市售各色华灯，六棱、万眼、菡萏、球子、人物、马骑、纱绡、琉璃，品类不一。十六日之夕，城外诸山设火字，东则如意岳，自北而西则松崎、鹿苑、舟冈、清泷诸山，迤逦相次。其字或画，皆积薪排定，一时燃之，一画长或数十丈。如意岳为大字，书法最遒劲，传为僧横川所制，字迹甃砌石为沟云。十六日晚，临水次燃麻秸送先灵，谓之

七月七日乞巧奠

盂兰盆节

城外诸山设火字

"送火"。自十五日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悬灯笼数百，儿女袨服靓妆为队，舞蹈达旦，谓之"踊"。有歌以为之节者，谓之"音头"。乐则有三弦、细腰鼓。八月一日谓之"八朔"，士庶互相拜贺，馈送饮食为节，谓之田实节。十五日谓之中秋，为看月会，洒酒啖芋。自秋分前一日凡七日，谓之"彼岸"。九月九日，谓之重阳，以栗为节物，或作饭若糕，或蒸食之。十月谓之"上无月"，亥日谓之"元猪"，士庶作糍糕以相馈送。是月二十日，商贾罢市，各具酒馔宴集，谓之"蛭子会"。蛭子神名，所在庙祀祈福。是日鸭东建仁寺街蛭子庙繁华浩闹。醉人载途。又四条街东有誓文神祠，是日士女麇至，首过祈福，谓之"誓除"。十一月谓之霜月，冬至之日，医家作赤豆饭，为神农会。十二月谓之"四极"，又曰极月。是月丐者为泼寒胡，戏，或丹墨涂面装成钟馗，登门呼跳驱祟，索钱乞米。家家扫尘，名"煤除"。廿日后，家家舂餈，具饮馔之料，以为新年之储。岁终舂餈之声，比屋相接。市肆有以舂餈为业者，其餈圆如镜者曰镜餈；以餈粘柳枝或粘柴如贯珠者曰餈花，以供神佛；又细切如方解石者曰霰子，晒乾，至二月十五日杂豆炒之，以供佛荐祖先，或以为茶素、医人制屠苏袋，送平日所往来。岁暮亲友相聚饮宴，谓之"忘年"；又互相馈遗，以贺卒岁。除夜谓之"大岁"，天地、神佛、祖先、灶井、牖户以至溷厕，燃灯辉煌达于旦。立春前一日，谓之节分，至夕家家

八朔 中秋看月 重阳 元猪 蛭子会 煤除 忘年 大岁

燃灯如除夜。炒黄豆供神佛祖先，向岁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岁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谓之“傩豆”。老幼男女啖豆如岁数加以一，谓之“年豆”。街上有驱疫者，儿女以纸包裹年豆及钱一文与之，则唱祝寿驱邪之辞去，谓之“疫除”。】 撒豆逐鬼

136.冠位

进贤冠顶玉交枝，高髻峨峨花四披，廿六阶分舆服志，礼容如见汉官仪。

推古十一年，始定冠位，凡十二阶，如曰大礼、小礼、大义、小义，以名为别。天智三年，改二十六阶，如曰大紫、小紫、大锦、小锦、以制为别。（《唐书》称粟田真人来聘，“冠进德冠，顶有华花四披”云。）至天武十四年，又更爵位号，凡四十八阶。详《礼俗志》中。 大礼小礼 大紫小紫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天武又改冠号，以漆冠为朝服。后又改制，自一品至五位，头巾用皂罗，初位用皂缦，五位以上，各有礼服冠，其制各别。（如亲王四品以上，并漆地金，装以水精三颗、琥碧三颗，交居冠顶；以白玉八颗立栉形，上以绀玉二十颗立前后押鬘上。其徽立额上，一品青龙，二品朱雀，三品白虎，四品元武之类，各有等差。）战国以后，礼冠乃废。维新之初，未改服制。曾见大臣冠髻高及尺，冠后拖一漆版，下垂如虹，以带系之颔下。近日礼冠皆狭长，前 五位以上各有礼冠

西式礼帽 后锐而中尖，以白黑羽为饰。朝会皆以免冠为礼，冠或肘挟或手执而已。】

137.纹章

天吴紫凤颇文华，凭取花纹认世家。三百年来夸衣被，葵能卫足竟如花。

贵贱之服，旧颇悬绝。朝会锦衣、绣衮，明王志坚有《倭锦袍歌》，“天吴紫凤恍忽似，水底鲛人亲自缫”，言其华美也。故家世族，皆以花草禽兽等为徽帜，绘其二于袖，或一或三于背，名曰纹，以之识姓氏。如藤原氏为藤花，菅原氏为梅花，皆有定制，不能滥混。德川氏之徽为葵叶。德川氏之还政也，故将军庆喜仍给官禄，以终其身。

故家世族各有徽帜

138.髮式

一双“角子”影娉婷，问取年华近算丁，种得“瓠花”添“鬓福”，愿花常好鬓常青。

古俗，男子髮分为二，左右结之，饰以贯珠。《日本纪》注：“年十五六束髮于额，十七八分为角子。”额髮，《古事纪》称为“瓠花”，后世名为“鬓福”。

角子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上古男子分髮为二，左右结之，饰以贯珠，命为“美珠罗”（《神功纪》：后沐髮分为二，作男子装云）。今农家所种豇豆，其细而长，两

美珠罗

分垂地，亦曰美珠罗，盖象髻名之也。】

139. 月代

白题胡舞翻新样，黄胖春游学少年，脱却垂檐莞笠子，十分圆月到䴔䴖。

剃头髮数寸，曰"月代"，犹言月样也，又名"十河额"，宇士新称为"黄䴔䴖"。数十年前，多戴垂檐白莞笠，后改用平顶一字，今皆用伞矣。 额上剃髮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剃额上髮数寸，命曰"月代。"僧西行撰集钞，已有月代之名，则亦已旧矣。月代，犹言月样也。盖削去额上髮圆如月样故（或曰代当作题，以国音近误。按《庄子·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陆德明释文云：月题，马额上当颅如月形者。此其所以取义也）。宇士新尝称为"黄䴔䴖"。世传室町氏之时，有十河一存者始为之，故又名"十河额"。盖战国之馀习，而取便于胄耳，后遂并鬓髻剃之。……数十年前，有帽子上戴垂檐白莞笠者。后来莞笠皆用平顶一字，无有垂檐。妇女多露髻，间有着帽絮及阿杰帽子者。惟缙绅世家，用蒙衣而已。近同西法，女亦着帽，或用面衣。】 十河额

140. 蓄鬚

对镜惭看薄薄胡，时妆孤负好头颅，青青不久星星

出，间引毛锥学种鬚。

维新以前不蓄鬚髯

维新以前，公卿以下，皆剃面不蓄鬚髯，盖如僧俗。士庶不鬚，则始于德川氏时。近学西俗，得髯则绝伦超群矣。

【初印本无此首。】

近学西俗以髯为贵

【《日本国志·礼俗志》：近学西俗，以髯为贵。年三四十，唇上颔下，离离若竹，辄摩弄自喜。或零星不出，则设法艺之。其形如八字，以手撚之，使其末向上作掀腾之势。盖东人西服，所未似者在此。得其似者，超越等流矣。】

141.中单

六尺湘裙贴地拖，折腰相对舞回波；偶然风漾中单露，酒晕无端上颊涡。

女不着袴

女子亦不著袴，裹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袴，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胫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

袴考

固无之。张萱《疑曜》曰："袴即裈，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惟《史记》叙屠岸贾，有"置其袴中"语。《战国策》亦称韩昭侯有敝袴。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然或者尚无裆耶？观马缟《古今注》

曰:"袴盖古之裳。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缯为之,名曰袴,但不缝口。至汉章帝时,以绫为之,名曰口。"所称周制，不知何所据?然亦可知有裆缝口之袴起于汉无疑也。汉魏以来，殆遂通行。日本盖因周秦之制,不足怪耳。特新罗、高丽皆有袴。(《南史》:"新罗国呼袴曰'柯半'。"《南齐书》:"永明中,高丽使至,服穷袴。")日本服制，大半模仿中土，不知何以独遗此也?然考《延喜式》缝殿寮中有袴，或曰官家用之,或又曰：源、平以前，民家亦常用之。

142.被

锦衾双袖剪文罗，未许春寒到被窝；始识寝衣长过半，牺尊莫误凤莎莎。

被有两袖,长九尺有奇。卧则覆于上,更以其半覆足。《诗》、《礼》所谓衾，《论语》所谓寝衣长一身有半也。孔注曰:"今之被",本简而明,宋儒不知古制以被为衣,遂多臆说。以郑康成之博洽,而注牺尊尚曰:"牺读为莎,如凤凰之羽莎莎然"。汉儒去古未远，犹有此误。 被有两袖

143.两歧袜

声声响屧画廊边，罗袜凌波望若仙；绣作莲花名藕覆，鸳鸯恰似并头眠。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众指。《致虚阁杂俎》:"太真作鸳鸯并头莲锦裤袜，名曰'藕覆'"。

屐梁人字两指夹持乃能行

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蔑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

【《日本国志·礼俗志》：旧幕府时，贱者不许着袜，今亦解禁。近穿革履，无不袜者。穹官家居时，或跣足亦出见客。……出必屐，至人家脱之户外。旧幕府时，禁庶民不许穿屐，止穿草履，近解此禁。】

屐脱户外

144.陈设

千门万户未分明，面面屏风白自生；数尺花茵尘不动，偶闻橐橐有靴声。

足一腾宫

古宫室之制，名"足一腾宫"。树一柱中央，以叉字形木结束之（名曰"冰木屋"，上作鸱尾，名曰"坚鱼"），覆茅于上而已，神庙犹用之。今制闻始自韩人，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近或易席以茵，穿革靴者许之升堂矣。

以纸为屏随意开合

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中人之家，大率湫隘，多茅衣而木瓦。旧藩巨室，则曲廊洞房，畸零而缭曲，每不知东西南北之何向。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第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

小阁，以半悬挂玩器，则缘古人床第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幕，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试，洁无纤尘。

【《日本国志·礼俗志》：室中例设莞席，每席宽二尺、长三四尺，以布为缘，名曰“叠”（国语曰“踏踏美”）。每室横直交加，室之广者容二三十席，其狭者三四席而已。古人或以兽皮绢帛为之，有曰海驴皮叠、絁叠，盖在未铺莞席之前。今则例于席上设坐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者。或用虎豹狼皮，或用锦用绢制为方形。佛教渡来之后，沿用梵语，均名曰蒲团，然亦有用蒲草为圆形者。近日多用红氍毹，富贵之家易莞席为地衣，月支氍毹，五色彩染，光怪陆离，艳夺人目。旧例客至必脱屦户外，自易用地衣，穿革履者许之升堂，橐橐靴声时闻于户内矣。】

踏踏美

席上设褥

【《日本国志·礼俗志》：以雕象牙、雕木为屏风，贵人家偶有一二扇而已。寻常皆用纸，以木为廓，漆而饰之，大概六曲，亦有八面、四幅、二扇者。曲折可叠，随意舒卷，如摺扇然，相连处以铜为环。纸或用金泥，或用银光，多图山水、画折枝，每室中有之。既便取携，又妙遮饰。】

屏风

145. 席地坐

花茵重叠有辉光，长跪敷衽客满堂；除却凤衔丹诏

至，未容高坐踞胡床。

两膝据地足承尻后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旧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华，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盖古人无几，故不能垂足而坐。高坐之设，萌于赵武灵王，兴于六朝，盛于北宋，而通行于元。三代之前，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孟子》所谓“隐几而卧”皆是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易》所谓“剥床以辨”皆是也。然床、几或以凭依，或以庋物，或以寝处，皆非坐具。至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作胡床”，乃以为坐。然汉时犹皆席地，《贾谊传》“不觉膝之前”，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皆可知也。东汉之末，有斲木为坐具者，其名仍谓之床，或谓之榻，如管宁、向栩所坐，或于地上加板，未必离地咫尺也。魏晋后，观《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敩，登榻坐，敩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邺中记》曰：“石虎所坐

中国古时亦席地坐

古时床几皆非坐具

几，悉漆雕画”。则似为高坐，然皆高客贵人始有之。《语林》曰：孙冯翊往见任元褒，门吏凭几见之。孙请任推此吏，曰得罚体痛，以横木挟持，非凭几也。夫门吏不许凭几，则知所谓移床远客者，非尊敬之客不许坐也。又其时坐榻坐几，尚皆跪坐。《梁书·侯景传》：“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史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知虽有床、几，亦不如今坐耳。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演繁露》：“穆宗长庆二年，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然不名椅子，至宋初乃名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王銍《默记》：“徐铉见李后主，卒取椅子相待。”（诸书椅本作倚，后乃借桐椅之椅为之。）此后诸书，屡见椅子。如《贵耳集》云：“今之交椅，古之胡床也。今诸郡守、倅，必坐银交椅。”《桯史》载荷蘘交椅。《曲洧旧闻》有锦椅背。至宋时颇加缘饰，殆已盛行欤？然观古图画，唐以前人物无坐几者，宋画亦不尽设几。窃疑胡床本西俗，赵武灵王始学为之。元入中国，因其旧习，乃通行耳。日本制度半仿唐，唐时尚席地，故亦无之，近十年来亦有矣。

垂脚而坐
惊为殊俗

宋始有椅

【案：弢园丛书本末句作：“近十年则盛行矣”。】

146. 泥屋顶

雪泥深尺护檐牙，瓦背浓阴四角遮；不用茅龙衣屡换，一年一度屋开花。

木屋少用瓦，多以苇席覆之。村居贫民，于屋上

涂泥厚及一尺，杂植以草花。春二三月，山行望之如锦。盖草根盘结，可以御雨。涂涂之附，则正如揭娄国之猪脂涂壁，可以辟寒也。

【初印本无此首。】

147.江户香

染指流涎各欲尝，既调芍药又和姜；食单蔬谱兼鲳议，合补东人“江户香”。

蒲烧 炙鳗鱼，谓之“蒲烧”。割有法，燔有法，浸以美酒，衬以佳酱，芍药、芥、姜，随意所适。江户最工治之，诸国名曰“江户香”。日本食品，鱼为最贵。尤善作脍，红肌白理，薄如蝉翼。芥粉以外，具染而已。又喜以鱼和饭，曰“肉酱饭”，亦曰“骨董饭”。多用鳗鱼，不和他品，腥不可闻也。

【初印本无此首。】

生鱼脍 【《日本国志·礼俗志》：喜食脍，尤善作脍。以生鱼聂而切之，以初出水泼刺者，去其皮剑，洗其血腥，细剑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姜芥之外，具染而已，入口冰融，至甘旨矣。又装脍必插花果于中央，名曰“轩”。盖古者以肉片大者装中间，近人代以花果，亦袭用其名耳。有鲤鱼脍，有鲈鱼脍。鲈至夏益肥，出云、丹后二州，并有松江鲈，极肥美，意地因鲈得名也，有鲫鱼脍，以琵琶湖所产为上。土人名源五郎，体促肉肥，金作之，而批鳞削肌，缤

纷雾随，世甚珍之。有鲷鱼脍，鲷，《日本纪》谓之“赤女”，《延喜式》谓之平鱼，今通用鲷字，读如台，鳞虫之属味无过之者。凡朝会嘉礼，以此充太牢，亦名为“棘鬣”。有水母脍，水母有知识无耳目，浑然一物，下有如悬絮者，俗谓之足。大者如覆帽，小者如碗，常有虾寄腹下，咂食其涎。以虾浮沉，故曰“水母目虾”。以咸水渣滓为母，鲜煮之，辄消释出水，又名海月。食脍之馀，以脍馀之头尾为羹，曰荡脍羹；又加以姜辣，曰解醒汤。】 赤女鱼 水母脍

148.寻常茶饭

菭菹芦菔作家常，饭稻羹鱼沁肺凉；踏破菜园新作梦，大餐饱食大官羊。

多食蔬菜，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 多食生冷

【初印本注有：“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 喜食鱼

【《日本国志·礼俗志》：全国皆食稻饭，用瓦釜以米和水煮之，无用蒸饭者。……食饭每以汤浇饭，或以茶淘饭。……饭后必进汤，谓之饭汤。再蒸宿饭为温饭。贫家于晨餐一熟后，至日中、日晡，取而再煮；或以汤沃而食之，亦有食冷饭者。……以荷叶包饭蒸之，名曰“荷饭”，中元以供祖先。用赤豆、芋、栗等和稻煮之，为合饭团，以充旅食者，曰“搏饭”。又造饭团，用脱印为正方角，曰“角饭”，名曰“几利饭”。奈良人作茶饭，取蒸米一 合饭团

升置沸汤里，勿令过熟，出着新箩内，俗呼为奈良茶饭。】

149．琼芝

琼芝作菜绿荷包，槐叶清泉尽冷淘；蔬笋总无烟火气，居然寒食度朝朝。

石花菜

石花菜生海石上，一名琼芝。煮之成冻，用方匣以铜线作筛眼，纳菜于中，以木杆筑送，溜出如缕，冰洁可爱，华人所名为“东洋菜”者也。东人能食生冷，饭日一熟，以水或茶冷淘食之。笋脯果乾，即便下箸。寻常人家，每间日或数日始一举火，不为怪也。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琼芝菜即石花菜，生海石上，性寒，夏月煮之成冻。《延喜式》名凝草，《和名钞》名凝海草，《汉语钞》名大凝菜。市人制作缕，其法

制缕之法

作匣方寸馀，长尺许，长一边为槅，底以极细黄铜线织如筛眼，切此菜准匣大小纳其中，以木杆筑送之，则溜出如缕，冰洁可爱。用甜酱油、芥子浇食，所恨差有腥气。其曝乾者再煮为冻，全不闻腥。或蘸糖卤，味殊佳。或于煮时泻下糖卤，仍逐旋令融化，带热盛竹筒，以箨封其口，浸井中，候冷以供，谓之水玉。又如造水玉法加栀子汁，取出，倾入盆内，凝结如金珀，谓之琥珀糖。】

150. 坚鱼

何物坚鱼字所无，侯鲭御馔各登厨，儒生习礼疑蚳酱，口到今人嗜亦殊。

坚鱼，名"加追沃"，汉名未详，或书作鲣字。大者尺馀，小九寸许，能调和百味。自王侯至黎庶，聂而为脍，卤而为脯，风而为挺，渍而为醢，煎而为膏，函封瓮闭，苞苴千里，无日不享其用，而挺之用最广。岁时吉席，无此不成礼；饮馔调和，无此不成味。沿海皆有，土州、势州为最佳。《盍簪录》："日僧兼好小说，记镰仓有鱼名鲣，耆老言此鱼从前不上鼎俎，仆隶下人不肯啗其首，今亦充膳羞。"可见当时不甚珍贵。距今四百年，而此鱼显晦如此，古今嗜好不同乃如此！ 无此不成味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此鱼为海味上品，……其利遍域中，沿海诸州，所在有之，而土州、势州者最佳。春夏之交，渔人削鹿角为钩距，随投随获，得数十万头。】

151. 山鲸

甚嚣尘上逐人行，日本桥头晚市声，别有菜场鱼店外，丹枫落叶卖"山鲸"。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 禁食兽肉隐名药食

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凡市肆居卖曰“大问屋”，贩卖曰“卖捌所”，贱卖曰“大安卖”，零卖曰“小间物屋”，易钱曰“两替屋”，酒曰“铭酒”（铭同名），茶曰“御茶”（御为日本通用之字，义若尊字。又日本书函，函外题名，必曰某某殿、某某样，亦尊之之词，皆不知何所仿也。附注于此），饭店曰“御茶渍”，鸡子曰“玉子”，和面以肉曰“鸭南蛮”，菜蔬曰“八百屋”，栗曰“九里”，和兰薯曰“八里半”，鱼饭曰“寿志屋”，酱曰“味噌”。凡右所录，彼皆笔之书者，故略举一二。若语言之殊，则五方土音，亦各歧异。于菟谓虎，陬隅名鱼，译而录之，满纸侏㒳矣，更无谓也。

鸭南蛮

【初印本第91首："末知散步趁农闲，卖捌来寻屋小间；铭酒御茶闲话后，相邀一饱鸭南蛮。"注首云："街市曰'末知'，读若'买基'。铺店悬幌子居卖曰'大问屋'，……"以下即同第151首，惟多出"草器曰'荒物类'，以油煎鱼虾曰'天夫罗'，鱼饼曰'蒲鉾'，烟筒曰'喜世留'"云云。】

初印本第91首

152. 唐果子

镜饼琼粻乍上盘，盘中花果各阑干；手携团月歌团雪，共饱妻孥欢喜丸。

饼饵

饼饵种类，极为夥颐。碎杂米蒸曝为乾饊，如雪之散盐，名曰“琼粻”。圆如镜，薄如铜片，曰“镜饼”。欢喜团一名“团喜”。《涅槃经》云："譬如酥面、蜜姜、

胡椒、荜茇、蒲陶、石榴、胡桃、桵子，如是和合，名欢喜丸；离是和合，无欢喜丸。"其制正如此。又以梅枝、桃枝、餲餬、桂心、黏脐、饆饠、馅子、团喜，谓之八种唐果子，其法必自唐人得来也。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碎杂米蒸曝为乾糇，陆奥人制以充方物。河内道明寺所制最精，如雪之白，可称为"琼粻"。以蒸米捣为糍，通谓之饼。正月三日，贵贱皆食饼。其圆如镜者曰"镜饼"，粘柳或枯柴如贯珠者曰"糍花"，皆以供神佛。又压匾略乾之，薄切成片曰"霰子"，终岁蓄之，炙以为茶素，嚼之有声，或亦谓之为"鸣牙饼"。以粉米作为团曰"团子"，以供馈遗，大有及尺者。以粉面、黍豆、糖蜜之类合蒸为糕，五色者为"锦糖饼"，白者为"白雪糕"，蒸糖者为"外郎饼"，和豆为"豆粉饼"，和栗为"栗子饼"，以油煎者曰"油馅"，火炙者曰"焦馅"，亦名"串团子"。笼上牢丸曰"白玉"。其粉糕有馅者，压匾于鏊上炒熟，曰"鹑烧"，以烧痕如鹑羽也。以赤豆煮熟放盆内，和以沙糖，翻转团子以衬之，曰"牡丹饼"。糁以豆屑，曰"黄粉饼"。采诸花果竹树叶，用粉米或用黍以叶裹蒸之，曰"外郎粽"。又有"麦粽"、"葛粽"、二色粽诸品。藉以槲叶有槲叶饼。缀以樱花有"樱花饼"。捣嫩艾叶和之有"艾糕"。以姜、橘、冬瓜、金橘、佛手、柑，天门冬之类，渍以糖者为"糖渍"，煎以蜜者为"冥

团子大有及尺者

外郎粽

果”。散米敖稻作之，使散如花，或以麻子、大豆炮而裂之，即馓也。以糖作花果禽鱼之形，红白间道，为“间道糖”；成条子者曰“糖通”；空其心者曰“吹糖”，曰“茧糖”，曰“窠丝糖”，曰“乳糖”；实心者曰“糖粒”，曰“糖瓜”，以糖缠胡桃、紫苏、橘皮之类曰“糖缠”，又曰“龙缠果子”。以糯米糖卤和剂成饼，曰“牛皮饼”。

羊肝饼 以赤豆去皮，和糖卤煎练成饼，曰“羊肝饼”。以糕如拇指大，扭作捻丝状者，曰“白丝”；作为索粉者曰“水线”。以模印作方圆斜长之形，各以形名之。作斜方角者曰“菱饼”（陈侃《使琉球纪略》有“象眼糕”，即此也）。或有作夹饼样，装馅于陷中，折而掩之。有捻断如莲瓣者，有如杯盘者。作钱形以绳贯之，为“光饼”。以豆粉和饧，作品字形，名“洲滨饴”。其名目盖不可胜数，大抵以粉面黍秫、红绿诸豆，和以饴糖鸡蛋，或加以椒桂姜苏、胡麻芥子。概用甜食，无用葱及肉者。其法多自汉人得来，或自高丽人得来，亦有从泰西人得来者。古者无糖，惟用酥油饴饧调和，后世无不用糖者。】

153.雅乐寮

笙清簧暖小排当，雅乐伶官各擅场；合四乙工仍燕乐，谩夸古调谱清商。

日本多用唐乐，有雅乐寮，伶官世守其业。物茂

周汉遗音 卿谓国乐为周、汉遗音，律亦周、汉之律。村濑之熙祖其说，徵引十证，以证第八黄钟调为周、汉黄钟。

又曰:"古乐正声,宋以来诸儒所未尝识,特传于我,而古音乃得复明。"余考日本之传华乐,实始于唐。隋文帝平陈,得华夏正声,置清商署。清商调,武后时犹存六十三曲。自唐乐变古,逮五代乱离,古音尽亡。谓日本所传为隋以前曲,以为周、汉古音尚存,不为无理。然日本伶人所用管色,乃正与《燕乐谱》相合。《宋史·燕乐书》十字谱,曰合、四、乙、工、凡、上、勾、尺、六、五。今以校横笛,第一孔为"壹越调",用六字,《燕乐书》即以六字为"黄钟"。横笛"黄钟调"用夕字,夕即尺字,《燕乐书》乃以尺字为"林钟"。则伶官相传"壹越调"为"黄钟","黄钟调"为"林钟"者,正与十字吻合。若据徂徕之说,以"黄钟"为周、汉"黄钟",则字谱无一符同矣。说详《礼俗志》乐舞类。 与《燕乐谱》相合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乐律:一曰"壹越调",二曰"断金调",三曰"平调",四曰"胜绝调",五曰"龙吟调",别名"下无",六曰"双调",七曰"凫钟调",八曰"黄钟调",九曰"鸾镜调",十曰"般涉调",十一曰"神仙调",十二曰"凤音调",别名"上无"。伶工相承,以"壹越"为"黄钟"、"断金"为"大吕","平调"为"大簇","胜绝"为"夹钟","龙吟"为"姑洗","双调"为"中吕","凫钟"为"蕤宾","黄钟"为"林钟","鸾镜"为"夷则","般涉"为"南吕","神仙"为"无 乐律

射"，"凤音"为"应钟"。

154.猿乐

吹螺竞作天魔舞，傅粉翻同脂夜妖；红襦绣领碧袖袴，骑上屋山打细腰。

能乐

"猿乐"名散乐，俗谓之"能"，又变为田乐。始自北条，盛于室町。及丰太阁亲自学之，王公贵人，皆丹朱坋身，上场为巾帼舞，与优人相伍。部中色长曰大夫，副曰脇基师，副末曰狂言师，歌工曰地谣。所奏曲词，多出于浮屠，装饰乃近于娼优。乐器有横笛、三鼓。三鼓：一曰大鼓，广于羯鼓，承以小床，用两杖击之；二曰小鼓，似细腰鼓，捧左右肩，拍以指；三曰横胴，挟左胁下，亦以指拍之。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散乐名曰"猿乐"，俗谓之"能"，盖起于中世战争之间。北条氏时，又有田乐，至足利氏鹿苑、慈昭二相国皆好猿乐，名伶观世氏最工此技，而猿乐复盛，田乐遂衰。宽正中，观世氏舞

劝进能

猿乐于糺河原，实为后来"劝进能"之权舆。及丰臣氏击朝鲜，聚优人于名护屋，亲自学之，猿乐益盛行。】

155.兰陵王

金鱼紫袋上场时，鼍鼓声停玉笛吹；乐奏太平唐典礼，衣披一品汉官仪。

日本尚有《兰陵王破阵乐》，戴假面具上场，有发扬蹈厉之概。《太平乐》者四人对舞，皆绯衣佩金鱼袋，俯仰揖让，渢渢乎雅音也。高似孙《唐乐曲谱》：明皇三十四曲，立部八曲，一“太平安舞”，二“太平乐安舞”，三“破阵乐”。高注曰：“太平”并周、隋遗音。考《齐书》，兰陵王入阵，必戴假面具，因为“兰陵王破阵舞”，则破阵亦因齐制也。日本唐时遣使习典章制度，此二曲盖得之于唐。乐作时，伶人十数，披裲裆衣，跪坐席外。旁列乐器，先击鼓。鼓停，舞者四人出；笙、簧、管、籥诸乐杂作，一人吹笛，抑扬抗坠，极和而缓。舞止，乐亦止。余饮巨室家，巨室召宫中供奉伶人为此。千年之乐，不图海东见之。《后汉书》谓礼失求之野，不其然乎？ 破阵乐 千年之乐不图海东见之

156.金獐涩河鸟

铿锵鼓舞只依稀，守乐伶官记半非；弹到“金獐涩河鸟”，古音唯剩“妃呼豨”。

自“兰陵王”、“太平乐”舞乐外，传歌乐甚多，如“安世乐”、“王昭君”、“想夫怜”、“采桑”、“泛龙舟”、“玉树后庭花”、“秦王破阵乐”、“庆雲乐”、“甘州”、“倾杯乐”、“夜半乐”、“长庆子”、“万岁乐”、“春莺啭”、“北庭乐”、“河水清”、“五常乐”、“裹头乐”、“武昌乐”、“应天乐”、“越天乐”、“孔子琴操”、“柳花苑”、“喜春莺”、“赤白桃李花”、“未央宫乐”、“海 所传中土乐曲

青乐”、“平蛮乐”、“拾翠乐”、“千秋乐”、“苏合香”、“轮台”、“六朝乐”、“剑器浑脱”、“打球乐”、“还京乐”、“拔头”、“苏芳菲”皆有之。然传其谱，不传其辞，而以乐器出之。只用五调，不用八十四调。余友沈梅士作《学乐录》，以为万宝常所作八十四调，只托空言，世不用之。观此，知其语不诬也。有老乐师加藤熙，曾为余奏数乐，其音节不可考。盖世远屡变，所存仿佛而已。曲名亦多误，“白苎”误“白野”，“张胡子”误“朝小子”，“景德”误“鸡德”，“乌白”误“乌向”，“苏幕遮”误“莫者”。或以音讹，或以字讹。伶人世守，不知订正，不足怪也。又有“金獐涩河鸟”，不可考其讹。物徂徕疑为倭乐，恐未然，想亦唐乐之误耳。

传谱不传辞

157.舞

仙词选定浅茅原，朝贵传宣朱雀门；青摺肩衣红帕首，两行舞踏上歌垣。

和歌每用之宴会，有《难波曲》，有《浅茅原曲》，有《八裳刺曲》。《日本纪》：“宝龟元年三月，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男女二百三十人，供奉歌垣，服皆着青摺细布衣，垂红长纽。男女相并，分行徐进，每歌曲折，举袂为节。”又：“天平六年，天皇御朱雀门，览歌垣，男女二百四十馀人，四品以上有风流者，交杂其中，正四位长田王为歌，以本末唱和。令士女纵观，极欢而罢。”

男女分行举袂为节

云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礼俗志》：国俗素有歌舞，其用之朝会祭祀者有五节舞，有"久米舞"，有"田舞"，有"吉志舞"，有"隼人风俗歌舞"。用之宴集者有歌，其曲有曰《难波曲》，有《浅茅原曲》，有《八裳刺曲》；其乐器有笛，有和琴，有拍子。今祭犹用古歌舞。民间所歌，随时撰曲，布之管弦。所有乐器，三弦及鼓而已。】 久米舞

【《日本国志·礼俗志》：西京俗，于中元后迄晦日，街童市女，各盛饰彩衣。某街某坊，揭旗为识。口唱中毒猥亵之词，所在相聚，且舞且歌，号曰"踊子"。例以十六人为班，多至六十四人。其倡而导行者，谓之"音头"。折旋进退，曲尽姿态，观者追逐，举国若狂。四方盛称，谓之"都踊"，至京师者必留观之。】 踊子

【《人境庐诗草·卷三》：都踊歌　（原序）西京旧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悬灯数百，儿女艳妆靓服为队，舞蹈达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亵之词，有歌以为之节者，谓之音头，译而录之。其风俗犹之唐人《合生歌》，其音节则汉人《董逃行》也。　长袖飘飘兮髻峨峨，荷荷。裙紧束兮带斜拖。荷荷。分行逐队兮舞傞傞，荷荷。往复还兮如掷梭，荷荷。回黄转绿兮挼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贻我钗鸾兮馈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镜新磨，荷荷。鸡眠猫睡兮犬不呵，荷荷。待来不来兮欢奈何，荷荷。一绳隔兮阻银河， 都踊歌

荷荷。双灯照兮晕红涡，荷荷。千人万人兮妾心无他，荷荷。君不知兮弃则那，荷荷。今日夫妇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万亿化身菩萨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听我歌，荷荷。天长地久兮无差讹，荷荷。】

158.刘二郎

檀腹琵琶出锦囊，曾借羯鼓谱霓裳；大唐法曲今谁读，空记当年刘二郎。

琵琶 最精琵琶。唐时有藤原朝臣贞敏学于刘二郎，二郎妻以女，赠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归，为其国重器，闻现今犹存。

初印本第102首 【初印本第102首："檀腹琵琶出锦囊，冰絃风拨杂宫商；王公子弟争猿乐，傅粉调朱各上场。"注："猿乐，以男子服巾帼为歌舞，始自北条氏，盛行于室町氏。及丰太阁亲自学之，其后王公大人皆丹朱扮身，自等优伶。日本琵琶最精，亦贵者亲执业。有藤原朝臣贞敏学琵琶于唐人刘二郎，二郎妻以女，赠以紫檀、藤琵琶各一面，归为其国重器。三弦上下通行，皆用象牙拨，拨如斧形。唐人谓曹纲运拨如风，即其遗法。此外有瑟、篥、云和箫，笛管笙琴则间有之。物徂徕

猗兰操 时尚有隋人作《猗兰操》旧谱，与明代所传绝异云。"】

159.三味线

上悬绣幕下红氍，左列"句当"右"大夫"；牙拨齐弹"三

味线”，姑卢朱路复乌乌。

三弦名“三味线”，以象牙为拨，拨如斧形。瞽师业此者，曰“职”，曰“检校”，曰“句当”，曰“都”。其流派有曰山田、生田。女师之流派，有曰长门，曰丰后。互立门户，各争微妙。市廛唱卖，多张幕设毹，如沪上说书，其音乌乌，则正类秦声也。

【初印本无此首。】

160.芝居

玉箫声里锦屏舒，铁板敲停上舞初；阿母含辛儿忍泪，归来重对话“芝居”。

俗喜观优，场屋可容千馀人。每一出止，张幕护之，绰板乱敲，撤幕复出。亦演古事，小大陈列之物，皆惟妙惟肖。场下施转轮，装束于内，轮转则上场矣。别有伶人述其所演事，如宋平话，声哀而怨。乐器止有三弦、笛子、钲鼓，优人有舞无歌，而俳情揣态，声色俱妙，观者每不知涕泣之何从也。其名曰“芝居”，因旧舞于兴福寺生芝之地，故缘以为名。 观剧

【初印本第101首第三、四句作：“多少痴情儿女泪，一齐弹与看“芝居。”】

【《日本国志·礼俗志：演戏，国语谓之“芝居”，因旧舞于兴福寺门前生芝之地，故名。辟地为广场，可容千馀人。场中为方罫形，每方铺红氍毹，坐容四人。 转台布景
场之正面为台，场下施大转轮，轮转则前出下场、后

出上场矣。场之阶下为桥，亦有由阶下上场者。场护以巨幕，绰板乱敲，撤幕而戏作。每一出止，幕复下垂。每日始卯终酉。鼓声始震，例为三番叟舞、七福神舞、猩猩舞，次演古事。场中陈列之物，一一皆惟妙惟肖。即山林楼阁，亦复架木插树，以拟似之。优人有舞而无歌，场侧设一小台，别有伶人赡白。其所演事，如古之平话，声甚凄厉。乐器止有三弦、笛子、钲鼓而已。戏场之外，一带皆酒楼茶馆，凡数十家。游人麇聚，意阑兴倦，则饋于是，饮于是，必至夕乃散。观者多携家室，妇女最多。每演至妙处，则拍掌喝采之声，看棚殆若震陷。或演危苦幽怨之事，妇女皆挥涕饮泣，以助其哀。其铁石心肠之人，每每含辛以为泪，否则众訾其无情。优人声价之重，直与王公争衡，妇女无不倾倒者。】

有舞无歌
别有旁白

【《日本国志·礼俗志》：影戏谓之影绘。纸障一面，淡墨无物。笛响鼓鸣，忽见树阴。一人出，右挥铃，左开扇，左顾右旋，应笛扬铃，合鼓翻扇，迷离惝恍，若有若无。人影暂灭，闻赛祭鼓声，殿宇高耸，和表矗立，扬红白帜、大小灯无数，赛人来往，抛钱祈福。既而鼓歇，夜深有吒吒声，则狐群排行，徐徐进步，各荷蒲席，衔炬火，担木持竿，俗所谓“狐嫁女”是也。行过神殿，狐化为人，席化筐筥，火化提灯，竿化枪，木化舆，奇变莫测。灯灭狐匿，又为幽鬼作祟之图，为鬼影，为僧影，为佛菩萨影。影戏亦能写花

影戏

狐嫁女

草鸟兽之形，然莫为幽寂奇幻之境，大概如此。亦有傀儡，有牵丝傀儡，有杖头傀儡，有水傀儡。】

161.乐器

剖破焦桐别制琴，三弦措击有馀音；一声弹指推衣起，明月中天鹤在林。

亦有瑟、筝、雲和箫、笛管、笙。物徂徕时，尚见隋人作《猗兰操》旧谱，云与明代所传殊异。然操琴者少，今访之，不可得矣。有三弦琴，不用弹拨，以左指按之，右指冠决捺而成音，清穆殊有意，孙登一弦琴、宋祖二弦琴外一别调也。日本乐器均仿汉制，此与长明无名抄《元元集》所称六弦琴，为所自制。 有瑟笙等乐器

【初印本无“有三弦琴”以上各语。】

【《日本国志·礼俗志》：乐器有尺八。尺八五孔，一孔出其背，……与马融所赋长笛全同，特长短不同耳。……又有笛，有箫，又有横吹笛，有笙，有琵琶。瞽者多业琵琶，俗谓之琵琶法师。有筝，有三弦……有胡琴，胡琴二弦。有大鼓，广尺而短桻。有小鼓，即细腰鼓。有横胴，似小鼓，挟而拍之。三弦及此三鼓，歌舞伎所必用。有瑟，瑟二十五弦，古无此器，近始传之。有琴，古有精者，而后失传。别有三弦琴，不用弹拨，以左指按之，右指冠决捺而成音。有六弦琴，有筚篥，有拍子，有敔。】 尺八 三鼓

162.和歌

弦弦掩抑奈人何，假字哀吟"伊吕波"；三十一声都怆绝，莫披万葉读和歌。

国俗好为歌，上古口耳相传，后借汉字音书之。"伊、吕、波"作，乃用假字。句长短无定，今通行五句三十一言之体，始素戈鸣尊《八雲咏》。初五字，次七字，又五字，又七字，又七字，以三十一字为节。声哀以怨，使人辄唤奈何。《万葉集》，古和歌名作，有歌仙、歌圣之名。

五句三十一言之体

【《日本国志·礼俗志》：考和歌本民间歌谣，上古无文字，口耳相传。迨"伊、吕、波"作，乃借汉字音填之句，长短无定。今通行五句三十一言之歌，始于素戈鸣尊《八雲咏》。初五言，继七言，继五言，继七言，继又七言。其声哀而怨。古歌本以合乐，其后乃校文字工拙。《万葉集》所载，有歌仙、歌圣之名。今内廷尚有歌会，每月合咏，或名之曰"国诗"，曰"国风"。】

万葉集

163.姓氏

旧唐列传夸先郡，东晋高流喜小名；欲考通称寻氏上，何人谱学比蒲生。

有名、有字，有通称，有别号，多者或至十数名，莫能记识。命名多父子相袭，如父曰羲之，子曰献之，

比比而然。古者世官，以官为姓。当允恭时，既极纷淆，乃正氏族，令冒乱者探汤以分曲直。至于天智，制定氏上（氏上，犹宗子也）。天武因之。分姓为八品，使有升降，自藤、橘、源、平兴，而一姓专政，古氏上遂亡。自足利兴，而赘婿冒姓，即欲讨其宗派亦不可。蒲生君平精于谱学，亟欲厘正，草《氏族志》而不能成稿，惜夫！今之著姓，多学唐人称郡望，因地为氏。若参议大隈、寺岛、黑田、西乡、川村皆是也。此外新僻之姓略录如左：曰北胁、曰手冢、曰股野、曰目黑、曰手洗、曰田麦股、曰夏目、曰肝付、曰斑目、曰埜间口、曰桥爪、曰池尻、曰腹卷、曰有动、曰一色、曰是枝、曰猪野、曰鸟尾、曰生驹、曰老马、曰犬饲、曰猪子、曰鹿伏兔、曰小鸟游、曰牛洼、曰狗、曰鱼角、曰鹈饲、曰玉虫、曰草薙、曰矢土、曰額纈、曰孕石、曰印具、曰二瓶、曰酒匂、曰玉乃、曰儿玉、曰妻木、曰哥枕、曰夫妇木、曰可儿、曰妹尾、曰神鞭、曰九鬼、曰鬼越、曰甲乙女、〔武田熙《新编日本杂事注》注云：早乙女？〕曰左乙女、曰稻葉、曰望月、曰小花、曰四十住、曰五十岚、曰十八女、曰四月朔日、曰七寸五分、曰万里姊小路。〔武田熙注云万里小路，姊小路？〕。

以官为姓

因地为氏

犬饲猪子

七寸五分

164.典药头

金武初官典药头，禁方从此散沧洲；刀圭本是西来法，翻令鸡林遣使求。

医药新罗百济传来

自允恭帝时，新罗遣医金武来，始知汉医。雄略时百济使王有陵陀、潘量丰来，始有医书。后有丹波、和气二氏世习其业，为名医。（丹波氏出于汉灵帝。灵帝五世孙曰阿知王，于应神时来。又有善那使主，为吴王照渊孙，于钦明时携医书及佛像来。）至花山帝时，丹波雅忠最知医。高丽王后疾，遣使求之，不往，复书有"扁鹊岂入鸡林之霙"语。典药头，医官名。外有法眼、药匠、药助、药允诸官。

医药针灸诸书

【《日本国志·工艺志》：中叶仿唐制，设典药寮，有典药头，有助，有允，有属，有医博士、女医博士、针博士、侍医、权侍医、医师、医师得业生、施药院使及主典史生等职。天平宝字二年，使医生讲《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讲《素问》、《针经》、《明堂脉诀》。】

165.汉医流派

溅辇僧医守局方，后宗朱李亦偏长；说经许郑医灵素，隔海同辉万丈光。

丹溪东垣仲景之学

佛教盛时，医术亦寄于僧，后乃有儒而医者。旧用宋和剂方，曲直濑正庆始习丹溪、东垣之学。至名

护屋丹水、后藤艮山、北山道长再倡复古，专宗仲景，以上溯《灵》、《素》，医道日盛。丹水谓吾治病不问病因之阴阳虚实，惟见症施治。艮山谓养精必藉酒肉，攻疾始藉药石。又谓能上溯《素》、《难》，旁及于张、葛、巢、孙诸家，不惑乎宋以后阴阳王相、府藏分配之说，则思过半矣。道长尽扫温补诸论，言万病一毒，毒去则体安。其子猷引伸之曰：人身气血水三者循环不已，万病生于滞，去滞则复元矣。皆能扫空理，徵实状，其理略近于西医。此正如国朝经生家之舍宋学而求汉学矣。 张葛巢孙诸家

【初印本第131首："缁流儒素各医囊，朱李以前泥局方；素问残笺馀石匮，几人抱古守岐黄？"注"上溯《灵》、《素》，医遂极盛"以下作："今有浅田宗伯，最知医，著书三十馀种，有《皇国名医传》，言日本医甚备。江户人松井操，献隋扬上善《素问注》于太使，乃书库写本，惜既缺数卷。然此注中土久佚，四库目所收，始唐王砯。此视砯尤古，可贵也。】

【《日本国志·工艺志》：王室衰微，医失其官，咸剪落，着直裰。其供职幕府者，叙法印、法眼、法桥等位（皆僧官名），实为僧员而不隶僧纲。德川氏之季，始有不剃髮、称为儒医者。维新之后，别设医学馆。东京大学，医学与法、理、文三学并尊，然其术颇兼西法矣。自足利氏失驭，海内鼎沸。医学亦废，医家唯专守宋和剂局方以固陋自安。有曲直濑正庆者 曲直濑正庆

出，始宗李东垣、朱丹溪之学，参以诸家，造诣极深，一时翕然崇尚。自后医方一主稳重，其弊至迂拘胶泥，姑息养痈而不自知。于是名护屋元医后藤达、北山道长、香川修德、吉益为则等先后崛起，倡复古之说，以革除旧习，专宗仲景，以上溯《灵》、《素》，医道为之一变。然惩创太过，或失武断，末学承流，徒守言筌，而其弊至攻下泛投，草菅人命。于是有获野元凯、福井枧、和田璞、多纪元德、多纪元简辈，一矫其弊，精心覃思，折衷今古，补泻温凉，无所偏执，医道又为一变。逮夫近日，西学盛行，惟一二汉医，如浅田宗伯，尊闻行知，守道不变。而后进晚出，咸以西医为依归矣。】

后藤达

咸以西医为依归矣

166.水蛭疗疾

是何虫豸竟能医，药笼同收败鼓皮；搜得龙宫方外药，补笺《脚气集》中诗。

远田澄庵

多脚气疾。有远田澄庵者，世业此医。其法用水蛭箝于膝盖，俾吸水肿。即果腹，则置之水桶，别易一虫。久而觉痒，则肿退而疾除矣。余谓此方为中土所无。澄庵临别，谆谆求余他日作《杂事诗》续编，为补入其名，盖亦种树郭橐驼之类也。

【初印本无此首。】

167.按摩法

摩腹能同揣骨神，居然著手便成春；更烦带下名医手，缀结頫颏记秘辛。

有接骨法，跌损各伤，不用刀剖，但以手提弄按摩，即能复元，西医甚神之。然问其术，则如轮扁之不能自言也。诊脉外，或兼诊脚。别有腹诊法，竹田定加、松江意斋始创其术。至香川修德辈，直据腹之软硬弛张及动定伸缩等状，以辨虚实死生，竟十得八九。及濑邱斑阐发微旨，著《诊极图说》，世益宗之。近习西医，于卖淫娼妓，预防传毒，每遣官医用镜窥测，有疾者则引而去之。 接骨法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工艺志》：（濑邱）斑字长圭，江户人，吉益为则称为东方一人，常曰腹疾与外症相为表里。然外症多岐而易惑，腹候专一而不爽，故腹候为先。又曰医有三极，方极、症极、诊极，诊极谓腹诊也，因名所著曰《诊极图说》。同时有多贺谷安贞著《腹诊秘诀》，稻蘘克著《腹症奇览》，和久田寅著《腹症奇览翼》，皆祖斑说焉。】 东方一人

168.本草学

遍搜本草谱群芳，千卷书传海上方；采药如编十洲记，定知多少入医囊。

《本草》之学，以华名证倭产，时有参差。至向井元升(著《和名本草》)、贝原笃信(著《大和本草》)，始亲验物产，以考物名。既而稻生直义著《庶物汇纂》一千卷。又有阿部照任（少乘漕船赴江户，遇飓漂入福建，留十八年，得《本草》学而归)，幕府命采药东海、北陆诸州，三至虾夷，得物甚富，石药尤多前人未道者。余所见诸书，皆侔色体状，辨味察色，以定其性质，各绘以图，系以说，其精审有过于华医。如汇集之，亦大观也。

和名本草
大和本草
精审过于华医

【初印本无此首。】

169.正宗刀

正宗千锻出金精，薛烛犹惊弟子名；秋水芙蓉光内敛，一挥头白不闻声。

冈崎正宗
头落无声

正宗者，相模国人，冈畸氏，好炼刀。壮走四方，访锻师数十年。八十归，神而明之，遂成绝技。举世称为正宗，价值数千金。某侯好之，得以试囚，头落而无声。赝者极多。老儒根本通明精相刀，告余曰："正宗刀内坚外柔，切铁如泥而锉刃不顿，有金线，有玉光，有闪电，有流星，有回澜，细观乃得之。其气象温润而泽，缜密而栗。彼锋芒外露，若不可逼视者，伪也。"通明又言："正宗之子为贞宗，弟子称十哲。义宏者比颜子，其刀似正宗，而锐利过之。正宗不可得，得义宏亦可矣。"自欧公来，咏日本刀歌甚多。名为屈

伸刀，则告者过也。刀环重者亦值数百金。

日本上古之剑，既有"天羽斩"、"大葉刈"、"韴灵"之名，所谓"天丛雲剑"，乃为传国三器中之一。中古以来始贵刀，源氏之"鬼斩"、平氏之"小鸟"尤著名。后鸟羽帝亲自督造，谓之御所锻。逮建武大乱，兵革相踵，名工益辈出。于是相模有正宗、贞宗，越中有义宏、则重，筑前有源左，美浓有兼氏。铸冶之良，莫盛于斯。自兵法改用枪炮，士夫又禁佩带，名刀遂绝响矣。 鬼斩

【《日本国志·工艺志》：上杉辉虎所藏兼光刀，号"竹股"，为越后三宝刀之一。初越后农人佩此刀，尝担豆而行，囊绽裂，豆坠，触鞘辄断。怪视之，鞘破刃微露。辉虎将竹股参河守闻之曰，天下利器也，乞而佩之。后归于丰臣秀吉。丰臣氏灭，德川家康以黄金三百板购求之不得。兼光刀极为犀利。世传足利尊氏走西海路，经备前，召兼光造刀，试砍兜鍪，应手两断。尊氏嗟赏，名曰"胄剖"。〕……承平以来，无复名手。日本士夫例佩双刀，当战国时各将士挟以为重，争相宝贵，故名工如林。近世改易西法，战事所重惟枪铳，寻常亦禁佩刀，而名刀绝响矣。然古所流传，购之犹动称千金。】 越后三宝刀 胄剖

170. 小笠流

论语宣文护绛纱，善才弟子妙琵琶，插花叉画均能事，

教妇先从小笠家。

有小笠原氏礼，世习女礼，开塾设教，最为通行。其拜跪折旋，言辞謦欬，下至拂尘插花，均有法度，世称为“小笠流”。

【初印本无此首。】

171.役小角

星禽风角昔曾精，相地无人谈宅经，同此山川此形胜，青乌何事术无灵。

星相方技

河洛、壬遁、龟蓍、星相、方技，旧有流传。国人如役小角、安倍晴明，皆以术著名。惟郭璞、杨厉之说，未有习者。

【《日本国志·礼俗志》：山伏盖出于真言家，乃在家奉佛者。其祖役小角，大和葛城茆原人，或称役行者，又称役优婆塞。壮入葛城山，居岩穴三十年，结萝为衣，拾果为食，能持禁咒役使鬼神，凡国中名山大岳，足迹殆遍。外从五位下韩国，连广足尝师事之，后害其能，诬奏之。朝遣吏收之，小角腾空而去，乃系其母，小角不得已就囚，配伊豆岛，居三岁放还，后奉母入海云。今诸山多祠之，而金峰山香火最炽。奉其教者曰山伏，或曰修验，冠寸许小冠于额上，被髮，跨戒刀，振铎鸣螺。每春秋入金峰山修法，持戒极严。其法本于真言，而其说犹道家也，小说所谓解魔法师之类耳。其官全同僧家，皆隶圣护三宝二府。又

役使鬼神

有一等，在肆市临路设店，挟巫觋、卜筮、风鉴、相形、拆字之术，以禳灾解魔赚钱财者，都会之地最多。】

172.书法

古佛留铭笔既奇，野人善草史能知；幾行朱鸟模糊字，去访那须国造碑。

书法自韩来。碑之古者，有大和法隆寺金堂佛背铭、释迦佛像铭、那须国造碑（此碑中有永昌元年字，然日本无永昌纪元，故或疑为用伪周武氏号。或又曰，永昌字形似朱鸟，天武有朱鸟号，因岁久残缺而讹也）、多贺城碑，其规模皆似六朝人。《新唐书》云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真人兴能来，善书。《书史会要》：南海商人自日本还，得国王弟与寂照书，自称野人若愚，章草之妙，中土亦莫能及，盖八法之传旧矣。以余所闻，延喜、天历间，最多能品云。近亦多名手。初学书者，皆悬腕执笔，作二三寸大字，点画波撇，颇留古法，行草尤佳。 规模皆似六朝

173.画法

南蘋师法南田笔，南北禅宗合一家；偏是蛾眉工淡扫，青螺烟墨写秋花。

画法传自中土，初摹唐宋院体，后分数家，有土佐家（藤原经隆，土佐人。《五杂俎》言“倭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毫髮”，即指土佐一派

雪舟等扬
狩野元信

也)。有雪舟家(僧等扬，号雪舟，游于明，始传北宗一派)。有狩野家，狩野元信最有盛名。国朝吴中沈南蘋，始以南北合法相授受。有边华山、椿椿山，得恽氏真本，于是又传没骨法。近来晴湖(奥原氏)、花蹊(迹见氏，名泷)诸女史，得法于江稼圃(苏人，来游长崎，沙门铁翁等学之)，而遥师郑板桥，画法又一变。花卉不喜着色，而老气横秋。

【初印本134首："掀翻院体好新奇，争访南蘋老画师；近世蛾眉工泼墨，写花曾不买胭脂。"注同。】

【《日本国志·物产志》：雄略帝时，百济送画工白加来。推古时，有黄书画师、山背画师之名。今所传唯法隆寺有上宫太子像，衣折神采，皆唐以前旧法。古之画工，多摹唐宋院体；后分数家，有土佐家，有雪舟家，有狩野家。及吴中沈南蘋客长崎，始以南北合法相授受。有边华山、椿椿山，得恽氏真本，于是又传没骨法。近日则兼学洋画矣。】

边华山
椿椿山

174.泼墨法

人间万事积薪叹，画师亦复古所无；吹云画水寻常事，君看游鱼飞白图。

用画龙法，以墨作水，以空白作鱼。泼墨于纸，或以笔描，或以指擦，或以唇吹之，渲染生动，正如临水观鱼，圉圉洋洋，曲肖物态，亦画家新法也。

或以指擦
或以唇吹

【初印本无此首。】

175.镜写真

镜影娉婷玉有痕，竟将灵药摄离魂；真真唤遍何曾应，翻怪桃花笑不言。

蒸海兰烟薰玻璃，以硫磺水湼之，使人影透入镜中，神态如生，此术出西人。近复以银硝纸承镜影，日光隙入，痕留淡墨。东国效之，名"镜写真"。写真之家，比间而居。东都佳丽，喜照艳妆，悬卖廛肆，良家子妇亦不之吝也。 烟薰玻璃硫磺湼之

【初印本第106首："飞电时传别后思，难将肥瘦说腰支；一灯红豆开缄读，近况何如问影知。"注："出门游子时以镜写真留别，远道寄缄，每附家书以传语平安，曰某月某日所写之真，书无他语也。朋友夫妇之亲昵者每一相思，或凭电音以相问答，顷刻即覆，不异面语。而私立密号，他人曾不得知。《使东杂咏》诗注曰，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水上，或沉水底，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虽万里即达也。】 初印本第106首 电气报

176.围棋

醉吸琼浆数百杯，手携楸局上霞台；烂柯莫管人间世，且赌瀛洲玉树来。

围棋最多高手。亦用十九行三百六十一子，惟行棋不行棋雅，法差异耳。高朋夜宴，酒阑席散，则楸 最多高手

枰罗列矣。局皆以楸木，下有四足。棋子黑者石，白者多以牡蛎壳为之。《夷门广牍》言，日本产如楸玉，琢为棋局。《杜阳杂编》称：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言国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以冷暖玉为棋子。此与橘中老叟、石室仙人同为神仙家诞言矣。亦有象棋，戏法略同。而有金银将、香车、桂马之名。《汉书》所谓格五，《酉阳杂俎》名为蹙融，向不知所谓。今东人行棋，有布子成行，得五者胜，即此戏欤？亦有弹棋。

手谭池

177.商业会社

朝市争趋海柘榴，贪同西母鬥行筹；夜深似有鲛人泣，空抱缫丝上蜃楼。

古无商贾，唯以有易无而已。至显宗朝，始见粟斛换银钱之语。则纪元一千二三百年时，始有贸易也。旧有海柘榴市，称为贾人群萃之所。通商以后，商业大行，各立社会。监银、市场、卖茶、牙郎、头取、肝煎（皆商名，一首一从也），宫室衣服，奢拟侯王。然其术不良，操筹握算，远不如西商，多先笑而后咷、中乾而外强云。

商人名目

【《日本国志·食货志》：既开互市，外商麕集，轮船帆船，联翩络绎，东来西往，日本亦颇有出巨资以营商业者。先是日本旧习，为商贾者仅以一二人私财，权子母以图微利，未有如西人之醵资集钱，以联

效西商出巨资以营商业

合力结为商会者。既与西商争利，知私财绵薄，不如集资商会之力之大，由是商人合力联结会社。然操术不工，往往锐进轻举，不量力，不虑胜，先笑而后咷。明治七年小野组既破家（小野为豪商之首，组者谓组合为商，即商会也），岛田组又报倾产（亦豪商，当时二家破产，连累甚广，官库亏损亦及九十六万馀圆）……其后豪商有识者，乃集合众商，开商法会议所，设商法学校，以振兴商务。至十三年，因卖丝事与外商争，始稍稍有效，尔后当能恢复商业欤。（蚕卵纸耗损以后，日本学制红茶，又因滥制争卖而不得利。输出之货，丝最为大宗，商人又虑其败也，乃联合众丝商结一生丝转运局。凡外商买丝，必至此局拣式样、定价值乃许发卖，日本丝商不得自与外商私相交易。自设局后，外商嚣然不愿，请于公使商之外务。外务辞以此商人之事，非吾辈所得干预。外商乃停止买卖，相持数月，卒以欧洲丝价甚昂，外商乃不得已而从其章程。盖内商与外商争权，此为第一次云。）】

破产

商法学校

与外商争权

【《日本国志·礼俗志》：关于商贾者：曰商法会（讲求商法教人以记数诸法）、曰某物某物会，皆各就其所业以讲求其术。会友有所疑，则发问，有答辩之者，有所知，则告人，有引伸之、驳论之者。此外商人敛资合伙以为商，均各就其事，名曰某会某社。其总理以投票公选之，每岁举其商业之盛衰盈虚普告于人，所

商法会

得之利按股而均分。凡商业之大者，均系敛资，无以一二人独力为之者。】

论人口增长与发展工商业

【《日本国志·食货志论》：古之时土满，今之时人满。古之时地利未尽辟，物产未尽殖，天下皆有用之民，故民寡者国弱，民众者国强。今之时土地不足以容众，物产不足以给人，天下多无用之民，而民之众寡，乃无与国之盛衰。……日本之地居我二十五之一，其人民乃居我十二之一，可谓夥矣。土非不饶，物非不丰，而民多憔悴困穷，则亦人满之患耳。承平日久，兵革不闻，疵疠无患；民生其间者日增而月益，盖十倍于中古，数十倍于上古。而地之所产华实之毛，薮泽之利，则自若也。譬犹陈一脔之肉于俎上，一人食之而果腹，数人则不足，聚数十人则終臂得食犹不能饱矣。……彼欧罗巴全州之境不及我国，而其民善于工商，无所不至。又得阿美利驾，又得澳大利亚，皆穷古不毛之地。移民垦辟，卒兴大利。其富也，亦土满人稀之故也。……逮夫今日，又不足以给，故山林薮泽不能封，矿穴宝藏不能秘，奇技淫巧不能禁，即其贸迁流散，四出于海外者，亦不能止。非不知其不可，时势之所趋，有不得不然者在也。惟欧罗巴人知之，故悉驱游民，使治旷土。惟日本人今亦知之，故力辟虾夷，广兴农桑。彼不知者，犹拘拘古制，藉口于生聚之谋、休养之德，亦未尝考古而准今，而欲匠人之以杙为楹，以柄容凿也。】

欧罗巴人最重殖民

178.博览会

左陈履宪右冠模，夏屋纷罗万象图；聚族同谋轮匾秘，不过依样画葫芦。

博览会或以时(如曰某年某会)，或以地（如曰东京会、西京会)，或以物(如丝会、茶会、棉花会)，皆随宜开设。至劝工场，则所在而有。五洲万国之物，自非天然之品，皆模形列价，以纵人摹拟。日本最善仿造，形似而用便，艺精而价廉。西人论商务者，咸妒其能，畏其攘夺云。 劝工场

【初印本无此首。】

【《日本国志·食货志》：政府自通商以来，力以殖物产、兴商务为人民提倡。……日讨国人，教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诸事。又设共进会，若绵、若丝、若茶、若糖，各令商人出品，每物不下千馀种，分别其精粗优劣。上者给以龙纹赏牌，次凤纹赏牌，次花纹赏牌，又次给以褒赏之章，以内务卿监临其事，拔其尤者，以劝众人。明治十年，又开内国劝业博览会，萃全国物产工作比较而赏拔之，则国皇与后，均亲临会场，以示盛典。而米利坚费里地费亚百年大会，澳地利维也纳之万国博览会，佛兰西巴黎斯之大会，皆特命卿辅总裁其事，俾督率商人赍物以往。得褒赏者，归而夸示以为荣。(米国百年大会，初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总裁，继改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澳 共进会 内国劝业博览会

国大会，特命议官佐野常民。皆令亲赴会场，归上其事于政府。法国大会，亦命内务卿伊藤博文为总裁。)】

伊藤总裁

【《日本国志·学术志》：辛未五月，始于九段坂上物产园开小博览会，以物产挂田中芳男等董其事，是为博览会之始，自是年至十一年六月，所开博览会共四十五处。】

国之强弱系乎物产之盛衰

【《日本国志·物产志序》：物产之盛衰，国民之勤惰系焉，田野之芜治系焉；而国家之贫富强弱，无不系乎此。宇内万国，自古迄今，昭然若揭矣。今海外各国，汲汲求富。君臣上下，并力一心，期所以繁殖物产者，若伊尹、吕尚之谋，若孙吴之用兵，若商鞅之行法。其竭志尽力，与邻国争竞，则有甲弛乙张、此起彼仆者。其微析于秋毫，其末甚于锥刀；其相倾相轧之甚，其间不能容髮。故其在国中也，则日讨国人，朝夕申儆，教以务财力农蓄工。于己所有者，设法以护之，加意以精之。于己以无者，移种以植之，如法以效之。广开农工商诸学校以教人；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则摹其形、绘其图、译其法而广传之。……而犹虑他国之产侵入我国，吾之力微不能拒也，则重征进口货税。……犹虑己国之产不售于人国，吾之利薄不能盛也，则分设领事，遍遣委员，使察其风尚之所趋，人情之所习，而依仿其式以投其好。……泰西百馀年来，累世讲求，上自王公贵人，下至佣贩妇女，

皆心知其意。上以是为保富之方，下以是为报国之务。泰西人有恒言：疆场之役，十战九败，不足虑也；若物力虚耗，国产微薄，则一国之大命倾焉，元气削焉。彼盖筹之精而虑之熟矣。……日本维新以来，亦兢兢以殖产为亟务，如丝之售于英法，茶之售于美，海产之售于中国，则尤其所竭精敝神以求之者，可不谓知所先务欤！】 维新以来兢兢殖产

179.工艺

依样葫芦巧略同，镂金刻木总能工；楚材借用推鞍部，蕃别传家数笔公。

一切工匠，皆自三韩来。金工、瓦工自崇神时；织工自应神时；木工、土工自雄略时；纸墨彩色工自推古时；革工自仁贤时，后有"熟皮高丽"者，世司其业。古大藏省管百济手部，手部掌杂缝职，仍用百济人为之。《雄略纪》有鞍部贤贵，乃汉人也。惟石工、玉工不详所自。《事古纪》有八尺句瓊五百津之御须麻流珠，或以为太古时天明玉所造，是皆未可据。笔工亦不详所来。《姓氏录》云："右京诸蕃有笔氏，制十一种笔，因赐姓笔氏"，知亦汉人教之也。(汉人及韩人来居日本者，谓之蕃别。) 一切工匠皆自三韩来 诸蕃

180.巧匠

雕镂出手总玲珑，颇费三年刻楮功；鸾竟能飞虎能舞，

莫夸鬼斧过神工。

雕刻之工愈小愈巧

雕刻之工，愈小愈巧。旧藩贵人作一器，或穷年累月乃毕业，真有棘刺之妙。博览会陈物，有象牙画屏两扇，纵二尺五寸，横半之，骤观殆莫名其妙。细棘疏密相间；为胡瓜小菌，则仰者张盖，欹者卧根；木笔穗颖粟粟然；鱼六七头，首尾鳞鬣皆如生；其垂头屈足、雌雄相抱者为蛤蚧；缘鬓钳爪，若游水面，则龙虾也；凡花之类，又十馀种，芍药、藤花、细菊、水仙，皆凌乱交错，布置在有意无意间。云东京工某造，价三百五十金。盖东人善构思，佐以利器，真若有神助，偃师傀儡未必胜之。《杜阳杂编》称，飞龙卫士倭人韩志和，善雕木作鸾鹤鸦鹊，凌霎奋飞，复臂虎子使猎蝇舞凉州曲，殆不谬也。

若有神助

【《日本国志·工艺志》：崇峻帝时，百济遣鑪盘博士将德（百济官名）白昧醇来，始习铸工。佛教盛行，造作巨像，逮于钟磬铙钹，工作滋繁，糜铜不可胜计，而绝无名品。婚嫁例用铜镜，多铸为高砂翁媪旭日图，系以"五男二女、千秋万岁"诸吉祥语。所见古镜，当唐宋时者多，刻镂工巧，亦不为世宝。当战国时，刀剑之外，甲胄兜鍪，概用铁叶连环钩结，每炼精钢以备矛矢，故世重铁工。……庆长以后，武夫健士以赏花饮酒相娱乐。强藩巨室，每造一器，有穷年累月而后毕工者，于是燕赏之器益精。……造瓶尤佳，瓶多作褐色，所作铊金陷银，刻画成凹，其细如髮，其薄

铸像

造瓶

如皮。以金银丝片嵌入，作花卉翎毛形，光采射人，虽巧画手有不如者。】

181.人力车

滚滚黄尘掣电过，万车毂击复竿摩；白藤轿子葱灵闭，尚有人歌踏踏歌。

小车形若箕，体势轻便，上支小帷，亦便卷舒。以一人挽之，其疾如风，竟能与两马之车争先后。初创于横滨，名人力车。今上海、香港、南洋诸岛仿造之，乃名为"东洋车"矣。日本旧用木轿，以一木横贯轿顶，两 木轿
人肩而行。轿离地只数寸。乘者盘膝趺坐，四面严关，正如新妇闭置车帷中，使人悒悒。今昔巧拙不侔如此。

【初印本第139首作："三面襜帷不合围，双轮捷足去如飞；春风得意看花日，转恨难歌缓缓归。"注："竟能与两马之车争先后"句下作："凡牵车者日能走二三百里，亦绝技也。"】

182.隼人

犬吠声来出隼人，大家角牴样翻新；数他竿木逢场戏，几个翩翩善舞身？

有隼人，世习相扑戏。相扑，角牴也。植竿于肩， 相扑
高出霄表，儿缘而升，疑拙疑巧，捷若飞猱，翩如坠鸟，则有戴竿戏。以柱缚绳，飘然凌空，处女脱兔，

索上相逢，摩肩而过，势若不容，则有高絙伎。黄金四目，鼗戎跳舞，一人假面，二人击鼓，掷与一钱，欢跃而去，则有狮子舞。俱贱者为之，藉以营生。

狮子舞

【初印本注作："旧有贱族名隼人，世司环列，王出则为吠犬声，其族世习相扑戏"，云云。】

为吠犬声

【《日本国志·礼俗志》：分朋角力，谓之相扑，亦曰角牴。每日黎明，击鼓上场，观者皆蓐食而往。力士分朋，互相比较，类长身大腹，筋骨如铁。中分土豚，各据一半，蹲而蓄气；少时神定，一喝而起，铁臂石拳，手手相搏，卖虚弄巧，钻隙取胜，盖鬥智鬥力鬥术兼而有之。观者分左右袒，互张声势，髮欲上冲。司事人秉军扇，左周右旋，以判赢输。举扇一挥，众皆喝彩，争掷金帛，以赏其劳。】

183. 仆御

执鞭高坐气扬扬，革履毡衣时世妆；昨日文身今断髮，自夸鳞介易冠裳。

鸟兽花草刺画其身

仆御皆别为微族，鸟兽花草刺画其身，光怪陆离，不可逼视。明治初年，下令禁之，乃止。近驭马车者，皆剪髮着西服，意气扬扬，甚自得矣。

【《日本国志·礼俗志》：文身旧俗，今犹有存。胸背手足，刺为鸟兽、鳞介、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绘人物故事，涅之以蓝，光怪陆离，不可逼视。其象蛟龙者，作鳞之而轩腾若生，云入水可辟水怪。圉人仆

御，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为之者。】

184.新农艺

重译新翻树畜篇，劝农官舍榜书悬；新来学得鸡孵粥，夸与人前说秘传。

泰西树艺养育之法，皆繙其书，有劝农局举以教人。鸡之抱卵粥子，旧听其自生自长。取鸡子去其㲉，使母鸡翼覆之，近始知以人事助厥母粥也。 泰西树艺养育之法

【《日本国志·工艺志》：近世农学家于欧洲得三新法：……凡以人工制造之物，易于腐败不能行远者，如竹笋、松菌、蜜煮桃李、熟鱼兽肉之类，皆以铁葉罐封固，使外气不侵，则历久不坏。日本农家，向来惟墨守旧习，胶执成法，相沿千数百载。维新之后，国家既开劝农局，复设植物园，时以新法刊告于众，风气为之一变。】 罐头

【《日本国志·工艺志序》：余观开辟之初，所谓圣智，不过制医药、立宫室、制衣服、作器用，此皆后世所斥为工艺之事，而古人以其开物成务，尊为圣人。成周之制，官有六职，工与其一。而历世钟鼎，奉为宗彝，令子孙宝用。盖古之人所以重工艺者如此。后世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于是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而古人之实学荒矣。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区。余尝考求其术，如望气察色，结筋搦 论工艺之当讲求

髓，破腹取病，极精至能，则其艺资于民生；穷察物性，考究土宜，滋荣敷华，收获十倍，则其艺资于物产；千钧之炮，连环之枪，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则其艺资于兵事；火轮之舟，飞电之线，虽千万里，顷刻即达，则其艺资于国用；伸缩长短，大小方圆，制器以机，穷极便利，则其艺资于日用。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中国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沿袭旧式。微独不能胜古人，即汉唐之后，若五代之纸墨、宋之锦、明之铜炉，责之今人，亦不能为。所谓操刀引绳之辈，第以供人之奴役；人之鄙夷，亦无足怪也。虽然，以古人极重之事，坐令后世鄙夷之若此，此岂非士大夫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乎？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夫物穷则变，变则通。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今之工艺，顾可忽乎哉？】

富国以此
强兵以此

喜言空理
不求实事
之过

185．旱稻

一望高高下下田，旱时瑞穗亦云连；归装要载良苗去，倘学黄婆种絮棉。

其土宜稻，九州所产时有输入广东者。闻有旱稻，

近印度苦旱，移植颇宜。曾向故内务卿索取，今译其说曰：旱稻有粳三种，有糯五种。性宜腴沃，瘠土埆田则宜培粪之。分苗插秧，深耕易耨，法与他种同。择地以英吉利人华氏所制寒暑针二十度以上为宜。播种于穀雨、立夏间，其收获也，早在九月，迟在十月。若六七十度热地，则春种夏收，岁可两熟。其地多雨，虽暑及百度可无伤。否则择卑湿处，久旱亦不至枯槁。凡三百步地，岁获一石四五斗，大熟可得七八斗。粳宜作饭，糯宜造饼云。余客日本，知其濒海多雨，其土又宜种植，故因山为田，梯级霎上，亦不忧旱荒。古名瑞穗国，殆有由然。今谓种于旱地，宜择湿土，则如频年晋、豫之灾，虑亦无济于旱。若五岭以南，或者迁地能良也。他日归，当携购其种。即不得如占城之稻、印度之棉普利无穷，苟少有裨益，亦当传播耳。所愿有心农学者试验之。 粳三种 糯五种 瑞穗国

【《日本国志·物产志》：日本全国皆食稻米。其土宜稻，故古名为瑞穗国。丰年每有输出；然遇歉岁，亦不足自给，每每仰食于外国。米榖之类有粳米，有糯米，有大麦，有小麦，有稞麦，有荞麦，有粟，有豆，有甘薯，有马铃薯，有玉蜀黍，皆农民所资以为食者。（余在东京时，使英大臣郭嵩焘函询日本旱稻，云近年印度苦旱，移植颇宜。曾向故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索取。）】 郭嵩焘函索稻种

186.花果

初胎花事趁春融，祝语丁宁休洗红；一道裙腰频结束，尽将桃杏嫁东风。

人工授粉

力求农学。欧洲植物家有曰雌雄配合法，谓花果草木，亦交合而后结子。凡蕊中所含黄粉，用蜜涂附，则花时风雨不伤，粉厚而实倍繁。考《文昌杂录》称，一媒姥见杏花多而不实，曰：来春与嫁了此杏。乃索处子裙一腰系杏上，既而奠酒呢喃颂祝，果结子无数。盖亦以酒浆膏粘之，但托以神巫而不通其理耳。

【初印本无此首。】

欧洲新法

【《日本国志·工艺志》：近世农学家于欧洲得三新法。一曰气筒：用陶器如烟突式，偃埋地中，使外吸大气，则土质肥饶轻松，可以省耕锄之劳，为滋生之助；一曰树枝偃曲法：凡草木之枝下倾者，则根茂而实遂，故师其法，以人事偃曲树枝，使根幹敷荣，花实繁茂；一曰雌雄配合法：凡花果草木，皆有雌雄，亦交合而后结子，以蜜为媒助，则结实较盛，而收获倍常。试之皆有验。】

187.茶

采取头春到尾春，猩红染色样翻新；自过榖雨茶船到，先拣龙团赠美人。

产茶以山城国为最佳。绿汤者惟美利坚人喜购之，

欧罗巴人不欲也。近年有西商延中人制红茶，味薄远不如我产，制日多，价骤贱。日本出口之货，茶最为大宗，岁可得银钱四百万圆，美人购之十七八云。穀雨前后所采，名曰头春，大暑前后名曰尾春。皆运来横滨，再装出口。其制造方法、价值数目，别详《物产志》中。 出口之货茶为大宗

【《日本国志·物产志》：近年以来，学制红茶。（明治七年劝业寮创编《红茶制法》一书，颁布诸府县，民间始有学制者。八年，驻扎上海领事官特聘我国人二名，于肥后之山鹿、丰后之木浦等处学制，而未能得法。又遣委员多田元吉往湖北、江西、安徽等处，学习栽培、制造诸法，并购觅良种赍归。其后日本三井银行与一西商，又延请华人四十馀名，于近江大津郡制造，初颇如法，后以制造过多，不能得利云。）又学作砖茶。（初，明治九年多田元吉游历中国湖北咸宁及汉口等处，赍回砖茶，遂于劝业寮中以绿茶粉末拟造，用器械压榨而未能坚实。十年，元吉又入江南、福建，模拟其器赍归。十一年，全权公使榎本武扬由俄国东部陆路归朝，闻俄人素嗜砖茶，购数种携归。至十一年，元吉与上林熊次郎又如法制造，赠之美商。茶商田川某，亦传其法，俄人遂与定约购买云。）又有学作印度茶者。（……明治七年遣富田冬三往桑港，经东印度，闻其茶美。至明治九年，遂遣多田元吉为制法视察委员，石川正龙为器械视察委员，梅浦精一为商务委员，均往印度研究其法。及归，遂以高知县下取自

向中国学制红茶

延请华人四十馀名

学印度茶

生茶，制以印度之法，果投西人嗜好。乃将其制法遍告各府县，并设传习场，受业者凡五百馀名云。】

188.丝

四茧缫成弱缕奇，海西争购舶来时；都从素手纤纤出，脆树传夸女欧丝。

制丝或用机器

丝亦别详《物产志》中。制丝或用机器。又有一法，以手挽轮，力不如水火，而便于指爪。每四五茧能成一丝。西人喜其细，多购之。制丝皆以女工。《山海经》云：欧丝之野在大踵东，有女子跪，据树欧丝。

英法争购

【《日本国志·物产志》：日本之丝，由来远矣。……近年与泰西通商，英法诸国争购其丝，遂为国产第一大宗。其浴种、饲养、分薄、入簇诸法，亦同于中国。……明治三年，民部省之庶务司，议于上野国

佛国工师

富冈开机器制丝场，于佛国购买机器，雇男女工师。五年十月开场，并募内国女工，传习其法，受业者凡二千馀人。）……近年以来，丝业益盛。……豪富巨商，争结社会，与外商相争抗。多有直输外国，不假手外人者，其势方蒸蒸日上云。】

189.种树

著手成春任意栽，未花移种到花开；移家家具无多少，却带寒梅百树来。

合抱之树

善于种树。合抱之木，动辄迁植。多有花时移来，花

米⑧④月㉒日明

后徙去者。土人移居，遂并其花木竹石，一一布置如旧。

【《日本国志·工艺志》：凡农家种植、耕耨、培溉、收获之法，多同于中国。惟种树者善于移树，虽合抱之木、寻丈之树，移之辄无恙。法于未移之前，就旧树周围开沟深约尺许，凡根外向者皆盘曲其势，使抱本根；日以水浇沟中，使土受滋润，根易脱离。所移之处，亦预掘一穴。既并根移植，多覆以土。别用木为架，交叉枝格，束缚牢紧，使受风不摇，则无碍生理。植物家又谓物性喜接植，如以桃接李，以李接杏，则果实转盛。其法于盛夏时，用锋利小刀就树削皮（约离地二三寸高之处），纵一寸至一寸二三分，横亦略削深数分（如女人篦式，勿伤木心）。所接之芽枝，取新长荣盛者（亦约长八分至寸许），于侧面插入；旋用棉絮等物缠缚坚紧，微露出枝，经半月乃解释之，明春则合生矣。】 接枝

190.矿产

石墨沉沉阴火红，赤丹成颍出金铜；百年千岁莫枯竭，下告黄泉上碧穹。

煤矿：肥前诸郡大小三百二十九所，肥后天章〔天草〕郡六所，甲斐留郡【留上脱都】二所，常陆多贺郡四所，美浓可儿郡一所。铜山：河边郡四所，太和吉野郡三所，摄津河郡【河下脱边】一所，飞驒吉城郡三所， 煤矿

下野安苏郡一所，岩代会津郡一所，陆前五造〔玉造〕郡一所，越前大野郡十所，越后蒲原郡八所。所采斤数，别详《物产志》中。日本之铜不如吕宋、安南，煤不如台湾、磁州。然古者金银之山大都枯竭，地脉所钟，赖有此耳。开掘之法，用泰西机器为之，甚便也。

【《日本国志·物产志》：石炭自长崎、高岛诸坑用西法开掘，亦为国产一大宗。】

乍浦购铜

【《日本国志·物产志》：铜、铁、铅：未通商前，惟中国与和兰在长崎互市。其时，乍浦购铜之船，每岁一至。惟德川氏主政时，岁限船额、限铜数，所购亦不多。至近年来，间一购买而已。铁、铅二物，国产不足供用，外国多有输入者。】

191.陶器

回青纯白洁无尘，色比官哥稍薄匀；说是五郎亲手制，就中最爱爱莲人。

瓦博士

史言雄略十七年始命土师连造清器。清器，陶器也。然崇神时既有瓦博士，或言与寺工偕来自韩云。陶之佳品，称尾张濑户、肥前今利。盘金描花者称加贺九谷，颇输入外国。足利氏时，有伊势五郎者，曾至景德镇，专学青花。年七十归，携手造者，款曰："五郎大夫"。所制七种香盒，以画爱莲周茂叔像为最佳，纸薄磬声，几类定、汝，最为时宝。

至景德镇专学青花

【《日本国志·物产志》：日本陶器，论其纯白雅素，

实不如中国。而近日兼习佛兰西法，于所造器，巧构式样，屡变不穷；所绘花鸟，又时出新意，不习蓝本，着色亦花艳夺目。故西人喜购之，为输出一大宗。】

192.髹器

不须攒剔亦玲珑，漆枕仇家手自工；翻出六朝金碧画，缥霞先著退光红。

髹漆之器，最称能品。泥金、描金、洒金，作云烟山水花木鸟兽，虽巧画手亦复不如。又有缥霞彩漆，烂烂射人，而意采飞动。螺钿之器，雕嵌入微，手拭之若无痕者。《七修类稿》谓诸制皆创自日本。天顺间，杨倭漆最工效之，然究不及。若我宋元之攒犀（用朱黄黑三色漆，雕刻诸象，钻其间处，使层见叠出。又名西皮，亦名犀皮，即楚辞之犀毗。宋、元人所作至佳）、张杨之剔红（用厚朱漆镂之，名曰剔红。元朝西塘有张成、杨茂最得名）、吴越之戗金，东人得之，则韩囊绣帙，什袭不啻，效之亦不如我也。 螺钿器

【《日本国志·物产志》：漆器作小器物，盘有圆、方、八角、缘环、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长方、浑圆、六角等式，有一盘中分作大小数具者，又有里为小盒、表为大盒、层累容积至七八盒乃至十数盒者，皆以木为质，以漆为饰。漆皆退光，黑可鉴人。其碎金作泥，如繁星点者为泥金，以金描山水台榭鱼鸟花果者为描金，用金泥以笔挥洒作雪片作冰纹者为洒金。 漆器 泥金 描金 洒金

……其以螺镶嵌者名螺填，欲红光者以胭脂，欲翠光者以黛绿，皆染裹面，其纯白厚腻者尤佳。各擘片如纸，浸酽醋中一夕，螺乃受刀，肖作花草诸形。纷切细片，再以针画器作凹处如仰瓦形，细嵌入微，以手摩拭不着痕迹者为贵。……江户有杨成者，世以善雕漆隶于官，据称其家法得自元之张成、杨茂云。】

193．七宝烧

开关转得丸泥力，修月还将七宝装；何意鸽金螺钿外，更能炼石补天荒。

铜丝作框烧成七宝

陶器自盘金描花以外，有名“七宝烧”者，亦用铜丝作匡廓，杂采雲母琉璃螺纹贝锦诸物以作彩色，斑阑陆离，其光熠熠。此又本漆器螺钿、铜器商金之法而用之磁器者。日本铜器多用鈋金陷银法。《诗》：“鞗革有鸧。”郑笺云：“鸧，金饰貌。”《稗史类编》云：“尝见夏雕干戈，铜上相嵌以金。”古谓刻为商，又名商金。《宋史》百官鞍勒有陷银，《元史》作商银，即此法也。

【初印本无此首。】

加贺九谷

【《日本国志·工艺志》：盘金描花者，推加贺九谷。抟泥甫就，先用铜丝嵌作山水、树石、花草、翎毛之形，俟著色时，施蓝作地，别以青绿诸色图肖物形，毫髮悉备。所着色，皆用药料，光艳照人，神采如生。】

194.摺叠扇

十三行竹袖中收，宝扇家家爱聚头，藏得秋山平远画，鸦青纸认摺痕留。

摺叠扇实始于东人，一名“聚头”。削竹为十三行，长三四寸，插之腰间，亦有长二尺者。用泥金纸、乌木柄。《张东海集》称：永乐中倭国以充贡，成祖分赐群臣，又仿其制以供赐予，遂遍用之。岂源义政称臣于我，以之充篚篚者也。然宋时既有流传，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许，合之止两指许。又江少虞《皇宋类苑》云：熙宁末游相国寺，见卖日本扇者，琴漆柄，以鸦青纸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笔势精妙，即摺扇也。日本人喜书画，藏前明名家、国初诸老扇面至多。 聚头 宋时已入中国

【《日本国志·物产志》：所作扇有上平下圆，如古之便面者；有作方体，如古之方曲者；有伸如手掌，微作拱势，如今之掌扇者。通行则用团扇，皆削竹为柄，其一节细剖成丝，以绳牵制之使分张如翼，外糊以纸，间或绘山水人物。其价至贱，每柄不过数钱。盛暑时堆溢廛肆，有购物者辄举一二柄赠人，其古习也。若可以折叠者，一名撒扇，又名聚头扇。中古时将扇临阵，变古人羽扇之制，用以指挥军士，其柄系以流苏。……近日又喜聚羽为扇，鹊翅、鹭羽、雀翠、雕翎，长或二尺，贯以彩绳，系以明珠，光彩射人。 团扇 撒扇 羽扇

西国妇女喜购之，又遍传于泰西矣。】

195.造纸

轻于蝉翼薄于纱，阑画乌丝整又斜，不用文人愁纸贵，淡黄遍种瑞香花。

造纸不以竹，用构、用楮之法同于中土。更有用芫花、荛花、瑞香花制者。瑞香或黄或白，皆可制。以荛花制者名“雁皮”。皆至薄极韧，色洁白，无纤毫垢。以之钩摹碑帖，实上品也。余又闻人言，凡树皮草根熬之成浆者，多可造纸云。近仿西法，复以败絮为之。《使东杂咏》诗注曰：败絮机器揉碎熬烂，视其白而茸也，用水调匀，由机出之。机轮递转，泻浆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湿者乾，顷刻即就，坚致如雪。

雁皮

196.锦

西京城比锦官雄，吴织何如汉织工？菊叶葵枝盘大绿，飞鱼天马簇真红。

倭锦

《三国志》所著倭锦，未知何如？史言雄略十四年吴人汉遣织、吴织女工来，始有织。西京所出锦至佳。《杜阳杂编》曾称女王国有明霞锦，光耀芬馥，五色相间，可知其美艳矣。菊为王家徽志，葵为旧将军徽志，故织此甚多。真红天马锦、真红飞鱼锦，皆沿蜀锦名。

至吴求缝织工

【《日本国志·工艺志》：应神帝三十七年，遣阿知使臣、都加使臣于吴求缝织工，有兄媛、弟媛、吴织、家

织四人来，始学作锦绣。……自通使隋唐，学为蜀锦，如真红天马锦、真红飞鱼锦、双窠锦、青绿瑞草雲鹤锦、青绿如意牡丹锦、宜男百花锦、穿花凤锦、鹅黄水林檎锦，并沿其名。西京所产，最为美丽。制锦之外，能为绢，为絅，为绫，为缩缅（如今之绉纱）。缩缅者，引之则伸，放之则缩，多绘为柳丝、梅点、竹竿、桃葉，清丽宜人。别有一种多缀锦，其法不用大机，取熟色经于木档上作花草禽兽楼阁以小梭先，疏其处，用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亦如中国刻丝法也。】 缩缅 多缀锦

197.海错

入网青鲨化虎难，皮留饰器味登盘；鼠肠鱼翅均珍错，借箸同筹补食单。

近海多产鲨鱼，渔者折翅乾之，贩卖中土，以为海错佳品，东人未有食者。海鼠（即海参）刳其肠，蓄之以瓶，东人以为极品，顾中人未有食者。 鱼翅 海鼠

【《日本国志·物产志》：海产所出，从前多在西海自开拓北岛，则一意经营，以期拓充，多出于北海道矣。内国所用，不及十一。欧美诸国，不以海物供肴馔，亦鲜购之者。所销售者，中国而已。闻北海道海产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近以人工培育，益生生不穷。其输入中国，亦逐岁加增，遂为国产一大宗。所输出多乾脯之类。近学西法，以熟肉盛锡罐中，竟能千里 多出于北海道

贾行，不至馁败云。】

【《日本国志·礼俗志》："沙噀"，此名曰"谷"。生者曰"那麻谷"，腊者曰"伊利谷"。那麻谷煮食不如作脍之佳。洗净，涤其肠，缕切，浇以姜醋，味极脆美。其酱则取肠脏盐而腌之，亦为鱼酱中之佳品。伊利谷即海参也。】

那麻谷 伊利谷

198.海物大宗

紫带青条择海苔，如云昆布翠成堆；珊瑚七尺交柯好，合与王家鬥富来。

鳆鱼

中人购海物者，以鳆鱼为大宗，次乾鲳，次海苔，次鲳，次昆布。昆布，吾辈呼为海带者也。珊瑚或红或白或黄，每有六七尺者。

【《日本国志·礼俗志》：海胆（胆俗作丹），此云乌弥。出越前及对马者，香味最美。《和名类聚》引《汉语钞》曰：棘甲蠃，和名宇仁，乃蚌螺之类，壳如盂，外密结刺，内有膏，黄色。鳆鱼酱出于相模小田原。鳆，肉名。壳名石决明，此云阿话备。】

199.怪鸟奇兽

异鱼怪鸟兼奇兽，图象争陈博览场；幾辈守株思待兔，何人歧路哭亡羊？

无兔无羊

《后汉书》谓其无虎、豹、牛、马、羊、鹊，今有牛有马，而无虎豹。开港之初，见白兔诧为异物，或

不吝数十百金买之。以毳毛为衣，曾无一羊。后乃从北直购千头归畜，然补牢既晚，且未知能蕃滋否耳？至奇异之物，有不经见者：兽则海驴、海豹、海马，产北海。鸟则松鸡似鸡而色白，产加贺。海鸟红喙绿首，粉面黑身，足惟三趾，东人名为乌堕乌，产奥州。鱼有蛇婆；有黑鱼，似鲵而小，四足；有马鞭鱼，似鳝而长嘴；有琵琶鱼，有鹦哥鱼，有人面鱼，皆肖形名之；翻车鱼形如提鼓，而有两翅；鱼虎形圆，有毛似蝟。海牛似牛首，而全身有坚甲。鲭鱼有鼻。博物馆中皆有之。 乌堕乌 人面鱼 翻车鱼

200.尾声

纪事只闻筹海志，徵文空诵送僧诗；未曾遍读《吾妻镜》，惭附和歌唱竹枝。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明史·艺文志》有李言恭《日本考》五卷、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书皆不行于世。余从友人处假有《风土记》钞本，不著撰人，未审是侯本否？书极陋，不足观）。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著于录。惟朱竹垞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宋濂集有《日东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雲《日本杂咏》十六首。 历代史志十不一真 吾妻镜

日本与我隔衣带水

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雲诗仅言长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今从大使后，择其大要，草《日本志》成四十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小注，胪之以诗。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徵于士大夫，误则又改，故非向壁揣摩之谭也。第不通方言，终虑多谬，愿后来者订正之耳。

此诗徵引日本书籍，不能不仍用其年号。《日本史》中土少传本，惟近世李氏申耆《纪元篇》、林乐知《四裔年表》，虽偶有误，尚可考其世也。余别作《中东年表》，附《日本志》。诗中所有年号世系，今不复详注。

光绪龙飞纪元五年春三月，遵宪自识

后记

此诗光绪己卯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继而香港循环报馆、日本凤文书坊，又复印行。继而中华印务局、日本东西京书肆，复争行翻刻，且有附以伊吕波及甲乙丙等字，衍为注释，以分句读者。乙酉之秋，余归自美国，家大人方榷税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丁酉八月，余权臬长沙，见有悬标卖诗者，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

戊戌四月，公度又识

三河石川英跋

国家中叶与唐结好，其时拜遣唐大使者，类皆高材博学之士，故晁衡、吉备得与李青莲、王摩诘相倡和，而鸿胪馆宾非工文者不得与选。三韩、百济信使时通，往往鬥险韵之诗，夸奇僻之字，笔谈交战，后世传诵。直所以修好结援，举赖乎文章已。顾唐宋遣使，往多来少。逮夫武门柄政，即出聘之车亦不复遣，典礼废坠千馀年。以质海禁大开，始复修好于大清，命使者再。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大清议报聘，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讲何公，实膺大使任。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英以不才，常往来宾馆，与沈梅士、黄公度二君交最深。一日相与论人物，余语公

度曰："如子之才，大国有幾人？"公度怫然曰："是何言欤？若仆者诚所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者也。子不知今之遣使异于古耶？今之遣使以政事不以文章，故朝廷不复撰诵诗专对之士，以仆不学，亦厕其末。"余闻之瞠目不能答。既而公度出所著《日本杂事诗》见示，则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徵实，无一假借。夫左思赋三都，十年而成。延寿作南北史，累世而后就。公度来日本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近世学者，心艳西法，言欧罗巴、米利坚则盛夸其学，曰文明大国；语及汉土，反以为人材远不古若，而梦梦者竟议秦无人。嗟夫！彼九州之大，幾十倍我。即生长其土，尚不及知其人而悉数之，况远隔海外揣摩影响之谭乎？即今所遣使，与之论日本事，既非吾当世浅见寡闻之士所能及，英以是知大国之人之不可与也！

明治十二年夏五月，日本三河石川英谨跋

日本杂事诗〔广注〕

人名索引

一 画

一条席
21

二 画

十河一存
139
丁胜良
54
几利支丹（葡萄牙舶长）
84

三 画

大友义镇
84
大友皇子
76
大老直弼
11
大江匡房
61
万宝常
156
大久保利通（大藏卿）
7 12 18 78 178 185

大洼天民（号诗佛）
77
大桥顺（字顺藏，号讷庵）
75
大限重信（大藏卿）
78
大槻彦五郎（日本最早留俄学生）
55
上杉辉虎
169
上林熊次郎
187
山井鼎
68　69
山本信有（字喜六，号北山）
75
山县孝孺（字次公，号周南）
75
山胁东洋（名医）
55
山背画师
173
山崎嘉（字敬义，号阇斋）
69　75
千叶元之（字子元，号芸阁）
75
川愿（著《七经绎解》）
69
亿川一郎（日本留英学生）
55
广濑建（字子基，号淡窗）
76
广濑谦（字吉甫，号庄旭）
75
义广（武田信广之孙）
21
义宏（铸剑师）
169
小石元俊
55
小泽圭次郎（日本最早留俄学生）
55
小笠原氏
170
小野（豪商之首）
177
小野篁
77
马道手箱（日本唐开元时人）
64　78
马镇
141

四　画

王仁
63　67　69
王志坚（明人）
137
王蝎
71

井上馨
55
木下贞干（字直夫，号锦里）
69 75
木户孝允（参议）
7 12
太田元贞（字公干，号锦城）
69 75
太田墩（字叔复，号晴轩）
75
太宰纯（字德夫，号春台）
68 69 75
尤西堂（有《外国竹枝词》）
200
长明无名
161
长野确（字孟确，号丰山）
75
中井积善（字子庆，号竹山）
69 75
中井积德（字处叔，号履轩）
69 75
中江原（字惟命，号藤树）
69 75
中村和
75
贝原笃信（字子诚，号益轩）
69 75 168
冈田挺之
68
冈崎正宗（铸剑师）
169
冈崎贞宗（冈崎正宗之子）
169
丰臣秀吉（丰太阁）
9 18 21 29 36 84
127 154 158 169 200
丰颜丁公
王韬序
手传津（日本最早留荷兰之教授）
55
丹波雅忠（日本花山帝时名医）
164
丹水
165
巴尔理士（美使）
11

五　画

北山道长（名医）
165
北条氏
18 26 154 158
北条实时
68
古贺朴（字纯风，号精里）
69 75
古贺煜（号侗庵，朴子）
69 75

石川正龙
187
龙公美（字君玉，号草庐）
75
平田笃允
61　63
平秀吉
26
田中芳男
178
田真一郎（日本留学荷兰教授）
55
片冈健吉
7
白加（百济去日本之画工）
173
白昧醇（百济遣日之铸工）
180
外山舍八（日本留英学生）
55
市川文吉（日本最早留俄学生）
55
市川森三郎（日本留英学生）
55
汉安茂
63
市河子静（号宽斋）
77
圣德太子
64
加贺九谷（盘金描花者）
193
加藤宏之（大学头）
7
加藤照（老乐师）
156
边华山（渡边华山）
173

六　画

吉田清成
55
吉田寅次郎
55
吉备氏
69
吉益为则（名医）
165　167
西川如见
55
西乡从道（日本陆军中将）
178
西周助（日本最早留学荷兰者）
55
有栖川炽仁亲王
29　57
贞敏（藤原朝臣，使唐）
158
曲直濑正庆（名医）
165

帆足万里（字鹏卿，号愚亭）
69
则重（铸剑师）
169
朱之瑜
71 72
朱丹溪
165
朱竹垞
200
传教（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
62
伊达宗城（大藏卿）
10
伊藤长允（字元藏，维桢之子）
69 75
伊藤维桢（字源佐，号仁斋）
69 75
伊藤博文
55 178
向井元升
168
后藤艮山（名医）
165
会泽安（字伯民，号正志斋）
69
竹田定加
167
成林（三口通商大臣）
10
后藤达
165
多田元吉（往中国学植茶制茶）
187
多纪元简（名医）
165
多纪元德（名医）
165
多贺谷安贞（著《腹诊秘诀》）
167
庆喜（故将军）
137
刘二郎（唐时精弹琵琶者）
158
刘松年（宋人，有《养蚕图》一卷）
78
江稼圃（画家，日人从之学画）
173
汤浅元祯（字之祥，号常山）
75
李士新
139
安井衡（字仲平，号息轩）
69 75
安积信（字思顺，号艮斋）
75
安积觉（字子光，号澹泊斋）
69 75

安倍氏
21
安倍晴明
171
安部井聚
69
安藤季信
21
安藤焕图（字东壁，号东野）
75
那波觚（字道圆，号活所）
69
牟罗叔舍（葡萄牙船长）
84
观世氏（名伶）
154

七 画

远田澄庵（治脚气疾名医）
166
赤染卫门
17
坂井华（字公实，号虎山）
75
花颜（迹见氏，名泷）
173
苏庆节（唐苏烈之子）
78
苏我马子（即苏我稻目）
80
苏我章（字子明，号耐轩）
75
村濑之熙
153
杉田元白（有《体解图说》《解体新书》）
55
杨厉
171
杨成（善雕漆）
192
杨惺吾（广文）
79
李龙眠
78
李东垣
165
李申耆
200
李言恭（明人，有《日本考》五卷
200
李鸿章
10
李暹
67
连广足
171
足利义政
127

足利义满
6 9 26 31 94 154
163 165 191
利马窦
11
秀赖（丰臣秀吉之子）
29
佐久间启（字子明，号象山）
75
佐野常民（议官）
178
佐藤坦（字大道，号惟一斋）
69 75
何如璋（子峩，驻日大臣）
王韬序 洪士伟序 10
三河石川英跋 26
役小角
171
龟井鲁（字道载，号南冥）
69 75
龟田兴（字公龙，号鹏斋）
69 75
岛田（豪商）
177
沙门铁翁（从江稼圃学画）
173
沈南蘋
173
沈梅士
13 156
沈梅史
71
沈惟敬
9
沙起雲（有《日本杂咏》十六首）
134 200
宋濂（有《日东曲》十首）
200
尾藤孝肇（字志尹，号二洲）
69 75
张斯桂（鲁生，驻日本副使）
王韬序 洪士伟序 10
张斐（一作张非文）
71
张萱
141
张鲁
83
张颠（即张旭）
78
阿直岐
67
阿部照任（留华十八年，传本草）
168
陈元斌
71
陈侃
152

陈福勋
10

八 画

武田信广
21
武尊武内宿祢
21
青山延于（字子世，号拙斋）
75
青山延光（字伯卿，延于子）
20 74 75
青山延寿（延光之弟）
20
青木文藏
55
若望（罗马教士）
55
范文虎
9
范金
68
林子平
16
林乐知
200
林春胜（一名恕，号鹅峰信胜子）
69
林信笃（一名戆，号凤冈，春胜子）
69
林信胜（一名忠，字子信，号罗山）
69
林衡（字德，号迷斋，信胜裔孙）
69
林瑀（字长孺，号鹤梁）
75
板垣退助（参议）
7 32
松井操
165
松平信纲
84
松永昌年（字昌三，志尺五堂）
75
松江慎斋（创腹诊法）
167
松前氏
21
松浦隆信
84
松崎复（字明复，号慊堂）
69 75
披里（Perry，美国水师将官）
11
岩仓具视（右大臣）
12
罗山子恕
70
和久田寅（有《腹症奇览翼》）
167

和气氏（名医）
164
和田璞（名医）
165
物茂卿（荻生氏，名双松，号徂徕）
66 68 69 75 153 156
158 161
岳少保（即岳飞）
78
金武（新罗医士）
164
服虔
141
服部元乔（字子迁，号南郭）
69 75
郑芝龙
71
郑板桥
173
郑康成
142
浅见安正（字絅斋）
69
浅田宗伯（名医）
165
法印（僧官名）
165
法桥（僧官名）
165
法眼（僧官名）
165
河北景憲（字仪卿，号温山）
75
细井德民（字世馨，号平洲）
68 69 75

九画

春田鸾（字九皋，号真庵）
75
柏木昶（字永日，号如亭）
77
柳川春三（《中外新闻》创办人）
53
柳原前光
10 29
皆川愿（字伯恭，号淇园）
75
香川修德（名医）
165 167
秋山仪（字子羽，号玉山）
76
段扬尔
63
信元
26
信长
9
信澄（罗山子恕之弟）
70

皇侃
68
侯继高
200
狩野元信（画家）
173
郭璞
171
迹见泷
59
前野良泽
55
室町氏
136 154 158
室直清（字师礼，号鸠巢）
69 75
宫岛诚一郎
78
神功皇后
8 26
祇园瑜（字伯玉，号南海）
76
贯名苞（字君茂，号海屋）
75

十画

秦鼎（字士铉，号沧浪）
75
荻野元凯（名医）
165
盐谷世宏（字毅侯，号宕阴）
69 75
桂川甫筑（医官）
55
桥本实梁
29
根本通明
169
真人兴能（唐时日本使者，善书）
172
柴野允升（字应登，号碧海）
75
柴野邦彦（字彦辅，号栗山）
69 75
特马（荷兰人，教师）
55
拿破仑
44
徐福
5 83
高山彦九郎
73
郭筠仙
55 185
斋藤谦（字有终，号北堂）
75
斋藤馨（字子德，号竹堂）
75
兼氏（铸剑师）
169

兼家（天皇右大臣）
80
梁田邦美（字景鸾，号蜕岩）
76
梁孟纬（字公图，号星岩）
76
家光（德川家光）
84
冢田虎（有《冢注四书》）
69
扇谷氏
18
陵陀（百济使）
164
陶仵虎（西魏人，书菩萨处胎经）
78

十一画

堀田正笃
11
黄书画师
173
菟道稚郎子
67
菊池五山
77
菅原卿（字礼卿，号茶山）
76
梅若（梅儿，传说中的美人）
124
梅浦精一（经营茶叶之商务委员）
137
副岛种臣（参议）
7 10 32
雪舟（僧等扬，号雪舟）
173
野田逸（字子明，号笛浦）
75
鹿苑（足利氏之相国）
154
寇谦
83
屠岸贾
141
附扬上誉
165
绪方四郎（日本最早留俄学生）
55

十二画

韩志和
180
韩昭侯
141
朝川鼎（字五鼎，号善庵）
75
森田益（字谦藏，号节斋）
75
森有礼
55

椎根津彦
31
粟田真人
31　136
晴湖（奥原氏）
173
黑田清隆（开拓次官）
95
释明惠
127
惺窝氏（藤原肃，字剑夫，号惺窝）
69
暮那使主（吴王照渊孙）
164
道长
17
曾国藩
10
富田冬三（派往印度学制茶）
187

十三画

蒲生君平
94　163
蒲生实秀
73　74　98
椿椿山
173
楠正成
28
赖襄（字子成，号山阳外史）
3　5　20　69　73　74　75
76
赖惟柔（字千祺，号杏坪）
76
赖惟宽（字千秋，号春水）
75
稚郎子（皇子）
63
筱崎弼（字承弼，号小竹）
75
新井君美（字在中，号白石）
55　69　75　76
慈昭（足利氏之相国）
154
源义政
41　194
源左（铸剑师）
169
源光国
3　5　20　28　71　73　74
源松苗（有《日本史略》）
73
源实朝（将军）
127
源赖朝
21　26　31
福井猊（名医）
165

十四画

嘉彰亲王
29
榎本武扬
55　187
僧千光
127
僧义应
78
僧日莲
82
僧西行
139
僧怀奘
78
僧彻定
78
僧空海
62
僧荣西
127
僧亲鸾
81
僧贯休
78
僧奝然
68
僧横川
135
箕作大麓（日本留英学生）
55
箕作圭吾（日本留英学生）
55
鲛岛尚信
55
熊泽伯继（字了介，号蕃山）
69　75

十五画

稻生直义（有《庶物汇纂》）
168
稻叶克（有《腹症奇览》）
167
黎莼斋（黎庶昌）
79
魏剌屈(英人，有《日新真事志》)
53
德川氏
10　11　16　18　19　21
26　28　29　31　36　49
72　73　84　102　106
107　112　122　127　137
140　165　190
德川光国（字子龙，号常山）
69
德川庆喜
29
德川纲吉
131

德川昭式
55
德川家定
11
德川家宣
6 55
德川家康
101 131 169
德川常宪
70 72
摩岛宏（字子毅，号松南）
75
潘量丰（百济使王）
164

十六画

橘媛
27
穆宗毅皇帝
10
澜邱斑
167

十七画

戴曼公
71

十八画

藤田一正（字子定，号幽谷）
69
藤田彪（字斌卿，号东湖）
69 75
藤泽辅（字元发）
75
藤原
17
藤原氏
31
藤原冬嗣（嵯峨帝之右大臣）
88
藤原经隆（画家）
173
藤森大雅（字纯风，号宏庵）
75

日本杂事诗〔广注〕

译名简释

三 画

大和
日本旧藩国，今奈良县

大学头
日本古官名，即大学校长

大宝
日本年号，701—704年

大倭
即大和

大隅
日本旧藩国，在今鹿屋等地

上总
日本旧藩国，今千葉县

上野
日本旧藩国，今群马县

山幸
日本古史中宝物名

山城
日本旧藩国，今京都

马耳塞
马赛

四 画

天历
日本年号，947—957年

天平宝字
日本年号，757—765年

天武
日本帝号，672—686年在位

天保
日本年号，1830—1844年

元明和铜
元明帝和铜年间，708—715年
元和
日本年号，1615—1624年
元禄
日本年号，1688—1704年
长门
日本旧藩国，今山口县一部
日向
日本旧藩国，今宫崎
文久
日本年号，1861—1864年
文化
日本年号，1804—1818年
文武帝
日本帝号，697—707年在位
文治
日本年号，1185—1190年
文禄
日本年号，1592—1596年
巴里
巴黎
允恭帝
日本帝号，412—453年在位

五　画

正平
日本年号，1346—1368
北亚墨利加
又称墨国，指美国
北条
（　　）
切支丹宗门
日本古代对天主教的称呼
东〔国〕
指日本
占城
国名，此指越南南方一带地方
永正
日本年号，1504—1521年
圣武天平感宝
圣武帝天平感宝年，即749年

六　画

式部头
典礼长
西京
京都
臣连
（　　）
贞享
日本年号，1684—1688年
朱鸟
日本年号，686年
延历
日本年号，782—806年
延喜
日本年号，901—923年
华地云士得
Vladivostok，海参崴

仲哀
日本古帝号，当中国三国时
后鸟羽帝
日本帝号，1183—1198年在位
庆长
日本年号，1596—1615年
庆应
日本年号，1865—1868年
齐明帝
655—661年在位
关东
指箱根关以东地方
米、米利坚
美国
守旧党
英国保守党
安艺
日本旧藩，今广岛一部分
安政
日本年号，1854—1860年
那须国
（ ）
纪伊国
日本旧藩，今奈良以南地方

七　画

孝明帝
日本帝号，1846—1867年在位
孝德
日本帝号，645—654年在位
吾妻镜
日本古史名，即关东通鉴
伴的连
西人祭司之音译
伴造
（ ）
佛兰西
佛国，即法国
应神
日本帝号，公元271—312年在位
花山帝
日本帝号，公元984—986年在位
陆奥
日本旧藩国，今青森县

八　画

武藏
日本旧藩国，今东京地方
国造
（ ）
明治
日本天皇，1868—1912年在位
和兰、兰
荷兰
和华
耶和华
肥前
日本旧藩国，今佐贺、长崎

享和

日本年号，公元1801—1804年

享德

日本年号，公元1452—1455年

宝永

日本年号，公元1704—1709年

建武

日本年号，公元1334—1338年

参河

日本旧藩国，今爱知县东部

九 画

相模国

日本旧藩国，今神奈川县

柳燧

火柴

持统

日本帝号，公元686-697年在位

香逬酒

香槟酒

保元

日本年号，1156—1158年

神功

日本古史人物，仲哀帝之后

神武

日本传说中开国的天皇

美浓

日本旧藩国，今岐阜

费里地费亚

费城

十 画

桓武

日本帝号，公元781—806在位

海幸

日本古史中宝物名

宽永

日本年号公，元1624—1644年

宽政

日本年号，公元1789—1801年

诺册

日本传说中的二位配偶神

桑佛兰须斯果

旧金山

十一画

萨长肥土

指萨摩、长州、肥前、土佐四藩

萨摩

今鹿儿岛县

推古

日本帝号，公元593-629年在位

清和帝

日本帝号，公元858-876年在位

淡巴菰

烟草

十二画

越中

日本旧画国，今富山

越后

日本旧画国，今新潟

嵯峨

日本帝号，公元810-823年在位

奥羽

陆奥、出羽二国，今青森、岩手、山形、宫城、福岛、秋田等县

筑前

日本旧藩国，今佐贺

鲁西亚

俄罗斯

寒暑针

华氏温度计

十三画

新嘉坡

新加坡

十四画

嘉永

日本年号，1848—1845年

十五画

播磨国

日本旧藩国，今兵库县一部分

箱馆

北海道

澳地利

奥地利

十六画

镜写真

照相